叢書集成續編

二一五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一五册目錄

文學類

瑣談

書名	撰者	叢書	頁
天香樓偶得一卷	清 虞兆隆撰	說鈴	一
在園雜志四卷	清 劉廷璣撰	遼海	二七
權齋老人筆記四卷	清 沈炳巽撰	吳興	八五
蠙談一卷附雜記	清 盧存心撰	昭代	一二三
東齋脞語一卷	清 吳翌鳳撰	昭代	一三三
尖陽叢筆十卷	清 吳騫撰	張氏適園	一四五
冷廬雜識節錄一卷	清 陸以湉撰	香豔	二一一
冷官餘談二卷	清 袁嘉謨著	雲南	二一七
舒藝室餘筆一卷	清 張文虎撰	彊村	二三一
消暑隨筆四卷附子目二卷	清 潘世恩輯 清 黄奭撰	清頌堂	二四一
同書四卷	清 周亮工撰	芋園	三八七
山中問答一卷	清 楊士美撰	昭代	四五七
仁恕堂筆記一卷	清 黎士弘撰	昭代	四六三
續板橋雜記三卷	清 珠泉居士撰	香豔	五〇三
閒餘筆話一卷	清 湯傳楹撰	香豔	五一五
說鈴一卷	清 江琬撰	嘯園	五二一
祴菴黛史一卷	清 張芳著	檀几	五四一

五石瓠一卷……清　劉鑾撰　昭代　五四五
筠廊偶筆二卷……清　宋犖撰　說鈴　五六三
天祿識餘二卷……清　高士奇撰　說鈴　五八一
簪要樓雜說一卷……清　陳尚古撰　說鈴　六四七
石里雜識一卷……清　張尚瑗撰　昭代　六六三
過庭記餘三卷……清　陶越著　芋園　六七九
晉人麈一卷……清　沈日霖撰　昭代　七二九
彷園清語一卷……清　張蓋著　檀几　七四七
退餘叢話二卷……清　鮑倚雲撰　聚學軒　七五一

wt85/05

天香樓偶得

天香樓偶得

檇李虞兆漋虹升甫著

天學

晉書天文志云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愚按蓋天渾天二說人皆知之所謂宣夜者謂天了無形質日月衆星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無所根繫此說已極奇矣今西洋之學又云地形如一圓毬凡一切流峙動植之物皆粘附於毬上故海水遶毬而流人物環毬而生于是有正者倒者橫斜者而天則虛空籠罩毬外由正者而視倒者是地下有倒覆之天也由正者而視橫斜者是地旁有側覆之天也然在倒與橫斜之處視之則依然天在上而地在下但相去甚遠以漸而不覺耳

日月星麗天環地晝夜不息本無出入焉惟此國遇日之照為晝見月星為夜於所視太陽升為東於所視其降為西耳然此國之西必為彼國之東而地球本無正西東也蓋地與海成圜形如球而天與日月星辰包球以運耳

其說亦甚有理又在三家之外

天左旋

天與日月之行其說不一一云天左旋日月麗天而亦左旋但日行視天稍遲每一日不及天一度月行視日尤遲每一日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一云天左旋日月右旋焉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左旋耳二說未知孰是明大祖云二十八宿經星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以此斷為

原書闕（據筆記小說大觀補入）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然愚按此說亦未確蓋太陰雖漸過此宿之東果竟從東行過西去而是宿又較太陰西去尤速耶云日月麗天而行遲亦何不可乎

天行

胡安定謂天之行一晝夜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朱紫陽以其說爲本於丹書然愚竊謂不然渾天之說謂天形圓如彈丸南樞入地三十六度不可得而見北樞出地三十六度常止其處而不動如磨心然審如此說則南北兩樞相對運轉其離樞近處轉運而路少離樞遠處轉運而路多實則天之全體無一不動今所指以計里數者果在何處乎轉磨者亦然但磨有邊可計周遭之數天則無邊誰能計之如果有邊則是益天矣而益天之邊又誰見乎再詳胡氏之說謂天自東而西所謂九十餘萬里者蓋指赤道而言人仰首睨之因以計里數耳然人之去天不知果幾萬里尚書許氏叢說引晉天文志以夏至日景而以勾股法取之謂自地上去天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今胡氏之說將以此爲準乎抑不以此爲準乎如以此爲準而天未必不再遠則天體愈大而里數當加天未必不稍近則天體畧小而里數當減即不準許氏之說而別有所準者大率類此總之未可知也況乎地有南北東西之異其去赤道遠近各各不同若以赤道居中最高處下對地上言之又不知的在何方矣

二十八宿

沈存中筆談因論六壬十二辰而曰須大改曆法如東方蒼龍七宿當起於亢終於斗南方朱鳥七宿起於牛終於奎西方白虎七宿起於婁終於東井北方玄武七宿起於與終於角舊以斗牛七宿為北方玄武奎婁七宿為南方朱鳥沈說循巽如此曆法始正不止六壬而已其說蓋從歲差起見耳天行亦道平運而舒日行黃道內轉而縮故堯時冬至日在虛一度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又過在斗則二十八宿已隨方轉移矣存中此說固為有理但愚更有疑者四方諸宿既易則所配之七政似乎亦當互易如蒼龍七宿舊以角為木亢為金氐為土房為日心為月尾為火箕為水令既起亢終斗則意者當以亢為木氐為金房為土心為日尾為月箕為火斗為水而餘三方皆做此耶況自存中時迄今又數百年歲差又不同矣將復更換耶恨不能起存中而質之存中又言堯典曰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此皆隨歲差而移也是亦不可不知

日月食

從古以日食月食為天象之變故謂日食為陰侵陽月食為陽侵陰功令有護日護月之文愚謂此蓋未明乎天道者也夫日食者乃日月合度月在日下陽上陰下此為否卦月食者乃日月對度日與月衡陰上陽下此為泰卦陰陽迭運否泰相巡萬物絪縕俱從此出若夫婦之交合然使日月不食則陽自陽陰自陰天地之和氣息矣萬物何由而生乎是故日月之食乃日月之所喜當此際者宜為之賀不必為之護也

雷電

從古謂有電而後有雷其說非也電乃發雷之光耳人自下望之則先見雷之光而響則自上而下必少遲而後聞之如今人於天黑時放爆竹近看則火光與響同至若遠看則先見火光一閃而響響必徐徐後聞與雷電一理也爆竹大者火光大且急而響亦震爆竹小者火光小且緩而響亦輕雷電亦然或問亦有電而不雷者何也曰予獨不見元宵時放花乎當放花時固無響矣故無雷之電必不及其閃爍令以無雷之電為電則可以有雷之電為電則不可何也有雷之電電從雷生如爆竹之有響即有光也則謂之雷蓋曰此非電也無雷之電止有電光如放花之有光而無響也則謂之電蓋曰此非雷也俱從其響與不響而辨之非從其有光無光而辨之也總之雷電二者俱陽氣之激發激發大則為雷激發小則為電至於雷之傳響則又與爆竹之傳響相似令人於山間放爆竹者一發旋繞輒作數次起滅況雷之在太空乎知此則雷之傳聲綿劚一發非若擂鼓然矣

卯酉

日出於卯而入於酉朔後月夕見西方推算用酉之昏度望後月晨見東方推算用卯之晨度此日月卯酉之說也卯於十二肖為兎酉於十二肖為雞小說家遂謂日中有金雞月中有玉兎何附會乃爾耶

參辰

左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

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是辰參乃星名商與晉乃地名也故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蘇武詩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後來詩家有用參商二字者如陸機詩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杜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類乃錯舉成文耳

四月

四月純陽無陰故稱正陽之月左傳惟正月之朔慝未作亦指四月止稱正者蓋省文也今若呼四月爲正月則人共笑之矣又純陽疑於無陰亦謂之陰月見西京雜記猶十月無陽反謂之陽月也

端午

宋璟八月五日千秋節表云月維仲秋日在端午是知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焉端者始也首也猶今言初五也推此則每月初一以至初十皆可云端併不獨五日矣人元日爲重端亦取此義但不知不曰端五而曰端午歟是日適逢午日亦未可定姑俟再考

孟婆

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曰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於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又宋徽宗詞云孟婆孟婆你做些方便吹箇船兒倒轉楊升菴云孟婆宋汴京勾闌語謂風也世謂重陽之後風漸迅厲故重陽前後

大風謂之重陽信俗以九月十三爲孟婆生日以是日晴雨占一冬晴雨蓋春夏之風多與雨偕秋深之風乾燥無雨是知孟婆生日猶云風生日也祀孟婆者祀風神以祈其協候耳

黃梅

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雋冢云黃梅雨梅當作黴因雨當梅熟之時遂訛爲梅雨農占云芒種後逢壬日或庚或丙日進梅閩人以壬日進梅神樞經云芒種逢丙進黴小暑得未出黴風土記云天道自南而北凡物候先南方今驗江南梅雨將從而淮上方梅雨又踰河北至七月少有黴氣而不覺以此言之壬丙進梅不足定擬當易地而論愚按諸說不同今吳楚俗以芒種後壬日立梅壬日芒種即是立梅夏至後庚日出梅庚日夏至即是出梅若芒種後逢壬早夏至後逢庚早則梅多至十八日芒種後逢壬遲夏至後逢庚遲則梅少僅八日俗每以此占黴氣之深淺殊不知天下雖有不齊而歲序初無伸縮壬庚遲早係偶然相值烏足以限黴氣乎　黴字或作霉

葬向

葬法審向一說自昔從向上起長生如葬穴坐北向南則向屬南方離火火生於寅旺於午墓於戌葬穴坐南向北則向屬北方坎水水生於申旺於子墓於辰葬穴坐西向東則向屬東方震木木生於亥旺於卯墓於未葬穴坐東向西則向屬西方兌金金生於巳旺於酉墓於丑生旺墓三方砂水合局則吉此一定之法也近

來忽有千坐山起長生者謂坐北向南則當作坎局坐南向北則當作離局坐西向東則當作兌局坐東向西則當作震局而生旺墓三方皆訛之移易矣如用此說則不論向而論山將當向一說盡廢與舊說若氷炭之不相侔然以二說推驗休咎亦未能判其孰爲的確總之堪輿之術原屬渺茫不可究詰故耳

真如塔

夷堅志載真如塔云嘉興城南真如院塔起于嘉祐七年壬寅南法師者慕緣興建燒造五色琉璃瓦以爲莊嚴宣和三年辛丑遭方臘之亂燬于烈焰僅存故址五年辛卯寺僧整葺掘墼其下于地窖中得銀塔一座凡七層高五尺重千兩相輪欄楯無不周備刻畫佛像極爲精巧而無所鐫記至淳熙十年癸卯正月三日夜王者智炬夢一僧紫衣煖帽宛若大聖之像指示塔基曰此地久廢可爲興復既寤啟心募化至慶元三年丁巳歷十五歲而成制範悉倣銀塔不少異冬十月相輪合尖以佛牙銀佛藏于地中爲鎮旁有一冢乃宗室子恭之祖塋也陰陽家言此塔成就其後子孫必昌子恭果由揚州都監得除觀察使襲封安定郡王

趙三翁

夷堅志載趙三翁名進字從先得孫思邈道要爲人噓呼按摩疾痛立愈保義郎頓公苦冷疾趙詢其病源時方盛暑仰就屋開三天窓于日光下射處使頓仰卧揉艾遍鋪腹上約十數斤移時日光熱透臍腹不可忍俄而腹中雷鳴下瀉口鼻間皆濃艾氣乃止明日復爲之如是一月疾良已乃令滿百二十日自後宿痾如洗

壯健似少年時趙曰此孫真人秘訣也世人但知灼艾而不知點穴又不審虛實徒受楚痛耗損氣力日者太陽真火艾既遍腹徐徐照射入腹之功極大五六七月爲上若秋冬間當以厚艾鋪腹蒙以綿衣熨斗盛灰火慢熨之以聞濃艾氣爲度亦其次也人家縣道友席洞雲築室獨統嶺漯水潭側百怪畢見禍變相踵席謁趙告以故趙曰得毋居五箭之地乎席問五箭之說趙曰峰顛嶺脊陵首隴背土囊之口直風當門急如激矢者名曰風箭峻灘急流懸泉瀉瀑衝石走沙聲如雷動晝夜不息者名曰水箭堅剛磔燥斥岸砂磧不生草木不澤水泉硬鐵腥錫出毒蟻聚若壞壤者名曰土箭層崖叠巘峻嶺巉巖銳鋒峭岫拔刀攢鍔犖齒露骨狀若浮圖者名曰石箭長林古木茂樾叢薄翳天蔽日垂蘿蔓藤陰森肅列如墟墓間者名曰木箭五箭之地射傷居人皆不可用回環紆抱氣象明豪形勢寬閑壤肥土沃泉甘石清乃爲上地固不必一一泥天星地卦也子依吾言去凶就吉當自無恙席敬稟其教居止遂寧

六井

李鄴侯于杭州開六井一曰相國井二曰西井一名化成井三曰金牛井四曰白龜池五曰方井六曰小方井今大抵皆湮沒矣

鹽池

陝西慶陽府城北有鹽池二每歲南風至則其地于此凝鹽一說舜南風之詩正指此鹽池之利足以解民慍阜民財也義或有之又寧夏衛亦有大小二鹽池其鹽不假人力自然結成又陝西行

215冊 99版

都司山丹衛有紅鹽池產鹽紅色

有北

拾遺記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惡者於有北之鄉詩經取彼讒人投畀有北蓋用此事

大人聖人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是聖人在大人之上也而莊子則陽篇魏君稱戴晉人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則大人又在聖人之上矣

儒家者流

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本因上文敘次諸儒家故復推原其流之所自出當在者字讀斷流字屬下蓋出云云為句此流字乃源流之流今人於流字為句則誤認流字為流品之流恐於者字出字皆欠體會其餘諸家皆倣此

卿子

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公之子曰公子卿之子曰卿子楚懷王心以宋義為卿子冠軍即取此義

祖師

祖師之稱今世但知為釋道二家所創今覽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將軍寬之玄孫則祖師之稱實始於此

不穀

秦漢以來天子自稱曰朕然間亦稱不穀三輔黃圖載漢武見池上銜索大魚曰豈不穀昨所夢耶

寶臣

前漢哀帝時建平侯杜業薦朱博曰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寶臣之稱標舉甚新

至親

漢諸帝以同父兄弟為至親如景帝以梁孝王武至親有功賜天子旌旗昭帝以燕王旦至親勿治而齊孝王孫澤中山哀王子長皆伏誅成帝時唯中山定陶二人於帝為至親

結髮

俗稱夫婦之少年皆婚者曰結髮謂於髮初結起勝冠笄之時即訂盟約也此與李廣云臣自結髮與匈奴戰同義

逐夫出夫

說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戰國策姚賈對秦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夫出婦逐婦者多矣夫亦可出可逐乎蓋太公少贅馬氏如今俗贅婿被妻家逐遣耳又按太公既封齊侯道遇前妻再拜求合公取盆水覆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此見類林雜詩史註鶡冠子註令傳奇家以覆水為朱買臣事非也

傍妻

妾一名傍妻漢元后傳曰王禁好酒色多取傍妻

支婆

宋陸務觀著家世舊聞有云杜支婆者其自註云先世以來於諸庶母皆稱支婆

18 A

對食

漢書趙皇后傳官婢道房與中宮史曹宮對食應劭註曰宮人自相與為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此風相沿至後世猶不改革如酌中志累所載則熹宗時乳媪客氏初與宦者魏朝有私後復悪朝而喜魏忠賢是也

尊章

漢廣川王去疾為幸姬陶望卿作歌首句曰背尊章嫖以忽師古註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呼舅姑為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先後

前漢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搆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

佳人

丈夫亦可稱佳人後漢尚書令陸閎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之嘆曰南方故多佳人魏大將軍曹爽輔政驕奢太傅司馬懿因與從弟謁高平陵時即閉城勒兵距之司農桓範勸爽與其弟中領軍羲挾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不應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又符秦時竇滔妻蘇蕙作璇璣圖詩讀者不能盡通蘇氏嘆曰徘徊宛轉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則妻稱夫亦可曰佳人也

處子

處子亦稱處于范蔚宗後漢書逸民傳序曰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

行李

左傳行李之往來李字難解序李済曰使字山下安人人下安子蓋古使字也傳左氏者誤書岑為李故一字整為二字宋程大昌演繁露謂浩語未必可據引左傳昭十三年鄭會晉於平丘子產爭承曰諸侯請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註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因謂行理正指使人古字多通用理李同也

四美

王子安滕王閣序有云四美具說者以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為四美又文選劉越石荅盧諶詩云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又韓昌黎贈別元十八協律詩云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是有三四美也

五更

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老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旁叟今人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

醧寮

昔人廣席為賓必差一人慣習精儉者充為醧寮使之舉職律衆猶令之令官也其源始於楊解

貴由赤

貴由赤元時快行者之名駕在大都則自河西務起程若上都則

自泥河兒起程越三時走一百八十里直抵御前俯伏呼萬歲先
至賜銀一餅餘者賜段疋有差

兀剌赤

兀剌赤元人掌車馬者之稱故幽閨記曲有云兀剌赤兀剌赤門
外等多時

鄭小同

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
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象無後

漢書武五子傳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
為暴亂之人不宜為太祖也廖言必有所據然云不為置後者恐

不令其子嗣封耳未必無子也

楊世昌

蘇東坡赤壁賦客有吹洞簫者吳乾菴有詩曰西飛一鶴記何詳
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曾藏

貢禹京房

漢有兩貢禹兩京房魏相傳曰高帝時貢禹舉冬此一貢禹也王
吉貢禹又一貢禹也梁丘賀從大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一京房也
焦延壽弟子為課吏法者又一京房也

上官桀王恢

漢武帝時有兩上官桀其一從李廣利伐大宛有功為少府以年
老免其一末年為左將軍與霍光金日磾同受遺詔輔少主後謀
反誅武帝時又有兩王恢其一謀襲匈奴於馬邑坐首謀不進誅
其一以故中郎將捕得車師王封浩侯僅一月坐矯制罪免

韓安國

漢有兩韓安國其一字長孺顯名景武之世其一元帝永光二年
以定襄太守為建威將軍擊彡姐羌未進而還

王章

漢成帝時有兩王章其一河平三年由太僕為右將軍陽朔三年
遷光祿勳卒其一陽朔元年以京兆尹忤王鳳下獄死

王莽

漢有兩王莽其一天水人字稚叔昭帝時以衛尉為右將軍兼長
主與燕王旦通謀造反云獨患大將軍霍光與右將軍王莽此一

王莽也平帝時篡漢者又一王莽也

張禹

漢有兩張禹前漢成帝時為丞相封安昌侯此一張禹也後漢和
帝時為太傅安帝時以定策功封安鄉侯又一張禹也

公孫弘

漢有兩公孫弘前漢武帝時為丞相封平津侯此一公孫弘也後
漢明帝時為幽州從事見虞延傳又一公孫弘也先是又有三公
孫弘一在齊為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為參乘一在越斷髮
為王騎士

杜延年

漢昭帝世一時有兩杜延年其一為謁者與燕王旦交通其一為

諫大夫即杜周子以發覺燕王旦反謀封侯並見元鳳元年詔書

太公

奚高祖之父曰太公魏了翁古今考云古人有謂父為太公者雖不見於經而齊世家云西伯獵遇呂尚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以此知太公者古人以為父稱

稱人父字

古人於人父每稱其字謝安石嘗問王子敬卿尊何如右軍此猶以官稱也陳慥之父希亮字少卿蘇子由言作金方事中欽子瞻問慥曰少卿昔竟長為此法否則直呼其字矣

鳳毛

槎菴小乘曰今人稱佳子弟為鳳毛以為始於謝超宗因超宗父名鳳故稱曰鳳毛不知王卻風姿似其父溫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已在超宗前

膏粱

孟子膏粱之味趙註膏粱細粱如膏者也朱註膏肥肉粱美穀按膏粱對下文繡當是二物朱註較優今人稱富貴家子弟曰膏粱子弟但謂知飽食不諳他務也後魏孝文帝遷洛差第士人閥閱姓氏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據此則膏粱之稱乃極尊貴未可以是為相詆也

膏粱粱字有作梁者

猶父猶子

論語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按此則弟子稱師可云猶父師稱弟子可云猶子矣今人稱兄弟之子曰猶子義本於此則稱伯父叔父亦可云猶父也周興嗣千字文猶子比兒詞頗爛穫

姪

爾雅釋親篇妻黨有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郭註引左傳姪其從姑所以姪字以女今男子稱兄弟之子曰姪或書妷為侄从人俱失之矣夫兄弟之子當稱從子謂從子而別也不讀爾雅即三黨亦混亂無辨豈細事哉

布代

馮布少時贅於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俾布代之至今吳中以婿為布代見三餘帖

男婆婦公

廣西孫俗男人之老者一眾呼之曰婆其老婦則呼之曰公此與人嘲李居仁膳然一公公然一婆之語並可發一大噱

赤子

尚書康誥曰若保赤子傳云孩兒未詳赤字何義愚按尺字古通用赤尺牘古作赤牘文獻通考深赤者十寸之赤也是知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多以尺數論長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諺有云六尺之軀亦曰七尺之軀古謂成人曰丈夫禮記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天子至尊不敢

猶言身長幾尺故但言衣長幾尺也

嬰兒

女之幼者曰嬰男之幼者曰兒故嬰字以女今人不分男女凡始生者皆謂之嬰兒失其別矣

修耳

後漢書南蠻傳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蓋設戲耳於真耳之上以長短別貴賤儋與擔同謂擔負此假耳也

起首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鄭註曰如今之跪拜禮頭頓手至地稽留乃起揖臣見君之拜也按稽字音起後人遂有作起字者陳眉公妮古錄云余有伯雨楷書詩七首後云張伯雨起首蓋即稽首也

斂衽

今世女人拜稱斂衽大衣之前有衽非女人所專也蘇子瞻舟中聽大人彈琴詩有云斂衽竊聽獨激昂則古人男子亦稱斂衽矣

拜興

古人揖曰長揖周禮大祝辨九拜所謂肅拜即揖也今朝儀不用揖惟用兩膝跪至地而叩首若家禮儀節凡所云鞠躬拜興拜興者正與朝儀相似鞠躬亦非揖特將拜而先屈其身以示敬耳拜則謂屈膝首至地興則謂舉首而仍舊屈膝俟再拜再興或四拜四興而後起膝平身其禮始畢矣今人先用一揖然後屈膝叩首

又平身一揖乃又屈膝叩首如此四次謂之四拜非古制也

裙解

今俗婦人裙腰繫處忽爾解散謂之腰歡喜輒相賀曰必有喜事此語唐時已有之王建宮詞云忽地下階裙帶解非時應得見君王即此意也

滴血

世謂滴血驗骨惟祖孫父子為然按類書纂要所載陳業兄渡海傾命時依止者五六十人骨肉消爛不可辨別業仰天誓后土曰聞親戚者必有異焉因割臂流血以灑骨上應時歆血餘皆流去是兄弟亦可滴血也又按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適范植從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嚙指血驗得之是夫婦亦可滴血也

接煞

洪容齋夷堅志載董成二郎死而既斂家人用俚俗法篩細灰於竈前覆以甑欲驗死者所趨畢而舉之二鶩足儼立於灰上皆疑董隨畜類此即今俗接煞之說也但不知起於何時耳

三尸神

修真家言身中有三尸神常以庚申日將本人罪過奏聞上帝減其祿命上尸名彭倨次名彭質下名彭矯每遇庚申日徹夜不臥守之至曉則三尸不得上奏余想此身本空洞洞地安得有三尸在內蓋彭字之義字皆一訓作近而倨傲之性質見之性矯戾之性人人有之所謂三尸奏帝者不過謂人之性情一近於倨傲一

近於質見一近於嬌戾則罪過日多而上帝視之如見其肺肝然其所謂守庚申者正欲人斷除此三種性情方可入道也其必限以庚申日者蓋庚取更新之義申取申明之義欲來此時以自申明其勇於更改耳豈真有三尸哉

魯大師

尚書周官三公有太師三孤有少師註云師者道之教訓也至若周禮宗伯之屬有大師小師註云凡樂工皆以瞽矇爲之擇其賢智者使爲之師也按此明云大師與小師對耳論語魯大師當讀如字朱註云音泰則與三公之太師同號矣誤認論語少師陽亦當作小師蓋傳寫之訛耳

侍中

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御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按虎子乃溺器作爲虎形者掌此最爲褻賤唾壺雖較勝然亦非崇儒之道漢承秦焚書坑儒之後高帝溺冠慢罵習氣猶未盡除宜乎少加禮貌便見謂寵榮耳

休沐

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其義本取禮記內則三日具沐之意以三日太數故加二日爲五日耳

飲酎

酎音宙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飲酎漢制在秋武帝元鼎五年

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獻金助祭色惡及輕奪爵建元三年徵行常用八九月中飲酎己然皆作於正月

酎金

漢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諸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有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諸少府受又大鴻臚所掌諸侯食邑九真交阯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鬱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集以當金令人知有酎金而不知犀角瑇瑁等之當金矣

披帛

古今註云女人披帛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一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尋常宴參侍令披帛至今然矣按此則今時畫工凡畫唐明皇以前女人用披帛者皆失款也且開元之制亦但施之內官今世俗婚娶不論男婦皆披絳帛亦流傳之失耳

爰書

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詞若今錄囚口供是也

墓冢墳

平者曰墓卑者曰冢高者曰墳慶尚書娀碑丘墓起墳謂加丘于墓令高起成墳也今時稱謂悉混淆矣

墳樹

春秋緯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今時庶人亦樹松柏是僭

天子諸侯之制也欒即木蘭又檵之別種有五一曰朱欒一曰香欒今時欒槐楊柳無有施于冢墓上者又按庾信傷心賦云維棘維欒蓋植棘于墓旁以欒人往来所謂欒者即指欒樹耳近見吳兆宜註引詩棘人欒欒兮殊堪噴飯

父母喪

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故古禮父母喪皆稱哀子而書儀于父亡稱孤子母亡稱哀子父母俱亡稱孤哀子家禮譏其無據然此禮世俗相承已久未為乖戾近来又有嫡母已故因避繼母而父亡止稱孤子者其言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使繼母而不賢也則可繼母而賢也必有懟焉不安于心者矣更有村學究好為杜撰因母先亡而父後亡者改稱哀孤子豈不可怪也哉不如不論父母俱稱不孝子為正

期喪

禮記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蓋其久如此今人以歲一周為期謬者欲准以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之例謂期服止宜九月者其不通不亦甚乎

北闕

漢高帝時丞相蕭何起未央宮築北闕其後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故唐詩曰北闕休上書用此義也

東宮

漢書劉向傳依東宮之尊顏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建元二年

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罷逐趙綰是也

省中

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後因漢元王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省察也言入此中者皆當察視不可妄也今分天下為各省亦祖此義

阿房宮

古来諸宮名俱命自朝廷獨阿房宮秦惠文王起欲俟其成更擇令名命之宮未成而秦亡天下以其在阿基旁遂謂之阿房宮房讀如旁義與旁同不訓房室亦有作阿旁者

宣曲宮

三輔黃圖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于此度曲因以為名此說誤也按武帝時從宣曲以南置更衣十二所即宣曲宮也豈因宣帝度曲而得名乎

簃樓

簃字音移說文閣邊小屋也一曰樓閣邊小屋與樓閣相連者惡樓令人稱樓閣兩旁側樓曰挨樓挨字與簃字音相近故傳訛耳當呼簃樓為是

前榮

池存中夢溪筆談云予見今人為文章多言前榮榮者夏屋東西序之外屋翼也謂之東榮西榮四注屋謂之東霤西霤未知前榮安在蓋謂屋制無前榮也藝苑雌黃以為不然上林賦偓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illegible]皆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

有風雨交四榮之說榮為屋檐即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屋梠兩頭起者為榮愚按榮之為言縈也縈繞屋之四周也又今人屋前前簷一架其名曰廊其上或用接檐或用重檐意者前榮即類此乎

第家

第家猶今言世家也漢書王莽傳安漢公起於第家

丙舍

古人多以天干編次諸物宮室亦然故云甲第者謂宮室之第一等也乙第二等雖不嘗見然有甲則自有乙矣漢武帝甲乙帳可類推也至丙舍云者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丙丁為號如今官署堂下兩側公廨是也雖丁舍二字亦不嘗見然有丙則自有丁矣周興嗣千字文云丙舍旁起其義已晰鍾元常所云墓田丙舍蓋丙舍初無定在此偶指其在墓田者言耳非謂丙舍專在墓旁也

泰帝鼎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有司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今人知黃帝禹有鼎而不知泰帝之有鼎矣泰帝即泰昊伏羲氏也

羽扇

事物紀原云拾遺記周昭王時修塗國獻舟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為扇一名條融一名反影此作羽扇之始今按拾遺記修塗國作扇有四一名游飄二名條翮亦非條融三名虧光四名反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清風四散泠然自涼

捍拾遂

凡射用韜左臂以利弦者常為之一謂之捍一謂之拾一謂之遂一物而三名也

胍肫

胍音孤肫音都宋景文筆記曰關中人以腹大為胍肫俗音謂杖頭大者亦曰胍肫後訛為骨朶朶音端羅反

濫脇號鐘

淮南子修務訓有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言惟其實不唯其名也濫脇號鐘美琴名註云濫脇音不和號鐘高聲誤矣觀上下文自名濫脇正如焦尾之類號鐘者亦正美其聲韻高朗耳故馬融長笛賦云若絙瑟促柱號鐘高調號鐘亦指琴名蓋言笛聲之美促若急弦之瑟高若號鐘之琴也

案

孟光舉案齊眉人咸疑案不可舉故有謂案當作盌字者愚竊考古人布席於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州桌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梁伯鸞家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可知

團蒲

蒲團亦可稱團蒲王安石聊行詩云聊行弄芳草獨坐亂團蒲是也

壺口禁忌

令人凡酒壺茶壺之口禁忌向人云向之有口舌此說蓋有所本禮記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鮮者曰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以向君見惠自君出也夫鼻者柄也口與柄前後相對既以柄之所向主施惠者為尊必以口之所向主受惠者為卑故不以口向人敬客之意耳後世相沿而昧其旨遂為俗忌并不以口向已失之矣

白酒

古人酒以紅為惡白為美蓋酒紅則濁白則清故謂薄酒為紅友而玉體玉液瓊酪瓊漿等名皆言白也梁武帝詩云金杯盛白酒正言白酒之美近來造酒家以白麪為麯并春白秫和潔白之水為酒久釀而成極其珍重謂之三白酒於是呼數宿而成之濁醪曰白酒使詩詞家不敢用白酒字失其旨矣

說鈴　天香樓偶得　十五

馬字寓用

馬之為名所施不一如禮記投壺請為勝者立馬是以計數之物為馬也今俗猜枚之物謂之拳馬賭博者以物銜錢謂之馬子交易者以銅為法衡銀輕重謂之法馬此皆計數之意也木工以三木相攢而歧其首橫木於上以施斧斤謂之作馬此則象形也周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注云梐枑行馬也或曰行馬遠舍交木以禦衆漢官儀光祿勳門施行馬令官府理事時衙前橫木以禁人行走此即行馬之制謂之馬者蓋亦取象形俗於紙上畫神佛像塗以紅黃采色而祭賽之畢即焚化謂之甲馬以此紙為神佛之所憑依似乎馬也然今之處謂之馬頭以地當水陸衝要冠蓋商旅之所聚集舉馬以槩車船且舉馬頭以槩馬之全體也

律

法律律令令人多習用究未詳律字何義一說律呂為法所出故法令謂之律亦欠精確愚按古人以竹為器者皆名曰律故黃帝截竹為管謂之十二律人筆曰不律人理髮篦亦曰律然則法律律令當是書其法令於竹簡上如孔子所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耳故古稱三尺法謂律長三尺也而鹽鐵論則曰二尺四寸之律蓋周尺短秦漢尺長凡周尺一尺秦漢尺止八寸三八二尺四寸其度適相符矣

刀劍錄

南史宋後廢帝紀元徽五年七月七夕帝令楊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內人穿鍼就醉臥仁壽殿東阿氈幄中玉夫取千牛刀殺之而陶弘景刀劍錄乃云順帝準於昇明元年掘得一刀銘曰帝血光照一室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侯織女玉侯女不得懼死用以弑帝果如銘蓋誤以後廢帝為順帝以楊玉夫為楊玉也順帝於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即改是年為昇明元年至三年四月始禪於齊亦無二年七月遇弑之事楊玉夫弑後廢帝本係蕭道成指使非關候織女且史云伺織女度報已或限以報明時刻而已錄乃云候女不得懼死尤屬荒悖

說鈴　天香樓偶得　十六

結縭

爾雅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郭注即今之香纓詩豳風親結其縭朱注縭者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通作離班徒

侍東宮賦曰中佩離以自思顏師古曰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縭而戒之愚按女子衣帶豈必俟其父親結當以郭朱二說為正

稱衣

杜預曰衣單複具曰稱謂一單衣一複衣稱今俗言夾也稱字讀作去聲又禮記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小斂大斂君大夫士衣各有稱數今俗婚死取斂衣往橋上用稱稱之蓋因誤解稱字之義耳

潿厠帛

五雜組載明時大內供御潿厠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為帛大僅如紙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為簾帷之屬一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即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踰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異哉蠶復生矣愚按此奏必有司諂佞者飾詐以取媚於上耳又或因其供御私收其利則雖擾民之政亦請行之矣豈有詔書甫下而野蠶即不吐繭之理哉且村民果衣食於野蠶則織以充衣服之用何所不可而必以供潿厠哉夫上有仁儉之政而下不能奉行乃復作為荒唐之詞以沮德意其罪不勝誅矣昔人謂合浦還珠之說亦以取珠害民故言珠徙其實珠產海中實未嘗徙也

象棊

宋玉招魂箟蔽象棊有六簙些所云象棊乃是以象牙為棊子蓋即圍棊之戲非後世之象棊也後世象棊之制不知所起事物紀原引牛僧孺元怪録所記唐肅宗寶曆初民人岑順於陝州呂氏故宅掘得古冢金象局即今時之象棊又引劉向說苑云雍門周謂孟嘗君曰足下燕居鬬象棊亦戰鬬之事乎故謂戰國時已有之然究不知起自何時太平御覽又謂象棊乃周武帝所造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復與今之象棊不同

選仙圖

今俗集古仙人作圖為賭錢之戲用骰子比色先為散仙次陞上洞以漸而至蓬萊大羅等列則眾仙慶賀比色時首重緋四為德次六與三為才又次五與二為功最下者么則謂之過凡有過者謫作採樵思凡之類遇德復位此戲宋時已有之王珪宮詞云晝日閒窗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即此戲也所云到盆錢當即如里俗陞官圖戲畢者出錢與尊者謂之見面錢之類耳

倒塔影

夢溪筆談論牕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牕所束則皆倒垂客座贅語亦云塔影無不倒者且云凡物之影透在隙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即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隙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相同二說似矣而其所以然之理則皆憒憒焉余嘗遊真如寺大殿之後西次間北向一小室深僅六七尺其南即大殿之墻北首臨簷際上截用木板蔽底兩下截作墻板之近墻處有一小隙僅四五寸濶半之余同數人從旁一門入室即闔門視之天光映

於壁上塔影宛然倒焉初甚駭異沉思久之忽然了悟此中自有至理固極平常也時方仲夏日行北陸人值晡時塔在日南日自北照之影落塔南地上室中壁上之天光乃即塔南地上之日光倒照室中者也地上塔影尖在南尾在北故壁上塔影尖在下尾在上然非有罅隙木板承之則光散而不聚壁上必無塔影矣故板上罅隙必須極小旁入之門亦須盡閉則光始自隙中吸入壁上耳又思冬月日行南陸日在塔南壁上必無塔影春秋之際必從早晚日出入時伺之蓋日出入時多在北方總須日在塔北而後壁上乃有塔影詢之寺僧答云果然余自見塔影後歸家坐定思有以模肖之夜闌取燈大置長桌上燈南二三尺許桌上植一小兒所弄小木塔長可六七寸塔南二尺許桌上樹一小板屏屏北不及尺許桌上橫一大木板盡障南首燈光板中微開一竇長二三寸寬與塔影相激射然後從旁視之則燈南桌上燈光已從竇中吸入照於板屏之上而木塔之影亦宛然倒於屏上矣蓋此倒塔之影乃即桌上塔影轉照入屏者也自喜前人未晰之疑余得剖釋無餘故詳記之

陽燧影

夢溪筆談又云陽燧照物皆倒中間有礙故也筭家謂之格術如人搖艣臬為之礙故也若鳶飛空中其影隨鳶而移或中間為窗隙所束則影與鳶遂相違鳶東則影西鳶西則影東陽燧面窪以一指迫而照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遂倒其無所見處正如窗隙艣臬腰鼓礙之比論亦未分明余家藏一陽燧以之照物迫近則正稍遠則閃爍無定再遠之則皆倒矣但所照甚為模糊不若近照之明顯細思其故非中間有礙也蓋陽燧面窪凡遇諸物悉從四邊先照入內故中間所照之影非照外物而得乃轉照四邊所照之物影也上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下下邊所照則中間轉在上左右轉照亦然唯不竟照外物止照四邊所照物影故光甚模糊亦猶室中壁上塔影不竟照塔止照地上之塔影耳若以物迫近視之則四邊光散而中間自能照物故影仍正且顯也其稍遠而閃爍無定者乃當中邊兩影相射之際故也推之窗隙鳶影以及客座贅語所言走馬燈角上之影莫不各有一轉照机括在內理極平常細心體察自得非奇怪之事也人有圓鏡照物亦倒理與陽燧一致但圓鏡照物則中間先已照訖後自中間轉照四邊故倒影不在中間而在四邊耳

風馬牛

書費誓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注謂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也左傳齊桓公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亦謂不相干越之意故下文即云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杜註云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已得其解而尚欠明確後人乃復穿鑿其說或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或云牝牡相誘曰風鄙俚之甚真堪捧腹

維摩經語

嵇康謂鍾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與維摩經維摩問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

殊師利答云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雖淺深不同而撥除
要自一致又維摩經中舍利弗言無在無不在與孔子無可無不
可相似

周文王

周文王寢疾顧謂世子發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夫曰
時至勿疑則似豫知有牧野之事矣宜乎其為曹瞞所藉口也

呂覽引商書

呂覽諭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與今書文迥異

吳起僨表

呂覽慎小篇吳起治西河欲諭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
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僨南門之外表者仕長大夫明日一人僨
表來謁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其事在商鞅賞徙木之前訣
特祖其術耳

四累之上

呂覽順說篇惠盎說荊王論勇力之說凡四曳端故云居四累之
上大王獨無意耶高氏訓解以四累為卿大夫士民四等君處其
上故曰四累之上何異盲人說夢

居者行者

呂覽知接篇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仲引齊鄙人諺曰居者無載
行者無埋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
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以居謂居職行謂即世悲謬至下文云令

原書闕

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以不解解之

呂覽君守篇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
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閉
之者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
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按所云閉者乃閉結之物也所云解者乃解
散之也今俗遇事理之不可曉者輒曰以不解解之本用呂覽語但呂覽意主解散今
俗意主訓解微有不同耳

毋動為大

漢書賈誼傳誼疏有云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如淳註曰好為大語者也按如說以
毋動二字為獻計者之辭為大耳三字乃誼譏之此解非也賈子新書孽產子篇亦有此
句而下文云曰為大夫治可耳若為大亂豈若其小詳其文意毋動為大四字連讀皆屬
獻計者之辭蓋謂毋所動搖乃為寬大耳

賈誼疏

漢書賈誼傳誼疏云可為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痛哭為強大諸侯流涕一為
匈奴其一傳無考新書無蓄篇謂無蓄積是也長太息一為服制無等一為風俗敗壞紀
制不立一為不預諭教太子因邪闕宗社故不明言太息新書亦然一為不體貌大臣其
餘傳無考新書等齊篇以天子諸侯衣服號令無有等差為

一長太息銅布篇以不禁鑄錢為一長太息而漢書作賈誼諫請禁鑄一號列食貨志中人無可為長太息一語所以後人讀誼傳者每怪治安策列款未備烏知孟堅作傳時不避裁削新書而時有脫漏移易耶

自喜

漢書韓安國謂田蚡曰君何不自喜自喜猶云自愛也師古註何不自謙遜為可喜之事竟欠直捷景帝曰魏其沾沾自喜耳張晏曰沾沾自整頓也正自喜意師古曰沾沾輕薄也亦非

曉人

漢書薛廣德傳宣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請從橋且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張猛進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本謂以言曉諭人者當如猛之和婉正以廣德之言為戇激也今俗引用以曉人為通曉道理之人則失其解矣

聞樂對

漢書中山靖王聞樂對中云道遠路遠夫道即路也遠即遠也語頗重複然此語實本于穆天子傳西王母謠云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

陳蕃榻

後漢書陳蕃傳云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特為設一榻去則縣之而徐穉傳復云蕃為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

一榻去則縣之同一陳蕃縣榻也今人皆知徐穉而不知周璆或者以穉尤矯矯歟

與左與右

說苑善說篇吳人入荊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欲與吳者右周絳侯入北軍行令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正祖懷公之策然古人尚右懷公右吳而左荊絳侯右呂而左劉皆有低昂之意且不明白張膽以發號令而徒聽眾心之向背以為去就其心皆可誅也

禍福

說苑權謀篇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決其不出此門云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因知今俗諺云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古人已有言之者矣

草書

草書之作其原始于漢黃門令史游之急就章本名章草張懷瓘書法所謂損隸之規矩縱逸奔放赴速急就是也厥後張芝變為今草較之章草尤為便捷而晉書衛恒傳乃云匆匆不暇草書似乎草書反需遲難于楷所以譏之也或者又矯為之說云古人草書正不苟且故較之楷書為尤遲耳愚以為皆非也蓋草書自無不遲者若恒傳所云草書則因急遽之中不及起草猶今人所云打草稿耳書不起草則不免塗抹添改有失敬謹之意故言及之豈謂舞鳳驚蛇之筆必叱咤濡墨而不假之俄頃者乎

鴝鵒銜葉

偃鼠飲河不過滿腹令人皆能道之蓋出莊子也然埤雅引古牋云偃鼠飲河止于滿腹鷦鷯銜葉才能覆身鶡鴠銜葉事頗少引用埤雅曰鶡鴠畏霜露發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

韓昌黎序

韓昌黎送孟東野序止六百二十餘字乃有三十八鳴字讀者不覺其多昔人以此稱之然余人枚篇中復有四十五其字雖云語助無礙然句法亦太草率至于伊尹鳴殷周公鳴周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等語頗嫌杜撰夫湊絕無意義

類書抄纂

類書所抄纂者必詳出自何書方可令覽者參考嘗觀稗史彙編

一書不能一一明註所出至有以古人所稱余者儼若纂者自稱古人所稱是時者儼若纂者之時甚可怪也

唐詩

唐詩分初盛中晚說者謂初唐自高祖武德元年戊寅歲至玄宗先天元年壬子歲凡九十五年盛唐自玄宗開元元年癸丑歲至代宗永泰元年乙巳歲凡五十三年中唐自代宗大曆元年丙午歲至文宗太和九年乙卯歲凡七十年晚唐自文宗開成元年丙辰歲至哀宗末年丙寅歲凡七十一年四唐自高祖武德戊寅至哀宗末年丙寅總計二百八十九年然愚謂詩格雖隨氣運變遷其間轉移之處亦非可以年歲限截況有一人而經歷數朝今雖分別年歲究不能分一人之詩以隸于某年之下甚之以訛傳訛或一詩而分截兩人或異時而互爲牽引則四唐之強分疆界無亦刻舟求劍之說耶

清平調

周有房中之樂儀禮註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通典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據此則唐李太白應詔作清平調蓋即所謂清調平調也其意以明皇楊妃擬文王后妃二南之盛而其歌辭乃極形容艷冶之態不亦謬乎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

劉夢得贈白樂天詩中兩聯用高山高門複高字自註云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二字爲義不同然其詩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鏡悲以高門對曉鏡又似門自高矣若云使門高則豈可

曰使鏡曉耶要之作詩偶有複字初無傷于大雅倘欲苛守絕對則雖音同異義之字亦仍須避之爲妙耳

李義山宮妓詩

李義山宮妓詩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鬬腰支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末二句形容宮妓之美謂偶人亦能動情耳馮班云唐時宮禁不嚴託意偃師之假人剌其相招此言固屬深文近閱賀裳載酒園詩話又云此詩只形容女子慧心男子一妒字尤爲囈語蓋有前人之意本直而後人解之反穿鑿夫雖者大率類此

丘瓊山詞

丘瓊山持論偏異謂南宋時秦檜主和不爲無見岳飛主戰亦未

必能妖復乃有責高宗殺武穆沁園春一詞何自相矛盾耶

文法繁簡

洪容齋隨筆論文之繁簡各有當而曰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為樸贍可喜愚竊以為不然蓋文章之法冗長不如簡練若縣以燕蔓為勝豈足以盡文之能事乎故愚謂漢書所省實優於史記容齋之說非定論也又攷漢書三從大將軍下亦有獲王二字比史記止省二十一字洪因失去獲王二字故云二十三字亦誤史記涉軹漢書作陟軹功臣表但作軹隨成漢功臣表作隨城

舍下字叶韻

曲禮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每二句皆叶韻舍字音慕切與固字叶如離騷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又如白樂天效陶體詩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舍始悟獨往人心安時亦過皆是也堂字徒江切與揚字叶其叔最近下字後五切音戶與戶字叶如易乾卦文言本乎地者親下叶聖人作而萬物覩詩大雅緜緜章至於岐下叶聿來胥宇皆是也

諱丙字

隋時改丙為景唐初修晉書凡帝紀中丙子丙寅之類皆仍隋舊書景子景寅藝苑卮言曰學書諱丙日云蕭頡以丙日死也

勿勿

勿音物禁止之辭又州里所建旂亦曰勿州里建旂以聚民事貴速也故凡忽遽者率稱勿勿今俗乃於勿字中斜加一點而讀音聡失真甚矣

不一

車若水脚氣集云王右軍帖多於後繕寫不具猶言不備也有時寫不備其不具草書似不一一蔡君謨帖並寫不一一亦不來理按此則知今人於書末後每書不一其原始於右軍書也

滿讕

漢書谷永傳滿讕誣天師古注曰讕欺罔也愚按滿本作謾今假借滿字為之謾欺也讕音闌言不實也

懸磬

左傳魯使展喜犒齊師以君子無恐對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預注云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釋文云磬亦作罄盡也此解殊無意義愚謂罄與磬同古字通用蓋磬之縣者中高而兩旁下其間空洞無物令人民貧乏家無儲蓄止餘屋舍屋脊高起而兩簷下垂望之遂如磬形也至於兵圍日久米粟既盡拔草根而食之無復萌芽發生故云野無青草此解似較然頗自喜辯覈

誼義與越亮諒字

誼乃古義字漢書賈誼亦作賈義今人以義為道義文義字以誼為氣誼字粵乃古越字或作發語辭或作國名或訓踰今人專以越為吳越以粵為百粵及發語辭而踰越字無作粵者亮即諒字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注云與諒同今人於亮字無作諒者於諒字無作亮者人專以諒訓信凡此皆沿襲之謬也

敖傲字

敖字平聲說文云出游也傲字去聲說文云倨也然尚書益稷篇傲虐是作傳云傲戲而為虐謂之傲戲是借傲作敖也音五羔反至如孟子般樂怠敖趙注云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注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之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敖遊敖翔不當以去聲讀也

墨杘　奊奊　𥿕𥿡

墨杘音眉癡杲貌今俗見人無所可否而多笑顏者曰乜乜癡癡意亦相似奊奊音列挈陶次不平貌今俗作劣𥿕衣孱貌一云不曉事非也今俗凡人衣服粗重者曰𥿕𥿡此即𥿕𥿡之譌耳

姦色間色

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碧紫紅綠流黃五方間色也間字向作去聲然按禮註云紅南方之姦色紫北方之姦色蓋姦色即間色也姦干也相干犯也謂雜色干犯正色也則間字當以平聲間姦古字通用耳

治字

秦道之家靜室曰治音直至反宋謝靈運生於會稽其家以子孫難得送之錢塘杜明師治見詩品

弓字

弓即卷字真誥中謂一卷為一弓或以弓為巾字及篇字者皆非

諱字

古人避帝王之諱如漢高祖名邦則諱邦之字曰國惠帝名盈則諱盈之字曰滿唐高祖名淵則諱淵之字曰泉太宗名世民則諱世之字曰代民之字曰人蓋既不敢斥稱本字故取義同音異之字代之於文義初無害也今世不知此義凡避諱輙用音同義異之字或仍用本字陰於點畫之間各任私智妄加損益於音既已相混文義殊多不通豈有當於易名之典與然此必須明懸甲令庶乎有所遵行耳

諱

諱避忌也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問人名輙曰尊諱是死其生也祖若父尚在而稱其名為諱是死其祖若父之生也

夏字

中夏夏商大屋曰夏又大曰夏又周禮大司樂舞大夏皆音暇上聲至於春夏之夏與夏姓夏侯複姓皆音暇去聲今人呼中夏夏商廣夏大夏皆為暇去聲而夏姓反為暇上聲顛倒甚矣

都鄙村鄙

楊升菴云都何以訓美都者鄙之對也左傳都鄙有章淮南子始乎都者常卒乎鄙蓋天子所居華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

甚都是也愚按謗稱禮文豈漁詩中者云不村不郭蓋村落之中
習於質陋城郭之中習於文雅村猶鄙也郭猶都也故訛愚蠢者
曰村樣濃美好者曰市氣其義一也

射覆

射覆字始見於漢書東方朔傳考字書射字凡泛言射則去聲以
射其物而言則入聲覆字反覆則入聲覆蓋則去聲射覆者顏師
古謂於覆器之下置物令闇射之則射字覆字皆當從入聲今俗
二字皆讀從去聲謬矣

隨兕科雉

呂氏春秋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劉向說苑亦載此事而
隨兕作科雉集韻兕字云或作雉蓋以說苑從呂覽也正字通云

說鈴　天香樓偶得　四二

隨母之兕始出科之雉復分兕雉為二失傳聞異詞正自不能強
合集韻以雉為兕甚謬但正字通云出科之雉豈以科為窠耶亦
覺費解愚謂隨兕乃兕中之異者科雉乃雉中之異者所以申公
子培劫而奪之不出三月病死言其怪也若隨母之兕始生之雉
又何可怪之有哉

蒲卑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今人引用望帝
者多矣蒲卑之名頗少知者

鵕鶲

鵕鶲鳥雅北方有之內弟吳子山自都中南還見有人携此鳥渡
黃河纔上匽頃鳥即扑死物性不可解如此

牛駿

郭子章馬記引宋書云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謂偃曰君轡何
疾曰牛駿馭精故疾子章蓋以牛駿為馬名誤矣昔人嘗以牛駕
車世說石崇與王愷出遊極晚發爭入洛陽城崇牛數十步後迅
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及以此知何偃所云牛駿乃謂車牛之駿
耳豈馬名乎

麗麗巨巨

商子畫策篇云麗麗巨巨每一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勢也此必二
獸名或良馬名惜無明注可考他書又未嘗見故不敢臆斷耳

蒙貴

爾雅釋獸寓屬蒙頌猱狀郭註云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

說鈴　天香樓偶得　四三

可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皆有之按此則蒙貴非貓也今人
稱貓亦曰蒙貴誤矣

鼮鼠

漢光武得鼮鼠羣臣莫識時竇攸舉孝廉為郎以爾雅所云對得
賜絹百疋郭景純註爾雅以光武為武帝竇攸為終軍誤也

斯螽莎雞蟋蟀

詩豳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朱註
云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此說恐未確也按爾
雅云蜤螽蜙蝑郭註云蜙蝑也俗呼舂黍陸佃云亦或謂之舂箕
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斑黑有
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此蟲一生九十九子

詩周南螽斯羽即此蓋斯螽即螽斯斯本語助歟或云螽斯或云斯螽螽類非一此其一種也爾雅人云蜙天雞郭註云小螽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陸佃云其鳴以時故有雞之號詩曰六月莎雞振羽言於是時莎雞羽成而振迅之也荊州人謂之蒲錯古今注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此則莎雞自成一種也爾雅又云蟋蟀蛬郭註云今促織也亦名青蛚陸佃云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一名蛬一名促織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乃鳴此則蟋蟀自成一種也三種之蟲顯然各判紫陽乃欲混而一之不知何所據耶

蒲盧蒲蘆

爾雅釋蟲云果蠃蒲盧郭景純註曰即細腰蠭也俗呼為蠮螉沈存中筆談乃云蒲蘆說者以為蜾蠃疑不然蒲蘆乃蒲葦耳故曰人道敏政云云愚按存中謂蒲蘆非蜾蠃其說是矣然果蠃之為蒲盧爾雅業有明文特盧字不以草耳

海蜻

呂覽精諭篇云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此與列子海鷗事絕相類今海鷗事數見引用而海蜻之事絕無知者

稷蜂社鼠

韓詩外傳云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然也此與城狐社鼠同意今人引用城狐社鼠者多矣稷蜂社鼠頗少用者

刺蝥

刺蝥蟲也可憎相傳小者上樹大者下樹余嘗驗之大者未下樹矣小者上樹之說殊不確也蓋此蟲亦蠶類在樹食葉既老即生子於枝間一至大者相繼下樹其身外粗皮結成繭形而硬或附樹根或藏土內至春復為蛺蝶破繭而飛矣枝間所生之子至夏月即成刺蝥食葉傳種斷續不絕令人欲盡其種須覓其繭擊碎之亦何益乎

松木生白蟻

凡屋舍梁柱用松木者大抵多生白蟻其形似蟻而差大色白膩肥有光澤初皆緣地而上遇松即齧一蟻當先衆蟻以次踵至首尾相續不絕如綫若有部伍行列然久則生翼遇春末夏初溼熱之日成羣飛出不返其未生翼者居木中蠹食極易孳生蠹食既久其屋輒有崩頹之患

臭蟲

杭州人家多臭蟲入夜緣床入帳嘬人肌血最可厭恨然杭人相戒不敢治謂以臭蟲多寡卜家業盛衰而輒笑其欺今按五雜組載閩中一獄多壁虱諸囚苦之搜求之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綫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爐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爐得數斗悉殺之此後賣餅家遂敗落夫臭蟲與壁虱頗相似虱聚而餅家興虱燔而餅家落則盛衰之說若果有之矣書此以代杭人解嘲

蟲白蠟

嘗見臘梅花枝間白膩如脂附着不解初疑為蟲屎或鳥矢及剝視着枝處其色微紅而潤每箇皆然不識的是何物今閱本草冬青樹上有蟲白蠟一種云係小蟲食樹汁化者其蟲類蟣蝨有白有黑每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為白脂粘則成蠟亦有不變蠟者則結苞枝上初如黍米漸圓大青紫宛若樹之結實土人呼為蠟種來年春深則苞拆而蟲出延樹矣欲廣者俟苞將拆時連枝採繫他樹其蟲亦應候而出按本草所言白蠟今人以之製燭土人禾春育採其利不貲蘇子因悟臘梅枝上所見亦此蟲之類也

龍蛻

先父嘗言父之外祖父母倪氏治葬之時信堪輿家言於穴後開一溝先以石灰蓋地令人依灰掘之不數尺得一龍蛻首尾長短與灰齊龍骨為鄉人攫散父時為兒亦索得一塊色甚潔白夫地中龍蛻固不常有而開溝正值其處尤可異也今葬後數十年倪氏亦無甚禍福

魴魚

魴魚身廣而區頭尾俱尖小俗呼為鯿冬月有之大者可重二三斤吳俗度月漁人張網取得小魚名曰當鮮其中有形與魴同而大不過二三寸小纔及半寸俗謂之魴魾此即魴也蓋至冬月始大耳爾雅釋魚有曰魴魾郭景純曰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音毗當即此也

種鼈

有言種鼈之法先握土作大坎牢母豬一腔置其中將肉鼈子千百枚投入豬肉中俟肉敗時肉鼈子蠕蠕動即成鼈矣

荔枝

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自交趾移荔枝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者數十人遂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遂罷其貢至唐而一騎紅塵以博妃子之笑矣

玉蘭辛夷

玉蘭辛夷二花形體相似今俗稱色白者曰玉蘭色紫者曰辛夷羣芳譜亦分二種玉蘭一名迎春辛夷一名望春一名木筆亦曰木房然遍按唐宋人詩咏辛夷者極多而咏玉蘭者絕少至陸龜蒙揚州看辛夷花詩云若得千枝便雪宮則白者亦明稱為辛夷矣始悟玉蘭古亦名辛夷但辛夷有白紫二種唐宋人咏辛夷詩其不著顏色者如杜甫所云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錢起所云谷口春殘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王安石所云四顧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之類則紫白皆可通用其著顏色者如裴迪所云況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白居易所云紫粉筆含尖火焰紅胭脂染小蓮花之類則詩人偶因所見者是紫辛夷耳夫夷與荑同苞初生似荑而味辛故名辛夷此花開在二月視桃李為最早故名迎春望春未開之蕊形尖如筆故名木筆諸義皆

不專屬於紫論其香色白者為勝故閩人以紫色之本上接白色之枝明王世貞咏玉蘭詩所云暫借辛夷質是也然詳味王詩之意判然以玉蘭為非辛夷誤矣若夫白之外又有淡黃紫之外又有桃紅鮮紅諸種則人顏色之極異者也

桂

王敬美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尤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宋之問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子此木樨也王百穀學圃雜疏云桂一名梫一名木樨然按桂之種類不一有牡桂菌桂金桂銀桂丹桂諸名其花時又有或春或秋或四季或逐月各各不同王說以有子者為桂無子者為木樨亦未確也

渥丹

秦風終南之詩曰顏如渥丹箋云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杜撰可笑渥丹本花名根莖花瓣悉似百合而小四五月開花族紅可愛詩人讚美君子顏色紅潤故以此花譬之下如陳風東門之枌曰視爾如荍荍非荍蚍衃郭註荊葵也似葵紫色正與渥丹同意令人因渥丹類推簡兮之詩曰顏如渥赭亦必花名或即渥丹之異名也

竹子

東方朔神異經云帝竹可以為船其子美者而食之可以止創癘張華註子筍也

抂[?]園襍志

遼海叢書

張公竺[?]署

[印]

序

古今風尙各擅一代如淸談著于晉小說著於唐雖稗野之語多有裨於正史近代談部說家有櫟園書影鈍翁說鈴西陂筠廊偶筆侮菴艮齋雜說漁洋之居易錄池北偶談分甘餘話諸種短則微言雋永長則駢辭贍麗皆竊義於晉唐之殘編固有所本也予欲彙成稗海爲萬年太平頭白汗靑之助但削牘浩繁疲精費日久縈于懷亦非細事矣今遊淮南又讀在園雜志或紀官制或載人物或訓雅釋疑或考古博物即夷堅諾臯幻誕詼諧之事莫不游衍筆端核而典暢而韻有似宋人蘇黃小品蓋晉唐之後又一機軸也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有四長焉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足以通難知之意其義足以發難顯之情今觀雜志四長已備孰謂小品不足以臚列金匱石室爲操觚班馬所取材也雖然古之秉史筆者其體嚴其書直若野史雜記又多恩怨好惡之口今在園所著瀟灑歷落於人無嫌於世無忌讀之者油然以適躍然欲舞且悉化其谿刻淩厲之氣不知何所本而能變史筆爲寫心怡情之具以感人若是耶予挑燈三復乃知在園先生今之賢大夫而以詩名者溫柔敦厚出于習性退食之餘偶億舊聞或有新見書以示子孫拈與賓客浮白軒渠其作史之筆仍然作詩之筆也古以太史采風今以樂府演史與詩蓋二而一者也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尙任撰

序

余少習舉子業鍵戶吚唔其于五車二酉未能寓目及壯以門蔭通籍服官終日滿眼風塵勞形案牘更無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跡未能半天下故耳所聞目所見身所親歷之事無多今値河工久慶安瀾得于退食餘閒焚香靜坐或與二三賓友煮茗淸談偶有記憶輒書一紙投篋中積漸成帙一日啓與孫輩指說客有見者曰曷付梓余曰昔人著書立說或窮天文地理務爲高遠或搜諸子百家以顯祕奧其次亦有所託以寄恩怨而存諷刺余則無是何梓爲客曰乾坤經史昔人言之詳矣若恩怨私情也諷刺微詞也古來文人才士往往以此受謗皆無足取是帙正以陳言務去無恩怨無諷刺方使閱者怡情益智何況所志者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諺即日用尋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于神奇怪誕雖驚人魄實解人頤不同于夷堅虞初鑿空鏤幻悉皆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鋪張假借之辭梓而問世自可法而可傳耳遂强付剞劂余因紀其言以弁簡端康熙乙未春初遼海劉廷璣自識

在園雜志卷一

遼海劉廷璣撰

歲甲午聖壽六旬有一是爲本命元辰普天瑞應不勝詳數四海內壽臻百齡奏請建坊以表熙朝人瑞者如福建巡撫滿公（保）具題德化縣老人百歲鎮守寧古塔將軍孟公（俄洛）具題李三年百有三歲直隸巡撫趙公（弘燮）具題文安縣原任副將馬（自新）妻徐氏百歲江南巡撫張公（伯行）具題山陽縣張氏百歲湖廣巡撫劉公（殿衡）具題江夏縣歐陽氏百歲陝西巡撫永公（泰）具題醴泉縣丘氏百歲咸于甲午同登期頤是壽域弘開之徵也又山東巡撫蔣公（陳錫）具題李氏一產四男若一產三男者甚多是戶口廣裕之徵也再浙閩總督范公（時崇）隨駕熱河每賜御用食饌內有硃紅色大米飯一種傳旨云此本無種其先特產上苑只一兩根苗穗迥異他禾乃登剖之粒如丹砂遂收其種種於御園今茲廣稜其米一歲兩熟祗供御膳又有白色黏米係樹上天生一株軟滑似黍不膠齒牙此皆希世珍品外間不獨未見抑且未聞是草木休應之徵也咸據邸抄未敢臆說

漢軍鄉會試屢行屢停國初甲午准鄉試癸卯覆試解元爲鑲紅旗姚（啓聖）己酉庚戌後三科鄉會俱行丁巳以用兵復停自庚午辛未復行至今癸巳萬壽六旬特開萬壽科鄉會試漢軍廣額復准監生等應武鄉試從前壬辰狀元麻（勒吉）乙未狀元圖（爾宸）俱滿洲試滿文近則滿漢一體文武兼收矣

本朝漢軍漢人一體簡用內外不分近日惟科道部屬小京官漢軍不占漢人員缺康熙五十年間漢軍補漢缺者大學士蕭（永藻）吏部尚書桑（格）兵部尚書孫（徵灝）刑部尚書郭（世隆）侍郎學士暨司道內陞之京堂共二十七人在外督撫共八人可謂極一時之盛

本朝文武並重有以尚書補授都統以侍郎補授副都統者有以都統補授大學士以公補授尚書以副都統補授侍郎者至於郎中員外佐領世職有時以武遷文有時以文遷武其文武兼管者比比而然外官以督撫陞副都統者有之而武陞文者甚少近年惟福建將軍金公（世容）陞閩浙總督提督梁公（鼐）亦陞閩浙總督提督趙公（弘燦）陞兩廣總督南巡時張禹巖（飛鐸）以阿思哈尼哈番特授淮揚僉事故余贈詩有丞相亦曾爲太尉監司適合簡將軍之句再漢人未有補旗缺者近陝西總兵官漢人何（天培）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溫州總兵官李（華）平陽總兵官王（應虎）皆漢人俱陞補福建駐防漢軍副都統提鎮以文改者張大理卿（雲翼）改江南提督姚郎中（儀）改湖廣總兵官聖朝簡用總以得人爲要固無分文武內外及旗漢也張紫凝（杓）乃阿思哈尼哈番改授淮揚道僉事張禹巖（飛鐸）之長公也已成丙戌文進士因父故應襲世職遂授爲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父以武改文子以文改武事亦奇矣紫凝原効力河工承襲後仍赴河工引見時上念其父河上勞臣惋惜者久之又命賦詩背誦古文頗愜聖意頒賜淵鑒類函佩文韻府朱子全書共四十三套以武臣而上蒙賜書且如許之多亦從來未有之異數也

布政使陞巡撫銜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有兼部銜者先祖任布政使九年屢推巡撫蒙世祖皇帝特諭江南財賦重地且叫他多管幾年及推福建巡撫奉旨劉漢祚久應巡撫今已遲矣着給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職銜二品服俸

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予隨皖撫六家叔扈從蒙聖恩垂問先大父閩撫右司[illegible]舊事六家叔自從龍歷任奏對詳明又問子孫居官幾人予跪於後六家叔指名奏上天顏有喜御賜書拊循江表舊德貽謀二額謝恩畢恭捧而出陳相國（廷敬）查學士（昇）見之因謂曰拊循江表賜中丞公也舊德貽謀此賜觀察耳予方悟賜二額之意因將舊德貽謀懸於京師西華廠之賜第恭紀七律二章懸額之日都統李公（林盛）在座指示曰聖意不獨獎勵觀察今觀七孫漸次成立

天恩期許者至矣眞異數也詩載葛莊分體

文武全才原不易得如曹氏父子之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傳弈之上馬擊賊下馬草露布郤縠之說禮樂敦詩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王陽明之較射三發三中此皆以文能武以武能文古今不可多見者若習武者目不識丁習文者力無縛鷄未免偏廢矣本朝漢軍文試先較弓馬武試但考策論監生准武鄉試武舉准文會試一法最善自然奇才並出而國家收得人之慶矣

皇上祀祈穀壇見卿貳及御史頂上嵌東珠因其僭越下部議嗣後各官七品八品九品加級者頂帶不准過五品六品不准過四品三品四品不准過二品二品不准過一品蓋一品頂嵌東珠二品大學士尙書亦嵌東珠三品紅頂四品藍頂各有等威不准過也今予降補僉事實係五品蒞任後奉旨補給前江西按察使誥命授通議大夫故用三品頂帶坐褥非敢僭也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意亦欣然鐸聲何足欣蓋久不聞而今得聞也昌黎詩照壁喜見蝎蝎無可喜蓋久不見而今得見也予由浙東觀察副使奉命引見渡黃河至王家營見帥棚下挂油煠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扭作兩股如粗繩長五六寸于熱油中煠成黃色味頗佳俗名油煠鬼予即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如此鞍馬儀從而乃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離京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不能自持似與韓蘇二公之意暗合也

衙齋署一聯曰所到處隨彎就彎君其恕我者些時倚老賣老臣不如人細按之不脫人我相且有火氣不若督河右司馬趙公(世顯)座右書只如此已爲過分待怎麼才是稱心如此二字有許多現在之富貴安樂在內怎麼二字有許多無益之侈心妄想在內二語殊覺謙退知足無窮受享

春日按部淮北過宿遷民家茅舍土階花木參差徑頗幽僻主人葉姓由博士弟子員而入太學者人亦不俗小園梨花最勝紛紜如雪其下西府海棠一株紅艷絕倫因憶老人納妾一絕二八佳人七九郎蕭蕭白髮伴紅粧扶鳩笑入鴛幃裏一樹梨花壓海棠不禁爲之失笑草堂中懸林良畫傍列一聯倚檻雲來往開簾花送迎係査聲山學士(昇)所書一見姓名如逢故友聲山於武林訂交二十餘年今已下世又不禁爲之傷感矣

江南陝西湖廣省分太大有上江下江湖南湖北之稱故設兩巡撫分隸其事所屬司道亦分爲二惟先祖爲江南布政使司則十四府四州俱屬一司先祖歷任九年任滿後始分

本朝易名之典最爲愼重非奉特旨還與他諡不得與焉阮亭先生詳考開國以來諡法附載張山來(潮)昭代叢書意蓋有在也後先生以大司寇致仕未叨大典友人及門私諡曰文介先生以成先生之

志先祖以署國子司成從龍入關改河間太守歷八閩開府予告家居卒後亦未與大典同鄉老友周侍郎(亮工)受業門人馬中丞(祐)柯吏部(鼎)達比部(岱)私諡文肅先生

前朝有三司六道之說三司者都使司布政司按察使司六道者布司佐貳爲左參政右參政左參議右參議按司佐貳爲副使僉事都司管各衞操軍屯田存寓兵于農之意多以侯伯領之故爲三司之首布按駐札省會參議參政分守外郡在省則管糧儲錢法等事本朝兵制居重馭輕分八旗屯住京師分防各省其都司止令僉丁運糧催徵衞課而已遷轉不過一游擊銜各道嫌其冗雜去左右之名外郡有守者裁巡有巡者裁守事權歸一操縱甚便是三司止兩司而六道止四道也

明初每府設知府一員同知一員通判一員或二員推官一員幕僚則經歷照磨知事檢校知府統理一府各屬州縣諸務同知則同知

一府之事通判專用硃墨筆僉判文牒間有分管糧儲水利者所以有二推官專理一府刑名淸晨同坐大堂率領各吏辦理諸務印封耳房庫內出入不由私衙堂左爲經歷司有印官名經歷事事必由經歷惟恐不足又以知事一員佐之堂右爲照磨所有印官名照磨事事必由照磨亦恐不足仍以檢校一員佐之後漸不由舊制率多分管如淸車驛傳河防江防海防捕盜馬政巡鹽運糧水利之類丞判各司其事各有處分推官專司刑名兼管查盤印則知府封掌佐貳不敢過問

國初少沿明制近則推官奉裁刑名總歸知府同知不知府事通判不判文牒惟署印押糧解餉以及雜差而已至于司所幕員但存經照間有知檢者印歸堂上官亦虛設亦不過聽差而已然在明朝立法未嘗不善未免事少官多十羊九牧不若今之權歸于一不許掣肘之盡善也

撫軍張公伯行乙丑進士需次中翰初任題授山東濟寧僉事陞江南按察使特旨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釋褐後三遷而至開府亦奇遇也

宮保黃公大來在督師李大司馬之芳軍前歷著戰功加左都督職銜初任即授寧波總兵官卒贈太子太保

浙閩總制大司馬瑞圖劉公兆麒先任湖北撫軍其時中丞殿衡尙爲公子讀書楚署及後歷任湖北撫軍父子前後開府同在一地已屬可傳佳話後聞制府訃暫歸讀禮服闋再補仍撫湖北是趨庭遊宦三駐楚焉又中丞先由陝西大參陞江蘇藩司其時署理藩篆者則蘇松糧道乃兄殿邦也二公爲同胞兄弟中丞嗣于伯隸旗故旗籍而少參則寶坻民籍也以嫡親手足接受交代一月有餘彼此俱用文移往來亦一僅見者中丞之公子諧齡與其師夏愼樞同中順天鄉試劉於癸巳夏於壬辰俱成進士又館選同爲翰林豈非可傳之盛事哉

李梯雲檢討天祥云永年張五美生於嘉靖甲寅中於萬歷乙酉鄉試其子鴻基生於萬歷甲寅中於順治乙酉鄉試

翰林學差典試赴湖廣者多不利于榜眼辛未榜眼吳永年昺甲戌榜眼顧書宣圖河丁丑榜眼嚴寶成虞惇俱卒於楚京師爛熳衚衕亦不利于榜眼居停而卒於其地者戊辰榜眼查荆川嗣韓丙戌榜眼呂無黨葆中

于勤襄公成龍以大司馬大中丞總督河道公文武全才經濟勳業赫然一時大駕西征時公總統督運軍儲充裕聖心寵眷功勒旂常朝野倚重然而治河非其所長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公赴河工題帶人多不諳河務乃以順天府丞徐公廷璽副之兩不相下議論參差權難畫一公以勤勞致疾不終事而卒于官時論惜之上念東南民生運道特簡遂寧先生加宮保大司馬治河而副總河報能先生辛勤況瘁事事仰遵指授歷九年河工告成昔之澤國今桑麻矣

排淮泗而注之江上古淮泗並未入江明永樂間罷海運命陳平江伯瑄開通運道由江南山東直隸直達京師淮泗之水以三分濟運入江七分敵黃入海此老生常談所云以河治河不獨去其害而且資其利者是也即潘季馴先生河防一書其中亦有詞不能達意處在治河諸公無不知蓄淸刷黃爲要然此四字有無窮經濟無窮學問非細心體認因時應變者不能也天府金錢靡費固不可太省亦不宜必身歷其事久而且熟方知其中關鍵余隨遂寧先生數年見其不避風雨相度形勢可謂精詳之甚猶虛心訪問擇善而從同事者淮揚李僉事梅湖南劉少參光業先爲桃源同知者接任之桃源孫同知調鼎皆蒙遂寧先生驅遣頗爲歷練老成可惜俱下世矣今我輩隨右司馬中丞趙公恪守成規保固無虞雖遵聖主指授感河伯効靈而遂寧先生乖捌之功莫大焉

浙江卞布政使永譽陞任福建撫軍初蒞八閩制府興公永朝同將軍都統諸公皆郊迎相見歡洽既別卞公減騶從乘四輿仍用藩司儀注持陞任布政使手摺坐官廳候見制府謝不敢當蓋浙閩二省皆制府所統轄其先爲屬吏也公謙退自下時論以爲得體故翕稱和衷焉先時有藩司某內陞通政司聞報即用大銀臺儀注鳴鑼開道往拜撫軍乘輿直入儀門撫軍笑而優禮之隨親盤司庫題參虧空甚多不獨落職幾斃獄中又河南一副將當新定文武相見儀注時往謁撫軍公然鳴鑼直入轅門至儀門下馬撫軍不加拒絕即待以新儀注之禮及散餉屆期乃令監放官備加搜剔凡私占影射俱開虛冒兵餉題參正法斯二事雖撫軍器小而亦可爲無禮肆縱者戒也予昔待罪西江稔撫州太守張伯琮之才守遂薦舉卓異張君感余知己顧執弟子禮今已陞任河南臬司而余已左遷監司然時通書問猶用手摺稱門人則過于謙抑矣

居官固宜清正亦須和平倘一偏執則處事不能周詳人情難以通達未免美中不足古田余祭酒正健家居奉特旨督學江南先君以遺愛未泯士民感頌不忘請祀名宦已由府申司例必學院批允方可遵行道路相傳余公嚴厲不獨不可干之以私即往來書函亦難輕投予自念今皇上忠孝作人而余公讀書君子未有不以忠孝宅心者予修稟揭直投上請即使攖怒達諸九重爲親受過自甘不辭乃余公竟答一函不但如我所請而且詞語謙遜始知眞清正者未有不和平者也昔先祖閣撫中丞公前任江南通省布政使士庶迄今家尸戶祝續前督學請祀名宦乃託詞歷年久遠無從稽考揆其意非出固執即存私念且不喜揚人之善此等品行較諸清正和平者何啻霄壤適翠華南巡叨賜御書舊德貽謀舊德者先祖之勳業也督學聞之索前案即促舉行然祖父前後同宦江南先祖崇祀江寧先君崇祀寧國均隆典禮亦何幸也

官制有名似小而位甚尊職掌之事權最重者有名極清雅而品秩最卑所管之事亦極瑣細冗者有名雖武職而專司地方事務名若文職而所司全非文翰者如侍郎名似郎官乍聞似非顯職然古制已有門下侍郎鳳閣侍郎爵位尊崇今六部侍郎亞尚書六卿一階在外則爲總督何其隆也典史一縣尉耳何以得此佳名即列之內閣翰林院詹事府誰曰不宜乃品則未入流所管皆民間細事多吏員除授京都分五城差御史巡察所屬有兵馬指揮副指揮所管皆命盜詞訟諸事全與兵馬指揮之名不合鑾儀衛治儀正王府典儀其名亦似文職而司鹵簿弓馬之事升轉俱屬武階相沿既久皆習焉不察矣定制官民涼帽俱戴緯纓惟雨天戴氂纓今戴氂纓者衆取其便易省事且惜費耳

朝衣公服俱用補子繡仙鶴錦雞之類分品級大小即以鳥紀官之義常見福清葉相國向高集內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背

胸或即補子也如婦人之首飾曰頭面半臂窄衣曰背心不然則補子二字何所取義

衣服上所織四爪者謂之蟒民間通用五爪者謂之龍非奉欽賜暨諸王賞賚不得擅用此定例也又紅絨結頂之帽四面開衩之袍俱不得自製近見五爪龍四衩袍穿者頗多人少爲注目即曰某王所賜無從稽考聽之而已

古冠綏纓即項下絆帶也有明紗帽頭巾各制貴賤懸殊見諸畫像傳之梨園乃俱不用帶今則草涼帽如氈笠皮煖帽如毡笠上加紅纓而於帽簷下俱綴以帶絆猶追古制古人結韈用帶太白樂府燕南壯士吳門豪一首名結韈子張釋之爲王生結韈今則冬以布裝棉夏以葛裝麻甚且侈以綾錦紗緞多不用帶結矣古今制之不同如此

陝西以羊羢織成者謂之姑羢製綿衣取其煖也今則製爲單袍紗

取其輕暑服也今則製爲綿袍綿褂比比皆然習以爲常諺云有裹
者無裹無裹者有裹意指此乎緞俗字本毲字音几
緞與報同多貫切音段殿之後帖也今厚繒通名曰緞有五絲八絲
內造漢府官素平花帽緞閃緞倭緞各種花紋顏色隨時變幻亦窮
工極巧矣前代惟綾綿綢羅刻絲衲紗之類至於緞不獨未見亦未
聞也近由東洋入中國者更有羽緞羽紗嗶嘰緞哆囉呢據云可爲
雨具試之終遜油衣其價甚昂亦前代所未聞者
古裘有五大裘黼裘良裘功裘褻裘大裘用黑羔皮爲之王者祀天
之服緇衣羔裘朝覲用之鄭風云羔裘豹飾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
獨不以豹飾而大夫多不羔裘矣間或服之惟領與袖或飾貂或飾
狐或飾銀鼠之類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疑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
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近之狐腋盡人而裘矣當年孟嘗君之狐
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

者俗名烏雲豹甚煖其腿裏一塊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俗名麻葉
子亦煖至於全白狐皮則粗冗不堪又有玄狐一種定例止准官一
二品以上者製爲帽上賜居多若口外嚴寒出差者亦准爲帽雖名
玄狐其實蒼白色者居多也如高昌國貢唐太宗玄狐裘今亦難得
蘇季子黑貂裘敝古人貴重貂裘近日稍豐裕者即衣之定例四品
以上始用何其僭越也若上元夫人之青毛錦裘漢武帝之吉光裘
程據之雉頭裘張宗昌之集翠裘南昌國進浮光裘司馬相如之鷫
鷞裘度安之紫綈裘止存其名不知爲何物矣更有猞猁猻一種輕
煖作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胭脂雪者想即此耶侍衛製爲朝
衣諸王製爲坐褥而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又灰鼠一
種最宜於秋末冬初及南方不甚苦寒之地邇來頗多至于毛之白
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尚少其價甚昂近不獨多而且賤矣又以獺皮
爲深衣可禦雪可當衾裯粗而重賤者之服亦褻裘類也緇衣羔裘

黃衣狐裘取其表裏如一羔裘玄冠不以弔言衣冠俱黑色古之吉
服也是古之羔皆用黑者而今則純白矣何古之黑者多而今之黑
者少也或曰當日之黑羔安知非如今日之染狐皮染銀鼠耶爲之
一笑羊皮貴羔而賤老人皆知之獨口外則不然有皮軟而毛長者
俗名麥穗子言其毛長如麥穗也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之雖公
卿貴官至彼貂裘之上亦必覆此一件取其毛大壓風也內地亦有
此種不如口外者佳
腰帶古以革爲之名曰鞶帶又謂之鞶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用之
後世用絲帶以玉犀鑲嵌束于絲帶之上即玉帶犀帶也本朝按品
級有嵌寶石之玉以及金銀玳瑁明羊角烏角之類另製成鞓以軟
絲帶貫之天潢束黃絲帶覺羅束紅絲帶有特賜黃帶者公卿以下
多束藍絲青絲帶間有石青油綠織金者無甚關係守制者則束白
布帶皆所以分尊卑別等威也帶鞓先用左右二塊繫以汗巾刀觿

荷包等類即古人無所不佩之意荷包疑即夾袋也專爲收藏字帖
之用後增前後二塊不過飾觀而已又單用腹前一塊帶不用長穗
垂下以銅鐵鍍鋄金銀或牙骨角石之類製或二塊扣而爲一此惟
於春夏之褻服甚便非常服也
戴孔雀翎所以壯軍威分近侍也分甘餘話所載本朝侍衛皆於冠
上戴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爲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
賜者後文臣督撫亦或蒙賜得之者以爲幸是已然總未分晰詳明
大淸會典所定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綴藍翎鎭國公輔國公戴二
眼孔雀翎根綴藍翎內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衛入內大臣額駙前
鋒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參領護軍參領諸王府長史一等護衛戴一
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貝勒府司儀長王府貝勒府二等三等護衛貝
子公府護衛及護軍校俱戴染藍翎內外額駙俱不許戴諸王府散
騎郎有阿達哈哈番以上世職許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其餘雖

加級不准戴再查各省駐防之將軍副都統並督撫提鎭蒙賜孔雀翎者止戴一眼

本朝帽以德勒蘇草細織成面者爲上等次等用白草內以片金或大紅緞紬各色紗緞爲裏名曰帽胎上覆以大紅絨線緯纓王公卿大夫士庶皆戴之雨用藤織成胎上覆以茜紅西牛尾揀毛爲纓而皆名曰緯笠有用藤竹麥楷織成有簷出外周圍者名曰臺笠此賤者所戴帽以遮日色者攷帽自漢以來已有之鄧通之黃帽管寧之皂帽李晟之繡帽沈慶之狐皮帽即今之煖帽也今之煖帽以貂爲貴次有染銀鼠染黃鼠以爲帽簷者貴賤皆戴至於玄狐則有階級矣若長孫無忌之渾脫以烏羊毛爲之羌服之席帽昔人之白接䍦皆以羊毛爲之即今之氈笠氈帽也式雖不一而帽之名則同

商丘太宰云骨董雖小事却有分別看字畫經紀不如士夫看銅玉器士夫不如經紀此語誠然今以二事驗之昔經紀持字畫數軸求售內一軸爲米元章書經紀極贊其眞即坐客亦共詡不置予哂之衆譁曰無論米字逼眞今不能及即伯生鈍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筆也予曰諸君未審耳此軸所書之詩乃國初廣平申鳧盟涵光銅雀懷古之作也漳南洛木繞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信繁華成白草可憐歌舞囑紅裙西園亂石來三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說漢將軍檢申集示之愕然此經紀不如士夫也一故中丞張公勄之姪見貽銅器一具贈以十二金欣然而去置案上爲鎭紙用偶來一經紀把玩不釋詢其何以曰此壓綵也宮中用以壓綵刺繡耳予昔以此物貨米中丞得重價此毋是耶予頷之此士夫不如經紀也太宰洵博古矣但云字畫之佳者雖黑暗處聞其氣味摹其絹素即知眞贋不必細看此語未免英雄欺人

生平最愛趙字式古堂所云蘇黃米蔡在宋則爲大家以晉人視之猶是雕蟲小技惟子昂直追先輩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余家藏頗多自處郡回祿後盡成灰燼其後再爲搜求止得前後赤壁賦二幅千字文一卷兩賦於南巡時在揚州行宮進呈天顏有喜今所存者惟千字文而已陳子文太守弈禧臨摹不忍釋手跋後百餘字

附陳子文跋　昨在黔中題文敏假山詩謝不敢而不能展觀形穢至今猶媿戊子十一月朔葛莊觀察出示此卷屬題謝不敢而又不能遂附鄙語於後考文敏書千字文眞行草各體甚多亦有見於停雲及國朝法書者又六體眞蹟今在曹待詔秋浦處蒙賜自內府荒陋失學寶墨琳琅皆得流覽今日復玩妙蹟結撰之精運用之變且有出所見之數本此與肅府舊刻筆意相似反復尋味海內之至寶也或曰贋者雙鉤此懷元章狡獪之心何足信哉

附自記　松雪墨跡予舊多收藏惜處署祝融之後灰燼無遺爲生平恨事今閱此卷回憶種種似不及此卷之妙即洛神善本式古堂取賦中語稱其瓌姿豔逸王孟津跋云鸞飛蛟舞得二王機神鄙意揣摩猶覺彼肥媚而此遒勁也昆陽爲東甌末邑此卷流傳民間湮沒已久未經名人題跋或曰爲有心者割取亦未可定余觀察浙東時於無意中購之如獲拱璧日夕臨玩覺神采奕奕直追先昔不禁眉宇飛動固予之幸亦翰墨之幸也夫

高韋之敘事其佩留心繪事能以指頭作畫別開生面超越前人因赴溫處觀察任道出袁浦余以疋綾長二丈許必索畫盡韋之笑呼童子研墨傾池以指蘸墨雲飛風動轉瞬而成山石木樹水藻殘荷禽鳥魚蟹窮工盡致眞絕技也後海寧陳子文出守南安便道見過子文書法無出其右者余以畫索題子文走筆即書高畫陳書洵稱二妙又系原屬本支無雙絕藝乃出一家誠熙朝之寶物也今子文

已下世矣可勝浩歎

附陳子文跋　歷代以來名家既多以指爲之自我弟阜之使君始人物花木禽獸草蟲不假思索駢指點黟頃刻數十幅隨意飛動無不絕人萬象羅于心胸天地集于腕下此造化特鍾異人也在京師居相近又本宗昆季戊子仲冬赴橫浦過淮壖爲莊觀察索跋公詩妙擅海內涵蘊渟蓄無所不有發之吟詠自足盡其變何待小言之瑳瑳也

刑部主事伴阮兄（源）河南祥符人余祖籍亦祥符同縣同姓因以兄弟稱長枕大被不異骨肉也兄性聰慧纖巧迥異常人其字怪僻自言融會諸家獨成一體殊有別致畫則揮灑數筆生動酷肖詩不多亦不存稿曾記邯鄲道上一絕風雨邯鄲道紛紛利與名黃粱知大夢千古一盧生至製作之巧賞鑒之精可稱絕倫自製清烟一種爾丘太宰以爲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又能于一笏上刻滕王閣序一

篇心經一部字畫嶄然在內庭供奉時呈樣磁數百種燒成絕佳即民間所謂御窯者是也內庭製作多出其手太皇太后加徽號龍寶暨皇貴妃寶余親見其撥蠟送禮部非大手段能之乎所藏骨董皆人所未見之物未幾卒於京皇上遣內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衛送柩出章儀門賜金馳驛爲一時光寵所惜無子製作不傳骨董散失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舊式而總不知出自劉伴阮者空費一生心思嘔血而終乃不得與東坡肉眉公餅並傳於世悲夫

有人持玉盃質之伴阮兄曰此一捧雪也同爲賞鑒兄曰玉情果美水色亦佳好玉盃則有之一捧雪恐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所僞造者爲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雍建）爲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眞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持向墀下映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眞贋有別而命名不虛也

伴阮兄有奇石高尺餘山峰透露對面可以見人山腰白石一段覩之如雲白石內又有青石一條如龍形頭角宛然因摹入紙幅名青龍白雲圖懸玩不置又有蜜結伽楠長二尺厚一尺溫潤芬馨迥異衆香雕成諸葛枕式云枕此可免小遺試之果然後俱爲逃奴竊去

范談一侍講（光宗）云康熙四十年侍直南書房見高麗國進人參四枝盛以漆匣精工華麗少頃內侍收進遇熊相國（賜履）稍爲啓視出語曰其形似人所謂人葠也扁鵲之語誠爲不謬天顏有喜諭云四十來止見此四枝耳

方竹產於天台山古人取以爲杖雅甚相國王公（掞）督學兩浙時試題有方竹杖歌余以台州司馬攝府事走筆應之王公謬爲許可詩載分體中

鐫圖章以青田石爲佳而青田石又以洞石爲第一他產不及也石

俱在谿中岸乾谿水乃得石塊質頗燥硬止可琢瓶尊杯斝之類所謂洞者又在水石之內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燈光石者尤爲不易予待罪括州時曾鳩工探取數月無一佳洞或曰皆爲匠人竊去但地方多一土產即多一累恐實有司亦不樂有之也

余得痔成漏有五管楚甚延兗州魏老人醫治早用烟熏晚用水洗俱平常痔漏藥料惟上藥密不示人上藥之法甚妙用鵝翎管藥實其中管後一孔如針大由後擠藥如一線直入管中蓋之以膏七日而愈

野莩薺杵碎取汁澄粉少加冰片以之點眼去翳甚效

戊午停科後余遂棄舉子業同學者尙有三人査荊州（嗣韓）沈古培（心楊）錢玉友（良擇）仍讀書寒家之無倦軒荊州素怯弱余嘗勸慰曰子病至此尙五夜咿唔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曾夢神人示之以詩有五色雲中第二名之句是以戀戀冀其一驗耳後果

以五經鄉薦榜眼及第古培平湖人北闈不第就試浙省體肥畏熱坐轎號中不能堪出場即卒於龍門外余適兼攝杭篆爲之經理其喪玉友累科不第留羈京師余佐台郡時答書猶有句云人從楊柳烟中去書自桃花洞口來嗣後音問遂絕余以引見赴京過查聲山學士云久已削髮爲僧矣

秋闈省試內外簾官各有所司自初六至十五凡十晝夜諸務冗雜外簾之監臨提調監試羣公無片刻之暇恐少懈即有外訛惟賞月後稍安適也頭場畢內簾主考率同考官傳點催卷然一時謄錄不及蓋彼在內空閒也過中秋頻頻解卷內簾漸次冗忙而外簾又閒矣惟清晨開龍門各屬謁見收發文牒此外一無事事由月半至月初頗覺日長似歲己卯監試浙闈中式諸君以余稍知文墨修通家之誼甚恭如查德尹嗣瑮高巽亭輿許莘野田盛紫翰弘遂在諸君雅意堪嘉而余則謙退未遑也

彭澤劉參政曉未遇時落拓武林徘徊湖上一日祈夢于少保廟夢少保拱手者再以米一勺置諸掌中醒來大慟以爲他日必乞食也後赴廣西傅將軍軍前招撫有功議敘補授浙江糧道始悟少保拱手者敬公祖也以米置掌中者掌糧儲也

廣平秀才馬振古老不應試其子初入泮望中甚切除夕卜竈鏡聽俗所謂瓢兒卦也出見婦人亟問曰我於何年得中答曰騸子騎人那一年意以爲必無之事也一日郊行見騸生駒其主負駒而歸喜曰此非騸子騎人耶即售田治裝趨赴秋闈振古聞子售田以爲必償賂負特借應試之名耳怒甚欲追而責之漸至良鄉同試者勸止且曰今文宗大收老手君宿學曷亦一試棘闈乎振古笑而從之是科父子同榜眞奇驗矣諸同榜者稱振古爲年伯謂其子爲同年也其子亦稱諸同榜者爲年伯謂其父爲同年也一夕讌集有友笑謂曰今科喬梓定同連捷儻僅捷一所願在誰振古沉吟良久曰豚兒尙幼衆爲哄堂

測字起于觀梅雖易數中小技然有奇中而名達九重者如宋謝石輩自不多遘近今卜肆亦復談言偶中休咎立應如響姑識見聞所及者數則更足起發後人有書字字請測者一審視即拱讓曰是一位現任宰官在內則都察院外則按察使蓋上爲憲字頭也但下子字屬地支之初是新選轉耳恭喜必得又問地方何如答曰總在好的一邊以子字爲好字之半也臨別其親私問曰亦有不利者乎答曰子爲一了只恐此任不能遷轉旣而信然一人書文字問訟事測曰吝不成吝凶不成凶此事即當解矣問何日可解測曰今日何日曰十五測曰再六日必解果符所言問何以知六日也測者解曰以十五加六爲廿一日昔旁加文爲散是以知之入夜人來請測不及書字時已戌時即口占戌字以請問何占曰欲有謀耳測曰不可直向彼言須轉一灣其謀可遂蓋戌字一點轉灣即爲成字也一人失

馬來書奇字測曰必不得矣以爲無馬在旁則騎不成但立可耳鄉試後一生書花字決去取測曰必中無疑恭喜廿七名已有人在寓報矣以花字分爲立人廿七也歸寓果然其人嗣後復書一字問終身測曰廿年內官可至五品問有幾子測曰三子問壽幾何測曰七十之外不能八十耳細詢其故以一字可加三字故生三子復加二豈乃成五字故廿年可至五品也一字二三四五六七皆用至八字則不用一橫故壽至七十以外即止耳一太守書識字請測測曰文曰知府以識字與職字相類故知爲官而落筆先成言字遂云然也頭武脚若非決獄理刑之方面有司即屬烏臺蘭垣之喉舌近臣應曰今任幾年應曰已任五年曰滿六年便丁父艱以中有小六字一字爲丁字之頭日爲父象故知其丁父艱也戈屬武但服闋之日不補文官而補武官殊不可解後果丁艱起復適世職缺人乃補阿達哈哈番奇驗如神但測字須矢口而出得先天之氣稍加轉念即落

後天便不准矣

生平不喜結盟蓋朋友爲五倫之一朋友甚親何用弟兄之名乎故作結交行有嗟此紛紛假弟兄五倫忘卻眞朋友之句憶爲處州太守時僚友八人既集飛馬相招至則諸君坐次序齒不序爵心竊異之年最長者揚言曰今日之會欲結異姓兄弟君意何如余唯唯因思宦途畏險一拂其意則不合時宜勉强從之至今猶悔也

仕途中交際必委用家人然最有關係蓋伊給事左右窺伺意旨容易作弊爲奸其於事務金帛固所不免未聞于詩文投贈亦恣肆需索者甲子予謁王新城阮亭先生以葛莊詩集呈教先生一見極口稱賞自許作序見貽越月往領閽人辭以未就適先生之宮詹奉命秩祀南海私計先生王事匆迫必無暇及此不知其脫稿已久而家人輩匿爲奇貨橫索多金予與先生文字交若賄而得之不幾汚先生之淸白乎迨祀畢先生回都踵門往候入座即道前序因行急殊

覺草草予謝尙未頒發先生怒詰家人隨檢前敘見付別後聞即重懲之矣

阮亭先生一日偶過荒齋見几上删訂詩草內二疏故里一絕自批删字先生云此眞唐音也何以删爲七絕易于尖新最難渾成如此作句調和雅俗意味深長恐全集中未易多得宜存之詩云贖懷眞足古今師七十人當致仕時更爲子孫謀遠大不將養老賜金遺

予祖籍開封歷年既久宗人多居旁邑新鄭六弟又仲遠來相候起居畢即訊家中安吉近況弟曰老母前患背疽得一傳方服之而愈今年八十有七康健如舊又弟婦久病經閉形容枯槁殆不可活聞有榮陽張廣文者能治奇疾延之診視命服丸藥漸至平復肌肉再生可稱白骨回春更有奇者家居北樓上祀祖先所有薄蓄皆積于上不意爲不良者窺探糾黨二十餘人持械燃炬排闥而入直趨樓所家人咸竄避惟聽其去取而已群盜方入室登梯乃忽火炬撲滅

盡行狼狽而出獸奔鳥散豈祖宗之靈爲之默佑耶抑或有神爲呵護驅逐耶俱不可知獨惜不能向盜者一問何所見而踉蹌奔逸也此三者皆不幸之幸也予因索二方附記於後

治發背方

用頭髮不拘男婦者一把入眞麻油一碗將頭髮熬化令病人飲之則毒氣漸消不致傷生

治女子經閉形容枯槁

何首烏半觔切片用黑豆拌九蒸九曬爲末用人乳浸不計次數曬得一觔重　懷熟地四兩　紅花五錢酒洗　鹿茸五錢酥油炙　當歸四兩　共爲末用揀麥冬六觔熬膏入煉蜜少許和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錢漸加至五錢

新鄭高相國文襄公拱其兄南直操江巡撫捷鄉人皆稱爲都堂生來狀貌迥異常人而舉動行事有堪絕倒者自幼即遍體生毛年十

八髭鬚滿頰就童子試文宗見之笑曰汝可歸家抱孫矣答云童生年實弱冠不幸鬚髯如戟此父母遺體耳奈之何哉試既不售歸家遂去髭鬚戴小帽着大紅袍騎馬遍歷街市使人前導令直呼曰不進學的高大鬍子欲學狀元遊街豈不可羞豈不可恥從此奮志夏日就池邊葦窠傍讀書蚊蝱小蟲遍體家人輩見之勸其少息爲之頻加拂拭乃曰毋拂爲也此不上進之賤皮膚正該蚊蝱作踐耳勤學苦志遂連捷南宮歷官大中丞南直操江巡撫涖任後適大盜反獄聞報即赤體率撫標官將兵卒往捕羣盜歛手受縛訊之何以不鬭就擒盜曰見一天神遍體如絲懸挂火燄光生心膽俱碎是以不敢動手耳蓋撫軍遍身赤毛每夜臥則紅光罩體家人竊窺見一大猪鼾睡于傍巫者以爲室火猪降生語近荒唐豈其然乎明時官制操江例當巡視各郡所至行臺每責巡捕官巡捕官患之賄請于用事之家人曰無他因食不飽耳教以當如是則可邀免既駐宿即如

215冊 99頁 20 B

家人言呈送酒筵一席復令人擡極熟猪首一盤餕首餺飥數十枚燒酒巨瓶皆極熱從撫軍前過聞其馨香即問曰此何爲者稟曰犒從撫軍曰如此好物不敬老爺反賞下人耶令列席前手撚而食大杯傾酒頃刻俱盡方就筵而坐諸凡添換不遺餘瀝乃不復責巡捕矣食量之大可敵十人一日屬下新任和縣稟謁少年進士服飾華美見其所戴紗帽外織馬尾內炫金綠光彩耀目怒詰之此帽何來答曰京師新興大怒曰我也與你們新興命隸役杖之知縣窘甚再三懇求免冠謝過方免知縣忍而啣之未幾行取臺中特疏列款揭參時弟文襄公當國按其奏章星夜遣人至皖城令其以病請休庶可保全撫軍見弟手書怒謂家人曰你相公叫我致仕難道他要做官便不許我做官麼他道他宰相大就不知哥哥還大看我打得他宰相打不得他宰相如此因執文襄無奈曲全令歸林下罷職後日惟與一老友象戲以自娛一日忽入內久不出老友餒甚又不可歸告之家人家人稟曰某相公饑甚欲歸耳不然當吃午飯矣叱曰甚吃午飯你叫他去吃那當頭礮蓋自忿屢局敗北也其可發笑者甚多六弟又仲爲言數則因志之寒家新鄭一支與高府屢世姻婭故知之如此

本朝己未召試博學鴻才最爲盛典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上諭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眞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于該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眞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遵行特諭嗣內外薦舉到京者

五十九人戶部給與食用十八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試外應試者五十人先行賜宴後方給卷頒題璇璣玉衡賦省耕二十韻試于弘仁閣下試畢吏部收卷翰林院總封進呈御覽讀卷者李高陽相國(霨)杜寶坻相國(立德)馮益都相國(溥)葉掌院學士(方藹)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令纂修明史勅部議授職銜部議以有官者各照原任官銜其未仕進士舉人俱給以中書之銜其貢監生員布衣俱給與翰林院待詔俱令修史其未試年老者均給司經局正字聖恩高厚再勅部議部覆奉旨邵吳遠授爲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授爲侍講彭孫遹張烈汪霦喬萊王頊齡陸棻錢中諧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授爲編修倪燦李因篤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勗汪楫朱彝尊丘象隨潘耒徐釚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龐塏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高詠龍燮嚴繩孫授爲檢討俱入翰林其年邁回籍者杜越傅山王方轂朱鍾仁申維翰王嗣槐鄧漢儀王昊孫枝蔚俱授內閣中書舍人猗歟休哉掄才之典於斯爲盛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足表彰廊廟矜式後儒可以無慚鴻博不負聖明之鑒拔誠一代偉觀也而最恬退者李檢討因篤于甫授官日旋陳情終養上如其請命下即歸更能遂其初志無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挾私心或自媿才學之不及而生嫉妬或因己之未與薦舉而肆蜚讒一時呼爲野翰林其譏以詩曰自古文章推李杜(高陽相國霨寶坻相國立德)而今李杜亦稀奇葉公懞懂遭龍嚇(掌院學士方藹)馮婦痴呆被虎欺(益都相國溥)宿構零駢衡玉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教此輩來修史勝國君臣也皺眉又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爲竈前生李周吳陣亡笑譏更屬輕薄故不附入

附李檢討奏疏

奏爲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籲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項景襄臣李天馥大理寺少卿臣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損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須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老病恐有推諉一槪駁回竊思已病或可爲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

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況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肇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轅北辰而已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缾罍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孑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葢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閈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槪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捨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謭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陔負疚陳進貽譏則於

薦臣諸臣亦爲有靦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況皇上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難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諗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儒切下

情惟有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爲獨子與例正符伏願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

李笠翁漁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造意艱詞皆極尖新沈宮詹繹堂先生評曰聰明過於學問洵知言也但所至攜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未免放誕風流昔寓京師顏其旅館之額曰賤者居有好事者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葢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謔者則譏所攜也然所輯詩韻頗佳其一家言所載詩詞及史斷等類亦別具手眼

闖賊李自成人皆知因祖墳被掘洩氣而敗然知掘墳者爲米脂令邊長白大綬而不知設計用智皆門子貢煥成之也雖長白自紀虎

口餘生亦多隱約其詞未若長白之姪淮南邊別駕（舜咸）向予言之
歷歷如繪當闖賊猖獗時其兄李自祥改姓張自祥仍爲縣役淇縣
有在一日令方坐堂視事有一人赴訴寶蒜爲兵所搶令命至堂窮
詰其人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寶
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寔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
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僞償其値而遣之然闖賊
祖墳寔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燄已熾令憂形于
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令素所親信者乘閒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
止大異往常是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効犬馬乎令
察其言詞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者遂詳吐前事煥曰事未可驟
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
人皆插血結盟兄弟共約賊兵一至即爲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
今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詰旦傳祥入內宅笑問曰

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
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爲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
賴保全何必相瞞遂偕煥結拜出則官役入則弟兄久之乘醉託言
素曉堪輿叩其墓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爲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
在越數日聞賊兵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吾
俟入關後即至盡遣其所好十餘人以附行銜其輜重祥去令偕煥
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
匝以巨斧砍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
尚未變遍屍皆長黃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
碎而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目爲流矢所中
噫何天意人事符應之速耶墓掘畢覓煥不得令甚驚懼多日煥至
令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
彼心安乃敢歸耳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有報聞力不暇

及公已爲朝廷立此大功可謂不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嗟乎煥
一賤役小人耳何用心諄摯乃爾耶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數年長
白閒住京師之絨線衚衕忽有一僧白髮蒼顏詣門求見縣令邊公
有姪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
即跪哭長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因向姪追述
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
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有明失國一丐者
題詩於壁云三百年來養士朝一朝喪亂竟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
乞丐羞存命一條赴水而死惜其姓名不傳甲寅閩變浙東溫州總
兵官祖某潛已通款一日伏甲于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
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琾）皆在坐逆將厲聲挑釁云兵餉不前士盡
饑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義者挺身前
曰爾欲抄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遽扶公出逆將大喝小人何敢如此

林曰吾小人心中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惟知有朝廷不似爾享高
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惟知有賊也逆將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
不屈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皂服兩目瞠視
至今凜凜有生氣余觀察溫處拜陳忠毅公祠賦七言詩五章其二
三云東甌觀察擁專城牙纛空存不掌兵元帥逆謀先士卒（謂祖總兵）賢
侯同志又書生（永嘉令馬公諱琾陝西孝廉同遇難加贈大參）大觀亭暗天無色資福山搖地有聲
（俱公被害處今于此處建祠）曾幾何時歸一死留芳遺臭兩傳名朝廷何負汝干城早
豎降旗引寇兵達士報君能盡節小人爲主不偷生（夜不收林義扶公大罵同時被害）璧
分尺寸同貞性鐘用洪纖總發聲海內羣公誰作傳雙忠名後附伊
名蓋紀其實也餘載葛莊分體中之三人者下役也彼門子丐者夜
不收非素嫻詩書禮義之人而其忠君報主之心或見于事功或託
諸題詠或慷慨殺身名雖不彰至其成仁則一以視反顏事仇偷息
人世其相去爲何如也當時未有表而出之者故志之

明洪武建都江寧改爲應天府稱直隸及永樂遷都北平改爲北京曰順天府江寧改爲南京曰應天府稱順天爲北直隸應天爲南直隸本朝定鼎順天仍其舊稱蓋京有南北者明南京亦置部院群臣以洪武舊都命名也今版圖已無南北之分應天既改江寧府亦何南京之有乎既無南京又何北京之有順天應稱京師京都爲是無奈道路傳呼日訛一日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可爲謬誤之甚

鳳陽爲有明始興之地凡府屬土著之人向人自稱不曰敝鄉敝處敝府而曰貴鄉貴處貴府更不少爲謙遜今已漸無矣

遼東人自詡多稱三韓非也晉書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爲高麗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皆東方外國漢傳亦謂三韓各在山海間地方合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即古之辰國也又唐太常張卿求仙得幸少陵以詩諷之首云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考蓬萊方丈瀛洲海中三神山也方丈在東海中央四面相

去正等方丈許五千里蓋方丈崑崙秦皇漢武求仙處也詩意以爲秦皇之求方丈漢武之窮崑崙皆隔絶不可致之事豈如張卿奉使求符往而遂獲乎可見三韓外云者指極遠邊地爲言而遼東乃漢晉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稱之

在園雜志卷一

在園雜志卷二

遼海劉廷璣

宋漫堂太宰（犖）筠廊偶筆載曹峰儀云闖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首唱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常挂一蓑衣兩人登樓覘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詩與此小異再稽歷朝詩云正德間五羊趙克寬爲建安學諭嘗與朋輩郊遊作送春詩俱用風雨字旁有丐者負莎衣立和一首問之不答而去詩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也歸蜀魄啼殘椿樹老吳蠶吃了柘陰稀牆頭紅爛梅爭熟口角黃乾燕學飛自是欲歸歸未得肩頭猶挂一莎衣余合二者考之當以列朝爲是律詩無一韻疊用二句之體花影瘦鶯兒嫩不合春深中四句一樣切脚尤犯詩病既已爲鬼何事獨稱道人且欲何歸乎結處散漫全無着落不若列朝詩所存有源有委句調高老詩既合拍事亦近人

集唐最難對偶工切語意聯貫惟朱竹垞（彝尊）詩綜內所載者佳句甚多如

去日漸多來日少　別時容易見時難他生未卜此生休

桂嶺瘴來雲似墨　蜀江風淡水如羅

風塵荏苒音書絕　人物蕭條市井空

眼前好惡那能定　夢裏輸贏總不眞

千里關山千里夢　一番風雨一番啼

慘慘悽悽仍滴滴　霏霏拂拂又迢迢

佳節每從愁裏過　遠書忽向病中開

舉世盡從愁裏老　幾年初信夢中忙

故國山川皆夢寐　昔年親友半彫零

嗜酒何妨陶靖節　能詩重見謝玄暉

坐牽蕉葉題詩句　醉折花枝當酒籌

過橋樹葉村邊合　隔岸柴門竹裏開

鳥啼雲竇仙巖靜　樹入天台石路新

楊柳亭臺凝晚翠　芙蓉帳幕扇秋紅

天上吹笙王子晉　雲邊度曲許飛瓊

石窗花落春歸處　山店燈殘夢到時

好夢肯隨蝴蝶去　離魂暗逐杜鵑飛

紅樹暗藏殷浩宅　青山空繞仲宣樓

碧落有情空悵望　春山無伴獨相求白雲何處更相期

啼鳥歇時山寂寂　寒鴉飛盡水悠悠

歸鳥各尋芳樹去　寒潮惟帶夕陽還

勸君更盡一杯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

梁間燕子聞長歎　樓上花枝笑獨眠

自願勤勞甘百戰　莫將成敗論三分

世態炎涼隨節序　人情反復似波瀾

五千里外三年客　一寸心中萬斛愁

鳥下綠蕪秦苑夕　雲凝碧樹漢宮秋

衰草斜陽江上路　漁歌樵唱水邊村

朝雲暮雨連天暗　野草閑花滿地愁

蘭亭舊路曾相識　子夜新歌遂不傳

天長地久有時盡　物在人亡無見期

自歎馬卿常帶病　何曾宋玉解招魂

千樹桃花萬年藥　半池秋水一房山

中郎有女誰堪托　伯道無兒最可憐

千里雲山何處好　十年書劍總堪悲
波生野水雁初落　風靜寒塘花正開
獨坐黃昏是如伴　每逢佳節倍思親
共說陳琳工奏記　爲知李廣不封侯
蕭何只解追韓信　賈誼何須弔屈平
料得也應憐宋玉　不知何處弔湘君
能將忙事成閒事　不薄今人愛古人
閣中帝子今何在　河上仙翁去不回
滕王高閣臨江渚　漢主離宮接露臺
壺觴須就陶彭澤　勳業終歸馬伏波
以上皆極自然放翁所云火龍黼黻手非補綴百家衣者比也近復有集陶集杜者皆不能自然巧合
門神詩甚多如紛紛後輩催前輩濟濟新官換舊官之類惟唐實君

考功孫華一聯云將軍自昔名當戶自註李廣孫名丞相于今亦抱關自註出蕭望之傳精切博雅一時傳誦
豆腐詩惟查編修夏重慎行有顧名原合腐儒餐之句甚佳又一日入侍上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謝恩詩編修結句云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奉內傳烟波釣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分別之足見聖心嘉尚一時以爲幸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同一佳話
孟翰林端士亮揆先聘張守戎之女張官雲南兵戈阻隔音問不通及孟貴遂結婚世族未期年滇省蕩平先聘復至不能卻謝乃分宅而居張美而端善文翰尤工詩世族之女祖父兄弟皆貴顯孟厚世族而薄單寒張氏所居屢月僅一至焉張賦秋閨怨八首內云落落秋風班女扇團團明月竇家機其詩徧傳孟不少悔忽傳旨孟亮揆行止不端着革職一時快之

朝鮮使臣至京賀萬壽有一聯云河清適際千年一嵩壽齊呼萬歲三莫謂異國遂無奇才
朝鮮女郎許景樊八歲賦廣寒宮玉樓上梁文此又外屬之女神童也惜其文不傳尤侍講展成侗戲爲補之見西堂雜俎
明末一大老教子弟勿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笑曰沈休文始創四聲當爲君子第一但不知何以處淵明余以爲陶靖節當年尚未有近體耳至李唐詩人無近體者甚多豈盡小人耶近世又鄙近體云開手便作七言律其人可知矣則君子小人又何稱焉
九言詩起於高貴鄉公不獨作者甚少知者見者亦少楊升庵梅花一律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思忽到盧同窗下來歌殘水調沈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不過存此一格恐難得佳也

古人才深似海膽大於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表然亦有平中見奇爲今人不敢道亦不肯道者如李德新之東西南北人用夫子成語猶可也若古詩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魚戲荷葉南魚戲荷葉北四句止更四方並不叶韻杜少陵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四句一韻韓昌黎鴉鴟鵰鷹雉鵠鵾連用七鳥名羅昭諫一二三四五六七連用七數目更有連用七然字五休字成句者又欲以極鄙極俗之語化爲出風入雅之句爲可怪也然惟古人爲之今人則不可耳雪壓長林萬木低經旬不共野人期蹇驢借得如黃犢猶怕山橋未敢騎此不知何人佳句粘貼桃源村舍壁上或是古作或是近詩俱未可定惜予讀書不多即多亦弗能記憶耳一見賞心何其靜雅謹慎之至也
漂母祠題句頗多一望皆黃茅白葦無足取者惟有一絕我攜千金來但買淮陰酒平生恥受恩長揖謝漂母詞意超脫不與衆同但不

落姓名或曰此海寧陳素菴詩爲人抄襲耳
論語內無此字四書五經無眞字曾經細查洵然
崽音宰北人呼小兒之不慧者楚湘沅間凡言是子者亦謂之崽囝
通用俗字也
璺音問原本玉破有紋者曰璺今凡器破而未離者皆用此字話音
詐上聲與諸字有別中敬中云萬曆間京師有四川衛官話寵唱名
時呼諸寵不應唱畢獨留問何姓名對曰話寵此姓罕見存以備考
䂖音蓋以田地租人收種年滿仍退者
庹音托丈量物件兩手舒平爲一庹今河工多用之而此字與䂖字
正字通字彙皆不收
尤展成侍講才學典麗著述傳誦海內世祖章皇帝見其西廂時藝
大加稱賞趣召入而先帝昇遐矣康熙己未試博學宏詞入翰林然
每自傷未由科目故於詩文常寓志云漢以策制科而班馬揚雄不

過唐以詩取士而李杜浩然見遺又題鍾馗像云進士也鬼也鬼也
進士也一而已矣又李白登科記云你曾見那個狀元會題詩來是
雖一時感憤之言人皆曰不留公郎門生地乎文人落筆當從忠厚
和平怨而不怒古人有以教我矣
有督學江南者待幕友薄甚孳誚之乃集四書句縮腳爲詩云拋卻
刑於寡來看未喪斯只因三日不博得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請
問其結句未就孳哄而笑適東君至訊知其由乃續曰且過子游子
棄甲曳兵而一章皆用四支韻通押慮字亦奇搆也結句更出意表
少時過淮陰鹽城縣丞何素之（之泗）爲余言蔡昆陽狀元（啓僔）二事
一蔡公車投刺山陽令蓋同年而先仕者批其刺令閽者查明蔡拂
然北上殿試及第令以厚幣請罪蔡卻之答以詩曰一肩行李上長
安此日應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好向榜頭看一蔡狎一
妓臨別賦羅江怨調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擾心難

定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
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勾兩事兼成遂功
名又遂恩情三盃御酒嫦娥共彼言如此未知果否
平涼太守楊次也（守知）其先爲邳雎河官相與辨論古今改正詩文
雖僚友若窗友也戊辰二月十六日贈詩有云月當既望光才滿春
過平分氣始和可謂清切之甚一日約効力諸君遊依綠園分韻賦
詩余有句勝地風雲諸子會名園松柏老夫來次也向諸君曰祇覺
劉公詩句持在手中都是重的
偶於友人案頭見拙刻葛莊集硃批此亦出入香山劍南間而未純
者曲阜孔東塘（尚任）乃曰宋人之句唐人之調余則何敢惟朱中立
評蘇允吉大司馬詩曰格不高而氣逸調不古而情眞二句吾所深
服余有酉時立春作內一句云春向斜陽盡處來冉徒夏庶常（愼樞）
云此士人稱公爲春陽先生也

闕夫子殿額多用志在春秋鄜州劉廣文（峒）自嘲曰此四字似可移
書苜蓿齋中專爲吾輩而設吾無奢望惟望二丁祭得肉食耳是亦
志在春秋也聞者絕倒又有謔廣文一聯耀武揚威帶褲打門斗五
板窮奢極欲連鹽買豆腐三斤帶褲連鹽更覺形容過甚山陽司訓
陳求夏（辰縉）乃其年檢討（維崧）之子也十年來微祿不足以糊口時
賣文以資不給先其年有篋衍集選子詩若干付梓竟爾遺落詢之
求夏曰此集刻於先人身後爲人竄易稽其原本不獨公詩未登今
現存未刻者尚多過半擬刻篋衍續集以成先志苦於俸薄不足以
供剞劂奈何
門人常近辰（建極）天資總敏力學工詩余以一札勉之覆書云捧誦
手諭宛如侍立左右親聆教言但建極自受業門牆矢心惕厲惟恐
入於小成有辜大教無如天分低微終難上達又兼三四年來浮萍
斷梗講論無人未免自以爲是所謂差以毫釐失之千里者矣昨細

讀批示拙作如夢初醒今後更當多讀多作多改細心體察不但不敢有負指教亦斷不肯自安於卑近也披閱之下足見其服膺好學深可嘉尙當此年力富强時能虛懷如此其後又何量焉

附原書

僕與足下訂交有年會必談詩別必寄詩外人見之莫不曰此二詩人也然足下數年前之詩與今日之詩無異殊爲惜之何也寫景不過陳陳相因幾字數言而已寫情不過碌碌無奇腐詞習句而已求鍊一超脫之意出一驚人之語成一俊逸之篇不易得也如此雖再過十年再成千首亦何益哉向見弔孫七古一篇可稱傑作以爲手筆開展自有進境孰知此後仍寥寥焉以足下英敏之資靈秀之筆何忍安於卑近然非讀古學古不可也老生常談輒曰選體漢魏六朝初盛此豈易言哉不過好高務遠者之夸示於人耳扼要之法但取與我性情相近者如唐之錢劉香山宋之後村石湖劍南明之季迪茶陵推而廣之如宋之永嘉四靈元之虞楊范揭明之前後七子選其集中之最者熟讀而玩味揣摩而討論之即不能苦心探索亦當採擇而涉獵之痲謝熟徑盡去窠巢三五月後鬱勃而出奮筆疾書眼前意中自然淸眞當必有過人者矣要知古人言景言情不能出於雲泉花月觴詠狂愁之外我能化腐爲新點鐵成金即足名家兼能傳世耳此足下對症之藥也

燕趙道上有石碑勒子路宿處土人名其地曰石門拙作有僻地得先賢一宿傳千古之句據聖裔博士孔東塘云石門在曲阜北四十里登泰山必由之地子路卞人卞城在石門東南四十里子路之齊之魯道經石門故宿焉觀晨門之問子路之對皆鄉鄰語故知非他國之石門也天下石門有十餘處或山名或地名獨此石門乃齊鄭盟會之所見於春秋爲最古也

孔東塘向余云石門山峯秀拔林木鬱葱杜工部陪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詩云秋水淸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欲於此處建一秋水亭君當任之余隨庀材鳩工以成此役與春山館相對春山館者在山之南麓即張氏隱居也張氏字叔明魯國諸生爲竹谿六逸之一杜子美訪之有春山無伴獨相求之句秋水春山可稱絕對

附東塘書

石門山者詩人社集之所也夫子開其端李杜承其緖而我兩人迤邐相對一席不散豈可濫入邪派混我吟壇修葺之舉似不宜更讓他人也記石門勝蹟甚夥惟秋水亭爲全山冠冕工宜亟舉況山中建造不須高大在有力者爲之如編一鶴籠耳竹木選就鑿枘合成一水船船載至兗郡距山纔七十五里耳棄舟登車至彼合架不日之工新亭成矣開名山之生面成敝里之奇觀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孰得而泯沒也獨念我兩人年逾周甲事須早就不但乘時可爲亦須親眼見之親身享之弟經營四十年僅能種樹千章並未加一椽一茅今得先生慨然任秋水亭之役其餘春山館晚興樓何敢重煩物力但續續商略或有機會料得天下賢者必無一部葛莊集鎖此石門者相須殷相遇疎固其宜耳

附孔東塘建秋水亭記

石門山形如蟠龍前有臺曰頷珠幽谷之水所由瀉也石骨多竅水之渟者深不測夏秋間常噴腥霧疑有蟄龍土人呼爲龍泓禱雨輒應泓上石基平曠能收全山之勝唐杜子美陪劉九法曹鄭瑕丘宴集於此後之遊人臨水濯纓多詠杜詩惜無片石可捫把茅可憩耳予每來必步此基慨焉永歎穆然長思欲構小亭而刻詩於壁一以棲前哲之靈一以遲後賢之駕區畫

三十年而棣萼如故但乞鄭簠書一秋水亭額擕之行篋展玩而已嘻老矣甲午冬薄遊淮南得遇在園觀察語及石門之勝且歎亭之未建而詩之未刻也在園毅然曰此詩人事也肯讓予爲予何幸也即日選材命匠不浹旬而亭與碑成矣即日舟載北來不浹旬而巽然臨於龍泓之上矣千年缺事一旦補之予把酒落成覺峰巒溪澗莫不趨赴此席賓客絲竹無非湊泊此詩所謂領珠毫者有此亭與碑非眞龍領之珠乎異日者在園先生涖我東土過石門而覽勝蹟予也追陪宴集倡予和汝必有名篇雅什輝映石門當不似劉九法曹鄭瑕丘僅費華筵之一金而甘以秋水八句讓子美也康熙乙未三月云亭山人孔尚任喜而記之

見近日布衣寒士專以傲慢薦紳爲是細考其抱負行止全然傲慢不起眞是井蛙觀天近日後生小子專以指摘前輩爲能細扣其學

問見識全然指摘不著眞是蚍蜉撼樹此輩不獨可笑實可哀已

吳人呂文兆（熊）三十年舊交也性情孤冷舉止怪僻一夕席間呂舉一令各誦鬼詩如下有百年人長眠不覺曉　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　寒食何人奠一卮髑髏戴土生春草　自去自來人不知歸時惟對空山月　西山一夢何年覺明月堂前不見人之類余後舉明人詠口詩有身無首知是誰寒風偏射刀傷處呂拍案叫絕以爲賀長吉而上之好尙如此其人可知先年所衍女仙外史百回亦荒唐怪誕而平生之學問心事皆寄托於此年近古稀足跡半天下卒無所遇近以陸伯生蔡九霞纂輯廣輿記止詳詁各府而略州縣不足備參考乃編成續廣輿記頗爲詳明以卷帙浩汗尙未能付梓

佟岡南（世京）才人而有氣節者也平昔以詩酒爲緣循循儒雅絕無窘乏之狀即詩亦無寒乞語不意一病不起卒後無以爲殮惟敝衣數作質票數紙而已故余挽詩云高品能孤立英才未一伸開箱無長物至死不言貧與楊次也太守比屋而居挽詩云士品最難窮裏見分燈從不借隣光太守感余詩內有有名雖縣令其實乃詩人之句遂題曰詩人佟岡南之墓友人常定遠爲之勒珉

余詩將進酒直用太白一杯一杯復一杯句刻成悔之門人尹半檐（潁慈）曰古人詩有直用古人者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句而太白直用之有用古人句而增字佳者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李嘉祐句而王右丞加以漠漠陰陰遂奪爲己有更有直用己句者許仰晦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一見於京口閑居寄兩都親友再見於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有今人直用古人之句者如王新城先生漁洋集懷人詩道予問訊今何如與道甫問訊今何如同直用少陵不少嫌也況所用太白成句非出色佳構不過平率無奇者若欲抄襲何取乎此識者自當知之

余詩童去自埋生後火飯來還掩讀殘書或謂直抄放翁然陸句呼

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書余變其意非直抄也

刑部王主事（熊）善詼諧行二而麻由外城入署至椿樹衚衕見男婦鬨毆衆擁難前兀坐小轎中成打油詩一律人心天理偶然差鬨起張家與李家一腳飛來頭有血兩拳揮去口無牙纓冠往救虧三嫂袖手旁觀是二麻亂挽青絲呼好打明朝必定到官衙聞者無不絕倒一時喧傳都下因達大內後王轉員外郎引見時侍衛諸君齊指曰此即袖手旁觀之王二麻也

董朔（起榕）請問曰古人單詞片語膾炙千古如空梁落燕泥池塘生春草雲中辨江樹楓落吳江冷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類此人人共知者近見阮亭先生所稱雨止修竹間夜深流螢至果幽靜絕倫至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二句反覆思索不得其佳處何也答曰新城天資學力非比常人所取皆最上乘必格韻高妙方可入眼吾輩初學人自當循序漸進登高自卑爲是絢爛之極歸于平淡未

能絢爛而先平淡恐涉畫虎不成之病孤艇殘春句不必思索工力若到自能知之莫疑爲英雄欺人語明季一富戶有二婿一已爲守備一尙是儒生富戶輕生重備後備歷陞副總兵任邊上生聯捷南宮以御史差巡九邊過其境副總披執郊迎夜帶兵馬擁護五鼓副總親爲傳報稟請閱操生於枕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兵碧紗帳裏一書生而今始信文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

陳健夫(于王)詩名頗著與檢討其年通譜雅善其年僕衍集選刻其詩然才而僻合已者膠漆稍違趣向則冰炭矣爲詩宗杜故近體多五言性豪詩酒不樂仕進類晉人之放誕使其檢束身心努力經濟功名正未可量況漢軍比諸漢人出身稍捷而漢軍同輩者仕多華膴健夫雖遨遊所至延接甚懽然垂三十年終於韋布甲午夏過予袁浦徵歌文讌把杯索扇立成三絕以贈小部之佳麗者未幾北返近晤曲阜孔東塘知其卒于東魯殯於友室悲夫

陝川總制大司馬孟公(喬芳)爲開國元勳亦淸廉第一世祖皇帝念其功懋給以世襲阿達哈哈番其長君自幼喪明聖恩准其承襲俸祿照常支給雖盲其目能聰於耳通文翰善應對且能詩每於稠人坐中聞聲即辨某人一日遇諸塗余于馬上問起居即答曰劉世翁好違教將兩月矣同行者俱愕然且每會必問近日有佳作否試爲誦之入耳心通頗知句之美惡其自著犖犖成帙最得意者寫懷五律二十首猶記腹聯云一官慚報國十載羨歸田餘亦淸通

施侍講愚山先生(閏章)家居先君任宛陵時甚爲莫逆戊午先君見背己未先生以中堂交薦博學宏詞赴召入都過余賜第親至先君神主前拜畢痛哭設座對主談曰老公祖久別不復相見矣治弟本期終老林泉公曾勸余出山堅執未從今一旦再入長安究竟學何曾博詞何能宏撫心滋愧不獨無面對公未免爲猿鶴所笑耳謬承聖恩叨授詞林實無報稱行將歸矣非負知我也有應召二律請爲公誦之可以鑒予心矣猶記一聯云黃閣憐知己青山解笑人誦畢以刻箋焚于主前再拜又哭復拱曰公郎少年銳志於學其詩淸眞不落浮響予敢不以前輩自居相期有成乎此即所以報公之萬一也娓娓多言正容恭敬儼然生人面談童僕多竊笑之然前輩於交情知己死生不爲少變愈見古道焉

邊桂巖別駕(雅威)性癖撾鼓尤妙漁陽三弄今時無二手也自言傳諸舊內官然僅得大旨耳至摹擬盡致皆從心會聞其初學時起居坐臥飮食寤寐惟鼓是念每常對客兩手動搖作摻撾狀自亦不知也與余同官袁浦間一試之窮數十刻之力方罄其妙予爲賦撾鼓詞三十二韻嗟乎正平後千古傳心桂巖一人而已桂巖亦憂失傳思得願學者授之而卒無一能師其藝者眞絕技也

附撾鼓詞

春光一奏柳杏妍秋風再奏葉盤旋(明皇自製春光好秋風高二曲)孰能上奪天公權臨軒縱擊鼓淵淵羣音之長推鼓先萬物和氣賴以宣勞空製造感聖賢後人沿習樂便便尋常鼙鼗雜管絃未若今日摻撾全中庭飮罷撤綺筵有客解衣聳雙肩接撾到手屢變遷初猶散漫繼纏綿忽驚霹靂下遙天金戈鐵馬搗中堅須臾驚溜雨連連衆語嘈切滿市廛有如長林斷續蟬有如落盤珍珠聯併將雙撾暫棄捐用爪用指用老拳最後一通更轟闐河流入海匯百川耳根莫辨聲萬千墜石一聲方寂然座客改容歎有緣醉者以醒病者痊漁陽絕技誰能專淮陰別駕三韓邊願君之壽如偓佺不爾其後恐失傳(別駕祖籍高麗)

天許樓讌集誦古詩爲下酒物欲各搜從來武人之能詩者或紀全篇或采警句亦吟壇勝事也坐中陳求夏(履端)楊次也(守知)吳吉人(藹)尹中檐(顯毓)梁簡臣(天眷)王若士(紘)吳謙侯(邦亨)陳朗行(玒)紀巽三(曾撰)陸紫函(大奇)費厚蕃(錫琮)董大瑒(起梯)大孫(永試)二孫(永鎮)

三孫永錫咸欣然而應有獨誦一首者有連記一人數首者有誦其警句或警聯者有能誦長篇俱忘一二句而他人補之者有三四人共記一首更有上下訛錯別後檢查改正補到者皆附錄之以時代敘先後獨明詩爲最多然一時興會所至亦不足以盡武人之詩也

梁曹景宗

華光殿宴聯句餘韻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試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唐洪州將軍

題屈原祠

行客澆斟三酎酒大夫原是獨醒人

雁門郡王王智興

徐州使院

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獨知

宋左千牛上將軍曹翰

內宴應制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倘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蘭花舊戰袍

岳武穆王

題齊山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觀未足馬蹄催送月明歸

明定襄伯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有聯珠集

湔牙山

險瘴南來獨湔牙天分蠻獠與中華萬盤山繞一絲路百丈峰開千葉花毒霧瘴烟相映滿鳥聲人語共咿呀停驂每勞征南上莫

聽啼猿苦憶家

普安道中

竹暗藤荒路欲迷一重山度一重溪枯槎偃蹇如人立蠻語侏儒似鳥啼花底雨晴飛蛺蝶水邊冬煖見虹霓祇應風味堪題處三寸黃柑壓樹低

入緬取賊早發金沙江

征帆如箭鼓聲齊舟渡金沙更向西石棧夜添蠻雨滑曉江晴壓瘴雲低水邊烏鬼迎人起竹裏青猿望客啼又隔滇陽幾千里桐花榕葉晚凄凄

軍回

兩行旌旆引鳴笳萬騎宵嚴不敢譁隔岸水聲衝石響異山雲腳受風斜孤郵月落時聞犬古寨春殘不見花歸騎莫嫌征路滑涼風吹雨灑塵沙

寄涇州守李宏

涇陽太守如相問更比來時白髮多

蠅

苦不自量何種類玉階金殿也飛來

梅子

莫倚調羹全待汝世間還有皺眉人

塔頂

不知眼界高多少地上行人似凍蠅

參將湯引勍

題壁

戰酣日落陣雲開百騎難當萬馬來血汗遊魂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

戚武毅公繼光止止堂集

登石門驛新城眺望

萬壑千山到此寬城邊極目望長安平居自許捐軀易遙制從來報國難尚有二毛窮歲變偶聞百舌送春寒廟堂只恐開邊釁疏草空教午夜看

盤山絕頂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鹵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

度梅嶺

溪流百折繞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閒身入玉門猶是夢復從天末出梅關

俞武襄公大猷正氣堂集

挽薛養呆

伐木風不還今古幾心知我與君結契相期弱冠時平生一然諾盛衰永不移我善君相助我過君相規嗟君忽化逝一老不憖遺昔為暫離別今作長相思戚戚重戚戚良朋今有誰

萬都督表號鹿園居士玩鹿亭稿

憫黎吟三之一

虎兕來猶可豺狼師一來人無存大征縱殺玉石焚昔人雖勦只一村雖勦功成賞不厚大征膾子還膾孫殺一不辜尚勿為何況萬骨多冤魂

山亭納涼

一亭梧竹裏迥出市塵間石徑緣蘿入江峯對座開海雲朝屢變山鳥暮雙還別去衡茅下思君嬾閉關

宮女歎

莫向雲屏羨阿嬌暫將清淚度春宵帶圍自此拚長減待得君王愛細腰

劉指揮使鋭春臺集

和徐東濱

何處幽棲好城西有茂林山來當戶翠竹長隔牆陰哺子飛梁燕窺魚下水禽閉門無所事赤日任流金

余參將承恩鶴池集

感興

白日沈西陸返景流東岑端居屏塵翳欣然理鳴琴大雅僉不悅馳情在鄭音違俗信靡合安可同荒淫達人宜止足嘉遯我所諶富貴苟非我一唾麈千金

答草池約泛蓉溪

春來花鳥總關情夜雨愁聽不到明怪殺主人猶病酒晴江鼓柁放舟行

放舟行

芙蓉溪水三尺強蒼蒼兩岸花草香若待長江新漲合撐舟直上小茅堂

望忠州

高江落日片帆秋岸上魚罾次第收無數峰巒雲霧裏舟師指點認忠州

張都督通

游西林菴

野寺蕭條一徑微山僧相見語禪機雲深石洞玄猿伏烟鎖松林白鶴歸上界疎鐘通碧落邊城鼓角送斜暉浮生自覺渾無定欲解鳴珂問釣磯

周京營都督于德

平烏剌江

春蒐馬跡遍南荒彝獠新降罷畫疆絕壑危巖通鳥道飛旌疊鼓遶羊腸黔濾東下歸辰浦箐砦西來接夜郎王化遠行銅柱外炎州萬里盡梯航

張指揮元凱伐檀集

春日遊西苑

宣室臨西苑靈臺對籍田宮鶯迷綠雨廐馬飲清川柳引金隄直松含玉殿圓先皇受釐處寂寞鎖春烟

西苑宮詞

九獻不須歌舊曲詞臣昨已撰芝房

大官不進麒麟脯御饌惟供五色芝

水旱恐煩祠后土未央深處好祈年

朱衣擎出高元殿先賜分宜白髮臣

拜舞不同郊社禮科儀一一聖人裁

進來白鹿高于馬馴擾金階不畏人

李千戶元昭岣嶁山房集

送周處巖歸吳

返棹歲將晏離亭酒共斟島雲寒沒影江日凍生陰莫惜飄蓬跡應傷折柳心丘中別同調聊復理鳴琴

黃參將喬棟

聽秀上人彈琴

高僧理鳴琴古調留人耳濤生松下風龍起鉢中水聽能猶泠然月出疎篁裏

張右都督如蘭功狗集

吳門夜泊

帆影初收落日斜江橋風湧太湖沙行人莫上蘇臺望無復吳王苑裏花

狄參將從夏

月夜同劉天山作

孤館寒燈夜相看聽晚笳清宵醒客夢明月落梅花碧海潮聲急清霜雁影斜不堪憐歲暮況復是天涯

袁守備應獻

鄭司馬入塞歌

十載籌邊鬢欲秋玉門生入未封侯君王豈惜師中命尚有山陰十六州

奚百戶汝嘉

旅懷

十日雨初霽一年春已殘苔痕蝕徑滑草色釀陰寒昔悔從軍易今悲作客難殊方有桃李能得幾回看

陳百戶鶴海樵集

夜坐見白髮寄別朱仲開張甌江

坐久北風起江聲帶遠沙客愁初到鬢鄉夢不離家林靜無殘葉燈寒有落花懷君夜難寐別緒轉如麻

高郵贈龔山人

近苦江東水轉憐淮北居入秋嘗白稻留客鱠青魚樹柵春收犢穿湖夜灌渠期君結鄉社同著養生書

泊京口望金山寺

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繞樹開僧舍緣空結梵樓疎燈明水底落月挂潮頭向晚禪鐘起風吹到客舟

題楊法部容閒閣

閣傍江城外窗開雲水間祇因塵境遠自覺主人閒日落見歸鳥月明看遠山移船候潮至相送野僧還

寫山水

夜來風雨惡落葉打柴關曉起敞溪閣亂雲猶在山

題畫贈姜明府

暮雲春樹路千重雪後看山到處同夜永燈寒無過客月明江色滿樓中

送張伯淳還關中

憐君獨棹渡黃河西北山川入雍多料得到家春未至馬蹄半在雪中過

送王諫北上

東去春潮到驛門半江風雨近黃昏由來知已難爲別不是慇懃戀酒尊

吹笛懷友

玉笛橫吹入夜分中天華月度流雲茗川兩岸春風起飛盡梅花不見君

外摘佳句如

近海潮通郡連山瘴入樓

山川留別夜風雪望鄉人

孤月長隨棹寒潮自到門

繞廬松葉暗穿竹水聲齊

明月幾家好故人今夜俱

牀下鳴蛩偏入夜風前白苧不宜秋

風塵會面猶難卜世事傷心只自知

細雨殘燈歧路酒清江紅葉寺門舟

薄遊兩見鴈歸來多病卻憎花滿樓

高士遠棲滄海曲好山多近永嘉場

山深倦鵲猶依樹風定飛螢忽上樓

陳遊擊將軍第奇心集

歲暮客居呈焦弱侯

仲尼本周流忽發歸歟歎意在就六經匪爲思鄉里嗟我老無聞託興游汗漫邈想古道人反側常宵半秣陵一君子少小登道岸嗜學自性成義易旦夕翫近得從之談悅上中天觀詩書數千載立語窮眞贋欣然遂忘家何知有歲晏

邵武舟次

樵川泛輕舟青山起當面薄霧頻往還奇峰互隱見灘灘若峻坂下下如飛箭秋容西楚同人語南方變茂樹雜村烟澄溪勝江練始知溯洄艱轉喜隨流便對景持一杯幔亭未足羨

禹碑行

岣嶁神禹碑何年鐫刻之眞蹟雖莫窺字體殊瑋奇儼如冠冕之獨立矯若鳳鳥之來儀或吻而連目或聳而並肩或展而雙足或握而兩拳神藏蘊蓄意踢蹋蹁躚既非鳥跡之踖踖亦非垂露之汩汩篆隸八分抑又邈焉計歷年之既久何點畫之新妍豈鬼神之默護故歲久而彌鮮據譯讀之恍惚未必當日之眞傳余過長沙弗覺偶至湘潭返船直肩輿而迅步遂冒雨而陟巔喜胸襟之豁滌獨坐翫而弗旋昔韓退之嘗千搜而萬索至咨嗟而涕漣予實迷途之未遠無亦此生之宿緣

山中蚤秋

春夏詎能幾淒淒白露還秋容先到草客意未離山石鼠窺禾去清蟬抱樹閑人生衣食外焉用苦間關

江心寺除夜

偶過江心寺何期又歲除百年俱逆旅信宿即吾廬岸隔遙呼酒廚寒剩煮魚客遊隨處好鬢髮任蕭疏

客中立秋

燕濕前朝雨淒涼今夜風秋聲先蟋蟀露氣到梧桐頓覺絺衣薄

尤憐旅櫜空滋河間舟楫明月向吳中

閶闔旅夜

已是吾鄉土離家尙十程疎窗通野色孤枕傍松聲搖落秋難賦
悲歌夜不平僕夫催曉發燒燭待鷄鳴

維揚謁文信公祠

萬死艱難地千秋伏臘新山河終破國天地已成仁江橘南中像
嚴松雪後春徘徊歌正氣不覺淚沾巾

過薊州

燕京八千里復作薊門行剩有溪山興能忘沙塞情朔風摧短草
塞月近長城流涕二三策何人似賈生

追懷宜黃大司馬譚公

昔年飄泊入燕京制府憐才意不輕獻策獨過司馬署分符旋赴
薊州營祇詩相國知韓信無復功臣妬賈生秋草春風今日淚不

堪回首楚江城

元夕宿泉州洛陽橋

春風又渡洛陽橋柳色青青伴寂寥回首故園今夜月滿江燈火
上寒潮

送戚都護

轅門遺愛滿幽燕不見烽烟十六年誰把旌旗移嶺表黃童白叟
哭天邊

塞外燒荒行有云

年年至後能防賊出塞燒荒灤水北枯根朽草縱火焚來春突騎
飢無食

又云

隆慶二載譚戚來文武調和費心力從前弊政頓掃除臺城兵器
重修飾迄今一十五年間閭閻鷄犬獲寧息譚今已死戚復南邊

境危疑慮叵測患難易共安樂難念之壯士摧顏色論者不引今
昔觀紛紛搜摘臣滋惑

臨淮侯李太保言恭靑蓮閣貝葉齋遊燕諸集

花朝

二月寒猶峭燕山雪未消春來無草色病裏又花朝鴻雁鄉書斷
關河旅夢遙武陵溪上約今已負漁樵

賦得匡廬山

匡廬凌碧落靑嶂與廛分湖海遙還見雷霆低不聞石門鳴宿雨
瀑布濕流雲獨有山人屐常隨飛鳥羣

送仲弟南還兼懷老親

無限離愁匹馬前況多風雨斷鴻邊板輿未得歸潘岳春草何堪
送惠連伏枕夢回滄海月登臨望極白雲天飄零若見高堂問雙
鬢休言異昔年

李僉憲招飮黃鶴樓

勝地慚非作賦才淸尊今向大江開當年黃鶴雲中去何處梅花
笛裏來風卷潮聲喧島嶼日斜帆影上樓臺相逢俱是他鄉客衰
草涔陽漫復哀

題靈宮

先帝祈靈太乙祠重來空憶翠華旗殿中香火儀猶具海上仙人
事轉疑客與方書俱指畫老來詩律舊心思調高身健慚時輩傑
閣憑闌眼故遲

王總戎鉞

金縷且歌新樂府鐵衣休話舊軍功

聶晉人先吳人才學頗富手眼亦高但性情冷僻呂文兆狂士猶呼
之曰聶怪其爲人可知矣己巳游武林選刻西湖三太守詩太守爲
誰魏蒼石麟徵蘇小眉良翮以予三攝杭州亦濫厠名其中二公才

人也予何敢並列焉晉人行時予適病中賦詩話別云攜共西湖放畫船錦塘秋水六橋烟擔囊竟去君何急伏枕偏當我未痊兩地雲山勞一夢他時風雨憶今年若逢同學人相問酒膽詩腸近索然

周少司空蓉湖（濟原）毘陵舊家素貧攻苦力學博極羣書不以窮迫自介有拂意事處之澹如曾祈夢于忠肅公祠公延之上坐禮甚恭臨別謂曰你的事在我我的事在你已未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纂修明史及後督學浙江道出毘陵先是內家官侍御其連襟則進士中翰也每司空至侍御宅皆從左右門自為出入獨中翰至則開中門迎送今司空一旦登翰苑典文衡而侍御且郊迎不暇何況中門司空乃步行往謁仍從側門而入侍御固請不從其中翰侍御皆隨從側門入焉其不以貴自驕如此抵浙拜忠肅公祠既悟優禮之不謬益知我的事在你者蓋明史中于傳出司空手筆也丁卯典試山東次日揭曉元卷尚不愜意隱几假寐見一猴跳躍而前司空遽以劍擊之猴入箱而沒大叫驚醒同事者問之遂詳以告乃自解曰猴者猿也猿元同聲劍為金刀明日為辰今日卯日卯乃姓劉者合中元乎啓箱果于落卷中檢得劉（琰）卷大快心賞遂定為元榜出東省有知人之頌焉

倪永清（匡世）選詩最四集可為富矣人各前一小傳後一小跋意不重複句不雷同適如其人洵一代高手也惜其龍魚溷淆間亦有出于永清竄易以代成其名者蓋名士多窮藉此賣文自給為貧所使情亦可原然邇來比比皆然抑不獨一永清也永清閑情逸韻有林下風多髯善飲人以倪髯稱之倪亦自呼曰髯與予交有年矣戊子來浦上相留盤桓者匝月時表甥宛陵郡丞郭見齋遣人來迎予送以詩曰華髮蒼髯古逸民生平足跡半紅塵搜羅海內千秋業寄託杯中百歲身帆挂大江風力勁袂分小浦月痕新敬亭山有吾甥在好去相逢淡以親未一年忽聞作古人矣不禁為之黯然

壬辰冬大雪友人數輩圍爐小酌客有惠以說鈴叢書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謂小說也小說至今日濫觴極矣幾與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寓目者居多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淵自漢魏晉唐宋元明以來不下數百家皆文辭典雅有紀其各代之帝畧官制朝政宮幃上而天文下而輿土人物歲時禽魚花卉邊塞外國釋道神鬼仙妖怪異或合或分或詳或略或列傳或行紀或舉大綱或陳瑣細或短章數語或連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備統曰歷朝小說讀之可以索幽隱考正誤助詞藻之麗華資談鋒之銳利更可以暢行文之奇正而得敘事之法焉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為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如水滸本施耐菴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真是寫生妙手金聖歎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團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効陳壽之徇私偏側中間敘述曲折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窠臼杭永年一倣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較之西遊實處多於虛處蓋西遊為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意馬為根本而五衆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憺漪從而刻畫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即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

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
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爲何人結構鋪張針線
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
綱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是懲是勸一目了然惜
其年不永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于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
傳者甚少嗟乎四書也以言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
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狠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
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游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
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
心者禽獸也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
後豈非禽獸哉近日之小說若平山冷燕情夢柝風流配春柳鶯玉
嬌梨等類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猶不至于大傷風俗若
玉樓春宮花報稍近淫佚與平妖傳之野封神傳之幻破夢史之僻
皆堪捧腹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痴婆子傳
則流毒無盡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質弁而釵龍陽逸史悉當斧碎棗
梨遍取已印行世者盡付祖龍一炬庶快人心然而作者本寓勸懲
讀者每至流蕩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天下不善讀書者百倍于善
讀書者讀而不善不如不讀欲人不讀不如不存康熙五十三年禮
臣欽奉上諭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爲本而欲正人心厚風俗
必崇尙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肆間多賣小
說淫詞荒唐鄙俚瀆亂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子弟未免游目
而蠱心焉敗俗傷風所繫非細應即通行嚴禁等諭九卿議奏通行
直省各官現在嚴查禁止大哉王言煌煌綸綍臣下自當實力奉行
不獨矯枉一時洵可垂訓萬禩焉

舜之母曰握登而瞽瞍以繼室生象

許由字武叔

莊周字子休

妲己姓鍾名妲字已

冂文字孟皆邑名

孟母仉氏音掌

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
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

嫪毐姓劉名伯莊嫪毐音澇藹

漢太上皇名煓字執嘉煓音湍

應制詩文內有應避字樣雖不必一槪不用亦須擇其尤者避之考
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播晏徂哀
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泯沒滅凶禍傾頹毀假仆壞破晦刑傷孤墜隳
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
切患衰囚枉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
葬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
考板蕩荒古迹師剝革暌遺尸叛散慘怨尅反逆害戕殘偏枯眇靈
幽沈埋挽升退換移晴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土別逝
泉陵

在園雜志卷二

在園雜志卷三

遼海劉廷璣撰

詞曲莫溯泒始近則考之嘯旨唐孫廣謂某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眞人遞至廣成子風后嘯父務光堯舜禹其說甚誕後晉孫登蘇門一嘯猶襲其傳登仙去此道湮沒不復聞矣雖有權與正畢十五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傳無授究何益哉迨風雅變爲騷賦樂府五言七言詩體化爲詩餘及南北詞曲而塡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亦存餼羊之義耳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衆和作哟哟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哪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疊出終以崑腔爲正音

歌曲盛于唐之梨園故今名伶人爲梨園子弟然當時所歌以絕句爲樂府而音律分別乃有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雨淋鈴憶王孫伊州涼州陽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別杳不可得清平一調當時作者甚多惟青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塡詞與善歌老白相亦莫一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絕句而龜年懷智輩以衆器配之六音皆叶傾聽之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爲定場白之前引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腔梁伯龍塡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閶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豔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終獨唱衆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齣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猶輩出以南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陰南畫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挂梧桐之類總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也久沿不覺習而安矣然今日人藐薄塡詞爲容易而尊詩詞爲上乘黃九烟周星云詩降爲詞詞降爲曲愈趨愈下愈趨愈難皆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王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許不置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以予持衡而論琵琶自高于幽閨譬之于詩琵琶杜陵也幽閨義山也比之時藝琵琶程墨也幽閨房書也琵琶語語至情天眞一片曲調合拍皆極自然眞是天衣無縫至于才人點染淺深濃淡何事不能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遂謂各一手筆乎觀少陵詩何法不備何態不呈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

前人云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皆非是如此論曲似覺太苛安見類書不可塡詞乎興會所至托以見意何拘定式若必泥焉則彩筆無生花之夢矣況文章幻變體裁由人公穀短與史漢冗長各出己意何難自我作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也水滸多用典故未嘗不與荊劉殺拜四種白描者并傳又云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唯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疎然三君已臻至妙猶如此訾議誠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漁十種塡詞洪昉思昇長生殿亦大手筆各有妙處但李之賓白似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後人作何評論也

古舞法幾亡今梨園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雙手翻捧者原本之于番樂如法僧作啖口也孔東塘曰舞者聲之容或象文德或象武功文則干羽揖讓武則戈盾進止東階西階之舞所以合

堂上堂下之聲也古者童子舞勺蓋以手作拍應其歌也成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兒唱連像也若雜劇扮演則又踵而眞之矣惟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盥手照面梳妝坐臥之容以應歌拍耳至于外國旋魔等舞各像其風俗文武之容亦非離聲歌而別有所爲舞也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絕不相似者如慶壽之王母則鳳冠霞珮羣仙則用蟒衣小遢之衞律則補服大遢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之韓信曲文內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顏空熬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鬚髯何也范少伯之後訪曲文內羞殺我一事無成兩鬢星亦不用鬚髯皆老梨園以訛傳訛失于檢點之故也至於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始于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毀無奈習焉不察然而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渾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于他

省外郡語音倘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爲副淨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楊廉夫彈詞有仙遊夢遊俠遊冥遊等類董解元彈詞西廂王實甫師其意作北西廂傳奇然董之彈詞冗長太文反不若王之傳奇情文兼美可歌可誦也大抵彈詞元時最上一代風氣使然今則競勝傳奇縱有好絃索者亦不足悅人耳目

唐張祜悖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今有喇喇班用小童以筯頂椀而轉仆高復下送葬之家亦有于前導作此戲者想亦悖拏舞之遺意耶小曲者別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貫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我也哭趕腳的也來哭趕腳的他哭是因何故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裏調情我的驢兒受了苦

一變爲劈破玉再變爲陳垂調再變爲黃鸝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于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黃金印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男兒當自强四海把名揚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夜邊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爲呀呀優呀呀優者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喲如倒扳槳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馱之人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湊之想亦當時鷓鴣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存其名烏知後日之節節高不亦今日之鷓鴣柘枝也哉

庾詞者古所謂詩謎也令人猜之以發一粲本射覆之意推而廣之

遂因事立名因名立格如蔡中郎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乃絕妙好辭四字遂名曹娥格後述其意作曰單身機匠難織龍袍乃大紅紗裙四字語句天然頓覺後來居上近且用三字叶韻矣

蘇黃格本東坡山谷戲作命名如貓兒尾遇鼠則搖鼠通暑遇暑則搖乃扇也夫差兵遇越而圍越通月遇月而圍乃風圈也

問答格問韓信何處拜將曰築臺築臺燭臺也俗謂之調侃西廂詞曲曾用之

增減格一湯字謎二古人名曾點成湯一道字謎四書一句修道以仁像生格畫二隸對立堂下謎西廂三句一個兒這壁一個兒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蒜辣格皆鄙褻語也

調聲格用詩四句不拘四五六七言如首句謎東字次句謎董字三句謎凍字四句謎讀字

破損格亦用詩四句如謎廢弓一張爭帝圖王勢已空(無靶)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絃)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稍)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

大意包格即各謎之長者如謎桌子云觀其面則方察其色則赤而有光量其身則僅二尺五寸以長問詩書頗有分問酒肉頗久嘗可以居方面之位而坐鎮乎雅俗可以當臺臣之職而高登乎廟堂雖相君之面不過平平耳而相其大體其中立而不倚者殊足爲四方之所拱向而不敢背立乎兩旁如謎鏡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是空非空非色四大部中此方清潔若非堅執定本來面目從何得

小意包格即各謎之小者如謎古人名(黃香)不是桂花是菊花梅蓮蘭蕙不如他(宮之奇)寂寂長門有異人(劉伶)漢家子弟做梨園(弈秋)清簟疎簾方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李師師)童子六七人復有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還有二千五百人(太史慈)翰林新造育嬰堂(申詳)准備文書報上司(展禽)自起開籠放白鷴(公孫杵臼)三世舂米聲生兒子不知去向(謝安)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門不喫驚(米元章)氏以食爲天通場第一篇(百里奚)二十長亭行道半小奴辛苦負詩囊(張九齡)學挽強弓未十年(南霽雲)楚天雨後見明霞(林逋)甲乙之鄉可以逃亡(白樂天)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清風與明月(黃庭堅)右軍寫道德經字字如金石(晁錯)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念頭差(崔鶯鶯)一派崢嶸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馮京)兩人並轡入皇都(梁鴻)河橋有鳥獨高飛(馮婦)生在午年午月如何不作男兒(呂布)梁鴻配孟光不着綺羅裳(山濤)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岳飛)挾泰山以超北海(第五倫)朋友之交也(孟浩然)三宿而後出晝又一詩謎四人者少年行云綠柳陰中點絳紅(楊朱)奔蹄卯角鬧春風(司馬牛)少年意氣眞堪托(季任)一諾何妨縞紵通(然友)隱居云垂楊枝上漏春光(泄柳)歸去來兮獨擅長(晉文)從此塵勞方盡歇(長息)素絲白馬爲誰忙(綿駒)老農云中男驅犢出前郵(牧仲)長子攜錢送寺門(孟施舍)闔共兒曹相伴語(告子)今年齒落復生根(易牙)近世盛作意包知之者多故倍于他格

夾山格

夾海格

錦屏風

滑頭禪以上四格名翻條子另有管見一書以字三翻而成謎之殊無佳趣不若前之各格可以生發智慧快心爽目也故止存其名而已

燈謎本游戲小道不過適興而成京師淮揚於上元燈遂用紙條預先寫成懸一紙糊長棚上粘各種每格必具其名曰燈社聚觀多人名曰打燈虎凡難猜之格其條下亦書打得者贈某物如筆墨息香白扇之類今此風已不熾矣

酒令起于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快人心是以名酒令曰卷白波又曰快人心蔡寬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爲令以佐歡樂詩云閑徵雅令窮經史然細考唐人酒令如沈亞之令狐楚顧非熊張祜盧發姚巖傑方干李主簿李昇徐融輩所行令非不佳但皆寓詼諧譏刺或片言投合便結契好一語忤意重至殺傷性命輕亦損害功名有乖佐歡快人心之旨反爲卷白波之爭戰殺伐矣烏乎可即宋東坡與客以易卦爲令猶有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之太露翻不如半夜生孩兒不知是亥時是子時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是月光之巧而佳也考讕言所行用古人一名一字如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原名平曾皙名點樊遲名須劉季名邦項羽名籍枚叔名乘又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婦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濤崔徽美人連字名者鶯鶯好好紅紅賽賽之類既有裨於風雅復又與世無侮取樂杯酒之間何其適也即馬援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李耳以李樹爲姓生而知之鉏麑觸槐死作木

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爲山下之灰仙才佳令絕無僅有然可爲知者道耳使在座有一才不能敏者即生忌嫉而況才與不才者乎猶記己丑春宵宴集予有詩云兩夜五更三點盡一堂二十四人歡乃舉一令各說子字俱切一人如瘸子啃子禿子聾子叔子嬸子兄子妹子蠻子倭子表子鴇子之類惟先聖先賢先儒帝王后妃俱不許道餘無避忌其時列座文武雅俗皆能應答如響爭奇角勝至令將窮之際突出一意想不到者舉席大笑誠快人心次日又行食物以地得名者因戒在座食素之人不許亂及葷味犯者倍罰惟葷則不忌素如蒙山茶松蘿茶武夷茶湘潭茶霍山茶陽羨茶潞酒潯酒惠泉酒易酒滄酒高郵皮酒涞酒福橘青餅關東魚建蓮太和燒固始米龍猪台鯗徽州山藥安肅菜天目笋廣鴨萊雞滁鯽濼鯽固鵝鎮江醋川椒膠棗高郵蛋西寧桃宣栗羌桃松江蕈閩姜金華火腿之類不一而足人皆稱快及行食物以人得名者如東坡肉眉公餅楊妃乳西施舌諸葛菜杜酒張梨耿餅董糖唐蹄畢肚婁包伍蛋羅酒僅得十餘種題目稍難應者即少遂不若前二令之歡快也於此可見當合衆心爲樂不當以才自恃不獨不能佐歡且或因此生怨皆不可知若舉座盡屬文人旗鼓相當又不可加以俗令也

西北人多強健東南人多脆弱地氣使然豈禽獸亦如是耶余守處八年每民間送虎一隻二隻遠邑送虎皮虎骨者甚多不聞某處某人爲虎所傷郡誌有日殺五虎記乃二大虎三小虎入城盡遭營兵鎗矢而斃家人金壽曾於縉雲縣夜行持紅燈籠緩步山腰遠望若燈三四盞就之頗近方知爲虎雙目驚倒山崖人與紅燈輾轉滾下兩虎不知何物咆哮一聲曳尾而奔此不獨力怯更心虛矣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畜不吠之犬盧陵羅景綸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予按徐州產鼠一種較鼠形差小遇貓則以嘴拱其鼻貓伏不能動是以下犯上矣大逆不道可與梟獍同科

壬午闈中監試副者南贛徐副使楓中秋後無事閒談贛州有小人國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假父使此爲生往來看者給以錢米呼其假父曰爹見官長即屈一膝曰老爺安此假父教之者聲音類鳥雀不甚了了一應水火飲食之類假父能辨之據云泛海商人帶至者今十二年矣時主考侍御劉豹南子紝睨視良久曰一團陰氣信爲外國人也

幼時聞前輩閒談蒙古中力大者無如把都魯張京師煤車一馬前導一騾駕轅兩馬左右驂盛行時張於車後隻手挽住四騎步不能移又與友人戲友負簷柱而蹲張拔簷柱以足踏其襟寒柱腳下友苦口乞求仍將柱拔起襟始出屋瓦不爲稍動張亦不面赤氣喘又與力之稍次者戲張隻手挽次者之腰帶張前曳次後卻帶忽中斷兩人俱跌爲之大笑王府前石獅子少有歪邪張左右擺設如持一磚塊然使正而後已

扈護衛坦從其至戚任所攜千金裝歸京師爲劇者覘知四騎蹤跡或前或後得隙便劇劫之晚投客邸店門相對僅隔一街護衛見四人詭異心甚恐謂其親隨王達官曰彼非善類將不利於吾蓋知王勇而捷足以了之也王曰諾當善驅之乃持銀巨錠直入四人寓呼其店主人曰吾寓中無大剪敢借一用主人見其洶洶狀不敢不與王以銀付主人剪逾時不稍動王笑曰何懦也以銀入剪口持向己脛骨上兩擊而銀開眉不稍皺四人吐舌驚懼逸去護衛聞汾陽有名妓至其地欲一物色之妓爲豪者獨霸等閒不得出護衛計賂其鴇母私載之來妓方與護衛飲狎豪者竊知之糾此方素能鬭者十數人入其寓欲生奪妓而辱護衛聲鬨戶外妓大泣曰奈何害我王

曰無恐吾視若輩如拉朽耳出戶諸來者棍棒交下王先以左臂承之皆辟易其右臂亦然既而以腳撥其下衆皆隨腳而倒藉披靡奔散王亦不追閉戶而寢妓謂護衛曰明晨必大與復仇之舉矣王笑而不答詰旦一婦年可廿七八娉娉婷婷而入護衛之寓曰昨者爲誰乃敢敗吾諸弟子耶王視之私行自忖此娘子軍亦能復仇耶應聲而出曰惟某婦曰他不足怪獨此下一路乃吾家祕傳不輕示人汝從何得之汝師爲誰王曰吾師某某婦聞大慟哭失聲既而曰此吾叔也叔無嗣恐失傳故傳吾昨諸弟子言其狀吾不信有此今果然乎遂與王約比勢觀者如堵走數十迴環手足作勢各不相下點首稱善乃互拜結爲異姓兄妹而別

漕運總督屁公進美前爲廣西撫軍先君謫南寧司馬時曾爲屬下後回京先祖治席相邀一到先設猪首一熟鵝一饅首廿個食完然後入席諸客尚在拱讓而此公之十二器中已蕩然無餘矣夜深復以方物侑酒屁大言此物只可塞牙縫更進雞子三十枚始散

提學劉副使公琬玟時同官豫章招集僚友見正席外旁列三几皆陳列酒器大小畢具中有最大一瓢可容十升予笑曰此盛酒器非飲酒杯也公琬曰君未見飲此巨觥也耶諺云主不喫客不飲吾請先自飲以博諸君一粲立呼酒至滿此瓢兩手捧飲座客皆立視時優人正演西廂雜劇亦驚駭停拍未幾徐徐而盡其扮紅娘者所持折疊扇不覺墜地吹合諸人咸住簫管公琬置瓢几上無異未飲時予曰君復能飲此瓢乎公琬曰吾今爲主宴客當留量相陪烏可先醉予曰今日如此痛飲明日尚能再飲不作病酒狀乎公琬曰君知千里馬乎今日而千里矣倘明日足躝不能千里是烏得名千里馬耶飲酒亦若是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孔子貌似陽虎今人亦有面目相似者湖北董開府國興與浙江趙藩司良壁相似俱旗籍人西川王觀察俠與松江芮別駕鈺相似俱實坻人諸公與寒家俱有瓜葛乍見頗覺恍惚細認方知爲某某

先君與劉公斗曹公邦同爲部屬一日並馬而行曹向劉曰君馬何其肥也兩股眞如柳斗劉笑曰可恨他近來不食草料只啃槽幇相與大笑可爲雅謔劉後爲浙閩總制曹降阜城知縣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衞人美武公之詩也戲謔上古已有苟能善爲斯不爲虐耳宗黃老者尚清談弄文翰者事滑稽大率寓謔浪于風雅者居多是亦一善也逮至後世有君命臣相謔者長孫無忌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獮猴詢應聲答曰縮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聞耶有以姓相謔者尤延之爲太常卿楊誠齋爲祕書監一日尤誦一句屬楊對曰楊氏爲我誠齋答曰尤物移人又狄梁公戲同官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盧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狄曰狄字犬傍火也盧曰犬邊有火是煮熟的狗有以身體形像相謔者虞僧儒許靈長俞蹟白倜集俞多髯許禿頭時有辣梨之誚許嘲俞曰髯子販松毛終朝賣嘴俞未及答虞遽代應曰辣梨種芋艿鎮日埋頭又兩人一長一短長嘲短曰居烏在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或從其小體必也射乎短嘲長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爲能勝其任也及至葬壞地褊小舉而委之于壑魚鼈不可勝食也有以名相謔者方千里與張更生共飲方舉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有以集書縮腳嘲人者嘲闕脣曰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嘲聾耳曰見在田飛在天時乘六以御天確乎其不可拔濟嘲一老翁綽號土地曰入其疆闢入其疆蕪諸侯之寶三敵人之所欲者吾嘲一文士名達曰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皆用經書成語而末句尤奇有僧俗相謔者東坡戲

佛印曰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古人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笑曰所以老僧得對學士有兄弟相謔者韓浦韓洎能爲文洎常輕浦曰吾兄爲文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也浦聞作詩寄洎曰十樣蠻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有兄妹相謔者東坡嘲小妹云蓮步未移香閣内額頭先到畫堂前妹答云滿面不知口何處忽聽毛裏一聲雷有夫婦相戲者秦少游喬妝戲小妹云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小妹答曰任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此皆戲謔之善者也明時竟有父子戲謔者一父進士官太守致仕家居其子孝廉謁選得某郡別駕父誡之曰爾素詼諧利口傷人今居官矣須痛改爲子揖而對曰堂翁吩咐得極是晚生領教是子戲其父矣更有父爲宰輔子尙諸生一日父至書館子他出問館童知子爲狹邪之遊乃書其壁曰昨日柳卷今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子

歸見之即寫一箋達其父昨日暴雨今日狂風陰陽燮理相公相公是子諷其父矣又一老儒有二子長諸生次孝廉父與次弈長從旁觀局老儒曰此非秀才家所爲之事長慚甚棄家入山寺讀書二年亦膺鄉薦榜下其父已卒歸來一痛後撫棺大言曰何不少待對坐下一盤棋也好是子詰其父矣戲之與諷與詰俱不可並記之以爲文人之戒

明末浙東馮宦曾爲某省撫軍予告家居適遭國變城破登樓欲投繯盡節其子及家人環遶而泣遂偷生投順其後愧悔悲號不食三月而卒儻死於三月之前豈不完名全節此子陷親于不義可爲大不孝家人亦不忠也先岳李公迎春爲廣西方伯同城孫延齡反其婦孔四貞即定南王之女過李公使降李公罵不絕口欲拔佩刀自刎家人部六再三勸阻且曰陽爲從順以待天兵可也李公爲其所愚後孫孔夫婦疑公兩端遂被害此部六陷主不義眞爲可恨所以大丈夫臨大節貴能自決不爲人所移

廣平冀公治如錫年五十無子夫人妬而有才素不孕不惟不容納妾即婢子必擇奇醜者公治無奈亦甘心聽之矣其弟如珪有三子欲以一嗣公治悉以所晰家產並歷任宦囊咸付其弟董理而弟婦忻忻以爲得計更逆料兄嫂之無他也初公治由司道內陞京卿便道抵家將進都治備儀物以足餽遺屬其弟檢點蓋歷任所得羨餘久已潛運于家矣其弟與婦在室私語夫人偶過窗外聞弟婦詈其夫曰禮物何須過多此皆已到我手之物好留我的子孫受享又與老絕戶何爲夫人駭然自言老絕戶一語實傷我心泣暗下隱而不發趨公治束裝先赴京卿任行後夫人乃詣村莊遍覓女之豐厚強壯者得五人親送至京公治方與客葉戲聞夫人至大驚葉半墮地急見夫人曰胡爲乎來夫人曰吾爲君送妾來也此居湫隘亟易之乃出金爲稅大宅而居公治喜出望外不解其故然亦不敢問也夫

人乃詳審五女癸水之期以次第侍寢其不侍者留伴夫人未期年皆受孕逾歲生子二女三又期年生二子未幾歷進秩兵部左侍郎夫人辭歸公治苦留不得乃曰君留二子一女以娛朝夕吾攜二子二女歸家且與二叔算帳耳始明言所以娶妾之故爲老絕戶一語也抵家悉以貲寄如珪產業宦橐按籍取趙如珪夫婦方悔失言後如珪三子皆殤竟絕嗣轉得公治之子嗣之信乎存心不善神鬼共殛之

四川己酉鄉試後孝廉數人結伴公車過陝境內一少年留宿狹邪以假銀給之次日北上自覺于心不安入闈恍惚見妓不終場而罷歸途復經前處隣人告曰自君行後妓以銀付鴇母母識假銀怒而扑之身無完膚妓泣曰命薄至此何以生爲夜即投繯死矣孝廉聞之不勝愧悔後揀選縣令未任而殂人以爲薄倖之報云

妓女無良人盡知之至其肆惡設騙未聞有果報者秦妓鴛嬌與一

太夫生狎往來甚密嬌許盟商從良行有日矣生尙未知嬌過生寓紿曰有急需貸君四兩五錢三日即償或薦寢或奉趙決不愆期生即如數付之不知嬌之誑已也越期不至往詢之業已從商遠颺生付之一笑而已年餘生夜夢嬌衣紅衣腰繫白巾覽容前拜曰來償君債驚醒天曙家僮報曰棚中牛產一犢生心動往視犢渾身赤色環腰白毛一線生頷之後生出遊二年歸問犢何在家人曰主母已售之矣問價若干曰四兩五錢生悚然明告家人始末傳之遠近駭人聽聞可見設心誑騙雖下賤如娼妓猶不可爲況其他乎

某侍御鄉居一日赴友招薄暮歸家遇市兒醉立中途從者令少避市兒怒曰吾與若桑梓也曷避爲從者叱之市兒大怒穢言肆詈侍御令輿者紆道速歸市兒隨其輿且行且詈逮至門侍御令閽者亟扃其戶市兒持瓦礫擊門而詈隣人見之力勸始去從者跪請於侍御曰彼小人敢犯若此請送諸官以法治之侍御曰彼非詈我也從

者曰彼且直呼名焉侍御曰世豈無同名者乎一笑而罷次日遣其子若弟詣市兒家曲致慇懃爲謝罪狀越日復以酒肉遺之未期年市兒以毆人致罪問死下獄侍御復令人賫酒食於獄中視之市兒大呼曰某公殺我獄吏及卒驚詢其故市兒曰曩者予以酒後犯公公於是時以官法處我我當知懼懼而悔焉豈有今日公乃不加責而反慰惠交至予以公尙如此他何懼哉是以益肆無忌毆人致死則今日之死謂非公之殺我而誰與噫優容盛德也不加責而縱成其惡則過矣傳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故書曰克誅其心也此市兒之死侍御克之也君子之待小人優容可也優容而克之不可也

甘忠果公文焜以雲貴總督進京陛見時吳逆反情已露特命回滇過邯鄲先君爲廣平太守接見其四公子隨甘行公云聞公有四女賢淑與此子結爲婚姻何如先君答曰俟定亂復命後議未遲也甘公諄懇再三即取魚袋中欽賜金鑲一枝爲定先君歸向賓客曰此兵器也烏可爲聘恐兒女俱非佳兆三桂反甘公率四公子同殉節於吉祥寺而四妹不久亦亡人服先君先見之明云

二孫永鑽隨其父母暫寓涿鹿有貴公子求親佟府者拉之陪往佟公夫婦一見永鑽曰此眞吾壻也不願貴公子即商之垓兒夫婦垓云上有尊長未敢自專且如貴公子何一日垓婦他往過佟府佟夫人擁之入拉謂其女曰此爾姑也亟拜見垓婦見佟女端莊幽靜愛之遂馳報老母老母曰此天緣非人謀正俗云愛親作親者是也即煩親友作合今則夫婦和好兒女成行矣此事頗類傳奇附記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之先以大司馬大中丞總制三邊陝川居官清正嚴明一時倚重但性情稍偏未免失之於刻卒後恩賜祭葬廕一子入監因乏嗣有辜盛典先後螟蛉二子亦各無後人以爲奇堪輿家言此必卜葬於絕地也即如禪和家埋骨不吉其門徒亦不能繼何

況大人此說更屬荒唐然居官或刻則有傷天和亦所忌也

張遂寧先生鵬翮以宮保尙書總督河道駐淮安淸江浦行署之西有大方池蓮最盛忽開並蒂數莖蓮房頗大先生宴集僚屬賦詩寫圖以紀其事時封翁太先生在署年正八旬先生與夫人結髮齊眉介弟三人二公子曁孫輩俱歡聚一堂人以爲佳兆云先生爲予薦師其不稱夫子而稱先生者先生教以當如是也

遂寧先生平生極敬關夫子極慕諸葛武侯之人品學問關帝集有誌書二本武侯集有忠武誌八冊俱考訂詳明可法可傳總河行署川堂後有廳事三楹南面供奉關帝像旁周將軍持刀侍立西面設几案遂寧先生端坐辦理公務幕中無一友一應案牘俱係親裁有時集寮屬商略稍有私曲即拱手曰關夫子在上監察無遺豈敢狥隱間有以密語干瀆者即曰周將軍刀鋒甚利爾獨不懼耶

江西觀察韓敬一象起署中牡丹九月上旬大放數朵不減春時惟

葉不甚茂耳同事諸公分韻賦詩宴集者十日敬一性喜繁華而不能久且暮年無子人亦以爲先兆云

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春詩有插瓶花影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爲太蚤豈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爲異至溫州十月小春桃花杜鵑山凹如火則蚤而又蚤矣

武林梅花最盛惟西谿更爲幽絕小河曲邃僅容兩小舟並行舟可五六人一坐賓客一載酒具茶竈深極處香風習習落英沾人衣袂所持酒盞茶甌中飄入香雪沁人齒頰覺姑蘇元墓鄧尉猶當讓一頭地也種花人本爲射利而愛花人各具性情春光成就能兩得之抵岸有一道院院中古梅二株不知其幾何年矣一紅一白枝幹交互屈曲盤錯亦莫辨其何樹爲紅何樹爲白橫枝如磴可以登陟予上至顚則樹頂廣闊平衍上設竹榻一具予乃趺坐高臥清味透人肌骨別是一番境界眞香國也

繡毬一名雪毬一名玉團舊皆木本大樹近以通洋自洋載至中國者名洋繡毬草本也其花初放小蕊黃色成毬始白將敗則紫開最長久惟畏日耳截枝插地避陰易活

烟草名淡巴菰見於分甘餘話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書產呂宋關外人相傳本於高麗國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亦忘憂之類也王如言採得遂傳其種今則遍天下皆有矣其在外國者名髮絲在閩者名建烟最佳者名盞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馬余塘浦城濟寧乾絲油絲有以香拌入者名香烟以蘭花子拌入者名蘭花烟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甚多始猶間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黃童白叟閨幃婦女無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時刻不能離矣諺云開門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更有鼻烟一種以烟雜香物花露研細末嗅入鼻中可以驅寒冷治頭眩開鼻塞毋煩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烟草之廣且衆也

門人尹半楮在商丘宋太宰座次人有以寶石呈售者太宰命別眞贗半楮取視太宰哂曰辨琥珀用鼻辨寶石用舌蓋寶原從石出尙具鋒稜其性帶涼舌舔便覺不似假者之溫而滑也予旋命取試信然又大家閨閣欲試珠之眞假貫之以線眞者一滾無停假者頗澁遲遲方下以眞者質重而假則質輕耳志之亦可爲博古者一助

京城西便門外二十里諸葛莊南土人名姥姥墳乃明朝葬宮人處也冢固壘壘碑亦林立文皆奉皇太后或皇后懿旨諭祭翼聖夫人或贊聖夫人奉聖夫人之類文更典雅皆出司禮監太監手筆守墳老嫗尙能言其所以每於風雨之夜或現形或作聲幽魂不散余題詩有莫怨當時恩厚薄十三陵上亦斜陽之句地震後碑俱倒仆將來自化爲烏有矣

余守處郡赴杭値季時制府王公騭廉使卞公永譽於十二月廿七

日獲海賊九十八名即日審明入告廉使傳予同審臬署即岳武穆王舊宅也堂廡高峻威嚴審至三鼓未及一半余覺寒甚出換猞狸猻厚裘回視廉使坐南面旁設余座燈燭輝輝侍立之人類皆猙獰猛惡大聲喝呼聞之悚然階下之人各各戰慄枷鎖之聲恐人心膽因歎曰所謂陰間森羅殿者誰其見之哉會勘完止坐爲首六人餘以脅從寬之後待罪西江每每念及多於死中求活三年之久庶於心無媿也

西江臬署有撰道堂七間高大軒廠構自明季余每於聽訟後一更時獨坐公案默祝所審事件有冤否已決人犯有屈否或神明警戒我或鬼物責備我我坐此靜候胡不速至耶漏三下終寂然余方退寢

撰道堂西畔轟于雷梁柱皆老楠木想前朝舊物也其下惟蜈蚣穴數處然蜈蚣甚小別無他異

揚子江以北數百里平原並無一山而淮安府附郭名山陽縣考志書云舊有地名山陽因以名縣然未詳所以命名之故詢諸野老爹以己意蓋山以南爲陽縣北有鉢池山爲二十七福地之一王子喬修仙處地形較他處高數仞非土非石皆積砂所成豈山陽以此得名耶

洪澤湖心離隄三十里有洪澤郵秋深水落時屋基石礎隱隱猶在東坡詩題發洪澤中途遇風復還即此地也明平江伯陳瑄築隄百里環抱湖水令其出清口以三分濟運七分敵黃每水漲時隄裏之水較隄外之地已高數丈諺所云日費斗金不抵西風一浪者是也至今一片汪洋人亦不知有洪澤郵矣余初赴河工總理高家堰見長隄屹然鞏固寬八丈三尺隄裏俱層層石砌縱有狂風巨浪可保無虞也

隋煬帝由河南幸揚州開河行舟今四州之汴河即其故道一日至破釜澗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書云洪澤澗在淮陰鎮之東淮陰鎮即今之清江浦也

予棄舉子業即躭吟詠以逐年所得漸次成帙名曰葛莊編年詩蓋存詩兼記事也繼以樂府古風五言七言律絕諸體各從其類加以删改名曰葛莊分類詩鈔業已梓行孔東塘南遊返相謂曰君詩分體耳非分類也不見李杜有分體分類各集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正而已印行者悔無及矣

後場用表判明時舊制也本朝崇尚風雅特諭閣臣議去判增詩以五言六韻爲合格予私念天下才人如星羅棋佈知者固多但恐窮陬僻壤後生小子輩不能周知且五言六韻即宋金元明作此格者寥寥無幾昭代亦不多見檢予生平不過五首而題合試帖者僅一因與同志諸子先取唐人之可爲楷法者選輯名曰花豫樓五言六韻唐詩豫梓以行提要錄二月十五日爲花朝予生後一日故命名

花豫

老爺奶奶之稱乃仕宦家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湯臨川還魂記內游園一齣杜麗娘云這般景致俺老爺奶奶再不留起近俗稱諸神道亦曰老爺奶奶玄天上帝曰眞武老爺關夫子曰關老爺岳武穆王曰岳老爺黃河金龍四大王之神稱神曰大王老爺稱河曰老爺河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奶奶淸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皆以奶奶廟稱之在鄉人婦女之愚意蓋尊之如顯宦親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稱知縣曰父母稱知府曰公祖百姓稱知縣爲大爺知府爲太爺是縣爲父而府爲祖也等而上之無可加矣則爲大老爺太老爺至於婦人之奶奶亦是通稱今且一概加稱太太矣等而上之則爲老太太祖太太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命婦稱安人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盡之矣近總不聞此稱唯老爺太太竟成宦途通套無分官品之大小上下矣明時巡撫稱都爺總兵稱總爺今一槪大老爺在督撫提鎭國家大臣受之允當以下鹽學監督司道等官亦居之不疑寧不汗顏乎予每聞此甚覺不安但比比皆然未敢衆醉而獨醒也

商丘宋公記任丘邊長白爲米脂令時幕府檄掘闖賊李自成祖父墳墓中有枯骨血潤白毛黃毛白蛇之異與吾聞于邊別駕者不同長白自敘其事曰虎口餘生而曹銀臺子淸寅演爲塡詞五十餘齣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顚末極其詳備一以壯本朝兵威之强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義一以暴闖賊行事之酷虐一以恨從僞諸臣之卑汚游戲處皆示勸懲以長白爲始終仍名曰虎口餘生構詞排場淸奇佳麗亦大手筆也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證前琵琶之不經故題詞云琵琶不是那琵琶以便觀者著眼大意以蔡文姬之配偶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驚傷董死並文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義敦友道命曹彰以兵臨塞外脅贖而歸

旁入銅爵大宴禰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皆眞實典故駕出中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說者以銀臺同姓故爲遮飾不知古今來之大奸大惡豈無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動人興感者由其罪惡重大故小善不堪挂齒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惡固不勝誅小善亦不忍滅而于中有輕重區別之權焉夫此一節亦孟德篤念故友憐才尙義豪擧銀臺表而出之實寓𢙢懲微旨雖惡如阿瞞而一善猶足改頭換面人胡不勉而爲善哉若前琵琶則高東嘉撰于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圮而青山如故不勝今昔詞人之感傳言明太祖讀琵琶記極爲稱賞但欲改易一二處而語東嘉曰誠能改之當賜以官東嘉唯唯然竟不肯易一字于此見其品行之高記中賓白宏博可以見其學問之大詞曲眞切可以見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塡詞家咸以琵琶爲祖西廂爲宗更無有等而上之者至于立名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

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爲周氏蔡邕者取賣菜傭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考既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于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乎且漢世尙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婦止兩月者況陳留距洛陽不遠焉有子登巍科贅親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並道路相傳無一知之者陳留洛陽屬邑如此飢荒即使不歸何難拯救乃忍聽父母餓死而耳無聞者及至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種種疑竇在東嘉或有別解今後人曲爲回護終屬牽强恨不一起東嘉而問之予題一絕云琵琶一曲寫幽懷自是千秋絕妙才歌舞場中傳故事蔡邕眞個狀元來

近來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證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眞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爲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御上金鼇背上行之讖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爲宋江轉世楊么盧俊義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尙狗尾之不若也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顚倒失倫大傷風化況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眞逸史一書禪眞後史二書一爲三教覺世一爲薛擧託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浣紗有後浣紗白兔有後白兔千金有翻千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各如是觀凡此不勝枚擧姑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始者倍極精

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道自當凛遵諭旨永行禁絕

屬對雖曰小技然有絕不能對者有對而勉强者如泥土地對鐵金剛剛字從側刀非金傍也即石城隍亦不合格至一二三則絕不能對矣烟鎖池塘柳對以波焰錦隄梅殊無意味梅香春意動連符蒼司馬對以月老夜情多仍欠自然棗棘爲柴砍斷劈開成四束何等眞切對以閂門造屋移多就少作雙間何其謬也又荷蓋水珠柳線松針穿不過純用假事更難屬對惟蟬以翼鳴不曾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毋乃不足于耳敗巧合天然偶過山陽學明倫堂見一聯云黃河水滾滾而來文應如是韓信兵多多益善學亦宜然頗稱爽貼明嘉靖時以青詞倖進者甚多惟袁慈溪相國煒醮壇一聯不獨在諸青詞之上亦在相國青詞之上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陽數九陰

數九九九八十一數數原于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譌

予守括蒼時過青田青田有南田山者誠意伯劉伯溫先生故家也先生爲明開國元勳功業文章銘諸政府昭之史冊傳之藝苑膾炙人口雖天文厤數之學何嘗不爲寓意然不耑屬乎此自胡惟庸進讒以談洋司有天子氣謀爲葬地先生憂憤成疾惟庸以醫來飲藥腹中積塊如石疾革太祖遣使送歸還鄉月餘而薨後世專以鬼怪附會矣乃謂先生未遇時得天書於白猿看守之石壁壁裂得書一匣書中語句多不得解遍訪無知者幸遇周顛仙于山寺拜爲師指示精習始知天文地理未來過去其佐明興國者天書顛仙之功也故凡事前知言無不驗一日太祖微行適勳戚家造屋正上中梁過其門見門後一人身服齊衰狀貌醜惡一瞬而滅太祖回問曰今日

上梁觸犯凶星是何人選擇者劉伯溫答曰是日雖犯喪門神煞喜遇紫微沖破能化凶成吉耳太祖暗驚又一夕宿民家無物枕首乃以量斗爲枕竊聽隣家聚飲忽一人出外小遺大呼曰不好今夜天子私行吾輩當仔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太祖急推斗而起又聞飲者羣出言曰離斗口尚遠即當歸位也太祖回告伯溫伯溫曰臣觀天象亦如此遂下詔不許民間私習天文其事類此者頗多太祖心久疑之因惟庸之讒外示保全心益猜嫉聞其死乃遣人將其殮棺前鋸一尺意欲斷其首也及鋸乃是空棺內貯大明律一部而獨揭發塚一條開棺見尸者斬蓋伯溫已先知之故預造此長棺空前一段以待其鋸也遣人回奏並以律呈太祖見而驚歎曰律爲吾造吾自犯之耶遣令安葬而止邇年後裔貧困異常至本朝僅有諸生數人昔年所賜田土山隴俱編入與齊民一體辦課矣每有山崖洞壑被人掘啟者必訛傳曰劉伯溫當年留下藏埋遺子孫窮困至急則發露令掘用耳嗟乎此亦何常之有不過因其神異而附會之予守括八載知之甚悉讀太祖所賜手書詔旨稱曰老先生其隆重倍于侯伯勳臣凡此怪異不一而足皆齊東語也予有過青田懷先生詩云誰識西湖一片雲公嘗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衆以爲慶雲公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有王者起吾當輔之萬山堆裏出元勳當時共比明良會後世偏將鬼怪聞丞相無端窮地脈胡惟庸以舊忿使人公欲談洋司爲墓地陷先生有意秘天文隱終以天文書授其子璉進上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晚年不辟留侯穀豈爲明君異漢君

青田縣有混元峰在城之北一里青田山上爲道書第三十六洞天唐人刻厓上混元峰三大字即試劍石相傳葉法善煉丹此山以神劍縱横試斫之石分爲四高百餘尺相距各三尺許類截肪予曾題一絕云塊然一石四分離傳說仙家伎倆奇山路崎嶇行不得更煩此劍亦平之此詩竟逸其稿分纘編年俱未登梓偶檢括蒼府志得之附記於此

章奏文移告諭前列曰官銜各隨品級之大小而署之明武宗復議北巡實事游幸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疏力陳不可疏上不省廷和稱疾不出武宗手劍立命梁儲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遂止予以爲官銜從無此尊崇者然不過游戲耳未嘗實有其事本朝相國圖海督師秦中予見其檄文及告諭銜云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都統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圖位列五等皆係極品亦可謂尊崇之至矣

溫處觀察駐箚定以溫州府城城之北有松臺山上有望闕亭傍山下有寶綸閣爲前明贈太師張文忠孚敬之相府也孚敬初名璁以議禮迎合世宗與桂萼方獻夫一同驟貴璁更善伺人主意不期年由南京刑部主事超陞翰林學士後遂登政府賜名孚敬今子孫雖式微其府第猶存家藏遺像二軸予親見之一爲張公坐像戴紗帽

而兩翅尖銳服大紅紵絲仙鶴背胸腰圍玉帶一畫世宗皇帝像上坐兩傍各畫太監十數人窄袖軟帶牽馬而立張公遠來朝謁戴長扁翅紗帽如今戲中扮官長所戴者服蟒衣玉帶皂靴全不似今戲中所戴丞相幞頭上面皆方而兩翅扁方曲長以向上者蟒衣係長領非如戲上之圓領予甚訝其不同及見草木子所載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襈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團領明服也庶民用之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褐其幞頭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閱此想明時尚沿前制未盡改歟幞頭始於後周而畫漢時之像竟有用幞頭者又不知何解也

張璁以議禮干進情恩作奸固非善類然其改奉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此千古卓識最得大體者不可因其素行而沒之

網巾之製歷代所無此物起于明止于明誠一代之制也因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燈下用馬尾結成小兜太祖問爲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裹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道士並取所結網巾遂爲定制

吾友申符孟涵光張越千彪王紫詮揆其壯年名字皆具超達飛騰之氣符孟以世家門蔭越千以博學茂才紫詮以部郎出守歷仕觀察及其後也符孟不樂仕進改字曰鳧盟號曰聰山越千絕志場屋改名曰滮改字曰月阡號曰曼持紫詮罷職閒遊改名曰嬰改字曰紫裕號曰能如名與字音同體別不獨寄興林麓放情魚鳥而取號之義實出有心玩世逃禪入道不復營營人事非好慈高遠躭寂靜也蓋亦無可如何者耳文人暮年多事仙佛太白遊仙香山偕老道場二公猶然況三君乎

背言營造房屋時不宜呵斥木瓦工匠恐其壓鎮則禍福不測野記記莫姓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禳弗驗他日轉售拆毀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又阜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爲風雨所敗其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專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皆然一日忤敝而緝之于椽間得一木刻女子任三四男淫褻急去之帷薄方始清白所載明悉歷歷如繪予猶疑信相半待罪處州太守時其大堂五楹雖極軒敞壯麗但造自嘉靖未免年深少有欹側窺其梁柱有朽者命匠人以斧頭敲響以定其中空實敲至正中西柱匠人愕而笑曰此中有物竭力一擊乃開大穴內藏木刻人頭耳目畢具如碗口大予不以爲怪亟投諸火其時康熙三十一年歲壬申予舉卓異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代予者爲劉起龍今亦十餘年矣安然無恙歷考府誌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陞者絕少豈眞營造時果爲木工所壓鎮耶殊不可解

俗以官吏不參正五九其謂官長蒞任不宜用此三月者此說起于宋宋以火德興蓋火生于寅正月爲寅旺于午五月爲午墓于戌九月爲戌謂此三月爲災月當避也予自筮仕以來雖歷任五遷而攝篆署理不下十餘次凡一接印即赴視事弗少遲延不獨不拘正五九月抑並不選擇日期是以不爲橫惑胸中然每見此三月亦有親友蒞任者未見主何吉凶也

諺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衙又云太上老君不煉丹謂此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不可用也野語云術道夫聞前輩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民庶不可用予爲解之月忌之說太誕君象之說太腐皆非也日辰各有所犯生尅之理隨時變化未有以此三日遂爲萬古不刊之典不較年歲不拘干支不論節序而一概論之也予任浙東觀察時于十四日還接制府歸得痰疾

家人輩皆以犯月忌所致予笑曰此日文武官屬同行者甚衆豈人人盡患瘧疾耶衆亦失笑

今稱父曰嚴易家人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是母亦稱嚴今稱母曰慈而每稱人父子曰父慈子孝則是父亦稱慈爾雅婦謂夫之弟曰叔曲禮叔嫂不通問後世亦有稱夫之弟爲小郎者見于唐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王衍妻郭氏怒衍弟澄曰太夫人以小郎囑新婦謝道韞遺婢白獻之爲小郎解圍兩家婚姻相稱曰親家見唐蕭嵩傳皆平聲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去聲有所本矣近又呼曰親家公親家母

江南督標中軍副將銜大者升總戎順治間一李副將陞福建總戎時先祖爲江南方伯約諸同僚公餞讓李首坐李云不敢先祖曰公陞總鎮今非昔比矣應如此坐李作跼蹴不安狀曰老爺們原是金

子小弟到底是塊錫衆官爲之捧腹

四川一叅戎陞廣東協將到汛最遲郡守郊迎云望公已非一日何遲遲至今想因蜀道難行耶協將答曰家口衆多就難行了倒也論不得熟道兒生道兒

一守備由小軍出身見上官仍稱小的上官曰爾今官矣猶如此稱殊不雅可易之備曰將如何上官曰稱卑職備切記之一日隊伍中有年長者獲罪於備蓋自恃爲備之前輩未免驕縱備大怒曰卑職今是爾之本官如此放肆難道卑職不敢責爾耶衆兵哄堂益輕之

材官健兒輩每遇督撫提鎮賞賚優待必曰大老爺的恩典一遊擊年將望五始生一子制府聞之賀曰恭喜爾得一子矣遊擊急趨跪謝曰大老爺的恩典兩傍聽者笑幾失聲可與南唐宮中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賜深媿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此語同堪絕倒

本朝初年江寧葉某者曾任明末太守有宗室觸其怒既難加刑怒又莫解乃使人曳于赤日中而曝之鼎革後隱於醫時人戲贈一聯云一敗一成郡守改爲國手九蒸九曬天潢變作地黃其妾張介瑤能詩善畫先大父任江藩時介瑤以扇獻先大母上畫官舫岸人曳牽題云舟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江水悠悠渾不斷問君辛苦到何年詩何超脫但不似女子口吻耳

在園雜志卷三

在園雜志卷四

遼海劉廷璣撰

壬子癸丑冬春間有浙東罩友遊京師能爲扶乩之技余適無事延之書齋者數月頃刻書沙詩詞不下數百頗多佳句有出人意表者爲時已久散失居多今就其僅存殘筍者數十首鈔之

李青蓮

人生過隙一夕千秋徘徊詩酒與子淹留雲分半榻月到十洲翦玉爲韻分金結儔乘車戴笠白鶴青牛飛觴把臂弄玉鳴鳩能爲道合指爾良謀

花睡

春來月落與初濃結蝶聯鴛點翠重無語欲眠芳露冷瓊樓深鎖態從容

鳥夢

晚林歸去抹遙天高臥南枝隱碧煙不許飛雲驚睡覺且將毛羽寄林泉

望後一日社集諸友此夕呂純陽王方平李青蓮雲英丁令威五仙赴壇

呂道人

弱水三千里憑虛一問君開樽休說劍剪燭好論文春意含梅蕚風威鎖凍雲從今與子約慎莫輒相分

乩批馬子拈韻與青蓮 多字

梅意春香韻自多月來雲靜水無波三千酒國隨吾嘯九十春光奈爾何有鶴欲眠天漢碧將詩送惱海山歌從來花裏傳經濟何必披雲老薜蘿

許子拈韻與令威 雄字

化鶴空將城郭曚白雲無續晚霞紅千秋事業梨花夢百代笙歌

梵宇鐘樽前有句情深淺身外無塵任濟濃放得腳跟天地闊浮鷗沙鳥弔英雄

劉子拈韻與雲英 余云欲得一詩餘限小字

梅魄冰心青錢小漁櫂幾來驚醒溪邊鳥桃花紅片春多少流到人間仍未曉阮郎不見壺天杳宋玉多情吟得迴文巧瓊樓深閉埋芳草對個嬋娟情自好

單子拈韻與方平 仙字

人生如朝露邂逅好相憐漢苑春風後秦疆烟草前和歌酬詞世把酒問青天能以葫蘆裏敲枰第幾仙

俚句呈青蓮大仙求和

梅有清芬月有華敢將詩酒動仙槎逍遙天上來青鳥游戲人間走白沙一語幾成搖海岳千瓢微醉臥烟霞風流百世仍如許願擲凡夫棗似瓜

和

寒雲鎖月鏡飛花瀛海塵寰過爾家千疊玉簫吹紫鳳九還金液煉丹砂東君有意催春雨北海開樽聽暮笳今古一宵詩酒客歸來長嘯問胡麻

青蓮乩批劉子進一大觥聯句可也即以花豫樓爲題花豫者二月十五爲花朝予生於十六故名

瑤池昨夜祝羣芳今日天台謫阮郎月裏參差鋪錦繡人間迤逗琢圭璋鳥歌初度南飛曲蛙板先敲宿雨香 青蓮云方是兩日光景方平結他日南宮儀鳳始知雲影映清光雲英云方平結句不佳改之 笑吐玉壺春十二一簾雲影接蟾光 青蓮云可稱全璧花豫樓從此不朽矣再作一小引何如雲英代之

儂來上苑時際嘉平碧岫停雲紅波掛月蕭樓人寂冰壺夜寒敲金戛玉百疊千迴把觥吟風千秋一日問劉郎之鳳館春半瑤臺嘯阮籍之蘇門月中瓊宇祝花神于宿雨介眉壽于芳晨所謂借

花生意聽鳥天機夢遊八極羣英引領春風星映連朝煙玉飄搖
皓魄故樓名花豫人列仙班聊以八言惟希一粲

武陵老人徐福 又批今日有諸仙來當備佳釀各自留題

半畝逃秦地千秋避世人閑調蟾窟曲靜看茂陵春壺裏天原小
囊中劍有神沙棠載琴鶴終日臥漁津

弄玉

寒事將了了梅音有分曉明月何多情輕雲忽淡掃醉臥石牀飛
高吟過蓬島流水撫松枝悉慮逐歸鳥邂逅李端端企仰蘇小小
而以相思琴報得同人好極目眺平蕪青門盡芳草願寄長干行
綠雲人未老

王喬 賦得愛月夜眠遲

夜將花起雲影翻流水嬋女多情情不已作風中待露裏西窗欲
落消魂無端冰魄梅痕這樣清光錯過人生幾個黃昏

謝靈運 詠花睡為夢調用如夢令花睡限夢字為夢限睡字

花睡

春夜雲深露重醉倚雕欄乘興抱蝶氣嬋娟笑爾孤零誰並休動
休動正做紅妝好夢

為夢

歸去啞啞隊隊共覓華胥良會枕月臥雲巢相抱松風鶴唳惶愧
惶愧博得南枝穩睡

青蓮

乘月悉慮來又為織女約停梭相勸洒星河代洗腳我道玉衡邀
織女則不樂昔日張騫槎怪他忽忽過青蓮爾多才有詩待子和
下我珊瑚牀懸我明珠絡與子結千秋莫學牛郎薄青蓮笑不然
玉衡頗清脫弄玉擯吹簫開樽待同酌吟詠即歸來與子慰寂寞
雲漢白茫茫嬋娟青灼灼願得醉翁情千秋為好合願得玉衡情

采蘭貽芍藥聽得鳥嚶嚶慎莫氣盤礴詩牌破重霄飛上通明閣

張騫

雲斂香消日影斜春風欲到上林花千江碧浪穿明月萬壑青蘿
鎖絳霞傲骨嶙峋天共老襟懷浩渺海同賒自與赤松遊漢苑至
今猶犯斗牛槎

回道人

水雲遊遍乾坤小花落花開人易老閑來飛過洞庭秋鐵笛一聲
天澹掃

劉海蟾 問世有戲蟾俠是大仙否批否乃先朝宰相得道後化一戲蟾瘋子笑遊塵市以度世人

幾宵燈火結屑氳採藥人歸報屬君赤舄不穿忙跨鶴黃冠倒戴
細論文花枝簇簇嬋娟影粉蝶翩翩玉女裙今日聯盟留好句向
盧高臥九皐雲

青蓮乩批共飛仙而把臂同明月以傳杯不以聯吟罰依金

谷詠梅花聯句四首

六橋寒玉散空江驢背春風酒一缸嚼碎冰魂香片片含凝皓魄
影雙雙香隨蝶夢羅浮遠余云此句微妙不能聯顯罰三杯 月入林鶯琴韻降李云
對不過上句大仙亦當罰以巨觥批呵呵果然不佳異日再改 自是清芳餘傲骨不致桃李影橫
窗青蓮

二子起句了

佇立風前態自奇撩人幽韻兩三枝半壑輕烟籠玉屑一簾清影
映瑤池芳心古道甘涼薄傲骨衷情學醉癡臥石眠雲慵不起美
人無力枕微支

雲長過此即補梅花一首

忠報東君孝報寒靈根恬澹玉肌乾留芳百世人還易立節千秋
道所難心徹冰壺霜雪冷骨淩松雨水雲寬高吟醉臥江南曲疑
是孤舟晏興闌虬

又批梅花詩青蓮續完可也

漸玉凝妝拂碧枝空濛山影籠寒遲輕雲剪雪團衣袂冷月裁詩醉竹籬琴鶴多情聊韻耳煙霜著意好吟之春來無限芳菲事獨爾精神逗素姿

青蓮題鍾馗嫁妹圖贊

這是鍾馗果然古怪騎著驢兒看他自在爲甚麼孃娘婷婷又把青羅蓋小鬼頭張彩搖旗老進士簪花鸞帶嫁得檳郎定是才高德邁決不學牛女銀河決不學鏡臺夙債願玉樹相偎紅樓恩愛咦我曉得了最憐你阿妹多情怕殺你舅爺無賴

詠燈花得燭字聯句

一點芳心嗔蝶宿（劉海蟾）倒喜飛蛾亂向花心觸（青蓮）有春光無香露霏霏玉蕊伴爾寒窗讀（青蓮）枝葉無依月作根風來搖落方知燭（劉海蟾）

王方平 漁樵野調

疎疎嫩嫩夜深詩興淺短劍長歌光陰可奈何襟期詩酒問天而搔首笑傲煙霞許我結丹砂煉石歸來月正華凍雲高拂鳳凰車到處是吾家

自玉蟾 游漁唤花影

一瀉清水沈醉風前蕊清光掩映波痕遊魚爭欲相吞只知有色散南溟不道空清碧鑑明春意皆如此水底飛來不已

回道人

風風風雨雪灘長空世界妝成天外景君家促我下瑤宮計頌古今誰是伴獨留芳躅在崆峒

雲翹

雲姨月黛小紅兒三個仙鬟去采芝我欲梳頭朝上帝洞門不鏁等多時

劉晨次玉衡韻

天地雖留我才華欲屬君客酣千日酒鶴下半潭雲明鏡英雄鑑長河世業聞等閒滄海夢拂塵不堪論

問阮郎何在當日桃源故事肯一見示否

阮子桃源去已迷落花流水任東西山川剩有春風在留與詩人作笑題

青蓮

詩分嚴令酒爲兵戰退寒威萬籟清燈火既留天上侶襟懷豈是世間情文光照耀三千丈道德高超九萬程記得清平歌未罷滿庭紅玉帶雲生

青蓮吾有一題爾等聯之小窗鶴夢

掠舟西去下空庭既白東方睡未醒漫拂羽裳搏北溟帶來琴韻到南汀松谿冷月酬孤嘯甃牖寒雲護曉星渡海覺來看世界一聲烟雨九皋青

花花草草弔熱鬧之英雄雨雨風風醒伶仃之客夢海籌十屋桃核千春到底歸來亦同泡影神仙玉棺輕風蟬脫今夕何夕與子徘徊同分半榻寒雲共悟三生舊果慎勿蹉跎歲月頓負枕上羲皇徒令婆心爾爾

又次韻二首

風流不礙舊青衫天上驪龍袖裏探道骨自隨湖海大雄風肯與世情含孤蹤野鶴何妨老長嘯蒼梧漫爾慚最是玉華春事茂一簾琴韻誦江南

風流不礙舊青衫丹鼎鹽梅袖裏探半榻閒雲留鶴夢一簾香雨潤雞含文章老去猶生色冠冕歸來不用慚試看宛陵山澤好滿天星斗映江南

睡松

抱鶴臥長天翦輕雲鏁碧煙虬龍夜夜隨展轉吼風雲醉眠挺雄

襟笑顛任他滄海桑田變最堪憐蜉蝣朝菌敢說歲三千

老梅

瘦骨偏飛雪裏花一簾寒影映奇葩羅浮夢逗千年月漢苑魂消午夜槎斷岸香雲長結侶孤山明玉自爲家披襟已許冰霜勁長爾松濤玩物華

白月浮鐘

蟾光如練絮瑤臺遠韻拈雲取次來疎雨沈音敲斷竅濟煙傳唄響荷苦聽殘寒渚天猶老喚醒空林夢亦回想像嬋娟歌未罷蕊珠戛玉夜徘徊

題燕臺八景

瓊島春雲 青蓮

一抹輕煙萬縷霞裁來片片絮寒沙林迷野墅千重碧鳥度斜陽九極賒春想衣裳香露冷風來幃幔暗罘罳斜連朝鬟鬟何堪似楚

楚青螺襯絳紗

玉泉垂虹 雲長

靜谷寒波挂碧峰萬山雨後一天紅飄搖欲捲旗旌午汗漫長飛海岳空玉柱有光擎大地石潭無影動遊龍丈夫極目爭長嘯劍氣錚錚貫九重

太液澄波 雲英

芙蓉池水碧于煙秋夢偏長最可憐紅鏡欲飛鴛鴦媚翠翹深鎖鳳臺懸相思鏤月酬團扇冷韻敲風泣暮蟬放下水晶端正綺輕描蓮幕喚飛仙

薊門煙樹 劉晨

寒草沙風不勝春萬林晴靄上楓宸東來已望層雲薄西去猶知遠黛陳看盡古今餘壯氣磨來日月倍精神自與鳳城相對好參差青影接嶙峋

居庸疊翠 留史

欲上關前眺玉都嵐煙不礙白雲孤層波汗漫天風碧蒼黛嶙峋王氣扶濃濟遠鈿千樹錦參差遙接百花圖何須羌笛悲春事今古興亡若是夫

盧溝曉月 王方小

洪濤西去鏡孤飛送老燕山客路危楊柳斷橋千里夢鴛花長店十年非利名場上英雄鎖今古愁中歲月團多少五陵豪貴客蒼然蘆荻弔輕肥

金臺夕照 劉安

郭隗功業幾春秋駐馬斜陽燕水流駿骨不枯聲價重雄襟未托意相投雲光遠護秦關杳劍氣高飛帝闕浮最是荊軻知己恨天涯老去任虛舟

西山霽雪 劉海蟾

一壺天地一甌詩極目晴嵐任所之林暮欲明煙濟濟峰迴幾轉樹差差鏡含絳玉人依鶴天鎖瓊臺月浸池不避晴輝酬世眼萬巔招飲映琪枝

銅雀臺懷古 劉海蟾

漢家功業已蕭蕭禾黍秋風歷世朝東去煙嵐飛劫火南來赤水拂鳴條千年流瓦堪爲硯二月春風想阿嬌寄語機關名利客空餘芳草臥雲霄

空潭泛月 青蓮

煙霞知己木蘭舟相伴嬋娟任去留短棹穿來菱鏡冷長風搖破碧天秋波光瀲灩沈星斗沙鳥空濛啄泡漚一片清輝何所似玉壺冰雪映瀛洲

仙凡不隔意氣相孚諸子不棄吾儕亦寂傾大斗以呼天放長歌而寄傲問嬋娟消息憐孤鶴之飛鳴惜牛女慇勤度寒梭而

放浪天知吾老存詩骨于人間酒縱君才飛霓裳于闕下平原愧兵火之情秦漢埋是非之口樂哉今日盡屬忘機永矣他年不堪重訂牛羊衰草悲歧路之風煙鸞鳳簫臺看英雄之事業但將肝膽酬人不愧乾坤生我叮嚀告誡諸子何如

齋中雖有數友而成章之速令人應接不暇因以一題難之第一句用春夏秋冬二句用喜怒哀樂三句用琴棋書畫四句用風花雪月即以風花雪月爲韻索絕句四首方出題限韻而運乩如飛頃刻立就亦異事也

海棠簾外露嬌容 春 含笑桃花半面紅 喜 一奏虞絃消永晝 琴 不知庭院欲薰風 風

斗柄回南乳燕斜 夏 漫將蒲劍斬青蛇 怒 槐陰深處楸枰午 棋 敲落薔薇一樹花 花

澹煙衰柳殘蟬咽 秋 瘦馬斜陽獨悲切 哀 一行雁字寫長空 書 不堪鬢上江湖雪 雪

陣陣朔風沙草白 冬 淺斟畫閣紅爐熱 樂 捲簾閒看小江山 畫 梅梢挂箇多情月 月

古乩仙詩傳者固少佳者亦不多見茲十中存一首首見奇句句標新抑且每命一題言纔脫口業已運乩如飛詩詞序跋應手告成矣即使宿構抄謄亦不應其速乃爾雖神仙游戲自異塵凡然當蕭史弄玉徐福時五言未創淮南王關夫子時何來近體豈謝康樂亦解作如夢令耶心竊疑之恐非神非仙也或才鬼遇符而至託以示幻亦未可知偶謁大司空朱公 之弼 一見即詢君近何爲答曰閉戶讀書爲應試地耳朱公曰是大不然吾人讀聖賢書正大光明必體氣充裕今君滿面陰氣何也予悠懼諾諾而退遂毁其乩壇止志其詩詞之佳者

賜第在西華廠南門近東空地一區每夜犬吠不止家人楊騷達子梯牆而視火光熒然以爲財也急告先君初猶未信後往視之叱曰此青燐也何怪焉家人默然三更後潛率其子踰牆而往掘地三尺果得枯骨一具先君知之大笑即令買棺盛之移瘞野外後遂寂然

先君出征閩中賊平後入山搜捕餘黨輕身前進從人行李仍留營內有俸餉銀數百兩內元寶一餘俱小錠藏甕中家人進二每夜見一母雞帶雛數百飛立屋瓦之上先君回軍前項散給兵丁遂無所見豈小人福薄不能壓此物耶

先君在閩聞先慈馬太君喪亦效世俗延僧誦佛書于郊外放燄口夜將半見紅燈前導從者數騎冉冉而來意謂必參領李某探望耳久待不至差人飛馬往迎忽不見

先四叔 光耀 爲涇州牧出城過一旅店門首大旋風圍繞不散即下馬入店店主之妻躡家人田二足云凡事遮蓋當有重報蓋誤認爲衙役也田二以告愈疑之遍搜內外毫無形迹忽聞竈下一聲如爆竹然其旁有乾馬通一堆掘之得死屍銀百兩布百四十疋是其謀財殺命者其夫方在後園掘窖蓋欲于夜間掩埋其屍耳戰慄不能動一詢即服夫婦伏誅

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鼈守之故鼈名神守鵝亦有能飛者湖南李方伯畜鵝成百一日連翅御風而飛不知去向幕友曰此不祥兆也未幾方伯卒又江南天長縣銅城鎮鎮爲吳王濞鑄錢之地有姚姓家巨爲畜鵝數百鵝夜見人聲驚而鳴其聲鬨然有警則覺既可畜以取利又可防盜守更突然啣尾羣飛如白鷺橫空衆多不解則月奸人誣以助餉謀叛伏誅家產籍沒諺云水淨鵝飛幾先見矣

妹倩董副使 紹孔 昔任西安太守爲余言秦中有商于外者歸挈一犬以行抵黃河行囊在船候人滿乃渡偶腹痛欲瀉亟上岸犬隨往有布袋裹銀五十兩解置地戲向犬曰看好少頃舟子以人滿風順

連催登舟帆已滿張一瞬而開矣閘中黃河水如建瓴對渡二十里許方達商入舟方悔忘銀與犬然日暮不能再渡明晨縱往安得前銀尚在遂歸越明年渡河復經前地慨然曰銀已無存犬何歸乎往尋見狗皮覆地撿之白骨一堆耳商憫焉掘地埋其骨骨盡則前銀尙在蓋犬守銀不離甘餓死覆尸銀上耳商泣瘞之爲立塚諺云寧畜有義犬旨哉言乎

先外祖母家蠢僕賫三鋤園露一巨甕三喜曰此財物也亟以棉衣質銀買牲格祭拜及開甕惟滿貯白水下有銀一小錠秤之適償其辦祭之數

揚州之寶應縣運河內有紅船二泊甚穩忽被暴風飄起一送向東岸野田內一送向西氾光湖中離河下坂一家方祀先下拜畢起視所居房風飄雲際如紙鳶狀而祀先前之香火仍熒熒然康熙壬午七月十五日事也

乙酉五月閱看河道形勢駐盱眙縣之玻璃亭數日大雨如注稍霽揚帆赴龜山淮瀆廟廟在水中即大禹時命大將庚辰鎖水怪無支祁處返棹時風雨大作雨點大如茶盂見四龍挂空中最近者可一箭及之然皆不露頭角止見大水四股倒流上天如旱地之大旋風聲勢俱惡歷數十刻漸次消完完時猶若有餘波自上而下者據土人云年年有之無足怪王新城漁洋集亦載紀異行壬寅七年海東嘯崇川化作碯磓鄉今年雨雹殺禾稼雉皋民徙龍爲殃註有龍見如皋境內挾巨艦飛空中則龍見亦尋常事也

鄉人有馬生駒駒已長可乘母馬又將受孕鄉人惜費即欲以駒與交百計道之駒弗肯雖畜類亦知倫理其隣教以物蔽馬與駒之目駒不知遂交交畢去其蔽物駒見其母响哮奔躍觸樹而死里之長鳴于官官曰爾愚民也爲省小費爰喪其馬馬不辜爾知之乎爾眞禽獸之不如也重責之令瘞其駒康筆帖式曰誠然口外馬群以數千百計然泅雜難辨久而忘焉亦不識孰爲何馬之駒孰爲何駒之母偶爲檢查見有駒而盲者目病者阿敦大曰此必自辜其母也阿敦大司馬者之官名

余昔守括蒼兼攝杭郡於蕭庫見一草楦麒麟皮係牛產于蕭山民家首背牛小角嶄然遍身鱗甲鱗大於錢而色黑及踵皆有尾似紈扇而圓小鱗甲砌滿又大石塊分而爲二中有穴光潤滑澤絕無斧鑿痕吏人曰此空青殼也其穴即盛空青者俗云石有空青人無瞽目果其然乎

廣平趙進士昌齡云明崇禎末年京師一擬漢能變美人初延擬漢於家使之醉偃臥于室內遮藏甚密不許人見設鏡臺衣服之類少頃裝成絕色女子冉冉而至坐南面設香燭供奉自言名申生已登仙籙不食人間烟火惟啖果而已人稍稍近之便覺昏悶一日諸惡少置數大爆竹于香爐內香盡竹響如霹靂聲出其不意美人大驚

卸去衣飾乃現眞形如犬大獼猴跳躍升屋而去始悟申者猴也不食烟火愛啖果者猴性然也回視擬漢欠伸喜曰我半年在醉夢中今日方醒

先中丞爲江南方伯時衙署即明朝徐國公達故宅也旁有瞻園山洞池館無一不備一日有長隨馬化者膂力過人心粗膽壯向池邊閒步時已薄暮見一女子色殊豔麗先則反接徘徊後即倚欄小憩馬心異之因思主翁眷屬盡係滿妝今此漢妝必怪物也趨向前雙手關抱彼驚一躍馬已昏倒在地少頃馬之寓處飛沙走石門窗几榻爲之蕩然有時飯熟釜內盡是馬矢有時家人溺器無一存者有時清晨夫婦衣幅俱不見尋至糞窖中悉被汙穢如此旬日不堪其苦告之先中丞亦無法可治幕友徐子乾代爲籌畫取黃紙書詞狀令馬于城隍廟焚之如此三夕聞人馬金戈之聲紛馳屋上次蚤于院內得一死狐皮而無毛一家遂得安然徐子乾每夜聞窗外哭泣

聲心惡之移出署外臥病一月方痊
東昌曹宅與寒舍稍有瓜葛先世頗富其致富之由後人歷歷言之始有一老者造謁身短貌陋自言姓白別號餐霞老人稱曹爲善人欲借宅同居曹曰院宇湫隘未敢相許白曰不須房屋止爾東園草垜足矣曹唯唯次日于屋之承塵內有聲不復見形曰吾已挈眷屬遷至尊府矣幸勿令閑人往來羣犬更須驅遣勿使擅至東園曹欲設席以盡居停白曰何煩重費主人耶止雞子數百火酒二尊足矣一日晨主婦見竈下一白物似犬而小熟睡驚之踉蹌而去少頃承塵內云今日甚覺無顏未曾衣冠被主母遇見不及一揖幸恕之一夕曹會飲親友白曰吾當遊戲爲諸君侑觴可乎曹曰善遂令門窗俱閉燈火盡滅諸人於窗隙中見一物如鵝卵大光燦照耀吐上半空仍復吞入吐則亮吞則黑如此者十餘次座客曰此即所謂媚珠也曹偶向白戲曰老人來去無踪可能取金帛助我乎白曰吾輩修

煉多年上則成仙次則望得人身若行損人利已之事有犯天條禍且不測但主人肯聽吾言致富亦易易耳嗣後每向曹曰某糧米當屯某豆穀當積後果騰貴獲利無算某藥物應販某幣帛應置某夏當旱某秋當澇每得風氣之先遂成巨富一日白忽云當於百里外治一大宅家資移去爲上曹從之又曰我亦當挈眷向山中去矣遲一月悤悤而言速搬速搬十日後流寇果至焚掠無遺其舊宅盡爲灰燼矣

陰曹所差遣曰疾腳猶陽官所役之快手也凡陽世生人應役陰司者曰走無常第不解陰司何以多用生人豈陰司事務浩繁偶不足用歟抑借生人以顯其靈異歟若以理考盡屬幻渺而又言之確有可據關係生死之大使人不得不信不敢有疑貳于其間者如濟縣李某其岳曾爲司李相離四百餘里李之隣有爲疾腳者忽向李曰令岳如夫人于今日午前暴亡矣李曰何以知之曰吾奉差往勾也李不之信曰彼素無病何至暴死疾腳曰彼于樓上梳頭剛畢被吾腦後一擊即吐血搶地氣絕耳吾勾至冥司候王升殿曾私問判司彼年少艾何至暴死父母夫妻皆未一訣是犯何罪判曰其夫主司李莅任後接取家眷彼以卑妾冒爲正妻公然擺列執事受屬官之跪拜以微賤而僭上越分是以損壽暴亡耳李曰此事誠有之四日後訃至訊死狀與疾腳之言吻合

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昔曰猨騎明曰走驃騎皆于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超騰踐捷近則男子較少咸以婦女習之爲射利之場奸汚之技矣須演馬極熟馬疾如飛婦女乃于鞍上選弄解數有名秦王大撒馬小撒馬單鞭勢左右插花蹬裏藏身童子拜觀音秦王大立碑之類或馬首或馬尾坐臥假仰變態百出抑且倒豎蹋星名朝天一炷香疾馳不稍欹側兩馬對面相交能於馬上互換相坐統曰走馬賣解俗所謂卦子也又有戲幻之術器物可以隱藏飲食可以取致見者無不訝異若西京賦所云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是幻法也久已不傳近今所見不過手法快便眩亂人目而已誠若帝京景物略云捷耳非幻也有弄猴爲戲者教習極熟登場跳舞皆合拍或更挈一犬猴乘犬背若人馳馬近惟丐者爲之更有婦女走索者梁名高絙伎以兩木架大繩相去數丈一女行其上或二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而前手持一竿縛米囊于兩頭以權輕重之平前卻疾徐如履平地相逢比肩而不傾又有婦女仰臥以兩足承巨缸顛播上下無不如意或立一幼女于足底且拜且舞更復向空立一小梯幼女層遞攀上復下故作傾跌狀觀者驚駭卒安然無恙至於三槌打鼓手轉三刀以頭承丸又其餘事矣凡此皆失業貧民不得已而爲之藉以聚衆醵錢以資衣食然奸盜詐僞亦從此生當作戲術時雖衆目環視在在眩盜亂何難乘機一作掏摸伎倆乎至走索賣解者流身輕足疾飛簷走壁之技固所優爲因係婦女或

宦衙演戲大戶傳喚深閨內宅皆能得入窺探門戶出入之路日所經行夜如熟徑矣何況鞍馬之上便捷輕利搶奪剽掠無不可爲亦誰得而禦之余觀察西江時有走索者以男裝女自幼弓足留髮穿耳無賴挾之往來甚爲叵測余訪拏重處遞解回籍康熙五十一年部覆陝西提督潘育龍因陳四等一案題奉諭旨將走馬賣解踹索之人盡行查拏安插幷定文武失察處分之例甚嚴而游手之徒並爲斂跡矣

附陝西提都潘　原疏

竊照陳四等率領妻子游走於外恐其走馬賣解索算卦爲生俗名之曰卦子大抵江北各省皆有此類惟山陝兩省此輩尤多其父祖子孫輩輩相習以爲生活之計不務耕織遊手好閒寡廉喪恥之頑民也臣竊思以爲除匪類須窮源除根今臣所屬各營已經陸續拏獲卦子二十八起合計男婦大小五百八十九名口

幷馬騾牛驢猪羊共六百一十四頭隻俱移咨督撫交送有司審理在案但慮秦省各府州縣猶有卦子尚多若盡行拏獲未有行兇惡蹟若不行查拏恐將來此輩難保不行走於外現今遵奉查拏若不行安插恐此輩畏罪潛逃他方聚衆成羣妄生事端亦未可定在彼所犯固王法難宥豈不有負我皇上好生之德以臣管見莫若通行各省督撫責令各府州縣衛所在於鄉村堡寨細查如有卦子之徒令其男婦痛改不善之藝或就編入現住地方里甲爲民或撥給絕戶田地抑或令開墾荒地將現有騾馬牲畜變爲牛種載入賦役冊內按季取鄉約地方里長隣佑甘結存查如再有違禁出外游走令里長隣佑鄉約地方舉報地方官嚴加重處如本地方官不行嚴查縱容此輩行走被別處地方文武官員拏獲議定處分載入例內如是則漸皆化爲務本之良民矣

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棉襖棉裙綿袴子膀脹那裏有佳人新試薄羅裳生葱生蒜生韭菜熗熗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開筵便是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鬏髻高尺二村娘那裏有霧鬢雲鬟宮樣妝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芙蓉帳五錢一兩戥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右金陵陳大聲嘲北妓也名曰南嘲北幾層薄板爲家業窮蹩那裏有雞犬桑麻二頃田出門便坐竹兜子斜顛那裏有公子王孫壓繡鞍惰民婆子村莊俏倩牽那裏有十二紅樓人似仙黃橙梅子充佳味牙酸那裏有雲裏哀梨蜜比甜竹籬茅舍幾多高·鑽那裏有甲第連雲粉畫垣八搭草鞋精腳上難穿那裏有門迎珠履客三千低頭不敢偷睛看皇天那裏有趙女燕姬玉筍尖廣法蘇馬弄機關騙錢那裏有千金一擲贈如天右順德喬文衣作名北嘲南所以答大聲也南嘲雖少蘊藉然不過訕笑翠館紅樓中粗鄙之甚者耳詞旨分明原無

涉于北方人士引詩既雅亦足解頤北嘲則肆聲謾罵盡人爲儜儆然平分南北反置南妓于不問不獨有傷忠厚且詞意上下不能貫串殊無足取更有南北解嘲八則不知出自何人以南北之方言方物比合較量權得其平如此之某某也配得過彼之某某此之這般也配得過彼之那般俚句聱牙更堪捧腹又出北嘲之下詞不足存故未附入

南北諺有冬至數九一九至九九云云亦猶月令中一月六候以驗節氣寒煖也四方之說各異若夏至後止分初伏中伏末伏並無數九之說偶閱明人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夏至後亦有數九諺語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各處節候方言之不同有如此

磁器始於柴世宗迄今將近千年徒傳柴窯片之名所謂雨過天青者已不可問矣嗣後惟官哥汝定其價甚昂間亦有之然而不易多得若成窯五彩暗花而體薄者雞缸一對價值百金亦難輕購本無多也再之宣窯最佳一時稱盛而眞者固少以其嘉萬之間本朝便做本朝極易溷淆至國朝御窯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規模造作精巧多出于秋官主政倬阮兄之監製焉近復郎窯爲貴紫垣中丞公開府西江時所造也倣古暗合與眞無二其摹成宣黝水顏色橘皮椶眼款字酷肖極難辨別予初得描金五爪雙龍酒杯一隻欣以爲舊後饒州司馬許玠以十杯見貽與前杯同訊知乃郎窯也又於董妹倩齋頭見青花白地盤一面以爲眞宣也次日董妹倩復惠其八昔織部予清始買得脫胎極薄白碗三隻甚爲賞鑒費價百二十金後有人送四隻云是郎窯與眞成毫髮不爽誠可謂巧奪天工矣磁器之在國朝洵足凌駕成宣可與官哥汝定媲美更有熊窯亦不多

讓至於磁牀磁燈又近日之新興也

服飾器用有一時之好尚即戲弄小物亦因時制宜而窮工極巧者明時內官家以鬬促織爲能事其養促織之盆一盆皆價值十數金又喜糸貓各編以美名如純白者名一塊玉身黑而腹白者名烏雲罩雪黃尾白身者名金鉤挂玉瓶之類甚有染色大紅者其飼貓之器皿用上號銅質製造今宣罏內有名貓食盆者是也價更重於促織小盆即養畫眉鴿毛籠內所用食水小磁罐亦價值數金近今惟尚鬬鵪鶉鶉口袋有用舊錦蟒緞妝花刻絲猩毡哆囉呢而結口之束子有漢玉碧玉瑪瑙硨磲琥珀珐瑯金銀犀象而所用烟袋荷包更復式樣更新光彩炫耀邇來更尚鼻烟其裝鼻烟者名曰鼻烟壺有用玉瑪瑙水晶珊瑚玻璃縷金珐瑯象牙伽楠各種雕鏤織奇款式各別千奇百怪價不一等物雖極小而好事者願倍其價購之以自炫然轉眼間所好更變又不知何如矣

昔陝西有以湯驢作方物遠貽餽人者據云味最佳美考其製法備極慘酷先以厚板鋪地稍高多釘堅實而鑿四眼倣驢身驢蹄之大小拉驢上板納四蹄于眼中不容稍爲展轉乃以多沸熱湯澆之自頭至尾遍體淋漓以毛盡脫爲度竟成雪白一驢而命已絕肉已熟其死甚于一刀慘楚爲何如耶繼爲取出開膛剖去腸臟分割其肉量大小成塊懸之風處風乾猶嫌其肉太鬆將肉用蘆蓆上下夾好置諸通衢任車馬往來踐踏久之方行收好不啻珍錯之藏非大好筵席不輕用本地極貴重之故遠致方物也又天津衛有小鳥黑爪故名鐵腳烹炒爲下酒物味鮮爽口其鳥羣飛以網羅之一網可得若干其撏毛之法則大奇掘地作一坑用火燒紅將鳥從網傾入以物覆之彼于內亂飛相觸熱氣交加互相撲打毛自盡脫不假人力誠火攻也又前朝內監性嗜鵝掌嫌其不甚肥厚乃以磚砌火坑燒之近赤置鵝于上磚熱鵝立跳不住自行蹀躞一身血脈盡注於掌

其掌愈蹀愈厚鵝受炙不過而死適於口忍於心矣僧謙光曾云老僧無他願鵝增四腳鼈著兩裙足矣邇者江淮僧人嗜鼈之法甚于俗家釜水微溫置鼈於內將鍋蓋預鑿數孔如所置鼈之數蓋定以重物壓之然後以薪燃竈令水漸次而熱鼈覺水熱沿蓋得孔以頭探伸而出先以姜汁椒末醬油酒醋調和勻好乘其熱極口張以匙挑而灌之五味盡入腑臟遍身骨肉皆香而死奇慘異苦僧見其狀向之合掌曰阿彌陀佛再忍片時便不痛矣眞所謂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者耶嗟乎口腹之奉誰不欲之即孔子聖人猶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亦未嘗教人甘爲爲粗糲腐儒餐也近日有全羊設饌者以羊之全身製爲十六器或十二器而湯點皆用羊又有以全鵝二三隻製十二器或十六器者湯點亦皆用鵝不雜他物可謂窮工極巧矣然不過烹炮精美未有戕生害命如前驢鼈之甚者即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趙嵒一飲食必費萬錢何邵一日之供以費錢

二萬爲限亦不過備四方之珍異耳何嘗著其酷烈殺生哉但食品豐儉各隨人之性情晏嬰爲相尙食脫粟公孫弘以丞相封平津侯猶脫粟布被世皆賢之萬錢之奉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乃更有少年縱恣者欲食牛羊諸牲之肉一呼即得不能待其宰殺乃生割其肉而烹炮之吾不知其是何心也裴晉公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便吃予服其天然不設色相是眞學問國朝初年扈侍御申忠巡按陝西訪知湯驢一事嚴飭禁止一有犯者罹以重法此風稍戢至鵝掌鐵脚魚鼈生割之慘間有爲之者安得復見扈侍御其人遍行禁絕乎京師餽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美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方物也然惠泉甜而紹興酸金華濁釀均非佳醞唯四美瓶頭與淶酒兌半相和則美甚矣但其價過昂杖頭每苦不足若煮淶清雪相和名曰兌酒京師所常用者味亦不多讓也雖有易水滄州竹葉靑梨花春等類總不如淶水苦冽予在淮南每歲于糧艘回空附寄十餘罈而來止供冬雪春花之用不能過夏蓋南酒不畏北方之寒而北酒則畏南方之熱也淮安有臘黃苦蒿鎭江有百花德州有羅酒俱可用近來浙西糧艘北上多帶潯酒陳者果佳宿遷之砂仁豆酒薏苡陳者亦佳若揚州古稱十千一斗金盤露而揚州不聞產酒想謂屬邑高郵之五加皮木瓜蘇蔘泰州之秋露白寶應之喬家白耳至於邳徐一帶俱是稀熬較燒酒醨而薄飲者謂淡而無味曰稀無可奈何曰熬相傳起自希夷竅恐華山處士必非如此造法也太原之桑落酒峻易醉人小瓶潞酒亦曰人蔘酒在西邊亦平常無奇至南方則醇美所云胭脂紅滴潞州鮮人多豔稱之豈眞物離鄉貴耶近日玻璃瓶盛紅毛酒多入中國然其中有香料茴椒止宜於冬月及病寒者若弱脆之體未可輕飲在各地方土人俱能製造如刁酒洛酒汾酒羊羔酒之類止宜本處不著名于四方者甚多大約因水取名大半皆是即用黃河水亦曰崑崙觴倘能多加麴米陳窖

數年未有不佳者若本質太薄太新如東坡所云甜如密汁酸如虀漿者則虀無可奈何矣

陝西有以罈盛釀酒乾料留小穴旋加滾水灌入即成酒者不識其所名二字當作何寫詢之范侍講談一曰君世家于秦必知其解韓湘云解造逡巡酒此豈是耶侍講曰是酒渭以北名曰礶子渭以南名曰罈子又曰花罈京師名曰嗞嗎未聞有所謂逡巡者然其名甚雅吾當歸告鄉人請以逡巡易之究竟嗞嗎二字不得命名之義終難求解座有俗人强作解事曰吾能解之北方小兒呼其母曰嗎嗎呼其母之乳亦曰嗎嗎小兒吸乳母之乳曰吃嗞嗞亦曰咂嗎嗎此酒川嘗吸之如小兒之嗞嗎也衆坐絕倒[illegible]厤載酉不會客會者宴會也杜康卒于酉日酒爲杜造故是日不忍飲酒

明宮中小葫蘆耳喉乃眞葫蘆結就者取其輕也內監於葫蘆初有形時即用金銀打成兩半邊小葫蘆形將葫蘆夾住縛好不許長大俟其結老取其端正者以珠翠飾之上奉嬪妃然百不得一二焉因其難得所以爲貴也

有奸人取烏賊魚墨汁爲僞劵以脫騙人者經年墨消但較之眞墨其色淡而無彩昔有人以無可奈何事必欲一謁權要又知權要之必敗恐投柬刺于其家日後查取株連客進龜尿寫字之法遂書刺進見及權要事敗檢之則楮朽無跡矣二事相類

與老圃閒語樹藝之法圃曰凡種茄欲其子繁俟花時摘葉布於通路以灰規之人踐葉灰則子必繁名曰嫁茄若種匏瓠其苗一經牛踐則子便苦又杏樹結子不繁以處女所繫之裙圍之則花盛多子亦曰嫁杏閩中諸花樹種類繁多獨杏樹絕少見閩部疏

婦人弓足上古未聞墨莊漫錄云書傳皆無所自故詩云玉柱插銀河又云兩足白如霜止言白不言小而金蓮之名始於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即各詩中形

容美人亦止言其杏臉桃腮柳眉櫻口霧鬢雲鬟冰肌雪腕並未言及宮鞋三寸新月半彎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窅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窅娘作也是婦人纏足自五代以來方有之元曲云翠裙鴛繡金蓮小後世皆效之矣舊時婦人皆穿襪即窅娘亦著素襪而舞襪製與男子相同有底但瘦小耳自纏足之後女子所穿有弓鞋繡鞋鳳頭鞋而于鞋之後跟鏇木圓小墊高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而下著地愈顯弓小遂不用有底之襪易以無底直桶名曰褶衣亦曰凌波小襪以罩其上蓄婦人多以布纏足而上口未免參差不齊故須以褶衣覆之然亦有平底者至睡鞋則用軟底（今稱褶衣即膝褲也）予少赴友人之招坐間有以小鞋擎杯送酒者促予詠之予有句云燈前注流霞掌中擎新月雖一時狂興後亟爲刪去

雨點著水最易起泡旋起旋滅所謂夢幻泡影者是也小兒作戲亦有以灰淋水曰灰湯入松香量灰湯之多少而入用葭紮成小圈安于直葭上調松香和湯極細而稠以圈蘸湯向空一繞則成元泡如琉璃狀大而碗口中而如拳如茶盃更有極小者隨風蕩漾頃刻方滅若湯經日曬而濃則一繞可成十餘泡官從樓上臺上高處多人繞放輕飄錯落殊令人眼花撩亂也

俗云南橋北寺北方之寺多出于明時太監創建有一寺費至數萬者窮工極巧而在順天之西山更盛每春三月太監齋僧在平常習套不過蔬食果餅而已而太監輩甚有用腥斉濟佐以酒斯已奇矣更有甚者于遠近搆尋娼妓多人畀道里遠近以葦席爲圈棚納妓於中任諸僧人淫媾名曰大佈施豈非亙古奇聞耶毋惑乎元僧有妻呼曰梵嫂曰房老原非怪事

聞之先外祖母云吾家倉房甚多其極邊一間封閉藏貯者一年有

餘一日開倉易米見梁上二人垂向下頭赤身倒掛箝覦而半截藏于梁內大驚呼衆入看則彼緊閉雙眼及人稍出避彼又開眼看人兩臂在外兩手尙在梁內舉家倉惶里隣咸覩以爲怪無疑矣聚觀閭巷塡塞衆不敢隱鳴諸長官官遣巡檢帶弓兵攜械至先試以槍刺之聲如嬰兒血出如注遂命以刀斫之血肉淋漓凝積遍地血下數斗首及兩臂胸背全無寸骨盡血肉也旋命將倉房拆毀斧碎其梁梁已內空皆盛血塊而已家人在傍白巡檢曰昔造此房時一匠舉斧悞傷他匠足面幾斷血流不止盡淌此梁木上木原有瘦血注瘦內彼時急于救人遂不留心及後上梁仍用此木日久想成此怪耶噫猶幸發之尙早倘下截盡變人形又未知作何妖孽耳

羽而兩足者曰禽俗呼爲扁毛畜生是也毛而四足者曰獸俗呼爲圓毛畜生是也禽卵生獸胎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卵而溼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胎生者眼胞開閉自上而下卵生者眼胞開閉自下而上惟鸚鵡兩瞼俱動如人目胎生九竅與人相同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人則女麗而豔禽則雄彩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家語云七主虎虎七月乃生三主狗狗三月而生四主豕故豕四月生五主猿故猿五月生六爲鹿故鹿六月生諸禽獸無蟄禽惟黃鶯紫燕獸惟黃鼠諸熊蟄與蟲同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馬蹄圓爲陽牛蹄拆爲陰馬之臥也起自前足牛之臥也起自後足是陰陽禽獸之各別也然月令雀入大水爲蛤是禽化爲甲蟲也田鼠化爲鴽是獸類化爲禽也鷹化爲鳩是禽化禽強化弱也他如牛哀化虎王婦化黿馬生人取名馬異此又禽獸陰陽人物之變而理有不可推者矣

禽之味美於獸俗云寧吃飛禽四兩不喫走獸半斤鶴之膝後曲雀之足雙行

有羊產羔人首羊身者衆以爲異達之朝朝臣曰此無足爲怪不過

牧童春興耳予曾見雞有四足兩尾者猪有四肘之外更生四肘肥大異常生時猪母幾死此亦無足怪者不過重胎與雙黃蛋之類已耳

治喉閉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釅醋調灌去膠痰即愈

治目障翳用熊膽少許淨水略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淚痒則加生姜汁些少以銅筯點之絕奇赤眼可用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絞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噴嚏數次可散熱毒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治發背用乾人糞陰陽瓦焙存性研細用醋調敷腫處即消

病痔者用苦蕒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撩苦蕒頻頻澡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數日即愈蕒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金吾其形首似女人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取作巡警將軍之號

㹀鳥養羞羞者食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鏡聽咒曰並光類儷終逢協吉

兩腋狐氣名慍羝

骰子亦名瓊畟 音測亦音塞俗呼塞兒

義嘴笛嗩吶之名也身本是笛嘴則另具故曰義嘴即今假子稱義子之意 彈箏用銀甲或以象牙琺瑯爲之總名義甲

自西洋人入中華其製造之奇心思之巧不獨見所未見亦幷聞所未聞如風琴日規水輪自鳴鐘千里眼順風耳顯微鏡雀籠之音樂聚散之畫像等類不一而足其最妙通行適用者莫如眼鏡古未聞眼昏而能治者杜陵老年花似霧中看唯聽之而已自有眼鏡令昏者視之明小者視之大遠者視之近雖老年之人尚可燈下蠅頭且製時能按其年歲以十二時相配合則更奇矣墨晶者價昂難得白晶者亦貴惟白玻璃之佳者不過數星今上下貴賤男女無不可用眞寶物也人人得用竟成布帛菽粟矣至于算法又超出尋常之外遠近高低大小多寡頃刻而知燎如指掌更上古所未有者也

溺器名虎子褻器原謂之獸子古貴嬪家製以銅形獸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距之以便溺獸子爲馬形取登距時如跨馬之狀意便于坐備雅觀也今溺器多用銅錫若褻器詎以木爲之名爲馬子或本乎獸子而變通之耶

淮南司馬吳孝階 熙 以呂紀錦毛大畫見遺細玩果係錦衣眞蹟題曰五倫圖上畫太陽一輪中立五彩鳴鳳取毛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之意蓋言盛世君臣相合也森陰之下寫二鶴取中孚爻詞鶴鳴子和之意至于嚶鳴之鳥以與友朋戢翼鴛鴦以與夫婦在原脊令以與兄弟亦皆見于詩人所共曉以丹青小技

而擬極正大之題故可珍而可重也

畫像繇來久矣筆墨之妙所謂傳神在阿堵中未聞以泥可捏成者惟神鬼之像塑者最多蓋神鬼詭屬虛幻誰見其眞誰辨其僞近有高手能以團泥極熟對人手捏而成與生人之面貌肥瘦赤白蒼黃鬚髮痣點瘢痕光麻無不酷肖儼然如生覺畫工筆墨仍有未到之處相傳其法起于虎邱老僧又云虎丘市泥美人之家夜夢呂眞人教之者訛不可考姑蘇維揚皆有其人尋常者每像數星身體皆活動者倍之若宰官則因人而施所謂君子自重也閱數年仍可增換此從前所未見者見之方三十餘年耳

昔人所持惟紈扇最古宮中名爲合歡扇班婕妤歌曰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後呼白團扇王珉嫂婢歌曰團扇復團扇許君自障面諸葛武侯綸巾白羽扇指揮三軍謝安爲鄉人捉蒲葵扇唐詩云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閑眠對水鷗若今人

所用多金白紙扇矣其扇本名摺疊亦謂之撒扇取收則摺疊展則撒舒之義明永樂中朝鮮國入貢成祖喜其捲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自內傳出遂遍天下其始不過竹骨繭紙薄面而已迨後定制每年多造重金者進御一面命待詔書寫端楷一面命畫苑繪畫工緻預於五月一日進呈以備午日頒賜嬪妃宮女其釘鉸眼錢皆用精金每扇價値五金至本朝三百餘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沈香者櫻竹者各種木者羅甸者雕漆者漆上灑金退光洋漆者有鏤空邊骨內藏極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鏤空通身填以異香者扇頭釘鉸眼錢有鑲嵌象牙金銀玳瑁瑪瑙蜜蠟各種異香者且有空圓釘鉸內藏極小骰子者刻各種花樣備極奇巧甚有做擬燕尾更有藏釘鉸于內而外無痕跡者其便面有白紙三礬者有五色繽紛者有糊香塗面者有撚金者灑金者命名不一其[illegible]多而輕細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塗面者曰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

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紗爲面可以隔扇窺人者曰照郎扇且有左右可開製爲三面暗藏其中畫橫陳像者曰三面扇有製樣各別因地因人得名者曰黃扇川扇曹扇潘扇青陽扇而相傳最久遠者無如杭州之芳風館其家世以售扇爲業遂致素封城內構一別墅花木竹石頗極清幽予兼攝杭州府篆時曾過其園題以詩曰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間池成凹處雨石疊意中山爲惜三春老來偷半日閒凭欄待飛鳥薄暮亦知還座間詢及主人製扇之法乃出一扇曰百骨扇傳已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潤蒼細洵舊物也據云今亦不能做造即强造亦不佳矣此予生平一見者若古之紈扇羽扇蒲葵扇亦間有用之者不甚多也扇有摺疊因而有墜作阮兄曰扇器以蜜結迦南爲第一其次則宋做舊玉之小者即虎斑金絲各色玉之新做者亦佳若琥珀蜜蠟之類品斯下矣

近有以合香桂花製成及玉樞丹紫金錠其價頗廉儘堪適用

瑯環記云硯神曰淬妃考硯之製古今不一而唐人呼曰硯瓦蓋謂硯形凸起如瓦非以瓦爲硯也用久則平又久則凹矣劍南詩古硯微凹聚墨多今人呼硯曰硯臺亦曰硯瓦

陽支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犬足趾皆單陰支丑牛卯兔未羊酉雞亥猪足趾皆雙惟蛇已則無足耳

在園雜志卷四

憶辛酉壬戌間履端隨先君子檢討公官京師時觀察公方髫齔隨生入洛之歲仲華拜袞之年常過邸舍與先君子論詩稱忘年交記先君子曾語履端曰當今詩人接踵新城商丘者必以劉中翰在園爲最詳識不敢忘今未刻篋衍集中先君子手鈔葛莊諸詩尚在履端自壬午冬備員山陽校官職卑務閒時追隨觀察公學詩回想當年京邸趨庭緒語忽忽若前日事觀察公壽著書一日出在園雜志示履端曰雜志上下卷不過就余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身之所閱歷隨筆志之積久成帙非有成見作文字觀竊附兔園冊子藉供水天閑話已耳履端受而讀之不禁悚然曰是書也覈事物之原流貫天人之同異稱名邇寄意遠可以發人忠孝之思動人勸懲之志令人隨事詳飭不敢放佚取其緒餘亦足以資多識助談柄豈如虞初諾皐僅同叢言脞史一二津逮及之也哉嘗考唐時虞世南鈔經史百家之書曰北堂書鈔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各以門目類粹名爲六帖後六帖者宋知撫州孔傳所纂以續樂天之後傳襲封衍聖公履端又嘗讀觀察公年譜公少工舉子業値旗籍停科以門蔭需次通籍歷仕三十餘年雖膺繁劇而鉛槧隨身藩溷側理不殊儒素以故大而軍國典要細而蟲魚瑣碎靡不留心手輯乙未春孔東塘先生從曲阜來淮與觀察公剪燭聯吟暇讀雜志先生軒渠拍手爲公作序自言亦有稗海彙輯卷帙浩繁漸次成書如孔傳所纂今在園雜志堪比六帖並駕北堂近日漁洋集中有分甘餘話西陂卷內有筠廊偶筆俱膾炙人口在園雜志洵足肩隨二書稱鼎足焉則齊驅王宋者又不獨葛莊詩也乙未立秋後三日陳履端百拜敬跋於袁浦學舍

在園雜志勘誤表

卷	頁	行	字	誤	正
一	二	二六	觀字下		脫察字
一	三	六	二二	一	立
一	三	九	品字下		脫五品二字
一	四	一七	政字下		脫使字
一	四	二〇	事字下		脫副使僉事分巡外郡在省則管驛站學政等事十八字
一	五	六	四	車	軍
一	九	五	九	綿	錦
一	九	二〇	八	宗	昌
一	九	二〇	九	昌	宗
一	一〇	一六	一八	或	成
一	一四	九	十字下		脫年字
一	一四	一八	二二	袞	兗
一	一六	二五	一七	復	服
一	一七	一〇	二三	之	以
一	一七	八	六	俗	衍文
一	一九	五	一六	和	知
一	一九	四	二六	甚	吃
一	一九	一五	一	吃	甚
一	二二	一二	八	爲	僞
一	二五	一四	六	許	計
二	三	三	昏字下	是如	誰是
二	三	二二	三	貫	貴
二	六	一九	一五	子	予
二	六	一九	二三	遣	遺

二	一三	一三	一二我	獨
二	一三	一三	一三獨	我
三	四	五	二六夜	衍文
三	四	七	夜字下	脫夜字
三	五	二六	二五孟	孟
三	六	一四	四日	白
三	一七	三	爲字下二十七	七十二
三	一七	一三	一五四	泗
三	二〇	一二	一八各	名
三	二三	一二	一〇什	仕
四	一	一八	一呂	回
四	一四	二六	七虬	衍文
四	一四	二五	一四盜	衍文
四	一五	九	二〇賈	跴
四	一八	二三	一一爲	衍文
四	二〇	二	四藩	衍文
四	二二	一	人字下	脫頭字
四	二二	一	一六頭	衍文
四	二三	五	七隮	臍

權齋老人筆記四卷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權齋老人筆記卷一

歸安沈炳巽晉漁著

分野之分當讀去聲今人多作平聲誤洪容齋高宗親征詔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此可以爲證又兩錢分之分亦宜讀去聲蓋一兩均作十分則每分爲一錢一錢均作十分故從一至九皆當讀去聲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今多讀平聲亦誤習書宣帝謂魏武曰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此亦一證也又司馬溫公之論荀彧曰彧佐魏武以弱爲強化亂爲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　又魏劉曄曰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耳皆讀去聲是又一證也

殿試之不黜落起於宋仁宗嘉祐二年前此殿試皆有黜落臨時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經省試取中屢擯棄於殿試者故張元以積忿降元昊大爲中國之患於是羣臣建議歸咎於殿試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詔進士與殿試者皆不黜終宋之世以迄於今皆因之不改是一叛逆之賊子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也宋朝殿試惟用詩賦士子多以僥倖得第慶歷二年富弼乞罷殿試止令尚書禮部奏名次第唱名王堯臣梁適皆狀元及第以爲譏已正月辛巳方從弼之請癸未遽從堯臣適之請復舊今制惟用對策始自明祖歷今四百餘年矣然有一定程式會榜後舉子各熟習之策問擬於內閣鑽營者往往先期探取預搆直書較之詩賦反爲易易

先太傅襄敏府君歸田之後以祖宅慶澤堂（先君改顏敦行堂）遭先高祖太常公之變不忍居此移居碩鴻堂後遂考終於彼故典章圖籍俱在碩鴻而我家所藏最爲鮮少炳巽中年以往每於三四兩房後人物色購求始得一二然而威鳳一毛自可寶也（所收各件附記於後）

牙章一方廣二寸高寸五分兩面鐫一曰功在封疆（細朱文）一曰世篤忠貞（白文○今付族弟榮昌寶弆）

青田凍石章一方廣一如牙章之數鐫先公之字（犇魚篆）上方刻眞書小字云年姪張嗣奕倩友人金言製

乙丑季秋二日（今授姪生偉寶弆）

書稿六冊俱屬先公親書往還小簡

梅花詩一卷字大如拳筆勢飛舞後有廷尉君偉兩公跋

家書口通俱在閩中時寄歸與先高祖者（此卷從族鎔得）行書兩軸一贈族祖澄宇公五言詩一章（澄宇公先公之從弟也）一行書鶴林玉露一則（此軸乾隆壬戌付姪孫寶錦收藏）

未裱書稟五束得時已屬散亂無從考其歲月至今尚未裝潢吾今已老此後人之責也

先公小影一軸東海陳節寫於天啟甲子取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意唐巾便服獨立懸崖之上下則

清波萬頃意象瀟灑名筆也

敬題先公手澤後曰先公於萬厤己丑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尚書謚襄敏壽七十有八通籍之後未嘗攜書記相隨凡有疏牘皆自具草天啟二年自滇撫晉戎右尋掌留都工部事是時朋黨紛爭逆閹勢燄漸熾公中立不倚竟以忤璫閒住其豐功偉烈史傳載之甚詳茲六冊俱屬平時往還尺牘草稾十九多與封疆大臣論時事及滇南段進忠安酋叛逆情狀閒因先恭靖恤典事未允與當事者反覆辨論其外絕不及私即此可見先公立朝大節矣康熙庚子之夏炳巽既集先恭靖手澤裝潢成冊今復集先公遺稾彙為六冊傳示子孫同垂不

朽雍正甲辰九月上浣來孫炳巽敬題

前亚之西有小郵名鳳林其始原名馮林以所居皆馮姓故以其姓名郵即古來朱陳郵遺意後漢馮異封陽夏侯所居馮姓以之為始祖并祀為土穀神即以其封改名鳳林而土穀神之祭祀賽社如故也但不曉陽夏爵為頭銜厥後馮姓人他徙（今前亚甫南有馮家大 日皆屬馮姓即其後也）遂侯之封是否馮異僅以千金劇點將內有陽夏侯陳孫之名遂竟以孫當之令之頭銜直書曰陽夏侯陳郵人無知依附影響固不足怪惜史氏諸公不為考正似亦不學無術矣

筠廊偶筆云輿圖考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周瑜破曹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嶼山為赤壁謬也噫此說起而世人爭誚子瞻然唐杜牧之齊安晚秋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蓑翁坐釣磯則何以說乎蓋當年舳艫千里旌旆蔽空由黃州至嘉魚皆屬戰爭之所烏辨其某舟泊某山某山為火焚而赤乎即以黃州之赤嶼謂赤壁可也此說久不定余為辨之云云炳巽按陸放翁入蜀記云圖經及傳者俱以黃州赤壁磯為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故賦云此非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

下如此據此則東坡原不曾確指黃州赤壁為周公瑾敗曹瞞處後人讀書不細故多議論何西陂亦據世俗之論而强為之說耶至云當年舳艫千里即以黃州之赤嶼為赤壁亦可此論亦屬支離不必曲為坡公諱也

筠廊偶筆又一則云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為龍神借觀事甚奇黃魯直儆龍文云臣黃魯直謹言臣聞天子召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恩寵錫以重爵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製其褒辭以賜修命石氏鐫之故刻龍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回五月十三日至鄱陽湖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而言曰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

碑入水遂不見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鷩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時知泰和命以同邦之誼命直為文以檄文多不載後云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黃魯直敬識炳巽按魯直年譜公於元豐三年庚申授泰和令此文既作於熙寧三年庚戌則相去十年是時公任葉縣尉豈得與公同行耶又按歐陽公集阡表作於熙寧三年四月十五日今云五月十三日已載碑至鄱陽相去未及一月鐫刻豈能如此之速況又自京師至鄱陽耶又按歐公年譜於熙寧元年轉兵部尚書改知青州九月丙申至青二年內侍王延慶過青傳宣撫問四年七月辛卯改知蔡州九月甲寅至蔡年譜鑿鑿自元年

九月至三年八月俱在青州何曾有三年三月趨朝之事合之兩公年譜俱屬子虛且此文山谷集亦不載其為好事者偽託無疑西陂先生宜加駁正不應采入以疑後學尤侮菴設二疑以為於龍神不當稱臣既稱臣而不書名俱屬可疑以此駁之俱不足以正其謬也

嘉善魏東老名允札忍節公大中孫庶常公學濂子遭家多難備嘗辛苦年未五十出家為道士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生平所作不下萬首八十餘乃卒其詩自成一家不拘拘於唐宋為限其自題集後云謂我詩學唐唐無此標格謂我詩學宋宋無此色澤非其自譽實至言也又有自題小集云補硯老人絕不奇二無一有

眾其知生而飯無阿堵物死而飯無寧馨兒所有卻與劍南埒六十年間萬首詩觀此亦可以見其境之既矣辛卯之夏訪吾師柯石菴於武塘因造謁焉見先生龐眉皓髮雙目爛如真如神仙中人至於談論風彩絕不似八十老人可敬亦可愛余賦詩贈之先生鄭重屬和附錄於左

詩曰久矣古竹墩談詩聚將相倡和足同聲擬議多異狀地形闊而平水勢清且曠與柳州接壤百里遙相望芳訊幸平通彼此問無恙前年厚餘來翩翩布帆颺訪之澹和軒猶記策我杖今年繹旃至其人殊倜儻名輩雖居後兩才貲頡頏可知世德門風氣日

以上但媿我甚衰失盡舊行行縱未廢讀書所就亦易量不食神仙字徒勞入道藏豈料炎炎天卻承君勿忘欲乞公輸巧追尋到拙匠時我適病熱按方救治廣潦倒牀蓐閒安能復放宕自見贈我作汗出驚翻淚陳檄王維畫俱借尊篇當起赴丹丘招銜杯坐環向是夕月半殘片瓦依稀仰

今旗下會客必用全羊頭尾肚肺腰腎之類各種異烹雜蔥蒜食之以盡為度號曰全羊會按青州雜記云熊翻每會客至酒半階前旋殺一羊令眾客自割隨所好者綵帛繫之記號畢蒸之各自認取以剛竹刀切食一時盛行號過廳羊則全羊之會其來已久不始自今旗

下也
余在會城於城隍山見山東人畜一猨觀者人與一錢猨長四尺許內一高籠中護以鐵柵與之食則手自籠中出遇食稍遠則手愈長蓋通臂猨也食大遠則呦呦作聲似罵詈狀復與之則躍如狂若終不與則叩頭哀求必得乃已長興丁靜山作詩紀之詩甚佳惜不能記憶

雍正己酉年洞庭東山王氏園中鐵樹開花湖城文武當事無不往觀蓋因有所傳也樹如棕櫚長僅數尺花如繡毬根之四圍護以鐵屑據其家云六十年一開花此樹明萬厤時自嶺南攜來已三度放花矣然他處

攜來者概不能活惟此樹能獨放花爲奇按嶺表見聞言鐵樹生海底石上榦類珊瑚居似彗千年則成珊瑚其旁有蚌守之往往得鐵樹則兼得珠是鐵樹與珊瑚同類俱生於海與前所云不類蓋名同而實兩種也

香祖筆記云白樂天詩吳娘暮雨瀟瀟曲自別江南久不聞極是佳句虞山錢牧翁宗伯詩東風誰唱吳娘曲暮雨瀟瀟閶闔城予亦有絕句云波繞雷塘一帶流至今木調怨揚州年來慣聽吳娘曲暮雨瀟瀟水閣頭又云七載離筵嘆奈何玉壺紅淚斂青蛾瀟瀟暮雨南陽驛重聽吳娘一曲歌三人詩皆佳未易優劣

謝肇淛西吳支乘云元時吳興三絕趙松雪書錢舜舉畫馮應科筆錢趙書畫人皆知之馮筆則罕有知者然文敏繪事不亞於錢且詩文妙擅一代鄭虔三絕公一人足以當之以馮並趙毋乃擬非其倫乎

郡城汪柳亭名亮采本徽人長厚篤實君子也以貲爲郎長子名郊以明經教習授侯官知縣歷署漳州府事次子名□□亦以貲爲山東□州知州柳亭未歿之數月次子先卒於任及柳亭旣歿長子丁艱歸籍僅月餘復以無疾卒父子兄弟之卒僅隔數月而家亦衰落此與七里溫氏事正同溫穀誠名貽孫文忠公族孫其所居文忠故第以歲貢爲餘姚司訓生有三子長子□□余兄東甫壻也少年能文年僅二十餘早卒姪女亦相

繼物故不二年而穀誠亦卒卒未期而第三子以暴疾客死前止次子素有怯證亦以是年夭幸各遺一子而三房之子復以痘殤其慘較汪氏尤甚然穀誠爲人質誠篤厚絕無嗜好刻薄之習惟以作家課子爲事里中稱爲善人乃得此慘報天道眞不可問也或云文忠爲祟詎文忠造惡於生前復能肆虐於歿後耶

筠廊偶筆云夏邑彭先生西園堯俞博學有氣調以能詩著聞明萬厤中遊京師於席上遇鍾伯敬時賓客甚衆未通情款偶談詩不合輒奮拳擊之鍾問爲誰彭曰我西園公子彭堯俞也鍾斂容謝之王阮亭夫子亭雜錄亦述前事下斷之曰方鍾名盛時如堯俞輩者遇之

方屏息不暇而敢與之論詩直拳毆之耶不度德不量力姑妄言之適足以供識者一笑耳在宋則直書其事且尊之曰先生似深信而不疑者而王則輕之曰堯俞輩且曰不度德不量力於此可見兩公之賞識矣

漫堂先生自述云合肥許太史孫荃家畫鶉一軸陳堯佐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余姑妄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曝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文曰子西子西即白章題曰此北宋人筆也不知出誰氏之手余覽之定爲號衆始歎服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俟齋絲猶未深信一日宴客聽事懸一畫余從門外輿上辨爲林良畫已而果然即俟齋亦爲心折沈子曰此小智耳何足自誇

漫堂陋矣

康熙六十一年江浙數郡雞生四翼人不敢畜委去無算宋漫堂筠廊偶筆載順治四年亦有此異

吳江沈君庸自徵作霸亭秋鞭歌伎二劇淋漓悲壯其才不在徐文長下其妻張名倩倩亦才女也嘗有贈外詞云漠漠輕雲籠竹院細雨無情淚溼霜華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萬轉相思纔夜半又聽樓頭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三生緣薄吹簫伴此則見夫于亭雜錄喜其詞之佳故錄之

浙江總督李公衛爲雲南藩伯時得一巨人身長九尺餘及來浙思再得一人與之相配爲輿前導迭未幾處州總兵某得一人以獻其長相匹李大喜皆給千總銜但長甚不能騎每出則在輿前步行余偶至杭曾一見之聞其身雖雄偉卻無縛雞之力惟日食米數升肉數斤而已兩人皆同此亦天所以限之若一有力恐亦難制也古之巨無霸想亦類此但勇而能戰耳

夔峽山中有雉名珍珠雞以其羽毛有白圈點故名又名綬雞生而反哺故又名孝雞故友朱凝如客川中曾攜一對歸畜已數年比凝如再出客死於川訃音將到之數日二雞哀鳴奔突家人亦不解所謂未幾而訃音至矣尋以無人餵飼舉以贈余余復轉贈吳門女夫孫乾若畜未半月而雄者逸去雌以失侶竟哀鳴絕粒不數日而斃異哉欲作詩紀之無暇也

平湖高詹事丁太夫人憂陸稼書先生往弔時治喪已畢闈者辭焉先生列奠帛於門肅拜登舟闈人訝之乃進稟詹事高曰必陸先生也急命舟追之先生曰吾爲弔太夫人來而今已拜則吾事畢矣何用轉爲堅辭竟去此得之柯石菴師云

稼書先生令嘉定離任之日士民攀轅哭送者傾城而各鄉扶老攜幼者不下萬計數日前各攜香燭焚縣廳事前石爲之裂以銀錢米豆布帛輸送者積至數舟先生一無所受貯之庫廨以備救荒之用公去之後士民復捐貲爲建生祠至今尸祝雍正□年　特旨崇祀孔

廟　本朝理學一人而已

曹邺寧壽堂者太傅金文通公邸第也素稱有怪或云太傅藏銀在於廳事所致康熙庚辰之夏余姊夫宗堯同姊輩數人在庭前玩月忽見堂中一火毬旋轉不定羣起逐之至東北隅而隱僉曰藏在是矣乃醵分祀神掘地尺餘即有一石板横覆於上竭力啟視果見大甕三枚然惟清水別無他物諸人憤悶欲絕乃舉甕水傾之至第二甕將完鬨鏗然有聲以手撈之得銀半笏恰如所派之數造物弄人亦已奇矣尚留一甕未傾宗堯之姪仰若云聞藏水治火毒有奇驗願留此以應不時之求遂舉甕置之私室次年夏火毒盛行往室取水則

白鏹滿甕豈非更奇也仰若後以此銀捐某縣知縣復以贓敗仍然徹貧反不如不得者之尚能温飽可見得失自有天定無容勉强也

金宗堯同族姪數人赴試嘉興初到之夜伊姪能始至庭中小便見西閒鐙光燦然就窗窺視有一少艾臨窗梳洗踰時起身更衣既畢之後忽於腰間解繫腰之帕懸梁自縊拖舌長尺餘能始狂駭大呼而鐙與人俱寂然矣詢之居停云其妾為妻所妒縊死於此往往現形今扃閉已數年矣明日急遷寓去能始後亦無他可見怨鬼為祟現形惑人者誠有是也能始負實人為余親述必不妄也

鵞有鬼兔亦有鬼此捫蝨新話所言以余所見則蝦蟆亦有鬼抱朴子曰吳景帝有疾覡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鵞而埋於苑中作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巫覡之告曰若能說此家中鬼婦人形狀者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鵞立墓上所以不即白然則鵞死有鬼也稽神錄云楊遵田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兔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即其草而求之得兔骨一具此兔死有鬼也余姊夫徐天峰以醫為業午日擒一蝦蟆實以丹砂當午捉殺之後有幼子患痘勢已危險忽聞牀下有蝦蟆聲時方冬月競怪之取火就視見一赤嘴蝦蟆蹲踞

其下以手取之絕無所得則蝦蟆亦有鬼也此子竟以痘殤豈微物亦能索命耶

又野客叢書貓鬼一則云所謂貓鬼者觀隋獨孤陁傳其家每夜以子時祀貓鬼言子者鬼也其貓鬼每殺者所死之家財物潛移於畜貓鬼家故當時下詔禁之甚力謂畜貓鬼之家投四裔僕始不曉貓鬼為何物因觀巢氏病源知貓鬼乃老狸野物之精變而為鬼蜮而依附於人人畜之以毒害人其病心腹刺痛食人腑臟吐血而死乃知所謂貓鬼如此

族祖闇學心齋公凡遇後進投卷必什襲藏之有可采者悉錄之其尤佳者諷誦不置口所獎拔者甚多康熙

庚辰視學閩中公明爲本朝第一閩中士子感戴尸祝至今不廢庚寅之秋爲公六十誕辰閩士置錦數千里來祝者二十餘人非至德感人烏能致此癸巳恩科主南宮試所得士最盛位九列者十數人其他監司方伯不可枚舉甲午主湖廣鄉試公爲一世文宗而於後進片言隻字不輕棄如此今人可以鑒矣

族叔申培依安慶撫軍范公幕下歸述撫軍之署在某山之麓署中素有狐怪在一樓上扃閉甚嚴稱之曰仙莅任之初先須親祭凡遇朔望必備祠物置之樓外遣親戚子弟一人代祭少頃往徹則雞肉之類盡啖無餘間有不食者亦狐臊觸鼻人亦不可食矣此其所目覩

者夫巡撫乃　天子重臣建牙一方凡所屬有淫祠惡獸爲民物害者尚須如韓愈魯宗道王嗣宗輩或驅或殺以申　天子之命豈有堂堂撫署而容妖狐盤踞反屈體先謁然後視事之理先後諸公真堪媿死矣

童子舉　本朝絕無其人前明三百年亦僅李文正東陽一人惟宋朝所舉最盛略記於左國初賈黃中七歲童子闗頭及第太宗朝洛陽郭忠恕七歲通九經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二年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祕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召對令從祕監讀

書時年十二蔡伯希年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祕書正字神宗朝賜饒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出身高宗朝賜處州孝童周習出身孝宗朝賜呂嗣興王克勤童子出身其間賈黃中晏殊宋綬楊億諸公或登政府或至顯官尤爲極盛云

漁人楊甲者以捕鼈爲業每日獲鼈必先取肥嫩者煮食一枚然後出賣積有年矣雍正己酉得一鼈大如箕甲夫婦大喜共思烹食方舉刃欲刺鼈躍起以頭入甲口齧其舌不放甲痛極仆地其妻亦大驚然無計脫之急以刀斷鼈頭然頭雖斷而舌終不可脫惟以兩手踞

地作鼈形痛楚之狀莫可勝言如是一夜竟斃夫鼈介族中蠢物也人豈可貪食之余見食鼈之受害者屢矣惟甲爲最慘或曰捕鼈者頗多何獨於甲得此慘報殊不知他人業此爲衣食計故亦不已耳若甲則每日必先食之其貪口腹爲已甚宜其有慘報也今吳中人競以此爲珍品每食必相聚朋友以所食多寡爲勝負號曰鬭魚會余每舉楊甲事戒之而無如終不悟也

土產之多莫過於我郡衣者有絲緜紬綾紗布以及包頭汗巾手帕等件用者有筆鏡羽扇竹器食者有茶筍魚菱其絲之行於兩廣外洋及江寧蘇浙三織造歲不下數百萬而縣不與焉至於茶筍魚菱諸商輻湊歲亦

不下百萬其他五穀及梨栗柿棗之類又不知凡幾則湖民自宜殷富然其窮反勝於他郡而風俗則又儉勤力作非若江南諸郡之奢華暴殄此其故有所不解也

族叔某已薦賢書矣一日過小齋案頭偶有日下舊聞曰目下當云新聞何反曰舊聞緣係近視故譌日爲目旁觀者告之曰此日也非目也曰卽云日亦當作新聞日下者近日之謂也余方啜茗不覺失笑幾至覆杯窮措大老死制義目中不見他書有此妙論可慨也夫曾記王阮亭筆記中一則云一日有太學生過訪告余云旗下近日爭買一書書肆爲之價貴詢爲何書俛首久之曰似是文選照明也笑曰恐是昭明文選其人大

喜曰不誤昭明也著也盜取明文之昭著者選之耳余曰恐不作如是解曰然則取本朝及明文合選之耳余見其議論新異亟詢之曰本朝稱爲昭代今選兩朝旣不可以明加於本朝之上又不可云清明故文其詞曰昭明耳余爲匿笑久之又記談資中一則云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二人同官其一偶舉唐杜荀鶴詩稱賞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鄙鷹何曾有征徭乎舉者解之曰古人之言豈是有失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此與上二則何異可見古今來此等正復不少

裴休得桑木根曰若作沈香想之更無異相雖對沈水香反作桑根想終不聞香氣諸相從心起今人處貧賤妄思富貴復貪進不已聞休斯言可以悟矣

家隱侯休文羸弱多病日數米而食羹不過一筋余雖不敢比休文而所食適與相類朝暮不能盡一甌惟日中啖飯可椀許然素無他疾年已七十有一亦何厚幸也

宋初州郡官屬皆長吏自行奏辟大抵皆其宗族親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詔曰諸處奏薦多是親黨既傷公道徒啟倖門今後如有員鈌處當以狀聞自後奏辟不敢私於親戚雍正口年有　旨京外官俱許保舉一人送部引見量才受職所保舉大約非子弟卽親戚甚至以子而保父者我湖如臧如吳如錢皆以父保子兄

保弟一監生不數月卽膺民社之任而京朝官自部曹以上皆得保舉京中之富商大賈無不夤緣得官奔競之風大開幸不一年得　旨停止此風遂息

今上改元有　旨凡出繼之人遇本生父母喪照親父母例丁憂一年生童俱不得應試宋時朞喪百日內妨試尊卑長幼同士人病之多入京冒哀就同文試洎中選被人論口不免坐罪天禧間翰林學士承旨晁迥上言諸州士人以朞制妨試奔湊京轂自今卑幼朞服不妨取解詔從之然則宋時凡遇伯叔父母及子姪之喪皆妨應試未免過苛若本生父母喪中竟居然取解以心實有不安今只重本生丁艱停試允爲至當

武舉之制𠜂於唐世其後屢舉屢廢唐時以之選將帥五代以來皆以軍卒爲將此制久廢宋天聖中以西夏用兵將帥乏人復置武舉至皇祐七年邊事寢息遂廢此科治平元年九月復制終宋之世不廢迨明初復設然未有廷試分甲第與文進士同者有之自崇禎辛未科始遂有武狀元之名至　本朝則鼎甲爲尤重反勝於文鼎甲之榮鼎甲必點頭二等侍衛三年之後即出爲參戎位已三品不數年即可建牙開府其視文鼎甲之循資較俸者遲速迥不侔矣

尤展成艮齋雜說云子曰鄭聲淫未嘗曰鄭詩淫也朱子止因誤認此語夫詩三百篇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

收淫詞之理卽詩以爲刺淫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者皆朱子所斥爲淫奔之詞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善之以鄭人稱之淫詞不亦自暴其醜乎此論甚是然前人已道之不記出於何書姑識尤說於此愚謂詩小序必不可廢古今通儒論皆如此然如郝楚望之每一詩必駁朱注亦自不可錢牧齋顧仲子傳云顧大韶文恭欲刊定一書用毛傳爲主不可通然後用鄭毛鄭必不可然後用朱毛鄭朱皆不可通然後網羅羣說而以已意

折衷之嚴粲詩緝作於朱注之後獨優於諸家大全之作敷衍朱注全無發明用覆醬瓿可也此論最公

權齋老人筆記卷一

權齋老人筆記卷二

歸安沈炳巽雪漁著

先太傅襄敏公撫滇之三年值安邦彥反諸土目並起安效良陷霑益李賢等陷平夷等處時四川奢崇明同時作亂陷重慶等府滇省危在旦夕先公調重兵防守省城竭力支吾者二載起故參將袁善調諸土司督兵剿殺大破賊眾會升南京兵侍繼之者爲我郡閔公洪學悉以兵事委焉閔并先公之功攘而有之及雲南敘功疏之獨遺先公不敘時先公已忤璫閒住不敢申理崇禎改元迺以萬里孤臣九死報國逆璫蔑旨不敘等事上疏訟冤疏末有云保全境土以待後人之至愁遺

庫鏹以濟後人之需選調各將吏各土司以待後人之防勦云云蓋明指閔言之也閔得世廕錦衣而我先公保全境土之功不蒙一敘雖其時逆璫勢盛先公以忤璫去位或不敢首敘然閔攘功之迹亦自不可掩也直至十三年叔高祖蒼嶼公在工垣始以朝廷賞功大典等事具疏詳敘始得旨沈某準贈宮銜一級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先公之功於是乎大白時先曾祖先祖相繼早世錦衣之廕應屬先君然先君年僅三歲未堪授職乃爲叔曾祖漢蒴公借襲俟先君出幼之日仍歸世襲不數年即遭國變廷尉敘功疏稾奏議中失載尚有兵部取名手本及諭總管陳姓諭單可考　附錄於左方

工科給事中沈允培爲朝廷賞功大典等事準兵部武選司手本內稱職方司手本移稱奉本部送準都察院咨前事崇禎十三年九月廿九日本部具題十月二十四日奉聖旨沈某準贈宮銜一級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欽此欽遵移會到司所有應廕兒男的名相應移取等因。照得職父沈某生有四子俱蒙恩廕今行取應廕兒男的名職嫡長兄莊卿長姪鍾元姪孫角俱身故遺孤棟衍（先君元名）年甫三歲未堪承廕切念天恩不敢久懸察有次姪監生鍾亮序既相應年方強壯堪以承襲伏乞遵例將鍾亮題授俟棟

衍出幼之日祖職仍歸棟衍世襲爲此合同手本并黏連同鄉印結前去兵部武選清吏司煩爲察照題授施行須至手本者　崇禎十三年十月□日

廷尉公付陳總管諭單

太老爺敘功本已下了錦衣世廕極是難得況在十八九年沈擱之後用心較苦用力較倍寫也寫不盡說也說不盡我數月以來寢食俱廢拮据不寧只爲此一件事就是上本經廿五日那一時一刻不耽心的此雖太老爺積德之報其實只當我白手掙來當時太老爺在時事尚未冷門生故吏尚有存者然大老爺兩次進京費銀俱以千計畢竟做不來今日枯

木放花又值最慎重名器之時許多敘功本多不下即下亦多駁壞我家眞是僥倖寅官先君戊寅生故小字寅官纔三歲諒難題授三房四爺要做且先讓做拘不得長房之說因太老爺關係大故儘力圖謀幸而成事且俟寅官長成之後仍歸長房亦未遲也此字各家主俱可看得我多是實話

周子云無欲則靜程子云有主則虛二語可以作對李延平云觀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可以涅性胡仁仲云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正情二語亦可以作對

韻語陽秋記宋大觀中吳興人邵宗益剖蚌中有珠現阿羅漢相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遂奉歸慈感

寺供養寺臨谿流建炎中憲使楊應誠者與客傳玩忽越檻躍入水中禱佛求之一索而獲此吾郡之事而人罕有知之者佛力廣大無所不有誠不可以儒家拘墟之見求之也

吏部郎官自明中葉以後最爲清要順治中吳郡顧松交子咸積來贄俱以吏部郎家居賓多輻湊一日廣坐中一客忽曰二公所謂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也客皆爲之絕倒我郡談震方九乾以文選郎家居豪橫一邑邑之紳士畏之如虎疾之如仇邑中凡有公私宴會以及交際往來如談在座則絕無一至者一日縣令唐公執玉徧邀紳衿議修城事惟談獨往餘皆未至縣令迎謂曰老先生眞所謂偏國中無與立談者矣談爲之怫然

明弘治五年南直隸鄉試劉尚書南坦麟以武生中式十四年鄉試陳翰林魯南沂以醫院學生中式二公名碩而皆以雜流進所未解也此例至嘉靖中始革去康熙辛卯鄉試有　旨武生營兵有能文者許應文鄉試一次武舉許應文會試一次嗣後各省鄉試閒有中試至會試則不聞有武舉得售者乾隆辛酉科鄉試福建解元王鵬飛以武生習五經中式士子爲之不平蓋五經俱聚於一號父子兄弟師友互相通融且懷挾多篇臨時湊錄僥倖中式有自來矣鵬飛之兄係某縣學生

極有文名亦習五經以年老爲其弟代搆得中闔省士子皆所深悉因而舉發遂至上聞而同號弊究不能革則此等事尚恐不免也

先兄東甫每批閱書籍必於卷尾詳記歲月某日閱起某日至某日以事停筆某日閱竟其用心之勤罕有其匹每遇譌脫必詳加考證以求至當寒暑無閒如是四十年所點定者如十三經注疏史記漢書新舊唐書水經注全唐詩讀禮通考諸書無不通部句讀其他唐宋詩及口口諸書韓蘇諸集又不在其數也王阮亭香祖筆記云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鈐印常熟趙

215冊 99號
23B

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畢必有朱字數行或評史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馮具區較刻監本諸史卷後亦然前輩讀書游泳賞味處可以想見云云可見善讀書者莫不皆然若禾中項墨林每書後必記所得之價以示後人使不賤售則其陋甚矣然墨林歿後所藏即已星散其長子某為我宗先世憲副公壻早歿無嗣其餘諸子俱不知寶惜視為長物雖記亦何益耶余曾得其宋板周易一部乃族祖姑攜歸之物卷尾記云萬厤辛丑得於華亭何氏用價一百二十金然衍即云宋板亦不值此數恐此老狡獪設此以疑後人亦未可知也

雲仙雜記云東州降魔寺僧吉祥魁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背出水面使去即今杭州武林門有雲棲下院為蓮池大師卓錫之地門前一池方廣數畝中有魚數百頭尚屬蓮池當日放生所畜住僧云蓮池每誦佛號於池上魚皆昂首諦聽至今游人往觀踴誦佛號魚即浮出非若玉泉之必投以餅餌羣來爭食也

野客叢書云兩漢丹陽郡治宛陵而丹陽縣則今建康也至移郡治於建康而元帝又徙都焉於是以建康守為丹陽尹至唐天寶初始以今京口為丹陽郡而以曲阿為丹陽縣然則今潤州丹陽正非漢丹陽故治也丹陽凡有數處不可不知楚鬻熊始封丹陽則在今歸州秭歸縣後楚文王徙都江陵府枝口縣亦曰丹陽漢於宛陵置丹陽郡隋於丹州置丹陽郡唐於京口置丹陽郡其地多不一而西漢志乃以曲阿之丹陽為楚所封誤矣

俗呼鴨曰奚呼雞曰朱呼犬曰盧蓋亦有所本野客叢書云世為戲語嘲姓奚者為鴨以謂鴨姓奚呼奚必來風俗通云雞本朱氏翁所化故呼朱必來又施肩吾詩曰遺卻白雞呼屝屝屝音祝得非朱與祝聲相近耶至呼犬曰盧則戰國策有韓盧齊詩有盧令則盧之聲亦久矣

父母垂死正人子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為緩惟以乘凶畢姻為急父母死未即入棺而禁家人輩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巹之儀寘括髮之慼而修結髮之好□□世俗樂為之雖簪纓詩禮之家相率行之恬不為怪亦可慨矣　今上龍飛首先禁止眞仁政之要務也敬錄　上諭於左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奉

上諭朕聞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娶在三年之外而聘在三年之內者春秋猶以為非禮記稱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三年之喪創深痛鉅苟有人心者必宜

於此不幾矣乃愚民不知禮教起於皁隸編氓之家有遭服喪之後不得嫁娶乘父母疾篤及殯殮未終而成婚者其後商賈中家多有之士大夫亦間爲之而八旂效之朕實憫焉自今伊始自崗朝之士下逮門內有生監者三年之喪終喪不得嫁娶違者奪爵褫服其極貧者皁隸編氓父母臥疾呻吟牀蓐必賴子婦以躬薪水治饔飧者聽其迎娶盥饋俟疾愈喪畢而後成婚古者禮不下庶人其斯之類歟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亦此義也其商賈中家不必以士大夫之禮繩之然人性皆善朕知其必有觀感興起而不忍自同於氓隸者矣特諭欽此

吾湖數年以來競尚乩仙平居結一壇供乩有事求問則用二人扶乩以盤盛沙畫字其上或詩或文隨其所聽至於問病求方者亦往往有微驗遂致舉國若狂無不尊奉而德清爲尤盛因乩而併奉斗姆每逢斗降及三七庚申甲子本命日卽茹素以爲齋戒殊不知聖賢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也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今之所謂齋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卽當茹素之日事至吾前孰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哉

東谷所見一則云有主僕二人久行役登一山遇豐碑大書大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隨後拍手笑曰官人不識字只是大行山安得讀曰太行山主叱之僕姍笑不已主有怒色僕反謂官人試問其間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錢一貫與官人若是大行官人當賞某錢一貫主笑而肯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主曰只就讀書家問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具述其事儒曰公當賞僕矣此只是大行山僕在側視主曰又卻某之言是僕得錢卽往沽飲主不能平詰老儒曰將謂公是士居又讀書可證是否何亦如蠢僕之言老儒大笑曰公眞不曉事一貫錢瑣末耳要令此輩永不識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頗有味余所見不識事體强爲嘵嘵者比比而然其不爲老儒以僕視之者幾希矣然孫公談

圃又有一條云崔公度伯陽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大行字近時忌改作感山賦則此僕之讀大行亦未可竟笑之耶又按楊用修丹鉛錄云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河圖括地象云太行天下之脊郭緣生述征記太行首始河內自河內至幽州凡有八陘崔伯陽感山賦上正樞星下開冀方起名爲丑叜爲平岡巍乎甚尊其名太行蓋趁韻之誤耳

萬石君人但知爲漢之石奮殊不知宣帝時馮揚爲弘農太守八子皆二千石亦號萬石君東漢秦彭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三輔號萬石秦氏唐張之權高

宗時爲侍中四子皆至三品人謂之萬石張家又有萬石
嫗人罕知者漢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
日萬石嚴嫗
古來口吃人韓非司馬相如楊雄周昌魯恭王魏明帝
鄧艾宋孔覬後周盧柔鄭偉隋盧楚唐李固言南唐孫
盛明憲宗皇帝
先兄東甫手輯新舊唐書合鈔積十數年之功始克成
書計卷二百六十計帙六十皆蠅頭細楷手自鈔錄乾
隆元年膺鴻博之選攜至京師王公大人無不擊節讚
賞被放歸里齎志以歿時嘉禾錢少司寇香樹先生丁
艱在籍東甫出其門下荷蒙弔唁一見此書讚歎不置

口時値
今皇帝重修經史開館校勘意欲將此書進　呈重攜
至都裴潢完整於乾隆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具摺進
呈二十七日奉
旨交與經史館用畢仍將原書繳進欽此夫以草茅下
士芸窗纂輯矻矻窮年乃於歿後荷蒙
九重特達之知既經宣付史館又命仍將原書繳進以
備　乙夜之覽華袞之榮何以加此非特臣兄炳震銜
恩地下即臣等世世子孫亦沐
聖恩於無旣矣刑部右侍郎錢陳羣備述進書時　聖
諭恭紀於左

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臣錢陳羣面奏
皇上開館重修經史釐定典章新舊唐書列於正史舊
書寖廢有浙江已故歸安縣貢生沈炳震係臣老友纂
輯新舊合鈔唐書一部訂譌補闕考據精詳大有功於
史學鈔本現在臣寓請
旨進呈面奉
上諭進來看次日恭具摺奏捧書至宮門進呈奉
旨宣進謹將全書恭進　御前
皇上繙閱數四稱好者再面　諭臣云此書甚好將來
修唐史即可以此書爲模楷著交經史館用畢仍將原
書繳進臣叩頭謝恩出越　日奉　旨原摺并發臣齎

書交經史館宣　旨訖仍將摺稾并面奏時　上諭郵
寄到臣沈炳巽幸同臣姪臣沈生策臣生倬跪讀一過
望　闕叩頭謝恩外謹將原稾另錄一通焚告臣兄臣
沈炳震之靈以慰其一生苦志於地下云摺稾并錄
刑部右侍郎臣錢陳羣謹奏爲進呈書籍事竊惟歷代
史書自史記至元史爲二十一史皆以專書行世惟唐
史有新舊二書舊書成於劉昫昫去唐未遠本紀列傳
至爲詳備諸志多所闕略新書成於宋祁歐陽修議者
以爲事增於前文減於舊自新書盛行而舊書寖廢然
司馬光修通鑑獨據舊書而新書無取焉二書瑕瑜互
見無所折衷者蓋千有餘年矣有浙江已故歸安縣貢

生臣沈炳震訂譌補闕考據精詳編爲新舊唐書合鈔其書分爲綱目如本紀列傳以舊書爲綱仍分注新書爲目他如天文五行地理諸志舊書殊多滲漏則以新書爲綱仍分注舊書爲目一爲展卷兩書燦然計卷二百六十計帙六十未經刊刻謹有手錄清本一部乾隆元年臣沈炳震應博學鴻詞之舉曾攜是書來 京師未第旋里臣在籍就其家得之恭遇
皇上修明經史釐定典章正名山著作表見發越之時用敢繕摺恭 進謹奏

國家設科取士本以待寒畯誠不宜使大臣子弟得與其間而大臣亦不當使子弟與寒士競進今四十年來

官號之設其始原欲杜師生同年請託之弊殊不知此弊固當禁絕然遇骨鯁之人請託不行者亦往往有之搢紳子弟未必科科獲售今設立官卷每舉人十名必中官卷一名就吾浙而論每科官卷中正榜十人副榜二人而應試者不過七八十人則六七人中取中一人若民卷入闈者不下萬四千人除五經外取中正榜九十人副榜二十人則一百數十人中取中一人其難易相去懸絕且官卷獨編一號點名搜簡一遇官卷則竟免搜檢挾代倩之弊種種百出無知紈袴乳臭未除儼然歌鹿鳴而應南宮之選矣乾隆十五年湖廣巡撫題官卷中額十名而應試者僅止十人無佳卷可中止中四名請更定官卷之數奉旨每舉人二十五名取中一名又部議吏禮兩部部屬及內閣侍讀子弟俱不許與官卷之列較之向日稍難然與民卷相較尚易至會試分省取中雖有請託獲售稍難向制主考房官知貢舉及內外監試宗族概不得入今則諸公子弟悉入試稱爲迴避卷請
旨取中然惟五服之內得與迴避疏族則又不能故所中皆嫡親子姪可謂巧於壟斷者矣 廷試之後必用保舉方與館選而所保之人非師生即同年同官子姪或親戚至交方得膺薦若孤寒新進雖有奇才因無與援即難登薦牘矣 公卿子弟不與孤寒競進取自古

而然至明中葉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不絕然亦頗招物議如江陵太倉往往羣起而攻之雖以楊用修之才猶不免物議今則視爲當然臺省亦不發一言一居要路則子弟皆入清華薦登九列外而監司方面無不如其意指矣可勝歎哉顧炎武日知錄敘古來大臣子弟與寒畯競進取者頗爲詳盡節錄於左

北魏孝文時于烈爲光祿勳其子登引例求進烈上表請黜落孝文以爲有識之言雖武夫猶知此義也舊唐書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中書舍人李文閔子壻蘇巢右補闕楊汝士弟殷士皆及弟爲段文昌所奏指摘榜內鄭朗等十四人謂之子弟榜穆宗乃內出

題目重試落聑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冊府元龜會昌四年權知貢舉右僕射王起奏所放進士有江陵節度使崔元式甥鄭朴東都留守牛僧儒女壻源重故相竇易直子緘監察御史楊收弟嚴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敕遣戸部侍郎翰林學士白敏中覆試落下三人唯放楊嚴一人舊唐書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取進士三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義為時所稱皆以父兄現居重任不敢選取詔令翰林學士戸部侍郎韋琮考覆敕放及第山堂考索後梁開平三年五月敕禮部所放進士辥鈞是左司侍郎辥廷珪男方持省轄固有避嫌宜令所司落下宋開寶元年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翼日穀謝上謂侍臣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乃命中書覆試邴復登第因下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禮部具聞覆試至太宗以後科額日廣登用亦駁而上下斤斤猶守此格有人主示公而不取者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宗諤參正呂蒙正之弟蒙亨鹽鐵使王明之子扶度支使許仲宣之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上曰此並世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藝入亦謂朕有私遂罷之是有人臣守法而自罷宋史唐義問用舉者召試祕閣父介引嫌罷之是也有子弟恬退而不就者宋史韓維常以進士

薦禮部父億任執政不就廷試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靜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媿於是宰相文彥博等言韓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典簿是也至於有明此法不講又入仕之途雖不限出身然非進士一科不能躋於貴顯於是宦遊子弟攘臂而就功名唐宋之風蕩然無存然則寬入仕之途而厲科名之禁不可不加之意也

錢體之大無過於　本朝者　定鼎之初所鑄之錢大小原與有明相等然民間所用俱是明錢而本朝新鑄概置不行議政大臣患之始刱改鑄大錢較明錢大幾過半始得通行其後銷者日多旋鑄旋銷官錢日益少私鑄日益多錢價騰貴至今愈甚余少時所用錢猶是足百但以三七二八分貴賤二十年來足百絕無始則九十為百漸次而減今則以七十為百矣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大同後自破嶺以東錢以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中大中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愈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唐之盛際純用足錢憲宗元和中京師用錢每貫頭除二十文穆宗長慶元年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敕內外公私給用錢宜每貫一例除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為貫昭宗天祐中以兵亂窘乏令以八十五為陌後唐天成中又減其五漢

隱帝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聚斂刻急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宋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則各隨其俗至有以四十八爲陌者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陌其後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又無所謂七十七矣此古來短陌之大較也有明一代錢制草野無從窺見明史姑闕疑焉

壬戌十月廿六夜夢中得句云好風吹斷無邊夢瑞雪妝成不夜天又騈儷一聯云有月不圓夜夜遲增光彩無峰不秀朝朝挹取青蒼覺而筆之亦不經意孰意亡妻徐氏於是夜得病延至次年十二月奄逝始悟詩語不祥蓋亦兆之先見者也

明張文忠孚敬府第在温州府城之東門余幼時隨先學博之任平陽猶及瞻仰第中寶綸樓者藏明世宗御札及先世誥敕之所也康熙庚午之秋火從樓中起延燒廳事書齋皆爲灰燼文忠所藏書畫寶玩及御書宸翰悉毀無遺其六世孫名延著者爲學博門下士爲人倜儻不拘小節雅好談兵居總戎李公幕中出新意造神弩百張一發連三矢中人立斃能於海中射魚總戎特選勁卒百五十人命張教習悉皆精熟號曰神弩手别立一營一日統之出洋陡遇大風見一巨魚乘潮而來張令發弩魚中弩負痛以尾掉船幾覆幸餘船甚多

竭力施救船敗而僅傷數人張自此不敢出洋而神弩手亦廢而不講矣此張爲學博親述之如此

嚴宗伯存菴先生康熙甲辰鼎元爲先曾祖母嚴太君嫡姪少時落拓不偶兼好使酒往往怒視人人見輒避目之曰狂生而太君善相人常語先君曰爾無輕視此兒將來必多厚福非特一身顯達子孫亦必相繼雀起矣爾其識之平居周恤往往加等每來舍必留飲旬日性剛厲僮僕稍不如意即痛加箠楚初不以客居介意順治甲午闈前到舍太君贈以應試之資至八月初復至太君訝曰場期已迫爾何尚在對曰試資已悉付酒家索醉矣太君欣然復贈之即遣紀綱送之至省與先君同寓是科獲售越十年甲辰魁多士感太君入骨語先君曰我感姑母厚恩毋以爲報當與爾復締新盟以續舊好嗣後雲泥判隔先君久困場屋晚以明經司鐸昆陽宗伯已宦成予告意謂前言久成畫餅而宗伯識之不忘丙子之秋先君奉差旋里時季弟尚未聯姻宗伯遣媒告曰三十年前之約尚記憶否終當踐此以全宿諾遂以幼女許字弱弟次年宗伯即捐館舍先君亦於壬午春見背兩家姻好至今不絕云宗伯季子民法於雍正癸卯成進士入翰林民法子源燾復以甲辰成進士入翰林次房孫暻庚戌成進士今官諸羅知縣其餘以他途入仕者亦不乏人子孫連翩登第已爲罕覯

215冊 99版

而我太君婦人能於塵埃中物色之且預斷其子孫必發亦奇矣哉

鄭端簡古言云歐陽永叔毀繫辭司馬君實詆孟子王荆公非春秋程子改古大學朱子不用子夏詩序皆不可解

俗所演一捧雪劇本益爲王弇州尊人而作王故所藏唐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至寶也嚴東樓意欲得之諷以餽己王倩名手摹贋本獻之時吳人有湯裱背者以能鑒古頗用事凡獻古書畫者必先賂湯湯以爲眞跡始收之王賄不及湯湯直言其僞而世蕃大怒然未有以發也後王總督薊遼爲巡按御史方輅劾奏嚴父子從中下石竟坐王以失陷城寨律論斬夫以一物之微乃修怨若此嚴之横固不待言而王吝惜眞本以贋物召禍其亦有以自取然所謂湯裱背者王獲罪時已於王宏事遣戍矣先是台州王都御史爌卒其子南雄知府宏來奏父恤典祠郎某以爌平生清謹任事宦跡尤著於南京兆時且始終出處無玷當得全典業已說堂而人有偵知者宏一日詣嚴嵩邸求謁其子世蕃偶以他故凡三及門皆不得見客有馬鑾者紿宏云大爺久不見客數候無益君欲爲父祈恩須賂七百金即諡可得況祭葬乎宏乃如其數因鑾進之鑾與廝客湯裱背等三人私分其金而世蕃初不知也比部疏入被旨僅與

祭葬而已宏詫曰祭葬例所自有賂之何爲因自詣西苑求謁嵩嵩與爌有平生乃延宏問曰汝來京師何遲遲見也汝父當得全典所以不卽給者俟汝面請以明吾恩也宏口噤色慄不敢對久之第曰也曾也曾嵩意子其必嘗私之宏退而世蕃適至私叩之茫然乃急召宏知鑾等誑匿卽日上疏收鑾等付錦衣衛獄拷鞫得實四人皆遣邊戍（見世廟識餘錄）

岳泗菴者其先金華人以醫世其家其父太峰術尤精爲人强悍多力一日者有鄉人負其婦就醫本無大疾岳見其少艾反以他藥投之其疾增劇所居離岳十里許其夫間日負之而至已旬日矣岳說之曰汝婦之病未能驟愈而負之良苦我有空房曷不移居於此庶病易痊其夫許之調治月餘病固痊可而婦亦竟通焉夫雖知之而飲食於彼旣久且無以爲酬隱忍不敢言欲歸而岳又不許乃謀之族人糾衆與之理說適岳他出乃領其婦歸行未半岳踉蹌追至以一人而鬭十數人無不披靡受害竟擄其婦欲行其夫憤極復同衆與鬭岳拳斃一人其婦慟哭觸石僵臥不動岳知禍及遂易姓名攜其子潛入京師夤緣入太醫院時明懷宗患偏頭風院中名手諸藥罔效岳大言云我有祕方須自見上親爲施治不日可愈院中人鄙之擯不與言後數日帝病轉劇諸醫束手姑向岳求方岳故祕之不得已爲

言於帝立卽召見應手而愈帝大喜授以院判口國變後南還僑寓我郡之菱湖鎭不一年其術大行厥後泗菴繼起雖不能視其父精然近地亦罕其匹盛行數十年壽八十餘乃卒今其子仲醇玉山孫紹庭皆能世其業云

乾隆甲子夏有書賈嚴姓者持王石谷青綠山水一軸長七尺廣半之結搆精妙丘壑深遠上題絕句云矗矗青山帶白雲石梁雞犬數家邨江空不遣漁郎到落盡桃花自掩門詩亦清絕索價不甚昂直余囊空無力得之然不忍聽其持去急以紗衣數件質物付之自笑迂疏好事恐不免俗子之誚也又端璞一方同時所得石

質溫潤細膩色微白雖非下巖上品然常用亦頗適意

樂天過巫山見繁知一詩謂夢得盡去詩板獨留四詩以爲古今絕唱人造次不合爲之竟不賦詩而去愚謂樂天非眞心折四詩也蓋以知一詩推許極至所謂盛名難副故託夢得語以文之耳正不獨笙歌鼎沸中作冷淡生活謂樂天善全其名也

長興丁靜山凝明丁愼所先生之後也博學强記尤長於詩始好爲崑體其後浸淫於韓蘇諸大家乃舉少作悉去之其詠荷珠云惜無長在日未有不圓時此十二歲時詩也又有句云自家一樹緋桃子翻過谿南隔岸看蜘蛛力盡無風墮倒卷青絲上屋檐佳句也久困場屋既得一解　今上改元臚鴻博之薦復不售官禮部司務以老

高陽李公蔚明文敏公國楷子大名成公克鞏明文穆公基命子俱父子宰相然皆易世未足爲奇桐城張公英子廷玉亦父子宰相而在三十年之內尤異也至如海寧陳公之遴文簡公元龍及今大學士世倌一姓三相尤更奇也

池北偶談載桐城張禮書英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同時子廷瓚官翰林侍讀學士以父子同官學士爲美談其時今相國尙未登第厥後文端公入相不三十年今相國廷玉復入中書父子宰相業已罕覯而相國之弟

廷瑑廷璐相繼登第全與相國同朝一爲少宗伯一爲少司空諸孫官翰林及內外要職者不下數十人至其戚姚氏中甲科居顯官者亦不下二十人乾隆六年御史劉統勳疏參張氏一門盈滿已極宜有所以裁抑之相國具疏認罪部議張氏子姓及親戚居官者俱停三年升轉得旨依議

長洲彭氏定求丙辰會狀寗求壬戌探花定求孫起豐復於雍正丁未會狀及第今官刑部左侍郎視學兩浙

王阮亭先生云予嘗謂古人詩且未論時代但開卷看其題目卽可望而知之今人詩且未論雅俗但開卷看其題目卽可望而辨之魏晉人製詩題是一樣宋齊梁

215冊 99號
24B

陳人是一樣初盛唐人是一樣元和以後又是一樣北
宋人是一樣蘇黃又是一樣明人襲題汎濫漸失古意
近則年伯年丈公祖父母俚俗之談盡竄入矣詩之雅
俗又何論乎此論極是近見查他山敬業堂集柯石菴
樵唱及慈恩集皆不免此病先生又云詩題有一二字
不古遂分雅俗如古人祗有同韻和韻而今人則改作
步韻武韻矣古祗有絕句今改作截句矣古人贈答或
云以詩贈之以詩寄之今則改詩以贈之詩以寄之矣
此類未易更數但取古今人集觀之雅俗自辨當以三
隅反也

權齋老人筆記卷二

權齋老人筆記卷三

歸安沈炳巽雲漁著

香祖筆記云予奉使廣州屢見紅鸚鵡又有五色者尤珍麗姚放云滇中多紅斑鳩又云曩宮中有黃鸚鵡屠長卿詩云一入雕籠奪翠裳羽毛新得染鵝黃此與漢赤鴈朱鷺隋宮官劉繼詮獻芙蓉鷗皆異物也今閩中有粉紅鷗想即此乾隆癸亥八月初五日浙閩總督那蘇圖進五色鸚鵡二十三架番斑鳩番雞番雀番畫眉料哥八哥倒挂梅花山呼時辰鳥共四十六籠遣官解送上京

今世公卿大夫下逮輿隸婦女無不嗜煙草者田家種之遭畛頗獲厚利者之爾雅及本草皆不載姚旅露書云呂宋國有草名淡巴菰一名金絲醺煙氣從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氣擣汁可毒頭蝨初漳州自海外攜來今處處有之不獨閩矣乾隆癸亥江西巡撫陳宏謀以其妨農特疏禁止令民間不許廣種煙草部議允之然種者頗廣恐雖禁而未能遽止也予曾賦二絕句云佳名傳道自流沙借問何年別淡巴（外夷國名煙草出其國）一自根苗盛閩嶠遂令偶味代杯茶香閨也自愛氤氳檀口輕噴朵朵雲頻類玉人尤嫵媚從今不用辟紅裙

德清詩學咸巽來名時翔康熙己丑進士歷官侍讀學士致仕家居時蔡宗伯升元新故遺妾李翠翠者擁重

貲思欲他適戚探知之遣二尼往誘且以勢動之以爲適戚蔡公子必不致與抗若他適則貲必非汝有矣李信之遂以昏夜將重貲從牆頭運至戚寓復往說蔡遂成婚於郡寓其時李宮保衛總督浙江風聞其事露章糾參得 旨嚴審發遣寧古塔安插李翠翠者官賣此雍正五年事也年近七旬官居四品乃作此無行之事以致身敗名裂何足惜哉在配所十年 今上寬宥特恩放回原籍幸得首丘故土亦幸矣

姜紹書二酉韻石齋筆記所述文王鼎宣和玉杯定窯鼎三事甚奇節錄於後其敘文王鼎云修吾李公節鎮淮陽博綜奇玩遺中翰黃黃石羅致名品以千三百金得文王鼎於梁谿嵇少峰家曾挂彈章於是寶鼎之名聞天下迨修吾物故乃郎視爲長物此鼎仍歸黃石黃別購彝爐花觚號爲三絕雄視飛凫韓太史芹城見而愛之徘徊賞歎幾同米顛禮石南渡後黃石流寓曲阿賀日獻爲居停主橐中所攜咸寄賀日獻室賀與黃石固有水乳之契然雅玩非其好也黃石懋遷起家雖仕至璽卿而會計之精微推爲領袖日獻素擁厚貲牙籌營運惟日孳孳兩意相孚貿出千金授黃將列肆於金閶而逐什一也不意黃石到蘇而歿賀往弔唁兼理前貲伊妾陳姬匿之償以古玩於是鼎彝花觚悉爲賀有乙酉暇日余避居於先宗伯義莊與日獻家密爾恆過

晤焉因出三器示余鼎方而淺四面飛戟足鏤蛙紋觚則雷紋細花翠色欲滴爲周器無疑彝則上下花紋兩獬乃漢器也芹臣注念此鼎多方求購賀意將允韓適北行因而中止韓太史遇王憲副仲和于燕邸讚述此鼎詫爲希覯仲和心慕之而憲副乃覺斯先生之弟與予留都有傾葢之雅戊子嘉平月赴任金衢停驂過晤因詢鼎藏何所余酬帖於郵亭出示王摩詰山水一幅李希古萬松金闕圖漢雙玉鳩嚴分宜物沒入內府青綠商彝其餘秦漢環佩暨貓睛祖母綠俱璀璨璘瑯如入懸圃有歙人王君正求見備陳賀氏三鼎願效居閒斯時歲聿云暮風雨載途賀既抱病杜門王亦征期迫促各分手河梁未幾日獻云亡君正聞訃遄報仲和請圖此鼎仲和賞金懸購而鼎與觚俱屬金衢矣

其記宣和玉杯云宋宣和御府所藏玉杯三其一內外瑩潔絕無纖瑕杯口聳出螭頭小螭乘雲而起夭矯如生名教子升天二名八面玲瓏三單螭作把外多花紋鈎碾精工潔白過于教子而神彩稍遜其一其三向在雲間朱尙書菉谿家尙書之孫文巖及少愚得各分之文巖不能守以教子杯典吳門三百金已而從兄太史公諱大韶念玉杯爲菉谿故物倍價回贖其單螭杯之在少愚處者久之亦歸文石平居晨起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評古書數葉巾櫛後即把玩彝鼎展名畫

法書薄暮則設席款客令歌童度曲出所珍雙玉佐以文犀哥窰諸爵琳瑯溢目坐客常滿與內弟平湖陸仲仁尤所親暱常謂陸云此杯乃宣和御苑所珍閱五百餘年而雙璧宛然供余玄賞不惟奇器艮亦奇緣陸亦摩挲久之不忍釋手惟私豔慕不敢如米顚之據舷也文石無子立弟文泉子爲嗣諸寶玉器則夫人平湖陸氏貯之熊祥閣中謹司筦鑰外人不能窺也萬厤壬午七月忽白光一道從閣中冉冉南去識者知爲寶玉將散之兆未幾陸夫人暴殂陸氏宗族無不垂涎其家業者夫人之姪陸怡石妄謂陸氏中毒乃訟文泉於浙平湖劉令逮至圜扉衆人分其有時仲仁已爲顯宦把持其門曰兩玉杯至文泉還矣於是亟取獻之杯至之夕文泉之室忽然曰夫君之禍此爲祟耳睨杯欲擲之地左右失色請曰如主公何胡氏曰且休矣猶當辱之乃出錢沽郵醪一罇斟杯中徧飲侍兒臧獲明日納之于陸遂議和而出文泉於獄文泉歸悵絕而圖所報復力有不能惟嚴課其子冀以成名伊子果中甲榜仕爲平湖令天啟閒陸之子鍾奇少年任俠游於酒人因葉朗生謀叛波及鍾奇將罹危法正屬朱令鞫獄生死懸筆端朱陸舊係內姻不欲縱置於理遣人謂鍾奇曰吾兩家舊屬肺腑奈何令酒鐺微器而辱吾先人楚弓不反則吾先人含恨地下終無已也鍾奇既在危迫費已萬

金此杯雖屬家傳非其所好亟還之朱君乃致祭於家廟令陸生手捧玉爵晉之几筵祼酒三巡泣告於祖曰而今而後可雪恥於九原矣并語陸生曰此乃尤物吾兩家猶之幾陷叵測無貽患於後人也取椎擊碎若迸珠乃保全鍾奇綬其吏議云定窰鼎事在韻石齋筆記惜乎爲亡姪葆初告晉人去不及全錄

姊壻徐天峰名醫周道先生冢孫能繼其傳求者踵至康熙辛卯之夏時已昏暮聞叩門聲甚急出視之見一青衣持鐙延請隨之以往過南橋里許至其家門甚低俯身以入中堂惟一鐙熒熒毫無坐具佇立久之青衣迎入見一女子臥牀上兩小鬟侍立從帷中出手診視手冷如冰全無脈息正懷疑間幃中忽云奴病已久諸醫束手慕先生名求爲治療當不惜金帛奉酬令兩鬟啟幃見其形神已離急辭出青衣仍送歸及出門一封納之袖中竟去出封置之案上鏗然有聲明日視之惟紙灰而已遂大驚往蹤跡之僅一荒冢詢之土人云明邵太守小姐之墓久無主矣方悟夜來所診視乃鬼脈也傍徨久之亦無他故惟醫道不能如前之盛行耳此先姊爲余道之如是云

我里禪智寺之東有閣名開元閣中供關壯繆像頗著靈顯康熙十三年耿逆叛於閩浙中羣盜蜂起五月十三日爲壯繆誕辰是夜有劇盜百餘人寇我里里中悉

被搶擄惟餘受祉堂未劫遥見雲端中壯繆橫刀指揮閣前雄兵四布于時郡中汛兵僅五六人與盜格鬬殺盜魁二人傷者無算以五六人而追逐百餘人使之宵遁謂非神威助之不可也受祉主人用光感神救護爲新廟貌每年遇是日必演劇以酬神貺如是者六十年方止　是夜予家亦被劫累代蓄積盡劫無遺先祖母茅太君酷愛古磁器所藏官哥汝定及成宣嘉萬諸窯不下二千餘件貯一大廚鎖鑰甚固盜疑廚中必有重物以斧擊開諸器已震碎一半盜亦失望復用巨斧并未毀者悉擊之無一全者太君歎曰衣飾被劫我無所戀獨恨此乃我一生所好求之諸大家及先鹿門公所遺方得有此今一旦毀棄殊可痛惜命先君聚諸碎磁彙而瘞之名之曰磁冢云

先恭靖公祠在郡城月河街證通寺之西康熙庚子之冬僧人不戒於火已有震鄰之恐守寺者亟請公像出避火已及檐幸風迴勢緩不致爲灰燼者實先公有以呵護之也次日請公像入祠出避時一人肩之而出今者數人擡之兀爲不動余適以事至郡語守祠者曰此不可以褻我先公也急命庖人潔治祭筵復於城隍廟假八人肩輿鼓吹黃蓋導從以入絕不似向時之重而難舉矣此余之所目擊者

溫州之平陽多虎往往晝出然不傷人土人云有神司

之武山之虎不得越彼山若傷人神必殛之學署在鳳山之麓其東北山半有大方石方廣數十丈每陰晦時輒有虎踞石上往來跳躍予童時習見之而樵采亦不廢也康熙壬申三月有虎逸入西關外民人園中本無足怪而總戎李公初莅茲土欲以樹威統兵圍之有勇士持矛刺虎已中其股虎回身一尾掉之人倒地虎遂伏人身上衆因驚懼急欲救之乃羣放鳥鎗虎因受傷而人亦被彈矣虎負痛立起人亦隨起復持矛鬭虎衆力畢集竟斃虎於園中而人以傷重閱日死總戎厚恤其家先君作勇士傳載之邑誌云

我郡董宗伯范祭酒兩家民變之事故老傳聞不一今

據長洲文秉定陵紀略所載參於故老之傳略記於左

萬厤二十二年湖州民變原任祭酒范應期妻吳氏上疏訟冤奉旨按臣彭應參既膺憲職不能激揚一方乃敢大肆貪婪聽信姦吏傾陷儒臣致死二命王汝訓巡撫兩浙該當與伊申理反扶同飾詞代辨委任何在著革職候訪彭應參及烏程縣知縣張應望著錦衣衛拏解來京究問後刑部題覆有旨彭應參革職為民張應望永遠煙瘴充軍范應期嘉靖乙丑進士廷試一甲及第官祭酒為御史徐申劾奏罷仕居家橫甚魚肉小民訟牒山積巡按彭應參屬推官謝肇淛究其事謝懼不敢應改屬烏程令張應望張持之過急訟者復譸張應期懼自經死其妻吳氏詣闕訟冤政府左右之故二人皆奉嚴譴巡撫王汝訓曾論劾陳于郊者故并得罪以去先是歸安監生欲姦其子婦婦性烈不從乃誣其與奴姦納賄於烏程令李松而屬應期居間誣偪成獄會巡按某行部湖州婦藏利刃以入大哭訴冤畢自刎堂上巡按劾應期降處至是應期遇變人皆以為烈婦伸冤云此文氏紀略所載但只敘范事而不及董然范之死實由于董雨臺之譴亦由政府乃董氏私人曲為奥援所以俱獲嚴譴否則一婦人鳴冤烏能拏問按臺邑令耶益其時董之厲烈于范訟牒盈千贓私累萬冤民之圍宅求田者日以千數勢甚洶洶而按院參疏旦晚

將出董見事勢已迫思得危題以中按院范本屬姻戚而兼師生居平有事必諮訪于董于時兩家之危俱如累卵范密問計于董董以詭詞誘之范竟自縊吳氏之疏董亦預為搆就縊之次日即慫恿吳氏兼程入都私屬政府照應比彭疏入則拏問之旨已下彭疏反不得上達矣此眞神手也彭參疏有云東南半壁之天下知有董潯陽而不知有陛下又云橫比逆賢驕同健卓以泌園為郿隖金銀之堆積如山以潯上為菟裘粉黛之趨承列戶又云雙鳳堂中夜夜笙歌繚繞百間樓上朝朝妝鏡星移即此數語其豪富強横可知彭院既逮之後范事已解而董禍未息未幾宗伯捐館冤民訟牒仍

復紛如是時先襄敏公丁憂家居宗伯之孫爲先公愛壻因之力懇兩臺具書求解幸得漸釋書稾附錄於後

致撫臺札　　玆啟敝府烏程之董宦弟之兒女姻家也當民變之後而潯老物故青芝與中條相繼夭殁眞可謂家破人亡矣乃吳中之刁棍猶羣起而魚肉之尚可謂有天理人心耶弟以爲鉏董氏於當年則爲風力而恤董氏於今日則爲雅道舊歲朱澄江年丈已略挽回而幸繼之者爲年丈眞董氏再造之機也乞年丈念梓里之情敦令弟世丈與董中條世講之好併推小弟薄分少示意旨俾刁棍有所戢而不敢復肆其毒則庶幾可望田租强半之入而國課或有所出此其感激微獨

在董氏而弟亦矢不朽矣

再啟鋤强抑暴乃朝廷之公法亦士類之公心弟至不肖儻一旦得綱紀四方矣不忍窮檐之小民爲豪右之魚肉顧弟有二說質之年丈而年丈試垂聽焉罪大惡極至殺人行劫止矣然必訴之官司研鞫眞僞然後服刑刑之日必三覆五奏然後決蓋其愼也乃今大家之惡不過田土耳近來小民刁悍之極蔑無强佔之理甚者不過凶歲價廉耳又甚則債利相準耳而小民聚衆圍繞房屋裂其衣冠擄其貨財辱其婦女此何法紀也弟以爲民有冤抑一聽其告有不告官司而聚衆劫擄者以亂民之法懲之則搶奪不可不禁小民告狀伸冤者固有而仇家之買屬夥棍刁猾之乘風脅詐者亦未必盡無也君子可欺其方上司不能不準然復須嚴諭問官虛心推究毋原告之言是信毋原告之證是憑要在得情而止罪在豪右則搏擊之罪在刁民則痛懲之則有冤者未常不伸而乘機者自不得逞此問官不可有成心者二也年丈高明天縱必洞鑒乎此而弟敢以獻者緣當時目擊董范之事舉此二端有概於中久叨同鄉同年之雅故敢吐露其愚不備不宣

致撫臺札　　徑啟湖州董氏發難於吳江浸淫於烏程謂禍一家而止耳不意延及范氏亦被荼毒迴繞窘辱狀不可言眞地方之大變也自此刁横成風攘奪四起

房屋過賣者欲重來佔住田產過賣者欲重來佔種絕契文書永不番悔者駕言暫典現銀交易毫無準折者駕言債利賣三四十年者突然興詞轉展三四人手者猶然挾詐虛聲恐嚇不動則糾多人登門毆辱凶徒一時難聚則徧布匿名文帖多方鼓煽諸如此類其情狀不能遽然在務農之良民與勤儉之子弟或畏朝廷之法度而不敢爲非或念有無之相通彼此貿易亦人情世俗之所必有而不忍背義惟是積年之教唆與市井之無賴否則嫖賭之子弟與游手游食之姦民或舊曾賣產則乘以脅詐或自無產賣者則扛幫以分財遂至邀利若膻噬人若虎無一人得安寢者矣近聞台臺洞

悉民情思爲禁姦戢亂之計故凡告董氏者自今以後不準此其德意非不甚美而刁民猶狂逞不已者夫以未識上之意指也伏乞命下所司廣布告示重加禁戢庶刁風知警非特董氏受無疆之福而士類亦得安全則幸甚矣

華亭董宗伯文敏公先襄敏公鄉會同年也萬厤四十四年以家難來避館于先公涼山別墅者歲餘是時先公官中州藩伯先公之弟中憲公暨予高祖太常公家居各出所藏書畫求題賜詠之樂殆無虛日文敏公題玉陽公圖所云跋宥圖書婁挐彝鼎王謝風流東南絕調者益指此時言之也故寒家各支堂中對額大半皆

公手書至於書畫則我兩家所藏獨富時移物換散亡已略盡矣予所藏者僅夜山圖大幅一軸其他小幅及行草數幅而已最其尤者題先恭靖玉陽圖冊也真書效顏平原筆法遒勁婀娜無美不備錢少司寇陳羣柯石菴煜家長洲宗伯德潛俱有跋語至今家藏寶弆

附定陵紀略董氏焚劫始末

董其昌登己丑進士由館選授編修厤官禮部尚書仲子祖權倚勢橫行民不堪命同里陸生者先世有富僕陸詠求無厭僕乃投充祖權作紀綱爲護身符陸生復至需索如舊祖權縱很僕撻毆之次日陸生之兄率諸生登其堂面討其罪惶恐謝過乃已又有范某者其昌姻也將此事演爲詞曲被之絃管絲索以授瞽者令合城歌之其昌聞之怒執瞽者究曲所由來瞽者以范對范因稱無有乃共禱於郡神設誓焉未幾范某死范妻率僕婦數人造董詬罵祖權擁諸很僕突出踞高坐鬪門執范妻及僕婦裸其體辱之髠其髮并及下體兩股血下如雨合城不平羣聚鼓噪其門約萬餘人董家人登屋飛瓦擲下擊諸人諸人愈忿亦登屋飛瓦互相擊鬭復有受害者乘機縱火焚其家其昌盡室逃避家業爲之一空半載之後方得寧息

又御史楊鶴疏言周京暐事未及於董云周玄暐之事未了而華亭效尤原詞臣董其昌不知何事得罪鄉人

縱火燒房幾於闔門俱燼其昌起家中祕列籍清華卽有不赦之條宜赴所在有司告理或因而奏請處分何至舉家百口盡欲付之烈燄一時洶洶不靖通國若狂放火故燒官民房屋者律有明條不知當事何以處此今三吳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東南之變將在旦夕云云

新城李氏世壽見王阮亭帶經堂集李錦秋墓誌銘錦秋諱鴻霄明崇禎壬午舉人入本朝厤官兩浙鹽運司副使曾祖享年九十祖進享年八十有五父宋蘭享年九十有五兄鴻震享年九十錦秋亦享年八十有二四世高壽者五人已爲罕見而錦秋之夫人高氏亦享年

九十有一亦更奇矣炳巽八世祖贈銀臺守恩公享年七十有二七世祖贈尚書筠溪公享年八十有六六世祖大司馬恭靖公享年八十有二五世祖大司空襄敏公享年七十有八亦係四世高壽然無踰九十者

杭城每遇水旱必於天竺迎大士像下山供於海會寺各官祈禱此事自宋時已然堯山堂外紀一則云孝宗時趙雄温叔爲相頗不滿民望孝宗欲罷之會大旱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祈禱有無名子作詩云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民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下山温叔聞知遂乞免

明設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其始原只緝查姦宄迨至中葉中外官獲罪者輒命錦衣械繫鎮撫拷問之於是緹騎四出因校之魚肉有不可勝言者矣廷杖職官始於王振振執朝權用以鞭撻善類大臣有枷項者此前代所未有也迨成化中汪直用事廷杖臺省臣王濬李俊等五十六人正德間諫南巡廷杖舒芬黃鞏等百三十八人死者十一人嘉靖初以爭大禮哭左順門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七人此其最甚者矣萬曆六年論首輔張居正奪情杖趙用賢沈思孝等五人其後定陵頗厭諫言諸臣疏多留中廷杖寖不用至天啟四年太監王體乾大審復開其端重笞戚臣李承恩以說魏忠賢於是主事萬燝御史吳裕中相繼斃杖下迨至許顯臣田爾耕輩煩刑以逞備極慘毒楊左諸君子之禍有不忍言思陵卽祚刑獄稍平然未幾姜埰熊開元以論柄臣周延儒手杖幾斃此有明廷杖之大略也　本朝官制大概仍明之舊而獨不設廠衛誠有鑒於有明之流毒而仁政之大者也至於建言之臣無不一邀聖度優容從無廷杖受責之臣惟康熙四十□年石門總憲勞之辨以諫儲事予杖而歸百年以來惟此一見而已

余外祖董湛思先生爲宗伯潯陽公曾孫烏衣世胄好古負奇王謝風流東南絕調明末張庶常溥狎主復社以附東林延先生及令弟若雨爲之領袖當世名流俱

以不識兩先生爲恥其後復與石門呂季臣聚江浙十餘郡爲澄社雜沓千餘人先生爲之刱立條約以重志節立氣槩爲尚入
本朝屢中蜚語至遭奇禍家遂衰落年未六十卽捐館舍舅氏輩九人惟晉田蓉湖兩先生最知名外祖母沈氏家教素嚴余兒時隨母氏至潯每晨興見諸舅率諸子婦孫曾輩肅立拱揖問安之外不敢發一語不命之退不敢退但性信佛房之西偏爲佛室終日趺坐其中一老尼爲伴魚版之聲璵璵不絕有萬壽尼菴爲黃門公夫人所建號董氏家菴其尼雅善逢迎以故世傳玩器及平居所蓄半歸尼手諸舅氏皆不善治生所遺堂

構兩所大宅名世恩堂於康熙戊子年售於淮徐道潘尙智潘以侵欠河帑籍沒入官今爲通守行署對河小宅名寶善堂亭臺花木極一時之盛此予自幼所習遊者亦於是年售于長與錢鶴皆兩處屋價不下萬有餘金於時諸舅大半物故外兄弟數十人惟一二人略通文墨其餘皆目不知書日以飲博爲事不數年之後所謂萬金者已蕩然無復孑遺矣外祖書香竟爾斷絕良可慨也

嚴酉山閎在同母昆弟也爲順治戊戌進士壽光知縣修人先生允肇子家本巨富聞在與余爲僚壻分析之產不下萬金性耽狎治不三十年而家業蕩然惟餘祖

宅與乃兄同居酉山孳孳爲利家日益隆閒在欲以所居歸酉山心雖欲得而故以力不足爲辭又數年而閒在愈窘僅議半價復以居旁小屋抵作契銀宗黨咸不直之其後酉山長子樹基舉進士入翰林人咸謂天道無知孰意僅兩年而樹基客死京邸次子沛霖性尤忍刻閒在向以息產售彼後沛霖轉售浮價百金爲叔者與之理說非特浮價不肯付還反將胞叔訟之有司沛霖行賄於胥吏毆在反自誣服闔郡爲之不平乾隆八年癸亥沛霖以伊甥吳錦章補廩事拳毆學師通詳各憲革去衣頂行縣枷責人人稱快焉

我鄉藏卯君名永椿本休寧人雍正癸卯恩科進士入詞林改御史歷官江蘇臬司左遷廣西潯州知府殊不能堪怨懟之色形於顏面僚屬之賢否民情之得失概置不問日惟縱酒自放不二年抑鬱卒於官其亦不達之甚矣宋廖子晦爲朱子門人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心甚怏怏朱子以書曉之云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轉不縮已進不退只是硬脊梁與他厮捱朱子之意蓋謂心無媿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況於一黜陟予奪之閒哉蘇東坡海外之謫看他何等胸境何等學識豈患得患失之人可同日而語也

顧寧人日知錄云易林一書疑是東漢以後人撰而託

之焦延壽者延壽在昭宣之世其時左氏未立學官今易林引左氏語甚多又往往用漢書中事如曰彭離濟東遷之上庸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長城既立四夷賓服交和結好昭君之福事在元帝竟寧元年曰火入井口楊口生角犯歷天門窺見太微登上玉牀是用李尋傳語曰新作昌陵蹈陷難登似用成帝起昌陵事云云炳巽按易林乃後漢崔篆所著見崔駰傳篆爲駰之祖傳云篆自以宗門受莽僞寵慚媿漢朝遂屏居滎陽閉門潛思著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占驗云云則易林之爲崔篆作具在正史不知後人何以忽云焦延壽也先生博極羣書獨以此致疑可見讀書亦非易事也

今滿洲家呼其子弟曰哥耶皇上稱諸王亦然蓋亦有所本也舊唐書王琚傳明皇子曰四哥仁孝同氣惟有太平睿宗行四故也明皇子棣王琰傳云惟三哥辨其罪明行三故也合二傳觀之則子可稱父爲哥矣不亦奇乎又明皇與寧王憲書稱大哥則唐時宮中稱父稱兄皆可曰哥

余季妹年十六適菱湖孫氏妹壻名貽笏字縉傳年纔舞勺已游庠矣乃綢籍司空公之勢債利起家康熙丁亥戊子間藩伯黃明者本海賊投誠橫行浙東西高門世胄無不受其荼毒而孫氏爲尤甚縉傳之尊人爲人告訐積牘如山氣憤捐館縉傳以哭父得疾竟以孝死

妹氏年僅十七上事孀姑下撫孤叔曲盡婦道苦守十餘年而惡叔時乘年已漸長賦性凶頑視嫂如仇竟將寡嫂分授息産擅行變賣妹自問孱儒不敢與較一歲之中大率在余兄弟家者八九月今荏苒四十年已蒙恩旌表可以稍慰守節之苦志矣

權齋老人筆記卷三

權齋老人筆記卷四

歸安沈炳巽雪漁著

余所居西南向有小河一道收南來巽水歸入市河轉而北去其時郡中編戶殷實吾族亦皆富贍至明萬厤末族祖中憲公起建住宅惑於堪輿家言妄爲塡塞郡東古刹禪智寺向有天王殿一座亦於是年燬於火從此郡中日就貧窶乾隆七年壬戌之冬衆姓及吾族各出貲捐助復開故河至次年四月告成而禪智住持我仁亦於是年重建天王殿其爲時正同可見事之成毁皆有數也

南潯董扶搖余母黨外弟也天姿敏捷素稱强記一日與余弟兄探梅山中游上金山寺寺旁一碑董生朗誦一過先兄東甫且行且聽若不經意歸舟董生索筆追寫意欲自矜其敏然未及半而已忘之東甫笑曰我爲子足成之終篇僅譌數字同舟歎服曾記陸務觀老學菴筆記一則云肅王與沈元用同使虜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行寺中偶有一唐人碑辭皆偶儷凡三千餘言元用素强記卽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行且聽若不經意元用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畢肅王視之取筆盡補其闕又改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用歎服云云事適相類可見古今人亦何不及之有

族弟永之名榮昌闇學公庶孫其尊人以科場事連累入西曹永之年僅十六匍匐數千里徧叩王公之門時方盛夏烈日中跪哭哀求月餘不懈卒蒙諸公見憐協助千金以贖父罪夫以舞勺之年力行孝道方之古人亦何多讓今已成進士官山西文水知縣雖由闇學公清德之報而亦其孝行所感也

南潯董甸章爲余言震澤陳姓渠之姻婭也康熙辛卯六月露坐夜飲空中忽墜一石平架梳上取視之似甎非甎似石非石兩面俱有蝌蚪文而莫識正駭異間一幼女忽失所在徧覓之危坐屋脊之上急抱下已不省人事矣竭力救之始蘇詢之云有一老人抱之升屋教

以石上之字已能朗誦其父以爲怪也急取甎碎之後亦無他詢其甎上之字堅不肯道其女至十六歲無疾而卒

乾隆癸亥自正月十六日始大雪連五日夜庭中積至五尺餘雖八十老人亦云罕見而江北尤甚聞江北孔道積至丈餘中間僅開一路兩旁積雪如牆人馬俱行雪衖中是歲六月京師至山東一帶酷熱不可言狀人畜死者以億計　朝廷發帑金二萬兩備冰水以救行人此見之邸鈔者

郡中姚氏管山人於古墓中得二物來獻其一瓦器乃插花之罇高二尺餘製作渾古盛夏盛水不敗插花其

中久而不謝其一磁器似僧家鐃鈸大可六七寸其薄如紙無足只一圓蒂非碗非碟蓋筆洗也其色微綠而包漿色澤極爲可愛陸龜蒙詩所謂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者庶幾近之或古所云祕色窯器也余第三姊歸於姚氏故二物余皆得見之惜姚氏諸生罔知好古其洗已爲歸安龔令裒魯青所得聞其家已毀於火不知此物尚在否耶

江南武進莊氏科目之盛甲於東南自明弘治丙辰至本朝乾隆丁巳舉進士者二十二人舉人十七人副榜八人恩貢一人官生二人開府一人詞林五人吾族自明嘉靖己未至 本朝乾隆己未舉進士者十八人舉人十五人副榜八人官蔭生八人世蔭一人選拔五人恩歲貢十二人舉鴻博三人鼎甲一人開府四人詞林七人庶與相埒（海寧陳氏桐城張氏想尤盛于兩家然不能得其詳即桐城父子宰相海寧之一族三相已足甲于天下矣冊目不具論也）

五雜俎云人葠在本地者價不甚高行山海諸關納稅加以內監高淮椒取動以數百斤計之故近日佳者絕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鏹同價矣僕少時中上者業至數換較之雜俎所云已數倍邇來其價尤昂非特與白鏹同價竟有倍於黃金之價者非二十換以外不能得其上品吁可怪也此猶是癸亥秋所記至今戊辰隔越不數年而價又倍之目覩前郵吳用知用價十兩三錢止兒參二錢竟是五十換之外亘古所未聞也

五世祖先襄敏公於明萬厤己亥督學閩中公明爲一代之冠閩中士子久尚尸祝會城建思服堂以識遺愛晉江黃公鳳翔爲記并塑公像春秋祀焉康熙癸未叔祖心齋公亦奉 命督學是方公明亦爲本朝之冠士子之愛戴同於先襄敏因重修思服堂并塑公像合祀之安谿李相國爲之記先公官閩最久故留題甚夥如謁紫陽書院有詩過堆雲嶺有詩他如延平雙塔記及提學道題名碑按察司題名碑新建龍谿學舍碑記諸文俱勒諸石歲久淹沒叔祖公至閩一一從榛莽中物色之重加摹勒復以會城府學名宦祠重製新主會督撫司道以及地方有司鼓吹送入閩人無不讚羨亦可感也

我郡之南數里曰菱湖鎮其地頗稱富饒而讀書者亦衆應鄉試者不下百人而艱于入彀 本朝惟康熙庚戌孫司空在豐以第二人及第然亦寄籍德清獲售此後寂然者又復數十年丁丑戊寅之間有堪輿家過此語孫氏諸君曰北方去水太直而猛宜於水中疊一高墩建閣其上更於北柵建橋以阻去水則科甲當連緜不絕孫氏然其言遂醵金建文昌閣於水中復架大橋跨于水上不十年而費總戎開府又數年司空之姪見龍冠南省入翰苑此後如吳氏朱氏費氏皆連翩登第

其薦賢書者自壬午以後科不乏人三吳俱入翰林而少司馬眉菴昆仲相繼開府見龍堂弟人龍復以南元聯捷入翰林此皆三十年以內事堪輿之說豈不信哉

又吳眉菴兩主鄉試吳敬齋視學雲南孫端人繼之復留任三年所居僅隔一橋屢主文柄同在滇中亦異事也眉菴名應楨避　世宗諱改名應棻官兵部右侍郎弟名應枚官奉天京兆敬齋名延熙官翰林改御史孫人龍字端人官翰林院編修費總戎名俊武進士官福寧州總兵官總戎之姪孫元龍舉丙辰進士官□□縣知縣朱名發庚戌科進士官蒲州知府此外之第進士者如唐譚倪又不在數云

郡西二里許有三小山皆不甚高名曰涼山其南山為朱氏祖塋中山先高祖太常公墓在焉北山則先太傅襄敏公別業也三山中惟北山稍峻先太傅以天啟丙寅忤璫里居杜門不與外事搆別業於北山之陰日與賓從賦詩飲酒暇則曳杖出遊與郡農課晴較雨其間亭臺花木極一時之盛余童時猶及見其彷彿今遺阯雖存而亭臺泉石悉鞠為茂草矣鼎革之後叔高祖廷尉公避跡於此而有司敦迫無虛日乃以山前別搆數椽中供佛像延僧守之託名披緇其始原以杜有司之請其後遂為僧人盤踞竟成僧舍山後有三泉中泉方廣三丈先公搆樓臨池以眺西塞諸山西泉方廣僅中泉之半泉上有石壁山上泉源從石壁滴下丁東之聲晝夜不絕惜沒於榛莽無物色之者余每披榛過之欲搆亭其上無力未果雍正庚戌與吳門徐澄齋先生同游此山酷愛此泉命名曰小丁東為書八分擬鐫之石壁亦未果也東泉在路旁僅供行人飲啜其不及二泉遠甚

菱湖卜氏明監司某公後裔監司酷嗜書畫古玩收藏最富且具法眼非上乘不蓄數十年前余於社會中見其後人排設香亭中供白玉大士高可一尺五寸潔白無瑕通身血筋布滿法相莊嚴其為唐宋物無疑兩旁善才龍女玉色稍遜製作亦奇古後不數年訪之已為

有力者持去今其後人俱潦倒不堪監司所藏悉皆星散吾郡朱氏與之姻婭雍正甲寅朱天球持古畫二軸求售云係卜氏後人之物其一為蘇子卿牧羊圖上無題款不知是何人手筆據監司自定為晉顧虎頭真跡此亦不可考然觀其紙色用筆決非唐宋人所能彷彿奇物也其一為唐僧巨然煙雨空濛圖闊三尺高六尺紙色黯古上有趙文敏袁清容仇山邨及羽士張守中四元人題跋巨然之畫雖不能定為的真然四跋皆非贋筆所能摹仿可寶也二物俱以善價得之見其一可以知其餘矣

先襄敏撫滇時攜歸點蒼石大屏一對小屏一對石榻

一座大屏方廣四尺石質瑩潤而山色正綠石中之最
難得者且山水明淨酷類關董向列敦行堂祖宅閣學
心齋公作詩紀之余兄弟皆屬和焉榻石尤爲奇特中
有蒼鷹鵲立背爪完具而神彩煥發杜詩所謂絛鏇光
堪摘軒楹勢可呼者此鷹足以當之小屏石稍遜山水
亦不甚明朗分屬于余至今尚存兩尤物皆已化去古
所謂以不材見遺者誠不罔也
此癸卯冬日所記詎意丙寅四月宵人暗通逆僕乘余
他出夜開門負之而去旋即得處查訪知已屬之婁湖
王氏本擬鳴官追索其如別有他故不可明言付之一
歎而已

東甌山水奇特在樂清則有鴈宕瑞安則有仙宕平陽
則有南鴈宕黃石公洞諸勝余隨侍時年僅舞勺不及
徧游惟前倉動石嶴曾一至焉縣志云鳳山之北有望
海瓊壇石方廣十餘丈登之大海在目其左有一石倚
壇上高可十丈大亦百人坐壇上以一足抵之即離石
丈許稍頃復合聲如鳴鍾號曰石鼓俗名動石巖若人
多力猛石反不爲動亦一奇也
明建文革除一案萬古公憤六世祖先恭靖官銀臺時
具疏請祀部覆如議留中不發叔高祖都諫公在禮垣
復具疏請改正實錄等四事雖未蒙俞允而詞旨激烈
眞不媿祖父家風恐明史未及備載謹錄全疏於左

禮科都給事中臣沈肩培題爲鉅典端俟于昌期追崇
式隆夫一本謹集羣言之符節以祈睿鑒之昭回事臣
辦事垣中見駙馬都尉鞏永固一本爲聖孝繼述爲大
遜國諡號未彰乞修久湮之典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事
奉聖旨這事情關典禮甚重著該部科詳議具奏臣不
覺舉手加額曰皇上修明舊章無幽不闡請諡建文於
此日眞千載一時殆祖宗陰牖之使言以成我皇上繼
述之善也微臣敢不畢竭賡揚以憑天鑒謹案臣祖某
先公諱子木爲銀臺時具疏請祀建文大畧言建文君高皇
帝太孫懿文太子嫡子四年御宇統順系明生爲金潢
玉牒之主沒含斷蓬飛草之怨心切痛之成祖用王景

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則成祖之不欲廢
其祀可知也恩詔褒諡死節諸臣是忠於建文者宜祀
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於孝陵高皇帝之旁或懿
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發而要非臣祖一
人之私言也方應宗時張太后問內閣以朝廷尙有何
大事未舉楊士奇已有建文臨御四年當命史館修其
實錄仍用建文年號之對矣英宗復辟而出建庶人于
錮未必不由此發之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
追諡建文而以景皇帝及元順帝爲比謂親親固當視
景帝遜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刊曁萬厤十六年
國子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

並形奏辨乃景泰附錄改正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始允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疏奉有建文事迹著附載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也其難其愼歷今又四朝矣推而論之不帝何以編年不帝何以議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徽稱與修其祀典事本相因理原一貫合先後諸臣之章奏彌徵此心此理之同而即神宗霈發之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今日必昭布成祖之豐功偉烈而後知建文數窮于天尤必闡成祖之至公無私而後知建文得統于正成祖不嘗曰欲法周公輔成王乎令孺子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嘗稱建文爲少帝乎位號

依然并未嘗如景泰之追廢爲郕戾王也且建文得統於太祖尤非若景泰之乘危自立也乃一則尊崇於易世之後一則泯滅於十數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光殊不知天與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迹勢窮事去建文何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承祧有主卽冢君遜駁原無傷太祖之心況一脈相傳則繼體開天更遞禪文皇之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臣今有四說焉惟皇上備祭之鼓改實錄令建文自爲本紀無溷附以成萬世之信史庶西山不封不樹之譌而考尋成祖禮葬之蹟因以表爲陵園倣康定恭順之謚法斟酌於二字四字之間卽園爲寢春秋二饗掌於南奉常夫然後

皇上之心盡二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不盡矣臣不勝踴躍敷陳之至　歸德相公沈文端亦曾有疏論建文位號景泰實錄二事其言正大切直幷節錄附後臣看得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奏爲循史職修闕典以昭祖宗心事以隆繼述大孝事竊惟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未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概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異系英宗則皆爲我朝闕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因在史館纂修知其本末所以建有此議臣請先述二事大略而後及所以當正

之故爲皇上陳之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建文者太祖之嫡孫也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登極乃革除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太祖實錄遂將四年實跡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略也正統十四年也先入犯英宗親馭六師自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爲郕王奉章聖太后命監國旋正大位次年八月英廟回鑾後七年復辟是爲天順元年其時姦臣石亨輩奉將景皇帝廢爲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以景帝七年事迹附於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王附成化十一年憲宗體英廟本意始敕廷臣復景帝位

號上恭仁康定尊謚改修陵寢無所不用其情而景泰七年事蹟原附英廟實錄仍稱郕戾王附此則附錄之大略也夫憲廟追尊之舉爲帝王盛德之冠獨於附錄一節未經釐正毋乃有闕乎不知位號既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未體夫憲廟之心而已矣建文年號在成祖登極詔書不過爲建文四年爲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爲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絕者而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駿烈宏功纘承高廟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爲掩諱若此且

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於事適足示人以疑耳臣等不敢爲更張之議惟以附錄改正將英廟實錄於正統以後天順以前摘出七年事蹟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斯而已矣至於建文年號詔書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煩議復亦惟於高廟實錄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蹟復稱建文元二三四年以存其年號傳信萬世如斯而已矣昔我太祖甫定天下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追謚其主曰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建文元史且修何忍闕其錄景泰且景泰之位號即可復則建文之年號亦可復建文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況其君乎況爲太祖之嫡孫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伸寰海久抑之意斯舉也實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詎獨稱昭代之信史而已哉奉旨景帝實錄著候纂修改正建文年號罷

崑山顧寧人先生作革除辨其言確當不可易略曰成祖於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夫前代之君若此者多即其年改元矣不急於改元者本朝之家法也不容仍稱建文四年歷代易君之常例也故七月壬午朔詔文一款云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改明年

爲永樂元年並未有革除年號之文即云革除亦革除七月以後之建文未嘗并六月以前及元二三年之建文而亦革除之也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終洪武有三十五年而無三十二三四年云云

宋太宗至道二年司天冬官正楊文鑑言於厤曰六十甲子之外更留二十年帝命用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當生紀年遂造新厤頒行康熙六十一年欽天監奏請用兩周甲子以康熙年號不敢遽除也雍正改元仍用一周舊例自宋厤之後用兩周甲子者惟此一年耳

宋太祖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皆給來

往公務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費皆給於公此即今之會試路費也至下第後還鄉其費不聞給之於公雍正甲辰會試後　特旨欽賜下第舉人還鄉路費較道途之遠近爲分兩之多寡至口科以天氣嚴寒　特恩頒賜會試舉人各氈衣一襲誠　聖代之殊恩右文之盛典也

物理有不可解者海族中有一種小蟹名關王蟹大不過盈寸而鬚眉口鼻及包巾裹額之類無不酷肖世所繪關壯繆像者此余在東甌時所目覩康熙甲午僧人道松持黃豆一掬見示名人面豆鬚眉耳目口鼻種種完具絕類人形據云從吳門來數船之豆顆顆皆然亦可怪矣宋牧仲筠廊偶筆載有此說亦云親見

先兄東甫始歿之旬日見夢於余怳惚與兄同遊一圃並坐石上相與論詩反覆數百言忽有童子來請臨別爲余誦詩二句云飛時已忘爪消後豈知冰夢中亦不解所謂寤後知二句乃兄解脫之言不禁潸然出涕云

思谿錢起莘族祖雲石先生愛壻也先生烏衣世胄搆園舍旁擕愛妾及二子一女居其中鼎彝圖史極一時之盛先生歿後二子俱夭園中所藏珍玩悉爲錢氏席卷而去厥後園已就毀錢氏之物方稍稍發露大半歸之郡城汪氏荻港章氏所餘糟粕余亦得其一二焉宣鑪數座內有一鑪甚奇大如茶甌高止三寸旁有雙環

爲耳嵌以赤金其光奪目一經火力則金色通紅如欲滴下覆手則光潤細膩翠色如瓜皮宣鑪之上品也歸余數年極爲寶護雍正甲寅八月爲穿窬竊去惜哉又管夫人手摹大士一軸法相莊嚴神光四照上方仲姬篆書般若多心經一卷題云大德二年元旦夜夢大士在天顏閣授姬般若多心經覺而几上有朱絲素縑乃篆書錄之并摹夢中小像吳興弟子管道昇識其中方則衡山翁蠅頭細楷般若多心經一卷題云嘉靖丁未年七十有八縑素完好毫無剝落眞神品也又宋搨寶晉齋法帖十二本每本有御府寶藏小璽此帖本止十本獨此多續帖二本世不經見後有王弇洲董容臺題跋惜爲歸安舊令袁魯青借觀不還付之一歎余所得僅此

權齋老人筆記卷四

蠟談

錢塘盧存心敬甫著

春來日處愁城二三知己又天各一方每懷欲訴輒錄片紙庶幾寄我良朋如對劇談終日名曰蠟談亦云嚼蠟矣

仙氏之戒曰殺生而食鳳炮龍殺更甚矣佛氏之說曰平等而乘獅坐象平何有焉

秀因稗而足重寶擬矢而見輕有秀無稗秀亦賤今南無曰恒河沙佛此以知佛之賤也擬寶於矢寶亦

賤今西方曰金銀世界不以見界之賤乎

無才者好騁才寡德者樂市德持兩可之見則曰不夷不惠之間無一事之長則曰非狂非狷之際巢由務光爲炙手者所託被世尊大士爲墨心者所借端

項羽之敗也豪傑憐之憐之而不願爲之是以莫受人憐高祖之興也英雄憎之憎之而實欲爲之是以寧爲人憎

小人而不求託於君子斯爲小人中之君子君子而不受誘於小人則爲君子中之小人

飢來一字不堪煮始歎祖龍爲可兒暮年萬事總成空莫笑桓溫爲老賊

滿腔風雅不必作詩一味糢糊何須飲酒

口吃而不語可謂善於自藏才拙而能行寧非長於託大

伏波之謙退竟遭薏苡之疑曼倩之矜誇乃獲豚蹄之賜倘所謂謙者非謙而誇者非誇乎趙盾之忠君不免董狐之筆華元之背主反逢華袞之榮倘所謂忠者不忠而背者不背乎

讀書千卷然後知未曾讀書閱世百年而後知難乎閱世

道德仁義都能殺人酒色財氣亦能生我

禍兮福所倚以德爲福仍倚於福禍兮福所伏以惡爲禍仍伏於禍

少年做破題許多驕肆老人說故事無限悲涼

文章之士而希富貴亦負矣造物豈成我之貪膏粱之子而炫才華亦醜矣狂者必自露其醜

既爲名士何須與無名者爭名欲作善人何妨於不

善中求善

君子無所爭非無所爭時事不足以爭太上能忘情非能忘情名教自有至情

積惡之後必富貴惟富貴乃是禍基積善之後必貧窮惟貧窮乃爲福地

豪放不妨止要於中道把握拘牽何害切莫於理上葛藤

擲擲么二三者愈極愈輸板板六十四者越讀越腐

當前富貴咸據爲私過後聲名獨享爲愧

伯牙有流水之琴不如昭文有不鼓之琴淳于有一石之興不如東坡有不飲之興

才子之窮不窮於貧不窮於世窮於不遇佳人志士之貪無貪於利無貪於名貪於欲爲君子

舉世動輒求知恐爾之醜不可與人知今人大率自負笑爾之才從何處自負

何物爲酒讀書爲酒何物下酒耐性下酒不作寂寂便是清風常自惺惺足當明月洛誦之孫吾之友乎藝苑之花吾之植也此中佳趣三十六宮都是春箇內繁華十二萬年常自樂

美人芳草從筆底飛來名山大川自胸中湧出所以視彼姝爲糞土比梁父於培塿崑崙泰岱在袖裏玲瓏弱水呂梁於硯中浩瀚所以視殘山爲碣石等剩水於滄江

半榻琴書半窗月斯爲名士風流一篇文字一爐香方是雅人深致

伯俞泣杖已傷老母之心瞽瞍捐階欲成大舜之孝

鴻鵠未成愧不爲燕雀之笑蛟龍已就任他爲牛馬

之呼

德之盛矣王道及於遐方時之衰歟佛教流於中國

荆軻一不了漢制虎狼無法不死何爲田橫非大丈夫聽孺子召來焉能爲有

聰明誤我欲賒吳下之歎文字勞心卻羨階前之睡

嫁女勿與寡婦之兒驕縱故也取媳當於寡婦之女觀感深歟

從實地用功較元而又元者更上一層向內裏著脚比空無所空者特進萬倍

美玉多瑕奇人多癖不瑕不美是爲碔砆無癖無奇終非豪傑

多一繁華即多一寂寞所以冷淡中有無限風流少一交遊即少一累墜不如書卷中有無窮益友

百鍊剛腸風霜挾之自我一團和氣魚鳥自來親人

讀書本不求名況曰黃金美女心齋自然常淨亦可飲酒茹葷

顛倒折磨能立脚吾何閒然悲離貧窮忽露肘人焉廋哉

忍不得是便耐不得是俗嬌不得是心圓不得是謊

喫得的是苦受得的是謗用得的是書取得的是善

逢得意則趾高氣揚謂之水上浮萍過失意即垂頭喪氣謂之風中落葉惟畸人乃能相反在達者亦只如常

嬌最是好惟不可僞然嬌者未有不僞直正是佳止在於眞然直者容或不眞

俗人喜奉釋惟恐得罪於彼不知彼已得罪於吾俗儒常毀斥奇人折服乎人不知我已先失其體要在賜以絶之必先陰以化之

好說人之姦者胸中必然不正喜議人之短者腹内那有一長

俗客偏茹素山僧或嗜葷是抗俗之陋規有錢供大士無力事嚴君是濶人之通病

肚皮不合時宜我負腹腹亦負我面目自然可憎頭責我我亦責頭

阮之眼界蘇之鼻端用以褒月旣花以之分蘭別麝宰非花月陽秋可謂麝蘭月旦董狐避余三舍班馬

讓我一頭

余題睡仙一對云倦疲於津梁安樂窩中遊混沌恐罹乎孽厄睡鄉國裏謁羲皇

寧安無妄之災莫受過情之譽又何咎矣無妄之災不可追也過情之譽

耕者未達於膏粱織者未達於文繡讀書者亦未達於道德瞽者無與乎文章聾者無與於鐘鼓做官者亦無與乎政教

丈夫此膝不輕屈吾願低頭拜漂母丈夫此淚不輕

彈吾願滂沱哭項王

山陰道上自相映發不知映發在我不在山川灞陵橋邊緯有詩思可知詩思在橋非關才藻

著屐簷苔鍛蠟且能適性聚花成圃灌畦亦自忘機書蜚愛而不戀不然經營緗帙亦爲貪花鳥過而不留不然辛苦鶯花終是滯

雲裏陶宏疑是白衣宰相廷前商皓將毋烏有先生

物之巧者易敗人之巧者易傷物之尤者先壞人之尤者先亡

出門無至友探柳尋花逢人便寄書問梅候竹

天下何事最可憐驢老車中天下何事最可惜桐焦爨下天下何事最可憂流水落花春去天下何事最可惆淒風苦雨愁來天下何事最可危二鼠嚙藤欲絕天下何事最可懼雙丸迅速如飛天下何事最可思幽蘭香遠天下何事最可賞綠柳纔黃若夫可愛者甚多不外於淡宕可樂者非少不在於繁華

未讀一句書卽要立一說此小儒之所病方讀一句書卽要行一事非大勇者不能

笨而能讀是上上等聰明智而不良是下下人地步須要無益善乎昌黎之言曰成於勤而荒於嬉夾雜無功善乎安石之言曰成於專而毀於雜發憤爲雄善乎呂甥之言曰能使好者勸而惡者懼卓犖爲傑善乎徐媛之言曰勿爲善者憐而惡者快無不學之聖賢善乎聱隅子曰知而不學猶不知有自強之因勉善乎雙峰氏曰不敏而學猶敏終日乾乾善乎陳繼儒曰不可使人怨我而我自怨惟日孳孳善乎朱晦翁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凡此數則自常書

於座右敬寫一通特徧榜於通衢

蛟中之龍人知能變化人中之龍獨不知乎虎中之豹人知有文章人中之豹獨不知乎伊尹之耕人知非耕者耕者之伊尹獨不知乎太公之漁人知非漁者漁者之太公獨不知乎是謂識小而闇大宗非知往而昧來

自今行之愼勿待後自壯行之愼勿待老

種花急望開是見彈而求鴞炙得書不暇讀似貴餅之忘渭城

415册 99頁

牢騷時作瀟灑之語終究是牢騷窄狹人作慷慨之
狀畢竟是窄狹
韻態香心花來賞我忘情率意鷗不驚人
一往濠梁之想常自作詩無窮山水之思何時不盡
灌花特早起賞月獨遲眠其作息若此吸露爲朝其
餐霞作晚供其飲食如斯遠山爲屏障流水作絃歌
其服玩若是藤徑風姨掃柴籬巫女封其使令何如
煖天春漠漠爽霧樹重重盡貯乎景入奚囊滿春深
詩料多盡詠乎花氣撲人醉風凉透骨蘇亦攤飯乎

坐遲客語倦茶熟睡初醒亦乎談乎風鳴山谷應潮
怒海神驚正長嘯之時松風洗雨耳桂月淡初心是坐
忘之候故溪山不換王侯蘿薜不易簪纓
悟而猶戀似半酣半醉者越覺模糊行而即休似不
上不落者何處著脚
嬌花來媚我故幽寂之士不免懷春好事最磨人雖
懿粹之夫能無抱恨
雷鳴百里月映千江是以善教之化溥有號而易窮
普照之仁德無聲而難罄

虛舟觸而不怒明鏡照而自形何則鏡有空靈之象
舟無褊疾之心是以虛己遨遊患難險夷皆可入也
明心藻鑑魑魅罔兩莫能逢之
時收謏墓日買青山纔得百文即付酒家還債收來
一餅已與花月營生因知杖頭赤仄不必諱言囊裏
青蚨也慚羞澀但恐有餘不知所用須知繞地不言
猶有錢在鋤圃揮去猶有金存
無田可耕簞瓢尙多困乏無糧可負菽水亦且艱難
然而樂滿胸中歡承膝下寠人之累寡貧子之愛深

也
負傲氣者是老莊欲與宣尼對壘然適成道內之黃
巢具英鋒者是孟子能於楊墨清塵故可謂儒中之
高祖
端木誤於聰明顏孫躭於聲譽
寡人之智高於子角武叔之頑甚於司馬
著書不關才非出仕不希榮耀便特立儒林遠超宦
海
聚歡暫矣故情當離別片刻轉親相思深矣故人到

睽違兩心愈密

春柳秋桐似知離怨清風朗月偏解相思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多騁望乎佳期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起哀情於少壯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自是雅人丰度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可稱豪傑崢嶸

漢高之歌戚可憐兒女情長項籍之歌虞足恨英雄氣短

孟子好辯能開魚麗於左道之門朱子傳經自築峭函於名理之窟

池蛙爭和自喜清音蚯蚓高鳴偏矜得意故人當戒乎自足尤當明於自知

昆蟲皆戀生燈蛾偏愛死蹈趨炎之迹邪追赴鼎之蹤邪

白鳥何兒飽貧人之脂血青蠅可厭喧高士之軒庭歎其剝之何窮苦於麾之不去

流水落花焉知雨雨寒烟冷月姑謂徐徐

詩因窮而後工書以愁而益著是以嶺南柳子牢騷之狀欲訴無由海外東坡充實之文不能自已

雜說 附

匠氏之爲囹圄也既厚其牆垣而加扃焉獄吏過而問之曰囚非有讐於予何防焉若是乎曰吾慮其不固也他日繫獄獄吏繫之急匠曰吾非有讐於予何防焉若是曰吾慮其不固也

法相自災法相非能自災也天災也天非能災法伯也法相自災何言乎自災曰自取之而自受之明非

人之所能累亦不能累人云爾

某氏之子聘於某氏之女未成婚而遇於巷不知其爲匹耦也兩目招之而兩心許之亡何成禮則闇然巷遇之人也兩目反之而兩心離之

人有夢桎梏者及寤而喜似眞被桎梏而脫之者有夢珠玉者及覺而悔似眞有珠玉而忘之者庸詎知貧賤之死不喜其桎梏而脫之耶庸詎知富貴之沒不悔其珠玉而忘之耶夫喜之與悔之皆非也獨不有可喜可悔者在耶人不喜其可喜而喜其不可喜

不悔其可悔而悔其不可悔亦可憐哉

蝸談跋

白雲先生清言數十則元著超超玉屑霏霏名士風流宛乎可接先生自命曰蝸談余讀之數過但覺齒頰生津醰醰有味耳癸丑仲秋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東齋脞語

一卷　　長洲吳翌鳳枚菴著

宋慶麻中俞成嘗著矢于柴說謂三十六家春秋皆以矢爲觀非也引周禮矢其魚鼈而食之直作射解成字元德東陽人即著螢雪叢說者

十八般武藝一弓二弩三鎗四刀五劍六矛七盾八斧九鉞十戟十一鞭十二簡十三撾十四殳十五叉十六把頭十七緜繩套索十八白打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藝始於宋王安石

詔廢不用鄉會試改三場爲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五經各論一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迄丁未會試皆然尋

詔復

雍正五年

諭將本省知縣入簾之例概行停止議將鄰省在籍候選之進士舉人確訪文行素優者縣府保送督撫親加驗看候鄰省調用仍每人給路費銀三十兩己酉壬子兩科皆然

崑山葉文莊公盛書櫥銘云讀必謹鎖必牢收必審閣必高子孫子惟學斅借非其人亦不孝公正統時人菉竹堂書目祕本十居其四三百年來閒猶有一二存者其留貽遠矣

明季藏書浙中爲盛而鄞縣范氏天一閣尤富立法亦盡善其書不借人不出閣子孫有志者就閣讀之故無散佚之患其閣四面皆水讀者不許夜登不嗜煙草故永無火厄迄今三百年雖十亡四五然所存尚可觀也外此則山陰祁氏嘉興項氏　國朝秀水朱氏藏弆亦富然一傳再傳俱已不脛而走矣

余愛觀雜史及小說家言嘗欲采其事迹稍異者勒爲一書分十二門曰說槪曰事璅曰文綴曰異林曰醫測曰相鑑曰卜史曰字觿曰夢占曰術幻曰諧儁曰笑叢尚未卒業也

張鍛亭先生景崧字岳未余師素村乃翼雨蕉應詔雨先生之父也康熙己丑進士官樂亭知縣慈祥豈弟有古循吏之風一日以事公出及歸縊死輿中矣家居時嘗畜一妾夫人素悍妬乘先生遠宦輒遣去

之先生深以爲恨云先生有借米謠三首云我無奈
向君哭懇君借我米一斛願來生君作主人我作僕
憑君時時呼喚我只小心伏侍直到蒼頭禿一君不
肯我再求懇君借我米一斗願來生君作富翁我作
狗憑君時時呼喝我只擺尾搖頭常守家門口二君
不肯我再歌懇君借我米一籮願來生君作頑妾我
作夫憑君時時炒鬧我只粧聾做啞半死半糊塗三
張氏世居晉里樂橋之南金聖歎居憩橋巷相去不
數武素相得也函西先生涵鍛亭父也一日堂中召

仙聞叩門聲甚急問仙云何仙判有奇禍有奇禍不
可開不可開十二字久之叩者方去探之則聖歎斜
往哭廟也後在事者皆坐大辟微仙則先生危矣先
生中乙酉副榜與鍛亭同科

語云見短人不說矮話余謂於不可說長話如誇科
第于異路前程述家世于白門暴發俱是取忌之道

一日友人處會話有客驟至向主人述回祿事指其
梁曰火從此出指其窗曰火延至此又指其側門曰
內有一棺再擡不出言猶未已而主人已大怒矣

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多作引

前朝大內貓犬皆有官名食俸中貴養者常呼貓犬
爲老爺

宋制駙馬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見紀事本末

晉葛洪自號抱朴子唐白居易自號醉吟先生司空
圖自號耐辱居士此別號之濫觴也東坡山谷遂沿
其流至明而始盛沿及今日非別號不書非別號不
呼座中稱述莫知誰何雖優伶僕役販夫豎子亦無
不有別號者矣吁可異也

退攀睛翳膜方用人退乳汁炒爲末山甲炒蟬退炒洗淨蛇
退洗鳳退炒共五味每三釐爲細末患人含水一口
左眼吹右鼻右眼吹左鼻再以錫爲眼樣合患眼上
三次即愈

治爛喉痧方用犀黃一分甘草人中黃六分人中白
三分圓明砂六分朋砂三分雄黃三分黃檗六分雞
內金八分青黛三分木鱉子三分燈草灰六分冰片
一分各爲細末搗和吹之有奇效

余友王純孫丙背考區田之制勒爲一書云一畝之

又可博常田數畝之利惜無由驗之也余攷雍正二年直督李維鈞奏云稽之往昔伊尹耕莘之時有區田之法收穫倍蓰臣繪成區制在保定城內賃地二畝僱人試行之其播種灌溉尚未如法而二畝之地已收穀一十六石若無地窮民得荒廢之地數畝俾其區種則數口之家即能養贍或歲遇旱潦倣而行之於農功大有裨益奉

硃批區田一說向日視爲迂闊之談亦未聞有行之者觀爾所奏收穫倍蓰則非荒唐矣此法倘能通行獲益良非淺鮮云云夫以少獲多其法良善特恐得行之後所望既奢稍不如意反爲民累此

世宗所以不遽行也則區田一書亦作故事觀可耳

故明徐冏卿園在閶門外下塘中有太湖石高三丈餘嵌空瓏瓏中夜有光名瑞雲峯相傳朱勔所鑿也園久廢爲踹布場此石巍然獨存庚子

南巡移入織造府

行宮

宋元以前府州軍城內復有子城王禹偁黃岡竹樓記云子城西北隅俗選古文訛爲子城又訛子爲余槃師遂承其謬千口雷同習焉不察矣吾蘇子城周十餘里漢唐以前郡治皆在其中張士誠據爲太尉府張敗夷圯略盡今自乘魚橋以南至金姆橋而東高墹迤邐是其遺址東有鼓樓坊即內城之鐘鼓樓也城四面舊有水道所謂錦帆涇者今皆淤塞惟東尚存故蹟稱爲濠股俗復訛爲河骨今吳人罕知有子城者矣

橫塘虞敏字鼎之詩古文皆工少遊山右長官滇南江山之助才思益壯尋以省覲告歸結話年村舍花晨月夕諸同人聯騎訪之好事者有話年村舍八景之目曰古渡風帆南莊麥浪黃魚深柳楞伽梵鐘范村晚煙蘆渚秋月橫山積雪越來漁火同人爭賦之誠一時盛事也

楊口口綸盎鼎之舅氏也其居即割話年村舍西偏之地榜曰凋瘦山莊精舍三楹中懸文彦可雪窩二篆書人遂稱爲雪窩先生庭中花卉四時不絕而拒霜尤盛奏若茨香門無剝啄鼎之贈詩云山空世事

昭代叢書 庚集 東齋脞語 卷第二十四 六 世楷堂藏板

215冊 99號
26 B

盡花滿故人稀皆實錄也性孤僻屏去童僕孑然獨
處至親自汲爨不以爲苦余嘗訪之贈藥吹花褎回
不能去孫公耕獻爲賦山莊六景詩極工六景者佛
然燈觀帆石浴鶴盆種藥畦芙蓉欄栽竹徑
宋時最重牡丹而中州洛陽爲第一蜀天彭次之品
目繁夥開多佳種歐陽公陸放翁之譜可考也數百
年來名種既絕人家植玉樓春一本輒開筵召客以
賞之爲可哂爾近惟上海法華鎮牡丹甲天下而人
罕知者其間□氏□氏尤盛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花

開滿畦五色間出每本一花大如盤直可值萬錢然
止可就觀不肯贈人即贈人人亦不能種也陳復生
元基嘗往觀之歸語其異述其品目凡二十餘種曰
雪塔色絕白開足後花瓣俱微帶淡紅以瓣細起樓者爲上高者花長尺許太平樓色純
白花開下層如盤中層片片如瓢近心處如盂開足時色如杭州紡紬有光其花雖起樓而由外包內多
層閒不甚高西岐色純白瓣密如縐紗形極開有長尺許圓七八寸者初放色深綠漸放漸白謂
之綠放此種極高萬山積雪色白與西岐相類粉磬色純白形如何蓉府白
色純白金星雪浪色白瓣大如蓮花每瓣有二三黃點在近蕊處些范陽紅色正
赤有光望之如大紅緞宋家紅色正中有光如真西衛紅紙倚光色深銀紅有光花形

如盤副紅色較宋家爲淡較霞光爲深而無光太眞晚妝楊妃色四面觀音
深楊妃色形如截筒小桃紅以色名寶珠大紅色似未漂淨硃砂花紅繡
毬淡與紅色國色乾紫色左家紫色深紫如玫瑰香氣亦如玫瑰紫幢淡紫色花
形高七八寸有尺許者紫磬色同紫幢形同粉磬紫毬色與紫幢同形圓如毬潑墨
紫色之最深者望之如以赤緋漬暈有光磚色青色紺青蓮縹緲个似青蓮色中近心
處吐綠色瓣五朵形如鳳仙火輪色深紫紫羅襴色深紫花瓣有紋如羅瑤池
春曉色於白中映紅平分秋色花色深銀紅中有繡綠一道平分兩半此爲名奇瑜
綠蝶花全白中有綠心如蟬形此種尤奇猩紅嬌豔花形如毬瓣皆白邊紅心孩兒
面淡粉紅色種稍次綠蝴蝶有名未見其開也有綠放文放武放

之別綠放者初放綠如翡羽漸放漸退諸白花以此
爲佳文放者逐層細開以漸舒足武放者花力極壯
不待萼舒花瓣迸裂而出也凡花瓣以堅厚挺舉經
日不垂雖開放圓足至極不焦不卷落則盡落無先
墮者爲上品其開半先落或花瓣柔弱易靡者爲下
撮其大要於此俟作滬城牡丹譜焉
禮諸侯蓄大藏文仲居蔡是言其僭山節藻梲識
其奢侈截然兩事
季氏富於周公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恐

不指元公

作史不相沿襲史記述封禪晉書附載記北魏南齊志符瑞唐書表宰相世系五代傳義兒伶官遼之游幸金之交聘明之土司體例不同皆不可廢惟班氏既號漢書而古今人表上及皇初最爲乖謬其間品第顛倒不論宋史既列儒林復傳道學不知別古今通天地人之爲儒儒之爲義至大儒林即可括道學也惟衍聖公宜立一世系傳附諸王列傳之後

儒林道學既分兩途凡言經術者歸之儒林凡言性

理者入之道學不知漢人釋經言歸實際宋人講性語多元與自道學盛而經術亡矣

嘗讀王性之默記載晏元獻守長安有村中富民異事玉髑髏因而致富後兄弟異居欲分爲數段者詢之乃得于唐明皇泰陵元獻因言唐小說元宗爲上皇遷西內李輔國令刺客夜攜鐵槌擊其腦皆作聲聲元宗驚謂刺者曰我固知命盡汝手然我嘗服玉腦骨皆成玉又服金丹今有丹在固自難死汝可破腦取丹我乃可死也刺者如言取丹乃死張文潛明道雜志亦載其事長安富民安氏髑髏作紫金色其餘與默記所載畧同肅宗之舉庸可逭乎惜乎劉昫歐陽文忠宋景文三公或未之知也

史書有絕可笑者如舊唐書載薛懷義于外戚傳是也又漢書元后傳有弄兒不知是何等人

列仙傳洪厓古倡家路史少昊紀云老子母無夫又云老子父乾元杲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野合而娠十年而生皆誕妄可笑

有人持王忘庵先生水墨牡丹來上題一詩云黃蕊

胭脂水墨塗煙深霧重倩誰扶沈香亭上花無影葉老春殘喚鷓鴣詩畫俱絕妙書法亦酷似李北海可寶也先生所居即文恪公之怡老園其中最勝曰彩霞閣閣後芳草堂則先生觴詠處也東壁有水墨牡丹一朶乃先生醉後所寫千花萬葉如入眾香國中令人應接不暇予甫冠即與先生之從曾孫子賢三餘范賢交晨夕登堂縱賞玩者適十餘年未幾三餘亡既而子賢死范賢亦遷居吾里樂橋之南太原諸君萍蹤落落遂與此堂相隔耳夾與玉山百川

擬迹頗密而堂已傾圮壁上花光與春風俱去矣屈
指二十餘年文酒友朋之樂幾同隔世披圖悵觸愴
然久之
沈桐威起鳳工傳奇梨園所演如報恩猿才人福諸
劇足繼李笠翁蔣紅友無與辭矣閒爲葉兒散套亦
復工雅絕倫嘗泥其室人張湘人鼎門金釵作贄拜
爲閨塾師桐威譜北曲一套示之今錄于此北新水令
精簾卷畫堂高燕呢喃春風門繞金猊香氣散銀燭
影紅搖一翦蘭翹有一箇俏門生贄禮到駐馬聽環珮

聲飄一捻風吹楊柳腰還逾拜倒幾絲雨壓海棠嬌
一天風韻總難描三章約法從容告從容告打頭先
改卿卿叫沈醉東風翡翠林書林恰好芙蓉帳絳帳還高
戒癡猜莫折花戀閒玩休尋草便早來點綴眉梢彩
筆何須畫石邊破工夫且臨畫稾折桂令每日價日上
花梢抛殘繡譜卷上鮫綃字臨衛女詩吟蘇蕙史續
班昭書清課賣花聲杏催好何心字香燒紅了櫻桃
綠了芭蕉舊園亭由使蝶鬧新臺榭不共鶯聯沽美酒
便盼到冷僵鬆花月宵傍春臺燈並挑且說箇春燈
謎子伊知道來猜些美人名號也一一費推敲太平令
那不是挂龍樓鳳榜蹊蹺這的是繡閣規條買幾箇
俊婢垂髫鎮伴你添香拂稾一種種花嬌柳嬌儘意
兒細教連那小鸚哥也聽來熟了離亭宴帶歇拍煞秀才學
問誰曾飽書生不摘從來少他日箇鳳閣名標替著
俺寫前雙替著俺謄書草替著俺題清照這溫家玉
鏡臺俺會把鼻比靠休只要放頑皮將師嚇倒笑煞
那荀家兒背熨焦張家兒眉亂描怎踏著俺風流數
你做陸家卿俺做寒山趙考叢詩勝抬了泥金捷報

且搨隻洞房歌搭著白頭吟唱到老未幾彩雲飛去
桐威遂賦悼亡蹤迹多在倡樓角場上矣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正統三年周文襄以其湫隘始
遷於昇平橋之西見黃暐蓬軒吳紀
張士誠被圍日久城中食盡一鼠至值錢三百革履
鞍鞊煮以充飢李自成圍汴城中樹皮草根既盡至
食藥材及馬矢
明京師姚生爲錦衣指揮門達館客詩文尾用私印
曰錦衣西席吳江甘驛丞內翰江東之哲也亦有私

卯曰翰林東牀於時傳爲絕對
余友江仲林蕭客惠松崖先生棟弟子也松崖門下
多窮經之士江鯨濤聲以尚書名家仲林獨工於詩
間復疏述經義有文選音義古經解鈎流行於世宥
注蘇黃滄海集未成而卒無子其室人亦相繼死遺
書零落盡矣有弟子曰江藩亦能詩宗山谷派頗不
羈
海鹽張芑堂燕昌示余周宣[illegible]南斯書簽注頗稱詳
贍惜少剪裁海寧宗兄[illegible]商刻未果也芑堂多

才藝精鑒別嘗著金石契予有其本葉黑藏書充棟
予嘗借抄淳熙三山志厲氏遼史拾遺諸書二人皆
浙西博雅士也
陳芳鄰世華鍾庭學士孫也雖以貲仕然甯有才藻
詩古文皆工嘗戲作瘞阿黑志銘云乾隆丁酉靖安
縣尉徐翁向奉新鄉民買一牡貓其生年月日不可
詰矣頭項背尾光黝如漆越三年翁棄官還山陰貓
遂入丞廨丞元和陳治泉也因字以阿黑復聘狸奴
配之黑身肥性慈常四腳撩天睡雀啅鼠搏罔惟問
也喜踞廳事几案上若效主人莊涖者有友見而固
求於是蒙面納竹籠中攜去友家西門外踰數日覓
路逃歸咸歎異焉凡主人偕眷屬遠行則貍黑必隨
貍巧慧能飲酒生子曰旺性頑色亦不類厥父旺病
黑嘗擁護旺長大尚索乳每昵黑而忤貍蓋由母溺
愛使然云癸卯季冬黑忽患癩比劇藥弗效以甲辰
二月廿二日蜷臥而逝主人素佞佛愛誦往生淨土
眞言若干紙裹以葦席瘞之後圃并爲之銘曰仙貓
與鶴與畜同靈兮委蛻軀殼反眞冥兮華陽而後

誰傳此銘兮芳鄰今爲湖口令
余師徐宇寰先生仲登乾隆壬申賢書丁丑下第歸
得羸疾明年冬遂卒時尊甫懷三先生昔尚存遺孤
納甫三月耳閱十餘年懷三先生歿又數年遺孤亦
夭死夫人王氏文恪公九世孫余友范賢是伯姊也
青燈白髮無聊賴矣先生未卒前嘗作自輓詩余昔
成誦恐久而漸忘爰錄於此序云汲酉徐子年三十
一歲爲二氣所侵百憂所并尪弱骨立不思飲食有
二豎子昔揮宵行而振之醫士袖手莫能誰何將逝

翛於清虛之府栨神於碧落之墟蟬蛻蝶化行有日
矣肖腸則非痛非樂若曠若懸有一種不可解者因
以梅花一盞竹葉半杯名其靈而奠之且哦四詩以
自輓倘平日曾好有不忍其去者或屬和焉若其素
所乖隔者方怡然曰此子死不早矣何以輓爲則亦
不敢強也詩云大造日以轉萬物如浮漚聚散尚無
主況乃恩與仇偶然用小智風疾遂不瘳揮手自茲
去天地眞悠悠 一 茫茫青草中斷碣何朝文蕭蕭白
楊樹後世何人墳今我亦到此舒卷隨浮雲乃有塵

世慮回繞滋紛紜 二 哀親覩遺影咤歎庭心颩病妻
血淚枯只怨幽明隔而我遊冥冥俯闘以闚隙彼自
肝腸摧於我何損益 三 從古有百行不問窮與通亦
有父不孝交友妄能忠殺子而棄妻猶乃誇雕蟲仰
面但一笑浩氣浮虛空 四 荏苒二十八年先生墓木
已拱庭堅不祀若敖餒而可勝痛哉
吳江進士楊列歐 復吉 丞歲科名高才好學嘗薦庾
初餘志一書搜羅甚富與戴壽豈 延年 交善因戴以
交於余嘗寄余借書啓云幔代荒江學窮墳祭蜡鑽

故紙識愧螢乾望文海之汪洋無從津逮羨藝林之
葱欝何自攸躋閒披漫士題評省識古歡祕冊人原
介佳更傳舄韻家風里號于將即是瑯嬛福地鄴侯
萬軸悉梨棗所未登惠子五車盡宋唐之善本手鈔
非易目睹爲艱何意剡源傳來尺素爲言次道許借
一瓻愾分鑿壁之光豪予枵腹肯發曹倉之覆富我
貧兒定知簡授龍威不啻杭搜鴻寶從此沾膏馥
摘豔熏香半豹行窺百朋如錫矣又贈余沁園春詞
云我耳攸菴藉甚香名十有餘年悵寥寥居近問奇

空願盈盈水隔御李無緣閒覗書城偶窺藝苑省識
吳門有謫仙今何幸溥假途剡棹維誦瑤編 鱗鱗
生紙雲煙叟咳吐隨風落九天看七襄機組賀囊錦
嘔十華務合江管花鮮百一删存千秋業在嘗鼎何
殊見豹全披吟久勉盟將薇露題向鈞箋時壽豈以
余詩質之故有是詞
丁亥清明後一日與諸同人結水村詩社陳文瀾 學
海 周浣初 省 陶淨衛 磬 沈桐威 起鳳 徐道耕 春丽 陳
復生 元基 戴壽豈 延年 余式南 尚德 林煜奇 蕃鍾 及

余凡十人各有詩數十首余嘗爲水村詩友歌紀其事未幾浣初亡最後煜奇死諸君子或出或處合并爲難矣又嘗與桐威壽豈煜奇暨施實君（源）爲填詞數年以來余得詞四十餘闋彙爲一卷長塘鮑以文（廷博）慫恿刻之并題四詩於後云烏絲欄趁燭花紅樂府新調錦字工不枉江東誇白苧高樓一帶聽鴛聲中（自注一帶高樓部在鴛聲中武林詞人點筆之）下乍鈿瓷冷無聲一樹幽花撲眼明樓影沈沈簾寂寂更知何處覓深情愛唱西湖楊柳枝扶煙泣雨一絲絲曉風殘月紅牙板多欠吳郎絕妙詞（自注集中如詞極工）老來客裏很情多子夜清詞午夜哦已是無腸爲君斷不須重與雪兒歌然余自慙荒穢終未敢出以問世也

余嘗得高麗墨一笏甚薄而輕光黝如漆磨之急切不能下有四字曰首陽梅月背畫梅月之形極疏古馬心培（森）愛而取去

舊例京堂三品以上外官督撫凡不入京察大計者三年任滿必舉賢自代名曰遵例自呈上溫旨慰留之間有更易乾隆初始罷

東齋脞語跋

枚菴自丁未夏暮游旋即挈家僑楚已酉秋曾通尺素邇年則蹤迹杳然手鈔書籍爲其友斥賣殆盡良可惜也今春海昌陳子仲魚攜示茲帙云購自吳門書肆展讀之下恍聆謦欬因亟爲校錄殊不勝停雲落月之感焉丙寅春分日同郡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光陽發華

敘

昔先大夫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潛志探討學甚博而識甚超兼好網羅遺事軼聞搜剔名跡古器多所表著平居睹記所及閒復參以論說隨時筆之積久成若干卷家近海上之尖山因名曰尖陽叢筆此雖未盡所蘊而其援据詳明議論精確已足爲學者考證之資是本出鈔胥字多訛舛晚年審定時尚有增損塗乙及引舊存疑之處朱墨燦然皆大夫手筆也因其中論詩諸條已載拜經樓詩話故此書未即付梓藏之篋衍傳示後人而已今親故中雅有餘慕數數訪求遺楮向淳索觀爲竊慨所存撰著未刊行者猶十有餘種淳卒卒未暇徧讀先取是編略校亥豕將重爲寫定以應索觀道著者謹書數語於後聊志執硯之感云爾道光丙申歲九月望日孫之淳敬識於竹下書堂

尖陽叢筆卷一

海寧吳騫槎客

周禮夏官玉璣讀如薄借綦之綦結也皮弁之縫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其弁伊綦賈公彥疏云薄借之語未聞按說文綼字注帛蒼艾色詩曰縞衣綼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綼蓋薄借綦即不借綼以此爲未嫁女服故云不借也楊用修引草履名不借者以合之非是

海寧演武場在宣德門外旁多隙地乾隆戊子有耕者發地得古冢志銘刻于甎取之以歸而仍掩其墓按銘爲唐故汝南周君墓志幷序其文曰君諱文遂字道從祖諱嵓先父諱通君即通之長子也幼讀儒書長而習禮弱冠之歲戚畢所知內孝親姻外穆僚友不能苦濫于琴酒乃絹職于監司三五年間榮譽可獎何期未中公表奄卒壯年嗚呼霜劍摧鋒鳴琴絕

軫春秋三十有五太中二年三月十五日歿于天長之私館也以其年十月二十九日祔于先祖妣王夫人列域以爲從夕禮也娶宏農楊氏恭孝內請舉案從禮一子三歲名曰小君令弟二人文迵文造恨鴒原而遽絕誰濟急難桐荆幹摧雁行何續敢忘兄友銘誌弟恭固請長詞用彰後紀者焉銘曰嗚呼周君世命奚促三十五年禍來銜福手劍摧鋒身紳棄玉欲濟舟傾風前失燭一旦歸冥百齡何贖千歲之中再生王國右凡二百八十八字脫一字漫滅一字眞書字法蒼勁如歐陽率更甎之上塼花甃瓶盎甚多俱爲耰鉏所毀今此甎藏周芚兮大令家明雲夢鄒郎中觀光常于先塋側掘得唐人墓志銘乃大中元年十月癸卯日所葬其姓氏多剝蝕不可攷與此甎時僅先數月而此甎姓氏歷歷可辨尤足珍也鄒得誌爲文祭而瘞之

詩草蟲章舊注大夫行役于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如此朱康流先生云此詩小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余讀此序而知讀詩之難也向讀此詩以爲舊注之說確不可易也及再四思之凡人離別之久念之而憂憂之而傷苟得一見則憂傷之情快然氷釋矣出車之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是也此詩則曰既見矣又曰既覯一何沉吟反覆徐然後解者何其舒緩而不切于情也以此詳究之其爲咏初嫁者無疑泛見曰見接見曰覯初嫁之時惟恐不得當于君子而貽戚于父母故憂之而至于傷悲是其所憂者不在于難見而在難於相接故憂之釋必于既見而又既覯也其謙畏自持之況于二語想見之以是知序首之語非後人所能揣摩也按康流此論與正義正合惟既覯鄭氏引易男女媾精萬物化生之義以爲既婚之後男女精氣相覯遇以覯訓媾微

不同然祝舊解理爲勝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集傳以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箋疏謂君臣同惡無可分別之意讀詩略說云晉成公綏烏賦序曰烏之爲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鳥漢書御史府有朝夕烏去數月而御史大夫能唐書柳仲郢每遷官必烏集其第是漢唐以前皆以烏爲祥也狐爲妖爲喻小人烏爲祥以喻君子赤者其色顯黑者其色晦莫赤匪狐以喻顯者皆小人莫黑匪烏以喻晦者皆君子也

按江南烏夜村晉何準宅女生之夕群烏啼女後爲晉穆帝后冊立之日羣烏復啼是晉時亦以烏爲吉鳥也

陸文裕深傳疑錄嘗疑水經注之僞據通典以爲吳越春秋越絕書之流近德清胡東樵渭云隨書經籍志有兩水經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酈善

長注皆不注撰人名氏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元注圖有詩云璞注山海經引水經者八豈此經出璞手說新唐志遂謂東漢桑欽作欽成帝時人而所稱多東漢三國時地名故先儒皆疑焉又按㶟水酈注引桑欽地理志易水濁漳水並引桑欽他注中或舉本文則必尊之曰經使此經果出于欽無直斥其名之理元注唐人義疏隋孔君邠君或曰欽作于前郭酈附益于後或曰漢後地名乃注混于經蓋欽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經水經創自東漢而魏晉人續成之其名無可攷非一時一手之書也又云是書傳習者少錯簡闕文訛字不可勝計或濡謂按原本當有弱黑涇洛滹沱等篇趙誠夫水經注釋已補之矣宋初猶未散佚而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亾其五則仁宗之世已非完書矣

按唐李吉甫有刪水經十卷金蔡珪有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序謂可正蜀板遷就之失錢遵王有影宋抄水經原跋云水經舊有三十卷刊于成都府學宮元祐二年運判孫公得善本校之才三之一耳乃補正重鋟凡益編一十有二共成四十卷此豈歐序所謂蜀板歟書今並不傳明南昌王孫朱謀㙔水經注箋雖多校正而譌舛尚復不少歙項氏踵而刻者但有剿襲之陋略無是正之功其餘明刊俱無佳本東樵與閻潛邱黃子鴻校閱水經頗爲詳審子鴻又從而爲之圖鄞全吉士祖望有七校水經注陳和叔黃中撰水經糾謬仁和趙太學一清亦有刊誤及水經注釋以爲原本有大注有小注別爲疏錄并補水名引注據廣歸安沈東甫炳震及其弟炳巽有水經釋惜未見之他如胡氏之禹貢錐指齊氏召南之水道提綱並可補水經所未及惟黃梨洲徵君之今水經乃未成之書故水道言之多不備

王孫一名而具五義史記淮陰侯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蟋蟀名見詩疏太湖洞庭兩山間有蟲類蟬聲如鳴箏土人呼王孫柳子厚有憎王孫文乃猴也本草云王孫即牡蒙

世說新語注云桓元不立忌日惟立忌時南史張融傳融有氣義忌月三旬不聽樂後世但知忌日而不知忌月并忌時亦未嘗言也通典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皆以九月爲康帝忌月王以禮經無忌月之文竟定九月納后

昔人愼重家忌非特男子即婦人亦不敢忽王得臣麈史載丁晉公三十六事某氏女子嫁時篋有襂衣一襲襂疑作襁問其故曰若婦在家過私忌則服之以慰舅姑耳蓋女子既嫁猶守其私忌可想見宋時禮教之重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至日月兒女都不能辨或謂知永興軍多發塚求古物所致劉攽暇日記云

咸淳臨安志臨安縣東山塔影倒垂以爲異吾州硤石之東山智標禪師塔其影獨見于秀水縣北一小池中蓋相去百餘里也檇李真如寺北壁有三塔影天陰閉戶則影愈顯而此地並未嘗有塔不知影從何至又江甯牛首山寺塔其影獨照伽藍殿上供桌倒立甚分明北京彰義門外天寧寺塔每于殿門掩時窺之其影亦倒

尖山觀音殿前一石盤陀安指南鍼其上則轉而北指又東十餘里談仙嶺側一石亦然俗稱倒鍼石蓋下有磁石所致

蔡洲凡有三一在襄陽峴山東南一里漢水之上後漢蔡瑁所居魏武帝造焉王維哭孟浩然詩借問襄陽老江山空蔡洲指此一在金陵上元縣西十二里宋高祖破盧循處見元和郡縣志一在衡州耒陽縣水經注耒水西北過耒陽縣之東側注西北逕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

今之遊蘭亭者求右軍故迹不特茂林修竹風景已非即流觴曲水之地亦

無可據蓋今所謂去蘭亭舊址遠矣昔時蘭亭在天章寺側元末寺與亭並燬于火明永樂中僧智謙重建于今地距舊址幾二里

水經注云晉太守王廙之嘗移亭水中今亦無可攷

甬上萬指揮文明永樂中備倭海上頗著威名嘗夜中以舟師下哨象山之錢門遙見雙燈來海上以爲寇至挽弓射之一燈應弦而落俄頃風濤大作一軍盡沒始知所射落者龍目也指揮時年二十有二鄉人立廟祀之號曰射龍將軍後此龍嘗化人形就醫者治其目醫以藥傅之而去他日復來醫治如前適有小女從門隙竊窺之則儼然一鱗蟲也大驚而呼忽風雨晦冥失龍所在自此不復至但時時入東錢湖養其創云

錢孝直敬忠鄞縣人也父若賡萬歷中知臨江府忤神廟旨坐事論死長繫三十七年孝直自幼從獄中受書萬歷已未捷南宮若賡年已八十老病危篤孝直不赴廷試逕歸侍湯藥若廬中會熹宗踐祚亟走京師上疏救其父不得則請以身代父死情詞懇惻閱者皆爲隕涕疏三上終格于吏議逋久未得俞旨孝直益憤激每夕爲文籲天泣盡繼之以血自誓必死又念徒死終不能出父罪乃囚服跪午門外哀訴閣部諸臣爲已轉請若賡竟得釋以天年終于家孝直後成進士官刑部主事乞休養母幾二十年母終出爲宣城守免歸甲申後僑居峽石踰年卒殯于硤山邑人查孝廉繼佐爲誌其墓後其子肅樂返葬臯前青山

國山在宜興縣西南六十里上有東吳天璽元年封禪碑立信中郎將蘇建所書高一丈圍徑一丈二尺而廣面旁狹其形似圓而略有方勢文周四面蓋仿秦泰山石刻之制也按吳志陽羨山有空穴中廣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以爲大瑞乃令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封禪國山予嘗詣碑下

拓其文書體兼篆隸瑰瑋奇僞頗有先秦遺意惜文多漫漶惟近土一截尚完好文稱朝爲大司空而吳志以爲兼司徒此亦可補三國之注也

此碑全文載雲麓漫抄凡九百餘言當時不可識者尚七百餘字而今可辨僅得其半蓋碑立山巔上無覆蔽風雨之所剝蝕樵牧之所侵伐日甚一日故三國至宋字畫由深至淺尚多可讀由宋至今自淺而之漫滅竟莫可識此亦理之必然者今碑西南兩面俱有裂紋再椎搨數年必致斷落考金石錄分爲上下二碑王象之輿地碑目分爲封禪國山二碑似皆誤此碑俗呼囤碑以其形圓八出也王漁洋分廿餘語又以囤碑爲天發神讖碑尤謬天發神讖則天璽元年紀功碑在建業紫金山乃皇象書俗謂之三段碑也盧熊以此二碑皆蘇建書

鄞縣全吉士祖望相傳爲同邑錢公肅樂後身人未之信其後吉士舉子初墮地而錢後人之來賀者已在門詢其何知之遽也曰夜來聞影堂中人言曰謝山舉子可喜可喜是以知之耳謝山全別號也故吉士有五月十三日舉子詩云釋氏語輪迴聞之輒加嗔有客妄傅會謂我具宿根東江老督師於我實前身一笑姑應之燕說漫云云昨聞正氣堂豫昔將雛辰在我終非信傳之頗驚人聊以充談助用怡湯餅賓先是謝山有兒生而穎悟其身將委厓日爲神童六歲而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無哀當再來補之後十年而謝山生故小字補兒

先康流先生朝瑛湛深經學其讀易春秋三禮詩書俱有略紀凡數十萬言雖爲姚江黃梨洲徵君宗羲所推重爲人仁恕吏事非其所長其知旌德縣也庭可羅雀每視事聞笞捷聲輒以袂自障其面吏因緣爲奸亦弗問一旦得巨盜康流故短視相對久之曰視若狀何酷類吾河東三舅耶盜

26 A

即飾爲舅詐詐百端遂相持而泣終不加刑其實舅死久矣未幾以憂去遂著書以老

鍾致和海昌人也工詩及長短句風調清逸而知之者頗少靈壁途中絕句云二月征袍尚拂霜北來氣候異吾鄉春風到此渾無力草木吹青柳未黃暮投茅店暫停驂欹枕繩床室似龕一夢依稀是何處酒樓燈火似江南又靈壁御事望江南詞云靈陽地何處是怡情瘠土春深稀見草荒城樹少不聞鶯誰說是清明靈陽地空闊少人蹤野塚髑髏寒叫月陰崖魑魅冷吹風如古戰場中今遺稿多不傳

端溪硯自唐初開取便爲世所尚其名目辨別故自不一要以下巖產者爲勝所謂水坑是也米元章獲石軍紫金石硯其妙不傳唐時青州亦產石可爲硯間有金星紅絲而質粗鈍不爲世重惟柳公權獨喜之以爲墨易

冷墨之冷熱人多不解大抵硯質粗澁墨有沸沫纔筆熱也其平行凝勻者冷也青州硯能不作沸但燥滲不能停墨亦非佳品而誠懸獨愛之殊難解也

萊陽宋荔裳先生琬自浙西觀察移官四川康熙壬子蜀中寇亂荔裳方入都聞家人俱被難憂憤而卒有女才及笄流落至滇中爲王某室踰年而寡遂祝髮投中山爲尼名道敬有侍婢王氏亦相隨入道名慶光至壬戌五月二人避兵入山突遇悍卒悅其姿強之東下且逼令蓄髮宋以死自誓聞用匕首戕胸幾隕卒度其志終不可奪行至偏橋委之而去二人徬徨道左計無所歸因憶舊侶有海成者結庵省溪江口欲往依焉而又不諳道路偶遇浙西商人董某相約同行抵銅仁爲邏卒所疑送于官太守葉滋齋應得其實憐其爲名家女欲遣還鄉里女泣謝曰妾生不辰橫罹顛躓傳聞父母並已下世藐焉此身縱不能死亦復何顏以見桑梓那苟得寄跡蕭庵長齋繡佛懺除夙孽私願足矣時楊少司馬自西方撫黔彷所屬從其請同邑查悔餘內翰時在楊幕中爲賦中山尼一篇以紀事今載敬業堂集

近見秀水盛氏柚堂筆談載濟南教授萊陽周某言玉叔女實未遭辱有侍女挺身代之然此事查悔餘先生在黔中目擊之似不應不實或宋鄉人爲之諱而云然未可知姑識之以備攷

古人製裘俱以其毛向外漢書匡衡傳云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說文表字篆作䙘徐鍇繫傳云古以皮爲裘毛皆在外故衣毛爲表

徐夫人燦字湘蘋東吳人陳素庵相國繼室也工長短句有拙政園詩餘行

世按拙政園在姑蘇齊門內故大宏寺基也林木極勝有御史王某侵之以廣其宮既而歸徐氏沈石田文衡山輩嘗爲作圖而賦詩者也明末兵興爲鎮將所據撥後乃歸于陳相國自買此園在政地十年不歸及得罪與湘蘋同徙遼左終于戍所蓋雖有此園實未嘗一日居也園有寶珠山茶最奇古前人多題咏之

趙南仲避暑水亭嘗作詩云水亭四面朱闌繞簇簇游魚戲萍藻六龍提熱不敢行海水煎徹蓬萊島身眠八尺白蝦鬚頭枕一枚紅瑪瑙甫成三韻倦而假寐一侍婢援筆續云公子猶嫌扇力微行人正在紅塵道紈袴子弟試書之座右可抵一服清涼散也

拙政園臺池林木之盛甲于吳中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始闢之其子以博逋償徐氏傳子及孫又歸于陳素庵相國遷謫後改駐防軍府未幾爲某

氏所有益大事結搆以侈遊觀中有楠木廳九楹四面皆闌洞槅備極宏麗柱凡百餘礎徑三四尺高齊人腰皆故秦楚豫王府物車騎輦致所費不眥某敗後官悉毁之榭蘗蕪亦嘗寓此中有曲房乃其所搆陳其年詩云此地多年沒縣官我因官去暫盤桓堆來馬糞齊妝閣學得驢鳴倚畫闌其荒涼又可想見矣康熙中改爲蘇松糧道署今則散爲民居惟寶珠山茶尚無恙往年有虎入其中亦異事

江南山谷產紫蛙其形似青蛙稍大四足尤長皮如蟾蜍遍身有泡常居深巖邃澗中土人呼爲石獚亦曰山獚以之薦客尤好羞焉義興尤多陳其年竹枝詞云紅槽薄醉蒸山獚銀縷如絲切柿狐按穆氏蟬史山蛤一名南風蛤又名石蝦生深山谷中遇南風則出背黑色腓有兩股甚長孝豐人珍之爲上品連皮蒸熟味在于皮也又按左思蜀都賦云蝲蛺山棲黿龜水處劉逵注蝲蛺鳥名也今所謂山雞長洲何義門云蝲蛺類蛙而大俗名山雞注謂鳥名非是蓋蛙類甚多故其名不一猶吾鄉名陂塍間者曰田雞也此可證文選注之失

京口瘞鶴銘自山谷定爲右軍書後人都疑之而莫能破其的考劉昌詩蘆浦筆記云瘞鶴銘或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義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云或亦顧況作銘蔡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曰王書不疑何也今攷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池記昔有虔飛鶴一作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砍鼓鶴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子凝之譆在安帝隆安三年砍鼓必此時則書豈出于逸少哉漁隱攷訂華陽眞逸爲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出而遊學道逢上虞祝英臺僞爲男妝與共學三

載一如好友既而祝先返又二年梁始歸訪祝于上虞縣知其女也悵然而歸告諸父母請求爲婚而祝已許字鄮城馬氏矣事遂寢未幾梁死葬鄮城西清道原一云梁爲鄮令而死其明年祝適馬氏經梁墓風雷不能前祝知爲梁墓乃臨穴哀慟悲感路人墓忽自啟身隨以入事聞于朝丞相謝安請封之曰義婦冢載寧波府志今宜興善權山石室相傳爲梁祝讀書處巖側又有碧鮮庵遺址好事者往往留題石上豈即當時遊學處耶山南又有祝陵俗謂即英臺葬處此尤不可解者又按清水縣亦有祝英臺墓秀水蔣恭過之有詩并紀其事

董林外索云鄞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號忠義王云

硯爲文房清秘朝夕所必資端溪舊產既已日少苟得欲坑之作者轉可以傲視端溪然不能精究其石色坑名徒韭韭焉惟硯是求是與其行擿埴者何異嘗見元江光啟送匡濟舟傳硯序云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于長城里因以爲硯自是歙硯聞天下其山爲羊鬭嶺之巘兩水夾之至蘊處乃產硯石其一曰緊足坑次曰羅文坑今曰舊坑又次曰汪基坑相去贏百步而石品絕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岐爲三曰泥漿棗心絲石去舊坑才數尺石品亦異自汪基北行二里沂溪徼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坑今在水底不可劚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爲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悉如之劚者先剝去頑石次得石爲硯材而極粗工人名曰粗麻石之心最緊處爲浪又出至漫處爲絲又外愈慢處爲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爲浪漫處爲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劈之板木心爲浪出外爲絲愈外爲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肉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爲牆壁獨叶絲甚奇平視之疎疎見

黑點如酒墨側視爛絲綮然工人所謂硯石獨舊坑羅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華吐出光彩以爲絲也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闞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郡夫力石盡山頹壓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皆異時椎鑿之餘隨湍流出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撥拾殘珪斷璧能滿五寸者蓋寡世之求研者率求端方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取他山頑黝滑枯植燥而有絲紋之石衒于舊坑之下或反得高價眞石卒不售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俱不宜筆墨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硯爲詳舊坑在雙溪時已陲不知何年再闢至元辛巳再陲而石盡時獨緊足頗有大石今至（疑有脫誤）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塹聲如雷隔溪屋瓦皆震鳥獸奔駭數年前工人告予緊足石闢鑿已盡予不之信至是果然觀江此序則欲之舊坑自元世已絕繄在今日較之端溪下巖尤爲難得矣欲硯又豈易言哉此江序明陸文裕（深）欲硯志多用其說

武林某氏子家貧落魄常結黨爲椎埋一時城內外無主邱壠多遭檢括嘗至通江橋項氏居側入一隧道遇石扉閫甚固摧之良久其扉始啟然陰風凜冽火炬遇之輒滅衆皆股栗不敢前有二人者素號膽勇乃束葵藍爲蘊燃之以入遇陰風則焰轉熾餘皆伺于石扉之外俄頃聞甲號呼負乙而出則已死亟詢其故云初至中一室有四鐵人共擎一棺朱色棺前石碑一署吳越國妃某氏墓餘無所覩轉至東壁開有小室戶垂銅簾拂之鏗然有聲意此中必寶藏也乙遂披簾先入投足適履其機大聲若雷震隨有黃泉奔注臭如硫黃而寒冷異常乙觸之即倒昏迷不醒某幸在後因急負之而走聞內戈鋋鬼嘯聲隱隱不絕稍遲亦爲穴中之鬼矣於是衆皆愕然以藥救乙數日始甦而甲亦大病幾死云

按水經注載盜發南陽張詹墓垂簾一皆金釘飾之此鏗然有聲者安知其非金釘之類耶又南部新書云蜀葵藍作火把猛雨中不滅其束葵藍爲蘊殆祖此意乎噫盜可無術哉

又嘗聞風篁嶺下多古墓因與數人從智井而入穴中懸一棺非桐非梓形類鼈蠶蓋漆絮合併爲之者乃鑿前和出其屍骸骨羸而不腐衣裳冠履悉剪紙所製而色若死灰猶雙目炯然瞷動不已衆大驚急委之而走大水隨後洶至比抵智井口則已沒肩若少遲俱溺死矣此皆其親語人者

錢塘元妙觀在吳山之麓舊有李北海書斷碣碑湮沒日久莫可蹤跡頃有人從瓦礫中掘得斷碑下截高尺餘僅存數十字皆漫滅惟乾坤二字猶完好後有大字一可識止一㭍字按㭍即古榛字

凡江海潮信盛于晦朔其長在子午二時過此二日則水勢日縮而至期亦日晏武林元妙觀中有子午二泉一長于子時一長于午時每日如此無論晦朔此與水經注灘水之朝夕塘皆不可以常理測也

唐元宗遷居西內後爲李輔國所弒史家多不載惟王性之默記述晏元獻識玉髑髏事頗詳又雜記云明皇不得其死人罕知之後溫韜發唐陵見明皇首乃破兩半以銅絲縫合不知元獻所見者即此顱否又樵書載明道雜誌云長安有安氏得明皇髑髏光作紫金色家遂大富事之甚謹後氏析居爭髑髏致斧爲數片人分一片而去據此則明皇一顱生而劈死而合合而復劈何其苦也何其勞也

昔人云借書一瓻還書一瓻或曰癡乃瓻之譌蓋借書還書並當以瓻酒往耳元吾衍閑居錄云瓻乃瓦瓷以承其書籍古書無方册恐其遺落耳慮

謂古人承書者或以衣說文帙書衣也或以匱尚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鄭氏曰凡秘密書藏之于匱或以襲說文襲書囊也或以匵出道藏或以箱篋之屬獨未聞納于瓦瓮者况道路挈攜瓦瓮非便且書則有繁簡安在其必爲一瓶耶

前載王孫一名具五義又按紅姑娘一名亦具四物本草雀瓮一名蛅蟖房一名紅姑娘又錦荔枝苦瓜並名紅姑娘又有草葉旁結一紅子如楊梅差小亦曰紅姑娘

尖陽叢筆卷一終

海寧吳騫槎客

陸放翁鍾情前室周公謹齊東野語劉厚村詩話並載其事野語較更詳第所紀歲月尚多參錯因爲重定于左云陸務觀初娶唐氏士閎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不獲于其姑既出未忍絕之則爲別館時時往焉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肴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壁間云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己巳歲也未久唐氏死至光宗紹熙壬子歲復有詩序云禹迹寺南有小

園四十年前嘗題小詞一闋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刻小闋于石（野語無此五字從劍南集增）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感舊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迴向蒲龕一炷香（自未久唐氏死至此野語誤次慶元己未歲後今改正）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野語此首在前從劍南集改次）蓋慶元己未歲也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劍南集作十二月二日夜）作兩絕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發綠醮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飛花不見人玉府久成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

友人鮑君以文嘗疑未必實有其事或放翁于沈園別有所遇偶題詩詞好事者因而傅會亦容有之細玩終不似伉儷語也姑識于此俟博洽者詳之

古今言地理謬誤者多而水名尤易混亂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八州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指其謬矣孔安國註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謂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辨其非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魯衛與濟汝淮會于楚夫一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粟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以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經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固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譏其

失矣如此之類極多而酈道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右沈明遠寓簡所論古今辨三江者人各爲說幾如聚訟觀此則知言水道之誤又不獨三江爲然

借親之說蓋起喪亂之時相沿既久遂不能革今謂之荒親此非禮之甚者按宋趙崇絢雞肋云父母死未即入棺仍禁家人輩未得舉哀乘親喪之禮而講用登之儀賓括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此禽獸之所不忍爲而世俗但效之至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者誰耶然則此風宋時已有之至今踵而行之者仍復不少有欲正人心而敦風化者斯亦其首務矣

夷堅志載蔡京死四十二年遷葬其屍皮肉俱化盡獨胸骨隆起成一卍字高二分許宛如鐫刻按竺乾氏書謂釋伽文佛背負圓光胸題卍字京之

妊慝乃亦爾耶恐即其餘黨造爲此說以欺人洪氏不察遂從而志之與

宋嘉祐中呂夏卿預修新唐書撰直筆新例四卷時總其事者如宋景文歐陽公固有取焉然以今新唐書校之頗多不同蓋當日在書局諸公各據其所聞見人自爲書未嘗一槩正如五代史初修于薛居正歐陽公以其繁猥失實別爲修定藏于家公歿後朝廷聞之取而刊行其書始著夏卿唐書惜已無傳幸此書尚存猶可見其彷彿也

新唐書作者既多即舊書亦不獨劉昫一人之本攷吳縝進新唐書糾繆表云五季天福之際大臣趙瑩之徒綴輯舊聞次爲實錄草創卷帙初興規模然則舊唐書實濫觴于瑩按瑩字元暉華陰人晉中書令歐公五代史瑩與劉昫二人傳中皆不言其曾修唐書

唐李郢浙河館詩有青蛇上竹一種色之句何義門誚爲外道按吳越山間有蛇形類蜥蜴四足身長者尺餘色青如蛙土人呼爲竹葉青又異苑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枝葉已生而蛇首未變相傳蛇可化竹竹復可化雉李詩似未可輕議

南史褚彥回爲高齊佐命高帝時進位司徒賓客滿座從弟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按彥回拜中書時年四十四而云期頤之壽此史氏之失也

困學紀聞公羊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一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而拜之然以年則公穀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攷予按諸家固多不齊就中公羊之誤尤屬顯然深寧偶未之思耳上云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十一月安得復有庚子日耶宋景濂孔子生卒歲月辨定爲襄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蓋由庚辰推至庚子二十一日此亦本宋羅璧之說閻百詩駁之云文憲于孔子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七十四年與歷所傳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近黃太冲以歷上推日斷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建酉月之二十七日庚子正二十七日也至何休公羊于襄二十一年云歲在己卯則尤誤矣

北史齊後主皇后穆氏小字黃花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后既貴改以穆大姬爲母提婆爲家吏不採輕霄史用採字僅見于此

越燕居海島中千百爲群冬月入蟄其羽蓋褪未蟄之先競啄海粉置巖穴中以備他日之乏其色如銀而形類花瓣俗謂燕窩島夷每皮服皮履攀藤懸崖探而取之食經尚爲珍品而養生家又稱其有益肺和胃之功然洗刷不可不慎常有中其毒者胸膈煩喘鼻漸黑須臾九竅流血而死蓋有鴆鳥落羽其上故也急以綠豆煮飲之間有得生者

宋李文懿壁箋注王荊公詩集爲世所稱海鹽張氏周元槧本重雕其注皆爲劉辰翁芟節失雁湖本來面目予友鮑君以文得宋刻半部箋注並全每卷末又有庚寅補注不知出自誰手即晁氏讀書志亦未之及或疑即雁湖所補竊攷雁湖以寧宗開禧丁卯出居臨川箋注詩集當在是時其卒也在嘉定壬午至理宗紹定庚寅雁湖沒已八載安得復出其手或其門人如魏鶴山序中所謂李西美之流爲之則未可知耳

25 B

梁散騎常侍周興嗣奉詔次韻王羲之千字文見梁書本傳淳化閣帖首載漢章帝書八十餘字皆興嗣千文中語黃伯思云此書非章帝然亦前代人作但錄書者集成千文中語耳歐陽公以爲漢時學書者多爲此語至劉后村遂爲千字文非梁人作玉峰顧氏嘗辨其妄愚謂此興嗣作無疑也夫音韻之學盛于江左故齊梁人最重雙聲疊韻此書於此道尤精惜未有人論及者其起結首尾四句中已藏五雙聲天地元黃洪荒助者乎也中閒雙聲疊韻層見疊出不勝悉數即淳化閣帖中所書八十餘字元李治古今黈及日知錄並云百餘字假誤中凡雙聲十二列宿海鹹龍師始制豈非與溫若思傾終學優攝職從政背邙疊韻二特已尺璧此豈出自漢人所爲耶至如千字文中閏餘成歲律呂調陽閏餘律呂本雙聲的對無可移易唐智永誤書作律召相沿成譌或反以律呂爲非如南部新書之類此皆由唐以後學者罕究心於音韻之過也

錢國賓字君穎本廣陵人明萬歷中寓于武林以醫名尤善治奇症鎮江錢青藜足跟偶響逐漸至頭竟若雷鳴療治七八年如故國賓曰此骨雷也切其脈五部皆和惟腎孔大舉之乃見蓋腎敗症夫足少陰之經起于小指之下上而貫脊腎虛則髓空髓空則鳴響自足至頭如雷從地起響于天上也以六味丸加紫河車膏虎骨膠猪髓枸杞杜仲方治之瘳武林士橋張林妻病臥三年不起于床醫以爲瘵國賓診其脉沉大至骨數十至中一鼓或隱或顯形色若脫所居暗室國賓曰此非瘵乃陰邪所干令急徙臥室檢褥上得白毫數莖其長寸餘始知爲狐魅也張延道士禳之妖至反覆數求救于國賓思之良久因製毒藥授之令密畀其妻塗于體是夕妖斃于床下則一元狐也問生白毫人皆奇其術謂狐以舌交故中毒輒斃湖州戴氏女年五歲前陰下忽生一竅溺出于上其下亦流倩國賓爲治國賓曰此天生雙陰治之何爲楞嚴經云五種不男之人即此類也長而經行生子如常

琵琶記爲元高明撰所述蔡中郎贅牛相事人皆寃之明徐充暖姝由筆云史稱蔡邕三世同居父子同朝又稱邕至孝侍母病不解衣盧墓致瑞蓋非貧仰于隣而賴妻治葬者也此實東晉慕容喈事傳寫之誤遂以爲蔡伯喈耳按慕容複姓名喈字伯喈鮮卑慕容廆之族自廆受晉命爲平州刺史而鮮卑人多入中國喈之祖父占籍陳留喈有文學應元帝詔爲議郎時牛金以小吏私幸母后竊秉相權招喈爲婿喈棄父母于陳留連遇飢荒所在盜起音問不通卒爲餓殍其妻趙克養克葬報夫同歸事載野史高明或見時人有類于慕容喈事特託以諷刺歟然陸放翁詩云斜陽古道柳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說蔡中郎則中郎受誣似不始于高明矣

高麗僧虎關鍊子著濟北集二十卷中有云正和壬子四月十二日忽海水變赤西自豆駿東距武總三百餘里朱瀾丹濤汪洋浩淼人民驚恠或諸以紅或染以粟皆應手而赤或恐其爲沴予按元中記東方有大魚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產則百里水爲紅今海之赤得無是乎後三日水復碧國家晏然正和蓋彼國紀年不知實何歲也

頃歲有商於日本者得古文孝經孔傳凡爲章二十有二經文千八百六十一字乃日本所刊有信陽太宰純音訓此書自唐末五代之亂失傳宋雍熙初日本僧奝然以鄭注今文孝經十八章來獻獨不及孔傳之二十二章豈獨歐公所謂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敢傳中國者耶其經文視司馬温公古文孝經指解間多不同如績莫大焉作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

下作故親疏之之類頗多與漢藝文志所言符合惟字數較桓譚所紀尙少十一字（譚云千八百七十二字）豈流傳歲久遂不免脫誤池北偶談云耿隱之言曾見古本孝經庶人章末引詩云書爾于邪背爾桑絹若以補入則僅少一字第不知耿所見實何本也

或謂周文武成康四陵並不在咸陽縣帝王世紀文武葬于畢括地志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實渭水之南而咸陽縣乃在渭水之北蓋所謂文王武王者乃秦惠文王悼武王之墓耳然則成康二陵豈亦秦之成公康公耶

天台齊息園先生爲諸生時讀書杭之萬松書院一日假寐夢于忠肅公告曰昔鼎臯納黃竑言易儲事某實上疏諫止以留中故人無知者此寃至今未雪君他日幸爲我物色之未幾息園成進士入詞館預修明通鑑綱

目得入皇史宬觀累朝奏疏息園憶夢中語徧檢公疏獨此不得見嘗爲詩以紀其事

朱上舍奇齡字與三康流先生從子也以經學世其家有周易蠡測春秋測微又嘗以王圻續通攷尙多闕略撰通攷續補凡爲類一十有三曰百官補典禮補貢舉補歷象補律呂補田土補戶口補賦役補食貨補國用補刑法補疆域補武志補與三爲此書垂三十餘年始脫稿未幾下世今稿猶藏其家

米元章得褚河南臨蘭亭眞迹謝爲袖珍本後有范文正王文忠及米氏父子題贊董文敏舊物也其跋甚詳文敏早年嘗館于海昌陳氏此帖實質于陳遂刻入渤海藏眞中行欵悉依原本但自雖無絲竹管絃之盛盛字至俯察品類之盛凡六行三十五字文敏獨擘而藏之然後質于陳以期

必取故渤海藏眞帖中缺此六行其後陳氏墨跡散出歸于錢塘龔氏玉玲瓏閣而文敏擘出之六行展轉流傳亦爲龔氏所得此帖復成完璧衛嗣旣沒圖書盡散此帖流落人間者又不知幾何年質沒于檇李典庫武塘查宣門（昇）以八百金買之攜至廣陵運使署中後不知所終

瓶山在嘉興縣治西宋時設酒務於此貯酒陶瓶散積日久甃然如小山土人因目爲瓶山竹垞詩所謂一簣瓶山古木秋者也（按明一統志嘉善縣亦有瓶山今無可攷）瓶今尙有掘得者高尺餘腹逕三四寸上下直相等面口微窄色淡綠外塗以釉間有未遍者製甚朴古或以養花花落能結實但不碩耳或謂此即岳氏背嵬軍所用

楊無頭者海昌戚姬衖民也爲人愿而貧嘗隨海舶至越中擔薪比已滿舟人遣楊持百錢市肉養水神而后解維楊買肉返中途聞有呼己名者漫

應之則數少年前謂楊曰楊無頭即君耶望子久矣共挽之行約里許入一古廟中楊愕然不知所以問與諸君素未謀面呼某至此何爲答曰某等並劉姓青田人也吾祖犁眉公昔嘗藏鏹于此今者當出遺教須謂楊某至而後發但素未識君故日呼于此一旦果得君豈非數之前定耶楊愕然曰某山野鄙夫負販於此素不習望氣之術何由知君家金穴乎皆笑曰無憂穴故在是第煩君一啟封耳苟得金君亦無不利也於是即取楊買肉薦之以祀主藏之神胙飮既畢共舁神像于側即座下令楊揮鉏先發衆荷插隨之啟發裁尺餘鉏下鏗然有聲視之一物其形如桃衆以授楊曰吾祖以此報君之勞善藏之君畢生衣食盡在是矣須臾又得白金一餅復以與之曰此以償君肉價於是諸少年爭自發穴取金而令楊先歸楊懷所得還舟人詢其還之遲并問所買肉何在因具述始末衆未

之信及探所慣物及餅金示之乃大驚急令楊前導擬踪跡諸少年面分其金迨登陸競失故道皆悵然返舟更出其所謂形如桃者相與撫玩意此必黃金也斧鑿其端諦視實銅耳楊寶之終其身竟無他異楊既死予得之其子形圓而微長上有紐可貫以索下有趺蓋實權耳通高二寸六分腹巡五寸三分一面隱起九十兩字一面陷文稍剝乃至元十八年造六字並正書重廣法一十六兩六錢形製甚古雅而青綠徧體亦極可愛賞玩家謂之土古也青田取此鎮藏當必有意書此以俟知者詳焉

後漢書列女傳孝女曹娥父盱以五月五日泝大江迎婆娑神爲水所淹而死攷淳于子禮曹娥碑云盱能撫節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此碑言盱以逆伍君卽今競渡之俗婆娑本舞態盱爲巫祝故能歌舞樂神寄宗直以婆娑爲神名殊莫解也

水經注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東流逕陽都縣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蓋沂水上有溫湯陳藏器云浴溫湯可已一切病論語曾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浴于溫泉蓋如上巳祓除氛穢之意後儒紛紜論辨以魯無川浴之俗皆不知沂上有溫泉也宋平庵項氏亦有浴乎溫泉之論第以冠者五六人爲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爲六七四十二人引漢初祈穀祭舞以證周人之事則鑿矣

梁溪顧震滄氏撰春秋大事表視顧連叔左傳事類年表尤加詳悉其列國地形犬牙相錯表嘉興府下列嘉禾百詠注有東顧西顧新等四城並與越爭戰時所築後俱廢今嘉興縣西二十七里有市曰新城稅務亦曰新城土人呼爲新市當往來大道卽西新城之遺趾按新城今在秀水縣境亦曰新塍宋時設酒務于此曾魯公曾監新塍酒務卽此俗又呼爲新盛若新市在石門縣北三十里屬湖州府德清縣界新城在其東北尚數十里卽土著亦未嘗相混顧氏似不能無誤

陸冰修先生家於洛塘有樓曰螢香藏書萬卷閣曰須雲貯法書名畫順治乙未仲冬不戒於火一時盡付之灰燼嘗自悼以詩有云刼火空群相狂花幻有因翠書千載後風雨十年中冰修以詩名海內遊京師與王漁洋諸公唱和尤密同邑查悔餘內翰許時庵宗伯皆其壻也並于早年賞識之悔餘初以詩爲贄有絕奇世事傳聞裏最好交情見面初之句冰修擊節不置遂以女妻之時庵少時傑驁肯讀書其兄潛飛嘗爲文會冰修家挈之以往前一夕冰修夢綠衣繞柱及旦聞潛飛至亟出迎見時庵身衣綠布袍抱其堂柱盤旋以爲戲詢之乃潛飛弟也試令爲文下筆多不凡語冰修曰天假之緣也是日卽以女許焉

南宋古銅器姜娘子王吉二人所鑄皆得名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予家藏宋方爐一具銘云紹興二年大寧廠臣蘇漢臣監督姜氏鑄至德壇用凡小篆二十字四面並同此爐舊在曲阜孔東堂博士家王漁洋嘗見之載于居易錄中以爲姜氏卽姜娘子蓋姜乃南宋初人曹昭格古要論謂姜王俱元人誤

明崑山顧文康公世廟時位至台輔父恂以文康貴贈太子太保其告身流落人間爲裝佛者所有予購得之錄其文如左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聞古名臣碩輔崇勳樹業必有所本夷攷人倫祚必昌於陰騭德恒盛于義方國家緣子貴父古今之通道也況我左右輔導元臣爲天下重輕者哉爾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顧恂乃今少保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鼎臣之父幾輔善良江湖隱逸孝友慈

惠敦尚書禮蘊崇既久發于令子特揄貞嘉名實並隆顯休台鼎茲朕册建皇儲君臣同慶特加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嗚呼有陰德者竹高駟馬之門赴深期者果正三槐之位申錫寵命式表前修制曰母道均慈子德惟孝人倫世教此爲切務國家推恩庶僚于父于母罔有弗逮焉爾累贈一品夫人吳氏乃故禮部司主事凱之長女（下闕七十二字）此休光益延慶祈制曰朕惟家正于女子成于母彝倫政教所關至要故子之顯揚國之褒䘏于所生無間焉爾累贈一品夫人楊氏乃今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顧鼎臣之生母端貞淑順內範著聲以夫之刑家知化彰于貳室以子之事國知教由於賢母爾一人之所關不亦大哉茲仍贈爲一品夫人嗚呼鼎食之養雖遺恨于風木珈玉之榮式孌耀于泉壤有赫絲綸永光闈閫嘉靖十八年閏七月二十四日右軸用五色重錦有制誥之寶及廣運之寶書法遒勁似顏平原勅云册建皇儲蓋是歲世宗始立莊敬太子也今有崑山雜劇中以文康爲侍婢所生頗爲嫡母所虐豈即楊夫人耶

按王文恪鏊撰太安人楊氏墓志云楊氏世爲崑山農家正室吳安人遇之甚嚴厲安人承事惟謹及鼎貴以上兩宮徽號封爲太安人楊慊然不懌蓋念吳之弗獲是典而已獨被其榮似吳卒在楊之前据誥則楊先吳卒可證文恪之誤

高郵露筋祠本名鹿筋梁相傳有鹿至此一夕爲白鳥所嘬至曉見筋故名見酉陽雜俎及江德藻聘北道記其訛爲女郎不知始於何時查田先生詩云古驛碑殘幼婦詞飛蚊爭聚水邊祠人間多少訛傳事河伯年年娶拾遺

北寺巷（旗廟巷名）舊有程姓工爲紙硯以諸石砂和漆成之色與端溪龍尾無異且歷久不弊故藝林珍之然前此未聞也按東宮舊事云皇太子初拜給紙硯一枚此豈其遺製歟

齊民要術言一石注云當今二斗七升不知何以若是之小今江南民間有器其形如箭上口微窄而下漸大俗呼曰栳容二斗五升凡二栳爲一斛二斛爲一石後魏時之石蓋僅與栳相等

姑蘇師子林爲倪迂手搬泉石之勝甲於一郡今爲新安黃氏別業中有小磵水色常黝嘗于石橋下得一鐵函封錮啟之甚難或請以火攻方置爐上輒風雷大作急送還磵中少頃而止聞至今尚在

琅山先生嘗著太學古文參疑及古記雜言諸書其意頗尊信豐氏石經古文吾鄉前輩陳乾初先生山陰高弟也晚著大學辨一書同時若桐鄉張考父山陰劉伯繩海鹽吳仲木仁和沈甸華諸君交移書爭之而乾初不顧蓋其實有所師承也乾初晚家泥橋深離坎軻中論著不輟每有所就即設山陰先生位祭而告之其文有曰郲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闢之不遑敢寧蓋其意可見獨伯繩蕺山之子而其見亦與乾初異殊不可解

告山陰先生全文附載于此明明我師雖死猶生我呼我號在天之靈郲書非古大學非經確也闢之不遑敢寧嗟如之人否塞晦冥莫我能信習解相縈朔越後世蠱惑奚勝確爲斯懼幽憤填膺至聖大賢千秋孔曾赫赫靈爽確敢妄攖粤程朱子有朱之英嚌曰非賢日升月恒偶焉薄蝕終仰其更何當衆咻遂閉壁城師同雒閩頡頏孔庭雖越千載靡異親承上資宣聖下質朱程是耶非耶昭然甚明確之誣罔是殛是懲如其未謬盍弗我矜大啟我後如寐斯醒郲依周禮學歸正誠格致

非始誕妄悉屏俾趍聖學遞底廓清若大路然既康且平師之厚德永
世其馨敢陳告辭激切屏營

南唐時有姚景者不知何許人始事劉金爲廐卒金暇日至廐見景晝瞑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金奇之引爲親信裨將俄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爲人使典親兵至清淮軍節度使見周羣客南唐書箋注今雜劇中以爲漢劉智遠事謠傳聞之異耳

尖陽叢筆卷二終

海寧吳騫槎客

姚辯武威人本周將降隋仕左光祿大夫當時頗積戰功而史書闕載賴歐陽率更所書墓碑傳而辯事始纂於後世予頃得一舊搨本書法蒼秀與元碑無異而文頗不同即其所卒之歲月出處亦殊究不知何時鐫本姑志於此以俟博古者詳焉隋故左屯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姚恭公墓志內史侍郎虞世基撰文大常博士歐陽詢書丹公諱辯字思辨武威人也導清源于嬀汭發崇構于軒邱世祀相承名德不墜及乎龍戰秦谷霸業是基虎變周原雄圖斯啟五世祖泓為晉所滅子孫播越居于武威曾祖撫軍將軍驃騎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內外諸軍事封東平公祖冠軍將軍武威太守鼎並以碩量偉才佐時匡國父寶散騎常（疑脫侍字）武威太守志略沈毅雅度淹遠譽宣猷納爰美共治公稟秀山川降神象緯幼而風韻閑朗志節通亮弓彈百步懷萬人之敵就養晨昏天情孝友率性仁義牧已謙虛夙以勇氣馳名遂以材官入選周保定四年起家宗侍延攬下士天和二年春詔領宿衛兼總管雁門公軍受降于荊楚既而上計虧勝舉師見因公頻進奇謀竟□能用乃以舟師先濟朝廷稍遷承御二命領宗如故進授都督兼統營校撫養士卒功課農桑莫不家實戶康人知節義周武親巡軍府特加賞賜詩云夢想名園久深開錦澤旁煙道常掩映松竹互青蒼峯頂標朱閣波心倚石梁三冬凝暖氣六月生微涼草木繁茂國安民和十二年轉授左武侯將軍尋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十五年為合州道行軍總管式遏有方邊烽寢候鼉幀旂裘望風歛迹十七年使節靈州總管諸軍事兼蘊州刺史境臨□鄙人雄多傑黠公御以銜策化之清靖俗易風移政成春月十八年授原州道行軍總管開皇十九年授環州道行軍總管校檢河北屯田事其年又授河州道行軍總管總戎律特精邊事每秋風起寒騎揚塵牧衛之任非之莫可推國（疑殺之誤）授柯隘為敵國授（疑授之誤）梓楊旆威震□庭仁壽改□左武侯大將軍進爵上蔡景陽郡開國公食一千五百戶大啟土宇誓以河山寵章適于千室盛德垂于百世皇帝欽明御籙睿聖纂圖特荷天眷恩遇隆重衛勿禁衛知無不為大業□□以先朝大臣久任心膂與尚書右僕射蘇威等同進大將軍右武衛大將軍如故以母憂去官其年有詔奪情起復如舊職別降恩敕遣使敦□公孝性自天幾於毀滅僶俛王事而復起以官方創授金紫光祿大夫敢授左屯衛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大業十二年薨于軍幕嗚呼臣隸悲慟人民號呼如喪考妣志諸堅珉以告哀傷。

辯墓志銘金薤琳琅中載其全文闕四十餘字細讀亦多紕繆及可疑處此碑雖出于依託然彼此優劣亦互見若不得原碑此本亦不可廢也

武林趙氏居錢塘門內有學士樓藏書甚富凡宋元珍本皆不惜厚價購之嘗於衆安橋側遇童子挾書一冊求售趙買之翌日有老人叩門曰昨有一書為僮子竊賣此某案頭所時閱者請贖之趙觀其狀甚襤褸心輕之不許言至再終弗聽臨去謂趙曰君勿相輕僕非人乃西湖之龍也書不見還吾將自取之趙叱之遂不見未幾雷雨大作竟失書所在而趙氏從此日敗不數年學士樓之書悉化為雲煙過眼矣當日所買童子之書竟不知其名

米海岳研山本南唐李後主物宣和中索入九禁後流落人間為台州戴氏

所有明季新安許文穆公得之又歸於秀水朱文恪太傅家流傳數世又屬之高淡人宮詹至今尚在當湖曾觀鐵圍山叢談云米老硏山有二其一曰芙蓉者頗崛奇時東坡亦作一硏山而上亦自爲二硏山成視江南所寶流盡爾據此則當時硏山凡有五獨南唐之物至今無恙而其餘皆莫可踪跡豈區區片石之存亡亦自有幸不幸耶

北窗炙輠錄二卷宋鹽官施彥執德操所著彥執生不婚宦惟銳意于學與橫浦爲莫逆交故編中發明先哲緒言餘論頗多前輩如祝希哲朱錫鬯全紹衣諸公皆嘗爲之跋謂可與孟子發題並傳愚獨不喜其中一則云家兄門生有孫力道在鄉校與一同舍舒子進相友善子進本富家子後大困有孀婦挾二孤煢然從子進既不能爲之資年浸長嫁無售者力道深憐之每自念使我忝一第必娶之無何力道果登第時年雖近四十然美風委贄官達宦爭欲壻之者十數力道皆謝去遂歸與舒氏婚及舒氏歸已白頭矣力道與之懽如平生嗚呼世稱劉廷式之義謂千載一人今力道之事奚減廷式哉力道早年以貧不娶乃獨以教學養遺孤平生所行皆忠厚事然未嘗與人言亦罕有能知者云云夫力道憐孀之貧養之終身可也何至遂娶之使白頭婺婦喪其所守而已又蹈不孝無後之責彥執于是爲失言矣

金玉珍寶以之送死昔賢所戒其理固然以予論之即銅鐵器皿凡屬難朽之物亦不宜置之墓中子曰死欲速朽正此意也鐵圍山叢談云大觀初倣李公麟考古圖作宣和殿博古圖凡所藏古鼎彝鏡甗尊彝之屬爲大小禮器則已五百有幾世既知其所貴愛故有得一器其直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不翅若於是天下冢墓破伐殆盡今觀比干銅盤銘等類大抵皆出于邱墓中物由此觀之則宣和博古圖等雖謂之破塚書可也故張釋之云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富哉言乎

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齊亦諡也論語疏引之少陽篇必有所據胡明仲云彼已去國隱居終身尚誰爲之節惠哉予疑此或周爲之諡耳凡一代之興于勝國遺臣必施仁澤如武王伐罪弔民式商容之廬封比干之墓方夷齊叩馬之時太公以爲義士迨其死也而諡之當亦事之所有世紀猶逸史傳或有闕耳（諡法安心好靜曰夷執心克莊曰齊）

祝子遷世裔明隆慶戊辰進士累官至潯州守少時屢困場屋而讀書不輟嘗自歎曰愈讀愈不中世裔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讀命其如世裔何

高麗舊以銀瓶爲貨東國史畧載遼使朱聿道惡聞鳴雀聲令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即徵銀瓶即此也按銀瓶又謂之濶口制象其國地形以白金爲之重一斤創于明孝王三年亦有高下忠肅王十五年資贍司奏定銀瓶價上品瓶折價布十疋帖瓶折布八九疋違者科罪至恭愍王元年從諫官議廢瓶用銀錢蓋銀瓶既重且如中國大錢不便於民用故至今惟用銀錢矣

偶從杭肆中見古銅鏡一如鐘形下豐而上殺高尺餘廣四五寸上有紐背有鼻卯大環銘曰王氏子子孫孫其永寶用凡十字皆古篆作二行下有一獸不辨何物餘爲水草諸文製作殊古雅銅色青碧丹砂俱備第不審何代之物姚氏殘語云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字恐是甲午字謎也其形與此鏡相類而銘則不同

按令威摭銘詞釋爲甲午字謎細推之似尚未甚當昔趙德潤藏一鏡如杏葉樣背有大錢環乃排鏡也上有銘云人有一口前牛無八角牛口走（此銘疑亦有誤）殊不可曉下有一牛轉頭前有草一叢下有篆辟祟驅邪兩旁亦有字細考之乃丙午造三字其下牛與草必寓年號耳此周草窗雲烟過眼錄所載鏡形大略相似銘釋亦較勝於姚故并記之

困學記聞云荀子賦蠶篇請占之五泰或作五帝何屺瞻云非此幾不復見五泰之文近世行本皆作五帝予舊藏元槧荀子纂圖互注本作五泰楊倞注五泰五帝也今作五帝本并刪去此注

按荀卿賦蠶云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古之明于古者倞注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荀雖或寓言亦無五帝同占之理且皇圖要覽謂伏羲化蠶黃帝元妃西陵氏勸蠶稼今多不及之反稱五帝何也

蕭子雲賦云長卿晚翠簡子秋紅或稱其長卿簡子屬對之工蓋長卿即藥中徐長卿簡子見齊民要術及廣志一名侯騷蔓生緣樹實如梨赤如雞冠核如魚鱗味甘且冷可以消酒輕身簡字從草從閒古閑切讀如姦古人未嘗有名簡子者或云簡子即錦荔木草之苦瓜詩之瓜苦也

世傳公冶長能辨鳥語其說昉于皇侃論語義疏宋邢昺爲正義以其說不經乘而不錄義疏既晦于世有留青日札記冶長食虎駝羊事最俚鄙可笑不若義疏爲近古也今按皇疏云別有一書名論釋云公冶長從衛還魯行至二堺上聞相呼往食死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冶長問之嫗曰兒前日出行于今不返當是已死亡不知所在冶長曰向聞鳥相呼往清溪食肉恐是嫗兒也嫗往看即得其兒也已死嫗即告村司村司問嫗

從何得知之曰見冶長道如此村司曰冶長不殺人何緣知之因錄冶長付獄主問冶長何以殺人冶長曰解鳥語非殺人主司當試之若必解鳥語便相放也若不解當令償死駐冶長在獄六十日卒日有雀子緣獄柵上相呼嘖嘖嗺嗺冶長含笑吏啟主冶長笑雀語是似解鳥語主教問冶長雀何道而笑之冶長曰雀鳴嘖嘖嗺嗺白蓮水邊有車翻覆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未信遣人往果如其言後又解猪及燕語屢驗於是得放皇氏所引論釋不知何人所著據所言則冶長不特解鳥語并通猪言是亦知獸語也沈佺期燕詩不知黃鳥語能免冶長災唐人所舉其不苟如此

按海錄云公冶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與前小異殆葉氏曾見皇疏而小加刪改其文

董文敏未第時客於海昌最久與陳增城先生（東甫）爲莫逆交至其日用簿亦有文敏爲之登記者然增城甚器之文敏夫人嘗至陳氏釵荊裙布而已陳氏素豪華皆竊笑之增城獨曰勿輕視董夫人他日富貴未可量也

漢書唐以前惟尚晉義自顏師古奉太子承乾命集諸家注解出而人咸重之以爲班史忠臣迨宋余靖爲秘書丞上言今國子監本史漢多誤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直講學士王洙洎靖于崇文院讎對悉發三館秘書以相條校凡是正數千言踰年上之于是諸人校本盛行于宋世明以來所刊又多用顏校本間有用宋校者不過元大德時刊本俱經刪改非復宋時之舊予家藏宋槧漢書殘本其音注多與近刻不同者幾什之二三以此知宋刻之佳今偶記數則于此反離騷資娵娃

之珍髭注髭音徙計反下有韋昭曰娵當作顏槃王魏嬰之美人曰閭顏娵鳳翔于蓬陼分豈鴐鵝所能捷注辯該音義曰該按說文曰渚水出常山中邱逢山一曰渚小洲音普之與反又自該按該字至又字凡二十五字今本無卷薛芷與若惠注香草也是作香下云薛音稗服虔音稗該謂薛亦是穀稗之稗亦是香草薛荔之薜在穀則爲稗也又引字林云瀰久清也一侯反菌按字林云地蕈似蓋巨隕反自薛音稗至此一段在宋初曰桃疑混同之上其餘不同處尚多不具錄

匹夫匹婦皇氏論語義疏云古人質衣服短狹二人衣裳唯共用一匹故云匹夫匹婦也此言殊近穿鑿竊謂匹者當是單獨之意孟子力不能勝一疋雛亦豈以衣裳喻乎

班孟堅幽都賦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安慆慆而不萉兮卒隕身

乎世禍曹大家曰慆慆亂貌萉避也今論語作慆慆鄭康成與史記並作悠悠

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張升反論語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張升不知何代人反論語之名亦未見于隋唐書目

宋殿前司分掌馬步諸軍以直禁衛有都指揮使都虞候十將將虞候又有都頭虞候等名祿秩有差詳宋史職官志故當時民間目軍校亦曰都頭虞候至娼妓亦有都虞候之稱不知其何所取義軒渠錄云東坡有歌伎數人每讌客必請云有數個搽粉都虞候欲出來伺候也

凡雷書着木皆倒而字體亦不一國史補載括州王眞觀火焚後一柱有雷書云謝仙火宜興善權寺有雷書三柱一曰詩米漢（疑舵沒抄作侯米謝誤）一曰謝均記一曰詩米漢謝均之記三柱並行書湖州項王廟覺海寺亦有侯米等字謝仙據何仙姑言是雷部中鬼名夫婦俱長三尺色如玉掌行火人試檢道藏果有謝仙之名始信詩米漢謝均或謂亦雷神名宜與張渚鎭承福殿亦有雷書一柱作凸曰凸乙字大徑六七寸入木約四五分廟祀張大帝重創于大德初雷書不知作于何時至今猶存予嘗親搨之書法似篆隸甚奇古眞有不可思議者

按雷書不見于古故六一集跋龍書云恐是薄從中記號其實不然也晉中興書安帝義熙三年六月霹靂震太廟鴟尾徹壁柱若有文字此雷書之所昉與

始興崇化寺有甎塔二或于土中得塔記甎一方廣尺五六寸記曰崇化寺西塔基記吳越王長身鄭國公吳延福載與磚塔二所香泥木石爲此磁基厚二丈餘其固若山他日製爲請無疑也唐下元戊午年七月二十八

日何當幷給塔僧契庄勸緣僧延祝凡七十三字書法古質有唐人遺韻按吳越王莊穆夫人吳氏觀察使仲炘女此云長身當是夫人之兄然延福之名及其封號皆不見于吳越備史十國春秋等書此亦可補所未備也

按吳越崇化寺有尊勝石幢天寶四年建葉九來金石錄補謂寺在臨安城中恐臨安乃紹興之誤

黃氏日抄云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符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此君子必愼其獨觀大節必于細事觀立朝必于平日平日趨利避害他日必欺君賣國矣平日失約負期他日必欺君罔上矣君子必矜細行此乃張九成橫浦日新之格言好事者書爲門屏予謂欺君罔上易爲忘親賣友似更勝

邵灣山之東有孫灣山麓多幽阯海鹽張明經燕昌遊焉於山側灣塵土書
手搨以歸銘曰南國子華營父墓于山南淳熙六年春筆法甚蒼古不知
南國子華爲何人今墓亦無攷按宋自南渡後宗室世家散處鹽寧二邑
者頗多此南國子華豈亦其流故不欲顯其姓氏乎

淵明詩皆和平清淡晉辭深詭僻者惟述酒一篇其意殊不易曉黃山谷疑
有闕誤獨湯東澗知其微意以爲靖節爲零陵王而作考晉元熙元年劉
裕廢恭帝爲零陵王明年裕遣張偉持毒酒酖王偉自飲而卒裕又令兵
士踰牆進酒王不肯飲遂掩殺之靖節感其事又不敢斷言故托言述酒
蓋遜詞以避禍也東澗名漢字伯紀謚文清東澗其別字見宋史文苑傳
其注陶詩凡四卷世傳甚少予見宋刻本甚佳桃花源記聞之欣然規往
世行本俱誤作覩往東淵明于易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困學記聞嘗引其
說

人參唐宋以前不甚言及傅子云先王之制九州異賦天不生地不養君子
不以爲禮若河內諸縣去北山絕遠而各調出御上黨人參上者十斤下
者五十斤人參之貢殆自典午始與

說苑趙簡子謂陽貨曰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實焉按桃李多熟于夏
而云秋得實者蓋周之秋正夏之五六月也猶基毋邃注孟子秋陽以暴
之曰周之秋陽夏之盛陽也

伯魚之死在顏淵後而論語顏路請子之車（古本無以公之梓四字）子曰鯉也死云云
昔人皆疑之或謂是夫子設喻之詞義亦未安毛西河云按史記及家語
所云顏淵少孔子三十歲疑當是四十之譌若改三爲四則顏淵前後蹤
跡俱無所誤而以此考伯魚之死則在淵死之前按家語夫子年十九娶
宋之上官氏（鑅按一作丁官氏）又一年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在夫子二十歲史
記云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以二十加五十正當夫子七十歲爲哀公之
十三年是魚死在七十歲淵死在七十一歲先後相距剛值一年鯉死喻
引猶正切如此則論可讀史記家語諸書可據孔氏不必誤（鑅按孔氏假謂安國按安國論語注云孔子時爲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也毛據正義孔子五十六爲司寇顏淵之卒孔子年六十一是時已去位孔子以爲時爲大夫不知所據今若以淵死在孔子七十一歲則距爲大夫時從遠而云孔氏不必誤者未詳）王肅不必疑矣此論
誠是祛千古之惑蓋古人書三十俱作卅四十俱作卌三十四十所爭只
一筆故易于誤乃一誤于史記再譌于家語遂不可復正矣然西河以三
十爲四十之說則蔡復賞已言之

漢孔安國宜墨十　世孫武帝時爲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又續晉陽秋曰
孔安國字安國會稽山陰人車騎愉第六子也以儒素見稱歷左僕射此
又一孔安國也（安國見晉書）
綠珠有女弟曰宋禕先爲王敦妾後歸謝尙書說有與尙問答語

尖陽叢筆卷三終

尖陽叢筆卷四

海寧吳騫槎客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云云夾漈氏族略王孫氏姬姓王孫滿之後滿頃王孫也考秦師襲鄭在襄王二十五年時頃王尚未即位果如鄭言則爾時王孫滿乃王曾孫也

謝道韞論語贊曰衛靈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愿則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歸宗範者乖本妙極令終嗟我懷矣興言攸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右見藝文類聚然所贊似未必係此二章當更攷之

李善文選注云孟子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爲周威王師其事孟子及史記列傳未見

南宋孫覿內簡集嵇遲除右司郎官制詞云具官某朕紹休鴻緒思用老成注相方深慭遺興歎懷人念遠知狐突之教忠崇德象賢庶皋陶之濟美以爾儒術之茂嗣其先人忠厚之資信於當世屬靖康之初政襄元祐之舊臣故家尚存遺風如在肆予繼紹相見儀刑擢自臺郎延登宰屬益思勉勵光賁前人遡東坡子過之弟也世傳觀爲東坡微子果爾亦當時一作語

漢淮南王謀反自殺民謠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許慎淮南子注云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舂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二書所載各不同

古字未有翻切但云讀若至高誘呂氏春秋注崔杼之子相與私鬨讀近鴻

緩氣言之（慎行論）許慎淮南子注蠢爾蟲民云蠢讀人謂蠢然無所知之蠢籠口言乃得（要略篇）又牛蹏之涔無尺之鯉注涔潦水也涔讀延祜曷問急氣閉口言也（俶真訓按延祜曷間不可解疑有譌）此準嚴字毋開口閉口之權輿歟（詩遠逵于南釋）（文沈協乃林切个謂古人謂緩不煩改字此緩字蓋納云緺寬又非緩氣急氣之謂）

嘉興府治頭門勢石爲基高數十尺上蓋飛樓勢極高聳樓西一間中有古棺一鐵組懸其四角前和有字云金花帖睦爾之柩至今尚在樓中過風則動搖

論語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韓氏筆解以子曰宗族稱孝二句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四句次鄉黨稱弟焉下云行己有恥爲上文簡編差失也唐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据第惜漢石經已亡不知何如耳

嘗見蔡忠惠一帖云澄心堂紙一幅闊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工者不願爲又恐不能爲之試與厚直莫得之見其楮細似可作也便人只求百幅蓋宋時尚能造此紙故至百幅猶云只求今則金粟山宋藏經紙且不能仿明宣德內庫牋則略得其彷彿耳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日本山井鼎七經孟子攷異作歌而過孔子之門初讀頗疑之及觀陸德明釋文云孔子下包氏曰下下車也鄭云下堂出門也然則山井氏所据乃鄭注本此可補釋文所未備也

錢塘姚進士之駰少博學治聞爲諸生時嘗集古今事爲類林新詠三十六卷藝林稱之又纂後漢書補逸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一卷張璠漢記一卷華嶠後漢書一卷謝沈後漢書一卷袁山松後漢書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共二十一卷今類林新咏以便于檢習學

者幾于家置一編而後漢書竟不知其存亾可惜也

近俗孫曾在緦麻服祖父母若曾祖父母之喪輒曰花花孝按姚旅露書京師期功以下服孝帽頂心皆綴紅絨一朵曰花花孝莫知所自始俗稱蓋猶沿于此

雕漆器明時謂之剔紅乃永樂中果園廠始仿宋製宋剔紅多金銀爲裏明則以錫木爲胎漆朱至三十六遍爲足或至七十二遍宣德器色較永樂剔紅而鮮妍過之

梁武帝嘗訓釋論語而梁書南史本紀皆不載經典釋文於事君數引鄭世至反謂數已之功勞也武帝音色具反注同（皇氏義疏引一云數言計數也此當即武帝之意陸云注同者蓋謂安國注中數字音同爾朱氏經義考誤合而云武帝亦同鄭解非也）又按資暇集云梁武帝讀宰予晝寢晝胡卦反謂畫飾其寢也據此則昌黎筆解之說亦剏自梁武矣（隋侯白注論語亦以晝爲畫）

山陰楊處士（賓）以書法擅名家藏碑刻甚多嘗著鐵函齋題跋人競傳抄予得其墨跡數幅皆論書法其一云姜西溟少時學米董有名然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懸腕學晉人書丁丑後方聽余言用大拇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餘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考功之後一人哉蓋自負如此

賈公彥周禮正義敘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學者往往不能句讀攷易緯通卦驗寘作宜日作白鄭康成注云矩法也燧人在宓羲之前始王天下但持斗機運之法指天以施教令作其圖緯之計演時無書刻白蒼精牙肩之人能通靈之意謂宓羲將作易也昌文王名也又將成之謂觀象而繫辭也按馬驌繹史引作燧皇始出握矩表計眞圖其刻曰蒼牙通靈孫瑴古微書引作其刻曰蒼渠通靈又與此文異不知所據何本也

經書言顧命者凡三成王顧命見于尚書蔡公顧命見禮緇衣篇論語周公謂魯公曰孫綽注謂此乃周公顧命魯君之詞

晉綦毋邃世次行事不可攷嘗注孟子七卷見于隋書經籍志孟子正義見隋志梁有綦毋邃注之語遂以爲梁人誤也隋志又載邃有列女傳七卷又注三都等今皆亡逸不可見所注孟子惟李善文選注引數條夫子當路于齊云當路居要地也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云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不恭謂禽獸畜人不敬然此不爲隘不爲不恭秋陽以暴之云周之秋陽夏之盛陽也驅龍蛇而放之菹云澤生草曰菹列女傳則未見有引之者惟史記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曰美人熒

熒兮顏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集解引綦毋邃曰陵苕之草其華紫又曰又言命祿生遇其時人莫已知貴盛嬴滿也觀此似邃所作者乃列女傳注耳隋志或脫注字未可知也漢劉向著列女傳晉皇甫謐亦有列女傳邃殆在謐後也

嘉興譚聖俞太僕萬曆中爲山東督餉參政與島帥毛文龍不協爲閹黨所扼憤遡嘔血卒于任居官風節尤表表子貞良孫吉璁竹垞皆爲志其墓若太僕事祇畧見于靜志居詩話蓋語焉而不詳也予見吾鄉沈耿巖太史珩未刻稿有明太僕譚公傳一篇載之甚悉可與五經進士墓表小譚大夫墓誌銘參觀因附錄于左聞讀漢紀至東漢永興延熹之年內則寺人執國之柄外則吏黷民流亂萌四起其時公忠亮達如朱公叔皇甫威明經理雅寔諸州官方肅清戎馬綏靖足以有爲矣然皆觸忤奄豎橫罹

宜綱威明以幾哲幸全公叔卒慎邈發疽以死又讀晉紀永嘉建武間如
祖士雅劉越石忼慨宏濟輯盜并豫皇綱有再興之望乃賊臣搆難于上
猰貐鬨外于下越石竟以禍終而士雅感激發病以死漢晉之亡其國事
人才大率如此小雅篇南山之篇曰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又十月之篇曰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昔姝邪惘正之詞而國祚隨之隳何其傷也及近
按明季喪亡其蠹毒至天啟之璫禍極矣爪牙搏擊于外使材賢幾盡如
漢晉之末數君子者其禍賊尤甚焉予因叙述明太僕譚公始末而不禁
爲之系欷而涕洟也太僕諱昌言字聖俞號凡同嘉興人萬曆甲午首解
額辛丑成進士初知常熟縣有惠政調婺源刊朱子遺書千餘卷開金竺
隄雙湖士人行旅皆便之呼譚公嶺復知欒城抑巨璫王進忠劒其免役
田什七諸閹歛迹而募民鑿井六百溉高邱四十餘村迄今成沃壤以課

最遷南兵曹補北車駕司出提學福建矢公慎首拔葉向高孫應童子試
勿錄也閩號貞宗師先是策撫順不宜出師言果驗以知兵除山東督餉
參政兼登萊海防監軍時山東事孔棘登萊于額兵外增召募兵八萬島
帥毛文龍欲由海道濟師御史游士任招募淮兵無現糧而譁遼民航海
避難者數萬巡撫陶元暉疑不納飄泊海濱將爲亂登萊旦夕糜沸公聞
兼道赴官密擒譁兵、爲首者斬以徇餘悉不問分插遼人于登萊青三郡
三千六百有奇編列戶籍給牛種流移得所居無何濰縣兵民相鬭濰令
以遼衆反聞巡撫檄兵會剿公單騎入登營執遼將李進忠手曰遼民即
我民遼將即我將誰言反者傳箭慰諭之將士皆感泣不煩兵而事解督
撫上其功舉直省監司卓行第一詔不次擢用賜金加銜尋擢山東巡撫
當是時島帥毛文龍之鎮膠東也羅海外織皮駝馬之饒括金貝以飽中

人之府其帳中擁觀軍容之盛威呼噏權輿捷于桴鼓外輸金紵數百萬
而斬馘部民邀俘獻功謂旦晚侯封可恃者自節鉞以下莫不怵息以承
島帥之命公則每事必遏其燄帥掠平民藉其舌咽其喉詐爲獻俘計公
則多方全活之以顯斥其罔而朝鮮李倧弒篡請封帥甘其重賓導之來
以介于璫公怒曰篡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國拒不許登岸帥患事權
不足以箝勒文臣私請勅使得兼轄則公具揭力爭其非制不可于是璫
與帥之疾怒次骨矣會御史魏光緒給事中魏大中各疏其罪狀文龍疑
出自公因搆蜚語借一司餉同知翟棟詞連及公謀鍛煉成獄公念一身
不足惜痛權姦覆國莫可救止憤灑嘔血卒于官郎山東百姓莫不哀其
心而恨其事崇正即位忠賢伏誅錄以死勤事諸臣贈太僕寺卿賜祭葬
復下禮部議諡法會明亡事遂寢公生平執義勁强公忠許國不以利害

奪所守至應機緯務具深識遠略當其任南兵曹也時福藩還延未就封
特迫廷臣請詔來春之國而故索江南解舡五百艘爲發裝時方秋度氷
堅不及赴公慮內廷以舟之不集爲藉口立遣官就北按辦速訖報聞福
乃就藩隱然有安儲功識者韙之子四人貞默登進士貞良以五經登進
士乙酉典粤東試貞良子瑄舉孝廉官給諫以文學直節著于時予昔以
明史備員史館得繙、熹廟實錄及志乘諸書未嘗不欵息嚮往于公今給
諫君復出行狀暨諸行書介同里查聲山庶常請予爲之傳予竊有感于
明季喪亡其養禍覆轍鮮不券合于漢晉淪滅之年當太僕經畧登萊聞
戢亂撫流定禍敗于呼吸之間其于皇甫祖劉之威信權宜奚遜焉若夫
歘詐俘之罔上拒逆節之獎奸爭使官之悖制是朱公叔之所以尊國體
而遏奧萌也向使遇英辟爲之驅除諸子匡主救時功業可勝道哉且公

死無何而撫臣李嵩李精白疏建忠賢生祠蓬萊閣與諸省響應報可設公未死安知無顧忌于强項使君之奨衛冠也乎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不採追青齊之故迹孔北海死而後移鼎之迹形矣國其可以無人乎哉乃蹋跡于權逆之鑕鄒既不能爲威明之幸金同昔之二臣感憤以全歿僅不嬰匹磾處仲之毒特一間耳嗚呼安得不悲其志而惜國事之日以殄瘁也

海鹽彭太僕殉節於江西公子孫貽在家聞變不避兵革往求父屍僧人指以隍垣之下發之兆識也刺臂血驗之得實遂奉歸葬焉右楊園言行見聞錄所紀按其後十餘年又有義士曾莘迎送太僕骨歸海鹽歷言太僕殉節事甚悉畢家爲異以滴血法驗之良是始知前孫貽所葬者蓋猶未眞也於是號慟幾絕楊園先生所記者殆在眞骨未歸之前歟吾鄉陳乾初先生確聞曾義士送太僕之骨歸特作彭觀民先生歸骨記然不及海鹽縣續圖經所記之詳也

梁中書侍郎劉臻少觀班史讀田肎爲田肯元帝問之答曰家有舊本以雌黃塗之改肎爲肯帝無以難之今漢書仍作田肎不作田肯按史稱臻耽閱經史終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遺忘嘗欲詣劉訥誤至已家既扣門臻猶未悟大呼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趨迎臻驚曰此間汝亦來耶其子答曰此大人家顧盼久之乃悟蓋臻雖好學而非明敏之士或偏信誤改之書未足深怨也

唐開成石經今在西安府學九經而外益以孝經論語爾雅凡十二經及九經字樣五經文字按池北偶談云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爲補刻以成完書據漁洋言蓋石經中有孟子者乃賈氏刻本也又康熙中西安方伯阿敏圖石刻大學中庸

陳際泰書論有云再一傳而賊射天逐太康而立仲康此與莽操何異其行義和之征稍能見武此適促其忌耳高貴鄉公之不免千載一揆焉在其不然也國統中絕少康嗣興而書無聞焉豈遂奄奄不振乎按史紀夏本紀太康既崩弟仲康立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仲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攷傳記惟言太康爲羿所逐而仲康未聞有爲臣下弑逆之事今大士以高貴鄉公擬之未識有何所據也

郤掃篇引漢書食貨志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曰牢盆鬻鹽盆也鬻古煮字今煎鹽之器謂之盤以鐵爲之廣袤數丈意盆之遺制也今鹽場所用皆元豐間所爲製作甚精非肎不能辦然亦有編竹爲之而泥其中者烈火燃其下而不焚物理有不可解至如此按今世煮鹽之盤鐵與竹並用之鐵盤廣不過數尺竹盤則編竹而塗以石灰不待其燥約旬日一易亦無甚大異也

尙書宅嵎夷陸明德云尙書攷靈耀及史記並作宅嵎銕按銕即夷又與鐵同集韻六脂有銕字延知切注嵎銕東表之地是銕與夷音義俱通不過寫法不同耳近人作古今文尙書辨竟作宅嵎鐵是音義俱乖矣

世傳歐陽集古錄跋尾或云原書已亡乃文忠子棐撰集此語恐未然觀跋中題歲月多在公生時下每跋注見眞迹及見集本蓋公藏金石文字千卷殆皆散跋卷尾未嘗編次成書至公沒後其子棐始從各卷編集爲一書耳不然如皇祐嘉祐治平熙寧等歲文忠尙無恙乃棐竟題跋以入公集無是理也

劉一清錢塘遺事載萬回哥哥神不問省部吏曹市肆及唱家無不奉祀一飯必祭其像蓬頭笑面身着綠衣手左擎鼓右執棒云是和合之神可使人萬里外亦回故名萬回隆興鐵柱觀側武當福地觀內皆祠之按唐徐彥伯有萬回神迹紀史惟則八分書開元二十五年作見金石錄不知此石今猶存否

京房易傳有一世至六世及遊魂歸魂此皆以卦變言之凡八卦一變者卦之始也謂之一世六變者卦之終也謂之遊魂七變而返者卦體復也謂之歸魂

姤初六繫于金柅趙汝梅周易輯聞柅所以運籰籰以繫絲絲有時而絕柅之運愈繫而愈不窮一陰初生故漸進而必壯九二繫之終不能出吾彌綸防範之外金柅之喻取象甚精按籰亦作𥳑王縛切方言云𥳑榬也兗豫河濟之間謂之榬今江浙亦謂之𥳑子柅者女履切舊注止車木集韻又拄利切音呢𥳑柄也若依趙說當讀如後音

宋進士有免解免省特奏名等稱按明黃忠端公（尊素）宋科目攷今三年鄉試一省彙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爲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惟有官鎖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于轉運司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偕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曾中省試（即今會試）來科仍復解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于御試特重苟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御試所不錄者積前後數舉參其半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徑可附試其薦舉者不試于州郡唯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

明泰和王文端公（直）博學有才辨嘗作夷齊十辨凡數千言一辨夷齊不死于首陽山二辨首陽所以有夷齊之跡三辨山中之食之故四辨夫子用齊景公對說之由五辨武王之世恐無夷齊六辨史記本傳不當削海濱避紂之事七辨逍遙文王與周紀書來歸之年不合八辨父死不葬與周紀書祭文王墓而后行者不同九辨太史公之誤原于輕信逸詩十辨左氏春秋傳所載武王遷鼎義士非之說亦誤文端之說大抵主孟子而糾史記之譌莆田鄭守愚又有反夷齊十辨論者終以文端爲長

去余居里許濱海有捍沙廟相傳神姓張名蘇或云張夏廟無碑記可考未知創自何時明貝清江上偶對曰海岸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糾然而鳥鳶噪其巔入其戶則莓草茀然而蛇虺蟠其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云云據清江五百春秋之說蓋創于宋時也談遷海昌外志謂咸淳間曾賜額今亦無可考

洋紅與洋青俱出大西洋國而洋紅特貴白銀一金易一兩（四兩公一金）色殊鮮麗可久歲以供內庫見邱光任澳門紀畧

漢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蓋歐陽生字和伯而亾其名歐陽永叔作家譜自言出于千乘歐陽欽欽生三子曰容述與並受業濟南伏生歐公疑容即儒林傳之和伯述與無考夫和伯之名漢唐諸儒皆不知不應後來族譜翻有之而又不知其字且譜又曰容娶夏侯氏生子巨巨娶戴德之女生子遠遠娶兒寬女生子高（高師古曰字子陽而讀字產士）娶孔安國女凡累世所娶悉皆儒林傳中人女亦可異矣按儒林傳云歐陽生授兒寬又授業孔安國則三人之年當不甚相懸據譜則歐陽生之

孫爲兒寬婿而曾孫又爲孔安國婿傳言安國早世安得有如是之少女何參錯之不倫耶諸族譜之不可信雖歐陽公猶爾何況其他

明泰州周廷芳先生蕙得薛文清之傳門人酒埽設座跪而受教性至孝以父久客江南不返渡楊子江尋之舟覆溺死馬伯循先生理三原人學行醇篤與呂涇野並爲關中學者所宗以地震與其妻俱死天道之不可知如此

程淮伊川先生六世孫咸淳間爲安慶倅後居池陽元時其族尙諸婦人不纚足不貫耳蓋其家敎如此淮所著有大學中庸理粹一編見自斑湛淵靜語

渡海輿記一卷不著撰人雍正十年知將樂縣安岳周于仁序記臺灣及海外諸國風土甚悉其論宇內形勢云中華之地道理雖廣以天樞揆之偏在東南而東南半壁又皆海也自遼陽爲中國東北極際緣海而南爲天津次山東之登萊青三郡有沙門等五島與遼東朝鮮相望一帆可即次膠州次江北安東縣黃河之水由北入海次狼山揚子江出焉次崇明上海爲吳淞三泖震澤諸水所歸次浙江之乍浦海鹽次錢塘次寧波府有舟山廣八百里今爲定海縣又有普陀巖觀世音香刹在焉次台溫次沙城爲浙閩之交過此、爲福寧州次閩安鎮是閩省門戶次興泉漳三郡泉漳間有金廈二門山各廣數百里商船通外洋諸國者悉由廈門出入漳與粵鄰漳之南曰南澳屬潮郡次惠州次香山澳次高雷廉渡海港爲瓊瓊之南爲崖爲崗皆粵東地自遼陽至此中國南面已盡瓊崖之間實爲東南隅緣海轉西則爲中國之南面矣盡粵東地而西爲粵西更西爲貴州省又更西爲雲南省雲南者中國西南隅也然雲貴盡處不盡于海而

盡于山崇山複嶺猓猓苗夷所居又有緬甸國皆瘴癘害人人不能入而海港亦斷於粵而未遠雲貴也自瓊崖間渡海港而南水程七更抵東京（國名本交趾地明黎氏爲外家所據遂另爲一國）爲東京又渡海港十二更抵安南安南即古交趾國東京安南西海港自港口橫渡雖甚廣漸西即隘而海亦止蓋海之支汶也故東京交趾山川實與雲南貴州連屬不斷漢伏波將軍征交趾立銅柱不以海爲限而以分茅嶺爲限則接壤可知交趾山南曰東浦寨曰暹羅曰六崑曰大年曰柔佛曰麻六甲凡六國皆與中國連中國以其鄙遠棄而不收麻六甲爲西面盡處惟北連中國餘三面皆海凡海船由廈門直指南離至東京水程七十更安南七十二更暹羅一百八十更漸偏而西歷六崑大年又轉北過柔佛始抵麻六甲水程二百更至此約已轉出雲南緬甸後矣雖曰海道皆依山而行實未嘗渡海也自麻六甲渡海斜指西北四十更爲咬𠺕吧（香蕉臘八）始渡西海咬𠺕吧西北爲啞齊（產黃金鑿石取之其形方正不假鎔鑄其主無嗣以女繼統迄今猶係女主）啞齊之外中國舟船不得往相傳尚有英吉黎（名英吉立產西洋布嘉文席玻璃器皿哆嚟呢嗶吱與咬𠺕吧等而皆僾于咬𠺕吧）荷蘭國（即紅毛）大西洋等國皆有西海外莫可究詰只就咬𠺕吧言其山最大又最遠自咬𠺕吧綿亘西南爲萬丹又極南萬里爲馬神（皆產胡椒蘇木沉香黃檀諸香）自馬神轉東迤北爲文萊（一無所產極貧極陋）爲蘇祿、（產大珠有重三五錢者然少光澤中國人名爲淺水珠）爲呂宋山至此又在中國極東海外萬里矣又轉北爲文武樓山以迄呂宋海船欲至馬神者仍行安南水道既至咬𠺕吧依山而南過萬丹達馬神水程四百六十更非故行其途也以南海水道未諳不敢渡耳往呂宋者由廈門渡澎湖循臺灣南沙馬磯斜指東巽方經謝昆尾山大小覆釜山繞出東北計水程七十二更往蘇祿者從覆釜直至東南水程一百四十更自咬𠺕吧從西北

海中至極南又轉極東再回東北迄於呂宋連山不斷蜿蜒數萬里較中國遼陽至雲南道遠過倍從惜其割裂分據不能一統而城郭人民又無幾也以上諸國皆有商舶往來貿易其山川道里風景人物土產皆得悉知之惟荷蘭大西洋遠在西海外相傳有黑洋晝夜如墨人不能往商舶不通至咬𠺕吧而止咬𠺕吧本非荷蘭特為紅毛所占設官分土不知者因目為紅毛英圭黎亦然荷蘭人鷙悍狡猾大西洋又甚焉近歲呂宋亦為紅毛所據分土番為二十四郡紅毛與西洋人雜治之故荷蘭者大西洋之附庸也此書述海外諸國道里最悉可與裨海紀游相為表裏

太平御覽引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飢寒妻端正敬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念其妻像向之語笑傍人瞻見之以白王王即設酒與敬君相樂謂敬君曰國中獻女無好者以錢百萬易妻可乎不者殺汝敬君惶懼聽許考今說苑中無此條然文亦不甚似中壘筆世行御覽譌外特甚豈誤列他書之名

山井鼎作孟子考文謂原本趙注每章注末即繼以章旨孫奭作疏時去之譏其妄作不知作孟子疏者乃邵武士人僞托朱子嘗言之豈海外書少而神君鰲未知之耶

江都傳溪徐氏藏古銅鬲一有銘三百餘言篆文皆完好略無損蝕歙汪啓龍稚川為釋文尤詳其不能釋者則仍其原文而揚州汪德鉞成嘉復考定釋文且為之章句錄其文于左

周大媵散邑迺即散用田履自濡涉曰南至于大沽一表曰陟二表至于邊柳復涉濡率嵩遂降曰西表于鄠城桲木表于孟若禾表于孟若衛內陟若登于厂源表郝麻陵二剛麻表于單衛表于原表于衛魯衛曰東表于豬東疆右還表于履衛曰南表御禾衛曰西至于鳩莫履邢邑田自橋木衛左至于邢邑表衛曰東一表還曰西一表陟剛三表降曰南表于成衛陟州剛登麻降棸二表大人有嗣履田蕭且散戎父西間襄豆人虞考祿貞師氏右眚小門人繇原人虞丞淮嗣工虎孝亩豐父鳩人有嗣刑考闓十又五夫足履大舍散田嗣土出營嗣馬單棗邢人嗣工騐君宰德父散人學履田戎微父教昧人𧐝之有嗣藁州京攸從鬲凡散有嗣十夫唯王九月辰在乙卯大傅蕭且奐旅誓曰我既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賊剸受千罰千傳棄之蕭且奐旅剸誓迺俾西宮襄戎父誓曰我既付散氏溼田牆田余又爽變受千罰千西宮襄戎父剸誓毕為圖大王于豆新宮東庭原缺十二字毕左親𢦏史足中鬲原缺十五字鬲高六寸迳一尺五寸半深三寸二分底徑一尺二寸深亦

三寸二分耳高三尺並今之裁尺重四十斤今之十六兩秤銘在腹花紋螭首繞其外德鉞云右周散邑鬲銘汪氏曰文凡六章章末繫以分題與文間連書之曰二表曰十又五夫曰十夫曰蕭祖某旅則誓曰西宮襄武父則誓凡經傳篇內分題繫章下者題或別簡其或不別簡者如禮記文王世子篇文王之為世子也句鄭君注云題上事教世子及周公踐阼句注亦皆云題上事又荀卿子賦篇雲禮等漢書禮樂志桂華美芳之屬並皆與文間連不別簡而俗儒乃謂誤衍字句今證以此銘益可以識古書而祛其未悟矣首二章繫以二表一題其下四章各一題第六行第十三字以下為第二章其上為首章第六章分題記為圖末行記𢦏史盞小邦諸侯壤接而相與爭田亦若虞芮之為者既而得講于是正別疆城而盟焉盤則𢦏以歃血銘文篆跡遂古且記曰般人作誓

其亦殷季物與量案文凡十章首五字一第五行至豔二降棫三二表四十有五夫五十夫六箫且某旅則督七西宮襄武父則督八東廷九末行十面第四章二表實總結上二章之義器有足四末復作鬲字實鬲非盤也篆法雖古然非商器觀魯原諸地名皆與周封建合且亦不類商器款識首標周而末繫以鬲因名之周大僕散邑鬲銘箫某旅西宮襄武父皆不類國君名且如周器齊侯鎛宋公二鼎皆稱名而必冠齊宋公侯之稱未有不繫國名者箫或小國而西宮則姓苑載之通志氏族譜謂以地爲氏者其非諸侯無疑以地考之在周魯之間殆周畿內采地王之卿士也成嘉既作章句十章復以意爲地圖凡銘所載陟降登陟之地及立表之處俱略可按識茲不具錄丁小疋學博拓鬲銘寄予道失之爰据釋文載之如右

日本山井鼎輯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三十二卷据所列彼國下毛足利所藏古經舊本有宋板五經正義正德板十三經注疏嘉靖板十三經注疏萬曆板十三經注疏永懷堂十三經注古本禮記足利禮記古本尚書古本周易三通足利本周易古本略例古本毛詩二通古本論語二通足利本論語皇侃義疏論語古本孟子足利本孟子古本孝經等皆据以攷證補遺其中古本出有唐以前所遺者惜獨少漢魏以來之石經耳

東京賦狹三王之趚趗軼五帝之長驅或謂二句若乙之則韻叶（見二初齋讀書記）予疑長驅與趚趗四字舊本誤倒耳乙之不特韻叶而文義亦順趚趗小步也蓋湯武以征誅而得天下故曰長驅五帝時制作多未備故以小步爲比與下二皇遐武相應李善以爲趚趗局小貌猶未得其解也

元大一統志一千卷奏進者爲集賢大學士資善大夫同知宣徽院事孛蘭

肸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秘書監岳玹等其書不知何時所進而二人姓名亦未見元史按元秘書志太祖至元二十三年命修大統志至成宗大德七年始成總六百册一千三百卷詔藏秘府孛蘭肸秘書志作卜蘭嬉

元一統志卷帙既繁徵採亦博閒有可疑者如彭州古跡九女塚下引舊經云唐則天朝劉（元一統志作陳）易從爲彭州長史決崇寧沱江水溉數縣鄉民獲利九女以斷絕地脉共訴于則天伏誅百姓思易從之德爲立廟後九女被理而誅九女事不見于史又官迹門云陳易從彭州古今集唐高宗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易從父工部尙書左衛大將軍爲吐蕃所掠諸子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勅聽次子省之卽易從也比至父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步萬里負之以歸見者流涕其後易從爲彭州長史決唐昌并沱江鑿派流合堋口歧水溉九隴唐昌田大獲其利後易從李敬業事就州被害民皆憐之爲立祠（云云）此二事時既相近而事跡亦略同一人耶二人耶要之攬摭宏廣書成衆手自不能無可疑處姑書以俟

宋仁宗御書天下昇平四民淸七字作飛白行書石刻向在杭州府學載府志中不知何時爲民居取作牆基己亥冬烏程陳焯映千權仁和訓導始訪得而搨本貽友人石有慶曆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小字蓋書此時也又有皇三十九字陳疑南渡後刻列朝御筆所記石數也周松靄大令謂飛白不用篆隸體而用行書體此飛白之變也下字昇字民字淸字共七點法奇絕殆歐陽公所謂于李唐卿三百點之外者乎

長安鎭覺皇寺後有三女堆舊傳爲吳大帝第三女談遷海昌外志曰吳志

孫權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循後配全琮後與孫峻私
通謀殺孫琳遷豫章前嘉靖志載全琮亦兎嶺事則二女雖即琮妻無疑
第班居長所云第二或琮之第三娶也此言甚謬按步夫人傳云步生二
女長魯班前配周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裴
松之注引吳錄云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小虎爲繼室是權第三女實後
夫劉纂而非全琮也

爾疋草木鳥獸之名往往多合雙聲至于草之邛鉅木之拒抑獸之蛩蚷以
二字相合爲一物大抵無甚音義不過取雙聲耳此亦天地自然之理

高唐州治庭中有石在階下偶歲大疫獄囚赴讞者跪此石上疫良已他囚
爭求跪之皆驗既而州民聞之奔赴無不立瘳州守異之命發石蓋古碑
半截也洗其背有文皆殘闕可辨者數字今錄于左右高二尺六寸闊一
尺二寸後移濟南署孟琢亮先生在州時曾拓之凡五行

□是□安□□□□
□□絕□□后□□
□□□都□□□□
神□□□□見功譽
□元□□□□□□、

易頤之六四其欲逐逐陸氏釋文引子夏傳作攸攸攸蘇林音迪說文作跾
音式六反按攸當作浟即滌字漢書敘傳云六世眈眈其欲浟浟師古曰
浟浟欲利之貌

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已在其後也迨路嚴出
鎭益失其勢鐸弱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于恩地將

命鐸矣蠙陰知之挈一壺家酒詣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攀附也
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堇焉使元奴傳言于
鐸曰一身可矣願爲妻兒謀蠙驚曰以吾斯酒爲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
滿飲之而去見玉泉子葉石林謂蠙當時藩鎭名跡不少槪見此亦其一
端餘並詳于桃溪客話

尖陽叢筆卷四終

尖陽叢筆卷五

海鹽吳騫槎客

元海鹽尹顧令君陳山廟龍君記學跡嘉靖中系孫猶藏之今尚有後居上背里徐子正諸公皆有題跋綺川王大猷安福蕭南劉守謙碭山陳化此三人爵里未詳（予舊藏此卷首有朱西村攝補今付張芑堂明經屬其仍歸顧氏）

容齋隨筆秦碑凡二十三十四十等皆有廿卅卌每四字爲句史記輒分爲五字句太史公誤或後人傳寫之訛耳騫按雲麓漫抄載國山碑文其誤正同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云何當遠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簑右東坡滿庭芳詞乃將自黃移汝贈別李仲覽者尤清聱爲東坡樂府之冠後將至陽羨復作滿庭芳詞惟畫樓東畔天遠夕陽多句佳宜興邵氏贈遂取天遠以名其堂

壽夢之戈（重十兩四錢） 繼字戈（重七兩七錢五分） 四孔素戈（重五兩三錢五分） 五孔素戈（重五兩八錢）

商瑚戈（重四兩九錢） 此諸古銅戈皆予所藏也

嶽俗好稱小字雖卑幼于長老皆然曾不以爲怪也按容齋隨筆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觀此則宋人亦嫌呼小字矣

西南湖 橫港橋 東關廟（廟外有城址尚存） 北關廟（二坐） 西關 唐家衖 南寺橋 洋北橋 長埭 以上硤石十關廟（周孝廉宗彝作）

明世宗時有周桂華鑪候蓋匣之類精妙絕倫時稱周候當爲嚴氏所養嚴敗被籍諸器皆入內府故人間流傳絕少

餘冬序錄載沈萬山妻麗娘死萬山作離思碑于墓上有云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云云則萬山亦復情種非蠢然一富民而已

黃梨洲常戒弟子曰當以書明心無玩物喪志吾人習書亦當明此意

元貢玩齋墓在海寧河塘里墓碑現存海鹽續圖經云貢尚書墓在紫雲山下似未可信

陳善捫虱新話云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細讀似亦非全文

明大內各箋不如宣紙有楮皮者甚細而白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

右軍十七帖張彥遠帖載廿二則今 內府藏宋本三十則南宋修內司本廿八則黃伯思謂南唐澄心堂十七帖廿七則明邢子愿摹本缺十五行秀餐軒帖本吳江某氏刻石陳增城購置於王烟堂中帖凡四冊今皆散軼

予見格櫝河褚姓殘石三塊

笠澤叢書今所行本皆分甲乙丙丁四弖者然予見數本有七弖有五弖殊不遜于四弖者按宋元符庚辰郫人樊開刊于蜀者七弖是爲蜀本政和改元毘陵朱袞又刊之蓋即分甲乙丙丁四弖者中吳紀聞云龜蒙爲元方七世孫著笠澤叢書若干弖是在宋時卷數亦無定也

宋令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而嫁中吳紀聞述其祖姑許字顧沂方居父喪顧引此聞于朝得旨成禮

崑山學記張無垢作當時謂無垢有托諷朝士故不刻石而橫浦集亦不載今具見中吳紀聞

西湖金鼓洞前峭壁甚高乾隆辛丑秋日有仙書飛來野鶴四字草書左行大可徑尺極秀逸飛舞之狀是日顧廣州（光）適遊於寺中入門時尚素壁

留連俄頃造出則四字儼然墨跡如新度其勢非人力可以猝成咸稱異
事云

朱春園（芬元）有校正說文首一條云昔人有以五音韻譜作說文者故後刻說文者加解字二字乃有說文解字之目此說甚謬愼作說文解字十四卷明載後漢書本傳可得云後加耶

盩厔趙子函孝廉有雨壁堂及偏園等集今不可見唯石墨鐫華後附載詩若干篇予嘗從趙氏竹崦盦見便面一律云姑愜秋色入長安鐵騎如霜曉更寒千里封疆新授鉞一時文武繼登壇黃金此擲人爭羨碧海蒲桃我亦歡獨有隋恩三尺劍願從前拒斬呼韓迭念東老師備兵西甯趙嶠斯亦竹垞所謂尙存康王遺格者與

奚廷珪墨詩云貽爾烏玉玦淸泉硯須潔避暑懸葛裳臨風度梅月

元時攻漆器者有張成楊茂二家擅名一時明隆慶時新安黃平沙造剔紅一合三千文

明初金陵楊塤汪家彩皆擅漆技又有漂霞沙金蛔嵌堆漆等製新安方信川尤有名

染朱箋法黃柏一斤搥用水四升浸一伏時煎至二升止聽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聽用胭脂五錢深者方妙用湯四甌浸榨出紅三味各成濃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觀音簾堅厚紙先用黃柏汁拖過一次後以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拖一次再看深淺加減逐張晾乾可用

古人戈戟多通稱收晉稱爾戈比爾干注戈戟干盾也孔穎達曰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攷工記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即戟者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

武王伐商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蓋自陝西至河南凡廿五日見書武成注

尙書顧命（釋文云顧工戶反）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孔傳謂戣瞿皆戟屬疏曰戣瞿蓋今三鋒矛云蓋者猶若意度之詞予家有古銅器其形如劍而短闊下有把安邑宋葆淳謂此卽瞿未審是否（近黃小松拓寄古戈內有古戈字形微相類疑此卽戈也）

呂刑其罰百鍰孔傳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正義謂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

宋板書多稱麻沙者麻沙乃閩中坊名宋時麻沙崇化二坊皆閩中翻刻書籍之所而麻沙本流傳尤多

杜牧之詩云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何義門謂禪智山光並揚州伽藍名予按徐騎省寄喬亞元歌云禪智寺山光橋風瑟瑟兮雨蕭蕭則山光乃橋名而非寺名也

說文姅女汙也漢律云見姅變不得侍祠姅音半

梁蕭莊魏元法僧并南詔陳友諒皆有天啟紀年見蔣之翹宮詞注

風俗通謂秦繆公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故謚曰繆其說與春秋異

朱家梅云凡學隸書當先雙鉤五七徧執管要懸腕平移然後臨摹始得古趣而易成按梅名誠之字耕可海鹽人

烟霞侶則檇李陳氏所造墨名其精不在方程亞今間有存者陳氏以厚資置藥肆號大年堂此墨亦收入藥籠中也

東觀餘論云相鶴經今不傳惟馬總意林及李善注舞鶴賦抄出大畧

風俗通義孟子絕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學生但以孔子絕糧于陳不知孟子亦嘗絕糧于鄒薛也

趙文華像在秀水項氏每歲除日楞嚴寺設茶菓祀各鄉賢遺像至今文華像亦厠其間

予嘗得古銅器形如棗核長寸餘中圓兩頭銳一頭三稜如觚一頭圓皆自腰而分青綠甚古不知何用按抱朴子云吳景帝時戍將于廣陵掘諸塚取板以治城一大塚內有重閣銅人立侍凡數十破其棺中一人髮已班白面如生藉以雲母及玉甚多兩耳及鼻孔中並有黃金如棗許大疑此亦古人耳鼻所塞之物

洪容齋云魏銅雀瓦絕大艾城王文叔嘗得其一以爲硯餉黃魯直東坡所爲作銘者也其後復歸王氏硯之長幾三尺闊半之先公自燕還亦得二

硯大者長尺半寸闊八寸中爲瓢形背有隱起六隸字甚清勁曰建安十五年造小者規範全不逮而腹亦有六隸字曰大魏興和年造興和東魏孝靜紀年也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云大布之衣糲粺之食按糲與糲同粺不知何字洪氏隸釋亦不釋隸辨入疑字類

古錢中有世高通寶無可攷（錢侗建元類聚亦云此號無攷）

陳大武該問鍾銚曰杲陶何如人答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也然則鍾銚之銚當讀如爻今人作山聲者誤（疑有脫誤）

金樓子志怪篇曰重者應沈而有浮石之山輕者當浮而有沈羽之水今海寧有浮石沈蘆二物同出于硤石之紫微山蘆及鹽境之橫山

南齊書東昏紀後宮遺火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殿刻畫雕彩青𤥨金口帶青𤥨未詳𤥨字書亦無攷（𤥨疑是鍍字然金口帶亦不解何物）

凱風之詩孟子但謂親之過小者也亦未見其母定欲改適若失節是又安得謂之小過乎按漢章帝與東平王書猶云今送光烈皇后假紒箒物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夫欲改適之母豈可以引喻太后乎足徵古無是說也

孟宗有泣竹生筍事晉劉殷九歲曾祖母冬月思筍殷泣林中得以供饌孟恭武事楚國先賢傳謂母思筍藝文類聚以爲母亡泣林中得筍以祭二說互異（晉書殷傳謂是冬月思堇堇即烏頭味苦有毒疑晉書誤）

注蘇詩者人但云施注不知吳中顧景範實補其事東坡長短句今皆無注容齋隨筆云紹興初有傳洪秀才注坡詞鏤板錢塘今亦無傳

孟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趙氏注非禮之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非義之義如藉交報讎也邵武士正義云二事史傳有之卒不知陳質事

見何史傳也周勤補孝廉云陳質質當讀如贄蓋古婚禮用贄故曰陳質娶婦

明永樂中監察御史劉有年獻儀禮逸經十有八篇後亦不顯有年杭州人有學行尤爲尚書黃福所重

東坡嘗醉中與陳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秀英君當是陳姬人名

朱子藏書閣書厨字號銘曰於穆元聖繼天測靈出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匪金厥籯含英咀實百世其承據此則朱子家藏書亦止三十二厨昔崑山徐氏傳是樓藏書至百二十厨亦可云富矣

宋時有黃銅鑄牌長二寸餘廣約五六分規上而方下首有小圜孔可以繫繩文楷書面曰臨安府行用背曰准五百文省亦有三百二百者餘未見日省者蓋宋時之省陌也按容齋三筆云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

十或八十五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銅鑄牌見于至正直記而宋史食貨志不載究不知何朝所作予疑是思陵初駐臨安時天下軍儲財幣俱未充權鑄此牌以當錢耳故但有臨安府行用而未見有他府者

名人書畫于岐縫處用合同印者始於南宋容齋三筆云南唐有內合同印

陳振孫名淵湖州人見慎子評語屬鶚云安吉人字伯玉號直齋端平中爲浙西提舉移知嘉興府按直齋嘗著書錄解題最有名而明徐獻忠作吳興掌故鄉賢著述門中皆不及之殊不可解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午之少也婉以從令遊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强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靜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此雖曰知子莫若父然亦譽兒之祖矣

揚子雲解嘲頷頤折頞顉漢書作頷北監本文選作顉列子周穆王時得偃師造木人顉其頤則能語顉與頷音義同

左傳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出出甲午宋災宋伯姬卒此蓋與公治長相類知古之解鳥語者正不獨冶長也

少陵詩每用雙聲疊韻夾于五七言句中使人乍讀之不覺細玩乃知其下句之巧文心雕龍聲律篇云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夫音韻之學莫盛于齊梁而彥和之言猶若是杜陵所以云老去漸於詩律細也

傳芳略陳肪得蜀糖輒以蜜澆之曰與蜜本莫逆交按莫逆二字正切蜜字澆與交同音

馬衎齋上舍居插花山下築道古樓藏書之富爲時所稱晚年業爲之消然嗜古不少衰其生日寫懷詩有云近來常算郵翁富貴與山田得買書風致可想按周公謹稱其先人酷嗜書至鬻其負郭以供筆札之用詩語本于此

漢西嶽華山碑郭香察書察書二字辨者紛紛明南濤叢遐周云道安法師撰摩訶鉢若波羅蜜經抄序云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以證察書之說郭香見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詳馮景解舂集

容齋隨筆謂古莫愁有二一爲郢州石城人樂府所謂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者也一爲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所謂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名阿侯者也唐吳子華莫愁曲云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似爲郢州之莫愁沈佺期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似指洛陽之莫愁容齋譏宋周美成西河一闋專咏金陵有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謂似誤指石頭爲石城然余按南畿志金陵亦有莫愁湖在三山門外豈復有二莫愁耶

余于吳中得古戈內之兩面並有蟲鳥文一戈字此古所謂瑚戈也薛氏鐘鼎款識有夏瑚戈然夏以後亦有之按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鑾黼黻瑚戈是也惟此戈篆與薛摹商瑚戈無異而錮金猶隱隱可見薛謂是商初接虞夏之器故定爲商瑚戈不疑耳

邢子愿跋淳化帖云前代拓帖墨後漸以駱駝油少澤之其光可鑒而無清膠黏氣此本是其法也

米元章十紙說云唐人漿硾六合漫麻紙書經明透歲久水濡不入按今流傳宋藏經紙光明瑩徹墨色若新以水浸之出復如故蓋本唐漿硾法也

邢來禽與王百谷書云春中祝融不仁延及外藏一二研石化爲池魚煩公

爲賭一枚値可十千而殺者予憶先生筆札妙天下得一十千而殺之研已足供其揮灑蓋時去宣德萬歷間端溪未久故佳硯猶易購今雖倍之不過下駟耳

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本東方朔占書今吳下又增九天十地何屺瞻云浙中則曰九蠶十麥徽州則曰九麻十豆流俗相沿又不知其何所本

子路宿於石門石門魯城外門蓋郭門即今之子城又謂之月城也按太平寰宇記魯城凡七門次南第二曰石門子路之宿石門蓋孔子時在他國偶使子路歸省其家迨其將往復命于孔子不覺日晚甫出城而郭門已閉遂就宿於石門俟旦適行晨門職司幾察出入當是時必見子路有汲汲之狀故疑而問之子從誰氏來耶子路答以自孔氏晨門非唯知孔氏

爲卽孔子卽孔子之出處行事無一不了了于中是以聞子路之對輒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此乃士之避世而托迹于晨門者故當是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荷蕢等一流人四書釋地謂子路宿于石門迨旦門啓晨門訝子路早行始詢之云云似非實情蓋閻氏必以晨門爲專司啓門者耳其實司啓亦司閉也正如周禮閽人云幾其出入以時啓閉無晨昏之分也

孔子同時賢者避世若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荷蕢晨門等並譏切孔子而聖人皆未嘗遠絕之拳拳焉務曉以大義此聖人之心也如聞接輿之歌則下車欲與之言荷蓧丈人則使子路往見之此皆在他國或歧路逆旅至無可物色然後已耳若夫晨門則近在鄉國石門又非僻處何以與子路一問答之後不聞更過之者殊不可解豈晨門自此以後亦遁而他往如徐穉之變名乎

劉子成續吳錄黎瑤石內翰嘗爲予言秘閣書止可三大屋許亦往往爲竊出之

介葛盧公冶長能知鳥獸語見元白珽湛淵靜語明董師張曰冶長辨鳥語見史記注總按冶長解獸語亦見皇侃論語疏又葛洪神仙傳成武丁聞羣雀鳴知市東車翻覆米相呼共食也

俗以桂花初放者連枝斷寸許鹹滷浸之用以點茶清芬可愛又有用橄欖子者此法並見于前人題咏韓偓詩云蜀紙麝煤添筆媚越甌犀液發茶香犀液卽醃桂也貢師泰詩海風舡候桄榔信溪雨茶煎橄欖香卽以橄欖子入茶也

古男女燕處之服內外皆直領故唐人詩有胸前瑞雪燈斜照之句但看流傳舊書可見至韓致光之粉著繭胸雪壓梅則此地居然傳粉矣

論語車中不內顧陸德明釋文曰魯論車中內顧今從古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陸李皆唐人而考經不應不同疑文選注爲後人妄增不字

吳都賦注曰孟浪猶莫絡也不委細之貌司馬彪注莊子孟浪鄙野之言莫絡字今人郤罕用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按右軍隸頗少傳或謂隸書卽今眞字

唐王定保著摭言十五卷紀唐進士登科應舉各雜事同時何晦亦撰唐撰言十五卷陳振孫謂其序言太歲癸酉下第於金陵鳳臺旅舍癸酉者開寶六年也時唯江南未下晦蓋其國人與

娑羅樹唐天寶中進獻言出拔汗那國不芘凡草不止惡禽李北海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云非中土物產所宜有者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洪容齋謂此樹宋時尚存今海寧安國寺之藏經閣前有一株不知何時物甚有古致種其子多不出歐陽公謂之七葉木

周禮大司徒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鶡冠子云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爲扁扁爲之長十扁爲鄉其上爲縣爲郡其不奉上令者以告扁長此與周官不同按鶡冠子楚人所言殆楚制與

葉子戲謂起于南唐周后然唐已有之鄭谷有龍州韋郎中先夢六赤後因打葉子詩云紅蠟香煙撲畫楹梅花落盡庾樓清光輝圓魄銜山冷彩鏤方牙著腕輕寶帖牽來獅子鎮金盆引出鳳凰傾微黃喜兆莊周夢六赤重新擲印成寶帖一連直似今之弔馬矣

尖陽叢筆卷五終

尖陽叢筆卷六

海寧吳騫槎客

立信校尉吳時有此職茅山志云杜契（音薛）杜陵人孫權用爲立信校尉後學道入華陽能隱形孫皓封國山碑又有立信中郎將蘇建陸抗傳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立節立信蓋其同類也

顧[illegible]怡歡鹽官人梁書高行傳云祖翊隆昌中避亂徙居南史謂其家世寒賤父祖並爲農夫竊意翊之名載于史傳未必眞一農夫或避亂而爲農但始初爵里世系莫可攷耳

昔初作履者婦人員頭女子方頭員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識者以爲去其員從之義見宋五行志蓋未纏足著弓鞋時婦人之履如此

張南軒作經世紀年二卷其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子起于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浸遠其事雜見于諸書牖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于河南窮往知來精極于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爲編年譜如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于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謬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眞萬世不可攷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歷攷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三年列爲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蓋紀年之書自皇極經世出而后甲子始犂然可攷以前皆不免傳誤雖司馬遷之說猶未可爲據也

閻百詩徵君生平于宋人中最欽服者劉原父李仁父王伯厚馬貴與嘗爲詩曰原父後仁父經奇史亦奇辭科推一手國論屬吾兒有宋雖煙海斯人獨羽儀網羅遺失謫異代即同時自注三句謂深寧著玉海爲博學鴻詞科而設四句貴與父廷鸞卒後爲寘官謂其鄉人曰可憐吾兒讀書將來有用處蓋自元迄今徵古者必于文獻通攷鬼國已先見之矣又余嘗集四公逸事爲一帙足補宋史列傳之略及馬無傳故落句云然

梁書阮脩容傳云脩容諱令嬴本名石會稽餘姚人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南女采史所載略同予考梁元帝金樓子內載脩容始末甚悉云隆昌元年齊世祖因荀昭華薦以入宮時值少主失德好爲虐戲必欲容正色少主非直深加嚴憚乃反賜金錢及建武之時始安王遙光聘焉遙光敗天監元年選入爲露采女賜姓阮進位脩容據此是脩容在宋嘗入鬱林王宮亦屬一大節目不應抹煞此可箴二史之失（金樓子又以脩容爲會稽上虞人而二史俱誤作餘姚人）

凡古相傳寺觀名雖出于俚俗然未有確證不宜輕改杭城梅東巷有范明廟相傳以爲宋范文正公仲淹然亦未見于前志康熙中嘗鼎新祠于海昌沈翰林珩適在郡謂范明之名不典宜改稱范文正公昭澤祠并爲作碑載于耿巖文集至今祠額大書范文正公廟而不知其誤也昔馮山公景居隣廟在少時每過之必入廟瞻拜意甚誠既而夢神告之曰予北齊范某也血食此土久矣今俗皆不知予名以他人代之君當爲我白其誣也山公後檢隋書果得其名因載之于其所著解舂集中

四忌銘見後耳目志云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長洲徐大

臨編修載于畏壘筆記蓋亦深有味乎其言也

鄭樵通志六藝略中有吳國山天篆一卷天篆不知何書國山在宜興縣西南五十里未知通志所云即此國山否予嘗登此山拓孫皓封禪碑了不見有所謂天篆者亦不辨天篆爲何物按東坡續集有天篆記云江淮間俗尙鬼歲正月必衣服箕帚爲子姑神或能數數畫字黃州郭氏神最奇異予去歲作何氏錄以記之今歲黃人汪若谷家神更奇以箸爲口置筆口中與人問答如響曰吾天人也名全字德通姓李氏以若谷再世爲人吾是以降焉箸篆字筆勢奇妙而字不可識曰此天篆也予余三十字云是天蓬呪使以隸字釋之不可所謂吳國山天篆者疑亦此類

唐韋續五十六種書五十三曰鬼書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有篆似八分也今曰雷書按此即宜興善卷寺及祠山廟柱上雷書之類

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宋廬陵劉尙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杖五字

晉司馬保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近婦人又永平府志載二人一重七百斤一重千三百斤觀此知安祿山之重三百三十斤不足異矣

明楊忠愍公以嘉靖丁未成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時海鹽鄭端簡爲考功司郎中一見深器重之遂相莫逆忠愍以諫馬市謫官復擢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不數月轉兵部武選司時端簡方爲南光祿卿臨別謂忠愍曰俟時而動無蹈前車忠愍頷之至都竟以言事被禍其在繫時與端簡書云別後一路日食奏稿成日夜奔趨至京師十八日到任日食次日賫本至端門開聲內鑪臺打一百知題目不合即趨出廷日快快至十八日故又有此奏二王事本後原有一段大意謂賊臣之得專權皆原於皇上父子之不相見後俱削去止存此二句猶有此禍打後兩腿出血膿約四五十盌肉爛幾見骨今幸將平復逐日心亦坦然略無慴慄意南都之事主張贊成專望老先生言不盡意統惟鑒諒初會湖翁有欲老先生還朝之意並報二月十一日頓首具左地端簡手跋左方云癸丑三月五日應天府當該林居龍從京回附此信至得見椒山先生手書始知天相正人無恙喜甚嘉甚海上大笠生曉譙識右墨跡舊藏鄭氏今歸予家墨跡後名人題識甚多鄭履準跋謂丁丑四月三殿災人皆見忠愍靑巾素服憑殿西角檻指撝若救護狀移時方隱此事又史籍碑狀所未及見者

晉齊王攸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

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

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詞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

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又以今文寫之見晉束晳傳杜預春秋後序不及此之詳故備錄之今所傳汲冢紀年蓋文非當時原本

曹秋岳侍郎嘗輯學海類編裒集書凡三百二十餘種分經史子集四門予在桐鄉金雲莊主事家見其凡例一卷有門人陶越艾村按語艾村嘉興人聞原書二十册今嘉興陶氏尙有藏本

毘陵志三十卷咸淳四年州守四明史能之修元延祐丁巳教授三山李敏之重修予在吳門見舊刻本如此陳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並云毘陵志十二卷教授三山鄒補之撰按明正德中張愷爲常州府志序云毘陵舊志肕于宋教授鄒補之續于咸淳太守史能之又按能之毘陵志序亦云毘陵有志舊矣病其略而續之蓋鄒實肕于前而史續成三十卷于後明洪武初郡人謝應芳又續成十卷成化中朱昱又續修毘陵志四十卷

顏子髮早白竟夭天年故世謂鬚髮早白者多不壽然攷晉書王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稱爲王白鬚後至尙書令卒年七十三則亦有不盡然者

晉書鍾雅傳元帝時有事于太廟雅奏曰陛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爲元孫而今祝文稱曾孫恐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此非因循之失義取于重孫可歷世共名無改也按此是曾孫之曾音當如層而世作增音爲非矣今新安俗多讀層音

吳趙陸紹曾處士有銅璧一逕五寸許厚半寸肉倍于好上有花紋微類蒲穀之象銅璧不見于考古博古二圖按漢書元后傳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今此璧有花而無文又不知何代之物

通雅官制門校官校官也下引趙彥衞云溧陽縣有東漢潘長史校官碑疑其爲校官字按後漢書永平十年南巡狩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則東漢鄉縣有校官矣竊按校官碑明著于洪氏隸釋作校官碑殊不可解此殆因商氏所刻雲麓漫抄中誤刻校官碑作校官碑而方氏又誤記下文疑其爲校官作或疑其爲校官遂著此一條嘗得舊抄雲麓漫抄善本則校官碑實校官碑通雅此條殊可删也

鷹窠頂在海鹽縣南孤峯峻聳鶻鷹之所宅每當秋高風厲居民家事羅網捕獲以鬻四方其雛之下者以供庖謂之棄鷹歲以爲常不知始于何時

按鄭文寶南唐近事云烈祖輔吳日群校多從禽聚飲近郢上欲糾之以法而方藉其材力思得酌中之計聞于嚴求求曰無煩繩之易絕耳請勑泰興海鹽諸縣能採鷹鸇可不令而止由此觀之則海鹽出鷹其來尙矣而五季時海鹽屬吳又可補圖經之闕

杭董浦先生輯歷代藝文志用數十年之功捜羅記注誠鉅觀也稿存于家其子以半部質于維揚馬氏玉玲瓏館半部質武林孫氏壽松堂今馬氏藏書俱散知不歸誰何矣

崇文總目云三國典略二十卷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爲三國起西魏終後周而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卷第多遺自二十一篇以下卷闕據崇文總目所言則典略在宋時已闕而不全近有從永樂大典抄出者僅止一卷蓋闕佚又不止如總目所云矣

勅吏部侍郎兼太子左諭德閩人拱辰卿分六職政藉統于文昌吏掌三銓事尤叢于武選倘非老成已試之舊曷稱小宰不次之除具官閩人拱辰端亮不回誠明自得學以致道豈徒摛章繪句之爲事不辭難每有利物愛人之志久徘徊于外服節在于予衷肆旌持節之勞亟下予環之寵記言丹陛敬沃者多嘉謨嘉猷諭德青宮輔翼者皆正言正事自攝銓衡之武益高鑒裁之功朕每歎才難欲效唐虞之攷績見諸法守求如裴馬之知人爾其司我官簿振其吏姦明擬註以無謂有司之事論司猷納尙殫許國之忠爾其體朕思益恢遠業勅如右牒到奉行紹定六年十一月廿一日下右勅用白麻紙高一尺一寸長二尺一寸八分紙色微黃上下有花紋書法蒼健如山谷體如右牒上璽一篆文八字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與輟耕錄所載畢景儒本傳國璽同十一月上亦有璽一文不可辨勅後

附拱辰像自腰以上至頂凡高八寸其人豐頤廣顙微有須冠烏巾兩脚垂于肩上無題字紙色與前勅相類然更堅厚末附文文山跋恐不足據此卷今在洛溪許臧分茂才家拱辰事跡未見于史傳姑識之以俟博學如南村者攷焉

臧分又藏淳化帖一內鍾繇宣示帖後有戎路帖他本皆無之昔王蒻林司勳云曾見海昌楊次也淳化帖內有戎路帖豈卽此本耶每卷尾奉聖旨處字他本與前二行平頭此本高一字

鍾鼎欵識篆秦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古篆八字以爲拔古乃畢景儒輟耕錄作畢景仙所傳予見紹定璽勅亦用此璽豈後世帝王所倣篆耶然宋史輿服志及文獻通考等皆不載

安邑宋明經葆淳得銅虎符二一曰騶男右五一曰五原左一按五原左一蓋是五原太守之符騶男不知何時所設

嘗於吳門陸貫夫所見明張峻尙書聘子婦書辭旨旣佳書法亦極遒健有宋元風格按古人聘書皆親爲之非若後世但摭拾套語而已宋秦會之報郭知運聘書云某人東第華宗南宮妙選乃肯不卑于作贅何詞可拒于盟言其夫人欲去贅字秦曰如此方束縛得定亦此類也

貫夫又藏明魏濟自書盧自齋記行文頗得古意末一印曰湛盧劍閣豈湛盧之劍至明猶在耶吾知其必不然矣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孔安國解黨類也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若當其所則爲仁也按應璩新語云十室稱忠信觀過必黨里是應氏以里黨解黨字與諸儒釋異

張靈對酒詩云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須盡掌中杯高樓明月淸歌夜知是

人生第幾回竹垞以爲絕唱

宅京記二十卷爲亭林晚年所成之書蓋踵肇域志及郡國利病書而成者卒後崑山徐相國從遺書中檢讀始爲之序時庚午之春也末有亭林嗣子衍生跋云先府君著書數種俱有自序載入集中茲編告成最晚甫脫稿府君捐館徐相國遣人取去自念雲泥勢阻無能往索至相國歸田後始獲檢還復錄二本一貽潘太史一贈靖逆侯不肖某泣血誌觀跋意似有所不滿于相國者然予觀此記上自三皇而下訖于元有明一代皆不及或疑爲亭林未成之書又按立齋序謂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歷代宅京記皆本之二十一史及一統志天下郡縣府州諸志是三書皆至元而止初非未成也

長安志云漢瓦形製工妙工精極緻雖塵壞積蝕殘缺漫漶破之如新人有

得其瓦頭者皆作古篆盤屈隱起以爲華藻其文有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有曰漢幷天下有曰儲胥未央有曰萬壽無疆有曰永奉無疆亦有作上林字者昔人有于東倉得秦瓦文曰羽陽千歲羽陽秦武王宮也以是知古人製作不苟雖一瓦甓必有銘識不特彝鼎爲然耳又有得瓦作楚字者亦秦瓦也秦作六國宮室于咸陽北坂上意者必用其國號以別之歟又未央字瓦凡離宮故基亦皆有之今杜陵碎瓦中皆有未央長樂等字亦不知其何故也

又云古瓦陽面多作小窩花狀如雨點亦有作繩痕者予嘗過巨鹿臺下見其敗瓦亦然乃知秦漢以前製皆作此但不知所以製之之意或曰蓋仰用者以固泥也說亦有理又唐瓦有如漆者蓋是碧瓦歲久而色變也漢瓦皆素獨故城中未央瓦皆黑堅如鐵錫今不多得其所得者皆離宮瓦也

吳守璺嘗在志館見朱稼翁出竹垞先生遺筆已五十餘年顏色不變用之與新穎無異始知俗稱筆陳如韋之說非篤論也

宋史王應麟傳載所著書卷帙多與今玉海所刻不同如詩攷五卷(今一卷)詩地理攷五卷(今同)漢藝文志攷證十卷(今無證字卷同)通鑑地理通釋十卷(今十四卷)通鑑答問四卷(今五卷)集解踐阼篇補注急就篇六卷(今共五卷)王會篇小學紺珠十卷(今王會自爲一卷)玉海二百卷詞學指南四卷姓氏急就章六卷(今上下二卷)漢制攷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今上下二卷)今未見者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通鑑地理攷一百卷蒙訓七十卷詞學題苑四十卷小學諷咏四卷筆海四十卷而玉海又有周易集鄭注一卷本傳未載

論語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鄭康成注云居於仁者之里是爲善也皇侃疏云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今邢昺論語正義誤以善爲美殊失本義李善文選注引鄭注亦作善

孟蜀石經今世所傳甚少予嘗從趙氏竹崦庵見左傳數葉凡經三百二十餘字有杜氏注唐開成石經及宋臨安府石經皆無注也晁公武云蜀石經左氏三十卷不題書人姓名亦無年月文中不缺唐諱及國朝諱而缺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刻石也此石在成都府學不知何時散失考曹能始四川名勝志石經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二子象石經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舘中然則趙藏左傳殘碑雖不全亦舊搨之可寶者矣

堯典正月上日鄭康成注曰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建朔堯建丑舜建子此時

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至歲二月東巡狩鄭注又云歲二月者建卯之月也按禮記王制疏云巡守皆以夏仲月者律歷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故取四仲月然則舜受終於文祖則用堯正建丑之月而巡守則用夏正建寅之月蓋唐虞之制如此非鄭自相矛盾也

湖州府治頭門下有暗水頗深其色黑不知通何地相傳夙有怪魚爲害州郡有滕公郭公者鎮制之遂潛伏不出至今五更譙樓擊柝猶作滕公郭公在之聲云

宋太學石經爲高宗宸翰在今杭州府學文廟之兩廡陷置壁間雖闕失漫漶而間有可讀左氏傳後有跋云聞之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自古聖王在上則君師之任歸于一故堯舜之世萬邦咸寧比屋可封者治教之功效大驗也伏維主上以天錫勇□撥亂世返之正又於□□之餘

親御翰墨盡書六經以及論語孟子左氏傳朝夕從事爲諸儒倡口因口請刊石于國子監頒其本徧賜口官堯舜君師之任口幸獲親見之夫以乾坤之淸夷世道之興起一人專任其責所爲經綸於心表儀以身者勤亦至矣所望於丕應者豈淺哉詩不云乎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幹臣願與學者勉之紹興十有三年秋九月甲子太師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提舉實錄院提舉詳定口句勑令提舉編修玉牒所魏國公臣口檜謹記右跋不可識者僅九字餘尙完好朱竹垞杭州府學宋石經跋謂秦檜一跋已爲明巡按吳訥椎碎者殊誤跋引詩維周之楨以楨作幹蓋避仁宗嫌名也然此數句豈必不可易乎檜之不工筆札也甚矣

檀弓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此可見子夏居喪之盡禮孔氏正義必欲据家語及詩傳以爲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以合于曾子喪爾親使民未有聞之語過矣

海島有盤其匡宛具一人面蠶眉鳳目隆準豐頤絕類漢前將軍海濱之人呼爲關王盤見明季穎續南華穎字考叔錢塘人諸生毛文龍守皮島時穎常在其幕中尤長于詩

尖陽叢筆卷六終

尖陽叢筆卷七

海寧吳騫槎客

武林鳳山門外里餘有二石如人形一奮拳縱臂一俯跪作乞哀狀村民相傳稱秦岳石見續南華

髙雁試士二場有律詩五首故士多能吟咏見李穎航海說

予于武林得漢厭勝錢一枚通長五寸七分廣一寸八分重三兩五錢上有一龍一馬下如圭鈸空若符篆者兩面隱起異文與博古圖所載第四品脗合博古圖以爲漢武帝作而陸貫夫曰或言是夏龍馬幣此錢龍首微折疑是錢塘莫雲卿舊藏物昔厲樊榭嘗偕張祖望綱孫同觀載于東城雜記雲卿名如京文雅好事毛稚黃贈詩有昔字雲卿者君其伯仲間之句

張遂辰字卿子錢塘人博覽工詩爲雲間陳眉公董思白所賞明末隱居里巷爲醫自給歲暮嘗誡子弟曰家足過年之用無寒士之求不惟有愧本心抑且無別庸俗斯語誠可書之座右杭人至今猶稱張卿去聲子巷

古人招魂而葬皆不作棺槨但以衣冠入壙蓋恐滋來者之惑也其法起於黃帝

錢塘黃小松官濟南新拓郭巨墓石室碑圖刊列人物與武梁祠像相似予常見二幅蓋尚未全其高約三尺上廣二尺有餘下廣五尺形類覆斗臚列人物舟車駝馬禽獸諸形左方有隸書數行多漫滅惟四月廿四日字可辨右方有隸書安吉二字畢講據金石錄謂巨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據金石錄謂此圖似是後漢時人所爲然予觀圖中人所執戈形皆以援刃向上與後世之誤作考工記圖治氏爲戈相同恐非東漢人所爲又攷王存九域志東平有郭巨墳潁昌有郭巨塜汾州有郭巨墓黃所拓究不知何處者趙綠生茂才謂是隴東王孝感記實非郭巨墓碑

載驅齊子豈弟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孔穎達正義古文尚書作圛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爲圛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案按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爲圛而孔氏乃言今文作圛明與鄭意相違蓋由古文尚書失傳孔氏信僞古文爲眞故强爲此說耳

華陽國志楊終字子山成都人也年十三已能作雷賦通屈原七諫章按傅休奕七謨序云昔枚乘作七發而屬文之士若傅毅劉廣世崔駰之徒承其流而作者紛焉獨未及屈原之七諫

古人字取表德大抵嘉祥是尚後世乃有別號則惟意所之或故求奇別錢塘丁處士敬身博攷金石通六書尤工篆刻人謂有斬丁截鐵之致因自號鈍丁晚境頗屯蹇後人俱不振且多無後鈍丁之稱若爲之讖者昔王川子生子名添丁及以王涯事下獄竟受獄卒添丁之禍曹爽從司馬懿乞灰丁仰目令自盡張洪靖節度盧龍黍佐常雍輩訴責將士曰爾輩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後遂殺雍何丁之不利于人也如是

復社姓氏

太倉

張溥 趙自新 王家穎 張誼 管士琬

王瑞圖 顧夢麟 胡周鼒 吳偉業 孫以敬

張逵孝　何南春　蔡仲　張濟　張王治
周群　張源　王啟榮

吳縣
楊廷樞　徐鳴時　錢禧　朱鑑　袁良弼
朱寅　邱民瞻　許元溥　許元愷　周茂蘭
章美

長洲
許元溥　顧企宗　劉曙　華渚　沈明掄
王宗　戴之傑　陳性　管正傳　錢位坤
葉襄　薛宗康　戴之俊　盧渟材　徐穉
張芑

吳江
吳有涯　吳昌時　沈初馨　呂雲孚　沈自炳
張澤　吳昌迪　張甃　吳晉錫　周燦
孫紹奎　吳翀（翀疑作翀）　龐承源　孫兆奎

常熟
楊彝　許士騏　蔣芬　趙士春　王曰俞
許瑤　祝謙吉　顏環先　祝升吉　祝泰吉
朱鏕　許棐

崑山
王志慶　陸世鏊　王志長　陳言先　顧繼紳
晉璜　曹開遠　歸奉世　陸嘉允

嘉定
朱三尙　曹訥　侯岐曾　徐時勉　陶士升
沈宏祖　陳舒徽　江貞泰

松江
夏允彝　朱灝　徐方廣　周室勳　周希文
陶履佺　徐鳳彩　夏鼎　張壽孫

華亭
周立勳　徐孚遠　彭賓　余廷諾　顧開雍
戴度遠　徐煒　徐桓鑒　徐致遠　徐纘若
周李勳　吳炘　盛仲輝　趙侯

上海
潘亘　馬元調　朱存標　朱在鎬　潘劍鑄
范鰲弧　潘堯納　王元玄

青浦
陳子龍　朱存楠　杜麟徵　趙侗如　李雯

金山
盛翼進　杜騏徵　姜爾珠　朱輿琦　陳秉銘

武進
韓鍾勳　劉澂章　鄒嘉穀　徐法　徐洽
顧濬生

宜興
徐懋賢

江陰
黃毓奇　徐時進　徐遵暘　袁　珍
鎮江
周　鈐　王　重　談兆龍　賀王醇
丹徒
周　鍾　周　鎔　周　鉉　張明弼　史宏謨
高　迥　劉國欽　周　欽　王士寧　蔣鳴玉
蔣　煥　周而沛　周　鉞
丹陽
荆　艮　荆廷實　荆廷璧　賀儒琛　盛　順
賀　裳　燕　徵

徽州
程允晉　江知默　朱泰陽　江調鼎　江　靜
吳承中
宣城
沈壽民　沈壽國　徐貞一　孫文煌　梅郎中
涇縣
萬應隆　趙初浣　王　徽　萬壽祺
貴池
劉　城　詹　政　吳應箕　劉廷鑾
青陽
吳　鍾　孫象壯　吳中美　吳　介　孫象壽

姜　寅　張國教
太平
邵　錦　邵　鑛　邵　晃　邵　鑑
蕪湖
沈士桂
安慶
蔣　臣　趙相如　范世鑑　潘　映　婁左毅
方啟魯　江之水　吳　過
淮安
夏曰瑚　白受藻
鹽城

張樹屏
安東
王啟運　劉符赤　齊日盛　蘇國美
桃源
王立身
宿遷
陸奮飛　姚禹命　陸奮武
江都
鄭元勳　李元介　顧　開　李　樞　呂尚經
梁于涘　湯允中
高郵

楊先春
興化　許同銑　王允士
寶應　成明義　成明善
徐州　葛受祺
合肥　程以懲　程以德
舒城　郭士豪

杭州　張玄　朱瑀　鄭垍　沈受蘐　徐郭佐
錢塘　錢可　聞啟祥
陸運昌　吳思穆　吳太沖　馮延年　趙德麟
陸鳴鑾　陸鳴時　俞時篤　蔣庸　戚秊榮
魏介
海寧　沈濟思　林泰業　孟應春　卓人月　陳濬
徐翽　卓霜回　潘曾綬　徐元燦　徐永平
餘杭

顧有棐
嘉興　孫淳　陳恂　徐邠臣　趙汝璧　項聲國
張次柳　孫振　金維恭　程定國　沈嗣選
錢嘉徵　陳恪　馬玄錫　譚貞良　葉㸌
孫耀祖　沈嗣徵　徐白　張宗一
秀水　常驊　朱茂暉　包鴻遠　卜昇　吳翔
錢昌　謝溯　朱茂鳴　徐天復　周禹錫
嘉善　錢旃　錢繼章　錢棻　魏學濂　吳之錫

顧濬　戈用忠　支如增　郁素　夏緇
魏學洙　蔣蒔　錢繼振　錢繼禧　錢格
陳舒　劉芳　呂羆　趙韓　徐鴻祚
陸文機　舒鼏　陸上淛　屠象美　施洪烈
海鹽　張奇齡　蔡士奎　陳梁　張瞻韓　朱學章
馮景裕
桐鄉　盛淶　盛漪　朱萬錡　朱萬欽　盛方涵
湖州　嚴啟隆　沈中台　閔中正　韓昌箕　盧繼階

潘基依　章年　嚴彧　沈鍾兆

歸安

沈緒奎　李令晳　陸熙運　丘志炅　陳騮
沈緒來　韓曾駒　章上奏　閔自寅　沈維顯
閔元京　鍾錦如　吳振鯤　尹衡　尹任
凌爾翰　凌森美

烏程

溫以介　姚廷敔　黎樹聲　錢瀛選　沈禥
潘基慶　韓千秋　韓奕祖　錢鶴　顧翰
嚴承寧　嚴翀　費景滉　沈光允　陶鑄
沈鈁　嚴思鑁　沈策

德清

章美瑾　章美瑜

武康

駱宏珪　卓漢鵠

安吉

潘基衍　潘基新　沈建吳

紹興

李宗　閔銘　章重　徐臏　金增
孟稱堯　孟稱舜　趙之𥂝　吳應芬　金停
袁師孔　吳維修　顏綸撲

寧波

董守論　陸符　錢文錫　費隱　馮湘

金華

傅嵩　葉幹　倪仁楨

衢州

翁祚　徐泰徵

南昌

劉斯陛　萬時華　余正垣　仇鏌　黃維藩
裘崇禧　黃國鎬　羅高俶　徐元朗　楊昌
章士鴻　劉斯陛　楊耆　易道泰　喻周
喻士錦　熊文舉　吳奇杰　吳廷獻

新建

陳宏緒　鄧履石　萬日佳　徐世溥　甘元鼎
李奇　萬博　郝思謙　姜之祥　陳宏綸
徐應芬　徐世淸　楊鳳學　梁天爵

進賢

李光倬　陳維謙　朱徽　饒有政　陳維恭
熊人霖　饒有致　陶人疇　朱健

豐城

胡學洙

臨川

陳際泰　羅萬藻　章世純　曾亭應　章世謙
傅占衡　湯大耆　湯開遠　王秉乾　章宏岳

邱而旭 揭重熙 謝資王 游爲光 舒嘉桂
湯開先 陳士鳳 謝廷簡 曾 拭 邱而昶
吳 程 陳才奇 曾 滋 劉鍾秀 陳士驥
謝李上 封 詰 郗光曙 游爲龍
宜黃
徐 黃
南城
吳 兆 俞一經 邱時嶶 吳觀之 鄭之元
新城
姚光遠
張之奇 曾汝亨 黃之香 江之望

廣昌
何三省 揭希周 劉大年 劉大常 劉大千
南豐
曾 升
上饒
徐自定 鄭仲夔 徐自寧
玉山
董思玉
弋陽
李調鼎
鉛山

費兆甲 費映環
泰和
曾文饒 劉 捷 龍起弘 楊嘉珩 楊學愿
蕭令甲 郭承珊 曾世冲 蕭秉正 梁天爵
康 穀
廬陵
趙爾圻 黃象震
吉水
劉同升 李陳玉 劉孟欽
安福
傅鼎臣 伍以宏

永新
賀貽孫
饒州
羅伏龍
袁州
易嗣重
新昌
李之泚 潘嘉祉 黃國琦
寧都
楊文彬 楊文彩
撫州

415冊 99頁
29.B

陳鎣曾 陳元綸 陳燕翼 周之燮 董河
曾異撰 陳世濬 周忭 鄧壽 陳奎輝
韓廷錫 張利民 董謙吉 許豸 卓震
齊莊 林昕 陳知章 林兆清 張綸
邵錫文 葉有祿 曾人翰 陳金鉉 林逢經
莫爾清 陳兆桐 林正立 李時盛

泉州
顏茂猷

興化
曾世賓 徐允鉉 翁顯 林尊賓 周言
黃吉

延平
羅明佐 甯永齡

汀州
裴眷清 李世熊

武昌
劉敗仁 戴虯 孟登 陳泝 游明哲
李楚生 劉日燧 張仲 蔡仕

嘉魚
任宏震 任喬年 熊升元

漢陽
謝惇培 易道暹 龍憤 易道三 程性學

易爲瑞 易爲鼎 易爲珊 易爲璡 瞿然
朱案幸 劉文運 胡世忠 胡有牧 何履順
何履吉

蘄水
黃正色 馮雲路 金瓯 官撫邦 官撫極
官撫辰

麻城
梅之熉 王都 俞楊魯 劉侗 李春江
周應華 劉輝 曾之棟 耿應衡 周邦炳

黃安
耿如志 耿如恩

蘄州
張宿 邱三宗

江陵
徐養心 王南國

公安
袁祈年

石首
劉長慶 夏雲鼎

襄陽
歐陽化

景陵

譚元春　譚元禮　譚元方　趙家棟

京山

王偶豐

孝感

辛　昂

桃源

闞士奇

華容

張斯搏　黎志陞

廣東

黃舜年　蔡承瑚　吳道坤　王　學　黎遂球

梁志勤　鍾　新　陳士賁　陳象明　凌容勤

林佳桐　莊　珩　陳衍慶　韓汝璜

河南

陳袁一　賈心明　張正誼　蔡　琮　賈開宗

張光世　吳從周　鄭觀光

山東

宋繼澄　宋　璉　王茂泰　趙士驥　宋　琮

孫鳳毛　宋　璜　宋　瑪　宋　瑚　左懋第

趙爾汲　姜　淵　宋　璀　楊維慣　左良輔

任夢饒　楊　婺　楊　隸

新城

王輿嫈　王　賓

山西

韓　霖　韓　均　田二卿　陶世徵

四川

張尙韋　韋　鉉　莊祖誼

陝西

田而朕

貴州

楊文驄

右張憤旃原本計之得七百人沈懋華云此當是崇正己巳復社初成尹山大會名籍次年金陵再會越二年壬申有國表之刻同社姓氏有上下二卷則皆孝廉諸生較此多數倍且皆著其表字蓋復社姓氏至是始備此特其略也

尖陽叢筆卷七終

海鹽吳騫槎客

皇甫謐高士傳摯恂字季直伯陵十二世孫也按伯陵即峻漢武時人隱居研山人稱研山居士恂順帝時人武帝至順帝相距僅二百餘年不應遽歷十二世唐陸龜蒙漢三高士贊謂季直是伯陵之孫又不應止隔一世疑兩說均爲譌舛當更攷之

昔人論鬱金有二種鬱金香出罽賓國色正黃若蓮花可以香酒古所謂鬱鬯者蓋以此其一川廣產者形類薑即藥中所用也顧世醫言鬱金無眞藥估多以薑黃贋之則殊不然日觀山人嘗辨之曰天下僞之亂眞也久矣即以醫論一藥之投生人殺人其間不容以寸可不愼哉予行蜀道所過草無非良藥世多有故勿論獨于鬱金附子著爲辨以其似是而非也

按本草列薑黃爲一種鬱金爲一種曰薑黃葉青綠似紅蕉而小盤屈黃色類生薑有節故名鬱金苗似姜黃根銳圓有橫紋如蟬腹是姜黃鬱金明屬二種矣予至蜀按譜求之所得鬱金皆小姜黃也後寓成都過老醫細詰之老醫曰噫子固讀本草而誤者耶夫鬱金薑黃同本而異體也請劚諸土中以示予因見薑黃狀果如本草言但其根駢生如掌之有指指之有節節內又有根如絲芽入土或二三寸或尺許所結比棗實而大過之即所謂鬱金也約薑黃在地一年則根抽漸深而鬱金之大因之歷年久鬱金漸大而味全今人竟取小者非也其製法洗淨蒸熟烈火焙乾則微黃縐紋如綺縠若不用火從風中候乾者色微黑其體凹凸不耐時日然而俱佳也予因知本草之誤誤分兩種尤誤于橫紋如蟬腹一語遂使鬱金不得自效其佐使而竄竊者多且謂天下無鬱金寃哉老醫曰未也

薑亦有二種一曰薑黃蜀人稱黃薑一曰白薑白薑之根苗比黃薑更大下抽絲所結亦與鬱金不殊但色澤微白耳予因黃白二種同一製法黃者味極甘香美異常白者味淡無香及焙乾切片黃者則有金井玉闌望之燁燁有光而香更馥郁白者如枯礬味加苦老醫曰此有毒不可用也今肆中牟利輒以白者充之又搗黃薑汁入釜同煮則皮色硬黃故用鬱金者須看有金井玉闌嚼之味香爲上若外皮硬黃而肉白味苦者則白薑也右人遠所辯如是通雅述廣中言鬱金似紅蕉本根即薑黃旁附即鬱金形似蟬腹其言尚存疑似之間故詳錄之

人遠又據老醫辨附子云附有二種曰川附曰西附本草云其根彷彿山芋皮黑體圓頂正底八角者良此川附也別有一種色白而小此西附也川附出成都彰明縣者爲眞然彰明產附之地不過數畝而贏數畝之外不能爲良也今亂後自督撫將軍以下監司諸大僚瓜分其土種之限以牆鄙役看守故亦稱牆附俱分遺貴人得至民間蓋亦寡矣俗貴底平頂正者皆西附也牆附則底不必平頂不必正皮色黑細視之上有微毛其角壘塊離奇因法製後天然無造作故體圓矣小者或八九錢大者或一兩五六錢皆可用若西附則純乎人功不具錄

孟子對齊宣王述夏諺云云予友俞太學思謙疑今也不然至爲諸侯憂皆夏諺之辭以其皆有韻也周孝廉勤補取其說入孟子四攷

姚黃字黃谷海鹽郭溪人也少補博士弟子晚歸浮屠氏號茍庵朱爾邁故友茍庵姓日和尚塔銘略曰茍庵姓姚氏名黃初字一夔祖父治生起家少倜儻有大志不屑屑一切也六經子史諸書無不畢覽嘗遊學雲間從陳臥子徐闇公諸先生交倡和爲詩古文辭遠近藉藉有聲邑令林子野

先生一見吳之蔚庵亦心識之爲知己未幾留都之變作林棄官去蔚庵泣數行下曰正人去國余將安仰決志從之其結褵甫二年方舉一女匆顧也跪請于毋毋許之間關數千里從林公于閩南者三年以白衣參侍多見信用丁亥七月林公死蔚庵號泣奔赴經紀其喪癸巳元日遂落髮黃檗山更名性日字獨耀號蔚庵亦曰且嚴從其志也所與遊者嚴給諫甬之通吳高士子方楷林孝廉小漁勉林吏部孔碩之葬茂才鄭爾政秉衡林思謙鍾爵陳季長震皆一時有志之士丙申思歸省其毋以四月重至郭溪北堂宿草生妻去帷弱女已字于農家昆弟見而莫識乃掉頭去嗚呼蔚庵之志亦良苦矣余與蔚庵交自辛丑春從趙子秋崖始猶憶蒼筠古柏之下一見恨晚久之語深爲相向泣從詩歌往返者凡五年乙巳余遊京師蔚庵走四方余于途次作短句懷之未寄也孰知蔚庵竟先我

而逝耶余方與趙子謀于董子思東將買龍山一笏地招蔚庵之魂而葬其衣冠題其碑曰處士一變姚子之墓一日者少燈元炤儼然造焉曰某蔚公之弟子也蔚公受法于金粟而某更受法于蔚公已于某年月日親負其骨建塔于平陽之化鹿山以先生知吾師深請塔銘以涉不朽余惟蔚庵之爲人不必藉余文而傳然非余文不足以明蔚庵之志蔚庵之志則大矣惜乎當時無所用其才而委諸草莽吾儒不能究其學而闢諸空門可深悼哉云云　騫按蔚庵所著詩文集及編輯昔賢詩文疏稿甚夥略見予所輯海寧經籍備攷

子貢詩傳出于豐坊家前輩多不之信以爲即坊所托沈耿巖嘗有子貢詩傳辨曰自來辨詩序升降異同鈎摘博引從未有據子貢詩傳以爲言者詩傳出于明之中季盧陵郭相奎中丞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鍾鼎篆書古法森然摹篆書刻之蜀中夫孔門高弟子傳詩之撰踰二千餘年之久經各代諸儒搜攷之勤從未有一發其藏者乃至黃郭一二嗜古家者而後顯噫亦奇矣西蜀白下諸本已不得見所見吳興凌濛初刻本所載李本寧宗伯序謂嘗見人云得之外國是其書似謬悠不足信而濛初云攷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既言國史載籍濛初必有確証寧或敢誣第秘府之藏往往淆雜失眞正亦未可恃也然郭中丞李宗伯並用博雅擅名豈其於聖賢經籍之文有不辨眞僞而姑爲市異以眩世者哉第就詩傳之文可議者有三一則十五國風之篇次與毛本不同也一則三百篇之事義與小序不謚合也而吾謂詩傳之不可棄實則正在此十五國風之次諸儒據毛本抵隙索瘢意見踵出而小序之以事義見斥指爲肆意妄說正復不少今以詩傳合之往往有足以拄其舌而通其所未

致思者吾故曰眞僞去存之間君子安可以不愼焉抑商賜同列聖門宜乎聞見記註若一而顧多異辭何與豈以子夏足不出乎其鄉其末止教授西河而已不過守一家之言而子貢結駟連騎于齊晉吳越之區所交遊當世名卿大夫其采攬宏該如太史遷作史記某地見其長老或其子孫云云之類正非列國序詩之文所能悉知而綴述者與是殆未可知也予故爲之論次如右而稍撮其傳文之有當者標諸左方俟言詩者別擇焉按耿巖之爲此辨于詩傳之眞贗蓋猶疑信參半至論凌濛初所云見國史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遂疑國史既有載籍濛初必有確證云云殊不知凌所云國史經籍志乃焦弱侯所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當即豐坊之本耿巖豈未覩此書耶

古三墳書有宋毛漸正仲序故後人疑即漸所撰或又以爲張商英然舊刻

本有亾名氏後序云傳曰河圖隱于周初三墳亾于幽厲洛書火于亾秦治世之道不可復見余自天復中隱于青城之西因風雨石裂中有石匣得古文三篇皮簡斷脫皆篆字乃上古三皇之書也觀此是此書實出于唐末當即此人所造非毛漸亦非商英漸以元豐中得之泌陽民家而傳之好事耳然據後序謂是篆字而漸序則云墳乃古文傳乃隸書所說已自不同何也

問何元子先生作周易訂詁徵引古經號稱詳博然其中亦間有訛舛如豐六二豐其蔀注鄭元薛仁貴本作菩云小席薛按陸氏釋文蔀鄭薛作菩云小席陸所云蓋鄭元薛虞也中經簿錄有子夏易傳薛虞記陸所引鄭薛非一皆指虞仁貴著周易新注本義書久失傳且陸氏釋文未嘗引本朝人何氏何所依據抑偶記憶之誤耶

從來以傳國璽爲至寶或爲之圖或爲之攷或藉以梯榮取媚指不勝屈偶讀元鄒文忠公傳國璽論眞可袪千古之惑撫其大略于此上古帝王所以立政傳信攷文議禮則有瑞玉章服節左契各爲一代法製而不以爲傳故唐虞夏殷周之制代各不同其受命也莫不革故而易新其所以爲傳受而守之而莫敢或遺者在夫道而已矣至秦始皇幷天下奮私智盡滅上世帝王之制以滅趙所得楚和氏璧詔丞相斯篆其文刻爲傳國璽其文謂受天之命既壽永昌將欲傳之萬世乃二世而亾子嬰降而漢得之漢之佐命如有意于三代陋秦而從周以爲是物既亾楚又亾趙又亾秦乃滅國所得與斬白蛇劍並藏之武庫傳示無窮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幷爲一代寶器取藍田渾璞刻爲大漢受命之璽以示維新可也乃自比秦之子孫遂以爲傳國璽于是重神器偷國之盜莫不睥睨挪揄

欲以爲己有紿于周勃閉于霍光而奪于王莽墊于王憲專于更始而上于盆子復歸于光武至使肘後之石誤張豐于死東漢之亾刼于董卓獲于孫堅拘于袁術卒入曹丕之手魏傳之晉愍懷之難入于劉石復歸于金陵天下之人遂以爲帝王之統不在于道而在于璽以璽之得失爲天命之絕續或以之紀年或假之建號區區數寸之玉而爲萬世亂階矣厥後晉傳之宋宋傳之齊梁陳陳傳之隋隋傳之唐而五季更相爭奪宋靖康之禍爲金所有由漢以來始有傳國璽十餘代千有餘年竟不能復二帝三王之治所謂天命心性仁義禮樂與夫經紀法度治世之具而皆不傳始則雜于王霸終則盡爲苟且其篡弑奪攘蹂躪血肉污穢甚極者不可勝言嗚呼傳者而弗傳也弗傳者而傳其治亂相反也宜哉昔湯伐桀于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以爲非而作典寶言帝王自有常寶豈可以亾國之寶爲寶也當新莽奪璽之日元后罵曰若自以有金匱符命爲新皇帝當自更作璽何用此亾國不祥璽雖爲一時忿激之言最爲得理者也孰謂後世帝王無是二臣一婦人之言哉近世金亡而獲秦璽以爲亾國不祥之物委而置之不以爲寶一帝一王各爲之寶不以爲傳雖曰變古乃所以復古也故著論以推其本云

朝廷之上尊君卑臣蓋自秦漢以來莫不皆然若周公所謂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之禮已久不行獨明之思陵于時國事日紛宵旰憂勞嘗元旦御朝東向揖輔臣稱先生一時侈爲未有之榮惟周揖齋退而不懌或詢其故曰主上優禮逾格將來責備愈深矣噫此眞奸臣之尤也哉

錢塘王昭平職方道焜少日陳進不羈工詩文精法師董香光兼善曲天啟

辛酉以房首獲雋揭曉前一夕集梨園演西廂院本方傳粉登場而賀者踵至曰待畢草橋驚夢衆强促之不得已即服其冠履以赴鹿鳴時目爲狂乙酉六月殉國變妾某氏本出樂籍亦殉死詳查樸園國壽錄

息嬀始末見于春秋左氏者詳矣按列女傳云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二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轂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視于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然則息夫人初未嘗失節而有所謂不言等事中壘父子皆崇左氏獨此異說蓋必有以知其誤歟予疑不言之息嬀當別是一人或嬀之弟娣而媵于息者實非夫人也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海治太平始云云予疑吳九州句似當在楚九州句上傳本誤倒其文耳易之則辭義俱協且裴注引江表傳云皓見石文大喜曰吳當爲九州作都渚乎益可見其誤矣

宜興善權三洞東曰乾洞大水洞西曰小水洞洞極穹窿窈窱宛如厦屋一泉自洞口流出其內深不可測大旱資以溉田可數千頃其上鍾乳下垂五色陸離點滴泉中琤瑽作鏞磬音晝夜不絕洞口石極玲瓏刻昔人題名甚多其背即董山孫皓封禪山碑在焉按吳志天璽元年吳郡言石室開皓侈爲大瑞當即此乾隆癸丑正月元日昧爽小水洞忽崩塌聲若雷震數十里內雞犬皆驚逸今僅存峭壁而泉亦幾堙昔人題字無一存者亦異事也

鍾夔叙名調海寧諸生初究天文象緯之學嘗累几至十餘獨坐其上以觀天星閻道機祥多驗又按杜氏通典之法欲求諸葛木牛遺製遂自運斤爲小木牛高二尺餘初未能行殫思又二年忽悟其機在舌更稍斲削果能動且躍過檻蓋亦一奇人也見張承之明經蟲獲軒筆記

黍離疏釋旻天蒼天鄭既言爾疋不誤而又從歐陽尚書說鄭爾疋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疋亦云明見爾疋與歐陽說同

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正義曰先儒以爲栗取其戰栗棗取其早起脩取其自修也疏釋云惟榛無說蓋以榛聲近虔取其虔于是也按司馬相如弔二世賦汩淢報以永逝兮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翳薆兮覽竹林之榛榛衍平聲榛渠年切

詩豳風正義武王年九十三而崩成王十歲是武王八十四始生成王也又以文王崩之明年而生成王夫八十餘之人又居喪而生子皆不可解也王肅以爲文王崩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崩之年成王年十三則庶乎近之

禹貢厥篚元纖鄭注書亂征曰篚厥元黃孔穎達詩鹿鳴疏謂篚厥元黃當在古文武成篇康成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尚書故不用

孟春紀帝藉田高誘注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藉初學記引蔡邕月令章句天子藉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借人力以成其功故曰帝藉二家之注相同高注少一句似不及蔡之明晰

資暇集云月令蔡邕云周公所作予按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鄭氏曰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曰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正義云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然故王肅用焉然則此語不始于伯喈也又馬季長乃康成受業之師亦不得譆俗人

詩也僕疏新宮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又曰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計孔子時年三十餘矣所以錄不得者詩已逸亡無疑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定詩三十餘年其間亡之也按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有五至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衞返魯時年六十八矣然後正樂刪詩蓋自周初至宋公爲昭子賦新宮詩六百餘歲而猶存自昭公至哀公僅三十餘年而詩遂佚此夫子所以有宋不足徵之歎與

易城復于隍先儒云隍城下池也古城池皆相連春秋時惟齊國有城而無池左傳文十八年齊懿公遊于申池杜注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惟此門左右有池據此則是齊城無池也懿爲桓子桓公覇諸侯一匡天下而國有城無池是眞所謂守在四裔者與

左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一節宋本及舊本俱在後卷經襄公二十六年之前毛氏所刊注疏移居上卷二十五年傳之後非也

司馬法四井爲一邑而亦有以一乘爲一邑者襄二十七年衞公與免餘邑六十下注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正義引論語百乘之家爲說

左傳哀十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勸子期以務德安民杜氏跡其年謂季子時年九十餘矣孔穎達疏引孫毓以爲季子食邑於州來世稱延州來季子猶趙氏世稱知伯延州來季子或是札之子與孫也按古人六十不服戎季子雖賢豈有九十餘猶能將兵乎孫說近是設如其言季子亦可謂世濟其美矣

往年姑蘇重建渡僧橋得一石刻乃胡御璣書丹程郗林少府云御璣未識何時人亦無年月可攷

東陽山水記晉陳留阮樁公之弟妻劉氏伶之小女性愛山水借隱于白陽山

王銍默記載宋平江南大將得李後主寵姬夜見燃燈輒閉目云煙氣易以燭則云煙氣愈甚問宮中不燃燈耶曰宮中每夕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晝日也此蓋好事者之所附會耳按賢愚因緣經檀彌離緣云王昇七寶殿彌離夫人在其殿上所坐之床用紺琉璃更有妙床請王令坐彌離夫人答言王來大喜但王衣服有微煙氣令我淚出非是相憎王便問言今汝家內不燃火耶答曰不也王問曰以何煮食答曰欲食之時百味飲食自然在前王復問言冥暮之時以何爲明答言用摩尼珠即便閉戶及諸窗牖出摩尼珠明逾白晝默記云云似脫胎于此

仲尼錄詩次商頌于周魯之後非錄商也蓋錄已之所自出也宋自微子至

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孔子正考甫七世孫也錄詩既畢復取商頌五篇附于周魯之後猶司馬遷作史記紀傳而後因以自序然噫聖人之旨微矣

外舅魏氏洪濤先生祖塋在海鹽南門外平家橋側有石牌坊題云海寧衞世襲冠帶總旗魏公墓餘不可識按王文祿海寧衞志職貢志云武職有公侯伯下指揮千百戶視子男乃世襲指揮上有把總都指揮參將總兵都督乃流官不世襲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千戶有正有副百戶有試有冠帶總旗衞鎭撫視千戶所鎭撫視百戶指揮使曰昭勇同知曰懷遠僉事曰明威正千戶曰武德副千戶曰武略爵俱將軍百戶俱曰昭信校尉有開國功有靖難功有征蠻功有平寇功有下西洋功有海運功有開屯功云云魏公不知以何功得封其名亦不見于志

宋沈丞相該著易小傳六卷專釋六爻兼論卦變多本春秋左氏傳古法直齋書錄解題云又有繫詞補注十餘則附之卷末今通志堂刊本無之不知舊本猶有存者否

尖陽叢筆卷八終

215冊 99頁

尖陽叢筆卷九

海寧吳騫槎客

易有蜀才注王儉四部目錄不言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炅夏侯該皆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故罕傳也右略見顏氏家訓又陸德明經典叙錄易蜀才註十卷按李蜀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靑城山自號蜀才李雄以爲丞相蜀才注易今多不傳惟李鼎祚集解中往往引其說

宋有兩王炎並孝宗朝進士一字晦叔婺源人初除著作郎至軍器監泰正大夫與朱子友善著讀易筆記十卷學者稱雙溪先生其一爲四川宣撫加樞密使歷觀文殿大學士考亭與直卿書僞學之禁前此劉元秀薦王炎爲祭官程篁墩以爲晦叔未嘗爲祭官疑別指一王炎豈即爲樞密使

者邪

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皇祐五年進士終天章閣待制長于易書春秋所著有易索蘊書九意陳后山云沛用鄒以易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廣凱廣凱傳楊繪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按索蘊今世罕見其書唐荊川稗編中有繪論坤卦不言方一篇意即索蘊之文而書九意不知猶有存者否

吳梅村嘗輯春秋氏族志十八卷予觀其書所載亦不止春秋氏族凡在春秋得姓之後史傳有名者往往續載其後蓋不純乎春秋之人也

海鹽秦駐山有梁碑天監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樹文多殘缺其可辨者云前賢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授帝命業超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大古道深前王□垮炎昊美冠顓賁通靈七代敬搆崇堂縱聖凝賢將□百□奄讁餘輝叢發萬祀有刺史敬素立石碑已不存此見王文祿海鹽衛志詳其文義似秦紀功德之碑而梁時重樹之也

世傳劉子五卷五十五篇袁孝政注謂是北齊劉晝孔昭著唐志劉子十卷以爲劉勰著固非而孔昭之書昔人頗多疑其不眞黃東發謂書中多避唐諱如以世爲代之類宋景濂獨取其淸神篇中萬人彎弧而向一髑髏能無中乎萬目眩曜以惑一生生能無傷乎之語亢倉子同亦有所觸而云也

萇分大令有抄本劉處玄集紙色甚舊細視其書即世所傳之劉子五十五篇不知何以寫作劉處玄集按道藏目錄有仙樂集五卷乃劉處玄造皆詩詞歌頌耳意者後人又以僞劉晝書託之處玄乎大令謂劉晝書乃實處玄作未知然否

翰府名談白龜年遇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禽言龜年後遊潞州太守召問之庭有二雀啾唧而過守曰彼何言曰城西民家

有廩餘粟在地相呼食之守使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此何言曰槽中料熱不可食時近淸明將吏驅羊二十餘頭後一羊鞭之不動守問羊不行有說乎曰羊言腹有羔將產然後就死乃留月餘果生子龜年樂天之姪也據此則周官辨獸之術唐人猶傳之

注爾疋之孫炎有二一魏人字叔然其一蓋唐時人不知其字邢昺爾疋疏序云其爲義疏者則俗閒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俗儒不經師匠觀邢氏之說則此孫炎必非叔然矣疏中所引孫炎說蓋皆是叔然而非俗閒之孫炎璉既斥爲淺近俗儒斷不復引其說以與叔然相亂故高璉亦無一語及之也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魯僖公未嘗有此事孟子曰周公方且膺之則明是周公事矣詩傳遺說乃云此是孟子讀詩不仔細處從來善說詩者莫過孟

子而謂其不仔細是何言與

王魯齋爲詩辨說謂秦火而後詩無獨全之理意夫子已刪去之篇容有存於閭巷之口漢儒復取以足三百篇之數而淫奔之詩三十有二篇當俟有力者請於朝而放黜之一洗千古之蕪穢云魯齋之學淵源出于何文定黃文肅二公本于考亭考亭既不信小序而斥之魯齋并欲刪詩亦可謂勇于自信者矣今列其可摘三十二篇之目于左

野有死麕　靜女　桑中　氓　有狐　大車　丘中有麻　將仲子　遵大路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東門之墠　丰　風雨　子衿　野有蔓草　溱洧　東方之日　綢繆　葛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王充之爲論衡可謂辨矣至于謂伯夷叔齊爲庶兒奪國餓死首陽山豈得

爲賢人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孔子時爲大夫乘三馬何不貨兩馬以作槨乎昔孔子作士之時乘二馬尙脫一以賻舊館何重舊人之恩而輕父子禮不貨車以葬子豈不貪官仕乎此等議論尤爲悖理馬總顧採之入意林其鑒識安在

晉孫毓嘗著毛詩同異評十卷春秋賈服異同畧□□□□□卷按陸氏釋文毓字休朗北海平昌人晉豫州刺史隋書經籍志詩類云長沙太守又孫毓集六卷云汝南太守毓乃武帝咸寧間人所著今皆不傳惟孔穎達毛詩正義中引毓詩評頗多毓又有成敗志三卷亦不傳馬總意林存其二條云水性雖能流不導則不通人性雖智不教則不達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又云密者天地之際會成敗之機要故陰陽不密則寒暑不能以成歲棟宇不密則九府不可以庇身

錢懋登厚語云崑山顧未齋閣老鼎臣子號恒齋自幼勤敏讀書后領鄉薦雖貴介不尙驕亢如寒賤士王肅齊太守時禁漁戶入海網黃魚有以白金二十兩曲求弛禁排置桌上動之恒齋視如汚垢目不少睇噫宰相之子片辭可以反覆當路而峻節如此亦云難矣

骨牌之製不知實始何時陳乾初先生嘗爲骨牌頌云千古奇文河圖洛書兩儀四象八卦是殊因而重之以成變化遂申義畫以教天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先師成訓誰曰不然委心任運四分有截其成其敗疇能懸決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物各有主安用智巧理以制欲私不勝公展分君子和而不同之間是爲大同無成之成乃爲大成相得而合無往不利人和之功以參天地

大學致知物格修身等語漢人多不甚說惟淮南子曰格致修身之爲本而

家國天下之爲末

陳乾初先生作大學辨謂大學宜還之戴記又祭告山陰先生文曰葬書非古大學非經若謂此本山陰先生之意然予觀山陰先生書中無一處不尊崇大學之旨至詔其子以讀書之法則曰先之小學以立其基進之大學以提其綱次以中庸以究其蘊繼以論語以踐其實終之孟子以約其旨云云恐山陰先生實未嘗有此意

張舜民畫墁錄云唐印文如絲髮今印文如筋開封府印文尤麁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予得宋十都虞候朱記端拱二年鑄其文瘦勁如絲蓋宋初猶沿唐制又得南宋招撫使印則粗頑與後時官印無異矣

孔穎達曰皇甫侃傳禮經是木落不歸其本

鄭氏詩譜序一篇文獻通考曰或云此序宋均作予按唐劉子元上孝經注

議辨孝經可疑者十二條內有云朱均於詩譜序云先師則均是傳業弟子也今詩譜序中並不見有先師二字然則均別有詩譜序邪

明葉培恕序王平仲周禮刪翼云孔子因諸侯之去冬官耤作春秋以輔之

嚴氏詩緝大明篇引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華（按鄭語作前華後河）韋昭注云華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翊之間與鄭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為證左傳國語閱之可也按太任乃有莘國女據此則莘國當在洽渭之間又困學紀聞云鄭語依嚋歷華史記鄭世家注華作華水經注黃水逕華城西史伯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秦白起攻魏拔華陽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括地志華陽城在鄭州管城縣南可以證今本之誤據深寧此說則華字乃傳刻之誤非韋注之失也今鄭氏詩譜亦作依嚋歷華與史記注合

歐陽公作詩本義自謂于鄭氏一家之學可謂盡心為爾然鄭夾漈論歐公深析鄭學以為多喜改字如吉蠲為饎鄭以蠲為圭吉圭為饎則韓詩之言也素衣朱襮鄭以襮為綃素衣朱綃則齊詩之言也其耕澤澤鄭以澤為釋其耕釋釋亦爾雅之言也舟人之子鄭以舟為周周人之子則朱育集字之言也豔妻煽方處鄭以豔為閻閻妻煽方處則漢杜欽傳之言也鄭改字初未嘗出于臆見然則永叔之于鄭氏正坐只究康成一家之學而未及博求他說故爾

古文尚書昔人皆以為至東晉始出近程廷祚晚書訂疑謂實至劉宋方顯

按金仁山尚書表注序云至蕭齊始備蕭梁始行

顧亭林菰中隨筆云關公唐以前未之有聞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公云迨宋以鹽池一事關公遂著威靈而朱虛之祀廢矣然其事亦有不可解者張道陵于漢季為黃巾妖賊關公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使號令其偽邪則當顯戮之使其眞邪吾未見道陵之賢于關公也

黃氏日鈔云薛棨甫謂其伯父尚書嘗聞前輩言有扈者啟同姓之國見堯舜皆與賢而啟乃繼禹扈不服一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成湯放桀于南巢巢國不義之終商六百年不來朝至武王伐商而後巢伯來朝於周故作旅巢命之書是說也嘗於經筵奏進　理宗以上皆日抄之言觀此知武庚祿父之背周亦未為不韙惜不能修德以光復舊業併欲求有如扈南巢之國而依之且不可得也

明皇之壁自稱閉關潛夫嘗有贈陳廣野太常詩云雞林鹿苑為誰降歲宴懷君不隔邦東國詞華已寡二兩京諫學況無雙抱書閣上觀滄海泚筆臨池賦大江聞道元龍高臥好披帷容與對南窗詩甚工穩明詩綜不錄一首豈皆散失歟

蔡允恭仕後梁為著作佐郎梁亡入陳拜尚書庫部郎復入隋唐著後梁春秋今亡明姚士粦復撰後梁春秋二卷世多傳之

近黃小松司馬拓得郭石巨室畫像（已見前）或謂即北齊隴東王胡長仁感孝頌然但有畫像而未見有所謂頌者按趙德甫跋感孝頌云濟洲平陰山頂有古塚隧道尚存塞其後而空其前類杜預所見邢山鄭大夫塚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為水經謂之孝子堂隴東訪之者舊以為郭巨墓（此段亦見隸續）觀此言蓋長仁見此畫像以訪者

老知爲郭巨之墓後人誤指石室畫像爲隴東王感孝頌者似皆失于深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開隴東王感孝頌今在泰安府肥城縣孝堂山因孝子而名）

今里俗細人每有阿某之稱考漢韓勑後碑所列名姓有徐阿道徐阿歎吳阿椵徐阿仍吳阿歐吳阿綬吳阿虎諸人蓋漢時已如此

嘗得方林宗篆天一墨每笏重四兩形如牛舌旁著太監陳煒監製攷明史宦官傳陳煒萬歷中爲永稅太監貪橫不法後以事伏誅此蓋當時貢墨製作頗精好那子愿墨談云向見江南奉使大璫製進御墨多龍紋采翠塗金屑珠色奪朝曦芬溢九竅正如內法醞濃郁饒舌然乏清遠那所論蓋指此種然林宗名手終非近日墨工所能企及也

黃氏日抄云蔣榮甫謂其伯父尙書嘗聞前輩言有扈不服一戰于甘自是終夏之四百年不臣夏至湯伐夏而後扈來臣於商故作臣扈之書愚按淮南齊俗訓云有扈氏爲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有扈夏啟庶兄也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據此是扈不第夏同姓國且亦禹子矣日抄又以爲扈至湯伐桀始來臣而淮南注曰啟亡之亡之者蓋絕之非滅其國也此亦見啟親親之義也

方宓之通雅號爲詳博然亦有失于深考者如器用門辨畫縎云橙今作幀陸放翁有跋畫橙作橙考渭南集跋畫橙云茶能偶展此軸摩抄久之覺指爪皆香計此物著霜時予蹈鏡湖小園久矣是陸所跋者實是畫橙而牽合作幀類于竹格綉絹之屬何耶閻潛邱多不滿藥地殆謂此類歟

往在吳門購得汲古閣精抄毛詩闡秘書不分卷乃魏叔子所著自序謂在毛氏授經奏叔黼季兄弟爲闡發經義著此書時在天啟四年告成後奏叔黼季各有手跋黼季跋云商邱宋漫堂撫吳日嘗遊虞山登汲古閣留信宿徧觀藏書見闡秘蟹節嘆賞欲捐俸爲刻之黼季以其師所秘授不忍剸愛卒不果從誡其後人當什襲珍護時康熙辛卯歲也黼季跋後又有休寧令虞山丁斌跋稱爲程生而題程未詳何人蓋此書毛氏散出又歸于休寧之程也

硤石有人夜宿逆旅值大雨夢一人冠矮烏巾而闊丈餘眉兩道色青而赤細視之皆蜈蚣雙目則赤蝀蛇也寤其人出戶外俄而室內牆崩床榻悉成齏粉始知所夢見蓋牆神也周松靄說

予嘗從倪氏六十四硯齋所藏宋刻淵明集萃刊靖節墓圖及祠堂圖祠旁餘地皆有畝數按宋曾達臣（敏行）獨醒雜志云江州德化縣楚城鄉乃陶淵明所居之地詩中所謂柴桑者宣和初部刺史即其地立陶淵明祠洪芻駒父爲之記祠前橫小溪溪中盤屹一石人謂淵明醉石也土人過重九日即携酒擷菊酹奠祠下歲以爲常集中所刻淵明祠圖豈即宣和時所建乎

臨平山宋時有窣堵波東坡詞有謂不見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東來送客行是也蔡京祖墓在山今亦無考昔方臘作亂攻陷婺歙等州嘗入錢塘觀燈遣人發掘蔡氏祖墓露其骸骨則臨平之墓殆亦毀于方臘耶

尖陽叢筆卷九終

尖陽叢筆卷十

海寧吳騫槎客

孔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以爲陳侯名周鄰楚望駁之云考史記年表夫子來陳當湣公之六年湣公懷公子名越孔子居陳三年復去適衛則湣公之八年也湣公在位二十四年楚惠王伐陳殺湣公滅陳貞子與陳侯同死者故曰陳侯周臣周臣即忠臣也春秋傳衛宗魯與齊豹云吾將死之事子以周與此同義可證周之即忠也黃太沖孟子師說取之云但鄰氏言貞子先在宋後去仕陳此仍注疏之誤只因司城爲宋官名司城不過掌營城邑安知陳無是名乎既已仕陳而敘宋之官名亦無謂也

古文尚書序全不似西漢文字且字字周到如今人作呈狀惟恐露一間隙

爲人所指駁者此豈出于安國之手哉至後云奉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而又曰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夫安國既奉詔作傳則書成當即奏上亦豈有因他事而併廢此詔耶此皆於理上說不去

祝文彥聞見卮言石門勞卷星家有鐵蕉樹榦高不過四五尺層層剝齾若蠹蝕多葉如鳳尾草以手拂之堅勁欲刺不敢近須時時以鐵釘密插其幹月餘則銷蝕殆盡一次須鐵十餘斤後其家貧不能具鐵蕉乃枯萎垂絕鐵蕉產滇中五行金克木今木乃克金此反克之義也

又曰永樂大典勅儒臣胡廣王洪等所編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因卷帙浩繁未得刻板只有寫本於文樓安貯嘉靖間火幸未至災閣臣徐階復命儒臣照式摹抄一部自嘉靖四十一年至隆慶元年始竣日用官生一百八名每名日抄三頁古今書之大部無出于此者（八百七十卷溫石齋筆談作八百七卷）

義經十一翼明慈谿傳文兆著分太初易古周易玩詞觀變觀象玩占等篇推明古易序次辨論漢儒亂易根因爲學者所推

卮言謂唐書能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丁當是个字之訛本意謂兩石弓不如一个字也續世說亦曾辨之

銀河棹六壬書也不見于經籍志或以爲劉伯溫著予嘗見其書率淺鄙不經疑非眞本按聞見卮言余少館友人家見有抄本術書今忘其名其中天文地理飛昇黃白以至行兵刼陣及取物咒人之事無所不具友人篤信之值世亂欲藉以倡事不成而死今此書不知落在何處因思劉誠意當年得銀河棹一書亦大約相似所以江南卜者用爲課命之秘劉得此遂爲行兵之機據此則非誠意所著可知已

楓窗小牘載汴京閨閣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小額髻撐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今武林俗尚有此風蓋由沿東京遺風歟

宋理宗朝閻貴妃攢所在顯慈集慶寺載咸淳臨安志按寺在西湖九里松淳祐中勅建今杭城鹽橋人家後圃有古塚或云閻妃墓且時見靚妝婦人豈別一閻妃耶閻妃在理宗朝寵擅一時山房隨筆及隨隱漫抄錢塘遺事中俱有其事

海鹽金粟寺法堂有獨桑鼓相傳孫吳時戰鼓也近人頗著于題咏予細察之殊不似千五六百年物疑未可信昔錢武肅王嘗過金粟寺留題道場或者曾捨此鼓于寺後人傳訛以吳越爲東吳未可知耳

明馬后嘗以銅床炙死碩妃吳越錢元瓘驕縱不法用鐵床炙屬吏吳滿城郭凶人作事大都有所本故君子惡夫始作俑者（碩妃見南京太常寺志）

乾隆初年海寧南門外有海馬二乘潮而至潮退遊于沙岸色黃而髯風鬃霧鬛神駿超卓異于凡馬有時戲于浪中出沒如遊龍觀者日數千人或投以瓦礫然終莫能近旬餘始去昔徐鉉嘗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發裂鞍斷轡羈韁卻立鉉遣信咨僧贊寧曰下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漏以腐糟隨毀者是也鉉斸土果得巨獸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漏之遂爛焉

朱文公至臨安嘗寓于李博士橋按在今中河與棚橋千勝橋相近李博士名性傳字曰成之宋宗正寺主簿李舜臣之子寧宗嘉定四年進士歷轉運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進選武學博士寓居于此以修武志故名其橋曰武志橋曰博士橋最低小國朝康熙中重建

人家牆壁間有虫不見其形聲隱隱如以筯頭叩几案一呼吸間常十餘聲

移時不絕此殆所謂竊虫也按封演聞見記人家有小虫至微而響甚細尋之卒不可見俗人以爲難見號竊虫云有此者不祥余嘗覩此虫大如半胡麻形類鼠婦有兩角白色振其頭則有聲或時暫止須臾復振床壁窗戶之間暗黑之處多有之拾遺孟匡朝貶賀州作竊虫賦比之鬼蜮似都不識此虫

鶴林玉露載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又問一侍從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上爲之一笑羅以爲四者皆海鮮也余亦浙人生長海濱至今不知此四者爲何物當俟博聞者而叩之

王梅溪嘗上疏劾史浩世傳荊釵記乃浩門客所作以蟣龜齡不知然否予嘗觀螢雪叢說曰金人有致祭仁宗皇后文楊大年捧讀空紙無一字隨自撰文曰惟靈巫山一片雲閬苑一團雪桃源一枝花秋空一輪月豈期雲散雪消花殘月缺伏惟尙饗仁廟大喜今荊釵祭江亦有是語如果史氏客所爲則非特名節所關且欲陷夫子于大逆其意亦甚酷哉

世以靈飛經爲鍾可大書此因董文敏所定也金壇王蒻林云是唐經生手筆其言曰靈飛經自宋元來不著至有明萬歷中始有名于時董思白深愛此書以爲鍾可大每欲寫法華經必縱觀許時而後書之余按後款稱大洞三景弟子玉眞長公主可大生平未有斯號則知非可大書余得唐經書三彌底論於淮陰與此書字形筆法毫髮無異其非可大書無疑可大人固無取思自位高名重妄以己意題署百餘年來無敢有異論故特正其誤據蒻林所謂唐經生書雖亦出於臆度之辭然吾鄉陳氏刻渤海

藏眞帖中靈飛經直刻鍾紹京書則亦乖闕疑之道矣

宋鄭褒文作藝圃折衷中駁洪慶善解論語云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然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公居于長府則是魯已作長府矣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予謂魯人作長府蓋魯人見長府或偶有傾頹遂欲搆而更新之閔子以其勞民傷財故勸其不若就現在規模稍爲修治所謂繕完葺牆而已魯人亦未嘗因閔子一言而竟棄長府于不顧又安見昭公倉卒避亂必居改作之長府而不居仍舊貫之長府耶又按長府本魯藏名魯雖窘之當不至并府藏之所皆無之閔子之告以何必改作亦是貴德而賤貨之意褒氏云云殊昧本旨

續筆

昔人云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押不蘆古本草所不載按志雅堂雜抄回回國之西數千里地產一物極毒全似人形如人參之狀其名押不蘆生手地中深數丈或從傷其皮則獷毒之氣著人必死取之之法則先開大坑令四傍可容人然後輕手以皮條結絡之其皮條之首則繫于大犬之足用杖打犬犬奔逸則此物拔起犬感此氣則斃然後別埋他土中經歲後取出暴乾別用藥以製之其性以少許磨酒飲人即通身麻痺而死雖刀斧加之不知也然三日別以少藥投之即活蓋古華陀能刳腸滌臟治疾者皆用此藥也聞今御藥院中有二枚此神藥也周廷玉聞之盧松崖云

昔邑陳樹屏（字蕃）藏銀爵五傳爲仁和沈開平太史故物太史名鎔康熙已未以庶常與鴻博除編修值其父蓮翁生日同年共製銀爵以介壽每一爵中鐫四人姓名施閏章尤侗彭孫遹袁佑爲一爵秦松齡汪楫朱彝尊沈珩爲一爵李來泰毛奇齡錢中諧黎騫爲一爵方象瑛龍燮周慶曾龐塏爲一爵曹禾李澄中喬萊曹宜溥爲一爵凡二十人未及其半也樹屏祖亘高祠部（諧）爲太史婿當時以充奩具物餘惜無攷矣爵皆有冉製極精雅樹屏珍之與商彝器等周芷分大令（春）嘗倩工繪圖而歌咏之（谿）與陳徵貞（萊孝）俞秉淵（思謙）沈呂黃（開勳）陳仲魚（鱣）俞雲章（寶華）及樹屏並有作頗爲好事所傳謂之詞科餘韻云

尖陽叢筆卷十終

昔先大父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潛志探討兼好網羅遺事軼聞搜剔名蹟古器多所表著平居睹記所及間復參以論說隨時筆之積久成卷家近海上之尖山因名曰尖陽叢筆是本初出鈔胥字多誤舛晚年審定時尚有增損塗乙及引舊存疑之處朱墨燦然皆大父手筆也因其中論詩諸條已載拜經樓詩話故未梓藏之篋衍傳示後人而已今秋校正亥豕擬錄其副謹書數語於後以志執硯之感云道光丙申歲九月望日孫之淳敬識於竹下書堂錢泰吉海昌備志

是書攷訂經史辨別名義殺與日知養新諸錄相伯仲然其中談詩紀事諸條或已散見拜經樓詩話及桃溪客語諸書今與先生文孫鱸香茂才共相商榷簡去複見者十之二原本後又附續筆一卷僅二條今刪存一條附十卷之末譬如百川支流皆歸於海不致妄爲淆混也蓋先生自少至耄無日不以卷帙自娛心有所得即涉筆以識雖因早年著述尚未付梓而潛研之勤實非時流所可企及者至署曰尖陽蓋先生家尖山之陽故以名其書云時癸卯六月管庭芬跋

冷廬雜識節錄

冷廬雜識節錄

桐鄉陸以湉敬安著

首飾

毛詩副笄六珈傳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首飾二字始此。劉熙釋名有首飾篇。凡冠冕弁幘簪纓笄瑱之屬皆列焉。是統男婦而通名曰首飾矣。今獨以號婦人釵鉺等物。蓋猶沿詩傳之說。

漢口竹枝詞

餘姚葉茂才調元。漢口竹枝詞三百首。述人情風土。俚語居多。其賦後湖詞有云。散步人來遠市闤。一回心境得寬閒。眼光直到天窮處。夕照黃陂數點山。筆意獨俊逸可喜。

勺藥椒

勺藥香草也。而贈之于相謔之日。椒芳物也。而貽之于穀邁之時。人汨其情。物亦違其用矣。世之治也。禮教隆而婦職修。草木皆得其所。周南所以次采葛召南所以次采蘩也。

湘江竹枝詞

吾邑費春帆中丞琛。由明經起家縣令。歷官至湖南巡撫。自幼卽耽吟咏。在長沙節署時。樂校經堂課士。嘗以湘江竹枝詞命題。自賦十二絕。極綿邈悱惻之致。錄二首于此。斑竹涓涓淚尙零。望湘亭上吊湘靈。孤篷聽雨巴陵岸。一夜愁心滿洞庭。三十六灣蘆荻秋。飛花如雪撲郎舟。請看今夜灣灣月。雙宿鴛鴦已白頭。

虞鳳娘

明義烏虞鳳娘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懇其父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絕口不言。自經死。余謂女之死。徒以傷親之心。史傳載之。豈但以其志之潔。爲末俗所難能而書以示風歟。

露筋祠詩

王阮亭題露筋祠詩云。翠羽明璫尙儼然。湖雲祠樹碧于煙。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論者推爲此題絕唱。按米襄陽露筋祠碑云。神姓薾。名荷花。詩不卽不離。天然入妙。故後來作者。皆莫之及。

卷面題詩

咸豐壬子浙江鄉試第二場。山陰某生闈中發狂病。曳白而出。卷面題二絕句云。記否花前月下時。倚闌偷賦定情詩。者番新試秋風冷。露濕羅鞋君未知。黃土叢深白骨眠。凄涼情事渺秋煙。何須更作登科記。修到鴛鴦便是仙。欸書山陰胡佃娘。某生旋卒于廟所。輕薄之報。可不畏歟。

顧亭林母

顧亭林先生之母王氏。崇禎時旌表節孝。卽明史列女傳所稱王貞女也。先生有與葉訒菴書辭薦舉云。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于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必貽父母令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于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蓋其辭決而其志彌可哀矣。

白衣送子觀音殿聯

天竺白衣送子觀音殿。楹聯甚多。皆庸淺不足道。惟錢塘戴春松侍御成德所題。裁對自然。不失讀書人吐屬。句云。白衣仙人。瓶中水楊柳。朱帯男子。天上石麒麟。

朱綠筠女史

錢塘朱綠筠女史璘。聰慧能文。矢志不嫁。當代聞人。欲見一面不可得。家貧。售詩畫以自給。余嘗見其扇頭畫菊題詩云。無心開爾後。風雨已重陽。醒却繁華夢。甘爲冷淡妝。有心雖向日。無骨不凌霜。底事蹁躚蝶。猶思挹晚香。是眞能孤芳自賞者。

醵錢啓

同邑沈芝岩秀才逢源。天才亮特。爲督學山陽汪文端公廷珍所賞拔。少訂姻

於張氏。家貧力學。銳志進取。暑不登科不娶。年逾三十。猶未曾親戚勸其畢姻爲假紨計而子然一身。家無擔石。乃爲醵錢以成婚焉。既屢不得志于有司。益縱于酒。每當夜深人靜。持杯獨酌。狂呼慟哭。輒驚其四隣。遂以是得病。卒年三十有六。無子。遺藁散佚。錄其醵錢啟云。伏以納幣無過五兩。判于周官。有財振人。八廚茂于漢紀。謝公移帳。助隱之爲周旋。僕射營婚。致子琮無暇日。蓋合獨以時者禮也。假人以德者義也。自來逸軌。多載前聞。源束髮受經。早諳督義。弱冠弄翰。間肆閨辭。慕鮑宣之風流。企何曾之酬酢。素門合牉。訂兩姓于朱絲。張姓連天。繫一紗於玉臂。固已姻聯白建。喜得勝流。絲合老人。即期報板矣。然以爲情縈兒女。慣累英雄。肘紫香囊。恐妨書史。求凰有曲。不驚在御之聲。特雉無媒。未設早婚之令。以故凉宵弋雁。星剩匏瓜。春社飛鴛。風虛少女。乃者仲卿龍具。京訓棄其無才。昭諫白衣。雲英笑其未脫。十年不字。負此韶華。三星在天。歌殘邂逅。歷姹紫嫣紅之候。春事已闌。删口脂面藥之頒。癡情漸悔。滿身風露。識季迪之欲婚。一闋朝飛。笑牧子爲未遂。夢已徵于桑下。曲待奏夫房中。所慮纏

綿繭綢。難捐嘉飾。方樑半燭。不少門財。在戴良有布被之將。亦希高隱。而裴航無杵臼之聘。終隔仙源。庫乏男錢。罌乾女酒。盞幾幾乎泥中有絮。春風徒吹。洞口無桃。胡麻空熟矣。于是草元弟子。戴笠故人。將使晁不單行。心成一袜。集干狐之腋。貺到鸞幃。分一葉之陰。春回鸞樹。鳥瑙十事。不令貽笑純材。玉鏡一枚。即可用攸溫嶠。是則長源迎婦。供帳遍于北軍。輿戚欲妻。平章待乎管子。阮修婚贊。歛自名流。黃姑聘錢。貰從天帝。以今擬古。足可軒渠。故乃灑墨管城。命詞側理。抒予結約。告爾苔岑。類杲卿索花粉之需。異吳市競金錢之擲。行見兩行花燭。悉有耀之自他。一色綠紗。等解衣之惠我。有情誰能遣此。且慰目前。介特之心。此事使卿有功。預防他日揶揄之語。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一日不見。如三月兮。采葛詠之。見讒謗交構之際。猶不忘君也。讀之。可以。怨。子衿詠之。見學業廢衰之時。尤亟須友也。讀之。可以。群。

梳銘

明詩綜七十一卷。項眞名下靜志居詩話云。予嘗見其爲閨人銘梳。曰。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奚不如是。鍾法極其飛舞。繹其語。殆亦非眞狂生也。予按銘乃盧仝所作。見唐文粹。云。人之有髮。旦旦思理。有身有心。胡不如是。項蓋減易其字而書之耳。

七夕詩

餘杭陳燁卿女史爾士。錢新梧給諫之室也。習經史。工吟咏。賦七夕詩。命意最高。梧桐金井露華秋。瓜果卿因節物酬。却語中庭小兒女。人間何事可干求。

周孟侯先生宮詞

吾邑周孟侯先生拱辰。明季貢生。吾母之七世祖也。先世累著潛德。母夫人夢硯生花而生公。比長。聰穎絕人。又勵志于學。嘗坐小樓。去梯三年。讀古今文五千篇。有奇。由是才藻艷傳。名噪一時。吳興非廷鉞將刊明史。以厚幣聘公。先一夕。公夢其父。畀以一合。啟視之。則赫然一人頭也。驚而寤。適非使至。有警于是夢。峻辭却之。及明史禍發。諸名士株連被戮者多。公獨脫然無累。識者謂世德

之報。屢不得志于有司。牢騷抑鬱之氣。悉寓于文辭。著有聖雨齋集。其宮詞八十首。寄興無端。尤足令才士讀之同聲感喟。摘錄五首。以當嘗鼎一臠。露痕高漾月痕低。六院笙歌五院迷。莫道。襄王惜香夢。巫山只在畫欄西。垂楊深閉畫樓春。花送黃昏鶯送晨。三十六宮。閒似水。平明催送。貌夫人。金鈴猧踏落花泥。輦路苔痕旋欲迷。誰道。鼎頭剛見日。鳳樓疑在十洲西。碧簫吹破思依依。聽盡宮鶯半掩扉。最是無聊看不得。桃花片片背儂飛。翠鬟寶髮玉膏新。一對菱花一愴神。無恨蛾眉綠如許。不如影裡李夫人。

何間婦傳

柳子厚河間婦傳。遺詞猥褻。昔人曾譏之。然其文固有爲而作。其記游戲之所。一則曰浮圖。再則曰浮圖。可知佛廬之貽害甚烈。而婦人之喜入廟者。可以警矣。

琵琶亭

琵琶亭在九江府城外江邊。乾隆癸亥觀察濬陽唐公英重修。增建高樓。題額

日江天道韻壁列白傅遺像。是南薰殿本。嘉慶中。欽人方體所摹。登樓四望。前臨大江。後對廬山。左則古木千重。右則人烟萬井。樓上迴廊旋繞。境極幽曠。遊人題詠甚多。觀察有句云。今古商船多少婦。更誰重此聽琵琶。殊寓感慨。

錫奴銅婢

温足瓶名錫奴。蘇州薛一瓢製錫銅杖。字曰銅婢。此可以爲對。

李易安朱淑眞

德州盧雅雨鹾使見曾作金石錄序。力辨李易安再適之誣。謂德父沒時。易安年四十六矣。又六年始爲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匪婦之三少。等季隗之就木。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父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輙諜諜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爲。而謂易安之明達爲之乎。觀其淪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父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子輿氏所謂好事者爲之。或造謗如碧雲騢之類。其又可信乎。陳雲伯大令亦云宋人小說往往汚衊賢者。如四朝聞見錄之于朱子。東軒筆錄之于歐陽公。比比皆是。又謂去年元夜一詞。本歐陽公作。後人誤編入斷腸集。(漁陽山人亦嘗辨之)遂疑朱淑眞爲泆女。皆不可不辨。按去年元夜詞。非朱淑眞作信矣。李易安再適趙汝舟事。詳趙彥衛雲麓漫抄。諸家皆沿其說。盧氏獨力爲辨雪。其意良厚。特錄之以俟論世者取裁焉。

金史猥褻

昔人謂金史叙次明淨。勝于遼元。然如后妃傳後所載海陵私其從姊妹莎里古眞。餘都。莎里古眞在外爲淫佚。海陵聞之大怒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如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于我者乎。又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肌膚潔白可愛。此等猥褻語。亦皆采述。殊失體裁。

明公主郡主

明公主郡主。無再嫁者。即此可見宮幃禮法之肅。視唐世迴殊矣。

昭君詩

詩人之思。日出不窮。即如詠昭君者。唐宋以來。佳篇不少。近代更有翻新制勝者。略識所見于此。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解語。斷絲枯木本無情。猶勝人心千百許。(胡稼成)君王重信不重色。玉貌三千暂不得。穹廬若使詔留行。金屋歡娛豈終極。一傳禍水入後宮。燕燕雖啄皇孫空。自謀則過君謀忠。畫工毋乃眞國工。(沈濂)一辭宮闕川秦關。長得丹青識舊顏。爲報君王休愛惜。漢家征戍幾人還。(顏光敏)漢主曾聞殺畫師。畫師何足定妍媸。宮中多少如花女。不嫁單于君不知。(劉獻廷)遠嫁呼韓豈素期。請行似怨不逢時。出宮始覺君恩重。臨去猶爲斬畫師。(趙賀查)胭脂零落倍銷魂。急雪嚴霜泣暗吞。敢向琵琶傳怨語。至今青塚亦君恩。(那成宗)戰骨填沙草不春。封侯命將漫紛紜。當時合把毛延壽。豈作麟台第一勳。(許查)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沈掄[illegible])

子衿非淫詩

子衿非淫詩。蘊山沈補堂豫引晉書左貴嬪離思賦。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如謂果褻狎之什。豈有椒壁之寵。而寫諸彤管者乎。證據甚確。

房暉遠

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房中之樂。著于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暉遠此言根據經術。又能導君以正。深得獻替之義。五經庫之譽。良不虛也。

趙儀吉女史

上海趙儀吉女史棻。歸安汪參軍延澤之配也。天性高朗。有丈夫風骨。博習經史。兼工吟咏。著有濾月軒詩集。句如殘紅盡落啼鶯老。衆綠新生好雨多。五夜懷親空有夢。十年遣日只憑詩。春晚云。纔脫春衫換夾紗。東皇何事便思家。杜鵑聲裡斜陽暮。深閉幽窻避落花。俱娟妙。

顧橫波小像

程春廬京丞博稚嗜古。所蓄書畫甚多。余常于其任銀灣參軍世樾處。見顧橫波小像一幅。丰姿嫣然。呼之欲出。上幅右方欵二行云。崇禎已卯七夕後二日

寫于眉生樓玉樵生玉樸左方詩二首云腰妬楊枝髮妬雲斷魂鶯語夜深聞秦樓應被東風誤未遣羅敷嫁使君淮南龔鼎孳題識甚夥觀者苦而今始得家燈煤知妾喜特著兩頭花庚辰正月廿三日燈下眉生顧媚書

田田錢錢

女子雙名最多獨辛稼軒妾田田錢錢因其姓而名之與其他雙名者異

竹夫人

保抱携持朕不忘五夜之寵輾轉反側爾尚動四方之風宋李公甫所作竹夫人封詞也工妙鮮匹朱彝香同年又仿毛穎之例作倚玉山房夫人鮑瓌瓈傳有云夫人撰有抱青集子夜歌云感郎綢繆意許儂情久長郎意雖云熱儂心祗自涼背以雨露濃而忘抱冰雪郎自爲郎歡儂自盡儂節蘭蕙有幽香桃李多豔姿阿儂無他好虛心是郎師寓意深婉得風人旨

麗詞

趙清獻公詩有春懸惱春思一枕杜鵑啼之句司馬温公詞有相見爭如不見

無情還似有情之句范文正詞有眉間心上無計正迴避之句韓文公詞有愁無際武陵凝睇人遠波空翠之句林和靖詞有羅帶同心結未成之句後學每以之藉口競作麗辭不知惟立品如數公乃可偶一爲之若後生小子沾沾焉于此求工鮮不爲心術之累

採芳集

平湖錢孝廉步曾曾刻其五世祖起隆制藝一卷名採芳集皆摘四書中艷麗字句游戲成文嘻笑怒罵無所不有如妁一字題文云宿瘤也以爲仙姬姣僮也以爲嬌客在媒或以衆見其醜尚存廉恥而妁乃備極其形容優隸也以爲俊秀貧窶也以爲豪華在媒早以微言溫語任意相欺而妁乃更從而點綴又云本以婦人輕信之耳妁復鼓彼如簧遂使母氏專權父雖欲禁之而不得本以深閨獨處之嬌妁竟誘諧覿面遂使高堂未許女先遙慕之而如迷妁之巧者意偏切于肥囊妁之拙者幻亦生于閱歷倘以彼列諸冠蓋即是蘇張游說之傳妁之老者口舌既堪恐女妁之少者容貌并可悅男故以彼略試逢迎遂諧秦晉婚姻之好描寫若輩情狀如鑄鼎象形又專牌經題云竊慨今天下之多不廉大抵皆其妻爲之也其母題云且天下容有不愛親之子斷無不愛子之親一妾題云且三代以上多丈夫三代以下多妾婦上競諂媚而妾在朝下辯逢迎而妾在野持論奇快皆可作當頭棒喝

黃韻珊詞

海鹽黃韻珊孝廉憲清才調倜儻著有茂陵絃帝女花凌波影等院本爲時所稱小詞亦工浪淘沙一闋尤饒情韻云秋意入芭蕉不雨瀟瀟閒庭如此好涼宵月自綿綿花自媚人自無聊 別恨幾時銷認取紅綃鳳箏音苦雁書遙醒著欲眠眠著醒燈也心焦

顧媚柳是

龔鼎孳娶顧媚錢謙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闖賊授僞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顧苓河東君傳謂乙酉五月之變君勸錢死錢謝不能戊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然則顧不及柳遠矣

雲南叢書子部之三十八

冷官餘談

共二卷

雲南圖書館藏板

甲寅年刊

冷官餘談序

昔永昌張南園先生致仕家居著有南園漫錄十卷蓋仿宋洪邁容齋隨筆羅大經鶴林玉露而爲之者也明史藝文志編入小說家至前清乾隆時纂四庫書目提要乃列之子部雜家類先矣自南園後鄉先正著述如南園漫錄之屬者蓋不少概見民國三年七月唐蓂賡將軍就圖書館附設輯刻雲南叢書處蒐採舊藏書不遺餘力於是石屏袁氏以銘泉先生所著冷官餘談進付李君厚安審查厚安謂銘泉學有根柢筆亦雅潔所記雖近瑣細然有關邑乘地志可刻也趙樾村先生陳

筱圃師均韙其說先付鈔鈔訖時銘泉弟樹五以清史館纂修依假在籍因持以示玉玉讀之歎曰此南園漫錄之屬也雖其間不無識大識小之殊然亦視所遇之境何如南園宦京朝久故漫錄所記多追述朱明掌故及當時公卿大夫遺事足以爲正史參攷者甚夥銘泉里居時久故餘談所述多雜記古蹟山川水利人物古蹟名勝軼事遺文異聞等項足以爲邑志資料者亦復不少所遇之境不同故所構之思不同而筆之於書以發爲文章者亦遂因之不同□況民生實重於粒食民德莫大於忠節餘談中如□□倉許首臣諸條皆有厚民生正民德之關係又安得概以爲瑣細而忽之他日雲南叢書告成分別部居以銘泉之冷官餘談置諸南園漫錄之後不亦可乎質之樹五未識以爲何如民國五年五月呈貢秦光玉序

石屏袁廣文先生墓誌銘

先生嘉謨名銘泉字睨號叟泉石屏袁氏壬子十月初九日疾卒於家春秋五十有六十二月三十葬城南郊僕撰金鐘山石屏州長昆明周汝釗題墓曰廣文先生且為序曰先生孝於親友於兄弟和於鄉里行不可謂不敦下筆千言工聯咏著冷官餘談等書文不可謂不敏官訓導嵩明一年巧家六日開化永昌會澤皆辭不赴品不可謂不超歸養田園內斑綵外錦衣封二品訓四子或舉孝廉或專實業福不可謂不厚論人生百年究經幾瞬庸庸泯泯胡可勝言如先生者夫復何憾余弱抃先生葬地山崗而厚[illegible]石而茂泉清而秀先生之封翁塋域在焉[illegible]廬三[illegible]即先生舊廬墓[illegible]表回景仰雖不文能撫文[illegible]爰取杜甫稱鄭廣文詩[illegible]題而係之其弟嘉穀繫之詩銘曰一邑蒨山茲山為主生居之廬死葬之土嗚呼千古

冷官餘談卷一

石屏袁嘉穀銘泉著

五弟閎陳存菴文有曰陳檢討世箕以石屏翰苑州志府志省志均言自許侍講賀來始何以言陳檢討乎余告之曰此永歷時所取之檢討曾見陳氏家譜詳載之因檢示之果然此當補入志書不可畧之

張一甲爲四川學政士林爭頌今張本寨有張太僕讀書處碑乃月槎書又有月槎爲孝廉時所書之一碑字體皆妙其翘即古柏山房州志未詳

家族祖漢翁名恩溥貢生余隨大兄從之學宋樾軒亦

其高第有下第詩云風聲鶴唳既難休寒到蒼松滿眼愁名士無情同酒源老農曾識也搔頭時清還抱隆中膝運甓聊同水上鷗流水高山猶古調何堪琴碎伯牙愁

賜幼白名家驥海香先生之子有文才余記其賦句云三村兩村燈火十里五里人家同試者皆嘆爲不可及

后孝廉告余曰石屏三十年前書聲盈耳二十年來僅樹五弟一人書聲自樹五逝世十年來竟不聞一書聲余謂書聲固少即機聲亦漸少乃綿紗之故也可懼

許星葵先生重光潔潤自好文章爾雅余與大兄從之學實儒者氣象也記其遺詩有半山斜月竹雞啼之句時人傳誦之

異龍湖水初本有氾濫之患直下建水知州蔣振棫籌歲修之費年年疏通屏人立蔣公祠以祀之同治光緒中有人盛傳白浪青魚灣有落水洞湖水泄之較下建水爲好因大事開鑿卒不得通余見文廟儒學前有碑云禁止鑿青魚灣古人不爲無益有損之事今人則反是雖有碑而不考矣

石屏城隍州志謂鄭公相死節之人也光緒中失火旋修復之余念此祠爲明代南海蘇公兆印所修又光緒

中遂安毛公訥芬亦有德政于民因別爲賢侯祠祀蘇毛二公族祖子程先生爲楹聯曰龍湖萬頃清想見神君懷抱鷲峰千古祀常綿此地馨香三弟書之得歐陽率更法可謂寫作俱佳

庚戌秋余題關岳穆祠聯云武哉矯養吾浩然以含忍勝南方柔弱以果敢勝北方剛勁義之實從兄是也爲高祖延西漢社稷爲光武延東漢山河綱志云恩若兄弟非用演義也適年反正之初以光復漢土爲名次聯若識語云

三國演義文字不高不低頗能引人入勝商賈尤喜閱

之惟是多雜以附會之詞為雅人所譏誚然周倉之有其人則見于元人碑云乘赤兔兮從周倉火燒葫蘆谷則見于楊慎之廿一史彈詞葫蘆谷天燒不著義釋曹操則見于袁了凡綱鑑云華容道之釋非歟七擒孟獲之種種則見倪蜕之滇雲歷年傳落鳳坡則見于王漁洋之集有落鳳坡弔龐士元詩既生瑜何生亮則見于唐宋詩醇序之瑜亮並生未易軒輊大約元人作演義時所據之書尚不少不止據正史亦不可盡以為附會而忽之也空城退司馬事則見正史注裴松之已駁正之

茭塌頭有沐氏大墳數塚其碑有名晟者或即沐西平之族歟

余祖為七伍人與沐西平同來滇七伍人所建之三台閣余題其額云木本水源人以為巧合

西準提為石屏名勝余嘗蓦容泉中有髑髏蓋亂時所戰歿之人當日有謠曰好個西準提圍成小館驛乃苦戰之地也

爽東塘即倒撲金鐘山前之塘冬春之間必關水灌明年農田方有可望惜不能各家聯合以蓄水也水滿之時一碧如鏡實勝景也

北山有屏海滄波四字以灰寫于石上歲久模糊須細看之乃見俗謂為洞賓所書府志云異湖滄波明明屏海二字不知何以改之

猓色灣有廟祀猓色即馬黑奴也猓色據此山萬中攻之湖山燈明如晝猓色乃敗相傳灣之前有深泥埂一道亦萬氏一夜所成者

州志載乾隆辛丑矣立勳之亂全屆管未亭自誇之詞續志載陳存菴文又太訊管事余見陳葵纕家書敘述始得其平因檢示五弟史品之難如此

舊客泉有板刻聯乃涂晫書僅存下一聯云佛法顯三

洲余遍訪不獲乃取煦巷所書之諸天寺西準提諸聯集為上一句云心經持半偈遂成完璧

先兄[illegible]經文[illegible]兼六經洪範似易五子之歌似詩周官似禮記

世傳四詩風雅頌以對三才天地人為東坡事殆未必然然亦甚巧又傳鄭板橋以一官歸去來對三絕詩書畫亦佳余得一對云三聖王禹湯文武五夫子周程朱張兩句皆不露四字似尤工力悉敵

癸卯夏王顯中入城城中均避之余命家人奉母遊土老冲而已則居家中無事則誦詩書自娛彼黨相戒不

大門余非鄭公鄉而彼黨相款如此事定後問之他人則城中亦未遭大掠蓋紳力也

石屏磚城爲陳廬白造亦有官款屢次修增咸豐丁巳又增修一次其外城以土壂爲之余時尙少往觀築城者適梁總兵士美躬自督工謂衆人曰此土城成後力量加厚可勿恐矣回人攻之數次果不克入

梁士美頗英雄其誘殺蔡必能在諸天寺樓上席間梁僞作腹痛入廁衆以戈自後擊蔡投屍樓下因恐蔡跋扈也蔡驍勇能戰與黃春亮齊名平心論之皆有衛屏之功又高四林亦勇敢有才兵亂時之表表者

公米店豐備倉始于丁未成于己酉乃地方開彩及勸捐五弟由京集滙之數千金余題店聯云公田雨所人餘一餘三那有饑民有餓莩素園食食我求千求萬願勿伐善勿施勞題倉聯曰豐其盈有幹有年屢三百囷三百備無患多黍多稌耦十千歲十千店中祀神農后稷又祀朱子取其社倉法也

許名臣爲明末忠臣石屏人之傑出者自州志詆毀之後無人敢爲表章者不可不一正之

張月槎先生全集刊于其裔張孝詩板存萬壽科太史第之大門樓上余登樓見其殘缺甚惜焉

余因秉鐸至楊林蘭隱君祠瞻仰流風令人興起惟滇繫載隱君幾若仙佛甚至傳其託墓于李澄中殆以澄中修其墓而附會也志又稱隱君爲元朝遺民亦恐未確隱君有正統乙丑子年四十九用太白紫極宮感新詩韻一首則不得謂爲元遺民也

石屏有楊家營有都督城隍州縣何以有都督之名且又不在城而在鄉何耶余往觀廟中碑文乃知其地爲能在田故營因有都督之名

銅元甚便利然以最輕之量而抵舊錢十文本不値也其濫必矣

昔年見利用大順等錢較康熙等尤大利用吳三桂年號大順李自成年號洪化吳世璠年號今省城有洪化府後改爲承華圃

化龍橋本極高近已淤塞橋低于水余幼時尙見水低于橋橋洞尺許此爲異湖之極西處也其極東處有鎖龍橋近亦橋平于路甚者沙埋橋上見路不見橋陵谷之變遷如此夫

滇中塔廟有唐匠尉遲恭鎔修者士人多訛爲鄂公石屏土主廟祀尉遲恭蓋亦沿誤志言係掘地得尉遲恭像故祀之乃附會之詞也尉遲恭封鄂國公見唐書府

志謂此祠爲褒公祠未考褒公爲段志玄非尉遲恭是
府志之再誤也
石屏人民多江南籍惟段氏爲大理國之後然今之俗
語皆稱大理國王曰段白王白王者猶言白子國王也
宋氏乃宋濂之後濂得罪後子孫徙於此
三弟臨九成宮醴泉銘極肖余先大夫所購醴泉銘帖
寶不可多得者
五弟仕浙余寄之信曰阮文達兩浙輶軒錄潘嶧琴續
之子何不續三錄乎其宦京日余寄之信曰推賢讓能
庶官乃和

雲水亭在石屏東鄉龍泉特六石屏龍潭可與相匹者
惟西鄉之石林寺龍潭石林寺有來爽亭月槎所書相
傳月槎乃石林寺龍所化也余代五弟題雲水亭聯云
雲氣隨龍化泉聲咽石流命弟書之
塗晫字煦菴石屏書法第一也宦昆明訓導而昆明不
見其遺跡余于光緒中臨晫書是觀堂額貝葉本無一
個字雨花飛作萬家春聯摹刋于省城海心亭觀者皆
驚嘆其印文則有石屏茶幫四字茶幫關係觀者其勿
忽之
余家藏昆明介菴和尚湛福鐵筆印本一册文三橋之

比也節山師極賞之李世倬題序云鈇前爲窮常見隔只
應嫉酒不相過相對一喚來則快聆高言究讀辨難必
物格而理晰然後已也至若楷偪晉人而隸偪漢唐又
其餘事耳有謂入龍威洞中觀金書琳篆赤文瓊字神
化莫測此正師之所能也然不以此較可否作立幟揚
鑣之意亦幾若永師之頂鈇門矣竊窺其奧在無所思
心得大自在力直使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宗瑯邪之
石慘然而復還觀矣小矢之喻此特近耳能無懍然也
耶謹爲序茗中吳應枚題詞五華山高雲吐吞蔚藍天
染明朝暾紅光朶朶態屢變紛飛忽向圖中屯介菴禪

師好古士擺脫塵綱飯空門具多情徹大小篆才缺屈
曲鏡霧根逵追漢秦周而上直抉斯搯頡之藩務參衆
體現萬象竇窔中有精光存初疑天花散几席倏若蟠
鳳相騰騫懸針垂露殊草草餘事作隸珍文圖吁嗟乎
岐陽石鼓人罕識漶漶莫辨苦痕蝕貌爲詭異既亂眞
强事描摹終鮮則趨時恐被後人嗤守舊誰從稽古得
縱能博取畫目姸那知枉費雕鎪力舉斯二者苦較量
坐使名流自摧抑維師不愛作近裝一達高風邈難卽
偶攜瓢笠到人間藝苑嬉遨亦時或無端身價動公卿
朱邸喧傳爭物色妙於文字了眞詮同龕未免驚彌勒

羌余曩作萬里遊迄今遲訪維摩室點蒼面壁十年餘鴻爪會留非劍刻待拖節杖訪支公烟霄共話波羅蜜云何出岫本無心此語煩師轉相詰乾隆壬戌歲杪介舜禪兄以印譜索序爲作長歌贈請正之宣統庚戌冬余命樹五弟題云釋通于儒今通于古六詔之英三橋之伍

丁亥冬月初二日石屏地大震斃二千餘人傷者不知其幾古今中外未有也余時在省城往商張竹軒先生設法善後函稟各處以劉樹坊先生頂詞以蘇佑民先生繕寫聚于不冷堂中幾達旦矣及投呈督院院反大怒曰平日不爲善遭此大劫我知大震之時必是滿街跪哭告天求饒了于是藩司會公以下相戒不敢私捐會公出銀一千乃託名其母好善樂施司以下捐款亦半託名流離之苦乃幸免然而幸灾樂禍者亦太忍也石屏于乾嘉年間曾經大震滇繫載之想亦火山伊邇之故歟

冷官餘談卷二

石屏袁嘉穀銘泉著

少從楊恬宇先生學詩詠蕉云窗裏二分竹窗前三尺陰學書詠種紙移楊好服琴先生賞其有吐屬同學劉某拙于詩府縣試皆倩余爲之余院試入庠劉愠曰吾不以下第爲恨但惜袁已入庠今而後無助我者也此亦前二十年之諧趣也

北極宮古柏數株漢回爭鬭之時某縣某丙將紳士十數人縛于柏上相傳雅南子程諸先生多受某之屈辱[illegible]詩先生有院夜書懷東予程先生詩云不作因人慘淡容鬢眉未見悽書傭窗横秋影推月屋擁濤聲静聽松露布今番看倚馬雲程何日付拏龍同心欲訴灰心事對燭寒燈與已慵卽指其事次句乃雅南先生自言掌書記于書院籌防之事也先生又有句云爲喜西窗同剪燭且偕南郭濫吹竽當時文人學士爲時所厭如此

余見市上有楷書易經百篇字徑寸許無款識蓋胷義周亦園先生書先生在京刻雞雨樓帖余曾見題跋中有立崖侍御有古癖欲爲藝苑留瓊葩之句其人之好書法可謂篤矣

通海秀山滇中名勝宋開禧元年段氏就秀山建宮較吾屏秀山尤勝余題吾屏秀山聯云奇峰秀嶺迎三寶山色湖光聚七盤命姪丕鈞書通海秀山呂祖閣額曰蓬萊第一峯命弟書

朱次民先生寓府城府城亂先生逃避背負丹木詩稿與舊拓九成宮帖三種而已不計其他也前輩胸次如此

萊山上有鏡湖洞水月寺廣度和尚嘗移居之洞窅而深天光一綫廣度乃建水舉人曾倬出家後之名地以人傳也

余隨先大兄讀書兄最慧過目不忘族祖綸山先生嘗曰宋某乃弟子最藏篤用功者然天分不及兄也先兄偶誦王郎中一賦次日默寫不遺一字余十歲後始能記憶至今而所讀過之羣經猶不遺一字也長遊昆明先兄寄詩末句云金馬碧雞若仔細昆明風景又如何思之黯然

蕭翰林崇業出使琉球著有使琉球錄二卷當日尚無輪船而往來大海眞屬萬難故鄉人有遺說云蕭乃呂洞賓後身洞賓偶語其徒風摇程云我將下界徒曰我往事之蕭赴琉球無危難皆風摇程服事之力也今臨

安府人無不知風搖搖程仙人者姑爲記而傳之州志舊釋中有風搖頭殆卽一人歟

余方外交有先妙者河西人住持秀山往來必步行不與夫愛人也不騎馬愛物也先妙乃節竹寺僧夢佛弟子夢佛率之游緬甸時值緬人于英先妙述其事甚詳夢佛能詩文且能作丈餘大書秀山龍虎二大字卽其跡也每年刻其弟子姚氏爲一錄若鄉會試齒錄者

魏太平眞君五年詔諸州坑沙門南齊書又載齊顯祖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論難于前遂敕道士皆剃髮爲沙門不從者殺四人當日僧道各遭大劫

所見之不廣也周武帝時並毀沙門道士尤爲同時大劫云

余應童子試時學使以拔茶種桑爲賦題余賦中以張詠爲不盡然頗多新意謂茶亦可以富民學使賞之拔第一三弟入庠時亦以秧針賦列經古第一五弟連列經古第一數次後考特科亦第一開其先者余也

磨古河水漲民災行人裹足光緒中歲與先生等咸梁行人利之小河底河水尤多每年必有漂沒尤宜造橋以利行人余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壬午鄉試有友人以廟諱被黜者宋周必大文苑英華序云廟諱未祧止當闕筆友人實已缺筆也而文綱之密乃不及宋時之寬也

高坡爲我祖舊居兵燹之後斷垣僅存老杉參天喬木蔚然雪樵兄詩云高坡半畝田云自先人留卽紀世澤也

五弟自杭寄我函云兄不肯來游西湖乃自古帝王英雄聖賢僧道兒女薈萃之所也湖山之美更不待言因寄西湖照像數十幅與我宗少文卧遊之圖不是過也

五弟寄詩鐘二册其一題乃龍黑二字嵌字格其格以二字分作七聯一曰鶴頂二曰燕頷三曰蝤領四曰蜂

腰五曰鶴膝六曰鳧脛七曰雁足又一聯曰轆轤又一聯曰常山蛇共九聯乃完卷首一卷十八句皆集唐最出色其二題乃關尺二字五弟一卷亦頗可觀錄記于此眞消遣之良法也鶴頂曰關塞秦中尋鳥道尺書江上問漁人燕頷曰玉關柳怨唐天寶銅尺苔斑漢建初蝤領曰詩興關雎眞好色易占尺蠖待求伸蜂腰曰星月秦關歌竹垞柔絲漢尺訂蘭泉鶴膝曰豈有關羽[illegible]節到最憐名士尺書空鳧脛曰斑剝血花三尺劍鐵衣隸草八關齋雁足曰西去武功天一尺東來函谷地重關轆轤曰文帝鵪鴿詔一尺關侯熊虎霸三分常山蛇

曰尺天入貢誇銀甕寸地爭雄出玉關聞同作者皆海
內知名未知取列何等
高祖母楊氏守節六十年曾祖母楊氏守節六十一年
伯母高氏守節逾六十年今尙康强皆大壽也余敬報
節孝於朝廷敬製高曾祖母神牌祀于節孝祠中又從
叔德峻公從軍滇南卒于軍余敬製神牌祀昭忠祠中
昨見宋元祐黨石經碑拓本寫作俱工尤妙于刻手讀
至碑末乃安民二字知爲安民所刻也當蔡京翻案時
榜元祐奸黨於朝以司馬溫公爲首潞公以下次之安
民不忍刻碑刻亦願勿留名卽係此人也彼不留名而

此獨留名其名眞千古矣
甲午之秉朝鮮朝鮮孤臣豊貞承字東谷官判有詩云
東人加額曰望清經歲遼陽阻使旌（自注三百年貢至昨歲絶焉）風
勁滄溟鵬欲徙（自注指大鳥圭介）天寒碣石雁無聲（自注天兵之來駐平壤者無端敗衂乃獸散歸東人莫不忿恨咸曰必有大舉以至深冬而虛盼也）那將趙蓋相望
道安訓秦關未出兵（自注欲邪之君子曰天兵必更出小人曰不敢出）箕坦嶺
清何處是傷心不復對殘枰作詩之後卽以身殉眞箕
子之遺風也
癸卯之歲王顯中入城旋退泮池水紅如丹砂挹之不
淸撓之不濁四時如一人皆以爲祥瑞云

余閒居無事奉親教子時作楹聯以消遣題石觀音曰
無眼耳鼻舌是諸空相依般若波羅究竟涅槃奎星閣
曰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準提閣曰
準繩開萬善法門大慈大悲非色非空觀自在提挈正
衆生覺路千手千眼所指所視戒勿欺三官曰天無窮
地無疆水無不下堯允恭舜允塞禹允若茲杭州阮文
達祠曰文學泰山北斗遠尊浙水西湖石屏忠孝坊曰
孝莫大於尊親義實從兄忠精報國光常昭乎晝夜祥
開鳳闕彩絢龍湖子孫娘娘豆神云厥初生民克禋克
祀誕降嘉種于豆于登九子于太婆云盼盼然爲民父母

振振兮宜爾子孫皇經會云皇極之敷言蕩蕩巍巍靈
承于旅卽靈承于帝經正無邪歷熙熙皞皞無疆惟恤
亦無疆惟休嵩明訓導大門云嵩生嶽降開黃甲明倫
教稼秉元辰題蘭茂祠云嵩陽居士今安在天末君子
意如何閒對云壯者以暇日君子之德風又云我則異
於是吾何慊乎哉來鶴亭云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任開化教授門聯開誠布公師道立化
行俗美賢才多士主云東人子杼柚其空土爰稼穡甫
方原婆娑于市主盟山川明倫堂云道爲人所共由好
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誠者物之終始博

厚所以載高明所以覆悠久所以成題柱云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又云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厚其所薄薄其所厚大人視其巍巍然玉光齋云欽若昊天惟至聖聰明睿智皇矣上帝故曰乾元亨利貞任永昌教授云永和九年蘭亭序昌黎百世原道篇雖非工對彙錄存之

少凝弟任四川鄰水縣以爲民疲命自誓設因利局三十餘民尤感之其卒也鄰縣之民醵金建專祠每年設袁公社祭之彷欒社也又爲立碑城門卽書爲民疲命四大字余輓之云鵜原賦寡見雁序分行一腔熱血灑鄰水孀季離老母鶴琴往逝西眶乾淚灑雲門京師浙江滇南各處輓聯尤多佳章元和陸相國潤庠題曰古之遺愛帝有恩言包掃一切矣

黑龍坡之南有村風景絕勝胡商雨先生之居也先生題曰柳村先生官莘縣丁葆堂先生送之詩有曰使君莅莘邑陽春信有腳下車頭爽暮折獄無留牘諸秀謂絃歌隴畝聚萑稼桑所有驅囚訟庭可羅雀可以想見其政聲！

許五塘先生老而還鄉日與余談前五十年親炙之味耿耿不忘也先生疾篤日醫來診視先生曰尚可活否醫曰無憂將愈矣先生曰吾問汝非畏死也不過果然危而不救我尚有友數人弟子數人欲舉心中託付之事勉强一揮而告之耳醫止之遂卒眞今之古人哉

家居十年簪組久謝陶公脚疾吾竊比焉未幾而教育改制鄉士歷額矣又未幾而師範設矣又未幾而學警察皆學實業者畢業歸矣鄉人方驚而訝之未幾而自治者又跨而上之也噫朝天暮淵轉綵廻黃五光十色遂成今日新世界蓋一轉瞬間事矣

黑龍山有墓碑曰劉某者大書榜眼及第或曰是吳三桂所取者

戊子過江川關索嶺有廟廟右碑王延表文大似升庵萬山力挐弓左之作幾幾不可句讀

省城建狀元樓張學使題曰聚奎余弟指香貲名勒最後碑文爲羅星垣先生作其末句云大魁天下可拭目俟之矣弟考特科第一黔中袁登熙先生果書大魁天下四字立于樓上事固有不期然而然者

石屏白馬廟後石壁苔封刻存洞口長春四大字蒼勁類宋元人筆

六弟北上歸而告我曰河南省北男婦皆左袵也余考

范成大攬轡録云北使金經故都衣冠盡易胡服居民亦相安之蓋自靖康之後即已淪于左衽矣

屏城居磐石之上而魁閣喻宅兩處石筍拔地而出魁閣最多而爲蕭知州廷對所碎惟喻氏之石猶存高約六尺共四十餘眼米老見之定當百拜

臨安在滇自漢已著昫町王亡波易侯而王見漢西南夷傳其裔曰禹曰承曰邯皆世稱王檀萃補作世家不爲夸也

元史莊蹻王于休臘今河西也河西之開蓋在臨府各屬之前漢時則昫町賁古元時則思陀步雄皆著名段思平之興乃通海節度使也歷史可謂有光矣

舒藝室餘筆

舒藝室餘筆

南匯　張文虎　孟彪

姜堯章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卷一皇朝鐃歌鼓吹曲十四首琴曲一首卷二越九歌十首卷三令三十二首卷四慢二十首卷五自度曲十首卷六自製曲四首又別集一卷十八首乾隆己巳我郡張奕樞所刊自序言壬子春客都門與周子耕餘過濟虛江君見陶南邨手鈔本爲樓觀察敬思所珍藏者因錄副焉戊午秋耕餘以鈔本見屬質之黃宮允唐堂厲孝廉樊榭陸大令恬浦重加點勘而與姚徵士鱸香商定付梓全編字畫放宋頗端秀琴曲旁簪指法越九歌旁簪律呂卷三鬲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卷四霓裳中序第一卷五自度曲卷六秋宵吟淒涼犯翠樓吟皆簪譜字凡簪旁譜者皆簪宮調名此板後入南蕩張氏書三味樓飽白蟻矣同時又有揚州鉅商陸鍾輝刻本亦云出自樓敬思大略相同而歌曲之外增輯白石詩三卷詩說一卷大樂議一卷當時唱酬詩一卷亦放宋板而其譜式以意改竄每失故步此板後入江鶴亭奉宸家再歸阮文達公道光癸卯燬於火揚州別有知足知不足齋刊本字形較寬止有歌曲又有戴氏長庚所簪律話全載姜詞旁譜易以正字歲乙巳文達以陸本寄示屬刊入指海乃合各本校之覺總不如張刻之善然張刻亦不能無舛誤闕世閒尚有宋嘉泰刻本欲求得一校因循未遂逃難出走書役賊中壬戌夏覃君貴甫今得此本於滬市以見詒猶張刻也攜之行篋憶前所見隨手錄記不忍恝置姑存之

卷一聖宋鐃歌吹曲　聖宋自作皇朝吹上脫鼓字當依目補[illegible]

製詞曰導引曲十二時六州歌頭皆用羽調音節悲促　案宋史樂志自天聖以來帝郊祀躬耕籍田皇太后恭謝宗廟悉用正宮導引六州十二時凡四曲其後祫享太廟亦用之大享明堂用黃鍾宮凡山陵導引靈駕獻章懿皇后用正平調仁宗用黃鍾羽神主還宮用大石調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宮觀寺院幷神主祔廟悉用正宮惟神宗御容赴景靈宮改用道調熙甯中親祠南郊曲五奏正宮導引奉禋降仙臺祠明堂曲四奏黃鍾宮導引合宮歌皆以六州十二時然則導引十二時六州不皆用羽調與姜此序不合

上帝命十世之後乃復其天　案高宗養孝宗於宮中爲太祖七世孫此云十世疑字形相近而譌

淮海濁　案歌云淮海濁老將戾濁字不誤宋志作淮海清誤

皇威暢兮薦愁蹤濯春水　濯疑躍字之譌

琴曲側商調乃以慢角轉弦取變宮變徵散聲　案琴正宮調以一弦爲倍徵二弦爲倍羽三弦爲宮四弦爲商五弦爲角六弦爲少徵

七弦爲少羽乃變之遲緊五七四六各弦至第四變而六弦皆緊惟第三弦未緊謂之慢角調者琴家蓋以第三弦爲角弦故也慢四一暉取二弦十一暉應慢六一暉取四弦十暉應琴家以四弦爲黃鍾正徵林鍾今慢一暉則退位爲黃鍾變宮應鍾也側商即二十八調之大石調乃黃鍾一均之商調而云側商之調久亡蓋據琴曲而言故自不同

[illegible]案左上角六字乃左手指法當作大今作六者字形相近而譌凡譜中[illegible]諸字左上角六字皆依此論[illegible]案此疑當作夻乃索鈴也本或作夻律話以爲一下八吟恐非

[illegible]此字誤當作[illegible]乃從頭再作也案此下有泛聲一段所記字大略與首段同但取淨音耳蓋即此所謂從頭再作陸本誤以此字對首段末顧字謬甚

[illegible]案此字上有正字則泛聲已止此字既用散聲則非泛聲當移對下段世字而下段世字所對莫字以下皆當降一格今因[illegible]字誤入泛聲之末下段遂遞佔上一字而末段歡字所對[illegible]又移對素字歡旁譜字遂空重校刊者宜移正

右帝舜楚調案此章旁譜用黃太姑蕤林南應七律依後諸歌例題下當有黃鍾宮三字於二十八調爲正宮

窞窞在文選靈光殿賦窞窞垂珠善注說文窞物在穴中貌窞亦窞也案窞窞蓋連語說文無窞字疑祇作吒因窞而加穴今窞又因窞而增口矣、右王禹誤調夾鍾宮案此調用夾仲林南無黃太七律於二十八調爲中呂宮

赤鶴有酧鴛有魚酧當作酎右越王調無射商案此用無黃太姑仲林南七律於二十八調爲越調、右越相側

太南截南此截字誤近番禺陳氏聲律通考作應是商調黃鍾商案此調用律與帝舜章同於二十八調爲大石調

右項王古平調無射宮案此調與越王章同於二十八調爲黃鍾宮

白馬駛兮素緣舞駛當作駛陳本不誤汨子從天兮南逝汨當作汩

右齊之神雙調案此調用夾仲林南無黃太七律題下當有夾鍾商三字於二十八調爲雙調

右曹娥蜀側調夷則羽案此用夷無黃太夾仲林七律於二十八調爲仙呂調

右驪將華商平調林鍾羽案此當用林南應大太姑蕤七律而譜無大字[illegible]大變徵聲也沈存中筆談記林鍾均四調亦不及大呂而有下五則有清變徵陸本於第二句躍旁太字作大豈別有所攷邪此於二十八調爲高平調

右旌忠中管商調南呂商案中管商調者以南呂一均爲夷則之中管也當用南應大夾姑蕤夷七律而譜有太清疑誤

予青衿兮父爲吏子當作子陳本不誤右蔡孝子中管般瞻調大呂羽般瞻隋志作般贍即般涉調也曰中管般贍調者案張叔夏

詞源列八十四調以大呂一均爲高宮而太簇一均爲其中管越調大樂議則以大呂一均爲黃鍾均之中管故此調用大夾仲林夷無黃七律則太簇一均轉爲高宮其實一也

古今譜法 案旁譜諸字合作ム 詞源同疑木作乃合之半字也 ム西四立作マ 詞源西作乂作⊗四作マ 工一立作一 詞源同㊀詞一源作工一作 上作么 亦詞或作源ㄣ 勾作ㄥ 詞源同案此字當時樂工以其字形相似故易ㄣ爲ㄥ又以其介於ㄣ人之間而記號亦不能詳以人爲ㄥ 尺作人 詞源同 凡作ㄇ 工作ㄥ 詞源作工作 六作久 亦或作久 詞源作六作 五作丟 丟五立作 ゐ 詞源作ゐ 又案詞源管色應

指譜有狀 大住ㄌ小住ㄧ掣ㄅ折ㄈ打 諸記號此旁譜亦有少ㄌ丨ㄣㄅㄌㄅフノ等記與几五工等諸字相亂不能悉正以待知音

篪笛 篪譜 存篪譜篪

折字 鶯聲 繞紅樓 案近有上去二音無平聲此音疑誤

近前 舞縷令 仙呂 溪梅 高調 案仙呂調乃夷則一均之羽與越九歌曹娥章同用王凡合四工上尺六五丟 好旁 佮旁 案么乃本調ㄣ緣

殺聲ㄌ乃拍號非ㄌ字凡旁譜有此字者放此

此即一字折後放此

鷓鴣天 鷓天 預賞一時啼 階疑街

杏花天影 案此詞不注宮調以其所用字及殺聲推之則中

呂調也是爲夾鍾一均之羽用王上尺工凡合四六五五 風入旁 疑當如後段歸旁作フ 舞旁 無此式疑當作ㄅ

醉吟商小品 案此詞亦不注宮調據其名偁及序云雙聲則雙調也與越九歌濤之神同是爲夾鍾一均之商用字與杏花天同 吳坰五總志馬氏南平王時有王姓者善琵琶忽夢異人傳之數曲仙家紫雲之流亞也又云此譜請元晃刊石於甲寅之方與人世異者有獨指泛清商醉吟商鳳鳴羽應聖羽之類案如姜序不過舊譜失傳偶得之於老樂工耳吳說近於妖妄

玉梅令 高平調 此與越九歌龐將軍章同爲林鍾一均之羽用尺工ㄌ西四一勾丑五 香旁ム 案林鍾均不用合疑當如後段花旁作人 梅旁み 案林鍾均不用五疑誤 旁目 ム案林鍾均不用上疑誤

浣溪沙第二 呼之不出 我友汪曰楨云不當作共

又第五 臘花 蠟譌臘

霓裳中序第一 據序偁商調蓋夷則一均之商也用王凡合四王上尺六五丟 叶韻處多脫拍字譜亦多淆亂無可整理

齊天樂 餘吟秋 侯 候譌侯

滿江紅 舊詞用仄韻多不協如末句云無心撲歌者將心字融入去聲方諧音律予欲以平韻爲之 案心字融入去聲則撲字不能不轉爲平矣又案此詞前結

佩字固去聲而後結影字乃上聲然則叶平韵可不拘
耶風與筆俱駛駛譌駚
一粤紅想垂楊還鳥萬縷金楊一本作柳與前段語字合
月下箭多情須倩梁上燕趙聞禮陽春白雪本上作閏與前段異字
合
清波引新詩漫與案與字叶韵與起處同前齊天樂漫作謾見杜
詩下琵琶仙吳都賦云戶藏煙浦家具畫船顧千里云此李庾西都賦見唐文
粹
玲瓏四犯漫嬴得天涯羈旅嬴譌嬴下探春慢摸魚兒兩闋同誤
解連環小喬妙移箏案移乃搊字之譌

喜遷鶯慢列仙更教誰此與前段秦淮貴人宅第句同而缺一字
或移下句首做字耧韵不知此句本不須韵文義又不
通而下句仍缺一字雖宋人亦有六字句者而與本詞
前後又不合
揚州慢中呂宮案此與越九歌王禹章同是爲夾鍾一均之宮
用一上尺工凡合四六五五觀有入疑久字爛文前後
兩結么可么可么此可疑非五字蓋一下拍後長亭怨慢兩結皆
同又凡字譜上下皆兩字者放此
淡黃柳正平調近案此爲仲呂一均之羽用上尺工凡合四一
六五
石湖仙越調此與越九歌越王章同爲無射一均之商用尺

合四一上尺工六五
暗香仙呂宮此與下疏影皆夷則一均之宮用五凡合四一
上尺六五五
惜紅衣無射宮案此即黃鍾宮也與越九歌項王章同爲無射
一均之宮用字與石湖仙同
角招黃鍾角案二十八調之七角乃借用變宮此則黃鍾之
正角用合四一勾尺工凡六五宋仁宗樂髓新經及詞
源所列八十四調有之吹香薄人案史晨後碑吹作尒故
譌爲吹然疑吹乃吟字誤也吟洞簫此吟當爲吹何堪
更繞西湖盡是垂柳汪曰楨云西字衍校者誤以爲譜各升一字
柳字遂缺譜趙虛齋此句作者枝上剪成萬點冰霙止

作九字可證也
徵招案此亦黃鍾正徵不在二十八調中用字與角招同
黃鍾徵雖不用母聲亦不可多用變徵蕤賓變宮應鍾聲案此詞八用合字七用
凡字五用勾字不爲少矣然無清聲只可施之琴瑟此詞又屢用
六五蔡絛鐵圍山叢談時燕樂告備因作徵招角招
有曲名黃河清壽星明者極韶美次膺作一詞云云案
此即丁仙現所謂落韵者也晁端禮黃河清詞今見彼
集與此詞句調亦略近然則姜雖自度曲實藍本舊腔
耳今附於此晴景初升風細細雲疏天淡如洗檻外鳳
皇雙闕蔥蔥佳氣朝龍香煙滿袖近臣報天顏有喜夜
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

上宮頻降嘉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角徵合殿薰風作
傳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傳敕重開宴未央宮裏
自製曲 案自製曲與自度曲何所異必分二卷若如卷末
湘月則仍舊調過腔非特撰也
秋宵吟越調 惜當作宵越調見前
簾空至箭壺催曉爲一疊自引涼颸至暮帆煙草爲一
疊旁譜皆同 我衣稍敦復說同
淒涼犯如道調宮上字住雙調亦上字住所住字同故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 案覆
字說所謂道調曲中犯雙調或於雙調曲中犯道調者
雙調是夾鍾之商道調是仲呂之宮夾鍾用一上尺工
凡合四六五五仲呂用上尺工凡合四一六五而皆住

聲於上字所不同者惟凡與凡耳故可相犯 亦曰瑞鶴仙影
此與瑞鶴仙句調亦大同小異
翠樓吟雙調 覆當爲雙雙調見前 情旁當如前段樓旁作
刂味下脫拍當移仗旁ㄋ誦之ㄙㄋ人各當移上一格
對仗酒被三字愁旁幺誤合二字爲一當移幺對清勻
對愁與前看檻曲縈紆五字同案凡前後偏除換頭外
多相同或脫落或錯互致不可辨耳姑發凡於此
湘月即念奴嬌之鬲指聲也於雙調中吹之 案雙調者夾鍾之商住聲於上
字大食調者黃鍾之商住聲於四字今云鬲指聲者方
成培云上四之間高一字也 見所箸詞麈 案卷四目錄玲瓏
四犯注云此曲雙調也別有大石一調今卷內玲瓏四

犯下無此注而說與此序相合蓋當在此調傳者誤耳
又案碧雞漫志念奴嬌又轉道調宮高宮 鬲指亦謂之過腔見
見無碧集 案晁無咎琴趣外篇消息注自過腔即越調永遇
樂不知度入何調過腔蓋即曲家翻調
嘉泰壬辰至日刻于東巖之讀書堂雲間錢希武 案宋甯宗嘉泰元年辛酉四
年甲子其明年改元開禧凡三年又明年改元嘉定以
迄十七年甲申無壬辰豈壬戌之誤耶錢希武雲間志
無攷張奕樞亦我雲間人陶南村樓敬思皆曾作寓公
此本之流傳蓋有因也
卜算子七拆得冰鬢碧蘚花 折譌拆
宋人詞集存於今者惟張子野柳耆卿分箸宮調其有

旁譜者惟堯章此集耳據張叔夏詞源言其父斗南 樞名
有寄閒集亦旁綴音譜今已不傳則此集實吉光之片
羽矣其中雖錯亂脫落就其可辨處尋之猶稍能領其
音節安得好事者重刊之庶不與寄閒集同歸泯滅乎
宋人歌詞以合丙四丅一上勾尺丑工兀凡配十二律
以六丑五丑配四清聲凡十六聲今人度曲以上尺工
六五配五聲以乙凡配二變而各有低聲高聲凡二十
一聲然皆不能盡用也以之配字各有條理故即依旁
譜歌堯章詞必不能相合也
趙彥肅所傳開元鄉飲酒十二詩譜皆一字一聲朱子
譏之然堯章旁譜亦復如是今之水磨腔則有一字數

聲者取其曲折盡致意卽宋人所云纏聲然則朱子所謂疊字散聲者當時蓋亦有之殆以其近於繁手淫聲故不取歟

今樂七字不知始於何時或舉大招四上競氣極聲變只謂卽宮逐羽音之意然競氣自屬吹唱宮逐羽音見段安節琵琶錄則爲弦音恐非同義案隋志蘇祇婆論琵琶七聲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般贍卽般涉五卽四之高聲於次第六則以五配羽此其一證

舒藝室白石詞校語跋

張嘯山舒藝室餘筆第三卷有白石道人歌曲校語謂同治壬戌夏貫甫貽張奕樞刻本因憶道光乙巳爲阮文達校陸鍾徽本重復錄記者推求聲律至爲精審誠番陽功臣也今年夏彊邨又從滬上得一校語鈔本据自跋在同治建元閏月上弦亦云夏貫甫貽張本秋涼無俚隨手覆校疑此鈔本卽餘筆初稿然視餘筆守律尤嚴卽以越九歌旁譜而論如林之於黃也黃之於黃清也姑之於南也蕤之於應也夷之於黃也太之於太清也夷之於夾也皆謂不當連屬者也於是不謂其誤卽謂其不可解竊謂以言樂律是也若以繩白石則似不盡然雖白石去今將七百年無從知陶南邨寫本之誤否而元初曲譜間存一二猶沿宋時宮調尙可藉以考證今按熊朋來瑟譜有孔子廟釋奠樂章卽宋史樂志所載而與可補定其譜者也其迎神凝安之曲本黃鍾宮俗呼正宮者以林黃連用次章大呂爲角俗呼高大石調者以黃夷連用四章應鍾爲羽俗呼中管黃鍾羽者以夾夷連用奠幣明安之曲酌獻成安之曲秋丁用南呂宮俗呼中管仙呂宮者以應蕤連用南姑連用與可宋咸湻甲戌進士見元史儒學本傳其所爲譜猶南宋樂也又元史樂志稱樂音王隊奏萬年歡之曲今見明集禮所載元樂曲有黃鍾宮四季萬年歡以林黃

連用夷黃連用黃黃清連用又有萬歲樂正黃鍾宮者以姑南連用大呂宮俗呼高宮者以夷黃連用太簇宮俗呼中管高宮者以蕤應連用應鍾宮俗呼中管黃鍾宮者以夷夾連用雖皆俗樂意必宋舊樂工所爲則亦南宋遺聲也顧於鈔本所謂不當連屬者皆一一連用惟太與太清未之見耳要亦可舉黃與黃清爲例宜刻餘筆時盡去其前說也則鈔本校語非定本明矣彊邨既取餘筆刊江研南本白石道人歌曲後復屬爲之說冀當世審音知樂者正之焉乙卯七月吳曹元忠時客嶧縣寫記

消暑隨筆

吳縣潘世恩芝軒輯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爲時所尙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爲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陞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旣捷列名於慈恩寺謂

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挾藏入試謂之書策（唐王保定摭言）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搢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爲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白樂天守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謹案張祜字承吉從全唐詩本）徐凝俱至祜曰僕爲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凝果獲選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肇送啟謝曰巨鼇屓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

冠耶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事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讌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敕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燈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開宴最大即離筵也

崔沆爲主罰錄事同年盧象俯近關宴請假往洛

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雕幰載妓微服羸韉縱觀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擾席帽密映瓊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靑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寶歷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同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元白俱在賦詩唯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伏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警句云文章舊價畱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曹汾尚書鎭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鎭開賀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賀啟星枝折處著萊子之綵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曰一千里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頗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銜得錦標歸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爲添前進士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游香山寺有貴相婦人致一緹繒於僧伽蘭楯祈祝擲筊

瞻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攜來向者婦人疾趨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畱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硏席及公主文虛白猶舉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著麻衣待至公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元和中李涼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杜紫微覽趙渭南詩卷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嘏爲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誰登李杜壇灞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鄭薰侍郎主文誤謂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卽以標爲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畯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紳鎮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花飛處處飄黏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謹案李紳字公垂潤州人舊書本傳作亳州人元和元年進士武宗時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元稹號三俊爲人短小亦號短李白居易曾以笑勸迂辛酒間吟短李詩屬對卽其明證開成四年節度淮南章孝標及第後寄淮南李相詩有馬頭漸入揚州郭爲報詩人洗眼看之句稗海偶于鎮字上佚紳字其下衍知字遂作李鎮知揚州惟細檢當時並無其人今從雅雨堂本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爲高軒過

王僕射起再主禮闈遠邇稱揚皆以文德聿興望之也武宗皇帝詔至殿陛曰朕近見二字一弓一穷莫能詳焉特詢於卿王公對曰臣於三教經典竊嘗徧覽向者二字羣書未之見也未審天顏於何文而得周穆王傳有[illegible]角二字經百儒宗但言古馬名不敢分於飛兔騕褭於今靡有詳之者也上笑曰知卿夙儒學綜朝野偶爲此二字相試非於經籍中得之遂賜金綵等乃知王公三教之中無不通曉其我唐之孔鄭乎 唐范攄雲溪友議

梁張僧繇善畫爲吳興太守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卽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如對其面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并仲尼及十哲帝曰釋門之內畫此何也對曰異日賴之至後周焚滅佛教以此殿有儒聖獨不焚之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答曰點則飛去衆人以爲虛誕固請點之須刻雷霆二龍乘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畫之通神若此 李亢獨異志

衞玠爲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

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無怨怒

漢陰丈人抱甕入井負水灌園有人教其爲桔槹用力寡而利用多丈人曰吾寧自倦敗不可以機爲用有傷眞性

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有女浴於渭水者乳長七尺上怪問之答曰後第七車當知我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使問之寬曰祭天星齋不嚴卽此女見

太宗以魏徵爲人鏡謂左右曰以古爲鏡見成敗以銅爲鏡知美醜以人爲鏡知善惡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今魏徵死吾失一鏡

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劵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久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微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九花虬卽范陽節度

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眞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爲九花虬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閽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爲超光越影之匹也自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唐蘇鶚杜陽雜編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爲兒時常爲元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

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卽開元初罽賓國所貢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卽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泣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於臥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郤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郤火雀純黑大小似鷰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雞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於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寶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體略無霑溼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黑龍入於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賫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赫日終不消嚼之卽與中國者無異變晝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於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晝爲異今

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也

永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後漢盧景祚景裕景宣景融兄弟四人皆爲帝師因號爲帝師）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

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傳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有藕履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為世人傳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作鸞鶴鵶鵲之狀飲啄動靜與眞無異以關捩置於腹內發之則淩雲奮飛可高三尺（謹案唐宋叢書作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卻下兼刻木作猫兒以捕鼠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志和更雕踏牀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牀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去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願別進薄伎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伎何試為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為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國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令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嘉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宮門悉轉施於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之所在

文宗皇帝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謌謠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即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扼腕獻欷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斂袵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為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卷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已下侍茶

湯飲餞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毁佛舍遂不知所在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輴行次忽値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鬍而長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爲誰爲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召充翰林學士間歲遂立爲相時人感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唐裴庭裕東觀奏記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爲侍御史

上將命令孤綯爲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送之院吏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聞傳

說之命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專上進方俟無疆敕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

司逐年編次

韋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縶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尙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半延上連召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卻頃刻而放

李藩自司勳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

史始賜緋衣銀魚沈珣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使方賜金綬苗恪自司勳員外郎除洛陽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上手詔褒奬曰有事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旣修朕何所慮

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也上默然還宮後於御扆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懷州刺史莫測也君奭中謝宸旨奬勵始聞其事

杜如晦少聰悟精彩絕人太宗引爲秦府兵曹俄改陝州長史房元齡聞於太宗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之才若大王守藩無用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不可太宗乃請爲秦府掾封建平縣男補文學館學士令文學褚亮爲之贊曰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貞觀初

爲右僕射元齡爲左僕射太宗誚之曰公爲僕射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此乃宰相之宏益比聞聽受詞訴日不暇給安能爲朕求賢哉自是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其法令意在寬平不求備以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如晦元齡引進之如不及也太宗每與元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之策二人相須以斷大事迄今言良相者稱房杜焉及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吾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物化實痛於懷卿體吾意爲

製碑也後太宗嘗新瓜美愴然悼之輟其半使置之靈座及賜元齡黃銀帶因謂之曰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惟獨見公泫然流涕以黃銀帶辟惡爲鬼神所畏命取金帶使元齡送之於其家也唐劉肅大唐新語

景雲二年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術士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失色莫敢對張說進曰此有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臣分定自然窺覦路絕災難不

生姚崇宋璟郭元振進曰如說所言睿宗大悅即日詔皇太子監國時太平公主將有奪宗之計於光範門內乘步輦俟執政以諷之衆皆恐懼宋璟昌言曰太子有大功於天下眞社稷主安敢妄有異議遂與姚崇奏公主就東都出寧王已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曰朕更無兄弟唯有太平一妹朝夕欲得相見卿勿言餘並依卿所奏公主聞之大怒元宗懼乃奏崇璟離間骨肉請加罪黜悉停寧王已下外授崇貶申州刺史璟楚州刺史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兼修宏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塡委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歎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也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事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元宗游咸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

游乎遂中路還宮初姚崇引璟爲中丞再引之入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天下之政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叶心翼贊以致刑措焉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出爲申州刺史元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元宗不納俄校獵於渭濱密召會於行所元宗謂曰卿頗知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兎爲樂猶不知書宋

璟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毋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元宗大悅與之偕馬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元宗權甚樂則剖鮮開則各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本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元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敘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元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開元中陸堅爲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爲豐贍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池臺或耽翫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卽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爲未達也元宗後聞其言堅之恩眄從此而減

張九齡開元中爲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頻失利送就戮於京師九齡批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及到中書九齡與語久之因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元宗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之意誤害忠良更加官爵放歸本道至武德初（謹案武德爲唐高祖年號肅宗卽位靈武改元至德今誤武德似稗海衍武字）元宗在成都思九齡之先覺詔曰正大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則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於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

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於社稷先覺合於蓍龜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重三台之位可賜司徒仍令遣使就韶州致祭者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

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嘗罷朝自言殺卻此田舍漢文德皇后問誰觸忤陛下太宗曰魏徵每庭辱我使我嘗不得自由皇后退朝服立於庭太宗驚曰何爲若是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張元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元素曰臣觀自古已來未有如隋室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愼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憩湋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湋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

出外官吏倣闕庭法式朝覲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加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那律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深賞焉賜那律絹帛二百疋
馬周太宗將幸九成宮上疏諫曰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二百餘里鑾輿動軔俄經旬日非可朝行暮至也脫上皇情或思感欲見陛下者將何以赴之且車駕今行本意只爲避暑則上皇尙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切不安文多不載太宗稱善
貞觀中太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記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檢戒庶乎人主不

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劉洎進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

長安末諸酷吏並誅死則天悔於枉濫謂侍臣曰近者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推勘遞相牽引咸自承伏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濫者更使近臣就獄推問得報皆自承引朕不以爲疑卽可其奏自周興俊臣死更不聞有反逆者然已前就戮

者豈不有寃濫耶夏官侍郞姚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告事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滅凶豎朝廷宴安今日已後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逆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銀一千兩

景龍末朝綱失敍風教既替公卿大臣初拜命者例許獻食號爲燒尾時蘇瓌拜僕射獨不獻食後因侍讌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意乎中宗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湧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耳晉卿無以對

元宗命宋璟製諸王及公主邑號續遣中使宣詔令更作一佳號璟奏曰七子均養鳲鳩之德至錫名號不宜有殊今奉此旨恐母寵子異非正家國

之大訓王化之所宜不敢奉詔元宗從之

蘇瓌開元七年五月己丑朔日有蝕之元宗素服候變撤樂減膳省囚徒多所原放水旱州皆定賑恤不急之務一切停罷瓌與宋璟諫曰陛下頻降德音勤卹人隱令徒已下刑盡責保放惟流死等色則情不可寛此古人所以愼赦也恐言事者直以月蝕修刑日蝕修德或云分野應災祥冀合上旨臣以爲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女謁不行讒夫漸遠此所謂修德囹圄不擾甲兵不黷理官不以深

苛軍將不以輕進此所謂修刑也若陛下常以此留念縱日月盈虧將因此而致福又何患乎且君子恥言浮於行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要以至誠動天不在制書頻下

元宗深納之

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無辜失出則獲戾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

致也太宗深納其言

張元素爲侍御史彈樂蟠令叱奴騭盜官糧太宗大怒特令處斬中書舍人張文瓘執據律不當死太宗曰倉糧事重不斬恐犯者衆魏徵進曰陛下設法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人將法外畏罪且復有重於此者何以加之騭遂免死

明崇儼爲正諫大夫以奇術承恩夜遇刺客敕三司推鞫其妄承引連坐者衆高宗怒促法司行刑刑部郎中趙仁恭奏曰此輩必死之囚願假數日

之命高宗曰卿以爲枉也仁恭曰臣識慮淺短非的以爲枉恐萬一非實則怨氣生焉緩之旬餘果獲賊高宗善之遷刑部侍郎

權善才高宗朝爲將軍中郎將范懷義宿衛昭陵有飛騎犯法善才繩之飛騎因番請見先涕泣不自勝言善才等伐陵柏大不敬高宗悲泣不自勝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斷善才罪止免官高宗大怒命促刑仁傑曰法是陛下法臣僅守之奈何以數株小柏而殺大臣請不奉詔高宗涕泣曰善才

斫我父陵上柏我爲子不孝以至是知卿好法官善才等終須死仁傑固諫侍中張文瓘以笏揮令出仁傑乃引張釋之高廟辛毗牽裾之例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不難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陛下不納臣言臣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高宗曰善才情不可容法雖不死朕之恨深矣須法外殺之仁傑曰陛下作法懸諸象魏徒流及死具有等差豈有罪非極刑特令賜死法既

無恒萬方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今日爲始高宗意乃解曰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命編入史又曰仁傑爲善才正朕豈不能爲朕正天下耶授侍御史後因諫事高宗笑曰卿得權善才便也時左司郞中王本立恃寵用事朝廷懼之仁傑按之請付法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雖國之英秀豈少本立之類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必不欲推問請曲赦之棄臣於無人之境以爲忠貞將來之戒高宗乃許之由是朝廷肅然

狄仁傑因使岐州遇背軍士卒數百人夜縱剽掠貴潛山谷州縣擒捕繫獄者數十人仁傑曰此途窮者不輯之當爲患乃明榜要路許以陳首仍出繫獄者廩而給遣之高宗喜曰仁傑識國家大體乃須示天下宥其同類潛竄畢首矣

李遜爲貝州刺史甘露遍於庭中樹其邑人曰美政所致請以聞遜謙退寢其事歷官十七政俸祿先兄弟嫂姪謂其子曰吾厚爾曹以衣食不如厚之以仁義勿辭敝也天下莫不嗟尙

狄仁傑爲兒童時門人被害者縣吏就詰之衆咸移對仁傑堅坐讀書吏責之仁傑曰黃卷之中聖賢備在猶未對接何暇偶俗人而見耶以資授汴州判佐工部尙書閻立本黜陟河南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驚謝曰仲尼云觀過斯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明珠東南遺寶特薦爲并州法曹其親在河陽別業仁傑赴任於并州登太行南望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所居近此雲下悲泣佇立久之候雲移乃行

張柬之進士擢第爲淸源丞年且七十餘永昌初勉復應制策試畢有傳柬之考入下課者柬之歎曰余之命也乃委歸襄陽時中書舍人劉允濟重考自下第昇甲科爲天下第一擢第拜監察累遷荆州長史長安中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使有乎仁傑對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資歷則今之宰臣李嶠蘇味道亦足爲之使矣豈非文士齷齪思大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務者乎則天悅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眞宰

相材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盡於國家則天乃召
以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
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仁傑曰臣薦之請
爲相也今爲洛州司馬非用之也乃遷秋官侍郎
及姚崇將赴靈武則天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姚
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陛
下急用之登時召見以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年
已八十矣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元暉等誅討
二張興復社稷忠冠千古功格皇天云

大理卿孫伏伽自萬年縣法曹上書論事擢侍書
御史卽御史中丞也雖承內旨而制命未下伏伽
自朝還家而臥不見顏色斯須侍御史已下造門
子孫驚喜以報伏伽徐起以見之時人方之顧雍
伏伽與張元素隋末俱爲尙書令史旣官達後伏
伽談論之際了不諱之太宗嘗問元素元素以實
對旣出神彩沮喪如有所失衆咸推伏伽之宏量
高麗莫離支蓋蘇文貢白金褚遂良進曰莫離支
弑其君陛下以之興兵將弔伐爲遼東之人報主
之恥古者討弑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
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以爲不可春
秋書之百王所法受不臣之筐篚納弑逆之朝貢
不以爲愆何以示後臣謂莫離支所獻不宜受太
宗從之
徐有功爲秋官郎中司刑少卿歷居法官數折大
獄持平守正不以生死易節全活者數千百家有
鹿城主簿潘好禮者慕其爲人乃著論稱有功斷
獄賢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人

有功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
公所行甚難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爲知
言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
欲知譖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
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譖者並爲友善
臣請不知則天深加歎異
張文瓘爲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請
減其料文瓘曰此食天子所以重樞機待賢才也

215册 99版 3B

若不任其職當自陳乞以避賢路不宜減削公膳以邀虛名國家所貴不在於此苟有益於公道斯不爲多也初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無一人稱屈文瓘嘗臥疾繫囚設齋以禱焉及遷侍中諸囚一時慟哭其得人心如此四子潛沛洽涉皆至三品時人呼爲萬石張家咸以爲福善之應也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

班爲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盃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爲限也遂命數盃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

皇甫文備與徐有功同案制獄誣有功黨逆人奏成其罪後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謂有功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有功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安得以私害公乎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有小吏犯罪但慰勉而遣之錄事曰此例皆合與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意若論必須行杖當自汝始錄事慙懼而退常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只是愚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靜其源何憂不簡前後歷典數州其政如一人吏咸思之

隋吏部侍郎高構典選銓綜至房元齡杜如晦愕

然正視良久降階抗禮延入內齋共食謂之曰二賢當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爲託因謂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嗟仰不已貞觀初如晦終右僕射元齡至司空咸如構言

裴行儉少聰敏多藝立功邊陲屢尅凶醜及爲吏部侍郎賞拔蘇味道王勮曰二公後當相次掌鈞衡之任勮勃之兄也時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等四人以示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

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者楊稍似沈靜應至令長並鮮克令終卒如其言

秦府倉曹李守素尤諳氏族時人號爲肉譜虞世南語人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稱爲五經笥今宜改倉曹爲人物志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太宗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南爲祕書監於省後堂集羣書中與義皆應用者號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其書盛行於代

太宗在洛陽宴羣臣於積翠池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怠商辛亦沈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柏谷朝游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堅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游戚屬及下隸工賈無不夜游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惟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游妓皆穠李行歌盡落

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漫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文多不盡載

張說徐堅同爲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尙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衆惟說堅二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孰爲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

之問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乎若施於廊廟則爲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妝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爲罪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雖濟時適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太宗欲見前代帝王事得失以爲鑒戒魏徵乃以虞世南褚遂良蕭德言等采經史百家之內嘉言善語明王暗君之跡爲五十卷號羣書理要上之太宗手詔曰朕少尚威武不精學業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爲勞也不亦大哉賜徵等絹千疋綵物五百段太子諸王各賜一本

開元十年元宗詔書院撰六典以進時張說爲麗正學士以其事委徐堅沈吟歲餘謂人曰堅承乏已曾七度修書有憑準皆似不難唯六典歷年措思未知所從說又令學士毋嬰等檢前史職官以今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象周官之制然用功艱難綿歷數載其後張九齡委陸善經李林甫委苑咸至二十六年始奏上百寮陳賀迄今行之

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魏徵房元齡等以他官兼政事者皆云知門下省事宏道初裴炎自侍中轉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今以爲故事

貞觀十七年太宗圖畫太原倡義及秦府功臣趙公長孫無忌河間王孝恭蔡公杜如晦鄭公魏徵梁公房元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鄖公張亮陳公侯君集盧公程知節永興公虞世南渝公劉政會莒公唐儉英公李勣胡公秦叔寶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親爲之贊褚遂良題閣閻立本畫及侯君集謀反伏誅太宗與之決流涕謂之曰吾爲卿不復上凌煙閣矣

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併謝二恩時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問說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兩加榮命足爲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爲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爲搢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爲最矣

韓思彥以御史巡察於蜀成都富商積財巨萬兄弟三人分貲不平爭訴長吏受其財賄不決與奪思彥推案數日令厨者奉乳自飲訖以其餘乳賜爭財者謂之曰汝兄弟久禁當饑渴可飲此乳纔遍兄弟竊相語遂號哭攀援相咬肩膊良久不解但言曰蠻夷不識孝義惡妻兒離間以至是侍御豈不以兄弟同母乳耶復擗踴悲號不自勝左右莫不流涕請同居如初思彥以狀聞敕付史官時議美之

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俄而以柳爲柳州刺史劉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晋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劉遂改授連州 唐趙璘因話錄

郭汾陽在汾州嘗奏一州縣官而敕不下判官張曇言於同列以令公勳德而請一吏致阻是宰相之不知體甚也汾陽王聞之謂寮屬曰自艱難以來朝廷姑息方鎮武臣求無不得以是方鎮跋扈

使朝廷疑之以致如此今子儀奏一屬官不下不過是所請不當聖意上恩親厚不以武臣待子儀諸公可以見賀矣聞者服其公忠焉王在河中禁無故走馬犯者死南陽夫人乳母之子抵禁都虞候杖殺諸子泣告於王言虞候縱橫之狀王叱而遣之明日對賓僚吁歎者數四衆皆不曉徐問之王曰某之諸子皆奴材也遂告以故曰伊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阿嬭兒非奴材而何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林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

太夫人盡孝敬之道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連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毅顏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優泰者不知其數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坐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歿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

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及廉察夏口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闥又與繼舅苹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己如此

權文公德輿身不由科第掌貢舉三年門下所出諸生相繼爲公相得人之盛時論居多

李太師逢吉知貢舉榜成未放而入相禮部王尚書播代放榜及第人就中書見座主時謂好脚跡門生前世未有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終不易初心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

公甘出於李相國武都公門下時以爲得人惜其命運迍厄不得在掄鑒之地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式者宗此五人伯仲昆弟以史筆繼業家藏書最多者蘇少常景澈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標雅範爲後來所重少卿登第

與堂兄特並時亦士林之美
楊僕射於陵在考功時與李師稷及第至其子相國嗣復知舉門生集候僕射而李公在座時人謂之楊家上下門生
李相國武都公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沖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筍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中郎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祠部呼爲冰廳言其清且冷也

裴先德洎在中書有故人官亦不卑自遠相訪裴公給恤優厚從容款洽在其第無所不爲乘間求京府判司裴公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瀆朝廷綱紀他日有害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卻得某必不可其執守如此嗚呼上不慎名器是以厮養待賢也下不慎名器是以嬰孩奉君而削弱朝廷也遂致猥濫訛獎流蕩可憂不知誰之咎也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以印存焉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劵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宏量臨事不撓 唐缺名玉泉子
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于時朝貴朋黨掌武破之由是結怨而絕於附會門無賓客唯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每謁見許脫衫從容舊例禮部放榜先稟朝廷恐有親屬言薦曾昌

三年王相國起知舉先白掌武乃曰某不薦人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起未諭其旨復遣親吏於相門偵問吏曰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起相曰果在此也其年盧肇爲狀頭及第時論曰盧雖受知於掌武無妨主司之公道也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卽

風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筍班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薨於天成中文學德行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歟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消暑隨筆卷二　

吳縣潘世恩芝軒輯

韓魏公在相曾爲晝錦堂記於歐公云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是可換此本韓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而字文義尤暢先子云前輩爲文不易如此宋范公稱過庭錄

宣和間景靈宮落成御製有詩用萊字韻應制者牽強不叶獨鄭達甫所作云殿上神光瞻舜禹壁

間俊氣識伊萊爲冠絕諸臣矣

先子自許展省河南及境駐馬少憩村店頃有翁從家出注視先子問曰明公頤容上類丞相非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所居具冠帶出拜先子愕然不受翁曰某有欲言拜訖謂先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矣平生粗知守分畏法偶以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罪丞相晚坐吏引某褻裳行刑丞相見某容貌循謹膚體素完命至廡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而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且致欲自新之意丞相曰爾果能自悔乎某感泣應命卽命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鬬爭者

李充子美洛人家業賣餅好學不倦從程正叔游忠宣招館下隨仕五六年歸見正叔正叔曰子久從范何所聞見充曰范公奧藴妙用某固難測從累年但見貴者見之忘其貴賤者見之忘其賤爾正叔首肯回謂門人曰李生非常才也二三子速往見之

崔豫忠宣長外孫也爲長安縣尉爲人自負厚於責物忠宣守洛崔以書求教忠宣答之其略曰我平生所學唯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未嘗頃刻離此又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驤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賣恐後世

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宋魏泰東軒筆錄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卽位放進士榜決欲置

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寘第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十年果爲相

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李文靖公沆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曰準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眞相知也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

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於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游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幽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游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以告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疎爽闓朗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罇果蔌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

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於前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眞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呂許公夷簡爲郡守上言乞不稅農器眞宗知其可爲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爲郡守上

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敕裁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爲翰林學士萊州阿芸謀殺夫以爲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爲輔相自莊肅之說進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未始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刻而首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游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

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觔封誌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遇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御史有閹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中丞不賢則直其挺此語誼於縉紳凡爲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爲中丞聞望甚峻閹吏每聲諾必橫其挺一日范視事次閹吏報事范視之其挺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教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繁若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

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覘之挺復橫矣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爲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爲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

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既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塗而亡卒父兄妻子號於馬首者幾千人皆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

勝敗於度外也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卽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見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卽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閤門祗候皆號能吏也

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

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爲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名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嘆曰貧之爲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汩

没而不見也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程試皆爲首冠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對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宋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遊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修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尙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
唐盧氏逸史載裴晉公與郎中庾威同生於甲辰

裴嘗戲威曰郎中乃雌甲辰也程文惠公與龐穎公同生於戊子程已貴而龐尙爲小官嘗戲龐曰君乃小戊子耳後穎公大拜文惠致書賀曰今日小戊子却爲大戊子矣穎公笑之
李文正公昉深州饒陽人太祖在周朝已知其名及卽位用以爲相常語昉曰卿在先朝未嘗傾陷一人可謂善人君子故太宗遇昉亦厚年老罷相每曲宴必宣赴賜坐昉嘗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昉詩務淺切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爲唱和友而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宋吳處厚青箱雜記）
世傳眞宗任旦爲相常倚以決事故歐陽少師撰旦神道碑銘曰國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龜公雖荷眞宗眷委之重每愼密遠權以自防故君臣之間略無纖隙可窺
張文定公齊賢洛陽人少時家貧父死無以葬有河南縣史某甲爲辦棺斂公深德之遂展兄事雖貴不替後趙普密薦齊賢於太宗太宗未用普卽

具列前事以爲陛下若擢齊賢則齊賢他日感恩過於此太宗大悅未幾擢齊賢爲相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名說後復本姓以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謝啓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切
王禹偁老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

王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故也

文之神妙莫過於詩賦見人之志非特詩也而賦亦可以見焉唐裴晉公作鑄劍戟爲農器賦云我皇帝嗣位三十載也寰海鏡淸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弗復用兵則平淮西一天下已見於此賦矣

范文正公作金在鎔賦云儻令區別妍媸願爲軒鑑若使削平禍亂請就干將則公負將相器業文武全才亦見於此賦矣公又爲水車賦其末云方今聖人在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則斯車也吾其不取意謂水車唯施於旱歲歲不旱則無所施則公之用捨進退亦見於此賦矣蓋公在寶元康定間遇邊鄙震聳則驟加進擢及後晏靜則置而不用斯亦與水車何異

王沂公有物混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斵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之意已見於此賦矣又云得我之小者散而爲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爲山川則宰相擇任羣材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見於此賦矣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賦莒公多屈於子京及作鷙鳥不雙賦則子京去兄遠甚莒公遂擅場賦曰天地始肅我則振羽而獨來燕鳥焉知我則淩雲而自致又曰將翱將翔詎比海鵝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誅則莒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元宰亦見於此賦矣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卽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異眞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官卽問卿來得毋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illegible]誦之曰便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做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遊王魏公嘗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

不許適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謹案青箱雜記王文正公旦相眞宗僅二十年時値四夷納款海內無事天書薦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儀衛使屆蹕處士魏野獻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來伴赤松遊　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政宋鄭景望蒙齋筆談

文潞公洛陽居第袁象先舊基屋雖不甚宏大晚得其旁羨地數畝爲園號東田日挾家童數輩肩輿與賓客姻戚共遊無慮時既罷遺聲妓取營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爲適然

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平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杜岐公謝政不造宅假官舍迴車院居之積十年薨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湫隘與編民不遠耆老猶指廢屋三間爲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粟飯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卽靜坐不聞人聲有瞯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滿也一等貴人奢儉所享雖各適其性然亦必自有賦之者如潞公出入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爾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以其約自矜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比王逸少蘭亭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道其所知恐未嘗夢見逸少也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云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與監軍則違其戒守其戒則或

因之以至於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亦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眞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試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爲出奇石余時病卧舟中行槖蕭然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乏賣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採所有僅得七百錢假之同舍而足不覺病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言也自此行㙜剗剔巖洞與藏於土中

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容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去未嘗較嘗戲謂兒輩云此不但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司馬温公曰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陳茶欲重墨欲輕如君子小人不同謹案東坡志林温公曰茶與墨正相反予曰二物之質誠然矣然亦有同者公曰何謂予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晳之不同其德操蘊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爲是至如喜乾而惡溼襲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則同也宋張舜民畫墁錄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卽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銜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太祖朝進講爲難每遇疑義必面加詰難往反久之爾後累朝但端默諦聽得有商確仁宗尤所耽味日昃不倦每及祖宗彝訓及二典政實必拱手上加肅敬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蹣跚潦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抳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扇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勘箭此近司門符節之制然蹈襲鄙俗至是果命罷之

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物理相感之異者常觀歸田錄載歐公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春庫有翡翠琖一隻所以識也其後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諸藥中犀最難細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已而衆藥篩盡犀屑猶存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爲小塊子方一寸半許以極薄紙裹置懷中近肉以人氣蒸之候氣薰蒸浹洽乘熱投臼中急擣應手

如粉因知人氣之能粉犀也今暨工冀有知者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陳文忠公堯叟字唐夫端拱二年狀元及第文惠公堯佐字希元端拱二年舉進士第十六人康肅公堯咨字嘉謀咸平三年狀元及第三人皆秦國公省華之子也方仲弟希元登第之明年賜緋與父省華同日改秘書丞故唐夫有啓事云蟾桂驪珠連歲有弟兄之美魚章象簡同時聯父子之榮

吾鄉三洪皆忠宣公皓之子也兄弟連中詞科紹興十三年忠宣以徽猷學士直翰苑紹興二十九年其仲子文安公遵始入西省隆興二年文惠公适繼之乾道二年文敏公邁又繼之相距首尾二十二年故景盧有謝表云父子相承四上鑾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二事實爲本朝儒林榮觀之盛

沙隨先生嘗蓄一歙硯後有蔡忠惠題詩曰玉質純蒼理緻精鋒鋩都盡墨無聲相如聞道還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後以送汪書季路又汪書寓三衢以五千得一硯後刻東坡硯銘曰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寒暑就燥溼今何者獨先逸同參寥老空寂二硯皆佳物也

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唯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閤子窗格上有火燃處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爲玉

堂一盛事宋沈括夢溪筆談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上使人微覘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鎭物比之謝安

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送意甚不平謝主司啓事有李廣事業自謂無雙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驥已老甘駑馬以先之巨鼇不靈因頑石之在上主司深銜之他日廷策主司

復爲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遂有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人及第又嘉祐中士人劉幾累爲國學第一人驟爲怪嶮之語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時體爲之一變歐陽之功也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復數年公爲御試考官

而幾在庭公曰除惡務本今必痛斥輕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論曰主上收精藏明於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劉幾矣既黜乃吳人蕭稷也是時試堯舜性之賦有曰故得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人及唱名乃劉煇人有識之者曰此劉幾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賦有內積安行之德蓋稟於天公以謂積近於學改爲蘊人莫不以公爲知言

古人謂貴人多知人以其閱人物多也張鄧公爲殿中丞一見王東城遂厚遇之語必移時王公素所厚唯楊大年公有一茶囊唯大年至則取茶囊具茶他客莫與也公之子弟但聞取茶囊則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羣弟子皆出窺大年及至乃鄧公也一日公復取茶囊又往窺之亦鄧公也子弟乃問公張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公曰張有貴人法不十年當據吾座後果如其言又文潞公爲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回謁呂許公公一見器

筆二 三

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階磨之揖潞公就觀此墨何如乃是欲從後相其背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卽日擢爲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潞公自慶歷八年登相至七十九歲以太師致仕凡帶平章事三十七年未嘗改易名位隆重福壽康寧近世未有其比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

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於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半爲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門以出入公至側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

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覩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也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眞宗面賜藥酒一注缾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盃因各出數盃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爲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本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予於良方敘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方蘇合香丸注云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卽謂此也

孫之翰人嘗與一研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趙閱道爲成都轉運使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龜坐則看龜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

之人不知其使者也或慢狎之公頹然鼓琴不問

眞宗皇帝時向文簡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自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謝問曰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

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上極愛

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張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唯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則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仁宗朝卒至大用

蔣堂侍郎爲淮南轉運使日屬縣例致賀冬至書皆投書即還有一縣令使人獨不肯去須責回書左右諭之皆不聽以至呵逐亦不去曰寧得罪不得書不敢回邑時蘇子美在坐頗駭怪曰皁隸如此野狠其令可知蔣曰不然令必健者能使人不敢慢其命令如此乃爲一簡答之方去子美歸吳中月餘得蔣書曰縣令果健者遂爲之延譽後卒

爲名臣或云天章閣待制杜杞也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驗也

慶歷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黙然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領浙

西發粟乃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希文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耗民力文正乃自條敘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月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唯

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狄青為樞密副使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令節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勤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曹南院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言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

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狄青戍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壅遏山路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奮擊青遽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

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青後平嶺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爲趨利乘危入不測之域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譬如弈棊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過人處也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

術漸密觀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於罶鱨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唯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式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恐別有理也

文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

十八嘗爲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是同生丙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採芝仙清譚亹亹風盈席素髮飄飄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奥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

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人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陵跨羣雄曠代絕筆又歐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古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眞爲識者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黄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黄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爲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度支員外郎宋廸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

者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烟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窑村陳用之善畫廸見其畫山水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廸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久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怳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得進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竵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竵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於石其他

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跡唯樂毅論石本其後隨太宗入昭陵朱梁時耀州節度使温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

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江南中主時有北苑使董源善畫尤工秋嵐遠景多寫江南眞山不爲奇峭之筆其後建業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體源及巨然畫筆皆宜遠觀其用筆甚草草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覩異境如源畫落照圖近視無功遠觀村落杳然深遠悉是晚景遠峯之頂宛有反照之色此妙處也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

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陳文忠堯叟爲樞密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人宣召旣入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前有兩花檻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爲館職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設文忠之坐於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君臣齊列之禮至於再三上作色曰本爲天下太平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

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羣臣之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羣臣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

客文忠之子迹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此畧記其一二耳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己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補筆談）

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駁馬駁馬即梓榆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駁也但聲之訛耳詩隰

有六駁是也陸璣毛詩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駁馬盖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似檀以其斑駁似馬之駁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獸鋸牙食虎豹恐非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棣樹檖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有一朝士與王沂公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排筏及船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灰壤實於塹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韓魏公慶歷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歧歧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

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者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花之瑞時王岐公爲大理評事通判王荊公爲大理評事僉判皆召之尚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申狀暴泄不至尚少一客命取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唯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謹案清波雜志紅藥而黃腰號）

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

寇忠愍拜相白麻楊大年之詞其間四句曰能斷大事不拘小節有干將之器不露鋒鋩懷照物之明而能包納寇得之甚喜曰正得我胷中事例外別贈白金百兩

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横風疾雨黄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香泛釣筒萍雨夜緑搖花塢柳風春舒亶信道詩

也信道清才而詩刻削有如此者又有云空外水光風動月暗中花氣雪藏梅又云宿雨閣雲千嶂碧野花弄日一村香萬壑水澄知月白千林霜重見松高皆警句也

杜子美元都壇歌云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說者多不曉王母或以為瑤池之金母也中官陳彥和言頃在宣和間掌禽苑四方所貢珍禽不可殫舉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多而長飛則尾開裊裊如兩旗名曰王母則子美所言乃此禽也蓋遐方異種人罕識者子規夜啼山竹裂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

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所謂小蓬萊也蘇子瞻愛之題其上曰東坡居士醉中觀此灑然而醒子瞻之意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醉則踞之乃醒也蔣穎叔過見之復題曰荆溪居士暑中覩此爽然而涼吳右司師禮安中為宿守題其後云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一笑而去張氏皆刻之其石後歸禁中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賓老自翰苑拜左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文粹中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虛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仁宗嘗問孝肅包公拯歷代編戶多少之數公悉考以對謂三代雖盛其戶莫得而詳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後漢光武兵革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三年增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三國鼎峙版籍歲減才百

四十餘萬晉武帝平吳之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南北朝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謹案當作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初戶不滿二百萬高宗永徽元年增至三百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年只及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之亂乾元已後僅滿一百二萬武宗會昌中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代四方竊據大約各有數十萬太祖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開

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十萬五百四戶太宗至道二年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眞宗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陛下御宇以來天聖七年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慶歷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萬四千四百三十四拯以爲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拯又言蚩蚩之生聚蕃息衰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關明主知其然也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此乃陛下日愼一日以致其盛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秪二帝之盛矣宣和乙巳十二月四日夜讀公奏錄節出嗚呼盛德之語哉

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爲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爲軍復召爲書學博士便殿賜詢

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淸曉圖旣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人以爲榮十八笏蓋戲之耳

洛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所未識也

歐陽文忠公與韓子華吳長文王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卽致仕子華書于柱上其後過限

七年方踐前志作詩寄子華曰俗諺云也賣弄得
過裏其詩曰人事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踐言難
誰知潁水閒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元祐六年七夕東坡時知揚州與發運使晁端彥
吳倅晁無咎大明寺汲塔院西廊井與下院蜀井
二水校其高下以塔院水爲勝
蔡肇天啓久官京師日有藪澤之思常于尺素作
平岡老木極有清思因授李伯時令于餘地加遠
水歸鴈作扁舟以載天啓及題小詩曰鴻鴈歸時

水拍天平岡老木尙寒烟付君餘地安漁艇乞我
寒江聽雨眠伯時嬾不能竟他日王漁之彥舟取
去以示宗子令戭郎取筆點染如詩中意天啓見
之愛其佳後天啓汎舟宿橫塘遇雨閉蓬而卧夜
分不寢聞歸鴈聲因復爲詩云平野風烟入夢思
殷勤作畫更題詩扁舟卧聽橫塘雨恰遇江南歸
鴈時此畫後入貴家予嘗見之泚然有江湖之思
裴鉶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吳彩鸞善書小字嘗書
唐韻鬻之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

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
傳唐韻猶有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王禹玉丞相寄程公闢詩云舞急錦腰迎十八酒
酣玉盞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
西杯其對甚新也
東北冬月寒甚夜氣塞空如霧著於林木凝結如
珠玉旦起視之眞薄雪也見晛乃消釋因風飄落
齊魯人謂之霧淞諺云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
蓋歲稔之兆也曾子固之齊州有冬夜詩云香清

一榻氍毹暖月淡千門霧淞寒又有霧淞詩云園
林初日靜無風霧淞開花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
裏舞人齊插玉籠鬆蓋謂是也東坡在定武送曹
仲錫詩亦云斷蓬飛葉黃沙秖有千林鬖鬆花
應謂王孫朝上國珠幢玉節與排衙亦謂此也霧
淞音夢送鬖鬆皆同音
東坡自儋耳北歸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
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上譬如事遠
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去且

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折
菜錢宣和中予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携此帖
來粗厚楮紙行書塗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
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餅罌

文潞公丞相出鎮西京詔於瓊林苑燕餞從列皆
預賦詩送行王禹玉爲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旌
旗祖帳容陪醉御巵功業迥高嘉祐末精神如破
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鍔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
更聞褒詔下別刋名姓入周彝白居易獻裴度丞

相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禹玉
用此事也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滿匳解笑詩人誇
博物秪知紅果味酸甜曾子固荔枝詩也白樂天
荔枝詩曰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子美詩云紅顆甜
酸秪自知故前詩譏二公也政和初閩中貢連株
者移植禁中次年結實不減土出道君御製詩云
玉液乍凝仙掌露絳紗初脫水晶丸蓋體物之工
矣時羣臣皆應制焉

郭熙河陽溫縣人以畫得名其子思後登科熙喜
甚乃於縣庠宣聖殿內圖山水窠石四壁雄偉淸
潤妙絕一時自云平生所得極意於此筆矣熙能
爲遠景意趣益新畧不相雜亦名手也貴人家收
熙一景山水二十四幅掛高堂上森然若在林壑
間未易得也思後爲待制乃重貲以收父畫欲晦
其迹也

文潞公爲相日赴祕書省曝書宴令堂吏視閣下
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蠹

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典畧公喜甚
卽借以歸

荆公退居鍾山常獨遊山寺有人擁數卒按轡據
牀而坐驕氣滿容慢罵左右爲之辟易公問爲誰
僧云押綱張殿侍也公卽索筆題一詩於屏云口
銜天憲手持鈞已是龍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
界此身猶是一微塵

李端叔云樂毅論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
聲淸遠因視之乃樂毅論石刻藉於下也而已斷

裂矣遂載歸完理緝綴櫝以木箱所可辨者如此故世之傳布皆止於海字則其碎而不可緝者㞳可惜也端叔之說如是予又嘗見一本在章申公家聞今尚存是唐人臨本不知即高紳所得者否或別本也

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頃時王荆公多喜爲之極爲清婉無以加焉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俞紫芝秀老歲杪山中云石亂雲深客到稀鶴和殘雪在高枝小軒日午貪濃

睡門外春風過不知舒亶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榆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崔鶠德符秋日即事云秋草門前已沒靴更無人過野人家離離疎竹時聞雨淡淡輕煙不隔花又黃州道中云莫愁微雨落輕雲十里長亭未墊巾流水小橋山下路馬頭無處不逢春劉次莊中叟桃花云桃花雨過碎紅飛半逐溪流半染泥何處飛來雙燕子一時銜在畫梁西僧如璧德操偶成云松下柴門久不開只有蝴蝶雙飛來密蜂兩脾大如甕應是山前花又開吳可思道病酒云無聊病酒對殘春簾幙垂垂更掩門惡雨斜風花落盡小樓人下欲黃昏又春霽云南國春光一半歸杏花零落淡胭脂新晴院宇寒猶在曉絮欺風不肯飛趙士掞才孺登天清閣云夕陽低盡已西紅百尺樓高萬里風白髮年年何處得只應多在倚欄中李尉去言春晚云花瘦煙羸可奈何不關渠事鳥聲和無人掃地驚春晚分付輕紅上碧莎趙鼒之子雍春日云拂牀欹枕晝初長好

夢驚回燕語忙深竹有花人不見直應風轉得幽香曾紆公衮江樾軒書事云臥聽灘聲濺濺流冷風淒雨是深秋江邊石上烏桕樹一夜水長到梢頭胡直孺少汲春日云風雲吹絮柳飛花睡起鈎簾日半斜四海隨人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繹仲成還家途中云疎林殘嶺起昏鴉臘盡行人喜近家江北江南春信早傍籬穿竹見梅花劉無極希顏漾花池云一池春水綠如苔水上新紅次第開閒倚東風看魚樂動搖花片却驚猜王銍性

之山村云家依溪口破殘郵身伴渡頭零落雲更向空山拾黃葉姓名那有世人聞陳與義去非秋夜云中庭淡月照三更白露洗空河漢明莫遣西風吹葉落只愁無處著秋聲如此之類甚多不愧前人

翟公巽謝對衣金帶鞍馬表云顧臣非緇衣之宜敝予又改以臣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葉少蘊謝賜歷日表云豈特千歲之日可坐而致將使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汪彥章賀進築隆兖二州及城寨

表云我陵我阿不以山谿之險有民有社在吾邦域之中皆用經史全語而工者

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

歐陽文忠於修唐書最後至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宋尚書祁所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看詳列傳令刪修爲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歎曰宋公於我爲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史局舊例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敕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亦功深者爲日且久豈可掩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爲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李博宣和間仕大府卿因職事陛對徽宗問曰知卿年彌高而色不衰中外稱卿有內丹之術可具

術以進博曰陛下盛德廣淵睿智日新學有緝熙於光明臣雖不學敢以誠對謹傾聖訓容臣具術以聞明日乃進曰臣聞內觀所以存其心也外觀所以養其氣也存其心養其氣則眞火爐鼎日炎神水華池日盛矣長生久視上下與天地同流天道運而不積聖人知而行之大道甚易知其易行以簡以簡易而天下之理得也人之所恃以生者氣也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形住則長生久視自此始矣蓋日月運轉寒暑往來天地所以長久

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眞人所以住世故丹元子曰形以神住神以氣集氣體之充也形神之舍也氣實則成氣虛則竭氣住則生氣耗則滅此廣成子所以保氣而烟蘿子所以煉氣也然則一言而盡保煉之妙者其唯嚥納乎故曰一嚥二嚥雲蒸雨至三嚥四嚥內景充實七嚥八嚥心火下降腎水上昇水火旣濟則內丹成可以已疾可以保生可以延年可以超昇臣謹刪其繁紊撮其樞要直書其妙以著於篇上篇曰進火候每日子後午前若

於五更初陽盛時尤佳就坐榻上面東或南握固盤足合目主腰而坐澄思靜慮內藏五藏仰面合口鼻中引出清氣氣極則生要而嚥之每一嚥縮穀道一縮再引則如之至再至三若氣極不能任則低頭微開口以吹寧出之勿令耳聞出氣之聲如此凡三次是爲進火候一周天俟氣調勻然後行水下篇曰進水候口火鼻中取鼻涕口中取液聚爲一處多多益辦俟甘而熱卽閉口仰面亞腰左顧一嚥正中一嚥分三嚥而下內想一直下丹田每一嚥亦縮穀道一縮如此一遍是爲行水一周天每進火行水畢然後下榻行履自如後叙曰五行水火爲初人生水火爲急此是極易之要法上奪天地造化學道修眞之士初行頗覺臍下如火飲食添進四肢輕快是其驗也行而久之則髮白再黑齒落重生精神全具復歸嬰兒寒暑不能侵鬼神不能冠千二百歲壽比彭老漸爲眞人矣嶶宗見而嘉納之梁帥成錄其說以示人乃簡易之道第行之者不能悠久耳或云虞謨君明修養

有得亦秖行此法也

翰苑歲供禁中立春端午貼子前後多矣率多擬效舊語故少新意惟能道宮禁一時之事者爲妙王履道皇帝閤云形霞蒨霧繞觚稜樓雪融銀滴半簷別院擬開延福宴夾城先試景龍燈妃嬪閤云玉燕翩翩入鬢雲花風初掠縷金裙神霄宮裏驂鸞侶來侍長生大帝君政和七年所進也有皇后閤云蘂笈瑱函受祕文淸虛道合玉晨君瑤臺夜靜朝眞久金屋春寒閱籙勤妃嬪閤云曈曨曉

日上金鋪的皪春氷泮玉壺繡戶綠窗塵不到疑酥㸃就輞川圖重和二年所進也不惟才思清麗皆紀當時事也

冦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蒨桃作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单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宋張邦基

侍兒小名錄

東坡寄柳子玉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無語竹夫人盖俗謂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夫人乃凉寢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凉穠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後作竹夫人傳

吳縣潘世恩芝軒輯

温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筒中貯竹籤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盃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温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眞飯

土簋啜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既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畧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宋馬永卿嬾眞子

王禹玉年二十許就揚州秋解試瑚璉賦官韻端木賜爲宗廟之器滿場中多第二韻用木字云唯彼聖人粤有端木而禹玉獨於第六韻用之上睎顏氏願爲可鑄之金下笑宰予恥作不雕之木則其奇巧亦異矣哉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砅評事詩云秦王時在坐眞氣驚戶牖又云次問最少年虬鬚十八九然十八九三字乃出於丙吉傳云武帝曾孫在掖庭外家者至今十八九矣其語蓋出於此始信杜老用事若出天成其大畧如此今特舉此一篇

官中隱士駱耕文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欲冬至宜禁嗜欲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欲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大損人耳僕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爲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洛中邵康節先生術數既高而心術亦自過人所居有圭竇甕牖圭竇者牆上鑿門上銳下方如圭

之狀甕牖者以敗甕口安於室之東西用赤白紙糊之象日月也其所居謂之安樂窩先生以春秋天色温涼之時乘安車駕黃牛出遊於諸公家諸公者欲其來各置安樂窩一所先生將至其家無老少婦女良賤咸迓於門迎入窩爭前問勞且聽先生之言凡其家婦姑妯娌婢妾有爭競經時不能決者自陳於前先生逐一爲分別之人人皆得其歡心於是酒殽競進厭飲數日徐遊一家月餘乃歸非獨見其心術之妙亦可想見洛中士風之美聞之於司馬文仲揖

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官凡五十餘人有䆃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䆃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粗考其耗損而供然漢導字下從寸唐䆃字下從禾今按韻畧瑞禾一莖六穗謂之䆃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舅氏笑曰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加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䆃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翼張斐林相蕢端芳不偶卒於舊

唐人字畫見於經幢碑刻文字者其楷法往往多造精妙非今人所能及蓋唐世以此取士而吏部以此爲選官之法故世競學之遂至於妙唐選舉志云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詞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或曰此敝政也豈可以字畫取人乎難之者曰今之士人于此狀貌奇偉言詞辯博判斷公事旣及優長而更加以字畫遒美有歐虞褚薛顏柳之法士大夫能全此美者亦自難得況銓選之間乎聞之者皆服

本朝取士之路多矣得人之盛無如進士蓋有一榜有宰相數人者古無有也太平五年蘇易簡下李沆向敏中寇準王旦咸平五年王曾下王隨章得象淳化三年孫何下丁謂王欽若張士遜慶歷三年楊寘下王珪韓絳王安石呂公著韓縝蘇頌元豐八年焦蹈下白時中鄭居中劉正夫其餘名臣不可勝數此進士得人之明效大驗也或曰不

然以本朝崇尚進士故天下英才皆入此科若云非此科不得人則失之矣唐開元以前未嘗尚進士科故天下名士雜出他途開元以後始尊崇之故當時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以此卜之可以見矣

蘭亭序在南朝文章中少其倫比或云絲即是絃竹即是管今疊四字故遺之然此四字乃出張禹傳云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始知右軍之言有所本也且文選中在蘭亭下者多矣此蓋昭明

之誤耳

李百藥父與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歎不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鄅子籍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號奇童今按昭公十八年傳鄅人籍稻注云鄅妘姓國也其君自籍稻蓋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鄅注云鄅國今琅邪開陽縣也蓋籍當呼爲典籍之籍謂履行之而計其數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爲刈非矣

温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質朴而嚴潔去市不遠如在山林中廳事前有棣華齋乃諸弟子肄業之所也轉齋而東有柳塢水四環之待月亭及竹閣西東水亭也巫咸榭乃附縣城爲之正對巫咸山後有賜書閣貯三朝所賜之書籍諸處牓額皆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上節微屈染墨書之字亦尺許大如世所見公生明字惟巫咸榭字差大爾園圃在宅之東温公嘗宿于閣下東畔小閣侍吏惟一老僕一更二點

即令老僕先睡看書至夜分乃自罨火滅燭而睡至五更初公即自起發燭點燈著述夜夜如此天明即入宅起居其兄旦或坐于牀前問勞話罷即回閣下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 宋歐陽修歸田錄

王文正公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李文靖公爲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爲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爲不切于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所致至此

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陳康肅公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于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錢不溼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爲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自古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哉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爲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于承旨皆爲名臣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

葢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牓子稱奉勑江南句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眞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名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辭有理趣者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欹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爲第一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以爲第一人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爲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歿不返雖其不幸亦可以爲戒謹案亦見稗海第三函宋李昌齡樂善錄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爲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亦去其一人至今如此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棊語笑諠譁而不妨搆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眞一代之文豪也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府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昭文韓相集賢曾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副樞胡諫議寘諫議奮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蔡君謨旣爲予書集古錄目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爲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淸而不俗

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佳物兹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終日不滅

仁宗初立今上爲皇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於是求對明日面稟得旨乃草詔羣公皆以王爲眞得學士體也

呂文穆公以寬厚爲宰相太宗尤所眷遇有一朝

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爲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曰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此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也謹案石林燕語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白爲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爲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爲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爲尺木階今朝眞是青雲友歐陽文忠亦王禹玉南廟主文相距十六年亦同爲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爲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名其後景仁相繼

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淄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與余爲詩友余嘗贈以蟠桃詩有韓孟之戲故至此梅贈余云猶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贍公儀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爲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史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謔形於諷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絶倒自爲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韓退之青龍寺詩終篇言赤色莫曉其故嘗見小說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九月柿葉赤而實紅則退之詩乃謂此也宋蘇軾東坡志林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梁簡文答南平王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乃謂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間杜子美有桃竹杖引

舊讀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

初不喻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昨日復遊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畧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百餘年已有遲留之語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柳公權論研甚貴青州石末云墨易冷世莫曉其語此研青州甚易得凡物爾無足珍者蓋出陶竈中無潤澤理唐人以此作羯鼓鞚與定州花瓷作對豈研材乎研當用石鏡當用銅此其材本性也以瓦爲研如使鐵鏡耳人之待瓦研鐵鏡也微而責之也輕粗能磨墨照影便稱奇物其實豈可與眞材本性者同日而語哉

子由作栖賢僧堂記讀之便如在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僕當爲書之刻石堂上且欲與廬山結緣予他日入山不爲生客也

楊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作萬花會用

花十餘萬枝旣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奸民大病之余始至問民疾苦以此爲首遂罷之萬花本洛陽故事亦必爲民害也會當有罷之者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此宮妾愛君之意也

謹案墨莊漫錄西京牡丹聞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爲屏帳至于梁棟柱拱悉以竹筒貯水簪花釘挂舉目皆花也揚州產芍藥其妙者不減于姚黃魏紫蔡元長知淮揚日亦效洛陽作萬花會其後歲歲循習而爲人頗病之元祐七年東坡來知揚州正遇花時吏白舊例公判罷之人皆鼓舞欣悅作書報王定國云花會檢舊案用花千萬朶吏緣爲姦乃揚州大害已罷之矣雖殺風景免造業也公爲政之惠利于民率皆類此民到于今稱之

蔡君謨始加

法造小團茶貢之富彦國歎曰君謨乃爲此耶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抛青春國史補云酒有郢之富春烏程之若下春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亦云聞道雲安麴米春才傾一盞便醺人裴鉶作傳奇記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則抛青春亦是酒名也

近聞黄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江南尤甚聞之不忍會故人朱壽昌康

叔守鄂州某以書遺之乃立賞罰以變此風而黄之士石耕道雖椎魯無他長然頗誠實喜爲善乃使率黄人之富者歲出十千如願過此者亦聽使耕道掌之多買米布絹絮使安國寺僧繼連書其出入訪閭里田野有貧甚不舉子者輒少遺之若歲活得百箇小兒亦閒居一樂事也吾雖貧亦當出十千

東坡居士移守文登五日而去官眷戀山海之勝與同僚飲酒日賓樓上酒酣作此木石一紙投筆而歎自謂此來之絶河内史全叔取而藏之

某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某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女送出睇眎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

予嘗夢客有携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

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牛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步隊相遠饑甚入一村寺中一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云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饋以一蒸豬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抑有他技也僧自言能詩公令賦蒸豚援筆立成詩云觜長毛短淺含膘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更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

飣餖熟眞堪玉筯挑若把𦠝根來比並𦠝根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寥無聞焉直至歐陽丞叔蒼波萬古流不盡白鶴雙飛意自閒萬馬不嘶聽號令諸番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小生亦云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烟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耳

世人見古有見桃花而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沒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道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予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予來汝南地平無山淸潁之外無以娛予者而地

近亳坡特宜檜栢自拱把而上輒有樛枝紐紋治事堂二栢與薦福兩檜尤爲殊絕孰爲使予安此寂寞而忘歸者非此君也歟

吾嘗疑米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眞僞相半元祐四年六月十二日與章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王長史懷素輩十許帖子然後知平時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唐末五代文章藻麗字畫隨之而楊公凝式筆蹟

獨雄強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要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既高學識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爲明之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爲赤壁或言卽周瑜破曹公處不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蛟或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也既數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者有口鼻眼處以爲羣石之長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而曰虛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

昔人以海苔爲紙今無復有今人以竹爲紙亦古所無有也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邱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郤巴陵道唐末有見人作是詩者辭氣殆是李謫仙都下見有人攜一紙文書字則顏魯公也墨迹如未乾紙亦新健其首兩句云朝披夢澤雲笠釣靑茫茫此語亦非太白不能道也

前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目昏將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錄之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眞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雲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邱子欲作庫頭參寥子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曰棋聲花院閉旛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峯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唯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儉

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則材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臨皋亭下八十餘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峩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問杜甫似何人

仲游曰司馬遷僕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

祥符末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王旦爲天書使常悒悒不樂上之初即位李沆爲相旦參知政事沆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若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既寢疾欲削髮披緇以殮素善大年死後諸子欲從之大年以爲不可乃止雖以富貴終身而實不得志也宋蘇轍龍川別志

眞宗初即位李沆爲相帝雅敬沆嘗問治道所宜

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深以爲然故終帝之世數人者皆不見用是時梅詢皆以才名自負嘗遣致堯副溫仲舒安撫陝西致堯於閤門疏論仲舒言不足與共事輕銳之黨無不稱快然沆在中書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而罷致堯故自眞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厚重之士由沆力也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

而訪之呂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余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亦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置之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爲執政卒與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道其事於許公神道碑略敘一二

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眞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史後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眞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各賜一朶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相卽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稟常爲余言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賀司馬光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爲例

宰相王溥父祚少爲太原掾屬宿州防禦使既老溥勸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爲相客或候祚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耶

曹冀王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賢令璋琮瑑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

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迨無以過此嗚呼盛哉

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晩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侍立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爲榮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使宦官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乞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文

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貴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從之翊日都知叩首乞罷諸監軍士大夫嘉公有謀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以才勇智畧頻立戰功常披髮面銅具馳突賊鬨敵人畏懾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爲韓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爲國器文正以春秋漢書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尙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史策配享宗廟爲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爲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獨呼公爲狄天使（謹案石林燕語狄武襄狀貌奇偉初隸拱聖籍中爲延州指使范文正一見知其後必爲名將授以左氏春秋遂折節讀書自春秋戰國至秦漢用兵成敗貫通如出掌中與尹師魯尤善師魯與論兵法終不能屈連立戰功驟至涇原經畧招討副使仁宗聞其名欲召見會寇入平涼詔圖形以進於是天下始聳然畏慕之）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復用熙寧末余

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爲宰相矣余以爲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旣告老奏乞赴闕親辭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旣見卽日對御錫宴顧問温渥上酌御盞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劄諭公留淸明餝有司與公備二舟泝汴還洛淸明日錫宴

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翊日上用公韻屬和親灑宸翰就第賜公特命三省以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上者五錫宴者三錫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

韓魏公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爲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遼王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

相否曰類郎命工圖之

慶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參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懽快徂徠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以魁礧豈視店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爲宋之名臣而魏公定冊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嘆石之知人也

王沂公當軸以厚重鎭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學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爲魯肅簡所知一日中書議除知制誥者僉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爲詞魯密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更諷之張重違魯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魯無以易張曰向已爲公言之矣沂公曰張君器識行義足以爲此然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詩廳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易

離卦九三爻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淳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終始全德近世少匹

初歐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於潁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潁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于堂宴二公文忠親作口號有金馬玉堂三學士淸風明月兩閒人之句

蒲中李績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吟詠自樂未嘗造州縣眞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績不起有表稱謝云十行温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同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覆試自此始賜詩自興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自興國八年王世則榜始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榜始宴自呂蒙正榜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榜始賜別科出

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顥榜始彌封謄錄覆考編排皆始於景德祥符之間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及第詔附於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榜始於此

眞宗朝錢希白賢良方正擢第慶歷中子明逸子飛彥遠子高相繼制舉登科嘉祐末蘇軾弟轍同年制策入等衣冠以爲盛事故子高謝啟云兩朝之間相繼者父子十年之間並進者兄弟子瞻汝州謝表曰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而子瞻入等尤高故謝啟曰誤玷久虛之等謹案石林燕語仁宗初復制科立等甚嚴首得富鄭公吳春卿張安道蘇儀甫惟吳春卿入三等富公而下皆第四等自是訖蘇子瞻方再入第三等設科以來兩人而已故子瞻謝啟云誤占久虛之等

希白從孫藻皇祐五年登進士第是年晚書中選後十年復登科舉謝啟曰十年三第屢玷于主司一門四人無替于祖烈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居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

鉢時以爲榮其後相繼爲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謹案石林燕語唐末禮部知貢舉有得程文優者即以己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爲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魯公質遂處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國于魯與凝皆同世以爲異也

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王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眞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

楊侍讀巖之以能詩聞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

百篇獻上卒章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和賜且語近臣曰嶷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禮部侍郎選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嶲川哭江爲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元夜云春

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庭松露溼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桐葉雨聲寒

楊文公初爲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宴詞臣不得預以詩貽諸館閣曰聞帶宮花滿鬢紅上林絃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貼職例不得預卽命直言院免謝令預晚宴時以爲榮

海陵西溪鹽場初文靖公嘗官於此手植牡丹一本有詩刻石後范文正公亦嘗臨蒞復題一絕陽和不擇地海角亦逢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後人以二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爲人貴重護欄歲久茂盛每歲花開百朶爲海濱之奇觀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一無畱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石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

取以爲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列爲目錄并載可以正史學之缺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眞一代之絕筆也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爲方丈字謂之堆墨目爲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牓多公親蹟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制作尤精龍團茶最爲上品一斤八餅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運使始造小團

以充歲貢一斤二十餅所爲上品龍茶者也仁宗尤所珍惜雖宰相未嘗輒賜惟郊禮致齋之夕兩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蓄之以爲奇玩不敢自試有佳客出爲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也嘉祐中小團初出時也今小團易得何至如此多貴（謹案歸田錄茶之品莫貴于龍鳳謂之團茶凡八餅重一斤慶歷中蔡君謨爲福建路轉運使始造小片龍茶以進其品絶精謂之小團凡二十餅重一斤其價直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之宮人往往鏤金花于其上蓋其貴重如此）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興龍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湧出公搆一亭泉上刻石紀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迹不到去市廛纔數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眞物外之遊似非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及張禹功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爲營邱佳處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爲傾邪險詖不足爲善而舊圖反爲奇箭多與之筭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筭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以爲上當如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筭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審者爲上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嬉戲之間亦不忘于正也

唐彥猷清簡寡慾不以世務爲意公退居一室蕭

然終日默坐惟吟詩臨書烹茶試墨以此度日嘉祐中守青得絲石于黑山琢爲研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霧花卉石自有膏潤泛墨色覆之以匣數日不乾彥猷作研錄品爲第一以爲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李尚書公擇少讀書于廬山五老峯白石庵之僧舍書幾萬卷公擇既去思以遺後之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于僧舍其後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

云李氏藏書山房而子瞻爲之記
張廷老名珙唐安江原人年七十餘步趍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愼東美字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樽及一盃對月獨飲意象傲逸吟嘯自若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盃就其罇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之語酒盡各散去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

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歐陽公梅宛陵王文恭集皆有小桃詩歐詩云雪裏花開人未知摘來相顧共驚疑便當索酒花前醉初見今年第一枝初但謂桃花有一種早開者耳及遊成都始識所謂小桃者上元前後卽着花狀如垂絲海棠曾子固雜識云正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正爲此也

唐彥猷硯錄言靑州紅絲石硯覆之以匣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卽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又云紅絲硯必用銀作匣凡石硯若置銀匣中卽未乾之墨氣蒸上騰其墨乃着葢上久之葢上之墨復滴硯中亦不必經夜也銅錫皆然而銀尤甚雖漆匣亦時有之但少耳彥猷貴重紅絲硯以銀爲匣見其蒸潤而未嘗試它硯也

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于杜子美草堂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是而止故最盛於它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

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嘗見浣花日雨也

南朝詞人謂文爲筆故沈約傳云謝元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又庾肩吾傳梁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章之弊曰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又曰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任昉傳又有沈詩任筆之語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云賈筆論孤憤嚴詩賦幾篇杜牧之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亦襲南朝語爾往時諸晁謂詩爲詩筆亦非也

淩霄花未有不依木而能生者惟西京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如杯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畫圖進御

仁宗慶曆初嘗詔儒臣檢討唐故事日進五條數喻近臣以爲有補其後久廢元祐間蘇子容爲承旨在經筵復請如故事史官學士採新舊唐書諸帝所行及羣臣獻納日進數事因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唐故實三事子容仍於逐事後畧論

得失大旨當時遂以爲例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

國朝經筵講讀官皆坐乾興後始立葢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爲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爲翰林學士吳冲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爲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復請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時韓持國刁景純胡宇夫爲判院是申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攽韓忠彥以爲講讀官曰侍蓋侍天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爲二中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唯當講官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葢乾興之制也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碑仁宗作李用和碑六事以聞于是御製碑賜魏公家或云即禹玉之辭也

官制行內兩省諸廳照壁自僕射而下皆郭熙畫樹石外尚書諸廳照壁自令僕而下皆待詔書周官蘇子容時爲吏部侍郎謝宰省進官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爲十卷刻石于秘閣世傳爲閣帖是也中間晉宋帖多出王貽永家貽永祁公之子國初藏名書畫最多眞蹟今猶有爲李駙馬公炤家所得者實爲奇蹟而當時摹勒出待詔手

筆多疑滯間亦有偽本如李斯書乃李陽氷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後禁中被火焚絳人潘師旦取閣本再摹藏于家為絳本慶歷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希白摹刻于州廨為潭本絳本雜以五代近世人書微出潭下希白自善書潭本差能得其行筆意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于木板無甚精彩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燾為館職取淳化所遺與近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字多作燾體又每下矣

張僕射齊賢為相其母晉國夫人年八十餘尚康強太宗方眷張時召其母入內親欵如家人余嘗于張氏家見賜其母詩云往日貧儒母年高壽太平齊賢行孝侍神理甚分明又一手詔云張齊賢拜相不是今生宿世遭逢本性於家孝事君忠婆娑老福見兒榮貴祖宗誠意待大臣簡質不為飾蓋如此也

元豐末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為名言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紙貼之謂之貼黃蓋敕書用黃紙則貼者亦黃紙也今奏狀劄子皆白紙有意所未盡揭其要處以黃紙別書于後乃謂之貼黃蓋失之矣其表章略舉事目與日月道里見于前及封皮者又謂之引黃

曾宣靖公提舉修英宗實錄成將上故事當遷一官會官已左僕射乃預辭于上曰臣官進一等則

為司空此三公之職坐而論道不可以賞勞神宗以為誠遂從其請書上會獨不遷官人以為得體

咸平三年王魏公知舉數日即院中拜同知樞密院事當時以為科舉盛事余紹聖試禮部時鄧安惠公溫伯以翰林學士承旨知舉不就拜尚書右丞時試已第二場鄧公自廳事上馬揚鞭左右揖諸生而去自魏公後繼之者惟鄧公也

舊制學士以上賜御仙花帶而不佩魚雖翰林學士亦然惟二府服笏頭帶佩魚謂之重金元豐官

制行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雜學士皆得佩魚故蘇子瞻謝翰林學士表云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謹案歸田錄國朝之制自學士以上賜命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館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則賜佩謂之重金初太宗嘗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也乃創爲金銙之制以賜羣臣方團毬路以賜兩府御僊花以賜學士以上今俗謂毬路爲笏頭御僊花爲荔枝皆失其本號也

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吾欲

于科場中廣求俊彥但十得一二亦可以致治居正曰善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爲賦主聖臣賢爲詩蓋以示參用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爲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參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牓通取八百一人一時名臣悉自此出矣

唐詔令雖一出於翰林學士然遇有邊防機要大事學士所不能盡知者則多宰相以其處分之要者自爲之辭而付學士院使增其首尾常式之言而已謂之詔意故無所更易增損今猶見于李德裕鄭畋集中近歲或盡出于宰相進呈訖但召待詔即私第書寫或詔學士宰相面授意使退而具艸然不能無改定也

國朝狀元爲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爲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簡肅讀之喜曰足下殆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謹案避暑錄話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之

王伯庸名堯臣榜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第三嘉祐末魏公爲相康靖爲參知政事伯庸雖先罷去而魏公與康靖同在政府當時號爲盛事熙寧末王荊公相韓康公王禹玉爲參知政事三人亦皆同年仍在第甲連名禹玉第一康公第二荊公第三公再入仍與康公並相尤爲難得時陸子履作詩云須信君王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國初天下始定更崇文士自殿試親放榜狀元往往遂見峻用呂文穆公太平興國七年登科八年已爲叅知政事李文正昉乃座主于是爲相與文穆同在二府後五年文正罷文穆遂代爲相李文定公景德二年登科天禧元年爲叅知政事後三年爲相距登第亦纔十六年登第時冦萊公已爲相馮魏公已爲叅知政事後亦代萊公爲相而魏公尚樞密使其後王文正公以咸平五年登科大中祥符九年爲叅知政事乾興元年爲相距登第

二十一年登第時馮魏公爲同知樞密院事王冀公爲叅知政事亦代魏公爲相而冀公方自江寧再入爲首相自是無復繼者

國朝知制誥必召試而後除唐故事也歐陽文忠記不試而除者惟三人陳文惠楊文公與文忠此乃異禮自是繼之者惟元祐間蘇子瞻一人而已近例凡自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者皆不試蓋起居舍人遇中書舍人闕或在告則多權行辭而已試之矣故不再試遂爲故事

故事生日賜禮物惟親王見任執政官使相然亦無外賜者元豐中王荆公罷相居金陵除使相辭未拜官止特進神宗特遣內侍賜之蓋異恩也

國朝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爲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爲叅知政事錢惟演爲樞密副使皆兼賓客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賓客以下隻日互陪侍講從之

冦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爲濟州通判滿歲當名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爲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名之故事館職皆試于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于中書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

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于曹門外手植三槐于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聞其家子弟言之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末言居翰苑者皆謂淩玉清遡紫霄豈止于登瀛

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爲學士院之稱而不爲榜太宗時蘇易簡爲學士上嘗語曰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局鐍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爲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爲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天聖三年錢思公除中書門下平章事錢希白爲學士當制希白于思公從父兄也兄艸弟麻當時以爲盛事建中靖國元年曾子宣自樞府入相子開適草制本朝惟此二人而已

仁宗留意科舉由是禮闈知舉任人極艱天聖五年春榜王沂公當國欲差知舉官從臣中無可意者因以劉中山筠爲言時劉知潁州仁宗即命驛召之是歲廷試王文安公堯臣第一韓魏公第二趙康靖公第三

李文定公在場屋有盛名景德二年預省試主司皆欲得之以置高第已而乃不在選主司意其失

考取所試卷覆視之則以賦落韻而黜也遂奏乞特取之王魏公時爲相從其請既廷試遂爲第一

蘇子瞻自在場屋筆力豪騁不能屈折于作賦省試時歐陽文忠公銳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識梅聖俞作考官得其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爲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事不見所據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賦則以爲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聖俞終以前所引爲疑遂以問之子瞻徐曰想當然耳何必須要有出處聖俞大

駭然人已無不服其雄俊

范文正公以晏元獻薦入館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歷末晏公守宛邱文正赴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皆稱門生將別以詩敍殷勤投元獻而去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絳帳就師資之句聞者無不歎服

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爲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牓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尙書祖洽榜開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

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王沂公初就殿試時固已有盛名李文靖公沆爲相適求壻語其夫人曰吾得壻矣乃舉公姓名曰此人今次不第後亦當爲公輔是時呂文穆公家亦求姻于沂公公聞文靖言曰李公知我遂從李氏唱名果爲第一晏元獻公嘗屬范文正公擇壻久之文正言有二人其一富高一張爲善公曰二人孰優曰富君器業尤遠大遂納富卽富公也時猶未改名以宰相得宰相衣冠以爲盛事爲善亦

安道舊名

趙淸獻公每夜嘗燒天香必擎爐默告若有所秘祝者數客有疑而問公公曰無他吾自少晝日所爲夜必裒斂奏知上帝已而復曰蒼蒼耶眞吾一夫區區之誠安知必能盡達姑亦自防檢使不可奏者知有所畏不敢爲耳有周竦者嘗爲公門客爲余言之

王禹玉作龐潁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叅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公及第時試卷亦是

一種

米芾知無爲軍初入州廨見立石頗奇喜曰此足以當吾拜遂命左右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裴晉公詩云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來耳邊公爲此詩必自以爲得志然吾山居七年享此多矣今歲新茶適佳夏初作小池導安樂泉注之得常熟破山重臺白蓮植其間葉已覆水雖無淙潺之聲然亦澄澈可喜此晉公之所誦詠而吾得之可不爲幸乎

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爲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眞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淩晨攜客往遊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朶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卽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予紹聖初始登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于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

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邇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白樂天集自載李浙東言海上有仙館待其來之說作詩云吾學空門非學仙恐君此說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須歸兜率天頃讀盧肇逸史記此事差詳李浙東李君稷也會昌初爲浙東觀察使言有海賈遭風飄海中一大山視其殿榜曰蓬萊旁有一院扃鎖甚嚴花木盈庭中設几案或人告之曰此白樂天院在中國未來耳唐小說事多誕此旣自見于樂天詩當不謬近世多傳王平甫館宿夢至靈芝宮亦自爲詩紀之曰萬頃波濤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與白樂天院絕相類乃知天地間英靈之氣亦無幾爲人爲仙不在此則在彼更去迭來無足怪者

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西京尤甚流殍自鄧唐

入吾境不可勝計余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爾余爲閱法例凡因災傷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出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棄而不育父母之恩則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印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所從來明書於券付之畧爲籍記使以

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劵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袵褥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古方治暑無他法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能害之矣因記崇寧己酉歲余爲書局時一養僕爲馳馬至局中忽仆地氣即絶急以五苓大順散等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濾去滓

刔其齒灌之有頃即蘇至暮此僕復爲余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城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仙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

祖宗故事進士廷試第一人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館然須用人薦且試而後除進士聲律固其習而制科亦多由進士故皆試詩賦一篇惟富鄭公以茂材異等起布衣未嘗歷進士既召試乃以不能爲詩賦懇辭詔試策論各一自是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予瞻復不試策而試論三篇

歐文忠內制集序歷詳其爲學士時事幸藏其槀以爲退居談笑之資略云凉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時覽所載以誇田夫野老士大夫爭誦之蓋願欲爲公而不可得也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連夕會客達旦帳下卒倦於應待有違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燒以禦

寒守衙軍將以聞公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復飲至常時而罷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前輩作四六不肯多用全經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適會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強用之爾子瞻作呂申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乃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氣象雄傑格律超然固不可及劉丞相莘老舊以詩賦知名晚爲表章尤温潤閑雅青州謝上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每願學於

古人然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何傷其用經語也自大觀後時流爭以用經句爲工於是相與裒次排比預蓄以待問不問其如何粗可牽合則必用之雖有甚工者而文氣揣地矣

孫龍圖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等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室中命二人更讀於傍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難今吾雖力屏俗事然至書帙則習氣未除亦不能遽

忘此累幸左右無此黠者以益其疾每顧一二村童殆是良藥也

國初猶右武廷試進士多不過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興國二年更十五榜所得宰相畢文簡公一人而已自後太宗始欲廣致天下之士以文治是歲一百九人遂得呂文穆公爲舉首與張僕射齊賢宰相二人自是取人益廣得士益多百餘年間得六人者一榜楊賓榜王岐公韓康公王荊公蘇子容呂晦叔韓師樸得四人者二榜

蘇參政易簡榜李文正向文簡冠萊公王魏公而岐公康公荊公皆連名得三人者三榜王沂公榜沂公王文惠章郇公劉輝榜劉莘老章子厚蔡持正改科後焦蹈榜徐擇之白蒙亨鄭達夫畢漸榜杜欽美唐欽叟呂元直中間或一人兩人而劉輝劉莘老章子厚二人榜亦連名蓋莫多於蘇楊二榜而王岐公等三人皆第一甲而連名尤爲盛也

古者舉大事皆避月晦說者以陰之窮爲諱春秋晉楚鄢陵之戰特書甲午晦以見譏習震夷伯之

廟書乙卯晦以見異是也南郊必用冬至之日周禮也皇祐四年當郊而日至適在晦宋元憲公爲相預以爲言遂改爲明堂議者以爲得禮有國信不可無儒臣藝祖四年郊日至亦在晦先無知之者至期賓儀始上聞不得已乃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而郊惟此一舉講之不素也

晏元憲公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頃有蘇丞相子容嘗在公幕府見每有嘉客必留但人

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後案上已燦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徧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爲常前輩風流未之有比

王荊公初未識歐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游其門而荊公終不肯自通至和初爲郡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之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荊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儻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以爲韓愈公亦不以爲嫌及在政府薦可爲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荊公也呂申公本嫉公爲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荊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於晦叔則忘其嫌隙於溫公則忘其議論於荊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能真見三公之爲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薦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於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

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文忠公同爲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敕以保之而文忠不知也中歲常置黃黑二豆於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與一善念爲一善事則投一黃豆於別器暮發視之初黑豆多於黃豆漸久反之既謝事歸南京二念不興遂徹豆無可數人強於爲善亦要在造次之間每日防檢此與趙清獻公焚香日告其所行之事於上帝同

富鄭公爲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詩自河北宣諭使還道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爲公危懼會河北大饑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民出粟自爲區畫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哉卒行之愈力明年河北二麥大熟始皆襁負而歸則公所全活也於是雖讒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疑亦因是渙釋公

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變嘗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嘗刻之石余舊有模本今忘之不復見謹案澠水燕談慶歷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大水流民坌入京東公勸所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舍又因山崖爲窟室以處流離擇寓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郎民所贅聚藉而受券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爲叢冢收瘞自爲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里資遣還八州之間所活無慮五十餘萬人其募爲兵者又萬餘人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卹災賑乏臣之職也辭不受○龍川別志富公知青州歲穰而河朔大饑民東流公以爲從來拯饑多聚之州縣人既猥多倉廩不能

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是人多饑死死氣薰蒸疫疾隨起居人亦致病斃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牓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固陂澤之利而等級出米以待之民重公令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問有健吏募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倍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一地爲場掘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府公推其法于境內吏胥所在手書酒炙之餽日至人人忻戴爲之盡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作叢冢葬之其間强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乞撥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相能者持之不報人爲公憂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

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筆蹟高簡有晉宋人風味尤工於草書故廬在甜水巷一日棄去從水櫃街僦小屋與染工爲鄰或問其故答曰吾欲假其縑素學書耳於是與約凡有欲染皂者先假之一端酧二百金如是日書數端米元章書自得於天資然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寡入手即書至盡乃已元祐末知雍邱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申紙共作字一二小史磨墨幾

不能供薄暮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爲平日書莫及也友正既未嘗仕其性介不多與人通故其書知之者少但不逮元章耳

唐御膳以紅綾餅餤爲重昭宗光化中放進士榜得裴格等二十八人以爲得人會燕曲江乃令大官特作二十八餅餤賜之盧延讓在其間後入蜀爲學士既老頗爲蜀人所易延讓詩素平易近俳乃作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王衍聞知遂命供膳亦以餅餤爲上品以紅羅裹之

至今蜀人工為餅餤而紅羅裹其外公厨大燕設為第一

張文孝公觀一生未嘗作草字杜祁公一生未嘗作眞字文孝嘗自作詩云觀心如止水為行見眞書可見其志也祁公多為監司及帥在外公家文移書判皆作草字人初不能辯不敢白必求能草書者問焉久之乃稍盡解世言書札多如其為人二公皆號重德而不同如此或者疑之余謂文孝謹於治身秋毫不敢越繩墨自應不解作草字祁公雖剛方凊簡而洞曉世故所至政事號神明迎刃而解則疏通變化意之所鄉發於書者宜亦似之也

國朝宰相致事從容進退享有高壽其最著者六人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韓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李文定七十七龐潁公七十六文潞公雖九十二而晩節不終士論惜之張鄧公仍自相位得謝尤為可貴謹案靑箱雜記云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太傅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本朝宰相以三師致仕者元豐以前惟三人趙韓王太師張鄧公太傅王魏公太保元豐末文潞公始以太師繼之

蔣侍郎堂家藏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記其畧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謹封拜呈後有蘇子瞻跋云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蔣氏

不知何從得之在其孫夔處也世言文公為魏公客公經國大謀人所不知者獨文公得與觀此帖不特見文公好賢樂士之意且得一士必亟告之其補於公者亦固多矣片紙折封尤見前人至誠相與簡易平實不為虛文安得復有隱情不盡不得已而苟從者皆可為後法也

故事制科必先用從官二人舉上其所為文五十篇考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得召者不過三之一惟歐陽文忠公為學士時所薦皆天下名士無

有不在高選者蘇子瞻兄弟李中書邦直孫翰林巨源是也世遂稱歐陽善舉賢良

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窗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

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賢儒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顏魯公眞蹟宣和間存者猶可數十本其最著者與郭英文論坐位書在永興安師文家祭姪季明文病妻乞鹿脯帖在李觀察士衡家乞米帖在天章閣待制王質家寒食帖在錢穆甫家其餘蔡明遠帖盧八倉曹帖送劉太眞序等不知在誰氏皆有石本坐位帖安氏初析居分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併得之相繼皆入內府世間無復遺矣

國朝配享功臣於太廟橫街南東西相向設位太祖室趙普曹彬太宗室薛居正石熙載眞宗室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室王曾呂夷簡英宗室韓琦曾公亮神宗室富弼曹瑋哲宗室司馬光徽宗室韓忠彥高宗室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視祖宗

文武臣各用二人侑食蓋中興將相勳烈之盛不得而遺也 宋周煇清波雜志

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唐處士張臯云是爲養身之要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于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爲修身之要皆可銘于座右

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翦貼于禁中門帳皇帝閤六篇其一曰漠然天造與時新根著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琢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

閤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蘭薰領緣無煩刺繡文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閤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勤萬幾燕居專事養希夷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柳枝春端帖子不特詠景物為觀美歐陽文忠公嘗寓規諷其間蘇東坡亦然司馬溫公自著日錄特書此四詩蓋為玉堂之楷式自政宣以後第形容太平盛事語言工麗以相夸殆若唐人宮詞耳近時楊誠齋廷秀詩有玉堂著句轉春風諸老從前亦寓忠誰為君王供帖子丁寧綺語不須工之句是亦此意頃得玉堂集分為八帙或云李漢老所編者亦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

消暑隨筆卷四

吳縣潘世恩芝軒輯

太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敻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

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于于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矣予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厚今為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而出分為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弗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于于公王已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于私第時語休咎必

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研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稀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咸陽宮中有鑄銅人十二枚坐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組綬花彩儼若生人

筵下有銅管吐口高數尺其一管空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紉繩則琴瑟竽筑皆作與眞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謹案此條不始於雜俎已見稗海第一函西京雜記之三卷中惟七函以下卽稗海續編爲振鷺堂重訂商氏本旣因未登晉人小說于例自以雜俎爲主而附識其出處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凉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

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聲如故試彈于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于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于此取大蓮葉置硏格下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爲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于冰

漢積翠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然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醼集叅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

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淸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耳公曰可思湖目淸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淸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王勃每爲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初不點竄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唐柳宗元龍城錄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溼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烟霧中下視玉城崔嵬但聞清香藹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士乘雲駕鶴往來若遊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舞笑於廣寒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夢中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泊今清麗無復加於是矣

宋景文公曰夢得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故景文九日詩曰劉郎不敢題餻

字虛負人生一世豪僕讀周禮疏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箋今之餈餻安謂六經中無此字耶又觀揚雄方言亦有此字 宋王楙野客叢書

劉禹錫嘗曰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疑此字僻因讀毛詩有瞽注乃知六經中惟此注有餳字僕觀揚雄方言有此一字觀樊儵傳三歲獻甘醪膏餳知漢人嘗有此語又考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餳字則是餳字六經中不但詩注有此一字又見於周禮注矣

禹錫所言是未深考因觀唐人詩集有曰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橋人此宋考功途中寒食詩也有曰嶺表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此沈佺期詩也禹錫舉考功馬上逢寒食之言而綴以佺期春來不見錫之句是又誤以二詩爲一詩言耳然則春來不見錫乃佺期之句非考功之作也

緗素雜記云永叔代王狀元謝啟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犁枚皐屬文徒自成於骫骳沈元用啟讀

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所招而不知尙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元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其事亦著藝文類聚類要諸書然則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得非別有所據乎

郭璞注爾雅謂豹文鼮鼠漢武帝時得此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其後如崔偓佺劉士元之徒皆知其說唐藝文類聚亦云終軍知豹文鼮鼠武帝賜絹百匹僕考前漢諸書不聞終軍有此事讀後漢竇攸家傳光武宴百僚於雲臺得豹文之鼠問羣臣莫知之惟竇攸曰此鼮鼠也詔問所出曰見爾雅驗之果然賜絹百匹詔公卿子弟就攸學爾雅是以徐陵謝啟曰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鼮鼠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得非卽此事而誤以爲終軍乎摯虞三輔決錄亦謂竇攸

前輩謂尙書紫荷囊事案晉志八坐尙書荷紫以

生紫爲袷綴之外服加於肩上又梁史周舍問劉杳尙書著紫荷橐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持橐囊也荷乃負荷之荷人讀爲平聲遂有此誤雖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有所不免僕謂不然紫荷囊事其說已久非歐宋之誤也觀唐類表有云佩蒼玉負紫荷歐宋之語豈無自邪僕因考之沈約宋志蕭子顯齊志皆謂紫袷囊俗呼曰紫荷或曰負荷以行隋志曰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尙書右荷是則紫荷之說自晉宋以來有之

劉杳謂持槖簪筆出張安世傳不知出於趙充國傳漫錄謂左荷右荷出隋樂志不知出於禮志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名軻字則未聞也前漢志顏師古注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而此志無字只曰孟子未詳其所得僕謂孟子之字見於孔叢子夫豈未之見耶因知古人名字隱而不彰者何可勝數往往見於傳注碑刻雜說姑表一二出之楚狂接輿姓陸名通伯樂姓孫名陽許由字仲武並見莊子釋文伯夷姓墨名智字

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夷齊乃諡也見論語注皐陶字廷堅見左傳孔安國字子國見孔叢子漢高祖父太公名煓字執嘉見皇甫謐帝王世紀高祖兄仲名喜曹參字敬伯漢申公名培見史記逢蒙之弟名鴻超楊朱之弟名布見列子鄭子眞名樸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注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陳仲子字子終見高士傳商山四皓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見陳留志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見崔氏譜箕子名餘胥見司馬彪注易牙名垂字易牙見孔穎達左氏疏伏生名勝字子賤叔敖名饒字叔敖並見碑彭祖姓籛名鏗見姓苑籛音剪見論語竊比老彭疏胡如村乃作戕字用千姓編亦然非也

沈約製郊居賦其間曰駕雌霓之連蜷泛大江之悠永出示王筠筠讀雌霓爲雌鶂約喜謂曰霓字惟恐人讀作平聲司馬温公謂非霓字不可讀爲平聲也葢約賦協側聲故爾僕考之雌霓二字東方朔七諫中已嘗用之矣張衡七辯亦曰建雌霓

以爲旗

陶宏景詩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雲固非可持贈之物也坡翁一日還自山中見雲氣如羣馬奔突自山中來遂以手掇開籠收於其中及歸白雲盈籠開而放之遂作攓雲篇云道逢南山雲欻吸如電過竟誰使令之衮衮從空下又云或飛入吾車偪透人肘胯搏取置笥中提攜返茅舍開緘仍放之掣去仍變化然則雲眞可以持贈矣宣和中艮嶽初成令近山多

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巘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然則不特可以贈又可以貢矣併資一笑 宋周密齊東野語

張鎡功甫號約齋循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絚懸之空中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眞有挾飛仙遡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

其牡丹會云衆賓旣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枝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盃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數百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誅韓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史事泄謫象臺而殂

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畧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

飴密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豆豉史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史記貨殖傳有糵麴鹽豉中苔三輔決錄曰前對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蓋秦漢以來始有之

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出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云嫌羅不著愛輕容元微之有寄白樂天輕容樂天製而爲衣而詩中容字乃爲流俗妄改爲庸又作溶蓋不知其所出元豐九域志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

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卽今之方目紗也又後漢建初二年詔齊相省氷紈方空縠吹綸絮紈素也氷言色鮮潔如氷釋名曰縠綃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卽今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此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著方空者是也二紗名世少知故表出之

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値制詔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誰何之云京師人也累世爲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爲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眞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册耳洪爲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

縫亦當入矣

諸王孫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之廣陳脩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遂傾家易之不靳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逃禪石室之妙於僊爲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爲不歉也東西薄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而知爲米家書畫船也庚申歲客輦下會菖蒲節余偕一時好事者邀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山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冷橋孤山艤櫂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眞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爲眞謫僊人異時蕭千巖姪之滚得白石舊藏五字不損本禊叙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霅之弁山風作舟覆幸値支港行李衣衾皆

滄溺無餘子固方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示
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也因題八言于卷首
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酷嗜雅尚出于天性
如此後終于提轄左帑身後有嚴陵之命其後帖
歸之悅生堂今復出人間矣噫近世欲求好事博
雅如子固者豈可得哉

前輩耆年碩德閒居里社游從詩酒之樂流風雅
韻一時歆羨後世想慕繪而爲圖傳之好事蓋不
可一二數也今姑摭其表表者于此以致景行仰

止之意云唐香山九老則集于洛陽樂天序之胡
杲懷州司馬年八十九吉皎衛尉卿致仕八十八劉眞磁州刺史八十七鄭
據龍武軍長史八十五盧貞侍御史內供奉八十三張渾永州刺史七十七白
居易刑部尚書致仕七十四所謂七人五百八十四者是也
又繪續會者二人李元爽洛中遺老一百三十六歲僧如滿九十
五或又云狄兼謨秘書監盧貞河南尹二人以年未七
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宋至道九老則集于京師
張好問太子中允八十五李運太常少卿八十宋琪丞相七十九武成
允唐州節度副使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九魏石郢州刺史七十六楊

巘之諫議大夫七十五朱昂水部郎中七十一李昉故相七十一然此
集竟不成至和五老則杜衍丞相祁國公八十王渙禮部侍郎
九十畢世長司農卿九十四朱貫兵部郎中八十八馮平禮部郎中八十八
時錢明逸留鑰睢陽爲之圖像而序之謹案澠水燕談慶歷
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米實尚書郎
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耆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
元老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爽徤相得甚歡故所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深
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時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是時歐文忠留守睢陽而歎慕
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聞說傴游多唱和新詩何惜借傳看
元豐洛陽耆英

會凡十有二人富弼丞相韓國公七十九文彥博丞相潞國公七十七
席汝言司封郎中七十七王尚恭朝議大夫七十六趙丙太常少卿七十
五劉几祕書監七十五馮行已衛州防禦使七十五楚建中天章待制七十
二王謹言司農少卿七十二王拱辰檢校太尉判大名府以家居洛願寓會中
七十一張問太中大夫七十張燾龍圖直閣七十司馬光端明學士兼翰林侍
讀學士六十四用唐狄兼謨故事預焉溫公序之圖形妙覺僧舍謹案
澠水燕談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空歸洛時年六十八是年司馬端明不拜樞密副使求判西臺時
年五十三二公安居沖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
於是悉聚洛中大夫賢而老自逸者韓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又命鄭奐圖形妙覺僧舍各賦詩時

人呼之曰洛陽耆英會而司馬爲之序其相聚也用洛中舊俗序齒不尙官時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司封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尙恭七十六太常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愼言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皆七十司馬六十四故潞公詩云當年尙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潞再答韓公詩云惟公福祿幷功德合是人間第一人是時宣徽使王公拱宸年七十一畱守大名貽詩二公預其數凡十三人 夢溪筆談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爲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英圖于妙覺佛寺几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尙恭年

筆四

十七

七十六太常少寺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秘書監劉幾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已年七十五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愼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其後又改爲眞率會云

謹案避暑錄話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老時游集相約酒行菓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眞率會嘗見於詩子瞻在黃州與鄰里往還子瞻既絕倖而往還者亦多貧復殺而爲三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云云吳與六老之會則慶歷六年集於南郡郎簡工部侍郎七十九范說司封員外八十六張維衛尉寺丞九十一都官張先之父劉餘慶殿中丞九十二述仲之父周守中大理

丞九十頌之父吳玹大理寺丞七十二知幾之父時太守馬尋主之胡安定教授湖學爲之序焉吳中則元豐有十老之集爲盧革太中大夫八十二黃挺奉議郎八十二程師孟正議大夫集賢修撰七十七鄭方平朝散大夫七十二閭邱孝終朝議大夫七十三章岵蘇州太守七十三徐九思朝請大夫七十三徐師閔朝議大夫七十二崇大年丞議郎七十一張詵龍圖直學七十米芾元章爲之序焉

筆四

十八

消暑隨筆總目

卷一

唐王保定摭言　稗海　一
唐范攄雲溪友議
唐李冗獨異志
唐蘇鶚杜陽雜編　二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
唐劉肅大唐新語
唐趙璘因話錄
唐玉泉子
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

卷二

宋范公稱過庭錄　三
宋魏泰東軒筆錄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
宋鄭景望蒙齋筆談
宋張舜民畫墁錄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　四

宋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
宋張邦基侍兒小名錄拾遺

卷三

宋馬永卿嬾眞子　五
宋歐易修歸田錄
宋蘇軾東坡志林
宋蘇轍龍川別志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　六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
宋周煇清波雜志

卷四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續稗海　七
唐柳宗元龍城錄
宋王楙野客叢書　九
宋周密齊東野語　十

消暑隨筆子目上　　清頌堂叢書
門人黃奭謹案

摭言
唐何晦亦有唐摭言十五卷

進士時尚
原係國史補而屬之摭言者因稗海無國史
補蓋是書旣從稗海摘出惟以稗海所有摭
言爲主

白衣公卿
詩亦見國史補　唐太宗曰天下英雄入吾
彀中矣　盧匯進士自號白衣卿相均見摭

言　畫墁錄唐書太宗在洛登端門見新進
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趙
嘏詩云太宗皇帝眞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案太宗一朝五放榜每榜一名安得綴行之
士

進士取解
雲溪友議載此事尤詳盡

解末謝啟
摭言載盧肇事獨多　狀元盧肇作逸史
夢溪筆談載鄭穀夫啟巨鰲不盡因頑石之
在上

謝衣鉢

此爲澠水燕談傳衣鉢所本　談薈唐高祖
武德元年孫伏伽[illegible][illegible]第高宗咸亨元年進
士五十四人狀元杜易簡上元二年進士四
十五人狀元鄭益武后垂拱元年狀元吳道
古垂拱三年狀元陳伯玉中宗神龍元年進
士六十一人狀元姚仲豫元宗開元元年進
士七十一人狀元常無名開元二年進士十
七人狀元孫逖四年進士十六人狀元范崇
凱五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王維十一年進
士三十一人狀元源少卮十二年進士二十
一人狀元賈季陽二十年進士二十四人狀
元徐徵天寶三年進士二十九人狀元羊襲
吉六年進士二十二人狀元楊護十年進士
二十人狀元李巨卿十二年進士五十六人
狀元楊衆十三年進士三十五人狀元楊肱
肅宗乾元二年進士十七人狀元磐代宗寶
應二年進士二十七人狀元洪源又狀元蕭
遘鮮矜大厤四年進士二十六人狀元齊映

五年進士二十七人狀元王儲十三年進士
二十一人狀元楊凝十四年進士二十人狀
元王縉德宗二年狀元牛錫庶貞元七年狀
元尹樞八年狀元賈稜十年進士十八人狀
元李程十三年進士三十人狀元鄭巨源十
五年進士十七人狀元封孟紳十八年進士
二十三人狀元徐敏憲宗元和元年進士二
十三人狀元張又新五年進士三十二人狀
元李顧行七年狀元李固言八年狀元伊極
闕剝人十一年進士三十二人狀元鄭獬十
三年進士三十二人狀元獨孤梓十丙年進
士三十一人狀元韋諶寶厤元年狀元柳璟
二年進士三十五人狀元裴球文宗太和元
年狀元盧儲四年狀元宋郁五年狀元李遠
懷[illegible]八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李餘[illegible]九
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鄭璀開成元年狀元
李肱三年進士四十人狀元裴思謙武宗會
昌二年進士三十人狀元鄭景三年進士二

十二人狀元盧肇四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
鄭言五年狀元張濆六年進士十六人狀元
狄思愼七年狀元顧標宣宗大中元年進士
二十二人狀元盧深五年進士二十七人狀
元李部十一年進士三十人狀元崔鉶十二
年進士三十人狀元李億又狀元劉蒙無年矜
懿宗咸通二年進士三十人狀元薛邁二年
狀元孫龍光七年進士二十五人狀元韓衮
之故孫公八年進士三十人狀元鄭宏業九年進
士二十人狀元歸仁紹十二年狀元公乘億
十三年進士三十人狀元鄭昌符僖宗乾符
二年進士三十人狀元鄭合敬三年狀元崔
昭緯四年進士三十人狀元孫渥中和五年
狀元許祐孫昭宗龍紀元年狀元張曙人成鄴
大順元年狀元楊贊安二年狀元杜荀鶴景
福二年狀元崔昭炬乾寧元年狀元蘇檢二
年狀元趙觀文三年狀元崔譚又云沈崧四
年狀元楊贊圖光化三年狀元裴格四年狀

元歸修蘇州人天祐元年狀元杜德祥二年狀
元歸係修之弟三年狀元裴說四年狀元崔詹
處是七年五代梁開平二年狀元崔遡貞明■年
狀元陳遜后唐同光中狀元王徵舒旦話之狀元
王歸璞簡州人狀元黃仁穎天成三年狀元郭
晙后晉狀元寇湘文準之后周狀元王朴宋景
始唱名御殿太平興國二年狀元呂蒙正三
年狀元胡旦五年狀元蘇易簡八年狀元王
世則是榜始賜出身分爲三甲端拱元年狀元葉齊淳化
三年狀元孫何谷是分升校榜咸平元年狀元孫僅
孫始僅爲學小行錄文用詞殺傾謂動之賜金是花何轄飫禮試狀木元熱王談黃孫州何
應寬族譜人文呼編小書狀口元弼後年體弄果敢第堯一階咸平二年
狀元孫暨三年狀元陳堯咨六是甲年分五年狀
元王曾景德二年狀元李迪大中祥符元年
狀元姚曄睍是祐年翁族五年狀元徐奭八年狀元
蔡齊天禧三年狀元王整天聖二年狀元宋
郊五年狀元王堯臣八年狀元王拱辰景祐
元年狀元張唐卿景祐五年狀元呂臻寶元

元年狀元呂溱慶厤二年狀元楊寘六年狀
元賈黯皇祐元年狀元馮京五年狀元鄭獬
嘉祐二年狀元章衡四年狀元劉輝六年狀
元王俊民八年狀元許將閩縣人治平二年狀
元彭汝礪四年狀元許安世熙寧三年狀元
葉祖洽六年狀元余中九年狀元徐鐸元豐
二年狀元時彥五年狀元黃裳八年狀元焦
蹈元祐三年狀元李常寧六年狀元馬涓紹
聖元年狀元畢誠四年狀元何昌言元符三
年狀元李釜崇寧二年狀元霍湍友五年狀
元蔡嶷大觀三年狀元賈安宇政和二年狀
元莫儔五年狀元何㮚重和元年狀元王昂
宣和三年狀元何渙六年狀元沈晦建炎二
年狀元李易紹興二年狀元張九成五年狀
元汪應辰八年狀元黃公度十二年狀元陳
誠之十五年狀元劉章十八年狀元王佐二
十一年狀元趙逵二十四年狀元張孝祥二
十七年狀元王十朋三十年狀元梁克家隆

興元年狀元木待問乾道二年狀元蕭國梁
五年狀元鄭僑八年狀元黃定淳熙三年狀
元詹騤五年狀元姚穎八年狀元黃由十一
年狀元衛涇十四年狀元王容紹熙元年狀
元余復四年狀元陳亮慶元二年狀元鄒應
龍五年狀元曾從龍嘉泰二年狀元傅行簡
開禧元年狀元毛自知嘉定元年狀元鄭自
誠四年狀元趙建太七年狀元袁甫十一年
狀元吳潛十三年狀元劉渭十六年狀元蔣
重珍寶慶二年狀元王會龍紹定二年狀元
黃朴五年狀元徐元杰端平二年狀元吳叔
誥嘉熙二年狀元周坦淳祐元年狀元徐嚴
夫淳祐四年狀元留夢炎七年狀元張淵徽
十年狀元方逢辰寶祐元年狀元姚勉四年
狀元文天祥開慶元年狀元周震炎景定三
年狀元方山京咸淳元年狀元阮登炳四年
狀元陳文龍七年狀元張鎮孫十年狀元王
龍潭元至治元年狀元宋文泰定四年狀元

李輔元統二年狀元李齊至正二年狀元陳
祖仁八年狀元王宗哲十四年狀元朱繼志
二十年狀元魏元禮二十三年狀元楊輗

燕九

猗覺寮雜記劉覃及第櫻桃初出和以糖酪

崔沆判同年

摭言屢用關宴二字慈恩寺題名云自神龍
之後過關宴後皆期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
又盧文煥光化二年狀元及第頗以宴醵爲
急務常俯關宴同年皆患貧無以致之又曲
江亭子進士關宴常寄其間又羅介貞元五
年及第關宴曲江又乾符丁酉歲關宴甲於
常年又盧知猷於西溪亭子赴進士關宴盍
關宴二字已注于述進士下篇云曲江大會
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　猗覺寮雜記同年
見許孟容傳

壓倒元白

與因話錄上下門生俱楊嗣復事　香祖筆記洛中裴晉公夜宴楊汝士詩昔日蘭亭無
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元白先在座元已薨於武昌安得同在洛

開賀

果然銜得錦標歸

隨園詩話據唐鄭谷摭言作鄭合敬登第後宿平康
里詩好是五更殘醉醒耳邊聞喚狀元聲谷
登趙昌翰榜名在第八則狀元是唐進士通
稱不必第一名矣且十國春秋載南漢劉龑
有例狀元必要宮刑郎羅履先宮詞所云莫
怪宮人誇對食尚衣多半狀元郎是也並不
必以第三名爲探花天中記唐進士杏園初
會使少俊二人探花遊園若他人先折名花
則二人被罰是凡新進士皆可探花矣至宋
時尚不以第二名爲榜眼見于李燾長編陳

若拙中進士第三名以貌陋人稱瞎榜

東塗西抹

避暑錄話有盧延讓紅綾餅事近之

慈恩塔題名

陰德貴相

樂善錄仿此　世說補裴晉公不信術數每
語人曰雞猪魚　蒜逢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
則行見玉泉子　還帶陰德拜相裴中令外
尚有白中令　有二裴度一後魏刺史德歡
初名一郎晉公

簾前獻詩

碧紗籠

北夢瑣言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
進修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
詣謁餐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
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遠出大鎮拜
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闍黎飯後
鐘蓋爲此也　監戒錄羅使君向廬州人不
事產業以至困窮常遊福泉寺隨僧飯而業
未嘗廢二十年開持節歸鄉里及境書僧房
壁曰二十年前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
時賓從論前事到處松杉長舊野老共遮
官路拜沙鷗遮認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
惟有泉聲恆素機　青箱雜記魏野嘗從萊
公遊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同遊見萊公
之詩已用碧紗籠護而野詩塵昏滿壁時有
從行官妓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
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湘山野錄作遼應勝得碧紗籠

取寒素

趙倚樓

冬烘

避暑錄話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
主司頭惱太冬烘之言崇寧末詹某上章云
謹按某官人材闒冗臨事冬烘安國性戇而
口吃每戟手躍于衆曰吾不辭遣逐但冬烘
爲何等語遂目爲冬烘公

春雪詩

唐書張祜謁李紳稱釣鰲客李怒曰既解釣
鰲以何爲竿曰以虹以何爲鈎曰以日月　以
何爲餌曰以短李相爲餌紳默然厚贈之
侯鯖錄釣鰲客作李白　雲溪友議僧見李

紳黑蛇上樹食李　有五李紳一父稱一父
容俱太宗系一順宗子　袁王一趙城系盧江
令一郎公垂均見唐書　癸辛雜識短小如
史記郭解前漢嚴延年

高軒過

摭言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攜所業
謁之大稱賞倏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
愈皇甫湜同訪翌日遣闕以下咸往投刺因
此名振

雲溪友議

㕙角

列子周穆王篇作𠷎𠷎爲右據殷敬順釋文
𠷎音忝𠷎音丙自張湛有上齊下合之注後
遂訛𠷎爲㕙穆天子傳造父爲御𠷎𠷎爲右
字彙補𠷎音忝𠷎音丙是㕙亦𠷎字之訛既

曰爲右卽人名非馬名矣淮南子有三證一
原道訓昔者馮夷大丙之御大音泰一覽冥
訓若夫鉗且大丙之御又曰夫鉗且大丙不
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

獨異志

畫龍點睛

談薈宣和畫譜張僧繇又嘗于天皇寺畫龍
不點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
晦冥失龍所在　顧凱之畫龍不點睛人強其
點睛龍竟飛去拾遺記始皇元年騫霄國
獻刻玉工名裔刻玉爲百獸之形皆銘其臆
前記以日月皆不點睛或點之必飛走始皇
以淳漆各點兩虎一眼旬日失之明年西方
獻兩虎各無一目疑是先所失者檢其臆果
是元年所刻玉虎

衞玠通恕

世說補衞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
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

漢陰抱甕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爲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搰子貢曰有機于此日
浸百畦圃者笑曰夫有機事必有機心吾羞
不爲劉向說苑衞有五丈夫負缶入井灌韭
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教曰爲機事後輕前
重命曰桔槔終日灌百區五丈夫曰吾師言
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心我不爲也乃知
惡機心者不獨漢陰丈人也　蒙齋筆談以
漢陰丈人識其一不識其二

第七車

張寬一作倪寬又作獨服　異苑魏武過曹
娥碑不能曉有婦人浣于汾渚問之曰第四
車解既而至乃禰正平衡以離合義解之所
謂離合義合郎黄絹幼婦外孫齏臼或謂此
婦人郎娥靈也世說作魏武問楊修典略又
作魏文問楊修　孔子知商羊知萍實知墳
羊知肅慎楛矢知赤雀銜書知玉羊講管子
知俞兒潭樹知委蛇歸璞知絳縣老人知太
子晉年知諫訶麒鳴敬翮豕足知駁知首陽
之神姓騁東方朔知畢方禦足知騶牙知巫
雀知藻萊駄林九之播知鵬鰱知畢鸞知怪哉
知瞿所知巨靈知東都短人貲鄉劉向知疏屬
山桱桔之屍爲貳負蔡衡知五色青多之爲
鸞鳥賈逵知鸞鶯作神雀頌胡綜知秦始皇
厭王氣物諸葛恪知奚囊灿兄禱邵知桑熟老
龜陸敬叔知彭侯從狀鶵卿帷拗楹　張華知龍
鮓玨以色苦先摇起狀之知海鳧毛知干將親知踊平石
鼓鼩彡蜀抑中之詞判材鸞翎為知桐渫盤中長言夕蒲鳥相與鱗路

知九館龍洞知燃石之以射熱知蛇化錐知武
庫火以積油知玉豨龍穴知石韓東昔知顯
節陵科斗策賈淵知荀蹄兒冢王粲知服磬
人冢不生草木知漢時王瑕遺製裴子野知
白題國何承天知亡新威斗陸杳知紫荷褒
知千里酒知古犧博許敬宋知帝邱知濟水
知古長城知昆明池李班知內黄傳宏業知
蛙蚓彤歡蘇蝌鼻蘇綽知西漢故倉地杜鎬知
秦哀公慕知雀陽李章知鐵斧爲禁物飲血
三斗沈約知東夷髦蓋預謨帷射鄒一笑下陸
澄知服匿酒譯劉賜知崇禮門鼓傳奕知金剛
石孟銑知藥金燒之有五色烟起段成式知
報時鐵有金字報十二時董養知周會狄地
弥瑰伏害羽白鵝之狐去盧若虛知毀鼠姆帽掌虎勃臨
僧贊寧知畫中隱見劉鄒知龍雀刀跋跨連
知周惡夫印爲亞夫印張策年十二以黄初
元年無正月知甘泉鼎爲僞物劉悅知古銅
盎非齊桓公物解斯徵知錞子之以濁習張祖

瑩知于闐故玉印徐鉉知海馬骨扁稀知陵
經元行沖知銅器似琵琶而身正圓爲阮咸
所作楊收知岑陽古鐘爲姑洗之角劉敬對
[illegible]使知松亭徑路漢傳穀知西域金人胡僧
知昆池劫灰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魏嵇康
知石髓吾荀勗知勞薪新一難摯虞東昔論曲
水知羽鑄隨波金人捧劍郭璞知驢鼠杖頓
枫鮑賜高亢知秦時五星聚東井金水二星
無緣背日而行齊徐之才知蛤精知瘤骨鏡
梁武帝答月支王所見巨龍知爲趙昭儀以
數殺帝子見罰所化劉杏知張仲師長扱知
騫毘王至今不死知搭酒知姓譜血豚杰么
知蛇鶴二珠知火浣布知高安國鹽知天竺
國鏡知八風谷酒知扶桑藺絲知六女國後
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時浮圖愼齜異隋
崔順知藍田玉人灌漢獻跨鄒州題逸具郝虎俊知
無脂羊張東之知影蛾池儀上講唐元宗知龍
皮扇王維知霓裳第四拍葉法善知白蝙蝠

精張果青城五老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山
石銘賈驍知虱癡惟黄龍浴水及千年木梳
可療知火尼知藏要麟鼈叟江陵書生知息
壤建中時道者知豚望又春秋陳草知胡克
折齒陳齋卓梅對公日示之井胡道克功中擺蔚歐知鳴講嗉中
人名績李梅子公數得見空博時坊授志之　公孫僑知實沈臺
駱知浮游化具哥工朱之熊鸞知黄熊晏嬰知盤庚旗
太尺下餘小上知伊尹斬上蘇大出下豹豕壽乾內史遐知華
縣神朋從宋觀射父知重黎鄉子知烏宮蔡墨
知豢龍氏介高盧知牛鳴展禽知妥居張廠
知宣帝時美陽鼎僞魏管幹知宋無忌妖知
易中九事六朝雷澳知怡木照妖知豐城劍
氣劉顯知獅子何色樂藹知積油爲灰王僧
儒知古人以石爲針范雲知白烏所繇至裴
子野知滑圖續咸知有新氏衡石崔頤知羊
腸坂魏收知人日張文收知閨州士中玉磬
有十三枝稽遂艮知秦文公漢光武寶雜之
祥周焦君知古岳瀆經塘元方頃知離台詩

失子沓知燒尾事張果知漢武時鹿[illegible]魚海
知蝦蟇齒貼蝹[illegible]人伊祁元解知龍虎玉尹
拙知白馬祠舊典宋史劉恕知五代[illegible]將行
履王介甫知虹玉圜履語尤延之知河[illegible]原
起王仲行知天吳字音葉寘知玉柙[illegible]諸許
敬之知蛟鯨之精轉數湯退之知生人婦出
處徐鉉知順天得一錢知嵐州牡獸爲麟元
耶律楚材知角端辯郭璞知延陵蝘鼠爲妖
人爾制胡僧無畏知大蛇出芒山欲決水瀦
洛城孫盛知會孝秀而磨見爲吉祥何敞知
漢時鳳見爲羽孽王高知雛集漢署爲成聽
之不聰佛圖澄知馬人鄴宮而不見爲石災
之將及劉厰知契丹異獸爲駁陳彭年知墨
智墨允爲伯夷叔齊

三鏡

杜陽雜編

九花虬

杜陽雜編上還宮闕之前原文尚有代宗幸陝紫氣如車蓋鐵牛黃衣各兆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克復京師吐蕃大潰計共一百七十四字注十八字　不必讓也句下原注子儀身長六尺餘　故號爲九花虬句下原注亦有師子驄皆其類　上以爲超光趁影之匹也句下原注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超光趁影逐日者　雜編又云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驂一號如意驕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驂曰以令獲此鞭可謂三絕　後漢李忠傳世祖郎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南史宋江夏王義恭傳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　北史杜弼傳會梁入寇詔弼爲軍司攝行台左丞騎發文裹賜馬一匹曰此廄中第二馬孤恒自乘聊以爲贈　又李景傳帝令景營遼東戰具于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駒

上清珠

郎開元初罽賓國所貢句下原注罽賓國在西海

焚變畫草

盧眉娘

年十四句下原注眉娘生而眉如綠細長也拾遺記吳主趙夫人能于指間以彩絲織成雲霞龍蛇之錦宮中謂之機絕方帛之上寫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謂之鍼絕

蠅虎舞涼州

酉陽雜俎蠅虎陣與此相類　池北偶談引作舞梁州

乙夜觀書

篇末原注傳於水部賈嵩員外　觀此知不惟石林燕語經筵賜茶

蛤蜊菩薩

篇末原注傳之涇州從事陳納　酉陽雜俎隋煬帝嗜蛤蛤中有一佛立菩薩像帝悔不食蛤此外續夷堅志史丞相蛤中有二佛像送入佛寺藝苑雌黃張宗益剖蚌將食有珠現羅漢像以歸慈恩寺

東觀奏記

令狐兒

韋丹後

金蓮燭

乃賜金蓮花燭句下原注一作炬見世說補　又夢溪筆談王禹玉賜銀臺燭歸院澠水燕談晁迥中使就御前取燭前導出內門　此外玉堂雜記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治平末神宗召知制誥鄭毅夫對內東門小殿命草制賜雙炬送歸舍人院元祐間東坡爲學士草制夜對撤御前金蓮炬送歸院乾道間周益公權直學士院草制晚對選德殿退御藥司自複道秉燭鎖院

科名記

摭言張倬柬之孫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韋澳不可犯　東觀記所言韋事不一而足

賜緋　樂府雜錄雷琴賀若夷對文宗彈賜朱緋衣爲賜緋調

此係駁還外府奏薦與大唐新語宋璟不奉詔製佳號一類　游宦紀聞今之作倅者皆借緋堂除知縣亦借緋太守則借紫謂已經賜緋則借軍監則仍緋邊郡節鎮不俟賜緋可借紫謂之隔借先作州曾借紫後得軍則仍服緋張嵩先知嘉興府後知建昌軍遂申朝廷云前任已蒙恩借紫今任欲乞仍舊旨從之遂爲例　石林燕語給事中中書舍人雖皆四品給事中自服緋除受告日便自易服惟中書舍人必俟後殿正謝面賜乃易服後殿不常坐或待數日則或緋或綠癸辛雜識鄭州許借紫舊聞證誤白樂天詩注樂家以雁銜環爲之

御扆書名

東觀奏記崔鉉秉政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爲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改卿還自由否鉉驚密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扆上題此四句

大唐新語

與李垕續世說合刻者亦名唐世說有四劉肅一見宋史任福傳一見宋史劉清之傳一見金史石抹世勣傳又見元史一見唐書藝文志元和中江都主簿郎撰大唐新語者

房謀杜斷　猗覺寮雜記

後漢楊賜傳拜太常詔賜自所服冠幘綬革帶金錯鉤佩　隋書柳裘傳以奉使功賜金九環帶一腰　北史薛道衡傳出檢校襄州總管帝賚九環金帶　又楊素傳優詔賜及萬釘寶帶　又侯莫陳順傳魏文帝並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唐書李彥方傳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環以金固之所以佩物者　宋史藥元福傳詔自晉州率所部入朝賜六銙袍帶　又寇準傳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　老學庵筆記王荊公所賜玉帶號玉抱肚眞宗朝趙德明所貢　玉壺清話極密直學士劉綜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晦遵晦遺綜貢馬于朝還日太祖解珍珠盤龍帶遣綜賚賜遵晦　閏見前錄王懿恪公時賜笏頭毬路金帶佩魚如兩府之所服者懿恪以表謝曰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魚賜帶萬釘改觀在廷之目　能改齋漫錄唐杜如晦傳太宗嘗賜房喬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曰世傳黃銀鬼神畀之更取金帶送如晦家子按唐傾徵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萬斤遇火輕速上騰鬼神尋求莫知所存又按唐日華寶藏論云銀有

十六件眞水銀白錫銀曾青銀礦土碌銀丹陽
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
銀礦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丹砂
銀黑鉛銀伍件是眞餘則假本草正文丹砂
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惡鬼邪氣所謂黃銀者
非丹砂銀則雌黃雄黃銀也太宗所賜黃銀
帶者以黃銀爲帶耳時如晦已死矣而丹砂
雄黃雌黃銀皆殺鬼魅所以太宗云黃銀鬼
神畏之也考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
唐本草其中一條稱黃銀作器辟惡瑞物也
緯畧程氏繁露以爲黃銀者果何物鍮石也
屬其殆鍮石也余攷之若以鍮爲帶而賜大
臣何足貴者按禮斗威儀君乘金而王則黃
銀見當是瑞物北史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時
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
大麥獨無所損山產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
爲異物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之王
義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爲鍮

是恐不然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
淺碧並鍮石帶入勝唐固自有鍮帶也方勺
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
京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數質錢者其色重
與上金無異上石則正白此說尤分明　談
薈庾信歌詞山無藏於紫玉地不愛於黃銀
山海經皐塗之山其陰多銀黃　晉書若廣
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宋璟昌言

開元遺事帝以所用金筯令內臣賜璟璟受
賜莫知其由帝曰非賜汝金蓋表卿之直也

頲過其父

姚崇應變以下又一事　舊唐書姚崇本名
元崇字元之避開元尊號改名崇又天文志
後漢典星待詔姓名同　秦將亦有姚崇見
晉載記　世說補蘇頲年五歲裴談常過其
父頲方誦庾信枯樹賦避談字諱因易其韻
日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唐詩紀事頲
字廷碩一覽至千言吏侍馬載曰古稱一目
千里蘇生是矣開天傳信記瓌初未知頲處
頲于馬廐中與傭僕雜作一日有客詣瓌頲
擁篲趍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
詩也瓌出客問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若
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
適有人獻兔瓌乃召頲詠之立呈詩瓌大驚
縣加敬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及上平
內難制詔無非頲出代稱小許公也松窗雜
記唐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
皆童年上曰爾自憶所通書可奏者爲吾言
之頲應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嶠子曰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
嶠無兒

折節讀書

大唐新語姚崇初不悅學年逾弱冠常過所
親見修文殿御覽閱之喜遂耽玩墳史　崇
之導獵不如儉之諫獵

張說不惜細費

唐元宗改麗正書院爲集賢院置集賢侍讀
學士侍講直學士褚無量馬懷素爲侍講每
入閤門令乘肩輿親自迎送以申師禮

九齡先覺

唐儉諫獵

元宗亦曾聞頲葬罷獵

田舍漢

獨異志比此加詳

聞名召見

張元素不如孫伏伽宏量

心膂大臣

九經庫

唐書世說補均與此有詳畧　談薈李蕘及
第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因遣　賃油幕以張
之舊居昇平里凡用錢七百緡自所居連亘
通衢參御輩不啻千人往來無有霑濡者張
崇師廣從者數千人出遇雨雪皆頂蓮花帽
琥珀衫所費油絹不知紀極市人號曰雨仙

諫避暑

大唐新語岑文本曰馬周鳶肩火色騰上必
速恐不能久本唐書　有兩馬周一見宋史
胡旦傳崔頴改姓名一　即此

起居注

本褚遂良傳　野客叢書葛洪引漢禁中起
居注驗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知漢起
居注在宮爲女史之職自魏晉以來皆近侍
之人不復女職矣今考隋志自漢獻帝至隋
開皇間所謂起居注凡有四十四部隋志謂
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同蓋
周時內史所記又謂禁中起居注零落觀葛
所引則尙存于晉　唐百官志起居舍人秉
筆隨宰相入殿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
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　國史補

兩省謔起居郎爲螭頭以其立近石螭也
雲麓漫鈔唐殿多于陛之　四角出石螭首不
應史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石林燕語唐自
高宗後前殿不奏事則二史固無所書矣本
朝記注初不侍立但于前後殿爲次使候上
殿臣僚退而問所嘗言書之然未嘗有敢告
之也後始詔後殿輪日入侍鄭丞相達夫爲
史復建言併前殿皆入竝立于朶殿而奏對
語畧不相聞惟經筵得與講讀官竝列　舊聞
證誤時政記送史館出石林燕語非始于開寶後

羅織對

大唐新語有羅織經一卷　或曰宰相有狄
公在豈亦順成必待　姚崇之對耶不知狄公
方自承反逆恤其他　談薈漢賞賜多用黃
金晉賞賜多用絹帛各因其時所有耳漢初
以黃金四萬斤與陳平間楚周勃賜五千金
霍光前後所賜七千斤廣陵王前後五千斤

武帝時衛青北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前後賜
黃金二十餘萬斤丞相平將軍嬰各二千斤
朱虛侯章襄平侯通與謁揭各千金昭帝賜
蔡義元帝賜孔霸成帝賜許嘉各二百斤成
帝賜王根哀帝賜王莽各五百斤昌邑王賜
侍中君卿千斤他如黃霸韓[illegible]龔[illegible]尹翁歸
等動與百斤梁孝王臨死府庫尙有黃金四
十餘萬斤吳國懸賞斬大將者黃金五十斤
高帝賜太子家令叔孫通各黃金五百斤王
莽敗後省中黃金萬斤爲一櫃尙餘六十櫃
積六十萬斤董卓積金成塢又漢制天子聘
后輒用黃金三萬斤王莽徵杜陵史氏女爲
后聘以黃金三萬斤當是時黃金多也晉時
賞賜絹布如阮瞻二千疋溫嶠庾亮荀崧傷
珧等皆至五千疋周復唐彬瑯琊王伸等皆
六千疋王渾杜預等皆八千疋賈充前後至
九千疋王濬張華何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皆至萬疋
王導前后近二萬疋桓溫前后近三十萬疋

蘇峻之亂臺城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疋絹數萬疋王弇州曰按志黃金方寸爲斤又云一斤郎一金也四兩爲一斤又云一斤十六兩愚謂漢書明有賜千金及賜金千斤之異則一金當爲四兩而一斤爲十六兩也按漢食貨志武帝制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環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是其時昂銀以爲幣而八兩直三千八錢止直三百也王莽時銀貨二品黃金一斤直錢二萬銀八兩爲一流朱提銀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錢一千以他銀與黃金較計之金一斤當直他銀五斤金一兩直他銀五兩也若金四兩爲斤計之則金一兩當直銀二十兩也漢黃金賤而白金貴不必懸絕乃爾又王莽傳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則一斤萬錢之說合矣漢賜霍光黃金七千斤當爲錢七千萬周勃五千斤錢五千萬也

漢書武帝得周鼎吾邱壽王曰乃漢寶非周寶也賜黃金十斤

晉書武帝嘗問贄虞三日曲水之義束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賜金五十斤

漢書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俱移病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

梁書陸覃爲太子中庶子以母老求去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猗覺寮雜記以百口保人凡七事

拜僕射不燒尾

談薈談賓錄蘇瓌除尚書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曰燒尾瓌竟不燒尾帝問之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涌貴百姓不足宿衛有三日不食者臣愚誠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然韋嗣立入三品趙彥昭假金紫崔湜復舊官中宗皆令興慶池燒尾則非獻食天子也又士人登第必展歡宴亦謂之燒尾說者謂虎化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燒之乃得成人貞觀中太宗嘗以燒尾事問朱子奢子奢曰新羊入羣衆羊觸之必燒其尾乃定故士人登進遷除設宴謂之燒尾又說魚化爲龍者必有雷燒其尾清異錄有韋巨源拜尚書令燒尾食單唐人啟霧能蔚豹雷可燒能薺郎本之石林燕語與侯鯖錄封氏聞見記中宗時兵部尚書韋嗣立新入三品戶部侍郎趙彥昭假金紫吏部侍郎崔湜復舊官上命燒尾於興慶池設食至時各具宋舟上親臨焉既而問吏部船何在崔湜遇戶部雙舸郎呼至以紙作吏部字帖牌上引御前大悅以爲兵部不逮也俄風吹動所帖之紙見戶字嗣立請科湜罪上但罰酒而已

宋璟不奉詔 日知錄[illegible]漢哀帝封董賢而丞相王嘉還詔[illegible]唐給事中如崔植韋宏景狄兼謨鄭肅韓佽韋溫許孟容[illegible]並封駁

大唐新語 宋璟則天朝按揚州按幽州使蜀皆不奉制 談薈邵博聞見錄唐制惟給事

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又王鞏聞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illegible]續通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鎰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譔進則唐中書舍人已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鄭公也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日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又韓渥金鑾密記崔貽範于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遲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遲曰學士冊以性命爲戲遲不答扃戶而寢明日無[illegible]制宜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遲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

野客叢書唐書陽城

爲諫議大夫帝欲相裴延齡城曰號以裴延
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會要延齡儀相吾
惟抱白麻慟哭世說李甘爲侍御史鄭注求
入相甘言于朝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要李
猴爲相宜制日知制誥劉崇魯抱其麻而哭
之乃授猴太子少帥　東觀奏記李璲除嶺
南節度給事中蕭倣封上詔書上正謂樂不
暇別召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璲宅卻喚
使來旌節及璲門而反　舊唐書有醫工崔
懷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敕至南省鄭餘
慶執之封還　新羅人金忠義以機巧進至
少府監蔡其子爲兩舘生葬貫之持其籍不
與　李藩爲給事中制赦有不可遂于黃敕
後批之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河東節度
王鍔求兼宰相有密旨卽擬求藩遂以筆塗
兼相字　石林燕語王荆公驟用李資深以
秀州軍事判官特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
禋行命下宋次道當制封還詞頭己而次命

李才元蘇子容皆不奉詔元城語錄無李才
元有呂大臨

愼赦三國志丞相亮曰匡衡陳元方鄭康成曾不語赦又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
與拜僕射不燒尾此則壞過其子矣　通鑑
吳漢病篤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愼無赦

失出減五等

張文瓘據律

趙仁恭緩刑

守法入史

張文瓘亦據律者何於狄公守法乃擢之使
出　北史劉行本曰臣言若是安得輕臣而
不顧因置笏于地而退遂原所告者　唐書
高帝將立武昭儀褚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
流血曰還陛下此笏

狄仁傑識大體

談薈武后夢雙陸不勝以無子諷而召還廬
陵王新唐書以爲狄仁傑大唐說纂則以爲
王方慶

美政謙退

東觀記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
北史房豹爲樂陵太守遂得甘泉

海曲明珠

野客叢書引北史元樹奔南每見嵩山雲未
嘗不引領歔欷　又梁瑄不歸弟璟每見東
南白雲立望慘然久之

好漢

能改齋漫錄東坡餞顧子敦詩人間一好漢
誰似張長史舊史張柬之爲荆州長史則天
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好漢用之狄因薦柬之
新史易好漢爲奇男子

孫伏伽宏量

本唐書　亦如夢溪筆談向敏中之耐官職
吳志顧雍封陽遂鄉侯還寺而家人不知

諫受貢金

張徐斷獄優劣

請不知譜

厚德錄呂蒙正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于簾
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

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　宋史亦見

萬石張家　新語張說不能匡正所貶者細節覽察雜記張鎰奏減堂餐錢

文瓘據律之報　野客叢書引漢書石奮及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官至二千石景帝號爲萬石君嚴延年兄弟五人皆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後漢馮勤傳曾祖揚宣帝時爲宏農太守有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號曰萬石君幾二萬石矣

張說讓飲

東觀奏記侍御史馬縂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爲之卻縂爲朝長拉收僕臺答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元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

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今馬縂笞收僕者是笞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徐有功忘私忿　袁枚曰有功三坐大辟

大唐新語徐文遠曰李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王公小人有殺故人之義孫有功爲司刑卿持法寬平　野客叢書徐昕爲并州錄事參軍人誣姚元之反詔按詰昕表直之則天大怒終能辨正而出唐史不載昕即有功從弟也　避暑錄話歐陽公薦但忘舊隙

陸象先不杖吏

野客叢書後漢戴宏爲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三國志黃蓋爲守長署兩掾

教曰若有奸欺終不加以鞭杖世說太守劉淮杖主簿向雄後同在政府不交言北史庫狄連爲鄭州刺史開府參軍皆加捶撻魏收爲中外府主簿頻被箠楚書邕州經略使陳曇怒判官劉緩杖之二十五而卒浙西觀察使韓皐封杖決安吉令孫解臀杖十下而死劉晏考所部官六品以上杖訖而奏杜牧之請尹坐堂上階下拜兩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

典選識房杜

士先器識　裴所拔蘇味道模棱諂女主賀三月雪爲瑞雪示無器識　新唐書裴光庭因行儉長名榜爲循資格

人物志

本舊唐書李守素號爲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江左山東世南猶相酬對及言北地

世南不復能答隋唐嘉話作肉譜　宋韓淲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人號爲近世肉譜　大唐新語谷那律爲九經庫　野客叢書引後漢書邊韶曰腹便便五經笥又引唐書殷踐猷與賀知章相善知章嘗號爲五總龜　北夢瑣言李洁尚書蘊相之子以開元禮及第時號爲周禮庫　隋房暉遠傳武帝平齊首應辟命牛宏稱爲五經庫

行秘書

見世說補　北堂者秘書省之後堂蓋在隋爲秘書郎時所作　詳嘉話錄

積翠池賦事

酉陽雜俎烽火樹即出漢積翠池

呂太乙俊拔

新語呂太乙句下尙有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眞因題院中竹葉以寄意焉其詩曰翟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問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頁工將奈何又見世說補　東坡志林執政欲于舍人聽後作露籬余白諸公應須簡要淸通何必栽籬插棘明年竟作之讀樂天集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池北偶談杜詩注有中官呂太一與唐會要魏知古薦張嘉貞薦呂太一無涉

燈影會

洛陽人家　以燈影多者爲上其相勝之詞曰千影萬影　摭宋野史俱以錢王入貢疏買國兩夜初用十二十三至崇甯初以兩夜皆國忌展至十七十八貽謀錄載乾德五年正月詔書上元張燈舊止兩夜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則非關錢王也菊坡叢話

明皇移仗上陽宮爲燈樓初止三五夜又增十七十八兩夜似自唐已然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化元年詔罷中下元張燈然則張燈亦不止上元此段本之捜采異聞錄

張徐同好

見唐書文藝傳

羣書理要

唐會要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羣書治要上之又云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書成諸王各賜一本唐書蕭德言傳太宗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卿等力也德言賚賜尤渥然則書實成于德言之手故唐書于魏虞褚三傳皆不及也宋史藝文志已不著錄今日本國尙有擺印本

六典

唐明皇御撰李林甫奉勅註其書以三師三公三省九寺五監十二衞列其職司官佐敘其品秩以擬周禮書錄解題引韋述集賢記註曰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旨修是書帝手寫白麻紙六條曰理教禮政刑事令以類相從撰錄以進張說以其事委徐堅思之經歲莫能定又委毋煚徐欽韋述始以令式入六司其沿革並入註中後張九齡又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迄今在直院亦不行用程大昌雍錄則曰唐世制度凡最皆在六典或曰書成未嘗頒用今案會要則牛僧孺奏升諫議爲三品用六典也貞元二年定著朝

班次序每班以尙書省官爲首用六典也又其年竇參論祠祭當以監察涖之亦援六典也此類殆不勝述草制之官每入院必首索六典則時制盡在故也二說截然不同考呂溫集有代陳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一篇稱宣示中外星紀六周未有明詔施行遂使喪祭冠昏家猶疑禮之等威名分國靡成規請于常參官內選學藝優敦者三五人就集賢院各盡異同量加刪定然後特降德音明下有司云云與韋述之言相合唐人所說當無譌誤雍錄所引諸事疑當時討論典章亦相引據而公私科律則未嘗事事遵用如明代之會典云爾范祖禹唐鑑論其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又有尙書省是政出于二也既有尙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蓋自唐虞至周有六官而無寺監自秦迄陳有寺監而無六官獨此書兼之故官多重複今考是書如林甫註中以諸州祥瑞頌立條格

以待奏報之類誠爲可嗤然一代典章藴然
具備唐鑑所論或以元豐官制全祖是書有
所激而云然歟又唐會要載開元二十三年
九齡等撰是書而唐書載九齡以開元二十
四年罷知政事則書成時九齡猶在位後至
二十七年林甫乃註成獨上之宋陳騤館閣
錄載書局有經修經進經修不經進經進不
經修三格說與九齡皆所謂經修不經進者
卷首獨著林甫蓋卽此例

中書省故事

淩煙閣

大唐新語蕭瑀圖形淩煙閣　西溪叢語河
間元王孝恭碑作戢武閣豈淩煙先名戢武
而後改之耶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
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五年詔以褚遂良以

筆千目上廿七

下至李晟等二十七人圖形于淩煙閣以繼
國初功臣之像　唐書李勣傳永徽四年冊
進司空始太宗時　勣已畫像淩烟閣至是復
命圖其形台序之　又高宗命圖長孫無忌
形像親爲畫贊以賜之　褚亮傳太宗爲天
策上將軍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凡分
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命閻立本圖像
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　漢
宣帝紀圖功臣霍光張安世等十一人于麒
麟閣　後漢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
圖畫二十八將南宮雲臺　五代史光化元
年加錢鏐檢太師詔圖形淩烟閣

一日謝二恩

唐元宗賜秘書監賀知章鑑湖一曲名賀監
湖或云鏡湖本慶湖避作鏡　野客叢書據
許鼎撰碑云賀監不死賣藥於台州上昇

飲乳息爭

因話錄

柳換播

見世說補

汾陽公忠

有兩郭汾陽一郭淮字伯濟封汾陽子見魏
志一卽郭子儀

士林儀表

柳元公稅居爲善與蒙齋筆談杜岐公不造
宅假官舍居皆爲貴人能以儉適其性者
東觀奏記柳玭擢右拾遺蕭倣鄭裔綽駁還
柳仲郢詣閤進表稱子玭不合塵玷諫垣柳

筆千目上十八

公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玭官貞元元和
以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臯柳公綽柳仲
郢爲稱首　香祖筆記玭家婢不肯侍賣絹牙郞而負國賊柳璨生其族

權文公不由科第

好腳跡門生

孟詩韓筆

老學庵筆記有沈詩任筆

上下門生

篇末原注代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
同門蓋以此兒也　本唐書　玉泉子劉蕡
對策忤時中官仇士良謂嗣復曰奈何以國
家科第放此風漢耶懼而答曰嗣復昔與及

第時猶未風耳　裴皞詩三主禮闈年八十
門生門下見門生　澠水燕談王元之三黜
蘇易簡知舉適放榜奏曰禹偁翰院名儒今
將全牓諸生送于郊上可其奏諸生別元之
占一絕付狀元孫何曰爲我多謝蘇易簡云
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入承
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門生

玉筍門生

西溪叢語唐書載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舉袁郁輩時謂之玉筍玉筍班恐因此而得名　癸辛雜識禮部長貳乃云知舉餘官雖在禮部上皆稱權知舉

音聲樹

原注氷去聲

筆子目上廿九

愼名器

篇末原注有十七字

玉泉子

玉泉子有兩本

失印張筵齊東野語王佐寫字告命置卧內失之從容白上冀時從吏部求一公據足矣

避暑錄話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夏侯勝云取青紫如拾地芥顏師古謂以爲卿大夫之服古者官必佩印有印必有綬魏晉後既無佩印之法唐爲此名而品又在光祿大夫之下　石林燕語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變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有頃皆擒至號戴花劉使

北夢瑣言

主司公道

郎摭言奪標之盧肇　玉泉子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絕于附會門無賓客惟進士盧肇宜春人有奇才德裕嘗左宦宜陽肇投以文卷由此見知後隨計京師每謁見待以優禮舊制禮部放榜先呈宰相會昌[redacted]年王起知舉問德裕所欲苔曰安問所欲如盧肇丁稜姚鵠豈可不與及第耶起于是依其次而放　王弇州曰朱恭靖希周宏治丙辰狀元盛德　爲天下師表雖壽生八十四而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　徐應秋曰韓退之子綰衮皆擢第衮爲狀元　退之名著山斗而世不知有狀元衮吳與弼父吳溥洪武庚辰會元而與弼之名特著　王新建守仁父王華成化辛丑狀元而新建之名亦遠在海日上故不朽有三在此不在彼也

筆子目上三十

玉筍班

篇末原注沈詢字仁偉官至丞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又外郎坻者築不雜亦號玉筍班也　因話錄已謂門生爲玉筍　儒林公議謝絳吳人雅秀有詞藻景祐中知制誥然輕黠利唇吻人皆測其心時謂之士面觀音與范諷同年素爲諷所薄

玉界尺

本傳亦載

過庭錄

晝錦堂記

冠絶諸臣

免杖自新

厚德錄曹彬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

賣餅好學

避暑錄話賣宅隣染亦好學者

聖賢地位

張子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

東軒筆錄

法意

一榜盡與京判 舊聞證誤邵伯温聞見前錄後十五年文定乃庠相明太祖留方孝孺爲子孫輔太平僅除漢中教授子參若斜三司請免補進士除爲眞宗問先帝何爲知對曰留與陛下收人心耳

北史齊神武謂世子曰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　舊唐書太宗謂高宗曰汝與李勣無恩我今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

燒羊

言行錄通英讀三朝寶訓至眞宗祀汾陰見一羊自蹕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眞宗自是不殺羔賁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奏言此特小善明顯帝食鶩問劉光緒禁鮮鶩旨今多復進

寇萬丁

眞相知

激濁揚淸

一見厚德錄

眞隱者

不税農器

呂東簡記名殿壁與東觀記李君奭御扆書名及澠水燕談揚徽之十聯書在御屏風此外唐書魏徵傳帝曰朕方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唐書循吏傳太宗已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于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能改齋漫錄眞宗書魯宗道剛直于殿柱

出方還金

厚德錄載此少略几兩見一條轉引談圃青箱雜記復木姓卽指范文正改姓朱 搉言晉公還帶尙在未貴時爲尤難

橫挺

韓范戰守

鶴林玉露小有異同係引東軒筆錄並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嘗有詩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響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生日獻圖

見世說補

天使亦好官

非乞客

澠水燕談孫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曰先生年五十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爲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　宋史儒林傳孫復字明復平陽人李燾長編中丞國子監直講治春秋既被疾樞密使韓琦言于上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其家録之得書十五卷然今春秋尊王發微實十二卷合之中興書目總論三卷爲十五卷總論已失別有三傳辨失解是王日休駁復之書程端學以爲復作耳其論上祖陸淳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襃

志不在温飽

書聞證誤劉子儀爲學士祈公執政久矣

齊東野語掄魁省元同郡自昔以爲盛事熙寧癸丑省元邵剛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淳熙

丁未省元湯鑄狀元王容皆長沙人紹熙癸丑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皆婺女人紹熙庚戌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皆三山人慶元丙戌省元趙時觀狀元王會龍皆天台人紹定己丑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皆福人至淳祐甲辰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皆三衢人時外舅楊彥瞻以工部郎守衢遂大書狀元坊以表其閭既以爲未足則又揭雙元坊誇大之其後徐以道學名留以功業顯避暑錄話唐制用進士明經二科本朝雖用進士其罷明經不知何時仁宗患進士詩賦浮淺始復明經科而限以間一歲取士舊進士工於詩賦有聲場屋者往往一時皆莫與之敵如王沂公鄭毅夫數人取解省試皆爲第一謂之三元王發書巖叟記問絕人首應明經鄉貢及南省殿試亦皆第一復科以來一人而已謂之明經三元　文海波沙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寘孫何明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楊用修[illegible]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寘何澳也　談舊唐有四元崔延翰又爲制科首也宋三元則王丞相曾楊學士寘馮樞使京金三元則孟學士宗獻王僉憲宗哲若歐陽少師修則本州及太學禮部試搒三元而廷試在第五非眞三元也　盛聯續話歷代登三元者唐有張又新崔元翰宋有王曾宋庠馮京王巖叟孫何楊寘金有孟宗獻元有王宗哲明有商輅然張又新在當時實偁爲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見摭言崔元翰爲京兆解頭禮部狀頭宏詞敕頭制科三等敕頭則是四元見說儲王巖叟以明經科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則是明經非進士科見宋史本傳金史楊伯仁傳謂孟宗獻發解府第一伯仁讀其程文謂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則當時稱爲孟四元盍金時尙多一府試耳見歸濳志及中州集按

雜窗剩言記黃觀洪武甲子南京解元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策太祖擢置狀元後殉建文之難亦一見傅維鱗明書忠節傳俱三元不獨商文毅一人然明史黃觀傳但云以貢入太學洪武二十四年會試廷對皆第一而選舉志亦謂三試第一者明代惟商輅一人爽按黃觀搒姓許洪武甲子應天解元係廖孟瞻非黃觀

宋子京修唐書

篇末原載半臂事凡五十五字　墨莊漫錄頁歐陽公修唐書事可互證負暄雜錄亦載此　有二宋祁一見舊唐書陳夷行傳文宗時左拾遺一郎景文

雎甲辰

二李唱和
四李昉一宋司徒見南史一唐人善畫一
代漢李崧族子爲秘書郎見通鑑一卽
愼密遠權
龍川別志王旦歎文靖聖人
密薦
據東軒錄一榜盡與京判可見仁宗[illegible]
齊賢久矣雖無趙普之薦豈忘太祖遺言
兩張齊賢一見唐書中宗諫議大夫一[illegible]文
定兩趙普一見宋史卷十五神宗紀三川
呰巡檢一見卷二百五十六本傳[illegible]上
復本姓

清波雜志引陶岳五代史補成汭嘗設人改
姓郭氏既貴令鄭準草表乞歸本姓其署曰
名非伯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秦入境
遂稱于張祿則前已有此聯特文[illegible]公括出
尤切　談薈姓名並變者如史記范雎入秦
稱張祿范蠡入齊稱陶朱漢書劉文伯卽盧
芳運期曜卽梁鴻三國志馬忠卽狐篤晉書
李辰卽張昌劉尼卽[illegible]
亮李國昌卽朱邪赤心李寶臣卽張忠志李
忠臣卽董秦李抱玉卽安重章李全[illegible]卽王
日簡成汭卽郭禹楊守[illegible]卽[illegible]宏[illegible]又改姓
名李順節五代史[illegible]崇[illegible]楊檢宋友卽康
勤李紹虔卽晏球李茂貞卽宋文通李繼鵬
卽閣珪王宗阮卽文武[illegible]宗濬卽華洪朱
友恭卽李彥成李繼[illegible]卽[illegible]志[illegible]德明卽
張文禮李繼麟卽朱友謙李繼珪[illegible]康巡李
李紹安卽袁象先李紹沖卽温翊李紹宏卽
[illegible]一引[illegible]卽趙殷衡李紹英卽房知　宋人

陶穀卽唐彥謙趙保忠卽李繼[illegible]趙保吉卽李
李繼遷李昱嗣卽馬植李繼昭卽孫德昭李
繼弼卽董彥弼鄒訢註參同契卽朱子李[illegible]
卽范仲淹蜀才卽范長生[illegible]
[illegible]蜀池北偶談成汭復姓表見釣磯立談[illegible]
禹偁復姓啟見蜀檮杌在文正前
老精四六
詩賦見志
因話錄載賦首句無也字
范公兩賦
賦占相度
兄弟分題

蒙齋筆談此書商維濬收入稗海誤作鄭景望其實卽葉夢得巖下放言
楊魏皆隱士
遂得謝政句下原有八十二字係言野子能
襲父風東坡志林亦載朴詩侯鯖錄楊
朴作楊璞夢溪筆談墨客揮犀皆云蜀人
魏野隱居不仕宦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門
之外有平陸縣詩寒食花藏縣重陽菊繞灣
一聲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爲警句皆有贈
寇忠愍詩好向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
仙後忠愍鎮北都召野坐門下有故女美[illegible]
兩舉出生硬主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illegible]忠
令乞詩于野野贈之詩君爲北道生張八[illegible]
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
未相諳吳正憲億陝郊詩南郭迎天使東[illegible]
詔隱人謂野而野有子名閑亦有清譽[illegible]
林王露[illegible]王文正詩君在中書十二[illegible]

宋史隱逸傳魏野字仲先居陝州□□彈琴
賦詩自號 澠水燕談陝右處士魏野蒲中
李瀆□君貴乃中表也俱有高節 劉先生陝州司法參
軍有能畫所乘馬以歸魏野造之云謂依其宗獨去採藥時乘馬去騎驢歸宗祗汾陰覓
野詣上曰得如劉術者可矣不數年亟遷至客郎中 楊村風趣幽似唐時村有士路遇
閑僧誦周河麓流向東句促驅行周追數里告以向西非東也

貴人奢儉各適
與歸田錄名臣奢儉一條互有發明

奇方愈病

書墁錄

茶墨相反
坡云東坡志林司馬温公曰茶與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

陳蘇子曰二物之質誠然矣然亦有同者公曰
何謂子曰奇茶妙墨皆香是其德同也皆堅
是其操同也譬如賢人君子妍醜黔晳之不
同其德操蘊藏實無以異公笑以為是 侯
鯖錄與志林無殊

崇政殿說書
石林燕語賈文元初以晉陵縣主簿為國子
監說書孫宣公為判監始見因會學官各講
一經賈既退謂宣公久之不出徐令人持唐書
路隨韋處厚傳使讀宣公旨君他日當如二
公其後宣公辭講筵即薦文元自代未幾仁
宗初創崇政殿說書命之能改齋漫錄王
荊公所作賈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
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
以公為之然予按傳簡公嘉話云太祖少親
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于

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
殿說書云據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于仁
宗景祐元年矣豈中嘗罷之而至是再建耶
仁宗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
為崇政殿說書 舊聞證誤按山人郭無為乃太原宰相崇政在
太祖時為講武殿太宗改

拱手聽講
與上條說書皆經筵掌故

勘契
夢溪筆談如古之勘契也 澠水燕談郊祀
禮畢駕還闕門有勘契之儀其制以竹為箭
□□三尺飾以金飾其端緘以泥金絳囊金吾掌
之金塗銅篆為鏃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也
契以泥金紫囊駕前掌之駕至端門闔吏闔
門以問曰南來者為誰駕前司告曰天皇皇

帝奏請行勘箭之儀交勘奏曰勘訖又審曰
是否贊者齊聲曰是三審乃啟扉列班起居
駕乃入契刻檀為魚金飾鱗鬣刻檀板為
坎足以容魚殿前掌板駕過殿門合魚乃啟
扉其制如勘箭之儀熙寧中詔罷其制

游宦紀聞

翡翠屑金
大觀田錄前半尚有槙撰熟柿皁莢藏蟹薄
荷醉猫猫引竹四事 續博物志先有是
說 凡物性相制有不可理測者如人氣
粉犀戎鹽累卵蠅點變白麈尾留紅羊脂
銀軀溺入石蟹性解漆[illegible]
[illegible]翡翠屑金[illegible]
[illegible]辰砂[illegible]鐵[illegible]脂[illegible]鐵獺[illegible]及
羊頭骨灰消鐵[illegible]

（[illegible]）羊角五靈脂伏龍肝馬鞍草皆縮賀（[illegible]）鵲腦鶴糞化石獺膽分卮鳳味續絃新灰拘駒燃柳殺雛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死猶引竹雀遺枯木鵲梁薇形游波泛海桐木生雲駿甲引獺歛甄裂毒豕灰傳漏疏盃毀熱羣毛止風（[illegible]）孤提息潦（[illegible]）蠍螞飛錢甘草硬角木賊軟牙鶴糞化石阿膠止濁犀株離濤黴咒淡鹵石灰定膠薑磁免爆礬線不熱雄黃去蛇水銀去虱膃肭臍駭犬金得白勞之血則昏鐵得鷺鶴之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貂鼠之毛得風則暖象牙之文應雷而生蚌胎之珠得月而盛牛魚之毛應潮而起莧菰可以剖人羚羊可碎金剛耳塞可粉石青海芋可變金白苔可血玉駝糞可殺壁虱黑犬血可融鼠鶩毛可辟水毒猴皮可辟馬疫栗木爲割可遠

盜青楊木爲牀可祛蚤夜明砂可辟蚊棟汁可去蠅獺爪治魚哽飛生之爪可下產難虎髮治齒蝟皮治胃貍頭愈鼠鸛頭已獲紫婁之木可擊魅天名精能起既剖之鷹（[illegible]）銜草續已斷之指縋虎頭骨于龍湫可以致雨痰寵板于棗根可以召雷胡桃之券令鸛夜鳴甄瓦之契投梟自止（[illegible]）飲人（[illegible]）能採衷齒蛛網縫領可辟健忘天雄藿胎日行千里蝗螂之氣含之出火蚯蚓之塵背之起霧百勞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鴛鴦之肉可諧反目蟯蝺所執之葉可以蔽形蛣蜣之影日而出塞沙鼠瘃滴耳而愈聾疾麻得漆而涕桂得葱而敷樹得桂而枯龜得鑑而溺瑇瑁得蘸而甲脫鵝卵聞磨聲則蠐熊食鹽而死獺食酒而幾毆死于山光𤋱死于隙光硤錫以茆晝暈以廬洗油

以蜜濯錦以魚煮羊以鷂煮鱉以[illegible]則蜮沉鵙鳴則蛇結猿啼則嗽生蠹辟下芸蠶生于蒿卽且異海苔鼈龜異蔓菁緒巾波地而兔走箴綴丹帶而蛇去蒲荷檜油桐魚鳴鼓白蟻聞竹雞聲則化爲水緞魚之燭薰蚊蚋成水鵜鷩鬼鴒鵲厭火孔雀辟惡鵲巢禳狐天旱以泥封楓人則雨埋丸石于宇凹隅槌桃核七枚則鬼無能爲殃石榴之貝醉三尸拾櫨之木厭邪祟食鼠淚所滴之物生黃疾踏鸛子所遺之殼生白癬獺肉傷陽熊脂瘻陰水銀落齒鐺壘塗金瘡食孔雀肉飲藥不能愈病狼烟薰之令人手攣縮孕時見兔而子缺唇見糜而子四目食棗令人齒黃烏米酒葱漿可化玉爲粘元明龍膏可藏金成水包形蛇黃可引銀爲丸火鼠之干三寸爲布而火浣不焚冰蠶之絲五色爲衣而人水不濡龍腦著孔雀尾則相聚琥璃蟲蝎得南海自然灰則軟而可刻橄欖落地中魚盡死

番蕉以鐵釘其根則盛海棠于冬至日以糖水澆其根則盛畬骨入瓜則瓜毒壞[illegible]傘間大柿生澆堅實卵石以一模楂置其中則紅熟爛卵泥而可食金橘藏于菉豆中則紅時不變鹽酒蟹以皁莢半挺置其中則經歲不沙生人髮掛樹上烏鳥不敢食其實鑿果樹納半鍾乳粉則子多且美柑樹爲蟲所食取蟶窠于其上則蟲自去取玳瑁甲帶左臂上若飲餅中有毒甲即自搖動種橘時以酒[illegible]塗之則盛黃楊木以陰晦無一星時伐之爲枕則不裂種黍來蛇燒殺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筆竹根多穿損階砌推柔皁莢刺埋土中除之則不過栗子于眉上擦三過頭燒之不爆鶴帶戚喜芝則射之不傷以社酒澆小兒口中令速語社祭餘酒[illegible]屋回壁可除蚊龍腸爲燈置水中見諸物服翼之血滴眼見夜中物鸜鴝目睛和人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蒼鷹之糊注眼見碧霄中物象胸前小

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丹魚之血
塗足上可行水上藿血塗金丹以指物髓卩
變化狼糞黑犬皮焚之可召鼠狒狒血飲之
可以見鬼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
則車覆猢孫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以鹿
胎香懸餌下網則萬魚畢聚鴻毛爲囊渡江
不漏車渠爲杯酒滿不溢井卩邊草止小兒
夜啼鵝脛血塗鸛頭鸛不能起偃鷙末塗馬
卩即不能醫人雀骨人沐湯中下少許毛髮
盡脫亦不復生屎角置狐穴中狐不歸牛膽
塗熱釜釜即鳴馬尾犬尾合置朋友夫婦衣
巾自相愴門冬赤黍鷙莧爲丸令婦人不妬
孝子衣灰傳面酐東家鸖捿木消失音鳴腦
和酒令人健忘風生獸死后向風使活以石
上菖蒲塞鼻則死蝌蛇以婦人衣撥之則蟠
而不起軀見鏡中影郎淫發而失瀏椒攬爲
桿撥魚則浮骨鰻以玉簪花根汁滴之則化
魚食楊花則病牛羊驢馬諸乳置一器中以

筆子目上册一

獅子乳一滴投之悉化爲水花菓樹如會經
孝子及孕婦手折則數年不著花魚遭鴿糞
則泛食鵜鴨卵之黃則中寒而不子甜瓜生
者以飧魚骨插質上横蒂落而易熟桃樹社
日椿其根則結實牢則公魚刺之不櫧以烏
梅二枚煮之則死蛇以桑柴燒之則足見牛
踐瓠苗則瓠子苦桐花飼猪肥大三倍桃李
蛀者以煮猪頭汁冷澆之即不蛀種香草常
以洗魚水澆之則香而茂雷火所及金石銷
鎔而漆器不壞鮭魚塗樹立致焦枯而灌以
犬膽柴盛如故蜻蜓五月五日埋于戶下則
化爲青珠積艾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
錫漸造物柱下四隅以敗扇埋其下蚊不入
屋元旦鵝鳴以火炤桑樹無蟲辰日將斧駁
斫樹則結子不落以磚放石李樹岐枝多結
子園圃四旁種決明草蛇不敢入吸北方之
氣噴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于牀帳之
間則虱盡除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

畢集竹木刺人肉以羊糞燒灰和猪脂淬之
自出取蟹黃以塗久疽則立差爲游蛭所毒
以井泉調蚯蚓糞塗之則痛方止以胡麻麵
啖犬則光黑而駿使獵必大獲狐兒兼得二
十餘歲鬍爽以蛇蛻則彌香斤梅花插鹽中
開花酷有肥態椒目可以衣产搗液可以膠
丹樫灰可以鎔銅地偷金鹽可以煮石植楮
可以已瘋辛茗可以已瘥文無已聾躬餘欒
火大菽礬蔗岡桐槁荷阿魏稿柑醐草銷玉
皂莢碎鐵皂莢腐銅含桃來烏櫨梨來蜂松
柏來鼠人子之藤來象降眞之香來鶴蘇割
刺之椒來鳳凰都淋之藤溲蠱訶棃勒之實
化涎無蓧毒鼠葶甯毒魚杏核毒豕桂毒獺
鶴雞畏柳薪河豚畏葭茨狐畏鵲頭海馬骨
畏糟石乳酪得狻猊之潼則化爲水相思子
得酸則相趁馬得僵鱗而蘼干支列宿之號
去天鳥狒血見鬼魅鼋脂寀蛟蟆鱷宿拔刺
蛛絲去疣蜘蛛畏蕪菁羊畏鱉蠲雲毋制汞

筆子目上册二

修天拒火紫背制金淬鐵以膽礬則變而爲
銅燒銀以硫黃則化而爲鐵塗錫以水銀則
腐而爲泥印毒之淵產金剛焉可以割玉蕃
積之中有聖鐵焉可以碎兵烏場之國有消
石焉能消金石爲水滑石可制雌雄黃伏龍
肝可伏沙而縮錫石灰伏硫黃而制硼砂旻
陀羅花令人香醉決明實能令人跛貢若令
人見鬼杏實能令人盲黃實能令小兒弗長
燕椰貂鷩集鼠胡桐之淚釬金銀桄榔之材
斷石鴿激矢鶩毛脫鶩居谿蠱蠢除燒雄黃
致水蟲磨鐵致蠖蛄燒鬣集鼠燒黿致鱉莽
草熏庶蟲蜃灰攻貍蟲牡鞠辟屯鼈蘘荷叱
蠱萊服解麥毒蠟花解砒毒甕茱解岩葛石
蓮別鹵杉楊止酢蔓青殺蜘蛛苦賁之氣敗
蠶蛾冬藍消鱉瘕榧實粉蕨

三陳三洪

墨莊漫錄有兄弟相代北扉事

二硯

游宦紀聞沙隨先生寓鄱陽買得米元暉小
端硯後又得張無垢遺樊茂實硯

夢溪筆談

夜幸玉堂

唐書韋綬為翰林學士德宗嘗幸其院韋妃
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之而去

澶淵饋物

東軒筆錄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弗支寇
萊公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陳堯叟請幸
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眞宗曰天雄軍何人可
守萊公曰王欽若福祿未艾遽酌大白飲之

命曰上馬盃參政勉之遐日郎為同列　魏
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時目二軍為
銅梁門鐵遂城

紅勒帛

貴人相法

北夢瑣言李德裕門無賓客惟盧肇許脫衫
　齊東野語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
公曾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于文
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　東軒筆錄馬尚
書亮以尚書員外郎直史館使淮南時呂許
公夷簡尚為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
至淮甸上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
女妻之後許公果為宰相馬公知江寧府時
陳恭公執中以光祿寺丞經過馬接之極厚
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眞宰令其歐子出拜
日顯以老夫之故他日稍在陶鑄之末會試
議致堯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虛己
坐上見晏元獻公晏李之壻也時方為奉禮
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禮他日貴甚但老夫
耋矣不及見子為相也呂許公夷簡為相日
文潞公彥博為太常博士進謁許公改容禮
接因語之曰太博此去十年當踐某位夏英
公竦謫守黃州時龐潁公司理參軍英公曰
龐司理他日富貴遠過于我既而四公皆至
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　青箱雜記官至
三品不讀相書自識貴人以其閱多故也本
朝李文靖夏文莊楊大年馬尚書其賞罰未
嘗妄謬而任使之際亦多成功李勣曰無福
之人不可與共事　此外袁宏漢記陳蕃為
徐穉獨設一榻去則懸之　雲麓漫鈔陳蕃
為豫章太守則下徐孺之榻為樂安太守則
下周璆之榻　世說補孔休源為晉安王長
史王深相倚仗嘗于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

孔長史坐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
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陳
後主有玉柄麈尾至佳手執之曰當今雖復
士如林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

局量寬厚

墨客揮犀視此稍增減數字

蘇合香酒

作墨客揮犀之彭乘非比沈氏本有良方乃
載此段亦稱子於良方云云即此可見蹈襲
之迹　酉陽雜俎蘇合香師子糞也　晁公
武讀書志列沈存中良方蘇沈良方

一研三十千

墨客揮犀所載與此一字無訛

一琴一龜
墨客揮犀作鼓琴不顧　趙抃傳神宗立召
知諫院及謝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
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　石林燕語燒
天香亦淸獻事　厚德錄載淸獻軼事尤多
耐官職
原注向文簡拜僕射年月未嘗著于國史熙
寧中因見中書題名記天僖元年八月敏中
加右僕射然樞密院題名記天僖元年二月
王欽若加僕射　亦載言行錄
請試他題
墨客揮犀與此字句小異　避暑錄話晏元
獻十四歲楊文公十一歲貞宗皆親試以九
經不遺一字神童不試文字二公既警絕乃
復命試以詩賦元獻題出適其素嘗習者自

筆子目上卌五

陳請易文公初試一賦立成繼又請至五賦
乃已
健令
墨客揮犀較此稍省數字　賀節信此爲最
詳
孤山放鶴
篇末尚有三十一字言不能著某　墨客揮
犀全類此　又見世說補　詩話總龜林逋
隱于武林之西湖不娶無子所居多植梅畜
鶴泛舟湖中客至則放鶴致之因謂梅妻鶴
子云
手滑
能改齋漫錄龍川別志慶歷中劫盜張海將
過高郵知軍姚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
出金帛市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徑
去不爲暴富鄭公議欲誅仲約范文正公欲
宥之爭於上前仁宗從之富公慍曰方今患
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之
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
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
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
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跡不安范公出按
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
自河北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比夜
徬徨不能寐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也　錄作約載獨詳一綵引龍川別志然龍川別志賓仍姚余考資治通鑑
唐武宗賜劉宏逸薛季稜死又遣使就潭州
誅楊嗣復及李珏杜悰奔馬而見李德裕曰
天子少年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因與
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乃釋之乃知范公
所言者楊嗣復等公案耳　鶴林玉露于杜

筆子目上卌六

悰范文正事兩載之惟杜事作唐懿宗使楊
公慶殺宰相
以工代賑
鶴林玉露與此正同並及陳正仲搭役救荒
避暑錄話富公全活靑州事與此相發明
元夜張燈奪崑崙
又見東軒筆錄
緩行取勝
名將過人
夢溪筆談有持梁公畫像及告身謂靑之遠
祖　靑謝之此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
黨項犯塞新募萬勝軍遇寇多北狄靑盡
取萬勝旗付虎翼軍虜望其旗爲虎翼所破

青在涇原預戒遇敵未接戰遽擊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卻虜大笑鉦聲止忽前哭之虜兵亂過庭錄神廟大長公主哲宗朝主於求駙帶御器械狄詠頗美丰姿哲宗曰人物要如狄詠者天下謂詠爲人樣子狄詠青子也　宋史狄青破儂智高見孔明紀功碑云後有功在吾上者立石于右青果立于其右爲雷所擊

韻學諧聲 齊東野語離騷惟多艱字最不協庵以艱音巾替音天難用才老之說終移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下則涕與替正協

野客叢書既引筆談復謂似此甚多如野字多與羽字協家字多與居字協如詩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與羽協之例也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祁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是家與居協之例也且有字協李字者不但毛詩漢刻中如吳仲山碑亦然慶字協章字不勝其多

同甲會

墨客揮犀與此略同惟程晌作和晌　齊東野語載香山九老至道九老至和五老耆英眞率吳興六老元豐十老各會

雪中芭蕉

冷齋夜話詩雪裏芭蕉失寒暑眼中騏驥略元黃　猗覺寮雜記嶺外曲江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　香祖筆記過嶺芭蕉隆冬不凋特雪不易得

黃梅出山圖

八景

虑匾法

義之小楷

與墨莊漫錄樂毅論石刻參看　唐書藝文志一王義之宋史五行志又一王義之

秋嵐遠景

散隸散草

陸深書輯庾元威造爲散隸　書斷李綽云飛白始于蔡邕在鴻都門見匠人施堊帚成字梁蕭子雲能用帚筆輕拂或有帶行者其體若白而勢若飛武帝謂曰獻之白而不飛卿書飛而不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

不識字快活

歸田錄梅詢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撮其袖以出坐定撤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時人語曰盛肥丁瘦梅香竇臭

天子請客

談薈王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爲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頭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無君臣對坐之禮問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滿美與[illegible]何如與學士論文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乃再拜就坐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架玉管筆皆上所用者于公前來者應之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宴罷月將西沉上命

毀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都下盛傳
天子請客
諸葛用度外人
補筆談
銀臺燭
六駮（劉原父行二事於秦風據經疏以爲駮見所自撰七經小傳於契丹據爾雅以駮爲駮見歐公所撰墓志）
毛詩正義爾雅釋畜駮如馬郭璞注引山海經有獸名駮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言山有木隰有獸喻國君宜有賢也陸璣疏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
一物不失所

筆子目上卅九

因話錄裴洎愼名器亦然
一舉濟三役
金纏腰
紅藥而黃腰號金帶圍初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賞之時王岐公爲倅王判公爲屬皆在席缺其一莫有當之者會報過客陳太博入明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後皆爲首相後山陳師道云輝嘗詢于揚之故老皆云初不識此謂金帶圍者豈花與人物亦相爲榮悴乎見淸波雜志 一見墨客揮犀又蔡絛鐵圍山叢談維揚勺藥甲天下其間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緣者名金腰帶不偶得之維揚傳一開則爲盛端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數驗旨尋

魏公以樞密副使出鎮維揚一日金腰帶忽出四藥魏公異之乃宴半日所期望者三人與共賞焉時王丞相禹至爲監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及將宴而一客以病方謝不赴及且日呂司空晦叔爲過客咸來魏公九喜因留呂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帶其後四人果皆輔相矣或謂過客乃陳丞相秀公然吾舊聞此又得是說于呂司空疑非陳丞相也是後會公守維揚金腰帶一枝又出則會公簪之而會公亦位極未幾蔡文正公守維揚一且金腰帶又出而維揚人大喜賀文正公之重望亟折以獻然花適聞未全也文正公爲之悵然亦簪而賞之焉久之文正公獨爲樞密使後加使相檢校少保視宰相恩數噫一花之異有出折與人台乃若造物戲人乎 名勝志引孔武仲勺藥譜韓魏公琦于郡圃得金帶圍花四朶分簪王岐公珪王荆公安石陳秀公叔之因建四并堂 方

筆子目上五十

輿勝覽韓公琦于郡圃建四并堂取美景良辰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之義後記慶元中趙鞏于郡圃復古名曰杏村重建堂取韓公舊名題扁兼有柳徑竹波等景 有兩韓琦一唐書藝十世孫左監門大將軍一部魏公
寇相例外贈金
隋書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爲制戲之曰筆乾答曰出爲方伯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 唐書柳玼善書東川節度使顧彥瑾請書德政碑玼曰若以闕筆爲贈即不敢從命 戒庵漫錄有人求文于桑思元託以親罷無濁色思元曰吾生平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一定置吾案間鼓吾與致待文作完並銀送還可也 玉堂清話李翰于和疑榜及第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撰作相翰爲承旨適當批詔次日開疑舊閣悉取

圖書器玩留詩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
詔立鰲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
不

墨莊漫錄

荆公書不凡

信道警句

王母

齊郡函山有鳥名王母使者見酉陽雜俎貝
邱南有蒲萄曰王母亦見雜俎華林園有仙
人桃曰王母見雜俎又見伽藍記石虎園有
棗曰西王母皇后浴室有長生柳亦曰西王
母並見鄴中記虎鬚草江東織為席曰西王
母苦蔵有裹形如皮弁有實正圓如珠亦曰

王母並見古今注

小蓬萊石

廬山記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眠其上名曰
醉石 唐餘錄李德裕有醒酒石醉即踞之
蒙齋筆談奇石愈病條下亦引文饒醒酒
石

兄弟盛事 舊聞證誤本朝父子狀元三家引揮塵前錄又猗覺寮雜記

談薈自古父子狀元宋梁灝及子梁固交德
裕及子安守亮張去華及子張師德止三家
耳譏鐵卌誦猗兄弟狀元者唐貞元七年閭
州尹樞元和八年尹極乾符二年崔昭緯景
福二年崔昭炬光化二年歸修天祐二年歸
係及宋陳堯叟堯咨淳化三年孫何咸平元
年孫僅宋祁廷試第一兄郊第三而唱名太
后改郊第一亦兄弟狀元

歷代編戶數

侯鯖錄天下生齒之數前漢一千二百二十
三萬舉其減數後漢一千六百七萬魏九十
四萬晉二百四十五萬宋九十萬後漢二百
二十七萬北齊三百三萬後周三百五十萬
隋八百九十萬唐九百六萬國朝藝祖二百
五十萬太宗三百五十七萬眞宗八百六十萬
仁宗一千九百九萬英宗一千三百四十八
萬神宗一千七百二十七萬齟蚡 楓窓小
牘國初杭粵蜀漢未入版圖總戶九十六萬
七千五百五十三至開寶末增至二百五十
萬八千六十五戶太宗拓定南北戶猶三百
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此後遞增至徽
廟有一千八百七十八萬之多及乘與南渡
江淮以北悉入虜廷今上主戶亦至一千一
百七十萬五千六百有奇生息之繁視宣和
以前僅減七百萬耳

十八笏

與志林藏書半眞僞石林燕語拜石合看

歐家碧

賣弄

塔院水

歐陽修大明寺水記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
云山水上江水下井水次又云山水乳泉石
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
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此
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
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
又載羽爲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
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

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爲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季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邱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楊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岸下水怪誕尤甚夫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所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羅又云齊南歷山泉三十曾子固詩爆流作趵突分甘飮話接泉凡二十二

蔡天啟藪澤思

彩鸞唐韻

宣和書譜吳彩鸞自言西山吳眞君之女太和中進士文蕭客鍾陵中秋婦人相持踏歌蕭往觀焉彩鸞在歌場戲蕭遂請爲蕭妻彩鸞以小楷書唐韻一部市五千錢糊口然一日間能了十數萬字　明一統志寫韻亭在南昌府　老學庵筆記永康軍導江縣迎祥寺有唐女眞吳彩鸞書佛本行經六十卷

花十八

談薈王岐公宮詞碧桃花下試枰棊誤筭籌先一著王低輸卻細釵雙翡翠可黟垂勸玉東西曾南豐詩舞人齊插玉瓏鬆高九萬弔韓佤胄詩拂曉官家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鸚鵡猶向金籠喚太師元張思乘太眞明皇並笛圖黑奴絃索花奴鼓諱奴撫掌闢奴舞阿嬌自品玉璽瓏御手夷猶親拔譜玉東西玉瓏鬆玉參差玉璽瓏名皆雅可對金跳脫錦屠蘇銀鑿落玉太古金巨羅玉逍遥紫都勝銀含稜紅吡撥金腰裊金僕姑緣莊嚴紫風流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如丁香號紫風流

霧淞

談薈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木冰亦曰樹介亦曰樹稼寒盛而木冰如樹著介胄也或曰木介兵象也晉書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其占不一諺日樹若稼達官怕唐書寧王憲疾時京城寒甚疑霜封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吾其死矣此應在貴臣也輟耕錄至正乙巳汴梁二月中雨木冰狀如樓閣人物冠帶鳥獸弃木百態具備殆非人工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自汴至中渎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此應在甲兵也曾南豐集齊地寒甚夜霧凝于木上日出飄滿庭階尤爲可愛遂作詩齊地以爲豐年之兆諺云霜淞如霧淞貧兒備飯瓮蓋寒淺則爲霧淞寒甚則爲木冰樹介霧淞兆豐而木冰兆凶也李獻吉詩大寒冰雨何紛紛曉行日滿江吐雲蓋詠木冰也今朝走白霧南枝令

開紫宮散花女騎龍下崆陵蓋詠霧淞也
東軒筆錄熙甯三年草木皆稼韓公琦薨
上荊公作挽詞曰氷稼嘗聞達官怕　靖康
緗素雜記

具理
冷齋夜話亦記其事

送詩用事
東軒筆錄上作詩送行有報主不言功之句
王丞相詩亦載於末　亦見老學庵筆記白
樂天寄裴晉公詩云聞說風情筋力在只如
初破蔡州時王禹玉送文太師詩云精神如
貝州時用白語而加工信乎善用事也

荔枝詩

與東坡志林荔支似江瑤柱皆成故實

重資收父書

曝書宴
容齋四筆國朝儒館至崇甯政宣不復貴重
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邀見
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曝書宴皆得預　續博
物志引魚豢典略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
稱芸臺　夢溪筆談辟蠹用芸今人謂之七
里香能去蚤虱子曾得數株于潞公家移置
秘閣

退居游山

借覆帖

道園學古錄國子監石鼓十枚其一不知何
代人鑿爲臼

七絕佳句

謝表用經史全語

雪浪齋

修史新例
石林燕語慶歷五年賈文元爲相始建議重
修唐書詔以判館閣王文安宋景文楊宣懿
察趙康靖槩及張文定余襄公爲史館修撰
刊修未幾諸人皆以故去獨景文下筆已而
景文亦補外乃許以史稿自隨是時歐陽文
忠公非文元所喜且方貶出獨不得與嘉祐
初文忠還范蜀公爲諫官乃請以紀志屬文
忠至五年書始成初文元以宰相自領提舉

官及罷去陳恭公相辭不領乃命參知政事
王文安訖奏書亦曾魯公以參知政事領也
　畫墁錄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
中有詔重修唯唐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
奇既進御翌日有舊唐書不得毀久之論執
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修爲之魏公對曰修
分作帝紀表志既退語曰爾應其父病也
歸田錄梅聖俞與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
之修書可謂猢猻入布袋矣刁氏對曰君於
仕宦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　其監修者則
曾公亮故書首進表以公亮爲首陳振孫書
錄解題舊例修書止署官高一人名銜歐公
日宋公于我爲前輩且于此書用力久何可
沒也故書中列傳題祁名本紀志表題修名
然考隋書諸志已有此例又宋史呂夏卿傳
稱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書中亦題修名
則仍以官高者爲主特諸史多用一人此用
二人爲異耳

內丹術

癸辛雜識開卷即載東坡胎息孫眞人鼻端鴻毛不動張安道閉息陳彥眞寄心臍中避暑錄話論養生子午氣升降　許彥周詩話白英聚而雪衡黃酥凝而金醜漢陰眞人丹法

擬貼子

淸波雜志有春詞楷式

侍兒小名錄

倩桃

原註出翰府名談　石林燕語寇萊公燕會常至三十醆舞用二十四人謂之柘枝顛

竹夫人

篇末原注出王直方詩話　鶴林玉露李公甫謁眞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飲指竹夫人爲題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衞國夫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尙形西方之風　此外有陸龜蒙竹夾膝詩楊維楨竹夫人傳

清頌堂叢書

門人黃奭謹案

嫏嬛子

暖講池北偶談古本庶人章末有詩二句書
爾于茅宵爾索綯

試賦官韻

杜老用事

晁公武讀書志詔王砅即註素問者然唐宋
志皆作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稱爲京兆府
參軍宋林億等校引人物志以冰爲太僕令
醫家遂呼王太僕

月令置左右

安樂窩
避暑錄話有安樂泉

蕖

字畫取人

一榜數宰相
石林燕語一榜三宰相避暑錄話宰相得六
人者一榜得四人者二榜得三人者三榜

絲竹管絃
清波雜志亦云 齊東野語禊序不入選或
謂絲竹管絃天朗氣清累之不知絲竹管絃
不特見前漢張禹傳而東都賦亦有絲竹管
絃語張衡賦仲冬令月時和氣清又晉褚爽

禊賦見清明乎三月節氣謂日朗若以事畢
之妙不得列官法帖中豈以其表表自應別
出不可與諸在帖耶亦選詩不入李杜之意
耳 野客叢書引題蕭覽以天朗氣清自
是秋景絲竹管絃亦爲復集請三春之季天
氣肅清見蔡邕於南山賦春寒往六合清
朗見潘安仁閒居賦安可謂春間無天朗氣
清之時後觀吳曾漫錄亦引張禹傳謂右軍
承漢書誤漢書豈誤

瑯邪稻
世說補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
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瑯邪之稻坐
客並不諳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注
云鄅國在瑯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染指書

歸田錄

乾德舊號李心傳舊聞證誤引劉貢父詩話
作問陶竇二內相
見宋史太祖本紀 石林燕語盧相多遜素
與趙韓王不睦上初改元乾德韓王從旁稱
贊處曰此僞蜀時號也帝遣令檢史虎之果
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經宿不敢洗 談蒼
旨之逵異同乎孫劉鄭號唐之至德永泰同
乎陳齊語聯韓嶷議而晉惠六同漢號祿辭
諸鄰鄰諱一同吳號姚漢哀之太初甄晉元
之逵武諱魏孝武之永與繇唐肅宗之上元
韜元順宗之至元諡皆自重本代之號乾德
蜀號號 因宮人鑑背而後難隱異待號辣
宗因曾布日錄而後見建中靖國之紀元曾
肇以唐建中號爲疑請改建爲教而徽宗不
號謂梁末韓位年號太平太宗不忌云然重
相祀契丹而熙之號三月郎收宣祖高孝欲

用亦與乾統謂劉蜀契丹已用[illegible][illegible]義此朔
重復之嫌也至和三年遂改嘉祐門至道末
年爲疑三窮輯選熙寧崇寧武云閏劉宗陵
名宜和武云同契丹宮門名其遊忌又不止
乘復而已 五代保太中後泰准得石刻有
大宋乾德二年凡大字乃晴公祐反江東時
號別又並國號年號而同之不獨西蜀王衍
矣事載宗朝類范明永樂乃前向問明京張
垂華錄張遇贊宋方識所僭年號天順則元
武宗太子逆逆急入郎佐上部年鶚正憲爲
西夏王天商僭國年號睦慶不獨山西州名
實係金實宮名襄昌始祚佐息草定而瑰孝
武先已有之後乃改永熙耳 法僭梁蕭莊
南部晁實齡先已用之又郭子章傳草續記
萬縣閏呂人掘地得一法馬上鑿天啟三年
造背有吉安路三字考天啟乃梁王試立永
嘉王蕭莊帝帝改元也然時不稱吉安路稱
路自元僅孝太和舊志至正戊戍紅巾徐貞

一陳友諒昭江西下吉安泰和稱天啟三年
法馬正其時物觀此則天啟之號前代已四
見矣 葉抱崧說卯以四字爲年號者魏太
武太平眞君唐武后天冊萬歲萬歲通天宋
太宗太平興國眞宗大中祥符徽宗建中靖
國以三字爲年號者梁武帝中大通中大同
以六字爲年號者夏趙秉常天賜禮盛國慶
夏氏四字年號尤多

賢相名言

儒林公議王曾僕射有台宰之量每進擢時
材不欲人歸恩在已初參大政嘗薦蘇惟甫
者可當煩使惟甫至京師屢造其門不敢輒
語以私一日久奉朝請資用已乏困旬辭吉
旦詣公語餘遂及身計公答以他辭惟甫退
所館已有特勑者在門乃新命江淮都大發
運使實朝行之極選乃王公日所署勑也惟
甫懋歎久之其他事名翔此范仲淹被遇極

深嘗贊之日久當朝柄未嘗樹私恩此人之
所難也公日恩若自樹怨使誰當

遵守舊規

即不用浮薄意

射比手熟

此與志林作字要手熟相通

文富並用

見富弼傳

五鳳齊飛

舊聞證誤實李文恭穆與宋賈呂
李五公後二年蘇始爲學士

名將仁心

舊聞證誤有偕潘美收江南伐太
原三事

厚德錄多載武惠軼事亦有此段係引歸田
錄 更見清波雜志

取士器識

江鄰幾雜志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曰南方
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同列曰
又與中原奪得一狀元 東齋遺事宋眞宗
策士夢殿下茶甚盛與殿基齊拆卷第一人
乃蔡齊也

名臣奢儉

舊聞證誤引王鞏聞見錄太宗問寇準年尚少乃服何首烏而食之
自鬚髮遂變于是拜相

亦見李昌齡樂善錄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
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
杜祁公衍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
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名
臣而奢儉不同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
有南遷之禍遂沒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爲戒

朱衣前引

東軒筆錄學士以上並有一人朱衣吏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矣世傳館閣寔爲學士者賦詩云眼裏何時赤腰間甚日黃及爲學士又作詩曰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文豪

談薈梁唐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並舉宋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內外諮稟目覽詞頌手苔牋牘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泚悉皆贍舉容一觀斷隋書劉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朝野僉載元嘉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絕六事齊舉號神仙童子南唐近事處士史虛白北海人清太中遊江表嘗對客奕棋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令題目或爲書啟表章或詩賦碑頌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數食之頃衆製皆就

璘又符載亦池北偶談云 葉氏留記張蒙唐詩紀事

賜宴四學士

夢溪筆談有天子請客

香餅

石林燕語王禹玉潤筆有杜荀鶴試卷此外高似孫緯畧薛紹彭書米元章會稽公襄陽公丹陽二夫人告以智永臨右軍帖爲潤筆

世說補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以珍貨幾萬緡仍輟一歌姬質冠洞房者爲潤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敍譜諡品秩畧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尚貲改竄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而去　癸辛雜識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爲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卻之但需紅羅百匹於是大宴命妓遂以犒之王士正香祖筆記白樂天與元微之至交白作元誌銘潤筆亦至五六十萬

得體

古鑑照二百里

吾面不過楪子大楪一作鏡　夢溪筆談一研三十千而不買亦是不玩物

鎖院倡和

冷齋夜話作當年叨入武成宮

東坡志林

柿葉書

晉書鄭虔好書嘗苦無紙于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肆書歲久殆遍　唐鄭虔傳善圖山水好書苦無紙于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肆書歲久殆遍劉賓客嘉話錄鄭虔廣文知慈恩寺有柿葉遂借僧房學書　懶眞子韓退之游青龍寺詩僕舊讀以爲喻畫壁之狀後見長安志云寺有柿萬株此蓋言柿熟之狀火傘頳虬卵赤氣沖融九龍照燭皆其似之也長安諸寺多柿故鄭虔知慈恩寺有柿葉數屋取之學書僕仕於關陝常見柿連數里　野客叢書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　白居易詩紅袖曉窗

書柿葉　李行簡傳家貧聚木葉學書　宋江夏王鋒傳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
又晨興不拂宵塵先書塵上

桃笙

談薈方言宋魏之間簟謂之笙自關而東或謂之益拔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佯梁簡文答湘東王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詩話云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戶錄云瓊州紅藤簟方言謂之笙或曰蘧蒢亦曰行唐沈約奏彈歙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此耶左太沖吳都賦云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注云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劉夢得有詩云蕙風香塵尾月露濡桃笙梅聖俞詩誰知廣文直桃簟冷如冰　倚覺寮雜記

金鯽

桯史今中都有豢魚者能變魚以金色鯽爲上問其術秘不肯言或云以闤市汚渠之小紅蟲飼凡魚百日皆然初白如銀次漸黃久則金矣又別有玳瑁魚蘇子美詩松橋扣金鯽竟日獨遲留東坡詩我識南屏金鯽魚冷齋夜話亦記金鯽魚

容安軒

東籬南村西疇北窗皆見陶集

公權論研

倚覺寮雜記引公權論並東軒筆錄避暑錄於公權記青州石末事數詳續博物志引研譜天下之研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研爲第一有兩部公權一見金史交聘表高麗禮部侍郎一郎唐柳公綽弟

眞陵山結綠

萬花會

篇末本有六十三字係言饒州陶器及太平廣記

拋青春

侯鯖錄引退之詩百年未滿不死且可勸買拋青春野客叢書鄭谷贈富平宰詩易博蓮宵醉千鍾石凍春白樂天詩青旗沽酒聽梨花注杭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李白詩襄中百斛金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閒居一樂

避暑錄話葉夢得在許昌活小兒三千八百人

日賓樓

紅靴銘

冷齋夜話即本此

夢客攜詩

有肉無蔬

墨客揮犀視此惟末多數字　冷齋夜話同晝墁錄僧惠明善庖肉一頓五觔楊大年日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不若呼燒朱院泊宅編蘇州有僧賣猪頭蒙數枚俗號猪頭和尚是定光佛　蘇詩佛印遺猪待子瞻

七言偉麗

桃花悟道

退之獨步

二柏兩檜

藏書牛眞僞

清波雜志米元章少年作楚山清曉圖上御府戴嵩牛圖元章以摸本易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則無也中貴人王右軍帖米以他畫易之未允欲赴水亟昇之元章得一研以曾祖以唾點磨研元章色變爲公辯初但以其好潔曾祖字仁熟守京口唾硯吳虎臣漫錄書爲東坡

宋寒李俗

又載仇池筆記

行書第一

徐公洞石蘇公龍井題名記去中秋十日與兒子邁棹舟至赤壁元豐三年庚申越二年壬戌據此尚在前後兩游之前

墨莊漫錄小蓬萊石雪浪齋石石林燕語米顚石皆石癖　蒲圻縣西北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郎破曹處蘇公前後游皆黃州赤壁與曹無涉江夏辨疑有三赤壁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一在齊安郡之步下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

坐臥畫下

世說補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因坐臥觀之留宿其下數觀諦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三日乃去　國史補

絳州有篆字李陽氷見之寢臥其下數日不能去碑有碧落二字謂之碧落碑

竹葉帖

拾遺記張華博物志四百卷武帝詔分十卷後人言陵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爲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爲名

謫仙語

治目如治民

導引

與墨莊漫錄內丹術　嬾眞子月令置左右石林燕語攝生相表裡

草堂瀑布

味外味

詩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與嚴滄浪詩話拾羊挂角無迹可求開後來神韻一派

江山風月主人

篇末尚有二十七字係問燕子賦新笏

荔枝似江瑤柱

蘇詩題廉州龍眼質味殊絕可敵荔支

義出楞嚴

作字手熟

龍川別志

文靖聖人

見澠水燕談李文靖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
政府時西北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
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公曰少
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
無事其後北戎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祀
蒐講墜典靡有虛日魏公始歎文靖之先識
過人遠矣　兩李沆一見唐書元哲七世孫
一即文靖　舊聞證誤

不可浮薄

[illegible][illegible]錄話亦謂文靖公鎮服浮躁　北夢瑣
言李德裕抑退浮薄此外張昌齡傳與王公
[illegible]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黜太宗
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
令器也取之則後生勸慕亂陛下風雅矣然
之

對秉鈞軸

東軒筆錄亦載呂許公爲郡守上言不稱農
器

澠水燕談錄

宋藝文志作王闢之

戴花

能改齋漫錄眞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
爲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
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爲侍眞宗
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所
戴者召近御座眞宗親取頭上一朶爲陳簪
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
葉墮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
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陳云今日之事本
大內都巡檢使陳云若爲大內都巡檢使則
上何不親爲太尉戴花也二公各大笑　寇
萊公爲參政侍宴上賜異花　上曰寇準年少
正是戴花喫酒時衆皆榮之　宋史司馬光
中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簪
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枝

不賀

夢溪筆談熙寧六年百官入賀蔡子正爲樞
密副使獻詩昨夜薰風入舜韶君王未御正
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夜雨消其
敘四月一日避殿皇子慶誕雲陰不見日蝕
四句盡之

朝服侍立

與下條陳氏三子列侍同爲美談

元功陰德

歸田錄名將仁心亦曹武惠王事

三子列侍

厚德錄載此稱陳秦國公又稱秦公並引晉
公談錄竇儀尚書家法整肅每對客坐郎二
侍郎三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能
改齋漫錄吳待郎待問建安人其父曰長者
平生惟訓童稚以自晦里人以其長厚目爲
吳觀音所生四子參政育樞密充又京方並
登進士爲朝臣諸孫十皆京秩侍郎于京師
遇鄉人至必命子孫出見而列侍焉

謀罷監軍

面具

癸辛雜識狄武襄以鉼連枷破儂智高非始於宋也

清波雜志武襄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illegible]
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所能改齋漫錄[illegible]
武襄自拱聖長行至節度使平章事世多[illegible]
狄之隸籍與參政王堯臣作狀元之年同[illegible]
亦為兩府仁宗以其然命王諭狄去其黥文
狄謂之曰青若無此兩行字何由致身于[illegible]
斷不敢去要使天下健兒知國家有此名[illegible]
待之也議者避其言 泊宅編石林燕語[illegible]
有不去面文事東軒筆錄王文安及第[illegible]
狄武襄投營同在天聖五年

走卒知司馬

齊東野語亦引獨樂園詩并云遼宴羣臣劇
戲亦知司馬端明豈止兒童走卒哉 澠水
燕談民刻畫其像家祠一本畫工有致富者

宴餞賜詩

筆子目下十三

與墨莊漫錄送詩用事不同時而同為宴餞
文潞公事

遼人尊畏

鶴林玉露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以千
金求其書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
青箱雜記魏野獻萊公生日詩云何時生
上相明日是中元又贈詩云有官居[illegible]
地起樓臺當有北使語問譯者曰[illegible]是
無地起樓臺的宰相萊公方居散地頃[illegible]自
召還

聖德詩

澠水燕談太山孫明復見之曰子禍起矣
避暑錄話石守道與歐文忠同年進士名相
近皆第一甲國初諸儒但守傳注自孫明復
稍自出己意守道師之始倡為闢佛老之說

慶曆聖德詩遂肆言臧否

不事造請

與李沆不用浮薄同意 [illegible]
[illegible]

晚節勇退

置宴詩廳句下原注仁宗嘗賜詩刻石[illegible]
之廳壁上 兩孫讀一見唐書度支職方郎
中一郎宜一公 兩石介一見明史林[illegible]傳 止
德初言官一郎守道

金馬玉堂

許彥周詩話亦有會老堂口號謂用南史
謙傳 是青箱雜記引白樂天詩元和[illegible]
士五相一漁翁強對 青箱亦記口號[illegible]
而稍有不同處

筆子目下十四

李續高志

進士沿革

此條與摭言所引國史補進士時尚一條參
看賜宴自太平二年呂蒙正榜始梁灝宴條丁
項林院蒙正宴于開寶寺遂為定制給金吾
衛士送歸第自蔡齊榜始刻登科錄自霍端
友榜始開成中高鍇知舉內出霓裳羽衣曲
賦太學創置石經詩進士試詩賦自此始

衣冠盛事

石林燕語又曰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
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者亦皆第[illegible]
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illegible]
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并由
言太直為考官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
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瞻入第[illegible]

等而已矣醉耐歲云謂古人虛也父
子俱爲宰荀彧大稱除事者商宰
衡伊尹左相伊陟勃丞相餘侯司
丞夫吳丞相荊州逵大詞馬荊州
牧裴侯陸抗北齊陽王劉律金左
丞相咸陽王斛律韋賢韋元成李
邵李固袁安袁敞王龔王暢蘇瓌蘇頲休
薛混李吉甫李德裕呂袁簡呂公著父十同
時在大位爲三公者漢右將軍上官梁子驃
騎將軍上官安大將軍耿況大將軍耿會皆
太宰司馬孚子大司馬司馬望太傅司問買
子子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元顯穆論焉理
司徒馮謝太師元繼子開府儀同三同元父
后唐中書令趙德鈞子侍中趙延壽與副
徐知誥子司徒徐景通宋太師尚書令鐵依
子檢校太師侍中錢惟濟元太師月赤察兒
子太保塔刺海太子少師佩頭太保馬札兒
台子右丞相脫脫父子對乘檢政者齊重偖

爲尚書左僕射濟爲侍中治門下省奧紀亮
爲尚書令子隲爲中書令父子天策上將軍
晉楚王馬殷子馬希範父于太師者王舜于
匡父子同時封王公侯者昌黎王馮熙南平
王謂各自以恩澤封義陽王陸侯東平土麗
舒國公李蓋英國公李世勣東光侯耿光好
晦侯耿弁裴侯張昭都鄉侯張承宣城侯諸
葛瑾都鄉侯諸葛恪各自以功猷封宋錢文
信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子昌武后又
有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素子莊蕭蕭儀甫
子容洪忠宣子景伯景嚴景盧父子史官司
馬談子遷劉向子歆班彪子固王詮子隱王
察子簡李太師子延壽劉知幾子陳又蔣義
貞元中爲史館修撰子係太和中拜史館修
撰伸太中初右補闕史館修撰偕歷官左拾
遺史館修撰父子臣人同在史館朱爲仁宗
朝同修國史子敏求史館修撰父子同在館
父子至栢者類聚險宛委所載外有平當

子宴唐劉祥道子齊賢樂彥瑋
子家先賓德元子懷貞清廣子元紘令狐楚
子絢崔鉉子讓能徐商了彥若崔惰冊子允
韋仁約子承慶鄭珣珍子階朗切掃編載
宋初至靖康元年父子秉政凡十二家王惠
獻化基子安簡舉正呂文靖夷簡子惠穆公
弼正獻公著石元懿熙載子文宋中立陳綬
事恕子恭公裁中韓忠獻億子獻肅絳宰相
維門下侍郎莊敏績范文正仲流子忠宣純
仁政參純禮曹武惠王彬子武穆子永坦
確子慰握密會靖公亮子孝寬曄王侍
郎傳文子忠傳子曉

傳衣鉢

西溪叢語較此略多後兩行云馮當世知貢
舉擢彭器資爲首後賜彭詩云當時已自傳
衣鉢羞媿猶爲食肉儈 奏幸雜誅余試吏
部銓第十三外舅楊琢齋書賀一聯号和凝
傳衣鉢蓋外舅向亦以十三名中選故耳
邵氏見聞錄亦載之

一揮九制

十聯詩在御屏風

進士預宴

海濱奇觀

集古錄

古人法書惟重眞蹟自梁元帝始集錄碑刻
之文爲碑英一百二十卷見所撰金樓子是
爲金石文字之祖今其書不傳曾鞏欲作金
石錄而未就僅製一序存元豐類藁中歐陽
修始採摭佚遺殘至千卷撰其大要各爲之
說至嘉祐治平間公在政府又各書其卷尾

於是文藪□與詩讀時有所會定也二書其
後題嘉祐癸所至熙寧二年已酉季□未作
擴其畧洪偺月錄上距癸卯藹大年高未記
要僎既成之八年則是錄之淺當在嘉祐□
年辛丑其貢貫跋尾則多係治平初年所書
亦開有在舉亭初者知業之門錄圖□公之
命而爲之也諸碑跋今皆貝公集中其跋自
爲書則月宋古嵇卿寘聚眞牘刻於靈陵曾
玄父石刻鋪叙補有二百四十六跋陳振孫
書錄解題稱有三百五十歎業所記則曰凡
二百九十六跋公又自云凡四百餘篇有跋
近刻集古錄者又爲之說曰世所傳集古跋
罝百餘篇而業乃謂二百九十六雖是時公
尚無恙然續跋不應多逾百篇因疑寫本誤
以三百爲二百以今考之則通此十卷乃正
符四百餘跋之數蓋以集本與眞牘合編與
寺據集本者不同宋時廬陵之刻今已不傳
無從核定不必以業記爲疑矣是原本但隨

得隨錄不復詮次年月故自序曰有卷峡而
無時世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也近刻乃以
時代先後爲序而於每卷之末附列原本卷
峡次第有年月倒置更易補正之處故錢
曾讀書敏求記以爲失其補意然考毛晉跋
是書日自序謂上自周穆王以來則當以吉
日癸巳石刻爲卷首毛伯歎三銘是作序目
後所得宜在卷末郎子裴亦末敢妄爲詮次
蓋周益公未能考訂云云據此則周必大時
之本已案時世爲攻其來已久今刻文集者
但序時代不復存每卷末之原矣則益爲疎
亓

推墨八分

；團

石林燕語大龍鳳團茶以八餅爲斤蔡君謨
爲小龍團斤爲十餅仁宗命劾之人臣爲請

與留而免執眞青爲密雲龍以二十餅爲斤
其後又有爲瑞雲翔龍者其精者爲轄茶
鶴林玉露陸羽茶經裴汝茶述皆□載建品
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開寶間始造龍團後
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諸
記以進東坡詩前丁後蔡相寵加其與進蕃
後桃花者不同然亦宦官宮妾之愛君忠東
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備晉公
清波
雜志引葉石林云取小團之精者爲密雲龍
黃堤錄唐茶以陽羨爲上供建溪北苑香
著也貞元中常衰爲建州刺史始蒸焙而研
之謂研齊茶歐陽永叔有龍茶小錄熙甯末
製密雲龍其品又加於小團矣然密雲之出
則二團少粗以不能兩好也宜仁一日歎曰
指擇建州今後更不許造密雲龍亦不要團
茶未幾有貴公子使廣廣貯團茶自爲虜人
鐵以二團易蓄羅一疋此以一羅酌四團
夢溪筆談李後主有北苑使善製茶吉人得

名非地名也丁晉公談　歸田錄臘茶出於
劍建草茶盛於兩浙浙品日注第一洪州雙
井白芽出日注上爲草茶第一　避暑錄話
北苑曾坑謂之正焙沙溪謂之外焙草茶極
品龍雙井顧渚雙井在分寧縣其地屬黃氏
譽直家也顧渚在長興縣□覺秦蠡記茶曰

范公泉

右上海棠牡丹俱文正事　香祖筆記益都秋谷有范公祠泉鄒平長白山東西峯皆有范公泉與幼隨母流寓鄒平泉有三皆貧時讀書處而青州范泉則貴後宦游跡

投壺新格

西京雜記武帝郭舍人善投壺　談薈玉女
投壺每投千枝百二十梟設有出不入者天
帝爲之醫嚇梟一作嬌□異禮王公與玉
女投壺千□百嬌嬌音□陽大年請書題柱
史藏三只箭矢□同□百□□焦□詞雙槃
□有□□□□□投□實以豆惡大矢躍也

訓以雖爲貢之號有倚竿帶鈕泥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妙者有蓮花驍西京雜記郭舍人一翁能七十餘號顏光祿載汝南周頃會稽賀徽並四十餘號古傳投壺之丁者王胡之閑日賀革置障石崇故隔屛風之薛脊或背坐反投而無不中今之投壺名最多有春睡聽琴倒插鑵耳衛蘆翻胡等項不下三十餘種三國志注邯鄲淳作投壺賦千餘言

硯錄 分廿餘品許出父子詒硯與歙硯發墨而損筆

唐積歙州硯譜米芾硯史洪适歙硯說辨歙石說失名端溪硯譜高似孫硯箋

藏書山房

老學庵筆記

七十健拜

就樽對酌

酒盡各散去句下原有七十五字言伯筠工書

千字文

御覽引梁書取鍾王眞迹授周興嗣令選不重複者千字韻而文之興嗣一宿而上鬢髮皆白賈氏談錄進士周逖改次千字更撰天寶應道千文右相陳希烈問曰枇杷二字如何翻破逖曰唯此兩字依舊北史秦王俊開潘徽名令爲萬字文與七十健拜亦養生家之一端

小桃

紅絲硯

涵水燕談唐彥猷品硯及志林柳公權論硯皆主青州 西溪叢語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恐是用紅絲硯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王建集中有作工研又作洪研皆非也

遨頭宴

歲華記麗成都太守歲時宴集四方奇技序進于前士女以坐具列于廣廷謂之遨牀謂太守爲遨頭

沈詩任筆 猗覺寮雜記兩引杜詩韓筆

南史顏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 文心雕龍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梁書劉潛字孝儀秘書監孝綽弟也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郎孝儀六孝威也

富園凌霄花

石林燕語

日進故實

經筵

朱太祖召趙孚後殿講周易詔王昭素便殿講乾卦眞宗召崔頤正講尙書于景福殿於苑中說大禹謨崇政殿西有延義閣迎陽門北有延英閣仁宗邇御延義每講讀宣二府大臣內聽賜飛白書賜宴英宗御邇英閣講經史蘇軾有邇英殿講論語謝賜御書詩元制宣文閣十大明殿之西北御閣閣經史以左右儒臣爲經筵官黃縉除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賜緋與天順八年始開經筵歲以二八月中旬始叫十月下旬止

賜碑

大唐新語杜如晦薨太宗謂虞世南曰餘體
吾意製碑　墨客揮犀韓侍中薨上內出碑
部知督葬事一切用度皆出于官上自撰
碑題其額曰兩朝顧命定冊元勲之碑明年
晉侍中薨上題其墓碑額曰兩朝顧命賈冊
王勲之碑

畫壁書畫

野客叢書魯直言唐省中皆青壁畫雪考漢
省中皆粉壁畫古列士列女見漢官典職而
沈約宋志亦日郎官奏事明光殿只胡粉畫
古列賢馬翰苑粉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臨
幸權苗李之後皆畫松鶴見李德裕詩秘閣
鄭壁薛稷畫鶴見鄭谷詩斷畢宏爲給事
中畫松石于左省廳壁集賢注記集賢院南壁
畫陰鏗詩圖北壁畫叢竹雙鶴四庫當門畫

夫子坐於元帳左右諸弟子執經問道東觀
記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唐
錄文宗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蹟命畫于太
液亭應劭謂畫堂畫九子母　因話錄秘書
省內有落星石薛少保畫鶴賀監草書郎餘
令書鳳號四絕元和中韓公武挾彈中鶴一
眼謂五絕　石林燕語學士院畫春江曉景
尤工　墨莊漫錄重貧收父畫亦即郭熙畫

閣帖

野客叢書閣帖多弔喪問疾李浩刊誤短啟
出于晉宋兵革之際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
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死罪是違令
也僕觀漢魏已多如此不但羲之恐非冒禁
之故孔融繁欽陳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
晉宋如阮嗣宗謝元暉任彥昇之徒亦然又
觀墨客揮犀荟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喪問
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惟弔喪問疾者

以不祥故多在人間　夢溪筆談亦主此說
　初米芾取淳化閣帖一一評其眞僞多以
意斷制罕所考證黃伯思重寫訂正成法帖
刊誤前有自序稱米疎晷甚多或僞蹟甚著
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闕
別稍久帖之類有審其僞而識評未當者若
知伯英夫人諸草帖爲唐人書而不知乃書
晉人帖語之類有識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
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乃
李陽米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
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
之類其論多確陽屋作法帖正誤專指黃長
膚之過今未見湯書不知所正者何誤然湯
之畫鑒亦空談鑒別而不以考證爲事者
臨江戲魚堂帖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
閣帖十卷摹刻其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
文曾敏行獨醒雜志劉殿院嘗寓於新淦所
居民屋題寫殆偏臨江郡庫有法帖十卷釋

以小楷他法帖之所無也劉作法帖釋文本
附註石刻之中未嘗副爲一集後人於載亦
堂帖中鈔合成映而仍以間本原第編之書
錄館題又稱武岡人嘗傳刻絳州潘氏帖喜
定中江並中又取到本分入二十卷中官帖
所無者幾附之益箋帖本閣帖而廣之故立
中釋文亦國次莊釋文而廣之又陳與義作
法爲釋文刊誤　箋本舊帖尚書郎潘師旦
以官帖世自纂刻者世稱潘駙馬帖又稱潘
氏析居江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
得其一於是備刻餘帖是名東庫本丞卷各
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世帝居太平何
以部號十登封書爲訓云曉絳帖平所論每
卷字願門東庫本惟第十卷丙論智東書梁
武辛評書語武帝藏錄張　上書當彼漢翻
綱懸居訂正案奏敘宗八兵[illegible]法書表在宋
考武帝之相夫梁武帝甚遠則考論傳書據
墨莊漫錄其書本二十卷舊並鈔本未刻所

識字號止於山字其河字以下十伏十四卷曹士冕法帖譜系上卷淳化法帖以下爲二王府帖紹興國子監本淳熙修內司本大觀太清樓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慶歷長沙帖劉丞相私第本長沙碑匠家本長洲新刻本三山木版黔江帖北方印成本烏瀟本福清本澧陽帖鼎帖不知處本長沙別本蜀本廬陵蕭氏本凡二十二種下卷絳本舊帖以下爲東庫本亮字不全本新絳本北本又一本武岡舊本武岡新本福清本烏鎮本彭州本資州本木本前十卷又木本前十卷凡十四種薈以淳化閣帖爲大宗而絳帖亦列子諸本皆其支派出古今法帖皆搨本世此書載有印本法帖　施宿顧從義何碎徐宗光於閣帖之得失異同漸以明備王澍什江帖考正以史傳正誤誤以筆蹟辨依託而行款標目以及釋文之頻亦一一考核仍依法帖原目分爲十卷

老福

清波雜志張公布衣游嵩夢人驅羣羊于前曰此相公食料羊也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享萬羊合　避暑錄話朝散郎仲咨其曾孫也詩與詔其家有石刻

攝生

貼黃 吳于亭雜錄引國史補一作揭黃

修實錄不遷官

鶴林玉露張無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

知舉盛事

因話錄好與師門生類此

重金

類員子唐人用袋盛魚今人以魚爲袋之飾三品以上飾金五品以上飾銀景雲中詔衣紫者以金衣緋者以銀　舊聞證誤

參用文武

詔意

狀元宰相

並見避暑錄話國朝狀元爲宰相自呂文穆公蒙正後五十年間相繼得者三人王沂公李文定宋元憲元憲後百餘年間未有繼者至靖康元年何丞相文縝始爲之梓州臨潼有廟凡蜀之舉子必禱于祠下文縝夢神在簾中以詩授文縝發視之　宋末留夢炎文

天祥　談薈宋趙丞相鼎甲申生繼鼎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者史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清之丙申生每一相各長一紀　東軒筆錄本朝狀元多同歲徐奭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于戊寅呂溱楊寘皆生于甲寅賈黯鄭獬皆生于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于辛巳陳堯咨王堅皆生于庚午

一榜三相

嬾眞子淳化二年均州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善出神嘗至一處見二仙官議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一人曰不若以第二甲爲第一甲明年唱名上謂近臣曰第一甲多放幾人言出即叫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忽忽忘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孫何榜三百五十二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二十

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

歸田錄蓋太平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正而下大用二十七人而三人並登兩府惟天聖十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今昭文相公韓僕射琦第二西廳參政趙侍郎槩第三人也予忝與二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爲科場盛事自景祐元年已後至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十二榜五人以上未有一人登兩府者

狀元峻用

此郎上條狀元宰相注腳

不再試　舊聞證誤引李燾長編駁之

歸田錄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

避暑錄話唐制誥以掌進畫翰林學士初但爲文辭不專詔命自校書郎以上皆得爲之班次各視其官亦無定員故學士入皆試五題麻詔敕詩賦而舍人不試蓋舍人乃其本職且多自學士遷也學士未滿一年猶未得爲知制誥不與爲文歲滿遷知制誥然後始並亘本朝既重學士之選率自知制誥遷故不試而知制誥始亦循唐制不試雍熙初太宗以李文正公沆及宋提王化基爲之化基上章辭不能乃始中書并召試制誥二首遂爲故事其後梁周翰薛映梁鼎亦或不試而用歐陽文忠公記唯公與楊文公陳文惠公三人者誤也　夢溪筆談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惟檢討不試初置檢討只作差遣不止館職後檢討給職錢同帶職在校勘上亦承例不試

賜生日

宋史禮志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以宰相王旦生日詔賜羊三十口酒五十壺米麪各二十斛令諸司供帳京府具衙前樂許宴其親友日遂會近列及丞郎給諫修史屬官俄又賜樞密使副參知政事羊三十口酒三十壺米麪各二十斛其後以廢務非便奏罷會而賜如故此大臣生日宴會之始也故容齋三筆載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流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則宰相生日有賜不始於宋矣王明清揮麈錄賜生辰器幣起於唐以寵藩鎮五代至遣使命周世宗眷遇魏宣懿始以賜自是執政爲例禮志載紹興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賜宰臣秦檜辭免生日賜宴詔是南渡復有生日賜宴之例也

宰相兼師傅　舊聞證誤仁宗初立爲太子李文定以參政兼賓[illegible]二年[illegible]遷集賢相兼少傅又引揮麈錄[illegible]呂文穆[illegible]達夫余源仲王將明皆以宰相兼公師[illegible]宮除少保而不拜文公呂正獻乃以公師平章軍國事非宰相也

特試中書

青箱雜記沂公有物混成賦見兄弟分課條

三槐　舊聞證誤引邵伯溫聞見前錄作太祖曰使[illegible]與卿王溥官職彥卿太宗夫人交

別見清波雜志　玉泉子相國李石庭槐一本抽三枝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蓋一枝稍短爾

紅羅飛白　古夫于亭雜錄引黃氏日抄玉堂之廬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

石林燕語凡兩見一詳一略　宋史蘇易簡傳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于廳額　又何執中傳初賜第信陵坊以爲淺隘更徙金順坊甲第建嘉會成功閣帝親書鉅額以示寵　又楊存中傳高宗爲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

日風雲慶會之閣□東□詩范成大晩歲
卜築于吳江盤門外□□當御書石湖二大
字以賜之　青簡雜詩太傅宗公時年已八
十餘而拜□向輕利仁宗□乃飛白千歲二
字賜之　老學庵筆記慈聖曹太后□飛白
蓋習覲詔陵蔡韓也仁宗皇帝嘗賜□使劉
六符飛白書八字　瀛小典談仁宗片宮殿
門觀多帝飛曰淵勝敷昔神道萃賜纂韓首
王曾之禪曰旌質□章曰旌忠李迪曰遺直
晏殊曰舊學丁虔曰崇儒王且曰全德曰元老
文彥博父均曰敬忠積劉李用和曰親□范
仲淹日褒賢曹利用□旌功呂表簡曰□宗
張士遜曰舊德狄青□旌忠元勳其餘本可
悉記或云初王子融守河中橫居明皇之裴
羅卿碑額獻之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
臣碑額賜篆蓋始于此其後英廟神考亦屢
有賜者　歸出錄爲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
點最難工李唐卿撰三百點以進上特爲浩

筆子目下廿七

淨二字賜之其六點又出三百點外

兄草弟麻

留意知舉

郎一榜三相事

賦落韻

東軒筆錄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
以落官韻而不收　龍川別志王文正爲相
南省試當仁不讓于師賦時賈邊李迪皆有
名迪以落韻邊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
就御試取迪而黜邊　野客叢書杜子美一
□押兩萍字東坡一詩押兩耳字張景陽一
□押兩生字任彥昇一詩兩押生字三押情
□□齊東野語焉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

亟宜用韻已孤□□□名及元祐中使虜焉
爲留守始修門生敬酒邊焉因言昔秘監賦
重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芸叟不覺滿盃覆
懷再三愧謝　鶴林玉露宋紹興省試高祖
能用三傑賦一卷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
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史記正是帷
帳漢書乃作幄

想當然

老學庵筆記載此加詳梅聖俞爲小試官曰
何須出處及謁謝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
君陳子曰宥爾惟勿宥王制王三宥然後制
刑坡公或即本此　三國志崔炎傳注五官
將納袁熙妻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
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　懶眞
子送窮文僕曰豈退之眞見鬼乎彥法曰蓋

筆子目下廿八

想當然耳

門生名位相亞

湘山野錄呂申公乞致仕仁宗曰卿退何人
可代申公引陳堯佐遂大拜後文惠懷薦引
之德撰燕詞攜觴相館使人歌曰爲誰歸去
爲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公笑曰白帳捲
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言調鼎事無功

十膀傳家

談薈古人子姓貴盛可記者西漢金日磾張
安世七葉珥貂楊震至彪四世太尉袁安至
隗四世五公唐蕭瑀八葉宰相漢荀氏六世
九公人所共知他若漢明帝時張酺爲三公
時其父尚在公卿朝罷俱詣酺府奉觴上壽
身爲帝師歷太尉司空司徒其子□復爲和

帝侍講曾孫濟位至司空亦仕靈[illegible]
弟喜亦爲司空俱封侯東漢耿氏[illegible]
建安末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illegible]
列侯十九人郎將護羌校尉及刺[illegible]
數十百與漢興衰魏太尉穆崇六[illegible]
昆季尚主者又十餘人七世掌機[illegible]
公二代封王陸凱家同時在朝二[illegible]
軍十餘八隋高祖受禪失穆來朝[illegible]
孫雖在禨祿悉拜儀同一門執象[illegible]
後漢應樞神光照社探得黃金后[illegible]
應初應奉應邵應瑒應亨七世通[illegible]
王冷王詢王曇首王曾虔王楫王[illegible]
通顯宋謝莊子脁孫濕四代六人並[illegible]
尚書宋何尚之子偃偃子戢戢子具[illegible]
子敬容祖孫五世爲吏部尚書劉林[illegible]
道劉齊賢三世典選王彪之子臨之[illegible]子
納之納之子淮之四世並爲御史中[illegible]嘉
貞三代爲相四代掌綸誥又胡宿胡[illegible]胡

文修胡世將四世掌誥李德林李百[illegible]
期徐齊聃徐堅徐嶠孫遜孫宿孫備[illegible]
均張濛李昉李謂李昭述並三世掌[illegible]
崔邠崔郾崔鄲兄弟三人並爲禮部[illegible]
安至孫昆三世並爲僕射朱史吳樹[illegible]
子職三世節度使錢忱高祖傲祖惟[illegible]
四世爲節度使鄭紳鄭成[redacted]鄭藻鄭[illegible]
世爲節度使張儉張文張巡李峴李[illegible]
並兄弟同列三戟唐崔琳與太子屑[illegible]
祿卿瑤俱列戟棨號三戟崔家羣從[illegible]
官每謂大明官冠蓋相望遇宴集一[illegible]
務猶重疊其上王儉子暕暕子[illegible]
子師孔顏達孔志孔惠元三世亦[illegible]
顯子適適子美三世爲京兆尹道[illegible]
道興子皎三世爲執金吾周詡于[illegible]
三世爲益州牧李宗謂子昭遘十[illegible]
及第昭遘子杲卿杲卿子士廉皆[illegible]
二世爲探花郎若父子貴顯者不[illegible]

師陳去非子贈侍中文忠公堯佐次貽太尉
康肅公堯咨一相中書一長樞密一爲侍從
俱登甲第而堯叟堯咨兄弟狀元俱建節宋
徵猷閣學士忠宣公洪皓子平章事文惠公
适知樞密院文安公遵端明殿學士文敏公
適父子兄弟俱登制科知制誥俱以學士終
漢史丹九子並爲侍中唐博陵崔倕六子一
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尉卿鄲外臺
尚書郎廷尉卿郇執金吾部左僕射鄆又邠
及郎五知貢舉得一百四十八人宋忠獻公
太子少師韓億子太傅絳太子少師維司空
績武惠公諮中書曹彬子河陽節度武懿公
燦郭武節度瑋定國節度忠恪公琮億八于
彬七子餘亦各有顯臣汾陽忠武王郭子儀
八子而顯者四代國公曜趙國公晞代國公
曖祁國公曙西平忠武王李愬子十三人而
顯者亦四河中節度使愿嶺南節度使憲涖
國公愬太子太保聽宋之五竇端明學士儀

禮部侍郎儀起居郎佩叅知政事傳補闕[illegible]
皆諫議大夫竇禹均之子唐有五竇國子[illegible]
酒常司業牟容管經畧羣發州刺史庠氏[illegible]
節度使羣皆左拾遺竇叔向之子 嘉話[illegible]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進其家自右軍
以下至僧虔智永禪師二十五人各書[illegible]一
卷命崔融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日王只[illegible]寶
梁書劉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
十人並能屬文晉王祥弟覽孫導至十一世
孫褒歷兩晉宋齊梁陳后周凡七十餘人皆
有列傳如羲之獻之徽之宏僧達曇首[illegible]綍
僧虔儉皆有孫裔及河東裴氏十代有傳

相壻

並見東軒筆錄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
理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謂范曰吾
女及笄仗君爲我擇壻范曰監中有舉子
皋張爲善皆有文行它日皆至卿輔並可

也晏曰然則熟優范曰富修謹張政俊晏曰唯郎取富皋爲壻皋後改名郎丞相鄭國富公弼　孫公談圖晏元獻公門下王青自號王貧頭傳相術夫人呼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壻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使人通好富黜于春官以青爲妥未幾富中大科即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壻時秀才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又馮亮普相人爲夔路監司日呂文婧父爲州職官一見文婧即許以女嫁之其妻怒曰君嘗以此女爲國夫人何爲與選人子亮曰此所以爲國夫人也

燒天香

避暑錄話趙清獻公好焚香又喜薰衣

書畫潤筆

唐書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白居易爲碑皇甫湜怒曰近舍湜而遠徵居易信獲戾予門下矣裴因請之湜飲湜揮毫立就裴因以車馬器物酬之湜怒曰何待之薄也其價三千字每字三匹絹更減不得裴笑依數酬之湜受之無愧　能改齋漫錄楊文公億以文章幸于眞宗作內外制當時辭諸蓋少其比朝之近臣凡有除命願出其手俟其當直即乞除命故潤筆之入最多于衆人蓋故事爲當筆者專得樓以傷廉遂乞與同列均分時遂著爲令　夢溪筆談凡草制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騎皆分霑元豐中改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之物　澠水燕談上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公卻之　歸田錄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　野客叢書引容齋續筆李邕天下多齋金帛求其文

米顛拜石

世說補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于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嶂層巒奇巧尤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illegible]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石林燕語亦載拜石并及求帖投江事

避暑錄話

兩葉夢得一見明史熹宗紀一即少蘊作避暑錄話者

安樂宮

齊東野語作丁崖州詩不云裴

荷花盆

汴林有萬花會

樂天院

清波雜志侯鯖錄並載靈芝宮樂天[illegible]二事東軒筆錄冷齋夜話墨客揮犀則專[illegible]靈芝宮

小兒夯

厚德錄引此數端、清波雜志有常平法

治暑方

古方治暑句上本有六十二字

制科不試詩賦

亦載石林燕語富公以茂才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為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富公始至蘇子瞻又去策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皆廢又國朝以史館昭文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 其實引無舍但各以庫藏書直館館直院謂之館職以假官兼者謂之貼職豐以前凡狀元制科一任還即試詩賦各一元

筆子目下卅三

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官制行廢崇文館為秘書監罷直館直院之名而庫仍在擇以直秘閣為貼職之首皆不試而書除蓋特以為思數而已

談資

篇末尚有一百十九字自言暑風冬日享之十有一年　夢溪筆談太宗幸玉堂石林燕語太宗賜王堂之署四字皆玉堂[illegible][illegible]　筆談唐翰林院在禁中自學士已下工[illegible]翠官司隸籍其閣者皆稱翰林學士院在[illegible]扉者便於應召唐宣召學士日東門入與下院在西莁雖院吏亦上子玉堂門外今學[illegible]院在外亦設待素悉昔文具故事言已[illegible][illegible]詔書翰林院太內供奉藝能技術縱居之[illegible]以詞臣侍書語其閣乃藝能之一爾　前貼翰林院在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為侍詔之所　新唐書百官志[illegible]乘輿所在必有文詞

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于別院以備燕見者是也韋執誼翰林院故事亦謂其地乃天下以藝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其始本以延引雜流原非為文學侍從而設至明皇置翰林待詔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其職始重後又改為學士別置學士院謂之東翰林院于是舊翰林院雖有以伎能入直如德宗時術士桑道茂之類而翰林之名實盡歸于學士院歷代相沿遂為儒臣定職

拆亭

翰林玉露載此事兼及類此者

四六用經語

墨莊漫錄翟公巽葉少蘊謝表皆用經史全語

筆子目下卅四

老喜讀書

蘇楊二榜

南郊用冬至

呈藝

一劄薦三相

黃黑豆

青州全活

侯鯖錄富鄭公與歐公書云大賤加二十四考在中書也又作書與蔡政云伏念人生好事難得又手今方遇之　厚德錄引之僻富韓公

觀上八十八以左僕射同平章事郭丹八
冊五司徒兼郎級八十仕子華州牧王祁
以太保雖陵公致仕子儀八十立
因少：尉中書令遂賜王趙熹八十四以
宋爲衡八十四以衛尉卒史浩八十四以
宗依國公致仕八十九以太節卒尚行簡
八丁以少傅平章軍國重事乞補趙光國
八丨餘以后將軍榮卒矣罷就第八十六卒
英鄰早達者歲項十歲相少吳帝舉十五
相顔項唐堯十五相帝摯甘羅十二爲秦上
驸爲騎茲介子排丨五爲楚相章唐成十五
爲郡主篤司馬元翻高盜十八聞府韓曲
崔英十七而爲符奏該議大夫子諸十八爲
主可守張縮十八爲漢淮南守賈誼十八爲
畢七終軍二十爲謁者尖章二十一爲丞相
劉義康二十三爲司徒錄尚書事劉休仁二
丨三爲司徒尚書令霍去病二十四爲大司
馬鄧禹二十四爲大司徒蕭子良，魏俱二

十六爲司徒錄尚書事安眞子兀部帶亦以
二十六爲大司徒宇文泰二十七爲丞相高
岳二十七爲太尉高歡二十十爲太師錄尚
書事脫脫二十七爲中書右丞相王儉二十
九爲僕射秉政伯顏二十爲中書左丞相庚
希憲三十爲中書平章事王溥二十二爲平
章事范宗尹三十二爲右僕射張俊三十二
爲元樞將帥之少若齊：：丨六爲益州總
官霄大府十八爲燃拔將軍目侯錄高二十
三拜前將軍定關中賀拔岳丨丨六爲大都
督淮陽王李道元十九爲洛州總管鄉國公
羅士信二十爲行軍總管盧南闕二十三拜
岩州總管任伏威二十三拜東南道大行臺
吳王李散二十六拜大將章封英陶公又春
明退朝錄宋時宰相起令廬相文蕭公四十
三發肅寇萊公四十四王浙公四十五貫魏
公四十八樞密副使趙令三十范范萊公三
十晏元總三十五韓魏公丨十六參知政

尹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知制
詔蘇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祖楊文
公晏元獻晏宣獻王宣徽拱辰皆二十八夏
文莊三十學士蘇侍郎二十八晏元獻王宣
徽皆三十宣獻三十五上沂公李邯鄲三十
六楊文公錢子祁皆三十七盧相臣參政禹
王告三十八　游宦祀開幸相三人者四人
趙韓王向文簡王龔公次鄧公四人者止蔡
宗而已
三師致仕藍田談錄引揮麈錄歐陽公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辨 昌自吾錢
談畬宋時歷三師三公者天雄節度符魏王
彥卿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
中令彝興自守太傳爲大尉荊南節度使南
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爲太傅趙令以
司徒太保侍中在中書以太保中書令留守
西京又以太師西京養疾王文正以司空司

筆子目下 卅七

徒太保在中書以太尉罷爲王清昭應宮使
漢世五爲三公者胡廣四爲三公書傷賜三
爲三公者黃瓊楊彪唐五入相者蕭瑀裴度
崔允四入相者韋巨源姚崇韋安石三入相
者武承嗣武承守豆盧欽望李嶠李懷遠崔
湜劉崗求張說張延賓王鐸鄭畋五季三入
相者禹道宋三入相者趙普呂蒙正呂夷簡
張士遜文彥博春明退朝錄載學士三入者
李文正劉中山子儀宋景文范景仁四入者
李邯鄲五入而一不上拜　凡出入將相最
久者絳侯周勃從入漢爲威武侯相國太尉
再爲丞相就匽凡三十呂年穎陰侯灌嬰爲
昌文侯御史大夫車騎將軍太尉丞相凡三
十年鄺疥數將兵有功不當侯十二年用父
食其故封高梁侯凡六十三年張北平蒼以
代相封侯爲計相四歲淮南相十四歲御史
大夫六歲丞相十四歲比卒凡五十五年司
馬字自司空至太宰三十年楊越公素以御

史大夫爲行軍元帥僕射尚書令司徒司空
太子太師出入將相二十七年劉江夏義恭
自都督荊州進司空司徒錄尚書太尉太保
太傅領大司馬太宰三十五年長孫趙公無
忌以尚書左僕射罷政爲開府司空後去尚
書門下省司徒太子太師後同三品加太
尉檢校中書令知門下省加太尉任公轄者
三十六年中書英公勣初授大將軍至左僕射
司空太子太師出入將相垂五十年郭汾陽
子儀以使相進司空司徒副元帥尚父太尉
二十六年滿中書令二十四考裴晉公度四
爲同平章事三建節一留守官司空司徒侍
中中書令凡二十五年張齊王全義自河南
尹建節加太師尚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凡
四十年馬楚王殷建武安四鎮節加太師天
策上將凡三十八年趙韓王普三爲首相三
建節一爲西京留守左僕射太子太保少保
司空司徒侍中太保中書令凡二十九年文

筆子目下 卅八

潞公彥博再首相一平章軍國一首元樞五
換節令兩鎮加侍中司空司徒太尉太師垂
五十年史魏王浩一爲右僕射右丞相樞密
使三領祠加少保少傅太保太師凡三十二
年安童三爲中書右丞相一鎮北邊垂四十
年春秋戰國時管仲以桓公元年執齊政至
卒凡四十一年魏冉以昭襄王元年爲將軍
執秦政封侯十二年爲相至罷凡三十六年
白起以昭襄十三年爲大將至五十年而罷
凡三十七年廉頗以趙孝成王十六年爲將
四十年宰相秉政之凡者漢蕭酇侯何漢元
年爲丞相進相國至惠二年卒凡十四年張
北平蒼文帝前四年爲丞相至後匹年免凡
十四年霍博陸光以後元二年爲大司馬大
將軍秉政至地節二年卒凡二十年王陽平
鳳以竟亭元年如光官秉政至陽朔三年卒
凡十一年吳廣平漢以建武元年爲大司馬
豫政至二十年卒凡二十年諸葛武侯亮以

章武二年爲丞相兼政至建興十一年卒凡
十四年晉王始與導以建武元年爲驃騎將
軍錄尚書事進司空司徒太保丞相以咸康
五年卒凡二十二年謝盧陵安以寧康元年
爲僕射兼政進衛將軍太保以太元十二年
卒凡十二年宋劉彭城義康以元嘉六年爲
司徒兼政十七年以大將軍出督凡十二年
魏長孫北平嵩以天興元年爲司徒輔政進
太尉柱國大將軍以太延元年卒凡四十年
隋高齊公穎以開皇元年爲左僕射輔政至
罷凡十九年唐房梁公元齡以貞觀元年爲
右僕射輔政進司空至卒凡二十一年

夜得一士

鶴林玉露魏鶴山云其嘗以呂文穆夾袋冊
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雎
黃公襲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葉范文獻
手記近世虞忠肅趙莊館錄之類萃爲一編

名達賢錄　夢溪筆談健令亦蔣堂侍郎事

善舉賢良

如陸宣公之舉韓愈歐陽詹李觀王伯厚之
得文天祥

罷舉買舟

魯公眞蹟

清波雜志

配享功臣

談薈宛委編記父子配享廟廷者唐太師西
平王李晟太尉涼國公李愬宋中書令濟陽
王曹彬侍中曹瑋尚書令魏王韓琦太師
魏國公中彥

儉可助廉

本朱史范純仁傳　南史陸慧曉傳儉以養
性又格言儉以養廉大法小廉鹽鐵論儒爲
雜廉

春詞帖式

清波雜志尚有趙野春帖子

酉陽雜俎

修月戶

蠅虎陣

水畫

璵璠樂

本西京雜記而首尾皺彼少青玉燈照膽方
鏡雨事　談薈舜帝在位四年丹使獻白玉
還益地圖舜遂廣九州西王母復獻白玉琯
以和八風故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冷道
舜祠下得白玉之管集補錄堯賜舜以昭華
玉昭華玉者律琯也西京雜記曰昭華管秦
府庫中玉笛也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
車馬山林隱鱗相次息無不復見其上銘曰
昭華之管庾信詩更愛昭華玉選拔蘭葉圖
胡文恭詩仙致昭華玉韶東弱水香惜夏英
公詩延喜靈臺上昭華瑞琯中乃用琯字杜
妝之出宮人詩開吹玉殿昭華琯辭帶黎圓
縹帶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絡縷縮封繫臂紗
又延喜玉宋書王者孝道行則至尚書璇幾
鈴日禹開龍門石元圭出刻日延喜玉受德
天賜佩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幽刖獻賜

雷風通響昭華之珍既徙延壽之莊被歸

蕤賓鐵

談薈樂工廉郊嘗泊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蕤賓鐵也鏘鼓滁孫沈爲太常丞嘗一日早于光宅坊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退復止寺舍問主僧曰上人塔鐸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沈曰其間有一是古製某請一登塔歷扣以辨之僧言往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非此耶沈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懸鍾而應之也固求摘取觀之曰此姑洗之編鍾耳請旦獨綴于庭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司臨之約其時彼扣本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獨異志唐承隋亂樂懸散失獨無徵音國姓所闕知者不敢言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眞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聞砧聲在今弩營是當

附英公宅又數年無繇得之其後徐敬業反天后籍其宮嗣眞乃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于東南隅果有應者遂掘之得石一[illegible]裁爲四具補樂懸之闕[illegible]宗時洛陽耕者得古鍾高尺餘楊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illegible]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北史長孫詔傳爲太常造樂器惟黃鍾不調嘗經韓使君佛寺聞浮圖三層上鐸鳴其音雅合宮調晉荀勗傳子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

碧筒杯

因話錄靖安李少師與賓僚飲宴以荷爲杯滿酌密繫持近人口以筋刺之　王讜唐語林李宗閔暑月以荷爲杯　留青日札解語杯者陶九成命美人捧荷花擎杯花心而飲　木輟耕錄

烽火樹

與璠璵樂一條本皆西京雜記亦稗海所有非如國史補爲所本無惟稗海雖上採晉人而是筆則專取唐以下小說既合雜記應從雜俎　再葛記積翠作積艸　又三輔黃圖

湖目

腹稿

談薈陳繼達本武夫不知書夢人以墨水升餘飲之遂識字王肅注易東齋夜有女子從地中出贈墨一丸旦用此墨便覺才思開敏李白少時夢所用筆頭上生花才思贍逸和疑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才思敏贍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管授之文因道進李嶠夢人以雙筆相贈文川有名王珣爲桓溫掾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

有大手筆俄而武帝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馬裔孫夢神授筆二枝後入中書吏奉二筆大小如夢中所授元史楊奐母夢日光射身旁一神以筆授之已而生奐范質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生九歲善屬文今人但知江淹夢筆耳[illegible]淹夢張景陽寄錦取還文章日躓夢郭景純索舊筆還爲詩才盡

龍城錄

非子厚作乃王銍僞託見墨莊漫錄

羅浮梅花

又宋史有五趙師雄一伯邇子一伯璁子一伯昌子一伯郁子一伯思子

霓裳羽衣

蔣帝逸吏□公遠□桃枝向□擲之小□
橋其色如銀請元宗同登遊月宮 薛同
集異記明皇與葉法善游月宮聽樂問曲
紫雲曲也帝默記其聲歸傳其名曰霓裳羽
衣 並見癸辛雜識

野客叢書

題糕

王氏本書卷十六引苕溪漁隱九日詩用餻字
惟崔德符和呂居仁詩有之 鶴林玉露白
樂天詩移坐就菊叢餻酒前羅列則固已用
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餳

野客叢書張衡七辯沙餳石蜜白樂天詩甕
頭竹葉經春熟□餳氣味綠黏臺又春攜酒

客過綠餳黏蓋杓 石林燕語白樂天詩三
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 嬾眞子唐人作寒
食詩欲押餳字以無出處遂不用殊不知出
于六經及楚辭也周禮小師掌敎簫註云簫
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也 招魂日粔
粔粢餅有餦餳些注云依餳餳也 粔康緗
素雜記宋子京寒食詩草色引開盤馬路簫
聲吹暖賣餳天嘉話所載春來不見餳云是
宋考功詩比因閑沈雲卿詠驢州不作寒食
詩云海外無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
何日是清明花柳爭胡發冉車滿路迎帝鄉
遙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誦驢州故有是
詩但未見宋全篇耳蓋沈宋俱仕武后朝故
所傳容有訛謬所未詳也李義山詩云粥香
餳白杏花天省對流鶯坐綺縫又宋子京途
中清明詩云漠漠輕花著早桐客甌餳粥對
禹中寒食清明多用餳粥事

擬□

鼪上

初潭集謂裴休亦辨之 唐書盧若虛謂是
鼫鼠本說文讀鼫鼠豹文爲句鼪鼠屬下

紫荷囊

石林燕語重金亦可考見舊儀 西溪叢語
荷紫即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囊非也宋
子京云猥挈荷橐預從豹乘皆緣習之誤由
史劉杳傳言簪筆持橐事甚詳

古人名字

能改齋漫錄箕子名胥余見司馬彪注莊子
于他書不見易牙名巫易牙其字也見孔頴
達左傳疏 二陸通一楚狂人一後周人字
仲明 伯夷一舜典作秩宗一顓頊師一孤

竹君之子□鄭伯夷見抱朴子一武德中竹
祐夷□段安節琵琶錄一杜子美隸人二孔
安驪□漢人注論語者一晉餘不亭侯孔愉
□□曹參一西漢相一淮南王謂者 孤竹
□□台奇眉台見孔叢子註一作黙台見路
□之初□子朝見常詩外傳孤竹郎觚竹北
海之孤山也史記不知孤竹君有三子元子
伯□名允一行元宇公信中子伯遼名惡嫡
□□□名孜□公逵一作智字公達或日夷
□□□出見春秋少陽篇伯遼見周曇詠史
諸□□□□仲見吾衍開居錄初欲立夷不
可□□□□借巽去之北海於走立憑或日
□□齊之□一日異毋弟見烈士傳漢光和
元年遼守虞翻夢人日子伯夷之弟遼海見
遷葬之朱元符三年封伯夷爲清惠侯叔亦
宜仁惠侯而伯遼則無傳役器古氏改爲墨
氏又□怡氏故其後有□□從□椎陽侯竹
晏加二作三又齊太公之□□□伯夷並□

青日札　談薈父子同字者晉張老字孟其
子趯亦字孟齊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
仲父子同稱管仲晉大夫卻克字駒伯卻克
子卻錡亦字駒伯祖孫兄弟同名字者少昊
名摯其孫顓頊之子亦名摯是爲帝摯湯之
天乙紂父亦名天乙子湯長子名太丁武乙孫
子亦名太丁周仲雍曰虞仲仲之裔周章孫
亦曰虞仲蔡文侯名申其元孫昭侯亦名申
魯莊公之孫仲嬰齊仲字嬰齊名也而文公
之孫亦曰公孫嬰齊者從祖也又同時衛穆
公名遬其裔孫成侯亦名遬晉范宣子士匄
其同族伯瑕文伯亦曰士匄楚有公子申字
子西乃平王子昭王兄也又有右司馬公子
申而闘宜申又字子西

雌霓

齊東野語（商維濬原刻稗海誤刪齊東野語後半部作癸辛雜識前集今從毛晉津逮秘書本完本）

貢雲

駕霄亭

簾爲仗衣與此奢儉各殊　韓　原之敗功
甫移庖見癸辛雜識後集

配鹽幽菽

鶴林玉露載此極略

二紗

老學庵筆記亳州出輕紗一州惟兩家能織
相與世世爲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

翾草敏捷

夢溪筆談梅詢書詔屬思甚苦澠水燕談劉
原文　晉九制與此遲速各別

手持禊帖

癸辛雜識子固善墨戲於水仙尤得意　嘗斿
梅譜二詩云逃禪祖花光闇庵紹逃禪　俞
松蘭亭續考定武蘭亭在定州熙寧中薛向
師正爲帥其子紹彭竊歸洛陽斷損湍流帶
右天五字宣和間入于御府建炎初宗澤送
之惟揚　金人焚揚州乃不知所在或云金攜
以北去　舊府志明宣德四年揚州某寺僧
發地得二石乃蘭亭舊刻運使何士英命工
截齊合爲一致仕載歸金華

里社詩酒

愛日齋叢鈔司馬光爲耆英會序云樂天在
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圖傳於世宋
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再矣圖形著明僧舍
樂天之故第也筆談亦謂樂天居洛與高年

者八人游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
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今考修香山故事
惟至道初李文正公罷相後以司空致事年
七十七思樂天洛中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
欲繼其事爲宴集故相朱惠安公吳僧贊寧
預焉會蜀寇起而罷其事當在京師至和間
杜正獻公亦已致仕與凡老年得謝者爲五
老會其事又在南都謂再會洛未詳後是如
米元章九雋老會序云中散大夫河間公靖
鎮吳[redacted]乃闕碁齋會九雋老則其事在吳名
氏且未悉著獨潞公以元豐五年尹洛爲耆
年會凡十三人可以踐唐賢遺踊而過之矣
又元豐初趙清獻守杭趙康靖自南都來年
八十一共游湖山爲二老圖清獻時七十一
程給事師孟守越又滅清獻一歲嘗同唱和
清獻謝事過之因捨程公爲三老圖盛哉承
平與型也渡江以來有若史忠定六老圖居
益公二老嘗會清時勝事各擅一門豈惟家

[illegible]之慶又有劉[illegible][illegible]正楊[illegible]三老圖不圖[illegible]齋[illegible]有詩[illegible]陵佳話也

頭校是書凡用六例初以是書皆從稗海入選即以稗海校出爲宋西峯太史手鈔時脫落者補之如副官職脫去原注亦有雖脫落而實爲師相所刪節不可以脫落論者仍之如孤山放鶴節去尾數行此初例也繼就已入選各條彼此有可互證者使以類從如衣鉢既見麈言亦見澠水燕談此再例也或其條雖未入選而其書已由他條入選即係已入選之書就其事之可相觸發者連類及之如銅面具固清波雜志所有此三例也有其書即未入選然爲稗海本有之書如金鑾亦爲桯史冷齋夜話所載理宜參觀勢難割愛此四例也並有稗海所本無之書而關乎事之源流非推廣無由窺其全豹者如金帶圍又見鐵圍山叢談方輿勝覽之類明知蔓衍然而猶賢乎已此五例也其有一事數見止字句小有增損或竟不差一字者無論是否重

見稗海亟登之以充類至盡如靈芝宮銘見清波雜志東軒筆錄侯鯖錄冷齋夜話墨客揮犀此六例也雖然或更有九州之外或失諸眉睫之前蛇足徒添雞肋可棄既成而後悔之姑識其坐荒歲月如左

道光乙巳孟陬上元門人黃奭

同書四卷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金蓮燭送歸院

唐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令以乘輿金蓮寶燭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 世說

孝宗召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送以金蓮燭直廬史進古詩二十韻有金蓮引雙燭再拜離階戺之句上亦令韻荅之又命周必大和以進 玉堂襍記

王岐公在禁院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爲誰左右以姓名對遂召公賜對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起謝敕內侍挾持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至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旋取針線縫連袖口宴罷月將西沈上命內侍扱金蓮燭扶掖歸院翊日上問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床取幞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 錢氏私志

蘇軾嘗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問曰今卿爲何官對曰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對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對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皇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

感涕已而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竇氏五子

唐竇叔向有五子牟羣庠常鞏皆有詩名宋竇禹鈞亦有五子儀儼侃偁僖皆位通顯謂之燕山五桂

爨火

漢樊英字季齊習京氏易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向西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刻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

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 東漢

郭憲字子橫光武拜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向東北含酒三噀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正與郊同時 汝南先賢傳

欒巴徵爲尚書郎正旦大會巴後至有酒容賜百官酒又不飲而西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詔問巴巴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生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來臣廟享臣是以有酒容臣適見成都市上火

故漱酒救之非敢不敬當請詔問虛則抵罪乃發驛書問成都巳奏言正旦食後失火須臾有大雨三陣從東北來火乃止雨著人皆有酒氣 神仙傳

後漢成仙公者諱武丁桂陽人初爲縣司小吏入之署爲文學主簿年初元會之日三百餘人令武丁行酒酒巡徧訖武丁忽以酒杯向東南噀之衆客愕然怪之武丁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衆客皆笑明日司儀上事稱武丁不敬卽遣使臨武縣驗之縣人張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雲自西北直聳而上經縣大雨火卽滅雨中皆有酒氣衆疑異之乃知武丁蓋非凡人也 神仙傳

拔幟

韓信以兵數萬東擊趙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至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皆拔

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不能得信等還歸壁壁皆漢幟見而大驚兵皆遁走漢兵夾擊大破趙軍

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卽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以旛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 後漢

乳生湩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元家疫疾相繼死沒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謀殺續分其財產善傷之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隱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續生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歸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瑕丘令鍾離意上書薦其狀並辟公府善遷九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東漢

元紫芝德秀貧時其兄早亡有遺孤幾月其嫂又喪無乳哺之紫芝晝夜哀號抱其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湩流遂長大兄子能食其乳方止 唐

想當然耳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巳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真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蘇文忠刑賞忠厚之至論有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語歐公問其出處答曰想當然耳公大笑

出言不當舉琴撞之

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 淮南子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之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爲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舜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爲君也惟恐言而人違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爲寡人符不補旒以爲寡人戒

吞珠給吏

齊人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將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絶吏恐而赦之

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欲執之胥詐曰

32A

上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將告子取吞之關吏因舍焉 吳越春秋

名下定無虛士

唐率更令歐陽詢出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曰浪得虛名亦日看曰名下定無虛士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宿其旁十日不能去 國史異纂

閻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視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視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

此中何所有

王丞相指周伯仁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但可容卿輩數百人

周伯仁見顧和搏蝨不動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最是難測也

唐明皇指安祿山腹曰此中何所有答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

蘇子瞻坦腹問諸姬曰知吾此中何所有朝雲對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

看竹不問主人

袁粲字景倩為丹陽縣尹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咏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儀并至門方知是袁尹

王子猷常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巳知子猷當往乃灑掃地設在廳事坐相待王肩輿往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巳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是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世說

異僧絮室

石勒時有佛圖澄者左乳旁有一穴恒就水洗濯腸肺以絮窒之夜欲讀書輒拔絮則光自穴出一室洞明

唐時西域僧伽住京師之薦福寺常獨居一室頂上有穴恒以絮窒之夜以出絮烟氣從頂穴中出芬芳滿室

被甲上馬以示可用

廉頗奔魏趙思復得頗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仇

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使者即見頗頗爲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使還復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焉趙王以老遂不召

馬援謂孟冀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也時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沒援年六十二復請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

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遂遣行

乘羊車後宮以鹽水灑地

宋文帝好乘羊車經諸妃房潘淑妃每粧飾褰幃以俟並密令左右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況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南宋

晉武帝內寵萬人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晉書

殺孝婦大旱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

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漢書

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酖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孟嘗字伯周爲戶曹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孝婦冤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至旱于公一言甘雨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丹從之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 後漢孟嘗傳

陝婦人嫠居事叔姑甚謹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有女在夫家從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誅之烏哀鳴其上盛夏暴之十日不腐虫獸亦不敗境內經年不雨呼延謀爲太守謁其墓誄曰貞烈婦其日大雨 白帖

杯中蛇影

應斌爲汲令以夏至日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愈後斌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斌還聽事思維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吏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懌 風俗通

晉樂廣遷河南尹有親客久不來廣問故答曰前嘗賜酒見杯中有蛇影而疾時廳掛有角漆弓廣意弓影如蛇復置前處謂客有所見否客曰如初乃告所以客病遂豁然而愈

食糠而肥

王戎子萬有美名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 晉書

陳丞相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嘗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陳丞相世家

讀書不知流麥

朱買臣孳孳修學不知雨之流粟 鄒子

高鳳讀書晝夜不絕聲妻之田曝麥以竿授鳳令護雞天暴雨而意不在不覺流麥 東觀漢記

目姪爲千里駒

苻朗字文達堅從兄子也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 晉書

魏曹休字文烈太祖姪子太祖曰吾家千里駒也

焚劵

馮煖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 戰國策

晉顧愷之姪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愷之性好賙助禁不能及止爲本郡誘出諸券悉燒之綽爲之懊嘆

王弘父珣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不收債舊業悉委諸弟 沈約宋書

樊重年八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皆慚爭往償之諸子從敎竟不受 東觀漢書

邵君仲臨終求貸人錢物書券自子目前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敎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

憾不與人同時

有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

以鮓奉母母責之

吳光祿勳孟仁本名宗字恭武爲監魚池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怒曰吾老爲母戒言惟聽飲彼水何吾言之不從也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爾爲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也乃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沈鮓於江 列女後傳

陶侃少時作魚梁吏以坩（坩音堪土器也）鮓餉母母封鮓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

張膺父曰世之爲吏者往往累于父母妻子所以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物從何來若二母者可以爲法也

題樹射敵

龐涓追孫臏臏量其暮當至馬陵道狹可伏兵乃砍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

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燒之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乃自刎曰遂成竪子之名 史記

蜀丞相亮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糧司馬宣王命張郃救祁山夏六月糧盡引去郃追之至木門道亮駐軍削大樹題曰張郃死此樹下郃軍到亮預令軍士夾道而伏弓弩亂發中郃而死

殿前鐘自鳴

漢武帝時未央宮殿前鐘自鳴無故三日三夜不止

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曰有兵氣上更問東方朔朔對曰王朔知其一未知其二臣聞銅者山之子也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上曰應在幾日朔曰在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疋 東方朔傳

漢樊英善圖緯洞達幽微永建時殿上鐘自鳴帝甚憂之公卿莫能解乃問英英曰蜀岷山崩鐘故鳴非聖朝災也尋奏蜀山崩 太平廣記出英別傳

魏時殿前鐘無故自鳴張華曰蜀銅山崩已而果然 異苑

同時嚴酷

宋越御眾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見王玄謨玄謨猶可宋越殺我 宋書

隋崔恒度性嚴酷時有屈突蓋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恒度寧茹三升艾不逢屈突蓋

青蠅傳赦

晉明帝嘗欲肆眚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帷而入萃於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徧 異苑

苻堅將赦屏人作赦文有大蠅赤頭聲甚厲入室驅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書於是詰其所得皆云有青衣童子呼於市中堅曰是前青蠅也

牛犯禾

朱冲字巨容有牛犯冲禾數畝持芻送而無慍色主

媿之乃不復爲暴
管寧字幼安鄰有牛犯寧禾者寧牽着涼處飲食過
其主主乃大慚如犯嚴刑也 魏志

冬無袴

賈逵世爲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
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達 魏畧
孟嘗君食客三千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下士食菜齊
客有乞食馮驩者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列士傳
黃香字文疆父兄舉孝廉家貧無僕香躬執勤苦盡

心奉養冬無袴被而親極滋味 東觀漢記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方正稱爲郡議曹
掾正旦吏人賀太守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無受
其觴盜賊未弭人民困乏未能家給人足今曹掾尚
無袴太守曰此生言是 東觀漢記

織履給食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適楚楚欲以爲相妻曰子爲履以
爲食恬澹而無爲樂在其中矣乃謝使者 皇甫謐高士傳
翟方進遊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
給其用 列女傳

倒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蔡邕見而奇之時賓客盈坐聞
粲至倒屣迎之 魏志
何晏爲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晏卽倒屣迎之

重席

戴憑字次仲汝南人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
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
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

說甚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
不通輒奪其席以與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
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
殷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以八
九重席帝曰學士不當如是也 殷氏家傳

七大夫

禹政第六禹得臯陶伯益杜子業得旣子黔得季子
甯得然子堪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而天下治
湯政第七湯得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蠕西

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鬻子

陳蕃下榻

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淸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陳蕃遷守豫章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五月五日生

齊田嬰賤妾有子名文五月五日生嬰告母曰勿舉

也其母妾舉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嬰怒曰吾令若去其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受命於戶乎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戶則可高其戶耳人誰至者嬰曰子休矣後文立是爲孟嘗君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月子及戶則自害不則害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後爲孟嘗君非不祥也 西京雜記

胡廣字伯始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惡之甕盛棄江中胡公收養之爲己子後登台司 世說

王鎭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欲去之祖猛曰昔孟嘗君以此日生相齊此兒必興吾宗乃以鎭惡爲名 宋書

唐崔信明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柱太史令史良占曰五日爲火火生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 本傳

孝母湧泉出魚

姜詩妻龐盛女也夫婦事母至孝母好飲江水去舍

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値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慚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膾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復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後察孝廉除江陽令卒於官 東漢

王祥字休徵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祥愈恭謹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魚躍出

致和中濟南府南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母臥病久冬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相聞古有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要養生送死兒何曰不能耶乃同乳嫗焚香誓天即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二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白獺髓

此非臣所為

張湯問即奏事上善知曰臣非知為此奏乃監掾吏某所為其欲薦吏揚人之善如此兒寬千乘人也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為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吏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吏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才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上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悅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 漢書

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為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

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漢書

趙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
咸願爲用僮仆無所避 漢書
馬周舍中郎將何武家時詔百官言得失周爲條二
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
家客馬周教臣臣之客忠孝人也帝即詔之間未至
遣使者四輩敦促及謁見與語乃大悅岑文本曰馬
賓王鳶肩火色其發必速果然 唐書

張嘉貞字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坐事免長安中張
循憲使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知有佳客乎
吏以嘉貞對循憲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
洒然循憲大驚試令草奏皆意所未及他日武后以
爲能循憲奏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之后召見內
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
曰臣草莽之人未覲朝廷儀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
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
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 新唐書

聞婦人哭聲不哀辨其姦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而
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
御者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
親愛也始病則憂臨死而懼巳死而哀今哭夫巳死
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論衡
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而聲不哀問
之亡夫遭燒死遵勅令舁戶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
往吏曰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
殺夫 益都耆舊傳
張大節字信之章宗朝徙知太原府近郭有男女被
殺者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
以爲神 金史

披裘負薪豈取遺金者

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
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鐮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自處
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
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
語姓名也 高士傳
甄斌中山人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質錢後取苧中

得五兩金送還寺道人以半酬斌斌不受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哉

妻勸隱

陸通字接輿楚王使使聘曰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妻子市來曰門外車馬跡何深也通曰王遣使持金百鎰令治江南妻曰妾事先生躬耕以食親績爲衣據義而動樂亦足矣今受人重祿乘人良駟食人肥濃將何以待之通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從之又違不如去之于是變易姓名隱居於蜀

峨眉山　高士傳

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婦逃去爲人灌園　高士傳

老萊子者楚人也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守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妾不能爲人所制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人莫知其所終也　晉皇甫謐高士傳

楚莊王使使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

入計之卽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于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履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可乎於是隨不應聘而與婦去之　北堂書鈔

賜妬婦鴆

唐房玄齡夫人至妬太宗時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

年春帝有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巵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鴆一舉而盡無所留難

唐初兵部尚書任瓌敕賜宮女皆國色妻妬爛二女頭髮禿盡太宗聞之令上官齎金胡瓶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妬不須飲之若妬卽飲柳氏拜敕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婦俱出微賤更相翼遂至榮官瓌今多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酖也既睡醒帝謂瓌曰其性如此朕亦當畏之因詔二女

令別宅安置

大山小山

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而著鴻烈解 漢河東高誘鴻烈解序

梁何允為中書令後去職居會稽若耶山雲門寺初允二兄求點并棲遁求先卒至是允又隱世號點為大山允為小山 本傳

子孫多不能盡識

郭令公按中書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富貴壽考哀榮始終人臣之道無闕焉 本傳

後周李遷哲官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譙子孫參見或忘其年拔簿以審之 本傳

青牛道士

老子李耳字伯陽周道衰乃乘青牛車去入秦過函

關關令尹喜望氣先知焉 神仙傳

皇甫隆遇青牛道士姓封名君達 博物志

恥不與黨人

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

宋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禁朋黨莫敢送王待制獨扶病出餞或譏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

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
聞者歎服

縱囚

虞延字子大光武時爲淄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
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
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
悅之 本傳

鍾離意字子阿少爲郡督郵太守賢之遂任以縣事
當光武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親

往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還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
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行路過宏農意輒移屬
縣使作徒衣縣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
聞光武見霸曰君所用掾何乃仁于用心誠良吏也
意遂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

後漢臧封爲中山相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
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
美焉

王長文字德儁初試守江原令縣收得盜賊長文引
見誘慰時適臘晦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
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饗宜
就汝歸上下善相懽樂過節來還當爲思他理羣吏
追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有人輒不爲
惡曰不敢負王君將喪去官民思其政 後賢志

晉范廣字仲將爲棠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以付
縣家有老母至節廣輒遣還榮如期還

曹攄字顏遠爲臨淄令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
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還家乎開獄出之剋日

令還掾吏固爭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至期並來
一縣嘆服號曰聖君也

王志字次道僧虔子也弱冠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
拜駙馬都尉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
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
事主者勿憂明日果至以婦孕吏人益嘆服 南史

謝方明宋武時爲南郡相年終江陵縣獄囚悉放還
主簿宏季咸等固諫不納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
歸違二日乃返餘一囚十日不來逡巡墟里鄉村責

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 南史

何允仕齊武帝時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還 南史

張華原字國滿代州人初爲齊神武驃騎府法曹參軍後遷驃騎大將軍華原有幹略達政體至秀州乃廣布耳目以威禁境內於是人懷感服盜賊寢息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料簡輕重隨事決遣至年暮惟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 北史本傳

傅岐字景平梁武帝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拷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命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還太守深相歎異遂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哀哭聞數里

王伽河間章武人開皇末爲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而赦之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隋書

唐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繫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率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數十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

囚等皆感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唐書

鍾離意爲棠邑令民防廣爲父報仇繫獄母死廣哭不食意憐傷之聽廣歸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歸我義不累下遂遣殯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得減罪死論

認屐

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屐即與之後得所失屐復還之不肯取

沈麟士爲人認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與之後

得所失屐復還之麟士笑曰非卿屐耶復受之

芙蓉城主

慶厤中有朝士晚赴朝見美女三十餘兩兩並馬而行觀之丁度按轡于後朝士驚問有一人最後曰迎芙蓉館主俄聞丁卒張師古括異志

石曼卿卒後有人見之者恍惚如夢言我今為仙所主芙蓉城欲其人與遊不得忿然乘一青騾去如飛歐公詩話

求見龍鳳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覔一見謝謙言無有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覔鳳毛待至暗而去

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部以龍見請雩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理當雩祭非謂眞龍也那肱曰漢兒强知星宿

夢筆

王珣為桓溫掾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旣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

紀少瑜字幼場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梁書

李白少時嘗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贍逸天寶遺事

唐李嶠字巨山趙州人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本傳

五代馬裔孫初為河中從事因赴闕宿邏店其池上有邏神祠夜夢神人授二筆一大一小為翰林學士洎為相入中書治事吏奉二筆大小如夢者

范質字文素母張氏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九歲善屬文代醉

沈江負父

孝女曹娥父盱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負父屍出上虞長度尚葬娥於江南道旁邯鄲湻字子禮為碑文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甥虀臼

犍爲叔先泥和其女名雄永建三年泥和爲縣功曹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痛號咷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貰三歲乃各作繡香囊收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絶于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屍猶未得雄乘小船于父墮處哭泣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及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

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爲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其孝 搜神記

問袒

齊桓公立管仲爲仲父令諸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者入門而左

吳人入楚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荊者左不與荊者右

王孫賈入市曰淖齒殺閔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遂誅淖齒

陳勝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以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勝自立爲大將軍

呂祿呂產欲作亂憚絳侯朱虛等猶豫未決絳侯使酈寄紿說呂祿以兵屬太尉太尉入軍門行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

同書卷之二終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飲馬投錢

安陵淸者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三輔決錄

太原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每行飲水則一錢井中投之風俗通

三戟家

唐張儉兄弟三人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本傳

唐崔琳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太明宮冠蓋騶呼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時號三戟崔家本傳

埋兒郭氏

東漢郭氏隆慮人家貧奉母盡孝每供饌母必分與孫巨謂妻曰兒分母饌貧乏不能供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乃埋其子掘地三尺得黃金一釜上有丹書曰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一統志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恐廢侍養乃捶瘞之文帝敕榜表門爲孝行焉

徙木

衞鞅卒定變法之令令旣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有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吳起爲西河守欲攻秦亭乃倚一車轅于北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之外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又置一石於菽門之外令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令攻亭

碧紗籠詩

王播少孤家貧題詩揚州木蘭院後出鎭是邦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有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之句摭言

魏野字仲先居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無貴賤皆白衣紗帽見之號草堂居士喜賦詩與寇萊公相得甚歡嘗同遊陝郊僧寺各有題詠後同再至則萊公詩用碧紗籠魏詩塵滿從行官妓以袖拂之仲先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着碧紗籠談資

臨刑得釋後至大臣

韓信爲連敖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是滕公活信而又知信也 漢書

張蒼好書算律麻從沛公攻南陽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遷爲計相歷御史大夫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

百餘歲而卒 史記

武帝時王訢爲被陽令暴勝之欲斬訢已解衣伏質矣勝之壯其言得不誅後爲丞相

郭子儀嘗斬李白救之後爲汾陽王

安祿山營州柳城人也張守珪節度幽州祿山盜羊而獲守珪將殺之壯其語因釋不殺後遂封王終於叛逆

畫龍點睛飛去

顧愷之畫龍不敢點睛後人强其點睛龍竟飛去

宣和畫譜曰張僧繇吳人天監中官右將軍以丹青馳譽於時嘗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目睛謂點之則驤騰而去人以爲誕落墨纔及二龍果雷電破壁徐觀畫已失矣獨二龍未點睛者在焉又嘗于天皇寺畫龍不敢點睛道俗爲之捨錢數萬落筆之後雷雨晦冥忽失龍不知所在

女子反

漢交趾女子徵貳徵則反擾嶺外六十餘城

唐睦州女子陳碩貞反破睦歙二州

沒字碑

趙崇凝重清介門無雜賓慕王濛劉眞長之風也標格清峻不爲文章號沒字碑 唐馮贄記事珠

安叔千字文宗狀貌堂堂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 五代周

水鏡

蜀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爲水鏡 鷄肋

晉衞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鏡 鷄肋

非史蔡大寶見柳莊嘆曰襄陽水鏡復見於玆 鷄肋

飯後鐘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貧窶嘗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餐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荊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過闍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金蓮花盆盛水濯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絕句

曰三十年來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老樹無花僧白頭又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出摭言

獨弈

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尚弈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往往躁怒作家人輩則密以棋具陳于前訥一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算忘其恚矣

鄭价夫名俠自號一拂居士好弈棋遇客必强之有辭不能者則留使旁觀而自以左右手對局左白右黑精思如眞敵白勝則左手酌酒右手引滿黑勝反是 陸放翁渭南集

白虹貫日

戰國策曰唐雎謂秦王曰聶政刺韓傀白虹貫日

列士傳曰荊軻爲燕太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

廢蓼莪

王裒傳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

史系記孟元方誦詩至蓼莪篇必哀咽不已

南齊書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哭由是學者廢蓼莪篇

不窺園

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後漢桓榮十五年不窺園

魏閔謙傳趙昱歷年不窺園

賜行酒人炙

晉顧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割炙啗之客問其故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後榮爲趙王倫長

史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南史陰鏗飲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坐者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擒鏗行觴者救之得免

飲醇酒近婦人

魏王使人代信陵君將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近婦人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呂須常以前陳平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爲

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 史記

宅相

晉李諡神情朗俊宴曰宅相之寄良在三甥 三國典要

魏舒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晉書

王褒七歲外祖袁昂愛之曰此兒當成吾宅相 北史

畫馬通神

北齊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蹄齧長鳴一時號爲

畫聖 李嗣眞畫品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疾醫曰大似韓幹所畫者忽値幹曰眞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

寍王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萼樓於下壁上有六馬滚塵圖寍王最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惟有五馬其玉面者失去 龍城錄

械鬼彈琴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械而長嘆舉其手訣曰君一絃一調中散與琴彈之聲清泠遙問不對疑是蔡邕邕死之日身著桎梏 職官分紀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於今不絕

御屏隔座

漢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分隔其座

吳尙書令紀亮與子中書令騰朝會以御屏隔座

鳳毛

宋謝鳳子超宗爲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嘆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王劭風姿似其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

陳喬張佖之子秋晚并游玄武湖羣鷗游泛佖子曰一輪活水瀟湘浦喬子俄顧吏卒曰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人謂佖子牛莖鳳毛喬男一堆牛糞 陶穀清異錄

鳳雛

龐德公目龐士元爲鳳雛

閔鴻見陸士龍小時卽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卽是鳳雛

王劭清貴簡素研味玄頤桓溫稱爲鳳雛

雙鳳

北齊崔陵與弟仲文同日受拜時號兩雙聯鳳 代醉篇

齊郡賈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雙鳳脫人衣 北史

蔡邕催寔號并鳳 玉箱雜記

三鳳

泰和徐川與弟貢威時號徐氏三鳳 瑣綴錄

羅欽順與欽德欽忠時號羅氏三鳳 同上

唐河東薛元敬與從弟收從兄德音收爲長離德音爲鸑鷟元敬年最少爲鵷雛號河東三鳳

婦人爲夫作誄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不伐兮夫子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人無害兮柔屈從俗不强察兮蒙

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吁嗟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黔婁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見其屍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婁妻曰斜而有餘不若正而不足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曾子曰先生之終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子曰先生何樂於此而謚爲康乎婁妻曰昔君嘗欲授之政先生辭而不爲是

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先生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欣欣于富貴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 晉史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鷞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

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越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死文君為誄曰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餘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為妃兮不恥當壚生年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 彤管遺篇

曹禋卒妻周氏誌其墓於鳳凰山下曰曹禋字禮夫世為番陽人祖父皆仕於唐高祖之朝惟公三年不第居家以禮義自守及卒於長安之道朝廷公卿鄉鄰耆舊無不太息惟予獨不然謂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訓其子肖形天地間範為陰陽內死生聚散特世態耳何憂喜之有哉予姓周氏公之妻室也歸公八載恩義有加故贈之銘曰

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復何言其生也休其死也休又何為哉其母何憂 慶元三年信州上饒尉陳莊發土得唐碑乃婦為夫所作 古文品外

通馬語

廣漢陽翁偉能通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馬目果眇 論衡

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

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爲使駛行相及也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左目盲南馬先鳴而黃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抱樸子

白騧年遊潞州太守見廄馬仰首而嘶問曰此何言曰糟中料熱不可食

聞牛鳴

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也而以布裹其蹄

五月五日溺死

屈原以五月五日自投汨羅死後人以舟楫救之遂成俗爲競渡也

曹娥父以五月五日溺死異苑

通鳥語

蔡邕云伯益綜聲於鳥語

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公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南山有虎駝羊當亟取之冶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及亡羊者縱之索得其角以爲偷訟之魯君繫之獄孔子爲之白於魯君不解嘆曰雖在縲絏云云未幾雀復鳴於獄舍曰齊人侵疆當亟禦之獄吏白於魯君弗信姑如其言跡之齊師果至命冶長發兵奮敵獲勝因釋之欲爵以大夫冶長不受蓋恥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華夷考

張睿父曰楊用修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亦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焦弱侯曰按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米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而用脩未見之也然愚讀論語疏未見有此語但言相傳長以解鳥語得罪其說不經故不錄弱侯不知何據當出別書耳代醉

魏倘字文仲高帝時爲太史通鳥語謝承後漢書

安德令劉長仁聞管輅通鳥語初不信須臾有鳴鵲

來闔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侯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婿長仁乃服輅嘗至郭恩家聞飛鳩在梁頭鳴曰當有老公攜豚酒來候主人雖喜當有人見血果有客如言而射雞作食箭中女子血流驚怖 魏志

成子爲郡主簿聞雀鳴謂在坐人曰東市輦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衆人遣視信然 桂陽朱賢畫贊

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米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益都耆舊傳

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坐鵲鳴庭樹鬬而墮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有口舌事有人喚必不得往及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敕喚永洛稱墜馬折脚遂免 北齊書

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龜年後游嵩太守召而問之庭下有二烏啾嘖太守曰彼何言也曰城西民有廩餘粟在地呼食之守使人視之果然

孫守榮嘗出入丞相史嵩之門一日値庭鵲噪曰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及期李全以玉柱斧爲貢 宋史

嫂無恩

蘇秦顛頷而歸兄嫂姊妹皆笑之妻不下機嫂不爲炊及秦爲相佩六國相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笑曰何前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多金也 史記

漢高祖微時嘗與賓客過其兄嫂嫂厭叔佯爲羹盡轑釜 轑音歷 客去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獨不封其子太上皇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也爲其母不長者故封其子爲頡羹侯

陳平與兄伯居伯嘗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嫉平不視家產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

戶牖著筆硯

王充貧無書往市中省所賣書一見便憶門牆屋柱

皆施筆硯著論衡謝承後漢書

左思作三都賦門庭戶牖皆著筆硯

書過百萬之衆

昔魯連以書下聊城是分毫之力過百萬之衆也抱樸子

荀勖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竝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勖所作皓旣報命和親帝謂勖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晉書

因色墮術

紹興中王鐵帥番禺有狠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娼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明舊遊妾家最歡好須其來强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蹴踖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娼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于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飲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姬扶被而登歸船昏然醉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

周世宗時陶穀奉使江南李谷以書抵韓熙載云五

柳公驕甚穀至果如其言熙載曰陶奉使非淸介者其守可隳也乃密遣歌兒秦弱蘭詐爲驛卒女竹衣竹釵擁帚洒掃穀因與逼作風光好詞贈之有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之句後數日李主宴于澄心堂命玻璃巨鍾滿酌之陶毅然不顧乃命弱蘭歌前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

文彥博慶厤間知益州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郯聖從謁告歸里上遣因便伺察之張愈少愚潞公客也迎見聖從于漢州有營妓楊姓者善舞聖從

蕚之少愚因取項帕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嬌從今喚作楊臺柳舞盡東風萬萬條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公大作樂以宴之迎此妓䄙府妓中歌少愚之詩以酧聖從毎爲之醉及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圍棋賭墅

魏軍至費禕率軍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禕別求奕棋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所觀者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行賊遂退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詔謝石謝玄帥衆八萬拒之秦兵至潁口兵旣盛都下震恐玄入問計于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嘗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玄又不勝安安遂遊陟至夜乃還

死生有命

唐甘露之禍舒元輿王涯有門客其一終日伺候門牆未得一官至賂雙奴求見稍有援引之意在其宅中禍作竟遭腰斬其一素蒙接遇一旦以微過逐之策蹇出關晡時即聞變作

宋苗劉之禍內侍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荊州前一日還行在未得對遽死焉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黜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獲盜侍兒人以侍兒賜之

袁盎字絲初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爾與侍兒通乃亡歸盎自追之遂以侍兒賜之復爲從史盎歸國吳王反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前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曰臣故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解節旄懷之杖步行七

八里明見梁騎馳歸
張說家有教授書生通於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姦狀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處公爲何靳于一婢女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歸書生一去數月忽然一日訪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搆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能立釋之說因歷指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凝思久之曰近有雞林郡以

夜明簾爲寄者書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趨去迨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爲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今反用讒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奏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

霹靂震柱讀書自若

夏侯玄倚柱讀書將暴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玄色無變

諸葛誕以氣邁稱嘗倚柱讀書霹靂震其柱誕自若

墾田稻

承宮字子少避地于象陰山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爭推與之也

鍾離牧字子幹墾田二十畝臨熟縣民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召民繫獄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僕自行法牧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之民慚舂稻得六十斛米還牧牧不受民置於道傍無取者 白帖

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家貧無業墾荒田先立標題

經年無主然後作及將熟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宰令聞以稻還翻翻不受 晉中興書

萬石君

石奮趙人漢景帝朝爲九卿子四人官至二千石以其一門五人皆二千石故號爲萬石云

漢馮揚魏郡人宣帝時爲弘農太守子八人皆爲二千石趙魏間號曰萬石君

漢秦襲與羣從五人同時爲二千石三輔號萬石秦氏

嚴延年兄弟五人至大官號萬石嚴嫗
唐張文瓘字稚圭四子皆至三品時號爲萬石張家

娶瞽女

宋劉廷式娶瞽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
呂華陰娶瞽女生五男皆舉進士
張孝純永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登第巨室求爲婚者甚眾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

宋周公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之愛過常人程伊川曰某年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

傭舂

漢公孫穆來遊太學無資乃變服爲傭爲吳佑傭舂與語大驚遂定交杵臼之間
梁鴻與皋伯通家傭舂爲事歸其妻具食舉案常齊眉伯通察而異之

逆旅人言時難得而易失

太公之封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公來伐與之爭營邱 史記
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 說苑

戲言殺身

宋萬歸宋宋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 左傳

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 晉史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以爲墟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矣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之
晉文公逐麋失之問農夫老古之言歸遇欒武子有

悅色欒武子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
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古與俱歸
而賞之
晉文公田於虢遇一老夫爲言虢亡之故歸遇趙衰
而告之趙衰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趙衰曰聽
其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夫與俱歸而賞
之

不以此時爲利

蕭何請上林空地民得入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

人財物乃爲請吾苑遂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
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
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
今乃利賈人金乎帝於是赦出相國
周勃就國人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文帝朝
太后太后曰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
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於是赦絳侯
復爵邑

生男勿喜

漢武帝立衛子夫爲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
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唐玄宗寵貴妃楊氏三姊並爲國夫人出入宮掖勢
傾天下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作
門楣

不用其言恥爲所笑殺之

袁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
虛不宜便行紹不從豐强諫迕紹官渡之敗或謂豐
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以

至迕言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
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殺之
趙染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
鬭況于國乎不聽與索綝戰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
之言以至於是遂殺徽

得天下喜不自勝

魏文帝既立爲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
唐莊宗入梁喜不自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頭觸之曰
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

子孫自感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弑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卿言晉祚復安得長

齊明帝遣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宜然

羣臣各效技藝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羣臣數人各效技藝褚淵

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

中宗引近臣宴集令各獻伎為樂張錫為談客娘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琰誦婆羅門咒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

非禮不可以養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太子所宜養顯宗聞而嘉之

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

東魏邙山之戰彭樂以數千騎衝入衛軍既敗高歡使樂追宇文泰泰窘謂樂曰痴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從其言遂歸

渦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夾擊侯景景眾大潰以數騎自硤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有紹宗乃縱之

不貴異物

東坡硯銘或謂居士吾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身或先硯壞

吕蒙正為相有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女憂園葵

魯監門女嬰相從績中夜泣曰衛世子不肖是以泣其偶問其故曰宋司馬得罪於宋出奔於魯馬佚食吾園葵是歲亡利一半由是觀之禍福相及也

魯漆室女倚柱而嘯鄰婦曰欲嫁乎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婦曰此魯大夫之憂女曰昔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

智囊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

智囊 史記

鼂錯潁川人初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史記

東漢魯匡王莽時爲義和有權數號智囊

唐王德儉許敬宗之甥也癭而多智號智囊

支謙字恭明月氏國優婆塞也該覽經籍及諸伎藝善諸國語時人諺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小是智囊

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干寶晉記

如志

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北有昇仙橋相如往長安乃題橋柱曰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遷中郎果如志

漢郭丹字少卿入關而嘆曰不乘使者車不復出門後奉使南陽果乘高車

城郭是人民非

蘇耽去後忽有白鶴十數隻夜集郡東門樓上一隻口畫作書字言曰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當復歸咸謂是耽 列仙傳

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鶴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伴冢壘壘遂上沖天 續搜神記

枯魚之肆

莊周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曰若乃言此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高平王遣使者從後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瀆中有魚張口

謂臣曰吾窮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吾南見河伯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爲命在須臾及須決江淮之水比至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高平貧窮故遣臣謁君貸粟乃須租收粟至者大王必求臣死人之墓也

乘馬虎伏

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管仲仲曰意者君乘駮馬公曰然仲曰駮馬食虎豹故伏焉 管子

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顧謂師曠曰聞

之霸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猬猬食鵕鸃鵕鸃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似駮馬今者吾君當驂駮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說苑

白馬非馬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之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藉空詞則能勝於一國按實形不能謾于一人 韓子

公孫龍以白馬爲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矣所不取先生者以白馬爲非馬耳誠能去之則高請爲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矣 孔叢子

以鄰家婦諷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鉏仰而笑之公問何故笑對曰笑臣之鄰人也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也公乃止 列子

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士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

臣乃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說苑

同書卷之二終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暗記詩文戲非彼作

魏奉古授封邱尉常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因是知名 小史

栁芳開元中有李幼奇對芳念百韻芳暗誦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曰此吾之詩也李不平芳徐云聊相戲耳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尚書

故事

讀碑背誦不失一字

禰衡見蔡伯喈所遺碑一過視之援筆書之無所遺失惟第四行中石磨滅兩字不分明 別傳

王粲字仲宣常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 魏書

蕭頴士與李華陸據游洛龍門共讀路傍古碑頴士一閱即能誦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誦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如此 本傳

肅王與沈元甫同使假館於燕山憫忠寺寺中有一唐人碑凡三千言元甫素强記即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甫歸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凡闕十四字肅王視之即取筆盡補其所闕又改元甫謬誤四五處置筆他語略無矜色元甫駭服 老學菴筆記

半面即識終身不忘

應奉凡所經歷莫不暗記嘗詣彭城相袁賀家有車匠於門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見謝承漢書

楊愔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召問單稱姓或單稱名罔有悞者後有選人魚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趨障面我何不識耶 本傳

張巡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 韓昌黎張中丞傳後叙

徵事多取忌

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
復引見
沈約與帝徵粟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
不讓卽羞死後帝聞之亦怒
蔡居安夏日會食瓜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
條食一片最後校書郞董彥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
坐客咸服不過數日卽補外

喪妻不復娶

曾子出妻不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

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
知其得免於非乎
漢王吉子駿爲少喪妻不復娶或問之曰德非曾參
子非華元亦何敢娶
魏管寧妻卒知故勸其再娶曰每念曾參王駿之言
意常嘉之豈違本心哉

口說人姓名無差

應奉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口說罪繫姓名坐
狀輕重無所遺脫見謝承漢書

陸績爲郡曹史饑荒太守使於都亭賑民饘粥事畢
說六百餘人分別名姓無有謬誤後漢書
夏侯榮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里名氏世
所未爵里刺也容示榮一寓目使之便談不謬一人
見世語
顏其卿調犀浦主簿常送徒益州忘其籍至廷口記
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唐史

敗軍之將不可言勇

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

官絕滅之國吾欲赦子之罪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
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
不敢語勇吳越春秋
韓信擒趙王歇信乃令中軍毋殺廣武君致戲下者
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
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史記

使我成輕薄

孔廣美容止善談論張緒數巾車過之每歎曰孔廣

使吾成輕薄祭酒 南史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
不去使我成輕薄京尹 世說

殺蛟

周室東海之上有勇士菑邱訢以勇聞於天下過神
泉令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馬必死訢曰以邱訢之
言飲之其馬果死邱訢乃去其衣拔劍而入三日三
夜殺二蛟一龍以出雷隨擊之七日七夜眇其左目 獨異志
周處字子義膂力絶人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謂父

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耶父老嘆曰三害未
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獸長橋
下蛟幷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
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
射殺猛獸因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沈行數十里而處
與之俱經三日夜人謂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
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己之甚乃入吳尋二陸勵志
好學為伏波將軍力戰而沒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

兩蛟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擊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
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
荊軻字次非渡蛟挾船次非不奏斷其頭而風波靜

除

周日用註曰余嘗行經荊將軍墓墓與羊角哀冢鄰
昔安伯施曰為荊將軍所伐乃在此也其他在苑陵
之源求見其墓碑將軍石乃作次飛字也
趙仲明昱隱青城山從道士李珏隨煬帝徵不起益
州太守臧賸强起之乞為蜀太守時犍為有蛟為害

昱涖政五月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
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
夾江鼓譟聲震天地昱乃持刀投水頃之江水盡赤
石崖半崩吼聲如雷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
出州人感戴事為神明隋末隱去不知所之
月令季秋伐蛟取鼉以明蛟可伐而不可觸也蛟之
為物不識其形狀或曰虬蝹蛟狀如蛇也南僧說
蛟形如馬蝗即水蛭也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噬其
血蜀人號為馬絆蛇頭如猫鼠有一點白漢州古渾

潭內馬絆蛇往往害人鄉里募勇者伐之身塗藥游泳潭底蛟乃躍於沙洲蟠蜿方困里人譟譟以助竟斃之 北夢瑣言

飲不死之酒

武帝時有獻不死之酒者東方朔竊飲之帝怒欲殺朔朔曰臣所飲不死之酒也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

楚荆王時有獻不死之藥於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士使人說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徐孺子弔喪倏忽去

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閭而去之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當之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答命瓊薨既葬負芻并酒齎一盤醱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請辭謝終不肯還 風俗通

裂餅緣被呵責

英公李勣爲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爲設食客裂却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犁地兩遍方下種鋤蒔收刈打颺磑羅作麪然後爲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理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作如此事斫却你頭客大慚愧 朝野僉載

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羆有客裂餅緣羆曰此餅大有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當是未飢且擎去客愕然 同上

高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良犬烹

越兵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枹而鼓之吳王書其矢射范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兎已死良犬就烹敵國若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 吳越春秋

范蠡去越因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歡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 史記

韓信初之國有告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謀僞遊雲夢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 史記

妻棄夫

太公先娶馬氏家貧馬氏求去後封營邱馬氏復來太公覆水於地令收之曰覆水已難收矣 琅琊代醉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水孟津天凉不售歐圖販麵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熱肉敗遂釣魚於渭濱文王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盤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月有馬母家 類林

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常艾薪樵賣以自給且擔且誦其妻亦負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於溝中耳又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後數歲爲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

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

嘗穢

越王問吳王疾取其便與惡而嘗之 惡大便也 因入曰下囚臣勾踐賀大王王之疾至己巳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糞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

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

魏王忠病御史郭弘霸往候視便溺即染指嘗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喜甚魏惡而暴之又嘗來俊臣糞本傳

和士開爲尚書威權日盛偶患傷醫云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有候之者請先嘗一舉而盡

軾鼃辟螳螂

勾踐還越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爲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爲敬鼃蟲而爲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爲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武勇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

異能

宋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記耳兼聽受口並酬對不相參錯悉皆贍舉

隋劉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無所遺失

元嘉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梁唐邑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三事並舉

飲千日酒至期發冢而醒

劉玄石從中山酒家與之千日酒而忘語其節歸日尚醉而家人莫知以爲死也棺殮葬之酒家經千日忽悟而往告之發冢適醒張華博物志

齊人田及之能爲千日酒飲過一升醉臥千日有故人趙英飲之踰量而去其家以尸埋之及之計千日當醒往至其家破冢出之尚有酒氣

水神求物

呂端奉使高麗祝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於舟下

陳堯谷泊舟三山磯下夢一老叟曰來日當覆舟愼勿渡翌日果然夜復夢曰我江中遊奕神也公當大貴故來相報願求金光明經一部公與之三拜謝而去

王榮老過揚子江風濤暴作投玉麈端硯虎帳諸物皆不應有黃山谷書韋應物詩視之曰我尙不知鬼能識之耶取以投之香火未燒水光如鏡

嘉祐中一貴人攜韓幹畫馬渡采石風大作數日不得行禱於水夢神求畫獻之風乃止

治阿譽聞而阿不治

齊威王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昔日趙攻鄄子不救衞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齊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之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幷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豪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

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强復治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火在斗中柄熱

韓康伯數歲時母與作襦令康伯持熨斗謂之曰且作襦行作複袴康伯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旣著襦下亦當煖

張蕪少時母謂其寒欲作襦蕪曰且作袴如熨斗著火其柄自熱

日暮途遠倒行逆施

伍子胥名員父奢兄尙俱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謀伐楚昭王出奔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主父偃旣貴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遊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暴施之乃可及耳 史記

人妖

宋卿家九代祖如小兒在雞窠中不飮不食不知年歲子孫朔望羅拜垂頭下視

太原王仁裕遠祖母約二百歲形纔三四尺飮食甚少往來無迹惟床頭有椰縮戒子孫勿啓一日無賴孫醉啓之惟一鐵篦自此竟不囘

池州村祖翁媼二人各長三尺綿衾擁體坐佛龕中兩眼能動醮酒口中亦能舐之皮皆粘骨不知年歲

胡瑣寓金城人家有七代祖姑爲魅內鐵檻中伺間得出飛走竊食

愛官甚於生

陳武帝將受禪范雲忽有疾延徐文伯視之曰可速愈但二年後不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汗愈之得與册立逾二歲果死

宋劉粲微時夢人語之曰仕宦遇中則死如是數四比仕至朝儀大夫積勞不敢求遷秩其妻趣之不得

已自列命將下謂人曰中散至矣萬一如夢奈何拜中散大夫不兩月得病死

棄子存姪

劉平字公子更始時天下大亂平弟劉仲爲賊所殺其後賊復至平扶持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兩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後拜議郎明帝永平三年拜宗正 後漢

鄧攸字伯道仕晉爲右僕射懷帝永嘉末石勒過泗

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
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
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
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
繫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卒以無嗣時人義
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返遇歲荒不
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之子孔嚴遂褒薦之論者美
焉白帖

晉孔嚴字彭祖爲吳興太守時餘杭婦人經年荒賣
其子以活夫之兄子嚴褒薦之也 白帖

碑工不忍刻元祐黨籍

徽宗親書元祐黨籍在文德殿門州郡立廳事開封
府推官呼碑工安民刻之辭曰民愚人故不知立碑
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
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服役不敢辭
乞免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江州碑工李仲寧山谷名其居曰琢玉坊太守呼其
刻黨籍碑辭曰小人固鬻蘇黃二學士詞翰溫飽今
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
所不及也遂餽以酒肉從其請

臨刑謂子語

范滂臨刑謂其子曰吾勸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勸汝
爲善則我不爲惡
宋詹事劉湛以義康黨被收謂其子曰相勸爲惡惡
不可爲相勸爲善政見今日

盜賊三十六人

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橫行官軍
莫敢攖其鋒
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茅山出
入無忌官軍不能收捕

不爲機事

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持圃
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少子貢曰有機於
此前重後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少而見功多
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

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愕然慚伏而不對有間丈人曰子奚爲者耶曰孔丘之徒也丈人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智絃歌以賣名聲於天下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妨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衛有五丈夫俱負缶而入井灌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後輕其前命曰橋終日溉

韭百區不倦五丈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已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悅懌自病弟子曰是何人也而恨我君請爲我君殺之鄧析曰釋之是所謂眞人者也可令守國 說苑

乞食歌姬院中

北夢瑣言曰唐裴休常被毳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數百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垢履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世說

爲法自斃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

唐趙公長孫無忌奏制敕長流以爲永例後趙公犯事敕長流嶺南至死不復回

唐洛州司馬張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濶四尺厚五寸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遣逆賊徐眞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著此枷百姓快之

唐魚思咺有巧思上欲造匭召工匠無作得者咺應制爲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投匭言咺云徐敬業在揚州反咺爲敬業作刀輪以衝陣殺傷官軍甚衆推問具承誅之

唐索元禮爲鐵籠頭以訊囚後坐贓賄不承使人曰取公鐵籠頭禮即承伏

唐京兆尹崔日知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歙縣丞被縣家催求與妻子別不得 以上俱朝野僉載

周興有罪詔來俊臣鞫之俊臣方與興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易耳內囚大甕中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命取甕熾炭徐起揖興曰有內詔推兄請入甕

薛文傑爲閩王鏻造檻車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向動輒觸之文傑首被其毒

盧多遜之貶朱崖也李符白趙普請改竄春州普不答及符被貶竟得春州不浹旬死

子厚又以爲強奪民居追究治之後以僦券甚明乃已後二年子厚乃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其報如此

寇忠愍公累貶雷州司戶時丁謂與馮丞相同在中書丁當筆欲貶崖州拯曰雷州可後謂亦受貶馮遂擬崖州時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 歸田錄

始謂令宋綬草寇準責詞令用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及謂貶綬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當刑罔赦朝論快焉

賭射牛馬殺之

王濟氣蓋一時善弓馬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朱文略以好婢與高歸彥賭射千里馬一勝而截馬

頭 北齊書

河澌冰合

光武南走傳聞王郎兵在後眾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報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恐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眾驚欲且前卽詭言冰堅可渡眾皆喜光武曰候吏果妄言也比至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騎而陷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南燕王慕容德晉安帝隆安二年乃率戶自鄴將徙於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時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 晉書

飯姊家留錢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常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 風俗通

范丹往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百文姊追送之丹見里中芻藁僮豎相怒曰言汝淸高豈范子雲輩乎丹嘆曰吾之微志乃在童豎之口不可不免遂棄錢而去 後漢

不忍棄老牛馬

魏人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者曰此何馬御者曰此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出用而鬻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以束帛贖歸食之 淮南子

後周孟信家貧惟一老牛其從子賣供薪粟信適從外來詰其從子曰少用其力老則賣之豈仁人也

鸚鵡夢

廣東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鷙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後與妃游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竿上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嘆息久之遂瘞於苑中呼爲鸚鵡冢 太眞外傳

張華有鸚鵡每出還輒說僮僕好惡一日寂無言華問其故曰被禁甕中無由得知外事忽云夜夢不佳所忌外出强呼之至廷果爲飛鷂所搏僅而獲免 芸窗

小說

放龜得報

晉毛寶見人釣得白龜贖放之於江後二十年與敵戰敗投江躡物至岸視之乃昔所放龜也雖至江中猶回頭數視寶

唐劉彥回父爲湖州刺史有下僚於銀坑得一龜長一尺持獻刺史羣官畢賀云得此龜者壽一千歲使君謝已非其人自以騎馬送龜至於坑所後十餘年刺史亡彥回爲房州司士將家屬之官適山水泛溢

平地盡沒一家惶懼不知所適俄有大龜來引路似相導者彥回意其神三十餘口隨龜而行悉是淺處歷十餘里乃至平地得免水難舉家驚喜亦不知其由其夕彥回夢龜云昔在銀坑蒙先使君之惠故此報恩 廣異記

王氏好驢鳴

王濟字武子卒年四十六時賢無不畢弔孫楚後來哭之甚悲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眞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

死乎

王粲字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客皆一作驢鳴

富人投錢願載其名

揚子雲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語作方言及撰法言蜀有富人齎錢千萬願載一名子雲曰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乎 抱樸子

張知白守亳亳富人建佛廟成白使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金求修削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以匪人汚吾文也

貧富相形

陶穀得黨家姬取雪水烹茶曰黨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裡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

唐貞觀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殿內諸房金翠煥爛設庭燎於階下其明如晝盛奏歌樂乃延蕭后同觀樂闋帝謂蕭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

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妾嘗侍從見其淫奢隋主每當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沈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燄起數丈沈香甲煎之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沈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三寸二物之價值數千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所焚之盡是柴木燭皆膏

油但覺烟氣薰人實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願
陛下遠之太宗頁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
宣宗宮中用龍涎沉腦屑和臘爲燭兩行列數百枝
豐明而香溢鈞天所無有也南渡後久絕此惟太后
回鑾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沉腦屑
和蠟爲燭列十數炬而太后若不恃上奉巵問此燭
頗愜聖意否后曰你爹爹每夜嘗設數百枝諸閤皆
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以意教太守

後漢書漢陽太守龐參字仲達候郡教授任棠棠不
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致於庭前自抱孫兒伏於
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强宗也
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參任職果能
抑强扶弱以惠政得人
語林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方披頭以水洗
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言異曰披頭者欲吾治民如理
髮也洗盤者欲吾清如水也抱小兒者欲使吾愛民
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

請代友行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與同僚鄭崇友善崇當使絕域
其母老且病仁狄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
憂詣長史藺仁基請代之行時藺仁基素與司馬李
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
睦大善之感人有如此者
柳宗元初選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
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老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之
理請於朝願以柳易播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
裴度徐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媿色
既而語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改授以連州

見詩贈姬

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懸無
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
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於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
十萬寵眄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强親府署願一見焉
其婢寒食果出値郊立於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
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

34 B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是以嫉郊者寫詩於座于公覩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千少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幄匳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

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是使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丈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奪人姬愛爲已嬉娛遂多以縉帛贈行於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台夢使君

御炙有髮自數其罪赦之

陳正爲大官令與黃門有隙因進御食以髮貫炙中光武見之怒將斬正正曰臣當死者三炭炙燋膚爛肉而髮不銷臣罪一也匣出佩刀砥礪而刖肌截骨曾不能斷髮臣罪二也臣少時卽月書章表猶讀五經且御食臣與丞及庖人六目齊見豈不如黃門爾目臣罪三也制赦之 謝承後漢書

晉平公時進炙而髮繞之平公使殺庖人庖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而死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截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腐而髮不燒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有譖臣乎殺臣不亦枉乎 韓子

願公無忘

齊桓公令飲羣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

管仲謂桓公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

漢馮異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

唐魏徵告太宗曰願陛下無忘布衣徵不忘叔牙之爲人也

宋權邦彥告高宗曰願陛下無忘在濟時臣無忘渡江時

亡國之由

桓公出遊見亡國郭氏之墟而問於野人野人曰郭氏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美行也其爲墟何也野人曰郭氏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去去是以墟也

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也雖欲無亡得乎

諷諫

齊景公養所愛馬暴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愛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諸侯聞之輕吾國汝一殺馬使公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當死罪三公喟然曰赦之 晏子春秋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於是召燭鄒於上前曰汝爲君而亡之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輕士三罪也公止勿殺而謝之 劉向說苑

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當死帝默然釋殺鹿者罪 東方朔別傳

反間

吳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即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

子期吳拔六輿潛破楚入郢

秦攻趙使人行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因使括代頗將以擊秦秦大破趙軍于長平降其卒四十萬人

神仙所謫

李泌少時幾欲白日昇天爲其父母以葷血蒜韲潑之仙樂頓散

盧杞隨麻媼乘葫蘆至水晶宮見太陰夫人約定欲爲地仙至期杞忽厲聲曰爲中國宰相主者失色

李林甫少逢道士告以已列仙籍不則二十年宰相林甫竟欲宰相既貴之後頓忘教戒之語

楊收小時讀書廬山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即有仙分不然位至三公終有禍收不從雖登台甫終殛南荒、

夏竦兒時有道士欲乞爲子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耳

張士遜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之曰子有道氣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曰不爾位極人臣

軍中有女子

漢李陵與單于戰陵曰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中羣盜妻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甚匿軍陵搜得皆斬之 漢書

王智興破姚海獲美妾三人智興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即斬以狥 雞肋

神娶婦

李氷爲蜀郡太守江神歲取童女二以爲婦氷以人與神爲婦不可徑至神前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蒼牛鬬于岸傍有間氷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疲極當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北面者江神也主簿因刺北面者江神遂死後蜀人生子名氷兒

西門豹爲鄴令俗苦爲河伯娶婦豹因請至期往送爲言女子不好使巫嫗入報河伯少頃復投弟子又復投三老廷掾豪長乃叩頭破額出血是後不敢復言河伯娶婦

九江逡遒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爲娶公嫗歲易男不得娶女不得嫁百姓苦之太守宋均到官主者

白出錢給聘男女均曰衆巫與神合契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敕條巫家男女以備公嫗巫叩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絶 風俗通

帝王禁酒

晉元帝渡江之初時以酒廢政務王導諫之遂覆杯終身不飲

唐玄宗初即位常以醉誤傷一人遂四十餘年不絶此味

煮弩

耿恭在疎勒城救兵不至恭食盡窮困士卒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無二心東觀漢記

西羌寇叛唯狄道爲國固守然民飢餓噉弩煮履宜救倒懸之急

負弩前驅

霍去病爲驃騎將軍過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

司馬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蠻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矢弩先驅蜀人以爲寵

雙鳧

漢王喬爲葉縣令每朝雙鳧飛來網之得雙舄

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鵠迴翔威儀以帚衛之得雙履

南海太守鮑靚常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

同書卷之三終

同書卷之四

江南糧儲道周亮工撰

事有當倒行逆施者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晉元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來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

宋王廞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永逃匿使提

衣襆從津邏疑焉永罵華曰奴子怠行不及我以杖撾之數十竟由是得免

袁顗起兵襄陽不成而死子昂藏於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

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逆墮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背曰籠凍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在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俱還

掘石槨得銘

衛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沙邱掘之數仞得石槨洗而視之有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久矣莊子

漢滕公夏侯嬰死送葬至東都門外駟馬不行踣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槨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斯地謂之馬冢博物志

昔日猶今

燕昭王封樂毅爲昌國君惠王不快於毅毅奔趙趙惠文王欲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昔事昭王猶今

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

劉備嘗舉袁渙爲茂才渙爲呂布所留布欲使渙作書辱罵劉備再三强之不肯布怒以兵脅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曰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

巧妒

戰國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袖知王之愛新人也其愛新人衣服玩好宮室臥具擇其所

喜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妒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鄭褎知王以已爲不妒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而掩鼻王以問鄭褎褎曰其似惡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漢司隷馮方女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涕泣憂愁以長見欽重馮氏從之後諸婦共絞殺

馮氏縣之廁術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

炎凉世態

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無勢我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

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齊相客又至孟嘗曰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必有至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

以殺止殺

西門豹爲鄴令會長問民疾苦父老曰若爲河伯娶婦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娶之多持女逃遁城中益空又因貧所從來久矣豹曰至爲河伯

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我亦送女至其時豹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豹呼河伯歸來視之顧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巫嫗入報河伯更求得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入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入河中有頃復使弟子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向河立良久復欲使廷掾與豪長人趣之皆叩頭頭破頟流血須臾豹曰廷

掾起無狀河伯留客之久若能罷去歸矣鄴吏民大恐是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亢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以娶婦喻

楚人有兩妻者人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和之居無何有兩妻者死客謂挑者汝娶長者乎少者乎曰娶長者旣爲我妻則願其詈人也 戰國策

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求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卽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求臣亦猶是也 史記

以兩全說

漢書朱建傳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或毀辟陽侯惠帝欲誅之建乃求見孝惠臣閎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辟陽侯誅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

鄒陽傳粱孝王朝求爲漢嗣上書願朝太后議臣爰盎等不可王令人刺殺盎事敗恐誅陽至長安因客見長君曰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卽窮王恐誅如此則太后切齒側目於貴臣矣長君誠爲言之毋竟粱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果得不治

持法

文帝行出中渭橋一人犯蹕釋之奏當罰金文帝怒其罪輕釋之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上從之

唐柳渾爲相玉工爲德宗作帶誤毀一銙工私市他玉足之帝識不類怒其欺詔京兆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巳若委有司詳讞乃可於法當杖請論如律由是不死

源師煬帝時拜大理少卿帝敕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師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司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有宿衛禁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

周世宗時幾縣令因部夫犯贓受絹數百還欲置之死宰相范質以其獄上奏世宗怒曰法者自古帝王所制本以防奸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卽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敕遂貸其命 國老談苑

誠不可揜

漢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娠傷弟婦生男長婦遂盜取之爭訟三年州郡不能決丞相黃覇令卒抱兒去兩婦各十步叱令自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啼叫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心甚懷愴覇曰此弟子也責問乃服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始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無鄰證郡縣不能決崇以二父兒又另禁一處數旬遣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令解禁可出奔哀也泰聞卽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崇察知之以兒還泰遂詰奉伯詐狀奉伯欵服

隋于仲文遷固安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及兩家俱認州郡不能決請於仲文於是令兩家各驅羣牛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呵詰杜氏服罪而去

善惡之報

漢丙吉傳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宣帝親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疾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後五載爲丞相

宋陸務觀舊聞云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冲之叔用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謂有天道哉已而果不

死至儋州之竄而死於潭

若其無知訴之何益

趙飛燕譖班婕妤祝詛於成帝婕妤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

范滂繫獄吏俾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若其有罪祭之何益

外戚戒盈

光武封陰貴人弟就爲侯復召就兄興欲封之興固辭貴人問故興曰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王侯取婦盼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已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然至顯宗時就子豐尙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殺之被誅父母皆自殺興之言卒驗于其家

樊儵弟鮪爲子求楚王英女儵聞而止之曰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家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配王男可尙主但以貴寵過盛卽爲禍患故不爲也爾止一子柰何棄之楚乎鮪不從及後楚謀逆事覺儵已卒顯宗合儵故諸子不得坐然儵之言卒驗於其家

觀過知仁

後漢吳祐爲酒泉太守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曰掾以親故受汚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盜鄰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

名不可掩

范丹往看姊病設食丹出門留錢而去姊追送里舍藥僮豎相怒曰言汝淸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我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

程堅淸潔居貧諸嫗共漂更相呼食或不食者相謂曰汝非程謀甫何爲不食人食

吳攻樊城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答曰否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沐並嘗過姊姊爲設食而不

留其名流播異域如此

漢書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遂入霸陵山中

執政仁恕

袁安爲河南尹政尚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嘗稱曰凡學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吾所不忍爲也

韓公億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有奏擿拾官吏小官者輒顏色不悅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官奈何錮之於聖世

杜祁公衍常言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不恕也衍歷任知州提轉安輔未嘗壞一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善者甚衆不必以法繩也

疎於待小人

漢何進等謀誅宦者諸常侍小黃門已悉罷還里舍詣進謝罪不即決張讓向其子爲太后妹者叩頭願得入辭太后於是詔諸常侍皆復入直進遂被害

北齊趙王叡等謀出和士開爲兗州刺史山陰畢當就道士開重賂于婁定遠願一辭覲二宮於是得見後主及太后出定遠爲青州刺史責趙王叡以不臣殺之

儉德足以動人

公議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百姓爭利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厲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魏武嘆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何爲哉

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寛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皇爲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兆黎幹出入從騶馭數百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見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

非百里才

劉備以龐統守耒陽在縣不治免官魯肅遺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見統與談大器之遂用治中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

劉備以蔣琬爲廣都長備嘗因遊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願重察之備乃不加罪但免爲丞相長史亮死推以自代遂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立身自有本末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加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耶

孝武時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三人權重當時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顧顗之獨不降意蔡興宗與顗之善嫌其風節太峻顗之曰辛毗有言劉孫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顗之常以爲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惟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

王僧虔從會稽太守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爾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

陳蕭引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官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槤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

趙宋李垂累修起居注丁謂執政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爲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埶覩其所爲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罷頴晉絳三州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蓋一見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

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能趨炎附勢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之出知均州卒

恩不欲自己出

晉羊祜在位多所進達而人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拜爵公朝受恩私室吾所不取

宋王曾在中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每薦用人不求人知尹師嘗面言盍少收門下士曾曰恩欲己出怨使誰當

勞薪

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輪

晉武帝時荀勖常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坐服其明識

不見幾

晉室梁趙之亂首執張華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

石崇被收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財爲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

教民農殖

陶侃爲荆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張詠爲崇陽令嘗坐城門下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從何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惰也笞而遣之

用賢人主之事

劉宋王宏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必先訶責譴辱之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使成於王分功此所謂好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假顏色即成大怨亦鄙薄所不任

趙宋李昉爲相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推用或不欲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故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

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美辭是
取怨之道也

爲逆旅主人殺負心僕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女也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獻納及代還爲僕所持逼其女爲室令度勢難免因許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爲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等物俟夜闌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爲婦是汝耶即奮匕

殺而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飲散亟行令追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

張乖崖爲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他故詣其主人力問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失不自愼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導馬首問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袖推揮墜崖而死歸告其鄰曰盛价

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警枕

吳越志載錢王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大鈴寐熟則欹而寤名曰警枕

范淳甫記司馬公君實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不妄笑

包孝肅拯笑比黃河清時人謂其難得笑也

南朝宋王玄謨惟精惟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

頭未嘗伸

北朝魏元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代尹留鎮因別賜萇酒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爲朕笑竟不能得

爲爾寂寞

晉桓溫有大志不時就歎曰爲爾寂寂爲文景所笑

王融年三十急欲爲公輔嘗嘆曰爲爾寂寂鄧禹殺人

排毀前賢受報

35 B

王弼數侮鄭康成忽夜聞履聲見一人入閤中自稱鄭玄數弼曰君年少何以穿鑿文句而妄譏老子也弼惡俄病卒

魏劉蘭排毀董仲舒忽有人葛巾野服直入蘭讀書處謂曰君自是學士何爲苦相排毀義理長短竟誰在而無禮見陵也今召親往蘭尋死

不能殺袁劉焉免寒士

齊劉祥遇褚淵入朝以腰扇障面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怒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焉免寒士

謝超宗遇褚淵送客墮水超宗大笑曰投畀河伯河伯不受淵嗔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焉免寒士

耕問奴織問婢

宋沈慶之不肯北伐文帝强之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謀白面書生事何由濟師竟無功

魏邢巒不欲園鍾離魏主詰之對曰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既謂難必無克理城果不拔

幾作盧

宋顏師伯與孝武摴蒱擲得雉謂必勝師伯次得盧亟取子斂之曰幾作盧遂輸直百萬

梁韋叡與曹景宗摴蒱景宗擲得雉叡次得盧遂取子反曰異事幾作盧亦輸直百萬

昔與汝爲鄰

吳孫皓勸晉武帝酒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願汝壽萬春

宋王歆之贈劉邕歌昔與汝爲鄰今與汝比肩既不

願汝酒亦不願汝年

移我坐遠客

宋中書舍人狄當周赳詣張敷先旁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數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

齊中書舍人紀僧眞以武帝命詣江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移我榻遠客僧眞喪氣而去

書背加點

齊侯景出鎮河南謂神武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

所賜書背乞加微點神武卒世子濬以書徵之書背
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隋高祖與漢王諒約凢璽書畐徵召勅字旁别加一點
高祖崩太子廣以書徵之以勅字無點遂不至發兵反

聚沙爲米

宋檀道濟伐魏叔孫建以輕騎邀其運道道濟夜聚
沙覆之米唱籌量之魏諜以爲糧也因殺告者道濟
全軍而返
周賀若敦伐陳侯瑱以舟師斷其糧援敦聚土營內

以米覆之集諸營軍士各持囊詐官司若請給者陳
人信之全軍而返

君有古人之風

齊高帝以白羽扇遺孔靈產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
君耳
齊明帝以漆燭盤賜傳昭也曰君有古人之風賜君
古人之物
梁昭明以匏食器賜劉杳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
古人之器

賊至賦詩

梁賊宋子仙破會稽得庾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
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
辭采甚美賊釋之
齊獠賊執張融將殺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
異之而不害

此人不可得也

齊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阮佃夫求之恢曰恢
可得此人不可得也阮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罷之

晉石崇妾綠珠美孫秀命使求之崇悉出諸妾數十
使者曰奉命求綠珠他非所欲崇勃然曰此人不可
得也秀遂以事害崇

以物喻人

范蔚宗作合香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
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
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于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
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血疾也所言悉
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

之詹唐黏濕比沈縯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荈琳道人沈實易和自況卞斌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豬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呂文度其險詖如此又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謂令史也

徐娘雖老

湘東王徐妃以王眇一目嘗作半面粧其臣暨季江

語人云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可騎徐娘雖老猶尚多情

齊祖珽乘老馬嘗自號騮駒又與寡婦某通常令左右呼娘子其友人謂之曰老馬十歲尚號騮駒一妻耳順强呼娘子

置橋渡盜筍者

齊范元琰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告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郭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人采筍置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

孝稱曾子

滕曇恭年五歲母陽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

門莫知所在

王儉時從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

宗元卿有至行鄉里宗事號宗曾子

蔡曇智鄉里號爲蔡曾子

埋婢更生

晉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之及瑩亡遂生推婢葬於墓寶兄弟尚幼不知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恩情如舊既而嫁之生子

義熙四年瑯琊人陳朗婢已葬府史夏假歸行冢前

聞土中有人聲怪視之婢曰我今更活爲我報家是日已暮且方開土取殭健如常

漢杜錫家葬兩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問之曰其始如瞑目自謂常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姿質如故更生十五年嫁之有子

筮吉龜凶

宋浦陽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墮水甓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墮江中謝靈運取甓詣京咸傳視焉乃驗龜繇古冢已八百年矣

東京豐都市掘得冢得銘曰筮道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當時達者參驗是魏黃初二年所葬也

梁任昉得古冢銘曰龜言土筮言水甸服黃鐘啓靈趾瘞在山庚隨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歷代無知者至唐鄭欽悅始辨之

書淫

晉皇甫謐隱居不仕耽翫典籍至忘寢與食時人方之好色謂之書淫

梁劉峻從桑乾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

入王弼冢

晉陸機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值結陰望道左人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置易投壺與機談機無以抗既曉便去脫驂逆旅問嫗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正是山陽王家冢墓耳機還睇昨路空野霾雲拱木蔽日知所遇者信王弼也

陸雲獨行偃師中忽見一家牆垣甃峻雲時飢乏因而請前正行時見一少年二十餘風姿可嘉迎入論敘平生不異於人尋共說老子極有辭致雲出臨別語云我山陽王輔嗣也雲出門還望向處正是一冢比至家已經三日

特授玉璧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

後主嗣位讖爲東宮學士後主常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讖談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松枝手以屬讖曰此枝可代麈尾顧羣臣曰是即張讖後事

折臂三公

梁劉之遴在吿嘗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某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弃牛墮車右臂偏直不復得屈伸旣而遷典此郡

晉羊祜葬親遇術者云墓于法當出天子祜惡之遂

掘損其墓術者再過之云尙當出折臂三公祜後墮馬折臂果至三公

欲擊半渡

晉謝玄與苻堅相拒肥水玄使謂堅請退軍濟師以決勝負諸將不可堅曰俟彼半渡我以鐵騎蹙之蔑不濟矣軍旣退不可止遂大敗秦由是亡

後周尉遲迥伐楊堅使于惇與韋孝寬相拒沁水惇布陣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俟孝寬衆半渡而擊之孝寬等乘其兵却鳴鼓齊進士皆一當百惇衆大敗迥由是遂亡

風聲鶴唳

苻堅伐晉至淝水大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

齊沈攸之率衆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奔還聞城外鶴唳皆以爲軍聲

誤鳴進鼓

晉桓溫伐李勢戰於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誤鳴進鼓士殊死鬬遂克之

宋世祖伐元凶劭不利適劭將曾秀誤鳴進鼓遂克

之

董狐

晉干寶撰搜神記時人稱之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元魏使李騫入梁見佛寺旁執板筆者謂之屍頭騫曰此僧之董狐也

六朝人撰酒經時謂酒之南董黃長睿號書之董狐

刻女作愛姬

吳孫皓寵姬張氏死思其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像嘗置坐側

隋煬帝愛柳䛒刻木作其形每飲酒必置坐隅

精誠動物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鷂逐鳩鳩逃案下鷂去縱鳩出鷂逐殺之公子暮爲不食曰避患鳩歸無忌竟爲鷂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二百餘鷂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鷂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聲名布聞天下歸焉 列士傳

薑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視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你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後漢書

齧指心動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痛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眞感萬里

蔡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順卽動心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 後漢書

賣宅不欺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賣

北齊皇甫亮所居宅滂下標榜賣之買者問故亮每答爲宅中水淹不泄雨卽流入牀下宅終不售

夢虎

蔡君謨常夢爲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旣去與之坐

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爲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李士寧道人謁君謨謂曰夜來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所逐虎正骨者遂異之 江寧志

東坡先生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怖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耶道士慚懼而退 墨莊漫錄

火將然烟先起

劉紹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一伏牛何者

先起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紹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紹曰火將然烟上色青故知青牛先起乃如紹言 北史

魏璘以卜名世遼太宗得于汴天祿元年上命馳馬較遲急以爲勝負問王白及璘孰勝奏曰赤者勝璘曰驄馬當勝上異而問之白曰今日火王故知赤者勝璘曰火雖王而上有烟以烟察之青者必勝驄果如璘言 遼史

君相不能造命

魏徵爲僕射有二典事之長參時徵方寢二人竊下平章一人曰我等官職總由此老翁一人曰總由天上徵聞之作書遣由此老翁者送至侍郎處云與此人人一好官其人不知出門心痛憑由天上者送書明日引注由老翁者被放由天上者被留徵問知其故歎曰官職祿科由天信不誣也 朝野僉載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辯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卽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于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秘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 能改齋漫錄

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 金史

同書卷之四終

山中問荅

甌寧楊士美在中著

避亂窮山中緝荊為室倚石為几燒筍煮薺以佐糲食每陟巔四望烽煙竟日唐子西云山靜如太古恐此時無深處矣犬嗥籬間有客穿林來告以屠城之慘予始聞而驚既而悲終而嗒然若失也呼童掃葉煮茗延客客曰今天下之亂漸以平矣閩處一隅前既倒戈後復舉旗以自干於天討茲何足怪予曰噫

嫠婦之憂今嗟何及矣且汝亦知吾鄉舊事乎自古兵爭之慘多在中州閩方負山阻海周官隸七閩之名漢武以來始入職方兩越相攻事無足述唐末王氏竊據自相攻戰民始被其毒宋祚三閩然考諸郡中曾罹慘禍者獨莆吾郡亦遭范氏之亂矣韓世忠將屠之賴伯紀李公之言而止公郡産也又郡誌章夫人全城事俎豆于今建土生靈蓋千萬年傳育之遺黎也夫人生于五行死于五行蓋棺木死覆冢土死死之善也今刀鋸者死于兵矣且闔室自焚巷無虛井又死于火死于水城春草木深此豈尋常之變

哉客曰去秋發難以來泯泯棼棼實繁有徒茲固甘心待斃者予曰十步之地必有芳草冒彌天之禍豈無激于有所迫與窮于無所逃者乎昔殷既亡矣遺民蠢動至三紀而風移甚矣民之難變也至今讀多士多方諸誥亦何勤也事已去矣士大夫各行其志義熙甲子前有其人而強從希幸之舉玉石俱焚豈不哀哉天之將雨也垤蟻出穴野之將霜也草蟲入蟄以遠害也危邦如此而落魄書生寄筌無所綺紈公子棄甑不能鉗于籠阱之中幸恩及礎

裸為我心惻已客曰建當明初興宦業蒸于天下今地運衰矣何從再造茲土乎予曰吾鄉山川丹碧先儒之遺敎存焉非若阻江嶂嶺之陋于荒徼也然上游諸郡風存樸鄙而建不然縉紳而臨者侈為金穴憑軾而過者豔為錦城吏胥之人太滿而苞苴濫也優伎之人太滿而聲色靡也叢祠之鬼太滿而妖異興也每觀屠酤之肆張燎夜市而今安在乎山闠故國潮打空城金棗珠襲今日之集灰飛礫矣歌樓飲館今日之啼鵑泣蟬矣花雨香雲今日之幽燐熾骨

矣自茲以往如衞之遺民渡河而泣憂深思遠以反
于唐魏之風建其庶幾乎客復問曰前史民用短錢
以爲不祥今建錢短矣又有鐘梁自折獄像生髭之
異治亂之來人事乎亦天意也予曰天人相因也天
未厭亂則人不悔禍夫革命之際必有芟除是以自
北而南殺運極于閩海茲猶五元六紀之末運也客
曰吾今而後知入林者之樂矣予曰頻年被兵以來
數百里間店無炊爐雖深谷村煙亦未聞雞犬聲蓋
人彫而物亦耗矣今春疇半蕪而耕犂尚依堡郁人

士之脫難而出者我行其野謂他人父子之居此也
山花野鳥增我悲憫以爲入林之樂過矣時妻厲四
起鴉呀猿啼山中人潸潸泣下客亦相對唏噓而不
自禁東山月出與客登峰而望曰汝知乾象乎夫翼
文明之宿也今南望翼星尚暗而參宿太光禮樂將
興而兵戈未偃也然中垣清矣客曰激湍之下必有
平流肅霜之後必有陽春吾子之言非謬也請以質
之此山之靈

魏石生原評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其意中
固有無窮悲憫

山中問荅跋

悲者不可爲槖欲思者不可爲歎息況身丁離亂固宜其哀從中來不可斷絶也哀猿斷腸子規啼血山中人豈非窮士乎乙未夏日震澤塌復吉識

孫　貞起允升校字

仁恕堂筆記

仁恕堂筆記　　賡編卷第二十五

長汀黎士宏媿曾著

余還轡而西重晉張掖郎儲糒忙人指晝易竟衙鼓既罷殊苦思家與兩兒子謀爲銷日之計饘粥之餘輒寫新舊事一兩通言語既長遂成卷帙孟東野曰耿耿蓄良思遙遙仰嘉話蓄思雖多但不知能當夫嘉話否也時爲康熙乙卯秋媿曾識

康熙乙卯春余已拜分巡洮岷之命值河東變起當

事復檄余攝理甘山顧玆淺才恐乖措置記晉辛憲英語子羊琇曰軍旅之間可以濟者惟仁與恕因取以名其堂庶勉思企及且志宏八千里外仰承慈訓猶斯也三月望日

歐陽公五代史四彝傳載自甘州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氂皮始可行今甘州郭外郎黑河自甘州九驛而達酒泉如甘之高臺肅之鎮彝種宜稻宜秫宜麻宜菽春夏之交綠樹清泉瀠洄衢路稻鍼鳧雁阡陌成行遠遊者不知其爲塞上所謂載水鑿蹄事絕無之葢在趙宋時自枹罕以西地爲元夏其執筆者既未親至其地而傳述者又詳不詳焉以歐公一代史才而見聞有盡不盡今車書萬里而予得親至其地且見古人之所不見焉所謂士生三代後未始非幸也

甘州誌載萬歷三年修城至南面剷削垣牆有小木柩五百餘具形骸各長二尺餘男女衣冠貴賤老少一一可數極爲駭異或謂爲外國焦僥之類不應有

五百柩之多博識者又測爲前代厭鎮之術然或剷木斲石爲之何乃骸骨儼爾天下事理外意外不可知者眞不知其幾

唐書寧寇軍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杜工部詩其題曰留花門是時回紇留兵花門故杜詩云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意義甚明而甘州誌中竟云古蹟有留花門則不考之誤

甘州人謂筆曰生活謂陝以東人曰豹子姊妹之夫曰挑擔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多曰倉曰庫不

215册 99页

慧之子曰瓜子殊不解所謂後讀唐書賀知章有子請名於上上曰可名爲孚知章久乃悟上謔之曰以不慧故破孚字爲瓜子也則是瓜子之呼自唐以前已有之

魏晉以來取才門閥而李唐尤重氏族非崔盧裴李八姓不以擇相若前明取士多起孤寒而宰輔大學士楊姓者遂至七人如文定公溥文敏公榮文貞公士奇文襄公一淸文忠公廷和至後而又有閣學晉江公景辰閣部武陵公嗣昌卽諫評不乏人而如忠

愍公繼盛忠介公爵太僕公最修撰公愼忠烈公漣御史公瑄五官候正源下而至漆工楊塤能雪李文達之寃此皆俊才人傑標炳丹青豈不爲一姓之榮乎

枸杞以甘州得名河以西徧地皆產不獨甘州有也惟涼州鎭番衛瞭江石所產獨佳瞭江石在邊外數百里爲番彝住牧地土人取之者率邀結數十人晝伏夜行採之不敢掬卽返少遲則恐番彝劫畧也道遠而得之艱故獨貴乾者大如豆赤如硃卽當事貴人歲所得亦僅升合而止余曾兩見之眞奇種也近甘州王生廸簡家畜一株曾摘生者百粒見貽大如指頂甘香之味沁入心脾七載窮邊得嘗異味蘇子瞻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民此固不足自慰耶枸杞根金光明經曰苦彌附記此

前明典制甘肅一鎭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零又巡撫都御史楊公博區畫邊事疏內開甘州一鎭歲合用糧一十三萬八千九百九十九石零料八萬八千五百九十

五石零草二百八萬三千八百零今自裁兵之議下一歲所支糧料曾不滿十萬一線單微之路番彝雜種在在宜防憂盛危明恐不當以減兵爲勝算也

河西月氏地故仍習俗尊事喇嘛僧其外國僧實未嘗一至此間學於彼而歸者則尊之云羅漢從其教者皆曰喇嘛又有弄子抱妻頭然肉食黃衫袒脊寒院塡溢大率無賴子及不謀衣食者充之官法呼之曰黃衣僧其參誦素食者舉國三四人而已曰青衣僧香鈸羅什未見一人而蹈臂踏肩彩彩皆是亦怪

也

甘州木屬多柳草之屬多馬蘭果之屬多杏多白檎多楸子白檎類蘋果而小味亦差減楸花如海棠子酸土人取其肉爲果單糜泥澄濾薄如油紙南人不多識也惟雲楸乃堪作器非此種洮岷諸州始有之

張臘遢卽明初所稱三丰道人永樂中住甘州張指揮園最久乃適西域所住小庵在城西隅耆老云庵中故有草鞋坐具狪亂後庵燹并失之今其像乃新塑者然道貌清癯猶足令人思西域入貢者來云三

丰現在爲某台吉所供養仙迹奇蹤固非常情所測耳

邊人以畜牧爲富畜牛至數百蹄羊至萬蹄牛以耕羊則取皮毛利更侈不獨供食也惟犗牛不可耕專爲食備番彝多畜之且日落其乳刺其血以熬茶伴炒麪又不獨食其肉矣然率皆騸者考肘后經云馬曰騸牛曰宦羊曰羯猪曰閹雞曰鐓狗曰善猫曰淨海篇謂古無騸字然後唐書載郭崇韜惡閹宦橫暴謂魏王繼岌曰他日殿下卽扇馬亦不可騎則騸之名舊矣

甘無魚鄉數寸者間有之溪澗中無鱗者不可食嗅之作泥氣且暴下鄉堡中民有老死未經見魚者傳一悍婦數笞其夫他日夫偶持一魚至門婦望見惶恐叩頭夫因紿之若不更所爲且爲厲收若魂魄婦自誓改過遂爲善良癸丑夏予遣役鄭璜伴兒輩入都門見市蟹郭索滿筐鄭役惶怖睥睨不敢正視繼至五涼與客話其事有晝士李卬在座曰是水裏大蜘蛛也那得不怕一座閧堂絕倒

漢郡張掖爲縣十曰觻得昭武刪丹氐池屋蘭日勒驪靬番和居延顯美內惟刪丹卽今山丹餘皆不考在何地誌固不詳且觻得日勒驪靬諸名率就番彝所名名之年久音訛故應湮沒耳

魏明帝青龍元年張掖柳谷水溢涌寶石負圖狀似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及鳳麟牛白虎犧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時魏以爲瑞頒示天下夫旣謂大討曹不知當時何以稱瑞且魏晉篡繼事在中原與邊隅何與而朕兆乃先見於此

金剛鑽若塵砂出西域在萬山深谷中非人力可取土人先驅駝馬墮谷中使其肉潰爛沾濡烏鳶飛下食之人乃取烏糞淘汰間有得者以其得之艱故換價比於黃金者且倍

南昌宿儒鍾君維紳爲余言乃祖太僕公家素貧太僕公父求館南都住陳公沂幸舍適陳公舉子太僕公父亦粗學星家言爲推其命裝卷以進陳公固知命者見其推算失度笑曰若何知命但若儀狀甚偉若有子乎是何甲子吾爲若推算太僕父遂舉太僕

命以進陳公視之曰大奇大奇若命與吾命不異可以吾名吾字名字若子他日貴無相忘也故鍾公名沂亦字魯南陳公以文章碩德著白下不知其精於推測若此予嘗謂維紳此事入公家傳亦一段佳話也

福清張大木曾從客泛海所至地爲東浦寨大約係日本支國也其國在極南夜中不睹奎宿呼中國人爲唐人猶之西北以中國人爲漢人也國雖有王專政者爲將軍三傻讀如馬惟元日三傻朝其國王受酒肉賞云不受賞則一年不吉若他政事王不得問擁虛位而已國人多騎象地至熱宜麥稻四時皆熟纔收穫旋即播種中國貨至必先進國王與三傻乃許市其餘俗至潔男女著白布衫長垂至足大小遺皆急走水中無一人遺於衢路者又言中國所得奇楠皆沈速耳真奇楠彼國亦不易得取奇楠之法國人先期割牲密禱卜有無走密林中聽樹頭有如小兒語者便急斲而返遲則有鬼搏人隔年始一往取先上其王及三傻重加洗剔視上者留之厚酬其值

次者下者乃聽別售也又言將至東浦過黑海洋最險吹沙無刻停若無風緩渡則沙壓舟沈萬無活理矣又言國亦有狀元名色所取視人才衆寡或數年方得一人不似中國每科必置一人爲冠冕也

傳聞李滄溟居盛名時四方賓客檐進滄溟簡貴不甚延客其裁荅箋疏每日揭水牌懸戶上聽期津遣有山右賈人子仕歷下一年無從就謁知滄溟外家兒得出入滄溟宅因餽外家兒多金且以意請曰神仙易名士難千里來止欲得一面巨公顏色耳外家

兒許之曰公某日往某園爾可一望之戒毋得前也遲數日滄濵果出賈人子先匿左右忽突出長跪道間滄濵驚問若何爲者外家兒以情告滄濵顧笑曰一見斯可已矣賈人子聲淚俱下曰小民望公如天上人父某經商數年不幸死道路倘得公一言誌石上即碎首階下不敢辭出懷中黃金數鋌請爲脂筆費滄濵笑頷之曰是亦足以銘矣賈人子固不凡而滄濵文章驕貴之狀更可想見餘聞錄載湖州一進士吳姓任工部主政時李西涯爲學士盛有文名爲

父乞壽詞西涯不許吳因謂友人曰今有爵位大於西涯者予友云英國公太師左柱國張輔也吳具幣求英公英公令門官作詩與之吳得詩誇耀於人云說甚麼學士英國公當朝第一人乃爲我作詩衆皆笑之賈人子惜不記姓名顧不勝此郎耶

閩福清老詩人林古度述其先孝廉初文先生負奇任俠數上書言事及後廓落無聊走塞上客大將軍戚繼光所一日將軍率諸將校獵雪中列幕平沙擊鮮行酒材官詞客塡滿座間將軍曰能卽席作賦者當厚贈先生操筆立就千言文不加點咸固知文歎賞不置隨畀先生千金令兩馬駝兩姬隨先生以歸風流快事當不使王子安滕王一序擅名千載序特奇麗余家有抄本

張逍遙中州人原軍官其住江西新建西山虎井洞不知自何年相傳有奇迹入山時挈虎隨左右予丁酉年同瑞金謝怡古入山訪之山路陡絕舍騎而徒逍遙從山頂望見迎予輩門外笑曰諸公應爲貧道虛名誤來也坐次談論俱如常人宅不立垣堂不設

戶經卷牀竈隨石壁水泉而安頓極幽人之致略叩所以云貧道向入山結茅於洪崖井辟穀經年齊黃精菖蒲徧體白毫數寸能飛越數十步亦自謂沖舉不遠山下人憐予苦各釀鹽米相餉白毫遂漸脫落大約學道者貴能度人若自了一身終屬小乘指其門下數人曰此輩碌碌皆不足語隨貧道住山虛糜歲月耳出菖蒲數節相啖雖苦辣久之味殊甘因留予輩飯又言山中有異鹿一年三四來絕不避人頷下有懸瘤是趙宋時放生物及日西側予隨下山執

手悵然意不忍釋聞以丙午年化去令其弟子以二瓦瓨合而瘞之云待五年後起視倘如故則爲少留如腐化則舉骨棄之今相去數年不識其弟子曾起視否亦復有異否大約平實學道人非妄爲做作者逍遙之後有丁棲霞新建人敢爲大言駭俗衣冠多惑之竟無奇近亦死聞死時展轉牀簀令道伴爲齋醮祈禳尤可笑也

甲午予舉於都與海寧陳君容永字直方爲同門生時尊人彥升先生當軸位大宗伯羣謁時宗伯指直

方曰此子多奇前身僧也宗伯方貴重予不敢置問繼宗伯公謫塞上直方以病廢得留辛丑公車直方視予邸舍問及前事直方惻然曰予恐不能數面子予駭問之曰予固知四世事初爲蜀通判子若嫡母嚴出商於外父死乃得歸再世爲王孫三世則京師竹林寺僧也偶一日放參値婦女羣過曾一目之遂墮落至此記八歲時從大人入寺一見恍然齋房徑路皆能默記今世爲宰相子再世將愈下予定數當蚤死否則必罹兵厄又言九歲時曾爲冥官官有府署僉書判牘不異人間初時職事猶小因自念諸受刑者何以斬重於絞絞重於扑一一身試之忽一日得上帝命謂陳某能以身爲衆生試法陞某官約如岳瀆大神象儼金冠自呼小聖每日初更時輒臥去曉鐘動乃醒其所問事節人名判語歷歷可記纔一開眼出聲則半字不復省矣大約陰法中不赦者惟忤逆子及破婦女節幷官吏受贓最嚴案牘雖重沓一檢便得不似人間逐卷搜查也十二歲因犯某事爲上帝所譴遂褫其職予問所犯何事直方吝不欲

言直方朴重不肯作妄語人今聞直方短祚竟憂鬱以死使前言可信不知更生何所何地矣追往念舊落筆淒然

上杭令陳公名正中上海人爲人刻意廉苦予爲兒時及見之通肴細瘦啞咳矜持孤行一往爲大吏所嚴憚坐是亦不得遷轉耐飢寒勤民事卽咯血垂殆猶治簿書死之日有市民曉起出戶見陳公儀仗整肅乘輿入城隍廟不解何故至縣探之則陳公以卒明屬纊矣庚午公分校闈闈門下士有張君 世楷 林

君上眞者張君亦蚤卒林君一子龍哥病死兩日復甦云至陰閒見世堪執簿籍若人閒判司其子固素識世堪求蔭庇世堪曰有定數予安能生爾檢簿閱之謂尚有一年活明歲此時當來也又指堂上衣冠巍坐者示其子曰此吾與若父房師陳公也後林氏子果活一年而卒語曰清刻者入神鬼趣陳公爲神自不謬然既已城隍之矣而復爲眞司長豈陰中亦復有陞除耶榮顯客於生前而遷擢速於死後盈縮之理固如是乎上杭人多能言之

科名定數雜見諸書於予親見者兩事癸卯予分校江西有蕭生萬賓盧陵人予手其牘實不愜今大司徒學山陳公爲主考適過予席問得卷佳士乎予漫應之曰亦可陳公隨閱覩大加稱賞至二三塲益復寥落予請乙之陳公曰一第甚難既取何擯也及揭曉賓萬實名下士予因問篇章何寥落乃爾賓萬對以實病委頓不能執筆不謂見錄也其父孟旭亦諸生相見稱是有數當賓萬入闈日與里中一蕭生同號舍天色初辨見二人如關壯繆形旁一人執小紅旗徧呼曰孰是蕭生同里蕭生急出應之神熟覩且久曰非是遂前至賓萬號席而止同里生自知見擯買舟急歸爲賓萬父述之尚未絕口而捷音之報至門矣又鄒生懋官新昌人自言庚子應試夢神語之曰爾房師黎姓也時予尚未入官而家弟道存先已令南昌懋官意以爲必售既復見落及予癸卯入簾乃得之二日遇合而主司姓氏皆定於數年之前若賓萬者有神以陰相之使主司并不得以文章操其去取更爲奇詭

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鐫石壁上方廣徑丈數百年來石壁如故盧舍依然而二字每年輒下今離地不二尺矣隱君賀子貽孫爲予言之或云魯公生於永新其子孫散處甚多家譜先牒皆在

永新在萬山中密箐深林素多虎患予以戊申八月領茲邑不十日而告爲虎傷者八九人予心甚戚然柰何長茲土而與虎豹共斯民也爲文以禱神且募獵戶備弓矢欲盡殺乃止永新鄰邑爲永寧邑中路

有趙公亭住四五殘僧市酒燒茶以待行者忽中夜有人扣門甚急出錢沽酒僧延之入其人深目頋黑僧問何爲深夜過此對云有數十牲口畜於永新今新令黎公至不能容吾何苦犯之將往他縣販賣耳隨送之出户次早見門外虎迹縱横僧急取所與沽錢視之則紙灰耳自此永寧鄉市多虎患而永新絕迹矣永寧紳士告爲鄰國貽害予笑舉唐人捕蝗語答之曰若是敝邑驅來卽煩貴邑驅轉四鄰旁邑一時鬨傳遂復聞於當事而會城竟有演爲小說者事

涉近名不欲載然神之力歟人之力歟終不敢比迹劉昆厚誣前哲也

先朝於沿邊設衞所隷之以行都司因各衞所皆軍户而受耕者亦半屬軍餘故不另設有司而刑名錢穀學校衞所官皆得聞焉　國朝已汰軍爲民改指揮爲守備千百户爲千總固不有一軍可屬徵糧外無他事刑名學校特具名耳於守備之義何居且守備雖理民猶弁也制於上者武則爲參遊爲提鎮文則爲院司爲府廳是一官兩屬況邊隅紳士寥落姧民多貪緣爲大吏奔走役勢反出守備上徵輸少急則吏胥操短長持之支放稍後則將卒得奴隸呵之權不尊而事夥故守備十而九敗也莫若如腹裏改衞所而設州縣用風力才幹者爲之兵官不得凌厲四民有所受承刑名錢穀學校可事事辦也難者曰如官司俸入何不知卽以甘鎮論三守備四千總卒隷且數十人歲費度支一千三百餘兩以彼供此寧不足乎久處塞上知見確然未必非借當事之一籌也

南州徵君徐巨源言家故住西山下鄰有習射弩者一日射生郊外值驟雨趨避古廟中時雷電駿激亦入廟中火光百道環繞其身射弩者匍伏地下請死雷又不卽擊射弩者計急再叩頭曰雷神得無有所用我乎雷卽時出廟門射弩者隨之見數百步外雷擊一枯樹雷斧纔下枯樹中輒躍出一婦人紅衫披髮若與雷相搏狀旋擊旋起四五不得中射弩者視樹中婦人躍出從旁發一矢中要害婦人遂不復起雷火旋燒樹灰盡乃息射弩者神氣稍定急趨還家

見其家婦女復奔走曰不知何事犯天神怒適霹靂從竈間起將鍋竈盡倒翻而去矣諦視鍋上有字一行急請識雷文道士譯之云力助天威延壽一紀周櫟園先生書影中載此其述余說稍異

人之得名後世其傳不傳皆各有命數存焉無論忠臣名士才子妖姬卽仙佛亦不能自主名將死疆埸無算也而人止知關壯繆岳武穆如才子也人知有李白而不盡知同時之杜甫美女也人知有西施而絕不知同時之鄭旦同盡節也人知有文朱瑞而不

盡知有同時謝疊山同幷臣也人知有李林甫而不盡知有同時之楊國忠如此類不勝指屈大約小說傳奇最能動聽婦人女子牛醫賣菜皆樂談之久之士大夫亦有習之而不悟者矣昨在皋蘭一士夫問予水簾洞驪山老母去君治差近子無以應捧腹而已

龍虎山隸廣信府貴溪縣山不甚高砂水迴抱若龍虎然眞人宅坐北面江其南岸卽桂州故夏相國言舊居也惟上清宮老樹參天宮觀宏敞前代碑版照映差可遊息形家言凡水西流者出仙佛此地水盡西流也眞人以冢嫡相傳不必盡知符籙符籙則宮觀道士爲之從眞人請印押而已予嘗索其玉印覩之一長二寸一分四字不可辨眞人謂是自漢時相傳篆則天神姓名玉菜色一長一寸五分內硃文陽平治都功印玉羊脂色刻甚精工云是宋時物一廣長三寸五分亦篆陽平治都功印則明世宗倣宋印出上賜也眞人出入八騶等倫勳戚公移書掌教眞人封版條示徑書天師府矣分貽投贈一符之外無

他告邪祟者間有之近地亦不甚驗板輿一度常山則魍魎紛紛豈貴遠賤近鬼神亦爾耶

度隴而西皆板屋渡河而西皆土屋立夏以後羣卒婦子棲宿簷端薄暮平明衾枕爛列大率近邊沙磧多風少雨多雪少霜耕者不藉雨力四山積雪經夏如新日烈雪消而河渠滿矣記魏伐北涼崔浩折李順曰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能通渠灌溉雖魏主卒用其策成功而情形殊不爾莊浪一帶每夏輒隕雹殺稼農家各醵錢供喇嘛一僧謂能書符止雹或

215冊 99號

險風纔布雲氣西流喇嘛輒望空指畫梵語喃喃幸雹不時至卽自以爲功土人皆呼雹曰硬雨予謂可對柔風次兒翰遠笑謂不若就土人語對軟風更爲警切記朱紹興十七年臨安雨雹太學屋瓦俱碎學官申請修葺諱言雨雹遂稱硬雨是方言亦有所本

信州近浙東南渡後文章理學節義之士獨盛是州如汪公應辰謝公枋得尤著謝公祠在郡城水南春秋蘋藻尚隸官司守祠生盍亦微矣汪公祠在玉山城內予曾肅拜祠下嗣孫四五聚族而居自稱門祚衰落上辱先人雖守業農桑而應對嫻雅猶見君子之澤焉

豫章楚地好巫嚴祀鬼神淫祠無地無之予所見者石人殿在上饒縣神姓朱不知所起每歲男女進香充斥衢路少不謹謫罰立見必跌傷而耳他無恙也仙女廟在新建縣西山凡官司祈雨則拜香延請置一盒地上卜以筊筳如神許可則少頃一蛇蜿蜒而至置盒中迎歸雨壇事竣鼓吹導送還山青蛙使者廟在金溪縣民居雜處水衕數間青蛙大小不一各蹲踞案上脊背蠡蠡若銅鐵銹斷見人了無驚怕要不知何代何年物也道士時捧置盤中乞布施三事近妖妄獨是蛇與蛙見人狎而不去爲怪或其始見人狎之而遂不去人見其狎之不去而益以爲神也遂得傳至今若朱仙之神禍人惟傷其耳是不可理解然能禍於所尊奉之人而不能禍於其所不尊奉者妖由人興豈虛語哉

少司農周元亮先生雅度深情好士好文老而彌篤宏追隨三十年極有知己之感壬子春宏量移西秦

別先生於白下臨行執手情色淒然秋中有王生君重來得一手札云會晤時尊冗旣多僕心緒復亂雖面未得靜談別後始知尚有如許衷言未及一吐眞怏怏也王君來一字奉去恐此後再欲覓一人托一函未必可得僕去年六十當得足下一言卽興會不屬遲之又久必求執筆若成不必見寄他日得附大集中以傳足矣足矣讀之頗訝其語不祥至十月於陳階六少參所得先生訃音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捐館而來書則寄於六月之六日也嗚呼東南風雅一

時頓盡豈獨某有梁木之痛哉今先生墓草已宿而所屬之言尚無成稿宏之負先生多矣

先大夫誠一先生負性方嚴從無妄語中年多病學養生家言危坐竟日於甲申四月棄不孝孤等死生之際豁如也自題壁曰身不可支心卻挈定生或偶然死則靜聽又書禮經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四言示宏毅寬等今寶其遺墨藏之家廟而宏等兄弟三人曾不能少光先德自墮庸常一思之一淚也壬子又五月初六日宏泣記

周公長屏名之藩不詳何許人明末唐藩建號都閩長屏以總兵晉伯爵唐王自延津由汀將移兩粵大兵日夜急行追及於汀兵已入城而唐王始得報急遽出行宮周公阻難趨行在選勁騎數十大聲自呼曰我卽唐王意欲詭辭脫主於難也羣矢集其身如蝟遂死時溽暑羣屍或臭腐蟲出而周公已死五日玉色瑩然今奉 皇恩釆輯明史與寬忌諱此亦在所錄也

于公名永綬關東人順治丁亥戊子間鎮汀州時金聲桓變於江西贛州圍急汀固與贛鄰逆使逆書一日三四至公焚書斬使意氣益凌厲又四鄉羣盜蜂起十里外不能通往來斗米數金城中蓋藏俱盡公樽俎優游若行無事東西關時報賊警公從席間指授將士笑撫其背曰肯爲老子一行乎協將高公守貴亦勇敢善戰隨意馳數騎出七箸未停而賊級纍纍繫馬首還矣手卮酒慰勞絕不張皇汀免於難而七邑不致從風靡者于公之力也公素彊壯一日偶示微疾索衣冠坐堂皇瞑目而逝功德所被汀人因

不敢忘尸祝生死之際來去脩然更爲希有

河西五凉遞起蒙遜則建都張掖數主皆能文得士疑有一二篇章尚留碑版索之三年無片石可語僅龍王廟有元夏一碑猶存亦絕不成理今錄於左敕鎮甘郡境內黑水河上下所有隱顯一切水土之主山神水神龍神樹神土地諸神等咸聽朕命昔賢覺聖光菩薩震憫此河年年暴漲漂蕩人畜故以大慈悲興建此橋普令一切往返有情咸免徒涉之患皆霑安濟之福斯誠利國便民之大端也朕昔已曾親

臨此橋嘉美賢覺興造之功仍罄虔懇躬祭汝諸神等自是之後水患頓息固知諸神冥歆朕意陰加擁祐之所致也今朕載啓精虔幸冀汝等諸多靈神廓慈悲之心恢濟度之德重加神力密運威靈庶幾水患永息橋道久長令此諸方有情俱蒙利益佑我邦家則豈惟上合十方諸聖之心抑亦可副朕之宏願也諸神鑒之毋替朕命大夏乾祐七年歲次丙申九月二十五日立石按丙申則宋徽宗大觀之六年也

通州宋又玉言前年客曹縣見所爲西仙者西仙蓋

狐妖依武氏瞽子數年客欲見西仙先令瞽子通介紹客設酒果堂上又爲西仙設一席於別榻獨不置燭雖不見西仙飲食而餘滴沾濡几案所棄果核擲地鏗然有聲久之滅燭延客對語相隔僅尺每一客各先問姓字通殷勤序致委宛了不異人獨其聲微細多在喉間因自歎息云公等學道甚易若予等能學爲人行立蓋不知經幾磨鍊矣有客曰聞西仙能琵琶肯爲客一鼓乎舉琵琶授之西仙俠作數弄淒清悲惋殆難爲懷瞽子琵琶亦獨步一時則西仙所授也客試執手探之其手纔如五六歲小兒所衣者葛談罷拱手敘別再一燭之空房而已

戊戌一海州估客附舟東下云海上逢閏年必有一大魚隨潮至潮退魚畱大者長竟里小者亦數十丈謂之天刑魚各海戶執斧登背割肉煎脂彌月取之不盡魚雖受斧斤或數月潮至其縱壑猶無恙也又魚至時必有一押者俱來或巨蝦大蟹人謂之解魚使客曾見一蟹大竟丈一螯爲魚尾所壓不得出後潮來乃與魚俱去天刑魚人爭取之至解魚使則莫

敢犯也繼見一久居海上者問之云信然

所見燐火皆或合或離人卽之則散惟宋又玉言曾於安邱同劉君正學乘馬夜出燐火大如箕聚一叢木上劉君以鞭揮之火隨鞭散作數千百點著劉君衣袂鞭鐙間星潋電轉繞逐不休劉君策馬急走約五里許近城乃滅

順治庚子年吉安山中忽出異蜂與常蜂稍別兩翅黑黃色相開首隱隱作王字不知何處倡始遂傳爲瘟大王訛俗相傳沿江七百里一時鬨動浸淫至南

自倉城家各畫其像懸戶上或一蜂飛集其家則舉室惶恐叩頭謝罪無賴道士遂以硃盒貯之戴之於首覆以紅錦導以鼓吹沿街募化香楮山積時家弟宣巖令南昌當事檄縣力爲禁止弟以爲民甚愚苟不拔其源禁愈嚴犯者將愈衆乃佯爲不知者他日遇道士謬爲恭敬願見所爲瘟大王者取視之大笑曰此牛蜂也本縣向讀書山中日常見之將瘟大王捽死地上執香首杖之仍釘其蜂於柱閒不一日而各街市寂然矣然弟實未嘗見此亦並無所謂牛蜂者

蓋不以所親見者實之而漫爲禁令小民之愚終不可解也此與孔道輔擊蛇事相類郡中二三大老甚爲擊節稱之

吾邑兄弟俱顯者惟鍾公文俊文傑最著兩公皆進士高等同官於朝俊爲文選郎傑署武選郎假歸里俊公和氣下人即簿尉手板亦卻傑公頗崖岸雖至戚大弁不少假顏色久之俊公改大參傑公領郡東粵部內有老孝廉公甚易之繼孝廉及第不無他語而公怏怏竟卒於任俊公壽考有孫登鄉書且後嗣多賢者偶記如此者二事前輩言伯敬鍾公舟泊吳門座上皆名下士而文公湛持以老孝廉肅刺往謁公亦易之後文公及第而鍾公不怡者數時又薛生福清人爲予言乃祖刺吳淞一孝廉以文呈閱置之案上批其牘曰醋醋蓋以其酸甚也是孝廉明年亦及第作詩寄之曰寄語松江賢太守於今二醋已酸牙乃祖隨投劾以去嗟夫齒歲升沈豈能意度尊前往日隨地排場玉堂脆薄之嘲渴睡殘燈之戲一時惡語結怨終身已自古而然矣

汀郡城西之五里土名曰祭旗山有地方圓不二丈草根產珠大如粟米視之儼然珠也手揉之則成粉理最不可解俗云楊文廣征西過此珍珠灑爲風所破故留迹至今里語不經可笑元亮周公閩小記又易之爲聖七娘總之委巷傳聞原無確載姑妄言之亦姑妄聽之耳

貴溪縣仙巖離上清宮五里有石壁數十丈下臨潭水深不可測石壁有孔大小不一中各有木植或爲棺爲倉爲櫃又有木馬架木若將事斲削者其木植

根條一一可數或云好事者所爲以數十丈臨深潭之絶壁而置木其中好事者鑿空釣奇亦不至此卽云果好事者所爲歷千百年曾無朽蠹抑豈人力所致宋晁無咎詩云稽天巨浸洗南荒尚有千峯骨立彊民未降卭應宅此舉頭石壁有囷倉洪荒之初安得有囷倉木馬之製以意揣摩更滋謬誤

貴溪相公以青詞受知最中明世宗皇帝意有賜莊在信州郡城西河之南曰白鷗今改爲白鶴當時之亭臺花樹已蕩爲寒煙矣其河之北曰寶澤樓蓋貯

賜書與敕也樓高數仞廣席數畝雕欄檻傾斜而楹礎宛列眞傑構也閩人曹能始爲賦丹樓行所云君不見信州丞相第十二高樓稱綺麗雕甍共倚黃金堂繡柱遥連白玉砌其壯麗可知公無子以其女之吳姓者守之東偏退食之堂爲豪彊所踞予理郡時曾爲清出以還舊觀時與同郡諸公肅拜公像登樓眺望頗盡今昔山川之感今羣逆蝟聚止事干戈不識數椽仍復爾否并州之念何日忘之

皮袋南中所無予至秦鞏閒始見之割牛羊去其首剜肉空中大者受一石小者受三五斗俗曰混沌卽古所謂鴟夷也然用之以盛糧食而已今大師渡蘭州浮梁斷絶將軍張公出新意聯十六袋爲一桄架木其上傍各用四袋爲飛帶如船之有槳每桄可渡馬五渡人二十草土平鋪穩於舟楫亦登壇冊中所當備考也漢書載鄧訓發湟中卒六千令任尙將之渡河縫革爲船或卽師此意歟

昌邑隸南昌水行百里漢昌邑廢後封海昏侯此其舊都也考漢書武帝以山陽郡爲昌邑王國山陽屬

齊地昌邑廢爲海昏故此仍其舊名然沮洳澤國地異金墉置萬乘之廢主於斯寧無過慮况旣侯海昏何尙襲舊號此不可解

降乩之術是處有之止懸筆畫灰而止壽州周顧雨孝廉爲余言戊子己丑閒彼州有乩仙舉國奉之若狂斷人禍福立驗稍閒又能爲人點定詩文朝置卷案上移刻取之則硃墨爛斑一一甲乙矣或病而乞藥者丸散咀片隨時而至藥物皆極精良鬼徑與人相接更奇也業師李公元仲言於宣城學請乩之法

詞曰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古人焚紙名呼須臾即至每愛其詞甚古今閱庚己編乃知爲周岐鳳上亂之作岐鳳籍江陰萬歷初年人至無行粗有文言豈洞府仙才論文墨不計賢愚耶

辛亥秋予令永新學使按部予當送諸生應試一日揭案予門人孝廉晏濬白予曰有府學郭生大千應本年正貢不謂文謬誤爲學使所黜予曰此乖戾功名也明吾當爲學使公言之次日予謁學使公云此

生積苦數十年臨貢而被黜非獨功名可念恐性命將亦不保學使公惻然即爲之改置四等予實不識郭生爲何許人也及予回寓舍一生執藝請敎予盛賛其文云今案發想在高等某生曰某原次貢今有同學郭生被黜而某當應首貢有子某考案第二即亦應補郭生廩缺予應之曰若係郭大千則予已懇之學使提至四等矣某生一時失色而退迹之則此生所弄伎倆黜一郭生而已得貢子得廩兩取之也心甚惡之不數月自郡來者言某生爲人命牽連羈禁死矣不但已不得貢而其子丁艱即他廩缺出亦不得敘補始作計兩得之而遂兩失之小人行險之報可畏如此

甘州極邊經歲無雷無日無風郭定襄所謂山遠四時皆見雪地高經歲不聞雷也其風大者爲黃風更大者爲黑風黑風一起則咫尺不辨人空中火光如電頗以爲異後見施顯卿天文記云風爲陽氣無形也惟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然後知不讀書窮理不無多

見少怪耳

南燕主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於張掖德從秦主堅寇淮南留金刀與其母別及德與燕王垂舉兵山東張掖太守符昌收納及德諸子皆殺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段氏逃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

其女超後東奔襲德位呼延平保孤一節何異程嬰公孫愷超分閤位事不甚傳而甘州地僻誌殘又不見於記乘故特表而出之

永新縣春秋賽會各鄉事劉先主爲案神偶兩鄉爭道後先互鬨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閱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一闋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事有何干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各扑其首事而遣之偶閱楊升庵丹鉛雜錄載兩鄉各祀觀

音大士大鄉者語小鄉者曰我大鄉觀音應稱姑汝小鄉觀音合稱好女眞堪絕倒鄉愚好勝無知今古遂有合轍

有南昌新舊守交代同席一公目之而笑曰此乃出像滕王閣序也一箇是南昌故郡一箇是洪都新府可爲雅謔

陳公士奇字平人又字弓甫漳州人驚才異倅談論鋒生騈語詩篇十行立下辛巳秉憲贑州其居官廉潔有人所不堪者題一聯於內室云任僕輩嗬中終日詈爭七錢肉免民間地上三年剝去幾層皮蓋公署內約童僕三十許人而每日僅市肉一斤也時贑有縣令陳姓而墨公日數之謂當論罷令畏甚念公非貨可悅而別又無所以中公心乃購公舊房牘熟讀十數藝他日故挑公論文公曰汝何知者令曰若公文則絕代所無令雖不才猶能憶念隨口瀾翻儼如宿記公不覺改顏禮之且成知好公固自負文名故爲所餌而令之所以中公者亦巧而黠矣予極辱公文字之知壬午還視學蜀中約予同行予以祖母

老辭不果去臨別予賦五言古詩二十韻送之公忽拂然見顏色予急不知何以久之閱竟乃大言詩非不好此宦成之事秀才家便做他將何功夫去辦梟子業予乃感而欲泣前輩汲引後進一片至誠之心如此聞公在蜀爲學使則專談兵及爲巡撫又專談文時獻賊逼成都朝議急遣人代公新撫至不十日而城陷公已出境聞報大哭曰十日而城破豈新撫事仍我責也繼任重慶爲賊所執賊詈之曰陳窮鬼爾在任予不破城正欲生爾爾反自來尋死也公罵

不絕口與蜀王各縛一柱碎而殺之公才如鮑明遠清如吳隱之忠如段秀實他日作史者不知當置公何等

閣部呂公大器號東川蜀人丙戌唐王稱號福州公亦入閩見時事不可爲遂辭去至臨汀予得見之每一談時事言與淚俱其贈予詩有細雨霏霏已浹旬豈疑天日久沈淪又曰會看君文成鳳彩漫云我技黍龍馴感慨之旨可見時有以口舌得官者舊屬公薦拔卽貴顯十及門終不一見行李半肩扁舟東下

予送之河干執手太息曰異日相逢想是麻衣草履矣揮淚哽咽不能出聲風規凜止眞大臣也

舊閩小吏載廣明之亂黃巢得脫身爲僧後有人於天津橋上見其賦詩云二十年前草上飛鐵衣拋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閒凭欄干望落暉此乃元微之贈智度師絕句也下三句皆同唯首句云三陷思明三突圍耳不識何爲妄改附之黃巢想亦其徒爲之如張魯云眞解盧循以爲水仙耳

甘州城西南隅有忠武王廟俗呼爲土主廟其封號不知所始舊碑傳爲西夏神其神羊首人面郡人事之甚謹前明定襄伯郭登鎮甘肅辨以爲丁甲之神謂丁未神號無比仁至眞君故戴羊頭冠偶讀至山海經云凡西次三經之首自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糈用稷米則土人呼土主甚爲有據惜定襄見不及此

何元朗叢說稱李西涯當國時冬月入朝至長安街崔後渠爲編修方在道上酣飲西涯至後渠拱立輿

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卽下輿進進數觥方去時以爲脫略風流記唐雜記載一縣令遊寺見僧房宇瀟灑意頗從容一狂僧出曰僧房似水喫三杯去令嫌其無禮而扑之判語曰僧房似水叫下官權飲三杯王法如爐請上人且喫八棒試想朝士塡集天色平明一翰林酣飲路傍遮宰相停車浮白成何樣範此翰林不八棒足矣奚風流爲

進賢相國傅公冠於順治丙戌冬就義汀州其身爲里人收瘞首寄縣獄有典獄吏朝暮焚香祀之一夕

夢公辭獄吏曰兩年受爾辛勤今我欲還鄉矣吏神
其事具以白令不半日而得　俞旨許其歸葬矣起
攢棺改襲身面如生無稊米敗腐公就義從容詩文
若干篇子業師李元仲刻之成帙公蒙難經年惟藏
一小金簪托逆旅主人歸其幼子而已
沿邊墩臺極爲要害日夜瞭望寇至舉烽永樂十七
年七月十二日特降敕書各處煙墩務要增築高厚
於煙墩上取貯五箇月糧食柴薪并置藥弩於上就
煙墩傍邊開井外包圍煙墩相平使外面望之只是

一箇煙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坍塌故地
不數丈兵不三人儼然一巨堡也今營制廢弛將備
不過遣一老卒應故事墩軍每日下墩沿村落市飫
飢數枚充腹而已騎犇至墩下可一人縛之以去卽
不然一人當門守之不兩日墩軍飢渴死矣
時與守邊將校坐談云守邊雖恃馬力而取捷全在
步兵西人以馬爲命一離馬則趨走健捷不如漢兒
決不敢下馬搏人凡遇敵五十步外步兵立定陣脚
用强弓大炮一齊競發敵一騎倒則齊奔逸所謂敗

不羞走也然後用馬兵追之則百戰百勝讀漢書云
李廣李陵遇敵急皆下馬解鞍不獨設疑欺敵蓋亦
取勝之道也
鰣魚産江水中江西惟南昌縣河泊所一處有之上
下不過十里而已此魚非土產必溯江水而上但自
湖口入鄱湖由吳城抵會省約五六百里曾不獲寸
鱗而必網之於河泊所豈此六百里地鰣魚皆潛行
而過耶此極理之不可解初出時率千錢一尾非達
官巨賈不得沾箸陸文裕公蒹園雜記謂江西人以

鰣魚爲瘟魚棄之不食不知何所聞
同邑林公有麒號芴山博極羣書有知人之鑒後以
明經仕爲學官有詠懷一絕云綠楊千樹水繽紛黃
鳥一聲山寂寞試叩柴扉訪故人此身便是遼東鶴
高致絕可想見每欲於諸孫抄其全稾未得
同邑康公喆以乙楙入太學江陵張文忠公延之西
席鼎甲兩翰林其門生也後謁選得和州守年滿乞
歸兩翰林請於文忠欲爲其師地文忠曰康先生和
州三載宦囊滿船矣康公負氣人人仕籍後從不一

字入政府且性沖淡致政歸產倘不及中人以奚手可熱之時而恬退如此前輩高風豈易及哉其子時亦舉於鄉清文勝氣名噪一時

甘山署左爲度春堂故多隙地宜菜引水通池時其灌溉有葱有韭有芹有芥有胡荽有苜蓿有蘿菔有枸杞有瓠有茄有赤根有紅白芍藥有莧有扁豆有萱有葵葵土人不解食閏五月初七夜與兩兒及吳人朱又玉會食堂中命奴子引燭摘而煮之流匙甘滑七箸爲空因憶子瞻在黃州與子過種菜半畝終

年飽食爲作詩曰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當斯絕塞天邊干戈密如麻竹猶得父子友生燒羊油燭說閒話飽噉菜粥侈矣哉天之相吾父子也因筆記之他日亂定歸里聚首邱園閒數往事取其日月而覆按之亦可引首而一想也

長兒文遠手抄古史若干卷鼓篋雍中攜入都門甲寅十月省余張掖時聞余將赴洮岷因留其書於皋蘭旋合繼皋蘭亂起擬此帙幷付咸陽一燄矣乙卯五月之二日有鬻其書於張掖市中者乃以青蚨五百贖歸之書遊萬里時接亂離故物頓還青氈無恙天下何一而非數哉家園萬里之隔聚合應自有期或將以斯篇爲兆乎

前朝功令最寬如演戲不許扮歷代帝王聖賢此載在刑書也若武宗南巡係當代人主竟演登場矣宰相入串本惟分宜父子最盛大約皆譏訕之詞至於商文毅三元記尤可笑別紀載文毅公父爲府吏時太守遥見吏舍有光迹之非火望門問羣吏家有何

事云商某夜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此子必貴善撫之且事非遠代其家傳誌在人耳目而院本裝演種種不經且公後代人文輩出何不能舉其坊本而燬之死後是非誰管得滿街爭唱蔡中郎作俑者誰是耶

言邊產曰野馬黃羊黃羊毛不堪織肉味比家羊稍淡又有石羊一種矯捷騰躍非羅者所能取多以火鎗獲之其皮細膩如稍染色久不毀爲衣韈材輕且軟非江以南麋鹿可比若葉文莊所云甘肅一帶有

養羊取其腹脂而羊復生則目所未見卽問之土人無有也此見字波韻六息云涼州爲人牧羊者擇羊肥脂者私刺其腹流脂可半合取爲膏燭之用羊雖瘦損而無害則是隨羊皆可取又不獨饕羊矣

哈密在前朝爲衞雖屬要荒替襲皆隸兵部近今則羈縻而已其入貢有期貢之物爲玉爲馬非獨充庭實其意多在搆彼國之物貨中土茶布以歸利不貲也康熙十二年貢使過甘來謁余察其一二人色似通漢語者再三詰之則云原係熟猶因亂後還本國

且有妻在肅數年來一覲之貢玉有重至六十斤者

肅州河亦產玉人多取之爲器具形質較玉少麤其溫潤者亦竟亂眞尚書三危旣宅厥貢惟球琳瑯玕孔穎達疏以爲瑯玕石似玉者恐卽此也

古燉煌卽今瓜州沙州城去肅州九百里玉門關在肅州西九百里當時皆有亭障都護是在漢時張掖酒泉皆爲內地若老杜秦州雜詩云遞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又云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覩其愁歎若此是其胷中不但視陽關玉門爲徼外卽視甘肅已如絕域矣

晉末五涼呂光據姑臧卽今涼州乞伏據金城卽今蘭州蒙遜據張掖卽今甘州方圓不過二千里地當時各自立國俱有百職官司且史盛稱其宮室殿亭女謁賞賚華靡之費且彼此交師用兵或至十萬二十萬又各屢月經年其才力必不能取資中土不識當時何所置辦茂康熙乙卯逆賊踞河東河西大師進勦兵不滿三萬協濟之銀不至者纔七月而官司告匱運輸難於鬼工借貸幾如戶索乃古今不同如此

人謂文文山正氣君子而名其子曰佛生道生殊不解有一事極相類歐陽文忠與一僧坐次極論佛法之非僧曰公不好佛何名其子曰僧公笑曰正如名子以奴以犬賤之耳

維揚禰緣庵僧德宗言之者愛憎各半而余所見則稍異辛卯春余與業師楊叔夜以應貢赴都偶與楊公閒遊至庵中公與余皆科頭躡屨不殊行商德宗忽延入揖坐曰兩公皆入京廷試者指楊曰不日得

官可二子送老指余曰科目中人筮仕多在江西楊公廷試後即就教職時正鞅舉息後果得二子而沒余以甲午舉於都門初授得司李信州而改授又得吉安永新令何其言之不爽若是

蘇子瞻均戶口策略內云爲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某官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古人輕去其鄉即小民猶願生斯哭斯寧食建業水不食武昌魚今欲使士大夫無故去其生長之閭里墳墓而遷徙

於千里數千里之外豈所謂因人之情乎考子瞻以盛年通籍中間惟居老泉憂一還故國其後數十年會未一履里門始欲居洛陽繼又欲居常州蓋就其已之所願而槩之人人安在可行也

余同年桐城方君兆及字子詒仕爲濟南僉事卒於任聞其偶得小疾即自刻死期飭胥吏治文書算錢穀又自詣總河制府謝辭見吏託以妻子一日坐堂皇左右班立而目已瞑矣問之君宗人與三亦云然子詒余甚熟其舉止功名士也何生死之際乃能若此纔見無可和尚亦君宗人以爲宿根所帶信然

湯武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舉心開口祇見得人不是自己便有七八分不是矣

偶及歷下弇州竟陵數君子詩文近爲射的又經諸方摘謬糾遺眞覺無計解免時一山僧在座曰這幾位老先生莫是生前於過去諸賢筆底口頭不會輕易放過其中也有些小小報應處無心數語極可思量

余理信州巡獲聽斷之名所傳二三奇蹟皆古人陳

事而妄附麗於余者過情之聞心嘗媿之繼令永新亦有瑣事堪記者二一丁姓妾控劉姓悔婚蓋鄉俗傳紅之日則各裁一手卷爲憑書兩姓之男女生辰其上丁與劉實鄰舊女之生辰素所熟也控之郡長監司舉手卷爲證而其中證又左右袒兩姓爭持卒不能決繼發余訊予先呼媒證問若媒乎當時劉得丁姓聘禮若干丁姓會親所請何客媒證出不意支舉以對繼復呼丁姓者問之所對與媒證各參差固知其情之僞矣丁仍倔強不服予乃擘其手卷之軸

頭視之其竹色青猶未落予笑謂丁曰若果訂婚三載卷軸竹色如新此非爾月內僞造者乎丁乃低頭服罪遂重撲之迄予任三載而丁不爲怨離縣時猶依依送百里外也又兒徒左梅伯者爲縣吏有叔豐財而吝梅伯鳩賊劫而殺之叔固無子梅伯佯爲之經理其喪繼獲餘賊始知導引者卽梅伯而梅伯聞信已逃矣予履任其叔之妻哭而訴於庭予旣受詞陰迹梅伯所在則匿於鄰縣安福之宦家者二年因思若再急之則轉逃而他適徙予故爲緩詞曰此舊

事前官已不了余安能按之梅伯偵余不問數月閒漸一還其家其叔之妻又訴曰今仇人還家矣余又碎其詞逐之去梅伯膽益壯且漸而經理其叔之遺產其叔之妻號於堂曰謂公廉明能雪人冤故三年數控公今寬殺人者死而仇人且占寡婦田公皆不問稱公平日廉明虛語耳大譟於堂余乃佯怒批其牘曰止管田土不管人命梅伯亦自得次日竟襲衣冠赴縣訴理予謂汝果左梅伯乎曰然予笑曰亦勞予候之三載矣改批其牘曰單問人命不管田土爾

毋怪官有悔筆也梅伯遂伏法蓋梅伯憑借勢力爲援而左右又多爲之耳目使當時急一追索則遠舉固匿終身不一獲矣

晉江黃相國東崖余曾見其所著國史唯疑於周元亮先生署中書約一尺許所載皆前明典故蓋相國久典著作晚席端揆事節皆所目擊固信書也元亮先生曾許爲之刊行卒不果今相國旣作古人而周先生亦下世三載不識此書相國家尚存副本否相國於更代後酒後風生不無觚稜之感與元亮先生

席中會一顚躓繼各以啓事謝過周先生啓中有曰傳書之約老人幾怒其後則又曰不覺清酒三升狂談遂發蓋道實也近見相國長公抑章云舊書經亂散失不全李子化舒云三山高雲客抄有副本

會典開載凡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著綢紗蓋前王陰寓重本抑末之意今無論細穀輕紈商賈恬不知爲僭妄且士而賈官而賈者何限販豎暴於金貂邸店燦於川陸風俗民生亦可重爲歎息矣

乙卯平涼變起逆據秦州　禁旅合圍者五閱月城中糧盡殺人而食時吾友寧波顏六息從軍幕府書來云聞城中初食馬馬盡食人肉價八錢一碗食人固不忍聞而賣肉者以八錢定價不知此輩得錢更從何處用也

語云虎欲噬人先令其畏而後取之極爲有據余佃戶葉姓者夜飲醉歸一虎蹲踞其門誤以爲犬也舉足揮之虎遂弭耳而去次早視之則虎迹也丁酉春余在上杭有梅田洞一章姓爲虎所銜越五十里至

一寺門虎委其人於地章呼寺僧求救甚急僧從門隙中望見虎反鍵其門不爲理虎又銜其人還之於家計二日往返將百里膚體曾無稍傷亦異事聞章姓今已披剃學佛後縣令知其事將不敢應之寺僧羣聚而各杖之

儀狄始造酒茶之名未立也盛於唐精於宋煙之名始於日本傳於漳州之石馬天崇間禁之甚嚴犯者殺無赦今則無地不種無人不食約之天下一歲之費以千萬計金絲薰露之號等於紫笋先春闤市什一之征比於絲麻絹帛朝夕日用之計倖於菽粟酒漿不知數百年後此種有消歇時否又不知數百年後更有何物爭新出奇如煙等類者否江河日下運會無窮千載茫茫真可浩然一想

宏聞於先王母張淑人云先曾祖左泉公修履方而中年謝家政惟從里巷二三老友杯酒結歡時時口中詠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爲兒孫作馬牛即解衣就寢猶誦數百十遍不止予偶舉以示兒輩長兒文遠起對曰此正祖宗極念子孫處一刻不忘故時誦舊

語自爲排遣耳宏極然其說爲之悚然起立

崇禎初年里中一不肖子爲無賴所唆訐其父於郡司李公司李固多欲者而子訟遂勝有無名子作一絕曰子告父兮父極刑法官想自出螟蛉寬刑消得金千兩此律原來出孝經不數日民間皆傳誦之巡方風聞特糾而司李遂論死兩詩亦登啓事謗書匿名固令甲所禁而問官顛倒致來人言亦足恥矣

南昌滁槎有梅相公廟廣不數武其神最靈相傳爲漢將梅鋗也歲首鄉人必虔而請乩降七言長句一

二首其一歲之水旱豐歉至科年則十三郡之科第
多寡莫不畢驗若戊子金聲桓叛亂則竟直書其事
矣近更傳爲舒梓溪狀元芬所憑其筆勢時有似公
書作者
余叔振三先生孝弟人也事王母不敢違色笑事先
大人甚恭先大人病刲臂露禱斬代死姦茂文名噪
甚公卿爭求識面與中張天麟及陳蝶庵曰閩中枸
開即明白塡黎振三枸上亦不謂私其爲四方推重
如此性急功名愛朋友凡以空乏請者即典鬻應之

無倦色歲戊辰山賊暴起將犯郡城先生破產募兵
得二百人朝夕巡守郡城恃以無恐時顏制府洪公
承疇折節禮之而太守笪公鑑頁過敝廬商略機宜
無虛日門前冥薄先生遂卒於壬申歲年僅念八耳
今公卿旣不輕下白屋之士而士亦不復自愛重誰
謂雁門太守不如一縫掖耶
郭公之奇字菽子潮陽人以翰林出爲禮部郎再遷
督學閩中嵗不得於烏程也按試長汀學題爲侗而
不愿悾悾而不信余試牘微用張禹盧杞故事公拔
置第一批其牘曰竟是烏程一幅小影時員嶠尙當
國而公直書不諱其崖岸峻厲不以屢挫易其節如
此按試兩非諸生從無一人以倖進者壬午科試時
鄭成功尙爲諸生其父芝龍已封南安伯炙手可熱
百方乞公置成功優廩卽撫按兩司長亦緩頰及之
公奮然曰豈一廩生遂能羈縻南安乎卒不許成功
僅以二等應試　大清應運公出入兩粵滇黔之間
數年纔入交趾遂爲大師所獲送至粵西省城時兩
司郡縣多閩人俱公門下士多方曲譬公正色斥之

惟杯酒賦詩俟命就義之日慷慨從容而無改色康
熙元年八月十九日也莆田薛生英舒親見之
相傳萬曆乙卯莆田有林生名俞門者中式其房師
俞姓也甚怪之見問林生命名之故林曰先祖生
某時云他日俞姓之門生也故命名若此俞驚曰若
祖非前官風憲而自號者乎林曰然豈先生與某祖
舊識耶俞曰此亦大奇昨在試院中數夢一白鬚而
衣豸繡者相見輒曰小孫求作養不意卽君祖也今
閱枚山志怪錄載黃尙書事正類此祖父縈念子

孫卽數十年已燼之餘魂尙爲之匃乞科第則生前竿牘紛紛正自不怪耳

衣帛中見火人多以爲祥今靖逆侯張公曰此不足異貂鼠被服寒夜偶拂拭之則火星數百點隨手迸發後余在甘州署與西江馬生長如各親見之數次新羊皮及新絨衣皆有之乃知又不獨貂皮爲然

莆田林君華鋐余同年生爲余言族祖某曾主鄉試於粤西其沒已數十年有蕭蔡乃科目諭官一日至請投門生刺於其家其家檢乃鄉試錄中無某生名

也意或其家之子弟肅客以入問其故云前生名某會中某科某公座師也舉座駭然然亦不甚信林固衣冠望族取其先世之像十數幀及主考粤西者之像雜試之某獨指主考前展拜殷勤垂涕不止夫再生之事固不數見而且更認其前生之座主更屬奇聞

夜者日之餘正不當以餘視之古人謂宜惜光陰光言日陰言夜也歡戚悲歎平分各半毋論高懷騁賞秉燭觀遊卽或書聲燈火問話道宵漏盡更餘回思往事宵細細隨時體貼人生百年中三萬六千場便可做七萬二千場算矣

記侍教於周元亮先生偶問曰豺聲人皆知之何云蜂目衆以露睛凸出爲對先生曰若是則蜻蜓蠅蚋皆可當之蓋蜂欲螫人則左右營營徘徊閃爍故耳遂舉一二蜂目之人驗之果然蓋古人之語習之而不察者蓋多矣

傳稱前明有萬君石梁爲湖州太守見一州官白事誤呼巡方爲老爹石梁面叱之今則老爺之稱盈耳

初則以呼上官繼則平等相呼今則幷上而呼下矣大人先生之名已幾絕響記余入官之始尙不盡然

俗忌正五九不上官云起於唐制正五九月不宰牲故繼讀北齊史載高洋篡東魏將以仲夏受禪或諫之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宋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則是相沿已久不始於唐而又不獨爲不割牲之故也志之

黃溥今古錄載永樂末詔取學官考滿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許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後

獨王振官至太監王振之惡備具史冊而云出身教官此事未經聞見至奉詔以教官淨身供奉內庭尤從古未有之事

永新前令莊公祖誥蜀人服官廉謹一日正坐堂皇忽一老人甏帽直裰策杖而入莊公疾趨迎之左右侍吏咸不知所以公擁老人進後宅拜跪惟謹老人曰若父恐爾不能官年老不能自來令我執杖視爾昨至縣兩日知爾與百姓頗相宜稍不謹則杖爾而歸矣莊公受命唯唯乃知係公母舅也言已遂起身

出戶莊公跪懇再三曰數千里相過甯忍遽去老人爲勉留一宿次日遂行爲請介舟輿亦不許莊公徒步送之數十里外牽衣慟哭而返嗟夫是父是子是甥是舅近代甯有第二人乎莊公後仕至南少司農

吾汀與豫章接壤凡見迂闊拘牽者率名之曰牛毛先生及余令永新乃知爲劉髦先生而外郡稱傳之誤也先生卽永新文安公定之之父所傳授室之日舉燭告天曰爲宗祖求嗣途中遇雨愈緩步安行曰寧可溼衣不可亂步問之邑人皆其實錄

臨川進士吳生天壁以癸卯舉於鄉余本房所取士也未揭曉鄉人咸夢其得雋云吳家八年舉人吳忌八年之讖不欲赴公車余勉之入都遂登庚戌第計癸卯至庚戌正八年耳又新建進士夏君以鋒屢踏選場時夢鬼揶揄之曰爾靠文章如何想中心不無悵悵繼甲辰令下改八比爲策論夏自負其必捷也已而果然

青原山在盧陵縣河之南十里邑之紳士奉無可和尙住之無可卽前明翰林方公以智也祖庭故有荊

樹枯謝已數十年無可至則榮茂如昔辛亥正月忽有虎入寺中嚙韋馱一足而去及夏無可爲他事牽累遂卒道中學佛人當在死生榮辱之外而卒不能逃禨祥眹兆之中何也

夜卜卽唐人詞中所謂鏡聽思恩太守趙公名鉞號懷泉余妻家從祖科試時有夜卜獲雋姓名者値一人舉燭行月下一旁人曰爾照月耶而公果入彀公以十九登賢書從縣令起家歷民部郎至太守二十五而入仕五十而告歸適當入覲自乞身於大部旨

下日他罷者皆潛身出都公獨投名單鴻臚辭朝謝
恩而出人以爲榮眞太平盛事也公歸林下三十餘
年壽至八十四而卒

晉江御史楊公旬瑛故大學士景辰子也學士艱於
進取年已壯尚未隸庠序偶夢一人持斧至其家詰
旦而御史生學士語其夫人曰吾讀書數十年而難
一諸生旦夢持斧人而又舉子他日一樵夫耳心甚
不樂繼學士躐貴而御史以丁卯舉于鄉數上春官
不第因祈夢於神夢神引之詣一井令其自照見已

鬓已薙而所衣則錦繡也自意後或以僧終乎而錦
繡何故　本朝改衣冠而公遂登己丑榜改庶吉士
辛卯散館公曰余先公夢持斧而生余余必列臺班
矣已而果然此公之親語於余者

再生奪舍之事惟河以西最多蓋地近西域也曾於
鞏昌大參李公署中指一僮相示云此再生者前生
之父母現在此僮舊事尚歷歷能記甘州廳一門役
馬姓病篤忽一日聲音非故妻子皆不復認識佛呪
喃喃不絕於口後去爲喇嘛在肅州出家此則奪舍
者也

宋處士魏野贈當代使相詩極爲有名其贈寇萊公
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然觀萊公居服甚侈花
臘燭之名尤擅天下居節度日登歌和樂身著柘袍
如此舉動豈不辦起樓臺者

唐書記載或云運米萬斛或云得糧三萬幾千斛獨
不見擔石字面後閱齊書祖珽計殺咸陽王斛律光
密爲謠言曰百升飛上天珽因請而解之曰百升者
斛也蓋百升爲十斗十斗爲一石則唐之斛即今之

石也今制皆以五斗爲一斛斛式頒之戶部歲秋成
官司銖黍較定然後頒各郡縣敢出入增減者論如
法

俗文謂日爲居諸是以助辭爲正義矣謂兄弟爲
友于是臨文而歇後矣卽名賢筆墨亦多不免若吳
越人呼人壻曰令坦蓋用王逸少東牀事則語意更
謬古人謂壻爲倩妹夫爲妹倩倩者美也未見今人
有呼之者

凡人之不慧者北謂之傻南謂之獃而吾汀方言則

謂之杏莫詳其義久乃悟之葢謂呆也呆字嫌於直指故轉口於下而名曰杏乃知里語方言細思各有義意人坐習焉不察耳

嘉隆間徐公子與爲汀州太守宗公子相督學閩中按部臨汀日與徐公選勝賦詩邑諸生黃君公甫字心湖文章雅士能爲大書兩公載之與俱杯酒笑言無間日今朝斗霹靂諸巖兩公詩版纍纍皆心湖筆也一日試案揭心湖僅列平等宗公爲一拱手曰未曾高拔心湖固不肯私干而宗公亦不私爲去取前

輩高致如此

余聞同官巫公繼穉云其鄉有余君名彥者與李君名履素者爲舊交一日偶値於途李謔之曰一春魚雁無消息余卽起揖曰叉手忙將禮數迎崇禎中有馬平葉公璟令長汀梁谿王公行可令武平王緣事論罷葉往諗之笑曰爲甚的武陵平人抱悶悠悠王荅曰長亭汀短亭那管人愁悶一用浣紗記語一用玉簪記語隨口便給眞雅謔也

浙建徐巨源先生名世溥本公卿子年少時才名驟起然纖言惡謔頗爲世忌南昌舊相劉文端公子假還里製一舟於東湖榜之曰水月觀他日徐見之笑曰此水月觀音現眞開府相公家也文端時在揆席而其兄正開府浙中文端聞之卽日毁榜

江陵張相沒後言者交攻家籍沒且戍其子當時亦有議爲泰眞寃恩者其子翰林懋修適戍所途中歌詠語多感激不平逢萬字壓字卒皆倒書南昌生述萬壽宮壁間一詩尙在翰林固昧於臣不伏君之大義而當時文網之寬尙可想見

永定吳君某高視不羈爲人堅貞抗爽與余通家舊好也論文以五行相配故自號五宗道人偶飯僧見一遊僧能兼數十人食心異之遂延至其家僧多幻術吳留之數月冀盡其學吳之內人殊不喜所爲屢止之每具盤飧不無詈讓僧輒先事而知吳益神其術一夜同僧坐吳欲入內寢曰奈重門已扃何僧曰無難也書寸符於吳掌中門隨掌啓直至房闥其妻駭然不數日其妻病且卒殮畢僧辭吳他適有鄉人於百里外見其妻與僧偕行形色慘瘁泣涕不止遣

人尾之蹤迹杳然隨啓墳驗視一空棺而已書之爲好奇者戒

雲間王勝時爲余言郡中朱孝廉幼清任俠多計數常有事於蘇州迫除夕恐不得卽抵舍欲泛太湖以歸而湖中又多盜乃市數面具并多市燈燭于舟中自服五通神袍服令僕從帶面具執旛旗左右侍門窗四起燈燭熒然戒其僕從曰如遇盜但疾棹以進不得聲一語也至夜中果有盜船數隻尾之見水聲

發發而舟中寂無人聲甫近舟望見卒曰神船神船皆遁去蓋俗事五通甚謹而又有神船常夜出之說故詭以示之也又聞戒子孫有約云易代後有出而仕者不得履吾墓今有至大官者卒不敢展謁亦偉士也

每見士大家斷玉殘銅用錦綈什襲珍重示客云此某代某朝物爲之一笑唐人故實載有司馬承禎天降白雲車及張騫乘海槎皆收在內府一時誕妄之談不知何人復杜撰其物以實之遂爾荒唐標榜藏弆上方

相傳李自成犯燕京自操矢射大明門以卜非分之福因記漢天福閒護國節度使李守貞謀叛引弓指舐掌虎圖曰若吾有天命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僭亂奸人舉動相同如是

河西在處多番族故回紇種也久居內者曰熟番族大者種牛馬羊至千百蹄織毛毯爲屋彌漫山谷閒遠望若魚網然婦女面目猙惡多傭於漢人家計其值日不過升粟也常服亦皆毛織者首飾閒雜白金爲之綴以車渠綰髮亦如西人惟閨女則髮數十根

爲一辮細膩整齊離離可數此輩雖住內地猶羈西人若中國之佃戶焉歲一至取其產畜爲賦名曰討天巴西人內犯率番族爲之耳目亦勢不得不爲之驅使耳有罪則官司逮問至公庭率匍匐蛇行不敢仰視受鞭杖計其苦若更甚於刀鋸自辯理則曰我是白人白者言無罪也宋談苑亦云羌人以心順爲心白人心逆爲心黑人

昔人謂韓退之獲麟解云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是全學史記老子傳鳥吾知其能飛獸吾

知其能走諸語余謂不獨此卽諫佛國表第次年代亦全用尙書無逸篇中句法李臨淮視師壁壘一新豈眞盡易汾陽之旌旄部曲哉亦顧其變化何如耳

鶴胎生兎口生兩物人畜之者甚多而卒未有定其說者豈鶴畜於家遂不孕而兎多夜產人不及見之耶近至西嶽廟見道士畜二鶴雛皆抱卵而出不知胎生之說今古何緣謬誤

塞上人以餞別爲重禮或宦遊南去賈客東歸率皆攜置樽罍招邀郭外紅氈密地毳帳如鱗荒墩古戍

之閒既易生其淒感人閨馬佳頗極纒緜更時有密識妖姬牽驢道左偷啼背面送曲添杯行者停車助其欷悼登高望盡惘惘歸途此猶古遺風亦邊人之善俗也

韓昌黎倔強一生半語不肯假借如詠謝自然詩則曰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是欲使飛身仙女斷勒成婚送僧澄觀詩則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斂加冠巾是又欲使面壁道人卽時還俗奇情橫理眞無奈此公何也

漢之亡也劉淵起而蒙劉姓仍漢號曰吾漢外甥也爲漢建立宗廟唐之亡也李存勗起而蒙李姓仍唐號曰吾唐賜姓也爲唐修復諸陵人皆出於外邦事皆起於易代古今興亡關鍵遂有相同若此者

考察大計前明時有以太常卿奉敕典察者有以別部侍郎奉敕典察者自王三原後事權乃歸銓部其進退黜陟亦不盡由撫按撫按乙者大部得甲之撫按舉者大部得黜之葢時四司官固分幾省而又多屬人望今一聽之督撫品題大部曾不能爭一與奪

猶云閉門磨勘或以年歲參差考語互異少一駁查竣事正魏薛琡所云勘簿呼名一吏能了之耳

乙卯蘭州之變其首逆爲馬洪奐承印先是平涼提督兵潰於甲寅冬十二月初四日殺督師經略莫公洛於寧羌州隨返戈而西據秦州繼據平涼遊騎已抵伏羌會寧閒南北路皆斷河東西一日數驚叛人意欲待蜀兵大至恐河西兵猝起乃貽撫軍及提鎭書抄其待罪疏稾云已約束兵馬靜候處分計賓綫師也又適奉 諭旨許其湔雪撫軍恐進師逼之亂

將愈速乃止援師境外然各路之兵抵蘭者已五千
餘矣正月遂陷鞏昌二月之一日守將曾文耀叛又
陷臨洮撫軍遣左右營守備馬洪吳承印領兵駐防
沙泥站站去蘭一百二十里文耀前撫標守備也與
洪承印故密文耀叛而洪與承印遂亦陰與賊通事
稍稍聞撫軍防之急時將兵在外又勢不得即撤遣
左營遊擊張大選即其營撫慰洪與承印各出不遜
語且劫大選歸賊大選詭計得脫然猶在沙泥站未
敢遂逼蘭州馬洪者狪種精悍善騎射舊隸甘肅總

鎮孫公 思克 標吳承印則靖逆侯張公 勇 家奴也多
計數亦便弓馬皆撫軍親所拔識置標下久屢積功
至守備歲時且受撫軍裘馬金錢之賜無算因憤撫
軍不見信遂自疑貳與賊附綠二月之四日各路兵
在蘭州者咸洶洶無關志適聞城外砲聲遂相率倡
言賊兵已至東關坡矣少閒又曰賊已離城二里矣
撫軍華公 善 臬司伊公 圖 計曰即在此誰與守者徒
死耳曷若西而請兵遂渡河而西時河橋久拆春冰
初解男女奔潰號呼而不得渡且胥溺者若干人洪
與承印於初六日始引兵赴郭外猶未敢入城繼見
市里空虛與承印頓足曰上官西去帑藏一空即非
我輩而罪皆坐我等我等死不能白矣遂與一二叛
將爲據城計時河西提鎮三路之兵俱集莊涼會商
井進西寧總鎮王公 進寶 先引數騎至安寧堡堡去
蘭州僅四十里公欲乘賊謀未定出奇計潛兵渡上
流破賊諸將卒以河流洶湧公大將勸公少留公慷
慨曰 國祚有靈我當得渡如天意佑賊我死亦分
也涕泗橫流縛木作栰跳身先上諸將士不得已隨

尾從之賊塘馬十數猝相遇不意王公身來也猶問
西邊兵何時可至公手起刀落竟長驅直抵城下賊
始斂兵入城三月三日提督張公遂揮兵肉薄以登
城上矢石如雨不克上我兵隨移營龍尾山可俯瞰
城中賊故示閒暇日奏鼓吹擁蓋巡城傳呼之聲達
城外又令數婦人豔粧侍左右彈琵琶送酒時令一
二無賴踞坐城口慢罵憤怒我師將軍與諸將計曰
急攻之且傷士卒之半莫若先翦其援兵之路若不
過自守遊魂耳何能爲乃合兵環圍之而別出奇計

商王公潛兵取臨洮適孫公亦自蘆塘渡河取靖遠
而洪與承印固守益堅城中糧料具盡取新木屑其
柹和兩庫官茶以飼馬斗米至十餘金盡斧城中公
廨以爲薪爨城中饑民有欲翻城應者洪稽察嚴密
卒不得出洪又有心腹數人每夜泅黃河而渡從間
道走平涼請救六七往返平涼漫應之曰且固守援
兵不日即發矣平涼實自救不暇無能遣一卒也至
閏五月二十七日我師復秦州提督張公遹肇昌戢
亦問風輸款洪與承印力竭乃以六月二十七日舉

城降七月初一日馬洪自恐罪大不能苟生單騎出
城謀遁去麾兵追八十里至柳林溝及之洪馬蹶乃
下馬持刀坐語追兵曰來來吾死命若等何苦相迫
每前輒傷一人追兵皆遠立百步外叢射之乃死斬
其首以報數其屍中七十六矢初三日承印見洪死
亦先殺其妻子自刎死計自二月之三日圍城起至
六月二十七日降連閏計一百七十有六日是役也
一偏裨小卒耳倡亂據守遂彌六月非諸將帥之力
先翦其援師計窮自縛行開將士勞勳不必言而河

西千里供輸之苦亦息肩何期哉洪與承印負恩助
叛雖倣命或少可緩須臾死而卒以疑畏自戮其身
逆亂小人亦足以鑒矣

先大夫每言解元張考吾先生父稱長者曾除夕夜
有盜入其家匿於戶後公固已目之乃令僮僕具米
若干錢若干酒肉若干云欲饋一客也舉置庭中叱
童僕退從戶後揖盜者出慰之曰知子家寒無以度
歲慊慊之意幸不見薄更無令一人知也盜慚媿拜
受而去公卒不以盜之姓字告人此與梁上君子事

何異公有孫錞中辛未進士今其家子弟皆守禮能
文豈非盛德之報乎

永定縣一少婦夜行爲强暴所匿其家緝之急强暴
知不能隱遂轉而置之盧生日新讀書之外舍少婦
抱媿自經官司收其婢拷之遂厚誣盧生生年少能
文當事咸欲直之無能也適有一少年恤刑閱案泚
筆大書其牘曰女子宵行豈無桑間之約書生夜遇
難免柳下之懷承問者益不敢翻成案盧生坐犴狴
幾二十年後有司理李公心疑是獄令聽審於城隍

廟先繫盧生與婢兩犯於神座下傳令不許一役得近而李公先已隱入於神帳中聽所語盧一見婢極罵曰我與若何仇致我死地婢曰不得已也前已招承今何敢改口李公得其情一鞫而白問官乘輿一時批牘之詞遂使無辜滯二十年之寃獄可不愼哉可不愼哉盧生晚猶得貢出仕爲敎官

莊浪紅塵驛軍莊姓者有婦而寡僅生一女已許字人矣至十二歲忽變爲男子女羞不能自明及就婚之夕其夫讓而問之官乃斷莊姓以聘禮還之夫家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是女之婉孌也又以其女字

之今名莊啓盛現爲莊浪驛書役女化爲男固爲妖妄而里中咸云驛卒之妻貧能立節天蓋不欲斬莊氏之嗣也近丁巳秋又有莊浪之女子十五歲亦化爲男與莊啓盛事僅隔十年俱在莊浪不知他日應驗何屬

杜工部遊何將軍山林詩云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月支即今甘肅地兩鎭志載幷無所謂戎王子者而土人亦不曉其名杜註云戎王子即獨活然獨活亦此地不產或云本草曰莘子即獨活一名戎王使者然杜詩云神農竟不知而今謂本草云云豈不當面蛇足古人詩文有不必穿鑿求解者類是

向從萊陽趨淮浦於諸城即墨道上見廢垠如城蓮山斷谷有小廟祀孟姜女問之土人云此始皇所築長城也按秦築長城在秦始皇之三十四年何以孟子七篇中先有華周杞梁之妻云云因思秦長城起臨洮抵遼東不應在齊楚之界又杞梁齊人何以入秦地近讀括地志載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川即西南兗州博州北東

至密州瑯琊臺入海然後諸疑始釋知孟姜所哭者齊之長城而非秦之長城蓋齊築長城非博識者不考秦之長城人咸知之故相沿至今而誤也再考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妻抗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旣葬遂赴淄水死樂府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云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乃殖字齊莊去始皇旣數百載而梁妻哭夫又非爲築城之故而唐貫休作賦遂云秦無道兮四海枯

215冊 99b 13B

把梁貞婦啼烏不知何據云然而余定以姜之所
哭爲齊之長城而非秦之長城亦意揣之失
南宋明帝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二百年期訖再啓
是何等呆語若漢光武過湯沐地名父老賜復五年
父老請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
安敢遠期十歲乎眞帝王事也
偶讀漢書高祖時陳豨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
城趙相周昌請誅守尉高祖曰守尉反耶對曰否上
曰是力不足耳其無罪　本朝功令文武不相統轄

毋論郡縣官不知營伍尺籍即內地鎮撫亦不能手
名一兵平時無防範之司而多事豈能責其攻守之
力近滇黔告變屢墮名城　朝廷一切寬貸使節者
加恩來歸者免遣仁至義盡亦遠符漢祖矣
今人不同於古者兩事古人家諱極重一語觸及則
飲泣趨避或官名郡邑適相值率不拜官若李賀父
名晉肅而忌者遂謂賀不當舉進士今人皆坦然不
忌即帝后名諱亦臨文直書矣古人重門第如宋中
書舍人宏與宗爲文帝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就

王球坐乃得判耳齊中書舍人紀僧眞就武帝乞作
士大夫帝曰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此意若近代雖
一輿皁突起躍馬橫金即九世卿族不羞爲伍古道
蕩然能無三歎
正月買新絲二月糶新穀最關民間利害予令永新
時方伯爲劉公　諱　予告之曰舊例徵餉以二月報開
徵五月起解一半奈縣小民窮二月開徵則民間寫
租十石方能貸銀一兩三月則可減至六石四月則
不過一兩三石求以四月報開徵而五月解期仍不

敢後是不過煩明公一紙展兩月開徵之限已爲窮
民畱度日數萬之口糧矣公素寬仁聞語惻然即刻
判改
人有一點之怨於我我必欲報人而曾不思人欲報
我之怨者不知其幾輩也我有一點之恩於人便欲
人報我而曾不思我未報人之恩不知其幾輩也
陳子昂摘玉篇謂北征軍幕舍于張掖河河洲草木
無他異者惟有仙人杖往往叢生今余往張掖并無
所謂仙人杖者惟有草根一種形如黃連盤根屈曲

有若杖然邉人取之實籩豆且用之供餽遺名曰延壽菓俗又稱鹿袍草觀伯玉所云怪其味甜則必係此種無疑也近讀化書云枸杞一名仙人杖豈有子昂不識枸杞者定誤

向見小吏戢嚴分宜于江西鐵樹觀為世宗修醮飛鶴繞壇事傳大內近見淮安黃蘭巖前輩云淮安羽流皆能為之凡建醮則書符名鶴或十數隻或一二十隻不等飛繞醮壇之側垂頸伸足極翔舞之致又云名鶴之符與請乩之符無二所焚香用降眞沉檀

雜狼糞燒之則臨空直上鶴故徘徊不去也

晉琛州刺史啓奕挾南郡王義宣叛逆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皆板到奉行闖明末各將帥擁立桂王于滇中共支放糧冊內開皇帝一員皇后一口支糧若干云麤疎小人乘時喜亂舉動不經每每相似

明正德中以國姓之嫌禁民間畜猪令下一時屠宰俱盡唐律以國姓李如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決六十天下事眞無事無有對偶偶以州縣名尋對如鳳翔龍游江陰山陽宜春寧夏神木仙居之類不可指屈若李鵶子郭雀兒俱帝王而傳綽號更為奇合

明末李自成僭號關中犯榆林原任總兵官侯公世祿與其舅李公昌齡約共死國賊縛之赴市刀劍如林李公偶索飲水侯公顧而笑之曰爾畏死喉乾耶李公曰偶渴耳豈畏死乎慷慨爭先就義此與南宋謝綵及范煜甥舅被戮時情事相類但謝范以逆兩公以義相去天淵也兩公既死僻地而記史者或不

及載其詳故特筆之靈州明經孟彰先為予述此

唐中宗朝景德四年正月五日御大明門帝后諸王公主朝臣聯句作栢梁體最醜者太平公主得句曰無心為子輒求郎君臣媟褻已蹈預鳳帝女登筵更為狼藉不知是何風雅是何政體也

唐孫魴父故畫工魴拜官日舍人王徹當行制曰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身為恨宋呂大防軀幹長大而方拜左僕射時蘇子瞻當制詞曰直大而方得坤卦六二之動大防亦

以為恨雖文人游戲筆墨訹嘲然褻王言亦甚矣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晚唐以詩擅名錢鏐霸越時辟為從事今豫章兩越入閩人凡事俗近怪者皆曰此曾經羅隱秀才說過俚語方言流傳委巷久之承承襲誤遂曰羅衣秀才矣婦人女子皆能言之不知昭諫固從何得此或五代間別有稗官傳述如楊六郎李存孝等類種種不經之談惜今不詳始末
嘉靖間王李七子惟謝茂秦以布衣與壇坫覩茂秦情色傲岸似不屑附麗富貴人成名王李諸公肯始

終損節推懷何妨兩成其是乃嘖有微言形諸柬牘若當時悔多一眇君子肯豈意氣文章必盡冠進賢始堪久要締結耶何怪山陰諸賢發不平之歎
小雅巧言篇躍躍毚兔註釋毚為狡然塞上實有毚兔一種土人又名之曰跳兔視山兔差小足前長後短走則輕首軒尻所謂躍躍者正似然前賢註釋當必有據未敢以一知半見妄議成書也偶誌之
候官許珌字天玉更號鐵堂春秋魁己卯鄉書出夏瑗公門詩文才致託始雲閒結納交遊車無停軌天

玉雖起孤生性豪侈裘馬金錢緣手立盡亦不羈之士也久困公車謁選人得鞏昌安定令掛吏議時際亂離竟坎壈窮困以死同里黃憶溪名肇熈官涼州為經紀其喪葬之安定郭外又為輓詩十章其一章何曾闕下漾雙鳧止傳新墳寄路隅安定莫嫌官號薄人間常說范萊蕪其二章墓田宿草又經春馬鬣長封絕四郊古道夕陽知問姓清初明末許詩人鐵堂有小印清初明末詩人庶幾後世其有傳乎
瑣瑣蒲萄于文定引西京羽獵賦謂瑣瑣當為娑馺

固屬附會而以為別有一種亦非河西蒲萄雖引根牽蔓不異中土而結實大長如馬乳色深紫味亦殊甘一枝千百顆大者在上細者下垂取而乾之大者為白蒲萄細者名瑣瑣非兩種也故俗呼為公領孫惟綠蒲萄則來自西域非中土所有
中年看書目力易倦用眼鏡最為便適近見田藝衡留青日記云潮陽林學使用二物如大錢形質薄而透明視文書少忘則以之掩其目問其名曰靉靆眾皆異之今自闤闠及士大士無有不用之者豈明季

世廟以前此物尚少耶毀隸二字當畫之爲後人考證原物之始

蘭州渡河以西人重氣尚武起戎行服金紫者比屋皆是故每科鄉試于甘肅特設聿字號寧夏設丁字號榜各中式一人隱寓右文意士夫温文廉靜不喜聲華至於挽強弓騎韃（音達）馬三尺童子生而習之然實質朴有古風官長稍能自愛數十年後猶樂舉其姓字凡官長車騎所過百姓聞呵聲卽曲室委巷必起立垂手俟過盡乃敢安坐否則父老羣相譙讓

此內地所絕無者質成於公庭一語折角卒俯首受杖退無後言倘非心所厭服挺身直視不難飲忿捐生蓋易靜亦易動之國也大率仕宦其地者既不耐寒苦僥倖遷延裒月滿考得除善地去而撫綏大吏又以邊庭寥闊冀承平久不復多所規畫數千里用武之鄉處一線華彝之界兵瘠民窮百無可恃雖聖人在上荒服咸賓當事者不可不爲先事之計也

甲寅秋予自甘州擢移守常州旋被 命巡洮岷未渡河而洮岷陷次年乙卯二月賊遂陷蘭州大帥東出甘州爲邊最西一牆外卽番彝雜處乘內亂兵單公然犯邊堡肆剽掠又蘭州聚兵滿萬需餉需芻粟如火當事乃復藉予巡甘州先是甲寅三月閩藩變起守將劉應麟據城以叛老母眷屬隔絕八千里外一時家國之難錯慮交心兩兒子從官署中日夕以涕洗面見余時或佯爲歡笑察其情事乃轉更悲也恐憂迫能傷人各令述新舊事聚成卷帙去家遠故未攜書靖逆侯張公曾分書千餘卷又多所殘缺故篇中率皆憑臆之談殊

少訂證丙辰冬 王師入閩復汀州秦中亦大定予復再移朔方己未始得 請歸田奉母温凊之次偶定是篇付梓人嗟乎當攬筆架語時豈遂望有今日是皆出驚悸愁歎之餘也何忍棄之謂將以博名高侈論斷非其實矣康熙辛酉上元日黎士宏媿曾再記

是卷乃家伯子偶筆之書雖里語方言閒收篋衍而今昔之是非治亂前哲之雅行嘉猷無不備載辛酉夏奉先淑人諱居廬小暇敢請授梓以公同

人吾子若孫尤當書紳銘帶比于顏氏家訓倘視爲集異諾皋徒資談柄豈不失伯子論著之初心哉弟士毅識

仁恕堂筆記跋

此媿曾參政備兵河西時從戎偶暇所述也筆意酷摹櫟園書影而持論正大似有過之參政少從李媿庵游學有師承詩文爲　本朝八閩人之冠昔梨洲先生嘗擬媿庵于沈亞之劉輌若參政者固何媿爲歐陽四門黄文江之嗣響耶癸卯季夏震澤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續板橋雜記

續板橋雜記序

予初交孫二南莊。即耳珠泉名。今年夏。始得握手。溫文博雅。亹亹風生。與之上下其議論。才既過人。而識尤足千古。洵信名下無虛士。宜南莊嘗津津不置也。既出其續板橋雜記見示。時讀者僉以香艷賞之。夫挾天織雲雕繪滿目。而塵羹土飯。奚當饑飽。予嘗謂世非乏才。由識眇也。梯崖縋淵。往往方軌古人。竊得臙胲一臠。便自詡爲瓣香。究其所著述。非塵障理域。即清譚元塵。其于人心世道何裨焉。珠泉目提不律。烟霞珠玉。供其指揮。遂使雅人韻事。曲曲雛致。而勸懲之意。隱寓諸筆墨之外。非才與識兼。惡能辦此。予擬讀艷異編而嘆其情見乎辭。今觀此記。要亦感于前人之吐花弄舌而有味乎其言之。蓋所以警人者至矣。不誠邯鄲之粱肉哉。質之南莊。當不河漢予言爾。

乾隆庚戌仲春二日洪都黎松門拜題

敘

青衫著作。祇宜命薄佳人。紅粉品題。偏重文豪秀士。若果薛箋聲價。足標豔美之編。何妨江鏈平章。別撰群芳之譜。此吾友　珠泉所由續板橋雜記也。原夫秣陵古郡。建業名都。秦淮新渠。血吹脂沫。吳營舊壘。燕啄香泥。軟水溫山。綺麗久沿往代。遺粹剩馥。風流猶襲前朝。美既擅於彼姝。情自鍾於我輩。　珠泉荃蘭竟體。松柏爲心。彈鋏丁年。遠入郄生之悵。撫絃雨夜。獨登荀令之牀。劍氣初沉。琴心未寂。時則莫愁湖畔。少婦停梭。桃葉渡頭。侍兒飛扇。挈紫髯之狎客。北里尋春。背赤脚之奚奴。東墻待月。纖腰蘇小。爭窺柳絮之簾。素面徐娘。開竹梨花之院。君眞好色。誰不爲容。無何鞭鐙斜陽。羈書蓬轉。飄檣暮雨。奩鏡萍飄。就中泣下誰多。今夜醉眠何處。桃花潭水。淒涼太白之詩。煙雨河橋。寂寞小紅之曲。何必落梅窻外。夢始斷於西樓。即此芳草堤邊。魂已銷于南浦。況乎蛾眉易老。駿骨爲求。歸斯養者次之。屬沙吒者已矣。若使海棠早謝。豔友名湮。不將沅芷先凋。騷人色減。遂乃重蒐黛綠。如僉十二之釵。再校鉛黃。應禿三千之管。雖付之遊戲。有似稗諧。而出以雅馴。居然花史。永秘鶒王之枕。常熏韓椽之香。嗟乎俠妓自豪。原知慕義。傭姬爾雅。定解憐才。縱令伴共諸郎。仍可釆同列女。試向伶工水榭。演就傳奇。還從畫士山房。描成絕代。行見星軺驛舍。爭傳金屋之姿。雲幕旗亭。咸重玉臺之選。越州青閣居士拜題於竹西僧舍

215冊 99號
14 B

渡名桃葉。洵足勾留。果接長干。山來佳麗。風流東晉。騷人揮麈之場。蹟逵南朝、狎客分箋之地。歌樓舞榭。倡家俱白玉爲樓。月夕花晨。蕩子以明珠作櫳。颺畫簾于水畔。婉度輕歌。啓繡戶於花前。漫呼小字。芙蓉屏裏。無非綠酒銀鐙。玳瑁筵中。盡是紫簫紅笛。所以入青溪之曲。過客魂銷。問長板之橋、羈人心醉者也。獨是偎紅倚翠。不乏綺人。刻燭分題。罕逢佳士。聽雞聲之斷愛。溝水東西。傷馬足以無情。浮雲南北。醉附紈袴。徒揮買笑千金。吐彼綺羅。未得解人一目。縱或寄情雜咏。注意閒吟。要皆風雲月露之敷詞。無復俊逸清新之雅韻。我友珠泉先生。鵰未摶雲、豹還隱霧。王仲宣才華第一。依人在紅蓮綠水之間。庾景行品概無雙。寄興于檀板金樽之側。皖江留頓、道出溫柔。白下棲遲、人逢綺麗。瀟瀟暮雨。吳娘曲裏新聲。皎皎中天。揚子江頭明月。緣賦情之特甚。致所遇之多奇、昔夢猶存。其人宛在。然而烏棲月下。已換樓臺。燕到春餘。半迷門巷。重來漁父。垂髫黃髮之全非。前度劉郎。紫陌紅塵之小異。卿同斷梗、儂是飄蓬。江淹之別恨依依。衛玠之愁腸脈脈、雪泥鴻爪。李師師茲在誰家。髫影蟬釵。關盼盼今歸

別院。花迎舊路、撫今昔以神傷、鳥變新音。對湖山而心擣。因而譜花叢之爛漫。字字皆春。誌柳絮之飄飄、行行似玉。緣歡寓恨。婉而多風。即色成空。華不爲靡、編同玉茗。發函皆豔異之人。記續曼翁。載筆並後先之美、君非達者。玉釵金粉之遐思。僕本恨人。榴帳薇幃之前夢。覽新編而惆悵。觸往事于依稀。雌霓吟文。佩服太冲之著。烏焉成字、效顰元宴之談云爾、閼逢執徐圉涂月朔清溪研香拜譔

綺板橋雜記弁言

非遍覽山川形勢之勝。不足以宕心胸。非遍歷美人歌舞之場、不足以言風雅。吾友珠泉挾不世才。喜遨遊。袖中詩卷、襟上酒痕。隨處有焉。每當秋風白下。夜雨楊州。偶有所見。寄情而不膩于情。雖珠鮮玉脆。一顧猶憐。而流水行雲。過焉輒化。非所謂入乎其中而超乎其外者歟。昔東坡與琴操湖上參禪。戲相答問。琴遂感而削髮。由此觀之。則斯記也。即從黑海驚波。喚醒青樓幻夢矣。如日倚翠偎紅。風流絕世。評花譜柳。歌詠宜人。猶淺之乎測珠泉也。歲在屠維作噩臘月上澣海陵默堂主人拜題

續板橋雜記緣起

余髫時讀曼翁板橋雜記。留連神往。惜不獲睹前耀風流。迨聞丙申以來。繁華假昔。則步想白門柳色。又歷有年所矣。庚子夏五。樅陽觀察招赴金陵。佐于公餘遍覽秦淮之勝。旋以居停罷官東裝歸里。計爲平安杜書記者。無多日也。辛丑春重來白下。閒居三月。時與二三知己。選勝徵歌。興復不淺。嗣余就聘巢川。三年羈跡。青溪一曲。邈若山河。今秋于役省垣。僑居王氏水閣者十日。赤欄橋畔。迴首舊歡。無復存者。惟雲陽校書。猶共晨夕。因思當日不乏素心。曾幾何時。風流雲散。安知目前之依依聚首者。不一二年間。行又蓬飄梗泛乎。爰于迴檣餘閒。撫今追昔。續成是記。亦類分雅游麗品軼事三卷。非敢效顰曼翁。聊使師師簡簡之名。得偕江水以俱長。俾至于聞見無多。記敘譾陋。續貂之病。閱者原之。時甲辰中秋望後二日苕南珠泉居士書于雉皐舟次

續板橋雜記卷上

珠泉居士著

雅游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洎乎前明。輕烟淡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爲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良可嘅已。迺承平既久。風月撩人。十數年來。裙屐笙歌。依然繁豔。距江左流風。于今未艾。抑山溫水軟。良由地氣使然歟。

前明河房爲文人讌遊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遙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俗稱本地者曰本幫。來自姑蘇者曰蘇幫。來自維揚者曰揚幫。雖其中妍媸各別。而芬芳羅綺。嚦嚦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魂蕩志也。

自利涉橋以東。爲釣魚巷。迤邐至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靜僻。每有名姬。心厭囂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往來。亦復絡繹不絕。由文德橋而西。爲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王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屑所居。不敢與水榭頡頏。間亦間有麗人。余則未之見也。

貢院與學宮毘連。院牆外爲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貲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鑿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于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遊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訖于仲秋。當天序屆天中。日逢竹醉。（五月十三日傾城出遊校端午尤盛）遊船數百。震蕩波心。清曲南詞。十番鑼鼓。騰騰如沸。各奏所能。薄暮須臾。燭龍炫耀。簾幙畢鉤。倚粧倚欄。鬢光亂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篷廠。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盂尊罍。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窗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絲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緲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消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

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挑帘、食物具備。而諸名姬又家有廚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宰。倉猝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于斯。

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土著居多。若乃買雛教歌。認爲己女。高其聲價。待客梳櫳。愛俏者其名。愛鈔者其實。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傖父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使彼慳囊頓破也。

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教習女優。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于名妓仙娃。亦各嫺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囀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籃挈榼。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齊放矣。酒醒夢迴。芳馨橫溢。和以氣肌薌澤。如遊衆香國中。

院中衣裳粧束。以蘇爲式。而彩裾廣袖。兼效維揚。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帛製爲小襪。似膝袴而有底。上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即古靸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亍亍有致。至于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綢。貯以麝屑。緣以錦綵。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膚絳袜。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

續板橋雜記卷中

珠泉居士著

麗品

秦淮名妹。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孿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若芙蕖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虛曠而頹唇。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姬靨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蹭風塵。從良未遂。閤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概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于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爲勢家招去侑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尚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于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物之妬歟。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尚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

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踐塵無迹。偷舞迴風。當挽留仙之裾也。鬢髮如雲。明眸似水。驟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雅。無折腰齲齒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省宿也。遂初既賦。寄與掃眉。雅與姬善。昔贅紅粉、嘗相對于銀鐙綠酒之間。余于庚辛兩度抵寧。時一過從。淪茗清談。目爲豔友。惜近以病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芙蓉綠水秋將老。鸚鵡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迴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爲業。余聞之嘆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爲然。

徐三。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兒。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溫存。大有駿馬馱癡之憾。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于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蕭遠。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即誘以多金弗顧也。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鈎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僦居洞神宮前馬媼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爲傖父所侮。不安厥居。余

傾囊佽助。並約同志爲卜居于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就館崇川。聞爲無賴速訟。移家維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而風雨飄颻。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桼適。實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揀枝棲。聞其瀕行。猶倩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爲誦家梅村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勝慨嘆。　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炊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斂身。依然尋常婀娜也。　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嬌憨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園閣幽深。脩然絕俗。有傖父某以白金四十啗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三知己相對永夕。杯茗清談。斷及于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尚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笥。用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與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是蓋青樓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姬爲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罌粟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墮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曰董大。眼光如醉。次曰董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姬之風韻嫣然。不覺瞠乎後矣。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籍江寧。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幗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之。爲歡匝月。公子就宦浙東。未半載。卒于署。僕從雲散。宦囊蕩然。旅櫬不得歸里。姬聞之。立出篋中貲。遣人赴浙。扶

櫬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于江口招提。廣集緇流。禮懺三晝夜。盡傾箱籠長物。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爲之營葬而返。以此俠妓之聲振一時。辛丑歲卯客朱元官爲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眦熒熒。隱有母也天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于六月間從良矣。聞之鄰姬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姬晤。姬知其高世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鋤耕鍼耨。稱儷耦焉。吁異哉。姬之所爲。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于青樓中得之。余既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爲之綴序其事。以償夙諾云爾。　聞姬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惜未及聆之。其繼妹曰張二。弱質纖妍。亦嫻詞曲。姬有義女名雙齡。年纔十一。白皙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于王氏水閣觀演尋親記。跌包一齣。發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姬義女。自姬從良後。其母尚賴三人作生計焉。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恐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誘務墮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諸姬。以靡靡爲文。揚幫爲武。姬雖產于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爲維揚諸姬之冠。都人士戲以武狀元目之。其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趨熱郎未易得覩顏色。余曾于辛夏邂逅河亭。頎而婉。豐而逸。緊肌纖趾。溫乎如瑩。于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季子彰生甚與善。嘗爲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善知人。無門戶習。至于媚骨天生。更不待擇新柔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醉聞嬌喘聲猶媚。暖覺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皖桐光澈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卿兩。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載署也。　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掩鬢。笑靨承顴。窄袖蠻褲。風流秀曼。亦後起之雋也。

王四。本郡人。閨姿玉質。秀韻天成。性喜清幽。雖在風塵。常深自秘匿。不甚見客。所居月波水榭。綺窗錦幔。不染纖埃。几榻尊彝。位置俱極楚楚。入其室者。如別一洞天。幾忘門以外之甚囂塵上也。

施四蘇州人。豺鵷秀弱。眉目含情。唇一點小於櫻。英趾雙翹。瘦于迎辦。年雖稍長。嫻笑無雙。殆疑雨集所咏申容工泥夜情味勝雛年者也。松陵某尹暱寵之。攜居胥江別館。欲置爲側室不果。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曾前記執纖纖手。中堂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驚著正滯邗江櫂。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黃衫半掩。榴花飾。雲鬟低亞臙脂赤。相對多情。只少些兒講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爲側室。甚有寵云。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頤。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巖三。齒長于姬。而婍容修態。堪與頡頏。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玉宇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巷中。善南北曲。嬌喉一囀。飛鳥過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聲價。不屑作尋香人。雖給侍讌遊。猶虛屏山之夢也。

趙小字靜芳。江陰人。中人姿耳。有紈袴子弟暱之。一時獻諛者。思博主人歡。遂有文狀元之號。余觀其爲人。沈默寡言。無輕佻氣習。要亦善自修飾。不隨俗波靡者。

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姬。如是者有年。既而生以旅邸久居。饔飧不繼。姬聞而招致之。終歲日用。皆取給于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爲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于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罔思自立。浪游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跡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爲念也。言已欷歔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即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　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爲主者別售。

迫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爲梨園領袖。姬于儕偶中年最長。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粧。自然幽雅。徐娘雖老。尚有風情也。皖桐光漱六孝廉夙與之善。有無錫秦姬者。與姬有葭莩親。向居丁字簾前。庚子秋復自梁溪來。寄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嫋步。婉媚愁人。亦此中翹楚也。

徐壽姐杭州人。適維揚徐某。僑寓秦淮。年已二紀。雋逸風流。妙解音律。同居數姬。競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壽率諸姬柳陰列坐。絲肉競發。響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清虛府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睞。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云氣柔色靡者。惟雙趺不甚纖妍。常趿小方鞋。（俗名拖鞋）作忙促裝。揜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由琴川轉徙金陵。余于庚夏相晤于熊氏河房。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貲。且爲之晝。得漸生色。及辛歲抵寧。則被服麗都。座客常滿矣。綈袍雖在。已無戀戀故人之色。余笑而詰之。姬面發赬。一座粲然。　姬有妹曰鳳姐。年方十齡。致亦楚楚。教之歌曲。發響清越。妙合自然。洵美材也。

湯四湯五揚州人。姿首皆明豔。而四姬尤柔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而肥歟。姬不解。謾以言爲鹽。（吳音言鹽相似）率爾對曰。吾素不嗜鹽。聞者絕倒。

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畫二家後徙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靨輔間數點微麻。天然媚麗。余同鄉邵子峨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蕾含春。觸手溫柔。不待斜照銀燈。驚詫瑞雪也。　董二本郡董禿子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皙瑰逸。王府塘之魁首也。

金二本姓丁。蘇州人。居釣魚巷。豔名頗著。余于庚夏曾一過之。明眉慧眼。纖趺柔腰。幾欲傾其流輩。惜兩顴微高。婉容稍減。有某公子者。甚與善。珠玉錦繡稠疊贈遺。嘗于一月中。費金千計。兩情膠漆。引喻山河。秋以爲期。絲蘿永託。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慶將來得所歸。公子亦喜得阿嬌。擬以金屋貯之。一日

公子啓扉而入。閱其無人。詢之鄰嫗。則姬于前夕盡室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倩參半。書空咄咄。偵騎四出。蹤跡杳然。悲憤填膺。一病幾殆。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介州人。居東水關。頎身玉立。情致嬌憨。皖桐家蓉秋一見傾倒。或云姬向與某丞善。丞乃富于貲而蠢俗不韻者。蓉秋力排其誣。謂俊慧如姬。必能擇人。贈以詩有云文君自解憐司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謂有情癡矣。乃蓉秋絕憐愛之。姬殊落落。盡傾篋中金。聚首無多日。卒以不歡而散。迨次年秋蓉秋領鄉薦。鹿鳴宴罷。緩轡過之。姬頹泄閉戶以疾辭竟不出見。

周四又稱染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曰大官。二官。貌不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乳名姐官。字瑟瑟。蘇州人。方全後改名璇。字姍來。江陰人。吳雙福。張大義女。汪銀兒胡四喜秦巧姐等。皆蘇州人並工院本。而周玲實創厥始。四喜獨冠其輩。鑑湖邵子升巖嘗語余云。周玲之尋夢題曲。四喜之拾畫叫畫。含態騰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媿目。洄腸蕩氣。雖老伎師。自嘆弗如也。

續板橋雜記卷下

珠泉居士著

軼事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雖妓者所居。屈指不過幾家。開宴延賓。亦不恆有。自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冶遊遂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睹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約一日之間。千金糜費。眞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子豬。皆如石氏鷁風退爲房老矣。而風月平康。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曩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爲市閧。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故址不可復覩。迴光鷲峰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闃如。至長板橋尤泯沒無跡。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有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彎腰之曲。覺當時尚有秋水一泓。茲則盡成平陸。亦劫塵之小變也夫。

明初于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縉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晏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千里一帶窑處。亦盡成廛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聞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千接大長千。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日暮寒。吾潮東林陳藹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烟淡粉亂棲鴉。重過城南舊狹邪。不爲東風除美酒。怪渠吹盡六朝花。

沈香街卽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沈香牀。香經四五日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毋乃太甚。快哉項生。酒半抗聲。裂衣捶牀。一吐胸頭惡氣。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則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表。金碧煥如。每當夕照西沈。酒舫畫閣。與競渡聲相間。對岸爲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南巡。曾經駐蹕。水榭外垂柳千絲。拖烟漾月。晉窗徙倚。清風徐來。不待帷屐紫綃。始消塵燠也。

丁字簾前。厥名舊矣。今利涉橋之西、水榭三間、最爲軒敞。玉舫篆額。尙懸楣間。縱非當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云。桃根桃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窗幕、彼姝鮮乘舟者。藏渡則有樓船。進自水西門。淨几紗窗。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衣香。隨風搖曳。余于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

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爲盂蘭集福會。諸名姬家皆禮懺設齋。虔修佛事。好事者則于河沭施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前後夕。壘几爲臺。陳設香菓、喧闐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亦歡場韻事也。河亭徙倚。以永朔夕。不須倚翠偎紅。自可嬉怡忘倦。余于今秋寓居王氏水榭。每晨起。盥櫛初畢、卽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艇如梭。曼絲逞竹。入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豗。間偕雲陽校書掀簾還眺。爇香啜茗。娓娓淸言。幾忘涼月之西沈也。

市井方言。名姬不屑道。間有一二語。在章臺間習聞之。如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是也、年來忽尙一少字。每詢以事之隱諱者。輒矢口而答曰少。余嘗戲作集句曰、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白皙誰家郎。魂斷一聲少。

受郎珍惜只儂知。難忘霞侵月滿時。最是將歸猶未忍。阿母傳語怪來遲。此疑雨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陰徐校書家。亦嘗竊取其詞以記事云、受儂珍惜感儂癡、最是霞侵月滿時。虛說並頭蓮子好。箇中苦薏只卿知。

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長洲府孝廉湘亭于今春應試白門。暱梁四養女碧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鐵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碧故吳人。謀歸吳以事虧。志未諧而卒、府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于虎阜再來亭之西隅。祁昌司鐸沈蓉漁爲譜千金笑傳奇。付樂部、府王兩君詩冊。暨蓉漁傳奇。潔夫皆親見之。能誦其略。惜余後至。未獲一親爲憾。潔夫又云同時有趙葯老與碧女弟荷兒狎。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亦韻人也。玆已從良矣。吁靑溪不少名姝。何四條巷家獨多佳話耶。

有賣花馬嫗者。蘇州人。住洞神宮前黑廊下。年四十餘而寡。日于河房中送花爲業。子媳二人。並工手藝。所居前空屋兩楹。常供客館。鄰寓有陳生某。家本越中。浮踪白下。値歲除日。主人以生夙逋無償。迫令他徙。生請以五日爲期。意將遷延卒歲、而主人不可、發聲徵色。勢且難緩須臾。生負氣出門。進退無所。躑躅于利涉橋上。將爲抱石之謀。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見生倚欄孑立。神氣頹喪。迴異平時。疑而詰問。生若罔聞。屢叩之。答以無他。詞色間轉似惜嫗饒舌者。嫗益駭惑。強攬其袪以歸。研詢多時。始得其實。嫗喟然曰。子誤矣。以子之貌。當亦非久困者。何識短智淺。遽不欲生。妾雖貧。猶能爲力。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卽當代爲措償。今夕請子移寓妾居。度此殘歲。來年俟有機緣。再圖他適可也。言已。便詣鄰居。告以故。攜取行李而返。生感其情。卽爲棲止。迨次年。生汲引乏人。仍無安硯之所。起居服食。皆仰給于嫗。嫗積久無倦容。亦無德色。偶有器肴名菓。必先奉生。子及媳咸服事唯謹。嗣値生妻物故。子以覓父來寧。嫗知生無以爲家。復百計張羅。爲其子納婦。卽于鄰左賃屋以居生父子。適館攸寧。幾忘旅人之困焉。後閱年餘、生始就邗江一巡司幕席。挈之偕往。無多歲入。僅給饔飧。淮陰一飯之酬。尙將俟諸異日也。同時又有潘嫗者。亦蘇州人。有子三人。咸習梨園。伯仲並居河房。在文德橋之西。季子則家于白塔巷中。相距里許。嫗往來兩地。日以爲常。橋北有八角碑亭。乃去來必經之路。某歲除夕。嫗自河樹歸家。出門甫數武。見有儒衣冠者。投繯于亭角。疾呼家人解救獲甦。時已昏暮。舁歸河亭。詢其姓氏里居。則張生名某。籍隸浙西。亦緣賦閒多時、僑寓鬱聖菴中。負西客百餘金。歲暮莫償。而客坐索不去。生不得已。謬以告貸他出。至此無之。遂自經焉。嫗聞之笑曰。原來不過百餘金負欠耳。齷齪守錢奴。何僞人太甚耶。立傾篋出金如數。付償西客。且送生歸寓。勸慰良殷。改歲後復不時餽遺。已而生將就館西江。依依惜別。嫗誓不望報。敦促啟行。迄今二十餘年。音問不絕。如親串焉。二事皆得之雲間袁子繼香所述。余于二嫗猶及見之。一賣花。一鬻妓。曾不若尋常婆子耳。而濟困扶危。各具一副俠腸。大爲窮途生色。孰謂若輩中無

人物耶。爰採人軼事以傳之。且以風彼鬆眉鑽研錢孔。曾二嫗之不若者。
秦淮雜詩。自漁洋山人後。作者如林。美不勝錄。近時晋那徐溥雨亭先生。著有
竹枝十首。質而卯俚。逸而不纖。亦足以徵前代之流風。誌一時之韻事也。詞云。
何處春光最倍佳。烟花十里舊秦淮。豪家日費千金賞。博得青樓一鳳鞋。紅粧
結隊鬪鉛華。高髻盤雲墮髻鴉。相與踏青聯袂去。舊王府裏看桃花。綵鷁飛鳧
取次過。遊船如織疾于梭。翠眉不許人窺見。水榭簾遮黯影多。繡龍鸞鸞戲綵
毬。腰肢無力任勾留。生來少小風流慣。只解嬉春不解愁。茶蘼開罷綻紅榴。底
事秦淮作勝遊。兩岸河房添好景。石欄杆外競龍舟。丁字簾前柳數行。晚涼浴
罷換新粧。嬌喉齊唱桃花扇。誰似當年鄭妥娘。梨園樂部夜相邀。活現風情未
易描。留得懷寧餘曲在。春鐙燕子譜笙簫。不愛後湖十頃蓮。偏愛訪妓莫愁邊。
遊人盡道城南好。萬柳莊前繫酒船。水調伊涼動客愁。渡頭桃葉尚名樓。畫船
入夜笙歌沸。笑指星河看女牛。雲髻風鬟插紫蘭。香羅細葛怯輕寒。中秋踏月
嬌癡甚。慣會逢橋打瓦磐。 相傳雨亭在金陵爲人司織局。每吟詩與機聲相

和。所鍋客遊艸中。又有秦淮卽事詩云。漫擬瓊枝話六朝。輕烟滴粉已沈銷。蝶
香人去遺歌扇。桃葉春歸冷洞簫。別院空傳鶯語滑。落花猶襯馬蹄驕。長堤剩
有多情柳。依舊絲絲綰畫橈。清麗芊綿。不亞新城綺製也。
續板橋雜記。雪鴻小記。並珠泉居士作。珠泉素居苕霅。久旅金陵。爲戟門耳
客。花晨月夕。喜作狹邪游。莫愁桃葉間。頗得狂名。游蹤既倦。乃著是編。鴻爪
留泥。髣髴如在。挑燈展讀。覺六朝餘豔。猶有可尋。而當年余曼翁之所記。亦
庶幾一二見之。因憶予於道光丙午秋以應試僑寓白下。曾識任素琴校書。
固此中翹楚。而一時所稱文探花也。索句題裙。分曹射覆。流連者匝月。迄今
思之。恍如夢寐。嗚呼。百年若瞬。爲歡幾何。後之視今。安知不猶今之視昔哉。
戊寅浴佛會後二日。淞北玉魫生識於天南遯窟。

閒餘筆話

閒餘筆話小引

閒與餘有不同乎曰不同焚香瀹茗種竹栽花雅歌投壺鼓琴對奕皆閒也其事已過則爲閒之餘矣筆與話有不同乎曰不同一堂晤對酬酢紛如面固能聞久不復記皆話也欲其不朽則有賴于筆矣故惟閒餘始能以筆爲話此湯君卿謀閒餘筆話之所由以名也雖然話可易筆哉能勝讀十年書者則筆之能悅親戚之情者則筆之能大家幽閨共說無生者則筆之非是話也不可以筆今卿謀之筆固已不啻如此吾嘗取而讀之其措思在有意無意之間其吐語在亦佛亦仙之際其旁通如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其靜致如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不唯非閒餘不能著且非閒餘亦不能讀矣吾獨怪乎世之著書者應酬世務權衡子母凡其筆之于書者皆出于忙冗之餘亦安得有佳話乎哉虞卿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余謂窮而愁者必且米鹽不繼室人交讁寗爾時安能著書能著書者大都皆貧而樂者耳余雖不識卿謀然未嘗不可想見其樂也

心齋張潮譔

閒餘筆話

長洲湯傳楹卿謀著

予閒人也。性好靜。閉門兀坐。杳若深山。悠如永年。類禪家之寂。已而世事及我。一切遣往不問。我不累物。物亦忘我。遂流而爲懶。既乃頹瀹幽默。心忽倦去。投足一榻。作土木形骸。竟日不聞履聲。且積而成病。寂也懶也病也。皆閒境也。而又佐以聽雨之朝。看雲之晝。臨風之晚。待月之宵。澆書攤飯之餘。篝火篆烟之暇。皆閒境也。造物者秘爲清福。而人不能享。以本無閒情故。予獨以閒情領受之。則天清地曠。浩乎茫茫。皆吾閒也。皆是助我閒話也。雖然。話亦何擇之有。白雲往還。星月自出。以爲太空之話可也。風葉鳴廊。江波自湧。以爲大塊之話可也。夕秀始吹。草蟲雜作。以爲萬象之話可也。惟其閒閒爾也。而吾置身此間。不已餘乎。吾尤以其閒而爲話。不尤餘之餘乎。吾愛吾餘。輒付此卷。或莊或諧。或雅或俗。或喜或悲。或笑或罵。或醒或醉。或獨或偶。或山或處。或見或聞。無乎不閒。無乎不餘。則皆可話也。吾話吾閒。亦閒也。人知吾話之爲閒。而不知吾話之爲閒之餘也。昔蘇學士强閒人說鬼。不免犯妄語戒。予喜聞閒者而話不得閒人。因邀中書君話之。中書君卽予之閒人也。中書君閒矣。而予益復閒。閒情一縷。宛在十指間。何必妄言妄聽。借鬼話作舌本。毋乃耳根未淨乎。予舌本既强。耳根復淸。因以其閒閒及中書君。而中書君相過從時。輒爲閒時閒境一助。自今以往。庶無餘閒逸此卷外。此中閒話。日夕自佳。惜不令蘇學士掀髯聽之也。

聰明能誤人。不如懵懂。文章能亂世。不如朴誠。意氣能隕命。不如優容。衣冠能厚顏。不如草野。

原評　名言可銘座右

胸中涇渭。淸濁之流自如。皮裡春秋。雌黃之口何在。彼日以標榜爲事者。吾祝其世世生生爲喑啞之人。庶足懺悔寃業。解脫殺機耳。

神仙是英雄退步。然此事本多寄托。須知張子房暮年。用不著黃石公。不得不借赤松子爲好結果。當日辟穀。畢竟是英雄欺人。若果神仙。石作英雄收場則

秦皇漢武、何不白日飛去。

吾儕不可不存時時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心事事可死。則身輕而道念自生。行事步步求生。則性嗇而孳孳不置。此儒宗禪悅不二法門也。

若心境本不清曠、飾放誕爲風流、事跡本不光明、假慈悲爲因果、地獄之設。正爲此人。

人生不可不儲三副痛淚。一副哭天下大事不可爲。一副哭文章不遇識者。一副哭從來淪落不偶佳人。此三副方屬英雄血淚、貢事業。肩性情。俱在此中。非復兒女情長。執手涕泣比也、

原評　如卿謀言豈有淚乾時耶

天下不堪回首之境有五。衰逝過舊遊處、憫亂說太平事。垂老憶新婚時、花發向陌頭長別。覺來覓夢中奇遇。未免有情。然均頑黠矣。然以情之最惡者言之。不若遺老吊故國山河。商婦話當年車馬。尤爲悲憫可憐。

原評　古詩云可惜歡娛地都非年少時又云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每

一諷詠殊不勝情如卿謀言有同感矣

風月娟然。天下第一有情物。而于韵士美人。尤爲親近。意中嘗設一佳景于此。願與天下有情者居之。一庭一院一花一石一簾一几一壚一屏一茗一香一卷一軸。然後一妾一婢一絲一竹一愁一喜一謔一嘲。乘興則一樓一台一觴一詠。倦遊則一枕一簟一蝶一槐。夢覺徐徐。雨美在側。一牀一幃一假一抱。嘗此之時。只愁明月盡矣。

原評　但云理之所必無安知非情之所必有耶

極意作詩。不必得詩。窮形作畫。不必入畫。深于詩畫者。正于不著筆處遇之。予嘗登樓遠眺。見樹頂藏鴉。山嵐滴翠。便如身在畫圖中。又嘗閉戶靜思。見竹影搖牕。茶烟裊日。輒覺詩情落楮上。乃悟坐卽有詩。行卽有畫。簡文所云會心處不在遠。東坡所云時于此間得少佳處也。但不堪向菲漢饒舌。恐減吾輩清福耳。

吾輩一身得秋氣多。便是稚人深致。若得春氣。則近于思婦。得夏氣。則近于熱官。得冬氣。則近于隱士。固當以瀟灑清曠。滌我襟情。兼持萬斛秋光。爲世間療俗耳。

一日之間。人各有有。有各有時。時各有宜。養德宜操琴。練智宜彈棋。遣情宜賦詩。輔氣宜酌酒。解事宜讀史。得意宜臨書。靜坐宜焚香。醒睡宜嚼茗。體物宜展畫。適境宜按歌。閱候宜澆花。保形宜課藥。隱心宜調鶴。孤況宜聞蛩。涉趣宜觀魚。忘機宜飼雀。幽尋宜藉草。澹味宜掬泉。獨立宜望山。閒吟宜倚樹。清談宜剪燭。狂笑宜登台。逸興宜投壺。結想宜欹枕。息緣宜閉戶。探景宜携囊。爽致宜臨風。愁懷宜佇月。倦游宜聽雨。元悟宜對雪。辟寒宜映日。空累宜看雲。寄歎宜拾釵。揮憤宜擊劍。遣亂宜學道。臥病宜參禪。療俗宜避人。破夢宜說鬼。識此意者。一遊一賞。悠然自得。何嫌不合時宜耶。若予心慵手懶。身外俱空。無乎宜也。無乎宜。是以無乎不宜也。

文君當壚。卓王孫恥之。却爲千古佳話。昔人詩云。卓女盈盈亦酒家。數錢未慣半羞花。遠山風流。宛然可念。但此時沽酒者必極多。萬一有阮嗣宗來醉臥其

側。不知文君何以處之。未免代長卿耽憂耳。思之大笑。

袁粲爲丹陽尹。郡南一家有竹石。粲徒步往。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吟咏自得。主人出。笑語歡然。俄而車騎至門。方知是袁尹。予謂車騎不至爲高。既已徒步而來。何必乘軒而返。將以此鳴高耶。抑市重耶。卽此未能免俗。便是一重公案。桓子野每聞淸歌。輒喚奈何。予曰。既已無可奈何。何必又喚奈何。展成笑曰。使子野聞此言。必又喚奈何矣。

展成自號三中子。人不解其說。予曰。心中事。揚州夢也。眼中淚。窮途哭也。意中人。返生香也。我比猜詩謎的杜家何如。展成笑而不答。

展成作夏子夜歌云。招郎採蓮去。宛在水中沚。郎自採蓮花。儂自採蓮子。因自註云。不採蓮花。焉得蓮子。予曰。註脚妙矣。請下一轉語曰。你只顧採蓮花。又那得蓮子。相與絕倒。

金陵歸。展成從水路而余登陸。展成寄語云。君欲消受曉風殘月耶。予答云。誠不如君唱大江東去。

予與展成會飲，一家客方聚訟，適進蛤蜊，展成笑曰，那知此事只食蛤蜊。或問此何人語，予亦笑曰，那知此事且食蛤蜊

展成嘗云，月犯少微，戴逵求死，乃應在謝敷，可見蒼蒼者自有眞品題，不爲處士虛聲所誤，今人纔能握管，便自號文士，脫一旦文星有厄，吾知人人有一篇自祭文矣，予應之曰，此輩徒亂天下，人鬼俱惱，吾今屈辱文星，權令大家應兆也得，名場乾淨一番，但恐冥司自有公案，不欲令豎子成名耳，雖然今日謝敷非卿而誰，設不幸月犯少微，卿劇可危，爾時即不作自祭文，亦須以誄墓累及我也。相與狂笑不已

原評　孰意今日謝敷卿謀當之耶，誄墓之謔，顚倒及余，能無車過腹痛之感

夜坐閱牡丹亭，因憶比來所傳世上演牡丹亭一本，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未知人語鬼語，意甚不平，竊謂才如臨川，自當修文地府，縱不能遇花神保護，亦何至摧殘，慧業文人，令受無量怖苦，豈冥途亦妬奇才耶，內子從旁語曰，當由臨川不幸遇著杜太守陳教授一班人作冥判耳，予笑頷之，徐曰，若令我作判官，定須說一位杜小姐判送瓿甒司矣。

展成嘗語予云，昔謝康樂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予亦謂天地茫茫，祗有萬斛愁，予獨得九千斛，世人合得千斛耳。予曰，不然，萬斛愁君獨得九千斛，世人又派去千斛，然則置我何地，還是萬斛愁，爾我各分其半，大家得五千斛，彼世人者無與焉，此言頗得平否，展成首肯

（完）

跋。

向讀尤悔菴先生西堂雜組，其傾倒于湯君者實甚，屢欲購湘中草讀之而不可得，及西堂全集出，始見其書，誠有如尤先生所云者，湯君雖早賦玉樓，然觀其間而有餘，苟以東坡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之說準之，則二十五年之壽便可作五十觀矣。心齋居士題。

香豔叢書二集卷四終

說鈴

僕在海上時阿貽自京師寓書云比來此間有二佚長夏僦居慈仁日坐臥雙松下涼風時至爽沁肌骨一二友人來就語亦不復命巾襪日夕竟去都忘時世周旋又長洲生近倣世說爲說鈴書雖未就間數日輒見一兩則讀之殊使人意遠僕嗟賞其言思見此書久矣來京師一年所始獲見全本中間記辨學論文之語及一時朋游談讌率矜澹續唐直逼臨川語勢惜不得劉辰翁輩相共尋咀耳其著意穠寫尤在劉比部阿貽兩人阿貽遙秀公戩曠達宜爲汪所喜也辛丑春杪瑯琊王士祿子底寓堂題

汪子方爲說鈴有客見而笑曰何吾子撰述之不倫也夫四方之大夫士聯車轄結衣袺而來遊京師者非以市奇形詭也梯榮焉止爾媒利焉止爾梯榮故名顯媒利故實厚乃吾子舍是二者而日操紙舒翰從事於此書以名則窮以實則左得毋奇且詭歟汪子應之曰客之所謂名實者褒衣綬帶之倫舉不免焉然方其下僕直丐休沐也則必絲竹以諧耳妖冶以悅目樗蒲博塞之具以怡情肆志一張一弛其由是道久矣今客視乎吾之室空然孑然蕭然閴然於絲竹無有也圖史而已於妖冶無有也蓬飄而已於樗蒲博塞無有也故簏敗几而已然且無以自娛其若窮愁何於是追憶舊聞手纂口誦不絲竹而諧無妖冶而悅非樗蒲博塞之具而亦肆焉忘返者誠不知其不可也噫吾欲梯榮則倦而無階欲媒利則困而乏餌而又病夫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者故甞取裁於此倘何奇之能市而何詭之可市邪客遂笑而去說鈴之義蓋取諸法言其書則與世說語林略相類

順治十六年冬十月長洲汪琬自序

說鈴

長洲汪　琬鈍翁

余初宦時偶爾涉筆年大來棄去久矣不意甫草復攜其稿至江甯且欲爲作廣說鈴而周櫟園先生嘗從貽上倚聲集中見引此書數則每相遇輒再三宣索余因稍加增改用傳好事聊助談資云

爾鈍翁再識

宋旣庭實穎與宗弟嘯三德宏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或問大宋何如人予言阮思曠都不及眞長逸少而能攝有諸人之勝

金秀才式祖詩歌頗有唐調予北遊時金來話別值賓客盈座金都不敘語竟出所作送別長歌朗吟一遍捧腹謂予曰此詩何如高達夫舉坐嘿然予頷之而已

王進士言若遇仲默昌穀必自把臂入林若遇獻吉便當退三舍避之予時在坐遽謂曰都不道及汝鄉於鱗耶王嘿然

王六士祿與諸賢集大明湖上同賦丹鳳城南秋夜長王詩先成諸人皆閣筆推爲絕唱詩云丹鳳城南秋夜長關河寒近落微霜那須錦字論長恨自有清砧使斷腸破衲沙頭雁欲去拂雲堆上草初黃傷心不及邊城月猶照盧家玳瑁梁

吳處士懋謙訪予邸舍每被酒自誦其所作遊五嶽詩音響琅琅若出金石覺爾時意致遒上不可復及

劉比部體仁晨入朝遇鬻羣兒嬉遊之具俗所謂倒掖氣者指揮從人買數枚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怍色徐自笑曰此事可入彈章

倒掖氣之名見劉侗帝京景物略

王十一士禛在京師將遷寓慈仁寺予往阻之曰子寓慈仁不得不賦雙松詩恐損子名王傲然曰寓不可不移詩那可便作

慈仁寺即今報國寺按王集中載報國寺雙松詩一首贈許天玉蓋是歲移寓後作也歌詞雄偉沉麗與題相稱王旣爲此言而其後竟爾操筆才人固是難測

王匡廬先生與敕家居敎諸子弟絕不以時義程督

之詩歌古文各佾其意親串中或諷曰諸郎君幸早露頭角何不令銳力揚屋顧爲爾耶先生怡然曰君勿言彼伏獵侍郎詎是衛馨物

新安江秀才天一言士大夫不立品行必不能爲文章

文集有江天一傳卽其人也傳中亦備載此語

吳孝廉兆騫嘗與余輩同出吳江東門意氣傲然不屑中路忽牽爾顧予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傍人爲之側目吳不顧

王匡廬先生不恆爲詩每遇林阜清曠襟抱悠然輒復有作諸子或請編錄先生諭之曰吾寫懷送抱如絃之有音所懷旣往則絃停音寂何庸留此枝贅爲耶

魏光祿象樞言學問必從忠恕入予曰毋自欺何如光祿言此是忠恕義疏耳

或問李王詩優劣予曰李氣雄王骨秀或又曰然則李固勝王耶予曰未可量也

劉公勇渠官入蘇門依孫鍾元先生嘗築堂先生所居側久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留琴堂王儀曹作留琴堂詩其起句云身是巢由未得朋鬬者便爲絕倒

吳四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竊取溺之其師計青麟先生名大加捶楚後見渠所作臏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至丁酉科場事起衆謂先生知言

按吳北行時青麟先生沒已十二年許矣

南海鄺秀才詩才淸麗程五舍人可則極稱之如過

屈原賈誼祠云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又漢陽送客云天盡水連巴子國月明人在武昌城皆爲名句

秀才字湛若名未詳爲粵中狂士順治初 王師入粵秀才抱其平時所寶古琴投水而死

余問李屺瞻欲擇意氣之交須任何術李曰宜求不輕諾者交之

王十一在大明湖北渚亭感秋柳賦詩四章其一曰東風作絮糝春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扶荔宮中花事

盡靈和殿裏昔人稱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
夜飛欲繼風流開枚叔梁園回首寸心違嚴給事沆
稱此詩風調淒清如朔鴻關笛易引羇愁讀之良然

按王集中秋柳詩凡四首此其第三首也王西樵
和詩今亦附錄一首

千條萬縷最堪憐夜帶啼烏曉帶煙天畔星光仍
皙皙風前笛思轉緜緜折來玉手憐三月種向金
城更幾年是處經秋總惆悵傷心不獨渭橋邊

計孝廉東 故貧士嘗過一交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

張夫人誚曰古聞糟糠之妻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張夫人孝廉正室也

米進士漢雯 詩畫皆工秀書法學米南宮徑寸外者
尤勁媚或評之曰紫來天才超詣當在友石先生之
上

薛戶部奮生 戲王推官汝一文士耳與時終當依我
幕下王熟視薛曰恨子非嚴鄭公薛大笑

余亦有調大武一絕句十載雕蟲稍擅名未嘗縛
袴學長征他時若得登三事但乞蒲郎作騎兵蓋
大武素輕余輩為文士故也

王推官與予論唐王孟詩余謂裴陽稍涉俗王急歎
為知言且曰近體洵有之歌行古風無是也

史辰伯兆斗 素博洽猶習三吳典故嘗過予劇談劉
子威張幼於王伯穀諸逸事虬髯急張談波滾涌竟
日不倦從叔孝廉希汲 嘗曰吳中文獻必推此翁為
冠

史翁在一俗子坐其人喜與翁論詩翁遂舉王司寇
咏史百首渠了不知也翁勃然曳杖起曰豎子且未

見弇州續集如何言詩竟出門去

余過王十一 於慈仁寺問近作何詩王言昨為梁曰
緝熙 題得杜工部像余駭曰子率易如此耶王不應
直擲其詩令余讀之至意氣凌天馬幽愁拜杜鵑余
急加稱賞曰能道得儒語真工部後生

按王集中題杜工部秦州像凡三首此其次也今
附錄全篇於後

靈武中興日秦州旅食年羌戎常雜處崖谷至今
傳意氣凌天馬幽愁拜杜鵑瞻依思往事攬涕獨

潛然
魏光祿言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此一則見光祿所著庸言中
舍弟揩九 琰 以博雅自許不多作詩遊中州還忽見示絶句云汝水東流馬向西仙翁峯畔躡雲梯丹泉汲罷楓林晚亂聽深山後㑹啼雖復廿八字字字雋永

後㑹鳥類杜宇鄢陵以西多有之予曾寄揩九一絶云梁公祠畔草萋萋王霸城邊日又西後㑹不知行客恨隔花猶學子規啼卽此意
計甫草至順德追憶歸震川先生嘗佐此郡有廳記二篇卽策蹇往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旁廢圃中西向炷瓣香再拜流涕被面見者皆以爲狂僕夫亦匿笑不止了無怍色
劉比部撰汝穎集共得小序數十篇每篇皆有意思余借讀一過還之曰此傳奇體耳以君之才何不作穎州人物志

邵刑部 幾 言向子平未是達人既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使知死賢於生
生與富貴爲類死與貧賤爲類達人冥心玄悟必不信彼而疑此也昔莊周稱髑髏云死者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此此雖寓言理亦可證然則子平所見其不能逮莊明矣
慈仁寺東廊下有無名氏題兩絶句云故宮高與碧山齊無數垂楊接御堤玉輦不來花落盡晾鷹臺上烏空啼新發湯泉咽不流繚垣歌倒野棠秋月明深

鎖長生殿夜半無人誓女牛詞意悽惻眞傑作也
王揚州方寡客聞予司城信爲之於邑曰升沉固無足校然使於上林進寸間得一閒豈俾不廢觴咏亦何與造物者事而必欲挫折之如此感歎之次遂命罷酒
雲間董二孝廉 俞 最善賦學如鏡賦燕賦採桑賦皆輕婉流麗可與吳兵曹 綺 頡頏然吳間作唐人語董則取裁齊梁者居多
按吳集中如蓮花賦北盼曰晴虹宛轉古徑婆娑

竹溪而更密花宜水而偏多乃有田田翠扇的的紅衣濳根水壑擢穎方猗出金塘而競爽對玉鏡而呈姿又曰爾乃西山雨細北館風涼千盤膩粉百葉啼妝雜江花與江草映垂柳與垂楊情以幽而更麗氣以靜而逾香斂柔懷兮不語送嫋影於迴廊愛麝熏之微度襲芳郁於羅裳是宜君子所玩嘗曰野人之芳此賦亦多用齊梁語今云唐者蓋總其大凡言之耳

彭布政禹峯（而述）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盡數升一食能盡一雞肩眞擾亂之異才也

王十一古文詞多用世說及水經注故境狹而語幽過江集中如竹林招隱兩寺題名記皆有致

旲處士詩名藉甚一貴人慕之欲招與相見使者至其門旲傲然不顧直曰某今日不暇後亦竟不往也

有雀孝廉者嘗得句云黃葉聲多酒不辭王十一賞之目爲雀黃葉余笑曰十一作詩餘長安士大夫稱王桐花固不可無雀黃葉作配

按王桐花之名始於劉公㦷此調乃蝶戀花和李易安韻者今附錄於後

涼夜沉沉花漏凍攲枕無眠漸聽荒雞動此際閑愁郎不共月移窗罅春寒重　憶共錦裯無半縫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往事迢迢徒入夢銀箏斷絕連珠弄

曹學士（本棨）問余以君之才何不講學對曰身有所得本從禪宗入意不欲改頭換面更令後生輩作話柄曹默然

程舍人賓撫慈仁寺松歎曰長安諸賢率皆未登康嶺故使諸松浪得盛名

王揚州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余相值泰郵湖邊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余以道遠稍難之王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旲四性傲岸不爲同里所喜其友或規之旲大言曰安有名士而不簡貫者

或問計孝廉侯二（玄孫）宋三可方古何人計戲爲題目曰研德如張子布畸三如魯子敬

王博士憶榮雜詩有潮勢汨三韓句形容頗極雄闊或疑汨字無來歷余曰亦子美吳楚東南坼之類耳坼字汨字正以獨造見奇

按郭景純江賦潛演之所汨淈正此汨字意但郭語連用稍不同耳

孫鍾元先生奇逢居蘇門夏峯村清泉嘉樹映帶茅衡一觴一咏翛然物外李工部震生以爲先生本非隱者其少時豪俠之氣尙自稜稜爽露

吳下士流有好禪學者自謂塵網難解余告之曰賢

不如卽解禪縛其人不能應

至人之道初無障閡後之學人或但執理解或專參死句稍生知見便爲所縛旣爲所縛統是凡夫

雖有理俗之殊至其爲累畧不差別

董侍御文驥五言古詩沉雄頓挫是其勝場若出使榆林諸作尤爲少陵紀遊之亞

予謂中唐七言律詩率宗高常侍李東川惟錢員外規模摩詰差屬穠麗王十一亦以爲然

或謂中唐作者何故不宗子美予曰當是聖不可階

劉主事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遊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必強灌之至醉嘔乃已

客指燕地蒲萄問予吳中何以敵此予答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言之已使津液橫流何況身親剖摘

昔陳昭問庾信蒲萄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尉瑾曰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然則蒲萄橘柚舊已齊名獨未有以楊梅敵者止見江淹一頌耳旣已齒及足令此果長

價

予問魏光祿爲學之道魏正色答曰那不讀書改過

董大行內計時或注考語云性成曠達學負時名董初無忤色其後遂手書此聯粘置齋壁

或曰王十一詩筆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覽之餘別深懷抱眞有遺世獨立想

魏光祿里居後不復通書朝士或以著述寓予惟用方幅紙題姓名其上而已蓋其耿介如此

陳處士維崧排偶之文芊綿悽惻幾於凌徐扳庾予

致書王十一曰唐以前某所不知蓋自開寶以後七百餘年無此等作矣所見方素伯集序贈陸菊隱序尤爲奇拔

方序詞繁不載今畧陸序於後自名菊隱志遇也粤以龍蛇之年遂應魚羊之讖普天瓦解列鎮茅靡羸芊盡作俘囚欒郤悉班皂隸庾開府賦傷心之賦五福無徵焉曲陽著自序之文三靈獲讖斯時也齊國忠臣猶稱王蠋楚邦義士尚說包胥落落戈船雨暗吳江之棹蕭蕭戰艦烟迷歇浦之帆

惟我睠城獨推上谷釃酒而談登陴以誓袁本初子弟俱願相從庾元規賓從皆能自效三日哭於都亭六軍盟於別館當年夏馥曾聞姻婭之親此日黃瓊亦有門徒之誼共爲犄角相與犧維然而烏頭未白河水難清空埋地下之愁不救天公之醉痛灑涓之箭盡雨曜無光悲項籍之途窮三川流血一門爭死七尺無歸貌爾諸孤行將焉及又曰自桐擊筑之俑謬作賣珠之客重關半夜私出田文複壁二年深藏張儉間關亾命猶授孝經漸泣遊仇每傳論語齊朝才士半知袁粲之孫晉室諸卿漸錄趙衰之後將謂少孤不死庶幾亾者復生詎意遺珠又成破鏡王規玉折時非可知徐悱蘭摧天心已矣又曰照鄰失意居惟病梨蕭悰去國歌成落葉弔棠梨而無館臨酸棗而非臺湘水三閭假餐英以適志潯陽五柳聊採秀以攄懷仙人餌以長生潔士因之玩物

董二孝廉有送客入都詩云蕭條易水逝驪馬向空臺岸柳春前放江鴻雪後來語極雅淡有自然之致

商邱徐恭士作肅榜其門曰問君何所長客來必指此問之有一藝者即與盤桓竟日或都無可採輒蹶坐揮手曰休矣

吳四最耽書一目十行然短於視每鼻端有墨則是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此驗其勤惰

李十九良年善爲古文間作排麗體脫稿輒棄去余問其故答曰吾家伯季並擅斯長阿京未欲爭勝耳後見渠兒斯年繩遠文如春湖士女圖及查韜荒江漢詩集諸序再三吟諷深歎十九言不妄

阿京李小字春湖士女圖序詞繁不載今略查序
於後
登高能賦昔記毛公對酒當歌遠懷魏帝況復三
湘可涉賈傅之弔靈均七澤雖紆長卿之言雲夢
靡不寄情郢曲託興章華又曰星隨軫翼遙征不
窮路指襄樊沿流無際周郎散華之處惟有空洲
仙人采棗之亭虛傳故里加以楚宮回眺巫峽遙
看戍鼓猶鳴林猿自響每起流連之思非無贈答
之詞至若往日長楊依依夏口晚春芳樹萋萋漢

陽青雀頻開還應理棹野鷹初唱時復登臺既而
轉柁滄浪之水分帆湓浦之城峯回廬嶽香鑪苑
然湖匯宮庭石鐘如昨羊叔子之興悲峴首周伯
仁之灑涕神京無假思尊彌同擊楫豈惟馬當風
險序本王生牛渚月明歌聞袁子昔參軍羈旅之
日臨川遊覽之年並有高吟俱裁新製若以方斯
甑則譬此雕華逍集之見賞特在弘農士衡之驚
嗟良由記室要使銅鞮緩曲終宛轉而難前估客
新詞幾徘徊而不譴

合肥龔先生鼎孳作詩文下筆數千言可立就詞瀟
繽紛都不點竄爲　孝陵所識賞嘗在禁中歎曰龔
某眞才子也
葉元禮舒崇素病羸然頗不耐杜門客有憂之者或
笑曰猿狙之性動而彌壽
予亦有詩規元禮曰藥裹茶鐺故可親底須懷刺
逐風塵中朝洗馬方羸疾莫倚聲名是璧人又曰
二載詩名滿薊邱彈棊捉麈更風流如何消渴春
來甚不爲文君也倦遊

金秀才評侯朝宗之文已自成家惜其得名差早未
暇鍊句耳予知金此言微旨頗深愧之
余嘗問龔先生古人窮愁著書今某輩奔走衣食頓
覺文思荒蕪都無逸興如何先生言古人直是憂讒
畏譏耳與近世金盡裘敝者不同故能托物感懷纏
綿悽惻若使飢寒切膚恐亦未暇爾爾
余初未遊西山逢人輒相咨詢或曰西山雖復崇深
意謂不如東南諸郡清潭鏡澄層峯屏峙一花一石
相對饒有勝情

客問余何意沉酣故籍中余徐應曰身之好書政如君侯之好博弈

廣平申和孟涵光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於余徵訊王吏部近狀余報之曰吏部蕭疎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第一流也

梁侍御不多作詩文客或勸之梁言身意不爾行當以少許勝人多許但得傳百篇足矣

或舉王十一寓余詩有姓字慚龍腹文章黍雁行謂若故與十一齊名耶余曰風姿玉舉逸藻雲飛不得

不與海內共推此君僕固非其匹也

按貽上留別詩全首云海內談詩日人傳我輩狂遠遊羨宗炳疎懶似嵇康姓字慚龍腹文章黍雁行橫門今日別攜手已神傷

邵比部問余文家宗旨余謂讀書十年祗尋得翻案法耳邵頗咨賞曰錢牧齋意亦爾爾

余嘗謂宋人文章能學昌黎者惟歐陽文忠得其序記遒逸處宋景文得其碑誌奇崛處今人不習新唐書便相指摘何異矮人觀場

指摘新唐書者以爲序事舛互蓋祖吳氏糾繆誤耳然史家之言率多失實盲左腐遷濫觴已著不當專呵宋也

寶應朱秀才克生少時遇錢牧翁投一書幾數千言與之論詩中間頗推重列朝詩選錢置不答道語客曰他時指摘吾著述者必此郎也

宋公子犖家居時嘗命作蘇子瞻像輒貌已侍其側後筮仕竟得黃州通守

顧甯人處士炎武在京師酒次與客論經學客或舉

唐石經誤爲十三經者顧厲聲曰此與宋板大明律何別其傲岸多類此

予與計孝廉李秀才郎席爲一畫師賦詩李攬筆便就詞云王郎畫手今無匹相值秦淮歲已闌俯憶帝京銷夏日見君雲叡畫生寒予歎其章法高老爲之擱筆

嘉興朱處士茂曙城南別墅即唐裴僕射故居有亭名鏡雲其外溪水瀠洄竹木森蔚最爲幽勝曾應朱秀才嶷處士名往造其廬値處士不在秀才竟攜茗

具至亭際吟嘯竟日處士歸而知之大相稱賞遂與
定交

魏推官學渠之任成都余輩限韻賦詩送之推王博
士作擅場如白蘆荒城餘虎跡青天驛路隔蠶叢又
荒村淒響閒山狖江路幽花雜木緜此類語皆有致
又一章云碧雞祠畔草痕生白鹿山邊按部行織扇
僰人傳好句當壚少婦避行旌新開邛笮通蠻徼舊
種芙蓉號錦城此地宦遊良不惡况今河漢已銷兵

按寶應朱秀才得單字韻其詩亦佳今附錄於後

佐郡分符入武擔錦鞯玉勒誇桃驂梁園賓客歌
楊柳蜀國山河種石楠叱馭肯辭九折坂題詩應
過百花潭何年得訪嚴平宅欲卜升沉望劍南

二王好香奩詩唱和至數十首劉比部寓書於余問
訊博士曰王六不致騃韓冬郎雲霧否此雖謔業然
併此不作可也

按博士香奩詩自序云情至之語風雅掃地然不
過使我於宣尼廡下俎豆無分耳蓋其託興如此

予在廣陵識集王十一語客曰汪大賦性高潔加詩
筆清麗頗類韋左司惜無左司少年游俠一種氣魄
耳予知王欲相激發遂不復措辨

計孝廉謂侯朝宗文如以石激水使成波折差之風
水相遭之趣

按壯悔堂集中書策誌銘極多奇推甯南一傳敘
事尤酷擬史遷可推近世作者然甯南事皆失實
左誣魏藏始所不免無徵不信其謂是與

周侍郎亮工嘗述孫北海先生承澤語曰詩文之道
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中和孟作毛穎後傳微有寄託亦是滑稽之筆可與
前人江瑤柱羅文諸傳相比

其略曰穎以老病謝中書非歸而往來斫山甫上
愛防風山水遂移居焉是時陳玄隱天都褚先生
在剡隣沙還於端州時時相過爲方外交適有人
從長安來言沛公入關時蕭何盡收丞相御史律
令圖書乃嘆謂玄等曰吾輩端生平纂錄將與竹
帛垂無窮今遂爲他人有耶因欲獻不自勝遂發
狂常科頭散髮不與士大夫相見士大夫亦厭之

擲不復顧餘師媼婦或見而呼之命登記所業籍
欣然爲書然書又潦倒不稱人意其後穎死而子
孫繁衍日益盛皆能文工書畫烏衣象服珮玉襲
紫綺裘照曜江左四方鑒者聞之爭恥挈書記先
是穎懲已孤立被廢命子孫十人爲曹所至遞用
事故寵任久不衰四方黠者亦拂飾冒穎支庶識
者輒能辨之於是中山之族微而防風甲天下史
氏曰自楚漢遞興能者皆起效一技而穎獨以老
病自全挺立不屈豈慕孤竹之遺風歟然身晦而

子孫用便富貴不絕可謂善處名實者矣

文處士點作畫頗得待詔家法然多率爾之筆余規之曰此事定須覆思雲想刻意經營奈何頹唐落墨便布人間

朱子彝尊詩才雋逸文尤跌蕩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高念祖佑釲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則朱已闌入酒肆中醉臥鑪下矣

計孝廉棐其愛子哭之過時而悲余作文規之龔尚書見而歎曰甫草之情深君文之論正父子朋友間兩無遺憾矣

施副使閏章官山東往拜李滄溟先生墓重爲立碑夜夢一緋衣者造其室自稱身是李攀龍以君知我故來報謝

富平李處士因篤長於經學嘗詣余論春秋頗指摘胡康侯傳余語之曰君辨固佳然知人論世良自不易李憮然

龔先生虛懷樂善偶在酒次朗詠杜處士濬所贊蘇子瞻絕句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嵋少讀范滂傳

晚和淵明詩且咏且歎謂十字能括子瞻一生可稱高卓

余頗自患嬾放兼以此規王六王藐爾曰長安車馬喧闐若無吾黨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便成缺陷

余往王推官許數詢博士新詩推官援筆書五言數聯如關路垂鞭暮山城到雁稀鶴下松巢暝人歸沙路低清沙騎馬路微雨過橋人玄鶴有時至滄波思渺然秋水若溪碧春山願渚清語俱澹雋在天寶大歷間

王集中五言律詩中多唐人語今附錄用孟浩然韻留別黎小翠寄懷龔玉臣司李共興二詩全首於後

其一

落魄蓬蒿予仍尋舊隱歸詎嗟洛京遠所惜故人違關路垂鞭暮山城到雁稀知君相憶處落日掩雙扉

其二

回首分攜日心期向爾榮側聞簪魏闕佐郡出孤

城秋水苕溪碧春山顧渚清遙知官閣裏吟眺足幽情

孫給諫作諧仝師黃巨士大夫少有其匹家孝廉素善繪賞尤咨歎之以為給諫能潛心措筆便當升堇文敏之堂

或問計孝廉眼目何以自娛計云賦詩彈棊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兩卷便足了一生事

中和孟五七言詩氣體極高老子尤愛其七言絕句眼目與王六飆詠數首歎詞含蓄淒淡便逼唐人詩

選中未知可與誰比

按和孟遊黃花谷云竹杖尋源入上方滿山槲葉晚蒼蒼亂碑零落遊人少一道飛泉下夕陽步殷宗山韻云雲屐初從泰岳還石林斜日草堂開上方鎖定無飛鳥一片秋聲葉滿山汎舟明湖云女牆倒影下寒空樹杪飛橋渡遠虹歷下人家十萬戶秋來俱在雁聲中溪上云微霜昨夜下庭槐水畔閑登萬里臺兩岸蘆花飛白雪午橋煙裏一舟來茅屋成云溪上新成屋數間柳花蒲葉滿松關

醉來白眼西窗下臥看烟中馬服山

王推官子役淮陰泊舟秦郵湖風雪凝沍淒然動心秉燭作歲暮懷人詩六十首夜漏未半屬草都就詞旨清麗間出奇峭語荼村杜處士語人曰使君才藻如許當是天人

朱國楨克生作端敬皇后輓詩吐詞典麗且立言絕為得體會余方賦此題遂匿之不復示人且曰朱三兄作在唐人亦當擅場

按輓詩共四首今附錄二首於後

玉容隨碧水金冊垂黃綸謚法傳宗伯齋詞命學
臣寶衣鏤翡翠仗馬飾麒麟閣外停封事無由達
紫宸素聳出雕檻君王執紼行宮娥結縞帶都市
剪紅纓玉仗齊金節龍簫夾鳳笙景山聊駐蹕愁
見月華明

王六方任博士語客云昔劉原父戲呼梅聖俞爲梅
都官梅便作色而慍某則不然但使有詩數百首得
稱迪功集比於徐昌穀足矣

王貽上作海客秋聲病一篇頗自矜賞嘗出示余曰

此詩當不減韋左司余笑曰露檻聲孤鶴風櫺散疎
菊已微類柳柳州矣王躍然起曰君言良是
按王集此詩爲羸提軒病中漫興今全錄於後
海客秋聲病歸來臥茅屋東窗蔭叢桂西窗羅斑
竹露檻聲孤鶴風櫺散疎菊以此淡漠心聊取媚
幽獨鴻鵠薄天游麋麚樂巖谷

謝榛先生有冢在鄞城外已頹類荒草中計孝廉至
鄞爲賦詩弔之又搜槖中得數金屬人封土三尺餘
且立碣其上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嗣後計每見
人輒舉此自謂不虛此遊予笑曰阿珂故自欸
阿珂計小字

義興陳處士與余論六朝之文詞雄旨洽鉤入深微
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樸菴襄在坐傾聽不置陳
遽掀髯謂余曰與子論交十年今日始稱知己

繆子野永謀謂鍾廣漢淵映若不厭則神懷散朗學
義淹長在後進中吾未見其匹也

華陰王山史弘撰文章以簡質勝文二嘗嘆曰山史
諸題跋最佳絕似吾家待詔

梁侍御自顏其齋曰晳次予不曉斯義每相咨問梁
曰身因顯居曾晳之次意蓋以狷者自命也余與葉
編修方藹同作齋記
侍御假歸余乞文與也作晳次齋圖寄之齋前繪
一梧一石一鶴余復跋之云先生齋中非必有是
數物也聊以寓清標逸況耳

周櫟園先生宦閩每求江瑤柱輒令猾人取諸梅花
厂石間其甲上紋如瓦楞映日視之與綠玉相類彩
色燦熳晃人眸子周語人曰卽此膚理便足彈壓海

族惜其生育退取不登玉食耳

分湖葉秀才爲鍾廣漢徵誄文援筆作引頗屬哀豔李十九曰讀此如聞急風淒雨令人益增鄰笛之悲其略曰亡友鍾子廣漢幼而早慧家本烏衣長實素心才挺龍腹衛玠綺羅之歲便擅清談張翰鷰羽之年自然騰譽英華注手則絃管自調文雅沿心則風雲並動澄江清沘逸興朝開秋露低垂新情旦起摛詞既藻博雅爲期服子窮經覽門庭而動色桓生稽古遊庠塾而興懷乃命不猶人數奇寡合歲歲上書兩瀛兩冷之驕年年作客烟迷南浦之舟悲搖落於江潭誰能獨醒感平生於疇昔何地埋憂所以王處仲有伏櫪之歌阮嗣宗有窮途之慟人之情也傷如之何又曰駑馬朝驅生拜昭王之墓爽風晩吹死同壯士之悲夜哭愁聞孤魂遠滯遂思洛帆亭畔亦名思子之臺織錦機中應化望夫之石況復紫芭未叒弱息先摧羊乘既亡竟孤絕嗣葬要離之側迢遞吳宮招屈子之魂徘徊燕市埋荊蒼昊哀感途人

李侍郎敬最善指摘人文章嘗讀余作未終篇輒捲卷不語余徵其故李指所引菁莪字曰經有菁菁者莪之什無菁莪之什也吾子亦爲是俗學耶余大駭服

劉吏部謂梁侍御有才不騁其能忍處政自不可及余題梁曰緝江村讀書圖其首章落句云鄂陵野色平於掌也有江南此景無王阮亭見之呵曰吳子輩乃爾輕薄余笑曰行當及君矣因續嘲阮亭所題云彷彿春江綠樹陰幾回展卷幾沉吟江南與汝關何事賦得愁心爾許深

閩人有捲紙爲籥者周侍郎得之色如黃玉扣之鏗然以試善籥者或題之曰外不澤中不乾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佳竹之上後以贈劉公勇公勇爲賦紙籥詩

余遊金陵清涼寺見壁上有詩乃題贈一僧名掃葉者其詩云拈花人擬入林賒掃葉猶留解脫心何似無花併無葉千山明月一禪林頗於宗門有會不知誰人作也

曹秋岳先生溶稱關中李天生長律詩曰風雅以來僅有斯製

余嘗誡兒子鈞甯為畸人毋為鄉愿甯為學究毋為名士

名者實之賓故當以學植為本倘專探春華遂捐秋實既蹈空疏兼傷輕薄名士風流非所尚也至於前賢有題之曰噉名客者斯亦詆呵之極矣

余輩求第時作文社名曰慎交嘗傳入　禁中遂登
天聽　孝陵對近臣謂徐修撰元文曰汝非慎交

中人物乎固當顧名思義毋得墜此兩言

余方燕諸客有一畫師後至延之坐隅隨詢以所長此人率爾對曰長於繪人物問師何人又率爾曰師吳道子衆方目屬訝之文二徐放杯拱手謂曰君行橐中得道子稿本幾許此人嘿然舉坐為之閧堂

余問文與也吾鄉周東村唐伯虎畫俱倣北宋何故士大夫獨重唐筆文曰周模擬有痕唐能加以變化耳余深歎為知言

說鈴終

嘯園藏板

跋

歲己巳庚午間佶遊邱南詩業之餘從師求說鈴本讀之師云此吾少年習氣未除時所作棄之已久印本皆無存矣後求之同門諸學者皆未見荏苒已三十餘年往來於心未忘也今春介夫先生始從宋檢討筠處借得抄本屬佶繕錄遂欣然命筆但不能如錄堯峯文抄時筆畫端楷蓋彼爲鏤版計故不得不刻畫又年丁强盛故爾此則隨筆書去往往有天眞爛熳之致亦猶吾師爲此編正以無意而成文耳然

追思當日標賞正自不同流俗今士大夫猶能彷彿其風流餘韻否緬思先正慨然永歎不僅以讀師遺書而興西州之感也康熙六十年五月九日寫都下梁園之警露軒西室

鹿原林佶

雍正八年七月借紫幢王孫本手錄一通原本乃林舍人正書貽贈王孫者編首有長林二字葫蘆印記而葉八分書說鈴二字後有臣佶之印吉人之辭二印記

說鈴一卷爲長洲汪鈍翁所著曾附刊於漁洋說部精華之末者也鈍翁爲一代名家聲望與新城尙書並重著述本不止此此特其筆墨餘事耳然單詞片語雋雅淸新大得晉人淸談遺意惜原板久燬今從南徐包子丹廣文處假來所藏舊本重付剞劂俾廣流傳以存昔賢遺韻固不徒供士林淸賞已也

光緒四年歲次戊寅秋九月仁和葛元煦理齋甫識

待翁鮑鈔附識

甲寅長夏薄遊長城留榻縣署之前度軒中時從待翁明府假插架藏書消暑並日而鈔翁先生說鈴在焉先生文鈔久行於世此編單辭片語雋永雅馴直奪臨川劉義慶之席實士林所罕見明府抄藏既久不欲私爲帳中之祕囑渠繕錄鋟諸棃棗凡兩閱月而竣工渠因得附名末幅

梁溪華育渠并識

康熙中談古文者必推堯峯汪氏稱詩歌者必推新城王氏兩人工力悉敵三家文二家詩流行至今而無異詞也然汪粹於經學王富於雜說堯峯說部止此數十葉未就之書稿本久不自存賴鮑待翁鐫版長興縣署始見此冊知寥寥數條向屬友朋獎許如是欲覓計甫草廣集并爲全書杳不可得訪之吳江故家鮮有見而知者亦一缺陷事爰附精華之後倘遇有心藏得此稿續而成之其愉快當何如也

乾隆十三年仲春之吉青城里人劉堅識

袚菴黛史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四

武林 王晫 丹麓
天都 張潮 山來 同輯

祴花黛史

句曲張芳菊人著

臨川章子大力於坐睡食酒香五者有疏焉謂之曰史猶雅言或佐之史也坐睡食酒皆有香以生其清微而常於坐爲雁坐獨事也除神之庭神將自明餘三非能以獨爲事也

自他有燿居二於對居一於旁居一於偶偭也對言室也旁言膝也偶偭言伎也通有思焉多有思焉通則媟多則落媟敗吾守落去吾事也是故有取於黛黛以遠爲其義者也予故戲續一疏曰黛史其目有六曰厚別曰養麗曰靜娛曰一儀曰鍊色曰禪通

男女之遇有資道焉禮文纚縰重之閒之迹合燭出取於昏夜事如寐矣黛則以明相見也珠玉以心之琴瑟以好之朝日夕月以齋齊之敬恭於匯饋之間而屏昵於裳帶之末室事之所辨也家事之所成也不相辨也而相辨也是曰厚別

倩以爲巧盼以爲美詩詠碩人曲而盡矣倩之巧盡或傳諸靨盼之美盡或寓諸容靨有選焉容有佚焉巧美之得全者或寡矣聖人惡其盡也平儕諸給事給事猶人爲也黛則幾於天事矣倩盼之上不示其巧不見其美而美巧之質恆黏之以相全其惟黹乎黹之在首居質于空有之間而著文於髮顋之際所謂無用之神也闇靚而明惠者善藏于無用非衛與

盼之所可盡是故雅步以安目也善睞以安黹也者目之間而首之所以致清也四末之所以致端也論其端清不言而得矣是曰養麗

人生無歡歡如家室其頃蒿耳童屏之昵不知其莊農戍之瞯不知其厚貴富之靡不知其淡貧老之瘁不知其幽今夫面首身之上也手與足身之四末也緩其結束四末散弛無有上也但橫陳耳一棄離之其鄙滋甚由是堪墳以爲觀瑤齒丹唇形其豔袿裳以爲髮秀履修領見其都若是者猶常均之質也今

夫黛之為娛也春烟可憶則欽裝修襖夏草未歇曰
約帶倚風開軒秋爽則角著彈書曲室冬清則然燈
弄翰妝臺不借於鉛調丈室無妨於花散也故京兆
之廡可以由房可以節色不謂之昵文君之遠可以
備壚可以乘驂不謂之靡是曰靜娛

喜聲語默黛之四儀心止於所可以有儀矣故喜之
符無也稍聲之守黛也稍語默之守黛也稍瞻景含
羨黛之喜也微雲拂漢黛之聲也朱紋拂袖黛之語
也稍用騎林黛之默也稍聲語默無作也而感諸黛

黛無作也而感諸近侍感諸同類感諸君子矣故息
嫣不言強笑銷其蠱術李妹善對獰媚戢其囂風是
曰一儀

夫圭竇之息非有御扇之姿也縫裳之嬪非有明鏡
之艷也蹇修難託自成其度永矣象服未施自見其
清揚矣雖然此猶以黛為黛也房敖之由其實瀏覽
其文淵婉徐淑之裁翰蘇蕙之陳嗣以手為黛也趙
人歌其山木謝女詠其白雪以口為黛也雖然其猶
近於黛者之黛也夫膠刻相詮以為明者也澤山無

心以為咸者也無所息於其形以和之前矣無所
怨於其末恩以為之裏矣恩禮不匱無易作之齡是
曰鍊色

鷙嶺之言有色諸天兼乎麤妙形歷即欲情超即禪
分界有三本一境耳如登山然曉則推藍瞑則柴紫
背其漸遠蒼蒼橫翠已而逝辨一抹雙螺迴若尖斜
不知同在地上也心無正因而成流溢彼以故忘此
以新姿魁已生矣清已成矣是故黛之為所備有而
已有亦無也何從執哉知有無是曰神遇

往予有食色觀刻之稿中海內見者第以為道
夾精言耳意者觀與食色猶二也今復拈黛史
夫彼已不啻有雙畔觀我矣若之何如馳而不
知止也子瞻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
山中以觀解人定不河漢

陳伯璣曰此於經理總完得一別字義耳入祇
權王龍見鳥瀾乃有無限妙傳先以欲鈎牽後
令入佛智豈此謂歟

五石瓠

由柏

貴池劉　鑾輿父著

劉若寵妻周氏語康僧曰福世子名由松今宏光本名由柏乃世子弟也以逃難潛於淮上自稱福藩閒士英擁戴因冒兄名士英雖昔任河南府知府亦不能辨其眞僞徒以藩府內臣舊日知交泉可爲與援富貴計遂決志定策耳未幾有北僧來南京名大悲輒欲名車內監與語且曰我是皇帝得旨殺於笪橋

此乃眞福世子由松也其後童妃爲福世子由松妃帝妹爲福世子由松妹無疑由柏安肯與之相見乎大悲之膺戮以妖僧目之寃矣據周氏之語則所謂松耶柏耶之名原爲疑義而士英之肉不足食矣

福藩止有二世子

張懋德靑陽人崇禎甲戌年爲福府長史丁丑謝官歸語人曰福國王惟般樂飮酒耳自生世子外不許更育一子凡宮中生子卽令沒之水其異於常人之性若此懋德以癸未春死於左兵而甲申乃有宏光之事宏光敗後而周氏始以由松由柏之說密語所私今就二說審定之則福王止有一世子由松並無有以次王子矣恐由柏者亦屬中州諸藩非福宗正支也異日當訊之洛中士大夫方可決疑彼婦之口亦豈可盡信哉

馬夫人高氏

馬士英以會藩失守削髮而逋令趙體乾築室四明山中自坐一樓下促其夫人高氏死高於樓上掩門抱幼子泣士英命婢僕促之再三高竟無一言士英怒拂袖入山高踉蹌自追之號於路爲大兵所執使

導之入山士英乃被擒受戮

書吏家僮濫功

崇禎時九邊諸督撫每奏捷一次必暗報書吏一人家僮一人雜之劄委守把中請槩敘加銜時添設安慶巡撫衙係協理勦寇與邊缺同循爲故事矣兵部職方胥役每歲候督撫輦金至然後隨疏具覆否則庋之高閣史公可法撫皖時部中每持其請數月不覆旨以此也宏治間陳壽撫延綏或諷壽註子弟姓

名戰藉中嘗有勞賞壽曰吾子弟皆不習弓馬竟不許近世諸公何不一效法之然史公可法未嘗使家僮冒濫一人

煙火

成化中上元張燈編修章懋上疏願陛下以天下爲樂將煙火之事一切停止懋坐廷杖爲翰林四諫之首時憲宗固沖年也福王乙酉正月閣臣馬士英進煙火二架價五百金點放之際煙藥中機造飛龍圖繞殿柱王奇之諸閣臣又共進一架南渡何時以中

興大老而爲此宦官宮妾所不爲之事其能久哉萬厤崇禎以來諸緹帥鎮臣製造煙火價有近千金者點放用原工始盡其妙

唐宋名石

白樂天太湖石在蘇州張鳳翼伯起家見王衡詩孟郊題陸羽石在王穉登家見徐㶿筆精歐陽公荇溪二石其一在滁州太僕寺中見馮元飆一賞軒題辭白張故物今恐未必存

貞觀時鐵矛

崇禎末山東樂安漁人於海中得鐵矛一極巨重上鐫貞觀九年字蓋戰艦所用唐征高麗時舟師物也今取之冶爲刀鐮鋒甚銛利

冠佩

巾上繫珠玉琥珀蜜蠟之屬非古也有在中面者有在左右者所繫又雕繢鏤摹極其詭矣皖桐潘映婁特製小碧玉盆於右每早插翠花一枝在盆又任意或珠花或時花不一而足士夫而爲婦女之曼靡容非邪類

相公開三市

董心葵賣金賣珠賣人參於京師各張一鋪人人知之周宜興安得不敗

人參楂

周宜興之再出也從淮舟行槩不與人宴會送席者亦卻弗受有一州郡官以人參爲脊設於小楂路左右俾呈相公一見之宜興偶收參而麾其楂于是沿途并紳密饋其例遂有以參二斤爲一器者自是舟中之參積若山阜矣

琴甎

河南北古墓中大甎其橫上通兩竅而下開方孔或謂為收水氣云以為琴臺則清激之聲自出長短花紋其式不一移載江南有直十千錢者崇禎中因上製曲造琴嘗取此甎以供御

輪子

西北鞦韆之戲其人及三而止其高丈五而止距地數尺餘皆富貴家戲也有輪子者加以轆轤轉可容數十人高二三丈許距地已十尺餘貧婦村女必與焉謂春天可借以卻疾云元夕後輒共事此

珠冠價

明朝皇后一珠冠費至六十萬金珠之大者每顆重八分然亦無幾也及其上賓則此冠藏之太廟盡中官盜毀之朝廷不問豈非暴殄哉山東尙書張忻夫人陳氏珠冠首飾一副費八千金每旦悉妝設鬟髻開不以為勞且贅也行步出戶婢女呵導如官儀則宮庭不足異矣李賊陷京師夫婦受刑辱冠飾皆被拷掠而去鼎革後盜富盜客盜奴盜壽

大珠當籌

周宜興以大珠三十顆畀董心葵為識以當牙籌凡士大夫進千金者心葵以一珠歸宜興卽知其貯千金也竟三十珠宜興仍發與心葵再進如是者周而復始一月之中不知凡幾云

徐鴟鴞

天啟時浙人徐大化搏擊善類京師人呼之為徐鴟鴞

神與人通帖

萬厤末有選封邱令者於京師邸中夢一人投帖云治生陳平拜其人不解莅封邱知陳平是其邑人墓於是因新其墓於黑山前此兵部尙書楊博在朝時每過前門關廟必投一鄉晚生帖博蒲州人上距蜀漢恐不止於晚生而已也崇禎末池州建德江桓夢關侯以通家治生帖拜其邑人孔尙鏞今未驗

宣德器

宣德器用無一不工亦無一不傳至今宣爐也宣銅諸器也宣德紙也宣德畫也宣窯也宣德漆也宣德

錢也宣德琴也倘有詩字文章不在服御之列士大夫每以景陵比漢孝宣不知文德武功過漢帝遠矣惟是身親萬幾綜覈名實與漢帝略同故謚法擬之

基

宣宗廟諱萬厤後犯其名者甚多崇禎時盡改之在籍閣老成基命具疏自改名靖之惟魏國公徐宏基初不以上請

曾楚卿坐納妾事

曾楚卿爲魏璫削奪崇禎時起少宰原有妻偶託人

娶妾至門始知爲淨身人姪女卽卻不納淨身人眼之遂盛飾其姪女騎馬立長安街過過往官自稱曾楚卿妻送揭識者知其誣時方枚卜鄖陵常自裕有他疏點綴及之曾遂不得與

孔相國救復社

當溫體仁在位必欲究復社値其病在告孔公貞運秉筆遂決絕其案及溫入直殊怒語人云孔老先生近亦聽人提索矣姜公曰廣時家居曾語邑令郝錦云孔此舉最得體但惜其鄉人曾思索賄耳此則姜公之聽熒也

建德相公

孔公貞運一生不言黨不好名不令人知其德劉宗周罷歸羈天津猶有疏至思宗甚不懌孔面奏調護者凡再四當天啟丁卯掌坊時魏璫薦監生四人厚贄拜門生意在營秋榜孔云我未必主試但倖深必見推諸生高才萬一得雋豈不似私邪之後推主試不點點陪推孫之獬同門姚現問太史每言至此服其風節云

蕉布芙蓉衫

粵東人家多植蕉甚大緝之如麻織爲衣較葛衣色爲勝名曰蕉葛非葛也淮海人家取拒霜花本號木芙蓉者緝之如麻漂白色織爲汗衫其白如粉名曰芙蓉衫非絲也皆可浣皆不堅

蜀粵婦人皆不履

四川婦女多殊色穠妝而跣其脛無膝衣無行纏無屣如霜素足嘗見於大市中不以爲異粵中風俗亦然而乘以木屐屐雖敝猶甃甃晴雲赤日之前不以

爲贅惟士大夫歷官南北者歸而變其內競習弓鞋閨婦女亦多不韈

水滸小說之爲禍

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三國水滸諸書凡埋伏攻襲咸效之其老本營管隊楊興吾嘗語孔尙大如此

澄泥硯

澄泥硯始於唐出虢州澄泥爐當亦同之宋鄒浩有求劉知錄澄泥香爐詩云千卷新書三壘琴青燈炯炯夜沈沈對人此外無餘好只欠澄泥一炷深載敬

夫有澄泥硯長五寸闊三寸體深黑色黯然無聲得之王給諫元翰

酸棗

河南延津縣古酸棗地今尙存酸棗樹一株大數圍雖屢經兵火未燬蓋六國時物

河北生齒

崇禎十三年河北有小袁營者袁姓賊也其行兵假仁義過於李自成河南北飢民歸附甚衆于時稱帝稱王互相併吞者不一而足茲無往而非賊也巡撫李仙風調諸將卜從善陳永福李見功等捕斬靡算諸賊無打糧地相率食生人郊原道路足迹幾絕禍亂相尋至李自成稱帝關中設僞守令到河北諸賊始消又嘗大疫之餘生齒耗盡自庚辰迄於癸巳十數年戸口尙未孳息民間募一夫督耕每年費三四十金乃能得之奴婢價踴貴極矣

黃河勢

凡河水將至之地相去尙十餘丈其村莊廬舍頃刻間先自頽圮而水乃至至則波濤瀰漫沙淤隨之旋

巳壅塞成平原水一尺泥亦二尺不知其由來也河南土壤厚其居民謂黃河水自地湧起而容流特來應之吾不敢以爲然

龍虎

江南多蛟春夏之閒暴漲山谷而起者蛟也非龍也中原多龍春夏之閒震屋壁汎波濤而去者龍也非蛟也江南多虎豹中原多豺狼皆其地氣使然

金飛

休寧賈人鄭汝賢世閒質肆於上海之新場崇禎初

築墻掘土見白金一窖百餘錠方欲取而金忽躍去

剖腹取肝

淮安翰林夏曰瑚以崇禎丁丑五月病危莫治忽夜半一人叩門甚急自稱來救夏老爺啟扉不言姓名然知其爲淮人也問以良方則曰烹人肝可療衆愕然其人出所挾一刀自剖腹取肝遂昏憒仆地衆救甦乃去夏食之卒不起後徧詰其故或曰其人之兄隸漕撫兵卒爲朱大典調至鳳陽勦賊不回嫂氏告其叔晝夜喧嚷其人欲還兄無策乃取肝治夏僥倖

夏之一言以免其兄蓋嘗聞揚州朴樹灣古有剖肝救姑之事故效爲之

何孔

姚現聞太史語先師吳樓山曰何芝嶽孔玉峯爲相人多以伴食目之然孔之和平何之大雅適足以培養元氣兩公去國後益不可再得

郡主

流賊破洛時有女自稱福藩妹流離中隨太平府優人逃至半途因乏資棄之復隨涇縣客抵南乙酉初留南城坊署而太平優人忽至與涇縣客爭持於外未幾亦指爲姦流詐冒而爭者始奔竄焉國亡後仍歸涇客

爭掩宮人內官

宏光宮中年少宮人內官死者五城坊官派土工埋葬各城地方甲長避之乃曰南門山多以故南城工役甲長獨任其勞不數月南城工役有起千金者訊其故年少宮人內官偶經上幸多不勝其任而死令馨其服飾以殉工役啟棺椎埋盡盜其所有以致富

于是各城工役爭告狀願分任其事矣

童氏

乙酉春河南巡撫越其傑差副將孫枝秀齎奏童氏失散緣由疏并護送童氏到廣昌伯劉良佐府中良佐令妻侍奉月餘始送至京童氏通曉文墨書法端楷自具疏敘父母姓名居止及被選入福宮成婚年月生子女後先以至流離之事甚悉其傑與士英爲至親士英聞其狀大爲其傑喜將市封賞謂枝秀曰舊妃在可省選昏之繁令枝秀候旨次日士英呼枝

秀曰內裏不認爾且去亡何指為姦流詐冒提枝秀童氏並繫于中城坊官究問童氏言之鑿鑿備述隱微坊官復奏旨嚴訊遂加童氏以酷刑拚杖枝秀童氏哭詈不絕聲未幾童氏免身於獄廁國亡後童氏為尼于金陵河南庵

紀錄彙編補目

宜興陳中湛于廷為江西巡撫時序刻沈節甫紀錄彙編卷凡二百十有六為書之目百有三刪摘多而梨棗劣近代之事實闕焉中湛公仲子定生貞慧欲

續而緝之先師樓山公屬鑾撰定其目鑾見聞淺陋但據所知以對上追洪建下迄啟禎書雖未成而兩公之志難泯也且書亦有不存於世者兹憶列于左

監規 御製　大誥 御製

建文朝野彙編 屠叔方編　遜國忠記 周鑣著

表忠紀 錢士升編　遜國逸事 錢士升編

遜國貴池三忠錄 劉城輯　宗藩規儀 崇禎中頒

重定憲綱 崇禎中定　逆案 崇禎欽定

從亡隨筆 程濟編　致身錄 史仲彬著

酌中志略 一名宮闈秘典 劉若愚編　皇明大臣年表 許重熙編

吾學編餘 鄭曉著見鹽邑志林　嘉靖以來首輔傳 王世貞著

歷朝大政紀要 許重熙編　萬厤三大征考

萬厤會計冊　萬厤丈量冊

洪武京城圖　和陽開天記 戴重著子移孝編

國朝紀事本末 吳應箕編今有論存　兩朝剝復錄 吳應箕編

東林點將錄 王紹徽造　二十四氣勝 潘映婁造

泰昌日錄　庚辛壬癸錄 吳應箕編

皇明薦舉考 蔣臣著　碧血中編 黃煜著

中興正氣錄 王紹輝造　求人金鏡

屯田書 張抱赤著　天啟間諸先生作 劉城輯評

焦氏筆乘 焦竑著有續　七修類稾 郎瑛著

輶軒紀事 姜曰廣著　明德清風 朝鮮國碑文

筆麈 于慎行著　遼左六忠述 何如召著

欽義錄 諸僧寺輯　觚不觚錄 王世貞著

續觚不觚錄 吳應箕錄　酉都防亂公揭 吳應箕著

露書 姚旅著　桐扳紀異 蔣臣著

桐變日錄 蔣臣著　大閱錄

太虛象象譚 唐王睿著
山海輿地全圖 利瑪竇著
石民稗說 茅元儀著
南北大觀 田[illegible]徵
帝京景物略 劉侗于奕正著
長安客話 蔣一葵著
客座贅語 顧起元著
金陵瑣事 周暉著凡三續
瑣事綴錄 周暉著
客燕雜記 陸啟浤著
徐氏筆精 徐𤊹著
南閭足徵錄 任僎著
和州失城本末 魯可藻著
河行記 史元著
任邱遇亂記 丁耀著
五雜俎 謝肇淛著
玉堂叢話 焦竑著
丁丑試錄策辨誤 蔣臣著

楊忠烈公實錄
籌邊碩畫
蹶張心法 李盤著
解遼環 黃道周著
親臣議 方孔炤著
使東方錄 梁有年著
見聞錄 陳繼儒著
太平清話 陳繼儒著
訪謚號冊
天下金石志 于奕正著
禮要 周鑣編
十四哀詩 周鑣著
和十四哀詩 吳應箕編
薊西雜咏 蘇桓著
楚水吟 孫臨著
仁至錄

馮銓於閣內裁答私書

內閣階下竪紅牌上書凡擅入內閣者斬蓋非與機密職者不得擅入故朔望公卿詣閣揖亦不敢登階惟在階下向上作揖相公亦不降階惟出閣門階上對下還揖每位相公攜僕二人長隨閣中供解袍脫靴之呼不與他事光祿寺日給各飯食銀一錢六分人稱曰某閣下隨朝掌家即路過公卿亦直引馬勿下故人咸識之也閣內中堂侍立磨墨者則屬辦事內閣中書官其茶饌屬光祿寺辦供相公各有房首輔與次輔房門相對在中堂前列其窗臨天空而明

三輔與四輔房門相對在中堂後其室多幽暗日必張燈坐視馮銓在閣日張四五燈傭書於其間蓋以私第書札概攜此中裁答也丁紹軾房與相近因規諷之曰此密勿非等閒之地紅牌有禁今張如許燈非惟觀聽不雅亦非所以自愛老先生年纔三十壽至八十九十時天下事有得做慎勿急急乃爾倘言路聞而指說一歸林下還有幾十年如何得過銓陽諾而陰銜之遂謀逐軾

輔臣有腰玉腰犀品級不同

馮銓登第於癸丑而以萬厤乙未生登揆席時止三十二歲面玉唇朱貌若好女三世不飲茶惟飲白水性好精潔行五步即欲隨從彈足塵故僕役無小大咸袖靴刷供應其父馮盛明嘗以貌與駙馬選而遺得以陪選駙馬生員應試中萬厤己丑科進士當銓第時見任山東副使初丁文恪公紹軾愛銓謂其世胄少年冀爲今日韓范每共坐必引古名臣名相事業規勉嘗曰老先生貴介公子不似我窮酸措大老先生青年不似我老願自愛時紹軾腰玉銓腰犀銓

羨紹軾舊所束犀帶爲佳謂京師所無者向紹軾借東之未幾銓得腰玉乃持犀帶還紹軾蓋不欲居其下也後刻銓者謂其一日受玉帶二十七圍

王月

桐城孫武公狎王月其婦家方氏患之風黔人蔡如蘅納爲妾蔡旋任安廬道死獻賊之難妻妾殉焉獻賊知王月名必欲生致之月遂死孫武公有祭月文癡矣合肥何允謦秋吟第十三首注曰城陷蔡香君兵使被執不屈數日死城外夫人墮井死姬人王月生平康名姬也同被執死余友許石疏作傳以紀之修悽瘦目鬼煩寃陰雨啾啾代石言曾國有夸能透爪湘娥捐佩不歸魂入公草木呼終仆一代胭脂死報恩今古是非惟野史誰人有力正乾坤月籍金陵珠市以色動人家善釀曰天酒武公之所厭飫也

陸探微畫

陸探微毛詩蟲魚圖筆極拙理極工非唐宋以後人所及先師樓山公得其數幀殊加寶惜後亦不知所在

懷素字

懷素所書灌夫傳墨蹟藏桐鄉令貴池楊公日森家是鑾婦翁父也雖得少年上入筆勢吾終不敢以爲眞

孫武公

孫臨桐城人字克咸更字武公二十餘好畫小米山水崇禎壬午秋作大幅遺鑾皆題曰恕筆庚辰年嘗爲江右徐世琳繪小畫世琳貽之詩有看來一片是悲秋之句世琳內人廖雪瓊字鈿娘和其題詠曰江

東才子獨風流寫就煙波半幅愁不是孫郎多妙思
那能筆筆澹如秋臨後死義遺詩尙多而畫不可得
矣

倪文正公元璐

倪鴻寶公善畫多題畫詩其畫多竹石水雲山草嘗
有姪孫嘉禎讀書湖南酒闌過之圖朱松壁上題[illegible]
畏虎人多不好龍一時乘月到幽叢不知天矯高何
只贏得元眞喚赤松

諸葛鼓

崇禎九年丙子秋八月有耕於貴池沙山者得一銅
器其製四方有圭角上無蓋下無底偶懸於木上考
擊之昡然聲聞震里至夜火光燭天識者曰此諸
葛鼓之一式也其人不敢有歸於唐田施氏豈當時
吳人所得遺棄江頭者耶

吳樓山書

先師樓山公未生時高田老翁夢人告之曰吳應箕
破天門老人未嘗語人也迄數歲老翁過族塾見應
箕名歎曰有是哉是兒必有異迄公名成招忌矢義
破家始有舉斯夢者云其行草書早學黃中學米老
學顏皆曲盡其工逢亂捐軀之後訪求字迹者無虛
日益令人拱璧視之矣

崔聯芳

崔聯芳南京舊院伎能吟詠畫蘭

錢邦芑范文英

丹徒錢邦芑官於閩閩之失國人以咎邦芑行草遒
勁內江范文英詩及草書有高致官南部以不謹計
處有不謹絕句三十七首

方士

嘉靖甲辰間有方士居萬安太平寺中短髮束鐵圈
跣足執拐以行不言名姓能畫山水人物類吳偉嘗
書所作除夕詩於壁曰長竿火炬照田垣山寨歸來
興未闌稚子送窮驚爆竹驕妻學富出椒盤江湖朋
舊皆爲鬼鄉里兒童半是官少日壯心今未已唾壺
敲缺夕陽殘觀詩意斯人固嘗朋巨盜而亡命者也

麻姑壇記帖

魯公麻姑壇記帖昔人言其不眞苛矣吳非嘗游建

昌登壇求之不得偶與婺源余維樞談及余曰是樞罪也亂後同邑汪斯淳官於南城樞送之曰麻姑壇記不妨搨數十本汪之官卽移其石廨內將搨之偶以事赴南昌忽氏變焚廨宅家口屋壁皆灰滅石亦亡矣痛心至今終身爲媿

小名小字

侍兒小名小字古人當筆於書傳韻事也舉人王一翥名其妾一曰二和尙一曰麻弟子孩兒監生樊維師名其僮一曰明白而易見一曰一覽而無餘風斯

下矣維師亦名家子曾誤作魏璫祠記繫獄十餘年擬絞後以尙寶卿羅喻義疏始釋自號海通亂後尙在狂誕猶然

中經天經太微經

呂枏中經文在玆天經文翔鳳太微經皆繼潛虛洞太元而擬易者也鑾常讀中經板本一過而未抄今以爲媿天經則未之見也翔鳳守父之業復作太微以槖揳某宗伯不識果傳示否皇極篇中象索三卷六十四篇靈囊二卷五十二篇　五六二卷十五篇皆象數運厤之學亦待知已於五百年之後耳

考察舉人

溫員嶠當國有同邑舉人得罪之遂奏凡舉人在籍聽巡按御史考察又每巡歷一遍御史必叅劾一舉人

閔茶有二

閔茶有二唐閔長者地也產茶不多僧培之歲數斤耳用山中之泉烹之色味殊絕有閔茶引不知何僧作其詞曰茶何以閔名也昔地藏卓錫九華有閔長

者家居山中性喜施予時供伊蒲一日地藏就之募一袈裟地閔長者竊以尺土無幾遂諾然此際地藏已證果久矣顯其神通罩舉所被袈裟將閔氏田園山宅一罩而盡長者曰既諾無悔但居址併去胥我身於何地地藏曰然遂擲丹砂使長者闔舍以白日拔宅飛昇幷貓犬亦騰空而去云今所稱閔公是也其宅今爲梵殿其畦今號閔園茶出於此故以名之園在九華之巔東崖之側一塢半弓四圍峭壁數百丈危峯之上復有山焉下瞰龍池上疏石澗林蔽石

流交映終日沈霧圍嵐不散山麓人仰視之恍然一𩆜沇也其鍾氣於勝地者既靈吐含于煙雲者復久安種幽香自爾迥異且此塢方圓徑尺許所產更佳過此則氣味又別矣然盛必錫器烹必清泉爐必緊炭怒火百沸待其沸透急投茶於壺壺以宜興沙注爲最錫次之又必注於頭青磁鍾產於天者成於人而閔茶之眞味始見否則水火乖宜鼎壺不潔雖閔公所親植者亦無用矣有識者知其味淡而氣厚瓶貯數年取而試之又淸涼解毒之大藥云休寧閔茶

萬厤末閔汶水所製其子閔子長閔際行繼之既以得名亦售而獲利市於金陵桃葉渡邊凡數十年最後有余友建昌陳允衡作花乳齋茶品曰古忼慨悲歌之士肥遯託逃往往樂遊於酒而山澤之臞策勳林下則又以茗戰爲歡然潦倒趐城下至塵風汗雨走地如騖者非得此三危之露且覺舉世皆醉人無復醒時矣余從癸未棲遲江左每歲假鶯峯禪榻作累月留連密邇海陽閔氏之花乳齋交際行最久每相過啜茗輒移日忘歸欣賞之餘因悉閔茶名垂五十年尊人汶水隱君別裁新製曲盡旗鎗之妙與俗手迥異董文敏以雲腳閒勳顏其堂家眉翁徵士作歌題之一時名流如程孟陽宋比玉諸公皆有吟咏汶水君幾以湯社主風雅君沒而僞茶漸出是處籍閔茶之名際行夷然不與之較曰李營邱畫絕少眞蹟米元章見贋者三百軸眞者二軸耳安見三百之能掩其二哉於是益服際行曠遠然具眼如元章當必以子長際行爲閔茶之嫡派云大抵其色則積雪其香則幽蘭其味則味外之味時與二三韻士品題

閔氏之茶其松蘿之禪乎淡遠如岕沈著如六安醇厚如北源朗園無得傲之雖百碗而不厭者也或曰予言過矣閔茶特宜於花乳齋耳某嘗攜至某所煎之色與香俱逝矣嗟嗟蘇長公所賞活火新泉陸鴻漸所戒腥甌膩鼎於是不之察而咎閔茶惟宜於酩糵中長作醉人可也

蛟

蛟有大祇如蚓者又蛟以眉相交而得名池州建德縣橫山僧無能言少時雨過登山見一荆椿隨流而

下稍涸則不得行頃之樁一旋水沸高尺許復行如是者數取視之荊樁中蟠一蚓長數寸兩目熒熒有二鬚微紅兩角如線亦作金色中凹傍垂交接不分戲摘而殺之復投水中水不復沸矣十餘年後大水建德縣蛟龍徙者數十窟問之堪輿家云蛟龍盡徙亦地氣竭薄之一又蛟龍所過房舍皆壞惟門戶圈轉如橋虹者輒避之不敢過亦不知其何故也

盆景

今人以盆盎間樹石為玩長者屈而短之大者削而約之或膚寸而結果實或咫尺而蓄蟲魚概稱盆景想亦始自平泉艮岳矣元人謂之些子景亦韻丁鶴年為平江韞上人賦些子景云尺樹盆池曲檻前老禪清興擬林泉氣吞渤澥波盈掬勢壓崆峒石一拳彷彿煙霞生隙地分明日月在壺天旁人莫訝胷襟隘毫髮從來立大千

螳螂食牝

孔尚大曰梟食母破獍食父螳螂食妻蓋螳螂與牝合時交既竟嚙其牝之目與身殆盡或曰壯哉螳之

臂可以當車壯哉螳之牡可以制婦今世士大夫望而愧之矣

石有卦文

崇禎中貴池監生唐立之遣耕農入深山采頑石燒灰壅田偶舉鎚一擊而石開兩片其中牝牡相牙而陰陽八卦具焉耕農薄視之不以為異乃知羲皇之畫必有本原夫豈師心自造

宜興壺譜

宜興沙壺刱于吳氏之僕曰供春者及久而有名人稱龔春其弟子所製更工聲聞益廣京口談長益允謙為作傳

包燈顧菜

揚州包壯行手製燈太倉顧夢麟婦手製蔬菜崇禎中名於一時

舊坑

端溪舊坑水深數丈萬厤中采珠內使用皮囊絞至百日水涸取硯材百數時僧憨山戍彼得五六方以貽王惟儉董其昌皆瑩如碧玉亂後人求之車水至

底所得不盡良材天地之生固有窮哉

濮仲謙江千里

蘇州濮仲謙水磨竹器如扇骨酒杯筆筒臂擱之類妙絕一時亦磨紫檀烏木象牙然不多或見其爲柳夫人如是製弓鞋底板二雙又或見其製牛乳潼酪筒一對末矣江千里鈿漆酒器方圓小合筆筒簇杯花紋工細如髮並督童年人學之前古未有之精也豈滇製之所敢望

古錦

明末丁耀得古錦長二丈許有福清葉文忠向高題百餘字於尾耀避亂兵寄九華僧舍竟失之

昊十九

浮梁人昊十九善製磁器士大夫多與之游樊玉衡贈以詩云宣窯太薄永窯厚天下馳名昊十九更有小詩清動人匡廬山下重回首今不知何色爲昊十九製也

唐以後各窯絕色

黑色　建窯純黑色宋人取以烹茶甚重貴之

五色　永樂宣德內府燒造以鬷眼甜白爲常以蘇離青爲飾以鮮紅爲寶至成化間尚五色爛然

回青　正德間大璫鎮雲南得之前此未有至嘉靖時回青雖盛紅土斷絕燒法亦非矣

銅雀瓦久亡

宋時僞造銅雀瓦惑人久矣今世所傳銅雀瓦硯縱極眞者亦是高歡避暑宮永井臺香姜閣瓦耳銅雀臺在漳之濱山東張爾忠作令臨漳時掘得敗瓦製小硯較常瓦特爲堅緻江西萬元吉亦於臺畔掘得斷瓦爲硯皆無所謂琴紋錫花及建安字也

打箭爐之埶

中國人多客打箭爐之地販估貿易亦小番也其俗畜狗爲僮奴備盜賊甚大蓋旅獒也主呼而誨之則不嚙人凡牧羊豕於山朝夕出入使犬司之

眞草大小共一筆

趙文敏所使筆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凡華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則眞草巨細投之無不可終歲使之無敝近德清孟應春以五金使

湖州工製一筆進黃漳浦眞草巨細並用此

黃石齋

黃石齋善畫人初不知也臨難前作水墨大畫二幅長松怪石極其磊落

原跋

五石瓠者風人劉君之所作其自命風人之意余不知其何如其詮次頗多失倫採擇亦雜而寡要余乃取其繁沓芟之類者彙之無益於聞見者汰之要不失乎風人之本意而止昔李肇之稱李太

尉曰郭汾陽自河陽入太尉代領其兵舊營壘也舊士卒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之精彩皆變余於此書亦作如是觀庶五石之瓠不至落而無所用也哉風人有知其以當畀我之春秋可也吳江

吳權跋

附錄

贈劉輿父鑾　山陰 姜 梗 鐵夫

海內詩名久年來酒力高靑山吟鮑謝紅燭寫莊騷明月三秋興春風一布袍還期秋浦上蓮葉泛吳舠

按此詩王阮亭採入感舊集又摘頷聯二句入漁洋詩話而不著題

贈秋浦劉輿父鑾　莆田 余 懷 淡心

辛苦驅車到舊京臨風舉涕說平生身當戰鬬空存骨家爲飢寒已廢耕何日涉江搴杜若有人閉戶種蕪菁暮雲羌笛長千寺臥聽秋堂蟋蟀聲

扇歸輿父　宣城 沈壽民 眉生

是物珍吾笥三年怯未書筆因王粲鬧風想謝安餘秋浦愁猨夜宣州好月初思君不可見題罷付江魚

五石瓠跋

右五石瓠一卷卷首祇標風人劉鑾著余于書中懷素字條下得其里居又於姜鐵夫余澹心贈詩中得其字餘則未能詳也所載多明末瑣事類皆他書所未及聞之殊令人耳目一新固無容以文不雅馴而慭置之乙亥季夏震澤揚復吉識

筠廊偶筆

商丘宋　犖牧仲

宋城南有幸山堂宋高宗南渡駐蹕之所明崇禎中沈氏濬池
得片石如黑玉有鐫字數行乃淳化帖九卷第一版王獻之書
也此石失去始末曹士冕法帖譜系載之頗詳其為襄州原刻
無疑董文敏嘗欲以百金購之主人益大珍惜别刻一石以應
求者明末寇變並瘞兩石廢園中後竟不可得數年前余見此
石原搨一紙於友人處精光炯炯果與他本

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斃鄴郡庫中萊陽某公為郡守剖取麟之
一臂藏於家余宗玉叔兄嘗親見之方鱗黃色光潤如蠟珀鱗
四周五彩環遶如月華狀為從來傳記所未及

曹峰儀特異云闖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
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其人首倡
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
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
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長掛一蓑衣
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蹤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作
與此小異

順治二年余隨先文康寓長安見大內所藏龍盤盱一匳中一角
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儼然所翁圖畫也

杜詩云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家玉叔兄分巡秦州時地震城
北寺裂開丈餘得古磁一窖年來散失殆盡僅餘碗二杯一康
熙癸卯冬玉叔示予於長安體質厚重髣髴龍泉窰古色陸離
如漢玉酌酒土香可愛一碗面闊五寸內外純素一碗差小內
波紋拱起似吳道子畫水杯貯水可一合有魚四頭亦拱起游
泳宛然真異物也又玉叔於秦州建杜工部祠祠內刻工部秦
州雜詩字皆從陝帖中鉤出各體俱備時人目為二絕

吳門徐亦史藩吾丘集中載馬卵大卵二事最奇
附吾丘紀軼甲申七月朔吳崇明閘北門外季家馬生卵三枚
相傳以為怪因同王猶生往觀之大者如升質色如雀卵紅白
相間重三斤二小者斤許考之書籍凡獸皆有之名曰鮓答治
奇疾難名者生牛馬腹中者良由是言之益不關災祥也又先
叔曾祖質庵公讀書乙雲山中見所買茶木積一室中有年矣

念木久生大蠹以斧斷其氣至中間忽有物墜下如白就觀之
乃一卵也堅白無瑕周視窩窠大不踰寸不知何物得入生此
竊意惟龍能變化殆龍所生也里中有悍者擧入大鍋煮熟推
碎之中黃白宛然惟作硫黃氣後亦無他

先文康公過蒲州謁關侯廟見一聯云怒同文武道即聖賢先公
以對句不工思有以易之偶午睡夢侯告之曰何不云志在春
秋公醒而書送侯廟

明神宗時楚中一孝廉自山村入城因有虎患以兩僕各持鐵叉
隨行日暮向郵亭小憩忽一虎咆哮而來兩人欲孝廉亭前樹
上以行縢繫之挺叉迎虎而鬭虎斃一人見傷方詣孝廉共慰
之又一虎偕二小虎至兩人力盡死孝廉於樹上驚悸幾絕俄

見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紅髮眼金色走如飛直前齧三虎三虎
不敢動皆死各食腦少許先死者喫而不食須臾至樹下望孝
廉大叫聳身一躍忽墮崖下藤莢中背之空曲不能脫孝廉悍
駭自念待死甚悲不如先殺之遂下樹取又一擊而斃持送縣
令張某令取其皮為領雪不需衣後為一直指索去張之孫御
醫名 其敦者親為余言

雍正劉文烈 理順 傳臚時同御覽陽梁康傳 雲構 以御史侍班印
綬忽斷花翎飛起良久乃落余過雍正謁文烈公祠見明懷宗所
賜宮花鶴補指繳異常云出自田妃手製

董文敏云李北海雲麾將軍碑有二本世所傳者為思訓書又有
為貽道書者然皆似王然之

康熙下未冬余代 覲如卿謁相國栢鄉魏公公飲以荷蘭酒色
紅如琥珀氣類貂鼠味醇美又於坐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
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 王阮亭云余備員典客時見荷蘭貢小白牛四大僅如犬斑衣有肉峯如橐駝

歸州香溪清流湍激多五色石予囊有宦其地者於溪中得大石
如斗內隱然有物剖之得石鷰鷰雌者一枚三年後又涉此溪
隨手取一石與前石略相似剖之則雄鷰鷰在焉因琢雙杯寶
用之

米友石先生萬鍾 明萬曆中為六合令好石六合大石得名自公
始叢峰公子吉土先生 壽鼎 言公珍藏六合石甚多第一枚如
柿而扁彩翠錯雜千絲萬縷即錦繡不及也一日舟泊燕子磯
一下把翫失手墮江中多方撈取不得明年復繫纜於其處忽
見江西五色光熒廻不散公曰此必吾石所在命篙師沒水取
出果前石也後此石與七十二芙蓉研山同殉公葬

新安聚寶山多怪石明世廟中王夢澤 廷陳 之姪得紅石如錢上
有萬曆通寶四白字余判黃時得十六枚作怪石贊為蚕堂小
品之一

江南人於京師賣一錦一罽錦闊三尺長百尺色深紅文彩如畫
罽長闊與錦等紅黃白碧各一段大類今世剪絨鮮麗奪目價
千金大宗伯王公 崇簡 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又桐城某氏有
大紅大浣布一疋亦長百尺為邑令取去

余從憫忠寺僧洞明處見唐人貫休畫阿羅漢十八軸最為奇古
衣履皆粗筆畫成細繪錦文其內如毫髮洞明云 世祖時吳

人持此進御值西湖之變遂賣寺中價七百武昌某氏藏吳道
子水墨普賢像騎白象天王龍女持幢幡導從衣皆流水紋毛
髮飄動令人肅然起敬頗勝余家舊藏鍾馗小妹圖 阮亭云平陽普蓉堂有吳道子畫水陸百餘軸先兄西樵曾記其事

袁釋庵 于令 以西樓傳奇得盛名與人談及輒有喜色一日小飲
歸月下肩輿過一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與人云如
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耶釋庵狂喜幾墮輿

順治三年七月二日 上出大內歷代珍藏書畫賜廷臣先大康
以大學士蒙 賜明年臨洺李臺展 芳夢 侍先大康夜飲出公
以謝表相委李揮毫座上如風雨脫稿將繞二鼓耳一時筆下
後為美談

附表伏以奎壁星輝摛掞畫圖書之秘風雲道合紋題生史册
之光颺言慶切彈冠拜賜榮於錫衮臣等云云竊惟六書創始
象龜龍草木之形九州告成繪魑魅山林之變自風交去始感
為占夢神經石版羅披圖總有中興成事周制禮在隸宗書在
上庠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漢制前有畫室後有
雲臺首重者孝子忠臣次重者元勳循吏誰意唐宋為驕稚
君臣笑辭筆金床設假改石相為丹青父子嘆含丹吮粉元魏
皇興夫馭移石經於典和武定年間蕭梁職貢題詩傷金版於
合浦交河境上丈武叢於斯夜不堪重羅泰安變化或亦通靈
此後尤為顧悼蘭亭繇竹曾開久敗陵苔青塚琵琶飲恨空歸
月露抗腕傍虔充翠方從孝建開存傷心於德翎毛竟致宣和

內禪蓋牙籤錦標止供玩好之資而墨精筆華莫救危亡之象
殷平可鑒納牖宜宏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虎水鍾靈龍多符
瑞功成制定當為政於天下之年德盛教尊合肢祭於明堂之
歲九州既畫兕雜成讖同文四海攸同休烈難施繪事考上御
始制文字公神游龍獨劍則析衷於宋梁之間遠中原久著載
不海陵立馬登高還褒括乎江山之秀二者原關大典但予奇
技巧鏤水虎御流除歷代遺色激賜於玄賞清談玩寶何殊喪
志此在諸臣未枝臨摹為一節之長木應大內深藏委棄餘千
年之霧麥宜三灰下廣散在青霄並及群祭拂爽神生墨霧以
班定賫均如漢等分香黃勺攜歸不類貪人析胶清心豈讀如
辛斯求經從隸蔡邕飛火游草羲之揩一室中漠雨崩雲極手

編龘即韓幹馬戴嵩牛包觜虎黃荃鳥道子鄉尺幅內神工鬼
斧揮毫電掣依稀落硎飛升設色霞明想見解衣磅礴細勿蜂
腰巨無鶴膝總由步三折於棱先夜觀牛淚午視貓睛亦可訪
萬形於物始吞修小鏤無王涯重寶之裝作成多歲懲桓氏輕
舟之隨錫龍仍多縹緗珍千琵琶三盒承恩欲進溯冷熱負堂
之入斗翰札峰類岸總上動天台瀟湘木落霜高嶠曲地軸難
寬海若但有萬乎臣等歎馬神驚圖籙識經君仁臣直有公權
之筆之心夏威危明切鄭俠傳書之懼此情思於鴆毒照沈洛
水典波知稼穡為艱難展卷幽風滌圓將仰溯漢唐標坪見古
人諸般輸注之心豈晴未臉易山川為行兵柱折摧枯之使印
竹將遺存老禮不遺年為敉寫賜鄉人應寧恥隨因業膏澤并

獻芻堯伏願書虎同文畫龍莫好仁流吳會彷孫權宣示之章
惟極江州抵曹翰言功之欲憑黙拜徼兩階干羽娑娑海嶠翹
風九譯衣冠僻說無耽曲藝在朝皆休休負鼎之臣加慎祥刑
當宁撫磊磊如天之度寰瀛樂業煙霞并薦賢書比屋堪封民
物重游畫棗壽齊紫極宏章燕翼之數曆過答姬永御光華之
旦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淩以　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
一人長髯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涉水內侍者持
杖狰獰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
耳逆風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邪安與余杯
酒間細言之或曰此洞庭君也　詔使埋贽然也

梁宋間取蚱蜢烹而食之有人剖其腹得紅線數尺蠕蠕而動投之池中俄頃化巨蛇蜿蜒數丈觀者千餘人蓋明崇禎十三年事也

青州花之寺名甚異見周櫟園先生亮工集中

順治四年燕趙雞生四翼人不敢食鷄多自死

余往喜射獵十歲時隨先文康於喜峰口飛騎逐黑白兔至塞外得兔而返刺黃時舉健卒出獵一日得三虎皆扶舉也後連捕十餘虎黃州之害殺除

水晶枕一長三尺刻桃花一枝水晶馬一大如鼠前足連小盆盆即水中丞內碧藻澄明可鑑又水晶馬一大相等黑毛遍體為鎮紙三物皆周櫟園先生從閩中見之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為暴風捲起挿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金陵禁中有五穀樹前朝縉紳往往見之

少宰孫北海先生承澤家藏古玉劍一魚腸劍一人小劍一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

麻城劉同人侗著南京景物略未成余官黃時求其遺稿不可得或曰為好事者竊去棠慕薩云王猷崇伯撰于奕正傳千生南行將著南京景物略貴以友夏不果措故帝京景物略奕正纂例述云帝京編成適與劉子薄遊白下朝夕述不揆固陋將續著南京景物略已屬草矣則此稿當在于氏處

余家古竹園生紫節竹傍根數寸類鳥頸截為小瓶後七年友人圜中生竹極相肖亦截為瓶今俱在

閩中朱竹房山藍魚曹州黃綠牡丹與余家北庄黃芙蓉皆奇觀也然芙蓉止一見耳近聞濮州劉刺史養綠鴿一雙類鸚鵡亦奇

遵化溫泉可熟物其源湧出投以錢搖搖如蝴蝶久之始下月夜遙望氣如白虹余童年隨先文康往遊見正德宮人題詩有露浴一脉流千古不為人間洗冷腸之句

八月初一妓從士人會飲㙞風舉酒屬諸公曰如此雲物高爽可稱詩天即日其妓穀名頓起

一年老令君大書縣治之前曰三不要注之曰一不要錢二不要官三不要命次早視之每行下添二字不要錢曰嫌少不要官曰嫌小不要命曰嫌老

大同左衛玄帝廟鐵爐可容一石香灰中生榆樹大如碗四時青翠然根下火常不絕

延陵陳頊仙士本明懷宗時以中書奉詔入禁中見中宮歎善冠嵌珠一顆大如芡實紫光燦爛如蓮花至晚則五綵繽紛如琉璃燈焰即夜光也東宮未發冠纓前一珠差小碧焰照耀如盤似銅青技火中綠煙勃勃不知何名又見漢唐宋以來寶琴三百六十二張皆有贊有銘惜未錄出

春花落辦秋花落朶蓋氣候使然也前人無道及者

沁水王石幢同春官蜀中言火井初無所見以火投之則赤焰騰騰直上竟日不熄以石蓋之少頃漸滅又雨中野燒甚烈嘗亘

延數里草木蓊蔚無恙目當中則倏然息矣

康熙己酉夏余同王叔兄及華亭周質菴（宸）京口譚長益（允謐）遊焦山甯海雲堂觀周鼎及宋真宗賜焦處士勅楊文襄（一清）王帯賦詩紀事勒石瘞鶴銘之傍鼎之始末詳王吏部西樵儀部阮亭兩詩中

附西樵歌并序　焦山古鼎一高可二尺許腹有銘韓吏部如石為余言鼎故京口某公家物當分宜枋國時某公官於朝分宜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竟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某公以禍由鼎作謂鼎不祥捨之寺中郡乘山志皆載山有周鼎一而不詳所自也作歌儕輩放焉

海雲堂中暮相索古鼎照人光綠暈龍文獨許吾丘知篆銘略辨周京作宛同石鼓出陳倉那敢銅狄傳西洛韓公摩挲指向余曾入秦家格天閣雲煙過眼已成墟劍去珠還事堪愕安得飛龍亦英主玄修悅恭軒轅樂一德何人回相嵩金鉉只用青詞博朝廷仍收養士報楊沈鑒塞如鵰鷚鼎鑄有耳豈不聞恥向迴風作秋籜萼山先生所養耳紛紛冠蓋多酬酢（嵩家奴嚴年者士大夫多當與往還呼為萼山先生）時不卻趙師羿於今誰恃貫鈇鑑從來鑄鼎戒饕餮此物胡為亦遭攫山頭尚有椒山詩（山頂有椒山先生過焦山訪唐應德詩石刻所云楊子惊人淚楊子者也）三尺古碑墨光錯隻字重於神禹今猶向山林碑不若老奴真欲愧歐陽廿載鈴山空寂寞（先言嵩妻歐陽氏見嵩勢盛曰不記鈴山堂二十年清寂耶嵩甚愧）之塔壘已拔水山撲有鐵誰能鑄此錯衰四三嘆軒凡傍極目江天蒼寥廓

阮亭詩　檥入枯木堂悵余驚翩翩清寥滴松杪下見古鼎彝寶光耀昆吾中有飛廉魂上文為雷四下文為雲紛獰狀饕餮伏兵氣尚尤昏辛壬與丁甲世次迷夏殷初疑周虎彝復象虞雉散尊從不可辨半篆誰能論瑰怪歷鑠鼎讀旅紀瓶蛟龍雜蝌蚪五指不敢捫在昨想忽鳳識字驚蜓蜿月黑鬼神泣峽來波濤奔籀書失趑趄斯篆摧殘貂爰歷蓮府令凡將該文圖史游久已泯皇象不復存甄豐與董逌歆別窮本根不遇博雅流誰為洗煩冤諒此峽陽狩或同泗水淪山僧與道古感激攜還吞分宜昔枋國氣勢傾昆崙斯鼎出京口上燭光網組從使萬指眾負戴千蹄揵大哉宗廟器詎屑豪貴門威力鎮禪扉寂寞歸祇洹午夜鳴鐘魚清畫啼林猿閒人恒沙劫如彼發在禪我昔訪焦先望氣欲不言五年隔揚子無翻思騰蹇吾兄辟好古八書探河源三日松寥游坐卧忘昏喧扁列析螺書卷尾搜蟲紋作為奇偉辭大海搏鵬鯤春江壯風霆響激雲濤渾三嘆總高唱海門上朝暾

嘉禾曹秋岳先生（溶）嘗至昭君墓墓無草木遠而望之其濛作黛色古云青塚良然墓前石案刻某闕氏之墓為嘗古書先生考繹最詳搨數紙歸

常熟窯變羅漢在方塔寺內高五六寸瘦甚跣足趺坐頂上骨縫隱然兩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長安慈仁寺窯變觀音以莊嚴妙麗勝此以奇古勝寺內青獅菩薩即雎陽張公巡赤髮藍面口銜巨蛇如夜叉狀余視之不可解或曰公自矢死為厲鬼殺賊此茲厲鬼像云

楚江雷池鎮有吳王廟祀甘將軍寧也宋時以神風助漕運封為
王靈顯甚舟過廟前必報祀有鵲數百飛集廟傍林木往來
迎舟數里舞噪帆檣上下舟人恆投肉空中餧之百不一墮其
送舟亦然云是吳王神鴉洞庭君山亦有之傳為柳毅使者亭劍
云巫峽神女廟亦有神鴉送客予嘗見
之得食輒入峽半石洞中不接林木
大內有壽亭侯印方一寸尾鈕連環四刻壽亭侯印朱文四字背
鐫然傍有痕似嵌寶玉取去者先文康嘗印取一紙寶玩之
此印流傳不一詳容齋四筆中
曾見水晶一塊內有物如栗彷彿太極圖轉側視之必上行如蝸
蛛雖千迴不易又嘗見磁碗一外畫西番蓮淡青色內永樂年
製篆書四楷字日午始見其邊甚薄以手摩之依稀絲竹聲可

以和歆聲聞里許惜不久為貴官觸破一
茶爐云余家舊有緬
以杉木離口半寸許
鏇市二三轉則有聲自遠而至良久乃止
必銅性使然也鍊絲鍛鍊能出聲更奇矣
平陵白日隕星形類硯磚而粗彷彿太學石鼓隕時聲如雷入地
數尺撥出猶熱甚不能取也撫寧侯閒貴從禮部
京師琉璃廠有賣倒掖氣者劉公勇沃部體仁買得一枚於馬上
拜之笑謂汪苕文民部琬曰此事可入澤章
侯大司徒桐南閣芍藥數萬本有名丹山紅者花開一莖四朵
余弟子昭為司勳郎冢宰黃公機聞曰淇園之竹自古稱之余數
過其地絕無一竹何也子昭對曰淇竹自漢已無之矣公曰有
據乎曰有昔漢武時河決瓠子令群臣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寘
決河以薪柴少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歌曰薪不屬兮衛人罪燒

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楗石菑蓋明驗也公為歎服
汴梁相國寺大雄殿相傳建自北齊明末沒於河順治中撫軍賈
公漢建見梁木精堅色深綠遂易以他木而取為長几鐵然青
玉寨也又寺內舊有葡萄一株沒地下二十餘年近發生原處
莫延數丈結實纍纍往來遊人賦詩紀異者甚衆
城武西二十里有九女祠相傳漢和帝時人九女以父母無子終
身不嫁死同穴
曹峰儀嘗於天津道上日薄暮見一人高尺許金甲挾弓矢騎小
白馬行野田中叱之不見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歧見人念
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嘗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鼓道各二後不
知所終
碭山劉貞甫造銅器精巧絕倫嘗為彭城萬年少壽祺造準提像
高二寸許三手面成臂十八手中各有所持一手擎七級浮圖
每級四面各佛一尊法象莊嚴無毫髮遺憾所謂神工鬼斧也
昔王夢澤稱施生而能於方寸之楮作小楷數千與甚不滿於
柱麻之上究轉書之成五言詩一絕即有糊將非極觀乎燈數
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誠文苑之絕技生平所未覩
也以較貞甫恐又有難易之別貞甫曾為余造圓章二一龜鈕
一天鷄鈕俱精妙可玩後為人盜去
萬年少嘗儒服行淮陰市上有[illegible]者他出萬即其寓代為卜筮得

錢二千緡之而去日者歸茫然不知所以
大梁林宗張公民表先大父同年友也負才磊落不偶作書極顛
魯公黃山谷之長天啟中以公車至長安崔呈秀持吳綾求書
公磨墨升餘大書侍生張某拜六字呈秀大怒幾陷公不測然
公名自此遂矣此四明賓客造公者禁不作寒溫語任談縱飲
三日後始通姓名

明正統丙辰狀元周旋弘治丙辰狀元朱希周正德甲戌狀元唐
皋萬曆甲戌狀元孫繼皋科目姓名皆相照應近同安劉望齡
先舉本省鄉試三十四名後革去順治辛卯復舉本省鄉試三
十四名武進吳震林於順治壬辰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磨勘
革去復於乙未中會試一百六十二名

嘉靖中穎上人見地有奇光發得古井內一石上刻蘭亭黃庭前
有思古齋石刻五篆字下有唐臨絹本四楷字復有墨妙筆精
小印印細而勻疑是元人物識者定為褚河南筆因唐以褚臣
臨本頒賜天下學宮華或然也初搨不數張紙惡而字甚完好
次搨紙墨皆精蘭亭類字遂爾殘缺最後為一俗令妄補大可
惜且搨皆竹紙草略殊甚僅存形似耳今此石碎已久即竹紙
者亦不易得余遊金斗時得一本猶是次搨固足寶也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楊職方鄂州 杰傑 使日南回贈余香螺一甁云是樹上膏可潤婦
人鬢髮殆即蘇合油也

高麗故有楊妃塚塚生白石可為粉名貴妃粉

康熙七年京師正陽門挑濬御河得玉印如升篆文人不能識禮
部出榜訪問並原印印其後數十日無辯之者少宰孫北海先
生家居聞之曰此元順帝祈雨時所刻龍神印也各門俱有之
祭雨後即埋地下耳因取一書送禮部上刻印文注釋甚詳一
時歎為博物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巍煥插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合肥許太史孫荃家藏畫鵠一軸陳章侯題曰此北宋人筆也不
知出誰氏之手余覽之定為崔白畫座間有竊笑者以余姑妄
言之耳少頃持畫向日中燦之於背面一角映出圖章大曰子
西子西即白號衆始歎服後此事傳至黃州司理王俟齋 縶 猶
未深信一日讌客聽事懸一畫余從門外輿上辨為林良畫迨

下輿視之果然即俟齋亦為心折

同里太常侯公 執蒲 秋夜坐村中樹下忽風吹落葉由耳邊飛過
公隨手取一片就燈視之乃古錢也公子輔之 竹 道其事

黃梅破額山四祖大醫禪師道場也四祖生於隋大業閒至明嘉
靖中肉身猶在一日藩王夢四祖造訪云我將去矣幸為留一
像醒而鑄銅像遣人送山中過浴佛井井水湧出蓋四祖初生
時曾浴此井也像至而身為大焚矣馮茂山為五祖大滿禪師
道場肉身現在自唐貞觀至今未壞破額有碧玉流石漁磯諸
勝余嘗兩遊之馮茂則望而未至云山頂向蓮甚盛為五祖手
種亦可異也又黃梅志載邑有西流水三十餘里故歷代以來
篤生五祖十三仙云 王西樵云東子水皆西流故余懷萊詩有溪水盡西流之句金元閒丘劉等七真皆

生其地

渭南漁父於渭水中得秦阿房宮香奩一具色如鸚哥羽毛好事者爭購之近聞已入京師

余從裴中見飛虎皮兩前足有皮尺許向後張之如蝙蝠狀

周元亮先生云黃山五里松架板其巔車馬往來如行路上又閩中一溪施花放盛舟行三十里盡在花片中

先文康於京口市中見宋磁碗可容二升索價甚高先公戲之曰此碗却無用處盛茶大盛酒小賣者異之取以相贈

同里安舜庭先生 世鳳 童子時向郡守求試郡守指路傍此房實貴四字令為破題安云驤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

友人沈仁伯 明仁 於永平食石魚甚肥美云大綫盈寸產石中破石取之又桐城吞魚亦作形與麥粒無異可糝食 西樵云即墨縣近勞山有溪溪中產仙胎魚是溪邊柳葉所化長二寸許形如柳葉也

華亭周宿來秋部 茂源 以恤刑駐節雪苑有山人得罪別駕者別駕蹙怒欲加以刑山人倉卒中託言我秋部執友冀緩其責實不嘗謀面也別駕詣秋部問之秋部曰此余生平好友李君相諒山人得無恙一時推秋部為長者秋部曰昔余鄉錢鶴灘先生福 傳臚後名噪海內一老學究冒稱先生業師教授傍邑富翁家富翁以先生故大敬重之五年致資頗豐一日先生假歸道過傍邑富翁代學究治具甚恭曰錢先生至矣必謁君幸以飛予為言學究佯應之而惴惴恐事泄乃乘夜迎先生數十里於道傍叩首流涕而言曰某不才託公二天誠且不朽但罪有難逭特來請死先生備問其故笑曰此易事若急返勿使人知當有以處此學究曆歸巡適富翁掃徑以待先生至造學究門執贄請謁拜座下委曲盡禮曰某遠涉京邸不獲晨夕杖履負罪良多賴賢主人代為周旋誼最高急請富翁出再拜稱謝富翁往善事學究倍加恭謹先生之雅量高致傳於今百餘年未衰也區區向別駕脫山人敢誇忠厚哉

宋郡高辛集有異人不自言名字年可五十餘鄉人與遊者自高曾以來所見皆然每夏月汲水飲人逢人即呼曰吃水吃水亦日中被裘無汗即冬月臥雪中又汗流浹背也人飲以酒可一石不醉

鄭民部司直 端 於京邸午睡見壁上人面如輪須臾面化為穴望之洞然往來人馬如織儀傳貴人經過旌旗導從如王公忽有青衣二人持簡請民部公謁簡為侍生胡某民部堅拒不可得隨之而往至則當世名賢半在座間民部問之不一荅獨貴人意甚厚獻酬無失禮云慕公久特請一晤耳良久民部家人驚怪為夫人大呼而醒後每向穴中望之即杳然與貴人接鼻如初意必為狐妖也移居而絕

麻城醫士趙時雍生平自言為同里故人劉泰寧泰寧死燕市久矣言魂魄南返每為狂風吹回還大樹可蔭以少避故淹至三載始至里中轉生耳言前生事最悉妻子相見流涕為好語解之曰已隔世矣何用悲悼為耶後遠近觀者嘗數十百人時雍

37 B

舋禍以狗血噴之迸不復言黃州司理王侯齊與時雍善聞之
果然其子名煕字弼言時已二十餘為諸生矣
歐陽文忠公瀧岡阡碑為龍神借觀事患亭黃粵直檄龍文云臣
黃粵直謹言臣聞天子詔修永叔以三月三日趨朝欽承皇上
深寵錫以重爵推以峻位加恩三世著其褒辭以贈修命石氏
鐫之放刻瀧岡阡表世次碑乃僱舟載四五月十三日至鄱陽
湖泊舟廬山之下是夜一叟同五人青衣大帶來舟揖而言曰
聞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自謂龍也請碑入水送不見
焉惟陰風怒號淡月映空修驚悼不已坐以待旦黎明起諭直
時知泰和令以同邦之誼命直為文以檄恭惟洞天水府之宮
衆澤主者潤濟天關下福地陰陽龍池歲月星斗芒寒受穹資

說鈴 蒟廊偶筆上 十七

於上界雲津變化聲頭蹤於人間廟食吳中宮民均賴茲有河
神之玩法敢將表石以沉淪妙畫維文自應呵護瑷章玉冊疑
致誰何雖龍宮之幽玄而雷神之慧徹巽風震雷駭蚪奔鯨地
裂水竭淵泉俱滅既已各司其職胡不永保其身以汝上天功
也驍首雲霄德配亭毒乾道之性厥位六馬爲成以升實汝之
神下地利也淵源澤洞養身適性坤絕妖應其德亡焉而身之
負實汝之功令汝不然乃罹茲禁萬一棘連五龍叢滅書畢投
檄湖中忽空中語云吾乃天丁也押服孽龍往而送至永豐沙
溪勅歐陽文儒讀書堂之南龍泉坑而反也文忠公歸家掃墓但
見坑中雲霧濛蔽虹光爍空往視一大龜負碑而出條忽不見
惟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乃起置於崇國公墓前碑垂不朽嗚呼
又能動龍孝感天公之文章德業至矣極矣天下萬世誰不
翕然而宗師之皆熙寧三年庚戌七月望日黃粵直謹撰
黃州陽邏江上生黑鼠魚尾一戊辛得之越二日死又白鼠霜毛
大眼甚可愛余數見之
蘭陽梁康僖公初名其為孝廉時夢人告之曰公舉進士名雲構
令名安得濟久曰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久列公名矣蓋序
有虞摛雲構語也公改名登第嘗舉上生三芝公子太常公相
明 因號芝三
明末余親見人面豆豆黃色鬚髯眉目如生大是怪異
衡州迴雁峰因峰勢取名耳世傳謬甚胡循斐 貞開 遊記一篇辯
之甚詳

說鈴 蒟廊偶筆上 十八

附記 世傳衡陽雁斷其說有二一曰山高雁不能過一曰江
有毒雁飲水死耳淺人耳食奉為信史可笑也衡高不過嵩華
其間未嘗無雁即峻不能度豈無徑可通若水毒殺雁則衡人
之飲於江者靡有孑遺矣且水既殺雁亦當殺魚況真湘浦魚
沉已蓋衡之七十二峰從洞庭叠翠南來如飛如翔奔入百里
至湘江而一峰夭矯回伏若雁之落而乘風迅折復起項頸羽
翼翩翩欲動者勢使然也山非城二百步高二十仞巳燕集輾
至其地順治己丑九日余與寮友採茱山阿南望瀟水欲茫若
帶忽聞空中嘹嚦聲橫江而過余笑謂左右曰雁今欲倒過峰
何以不迴客有不省者余乃理前說為記以質稗史之誣
予昭弟過伊闕凡山上石佛數萬軀皆不全詢之為狄梁公所毀

慕廬云此蕭太后所築也

應州木塔甚奇馮訥生主政雲驤有登塔詩一帙序畧曰塔建自遼壘木為之七級八面高見數十里朱欄碧瓦玲瓏飛棟登之河水一杯孤城如彈也

唐太原王知敬書洛川長史賈公德政碑在修行寺東南角極堅利豈秀至今路人識者駐馬往觀見唐竇泉述書賦余家舊搨一本出自　大內後有元翰林國史院印

商丘宋　犖牧仲

府谷李玉衡國理士君子也為國學典籍貧不能買書日取國學經史板摩抄讀之手爪盡黑久而淹貫為世名儒嘗與余共居蕭寺日惟炊倖米一飯冬夜無火與一老僕共披敝衾而坐淹近世所罕聞也著有石花魚賦甚佳曾書一紙寄余為友人攜去

根梅出均州太和山相傳真武折梅枝插根樹誓曰吾道若成開花結實後果如其言今樹在五龍宮北根木梅實杏形桃核道士每歲采而蜜煎充貢獻馬黄州郡丞張秀升登舉前為其郡司李收根梅最多曾以餽余味甚甘美

京師鷲峰寺在城隍廟南有旃檀佛像詳見帝京景物略萬曆己未寺僧濟舟在殿誦經一士人禮拜揮下僧覩儀觀有異乃迎上殿士固不可僧固迎不已士自通曰城隍也殿有戒神呵護我小神不敢輕入語罷不見余康熙癸卯秋偕米紫來漢雯同往瞻拜三日後奉　太皇太后旨請像入大內矣

同里楊滄嶼先生鑣奉使高麗得瑪瑙桃一枚上紅點如丹砂者七以錦袱裹之袱上繡成六字云此桃原有七星

黄安馬醫某治馬如神人有以病馬來者骨骼肆瓦在腸下腫起如斗某云此馬無病偶飲水吞蛭耳以腳向腫處踢之下蛭數升而愈

楚人有信卜者云必遭虎傷遂往武昌江中龍蟠磯寺以避之偶乎起見一虎蹲寺門外遂驚隕磯下虎隨而銜之立死寺僧呼漁人共擒虎虎從容乘流東下正遇大船迎之而來船上人技一布被蓋虎頭以萬槳亂擊殺之撈取載去

明神宗時日本僭稱帝由朝鮮入犯楊滄嶼先生奉命經理戰功甚著旋被讒罷歸朝鮮人思之為建祠立碑賦詩歌咏其事

附碑銘並詩　明有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脩明薄海內外無有遠邇悉主悉臣惟是日本一域負其險遠不奉聲教秀吉篡其君自立專用暴力虎吞諸島為雄既竊覬積悖乃恫疑虛喝靡所不為歲辛卯遣使致書恫我虛實將欲假途入犯脅以逆語我昭敬王據義斥絕具奏馳聞越明年賊遂傾國而來屬久安備弛民不知兵猝遇狂寇翦焉傾覆　皇帝以為小醜抗天紀無

故入人國悖逆當誅屬國弱不失守義罹禍當援東民亦吾赤子墊水火當救乃命文武大臣發兵討之天威遠暢海內震動益一蹴浿水而三都底定諸路之賊次第遁退據南邊十餘郡築巢窟堅砦柵為久計環寇之師數年不解兵部以為不可究武用洗惟款計宣詔許封秀吉奉詔甚倨丁酉益調兵渡海襲破閑山敖兵四劫奏聞群議盈庭久而靡定皇帝赫怒雄斷命選文武全才委以兵事時遼東布政司參政楊公鎬居憂特釋位廷議以為非公不可有詔特起公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是年七月公提偏師渡江到平壤聞賊陷南原直上先鋒已迫畿南公移咨我昭敬王令修繕京城固守毋動即日兼程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遂於九月初三日入王京

提督麻貴以下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樂布號令夜挑選精
壯募各營驍將前往剪賊又令二千騎為後援公與我昭敬王
渡銅雀津審守禦形便初七日諸將遇賊於稷山一戰大捷斬
首累百級屢殺先鋒賊將諸賊大挫直走海邊巢幕行長也順
天清正據蔚山東西列郡盡為賊屯公遣書邢經略督定議先攻
清以新賊左臂遣麻提督以下諸將擁兵而南選兵凡四萬乃
以十二月初八日公只率勇兵數百輕裘戰中馳過鳥嶺贊成
臣李德馨賓公迎自界上至是隨公常在軍到義城公與德馨
謀先遣降賊呂余文潛入賊營盡得其形勢是月二十日進到
慶州軍鼓大振風迅雷掣諸將不意公卒至震慄益用命都元
帥權慄率本國諸將官水陸兵一萬餘亦聽公節制二十二日

公遂進陣賊壘十里外少出兵誘賊賊悉銳追之公與麻提督
督諸將合擊大敗之斬一千餘級獲其勇將僵屍布野日暮劉
營休軍翌曉公親上陣薄戰砲烟晦天旗彩耀日各兵乘勝奮
呼海岳皆振用飛砲大箭亂燒賊幕遂拔伴鷗亭太和江兩柵
賊焚死者無算盡獲其器仗輜重清正僅以身免走保島山壘
力死拒城峭險士皆蟻附仰攻壁堅未易拔公令各營分兵迭
休圍守數匝賊衆渴餒多斃清正閉壁不出屢乞降求緩師公
慮其詐不聽攻之益急期殲盡乃已賊每夜出汲公令本國
將金應瑞伺捕無遺類日不可勝計如是十三日賊益窮蹙軍
吏饑賀謂清正就縛在即會天寒大雨泥淖沒膝人墮指士馬多
饑凍死賊援大至將絶出軍後公察事機麾諸將退舍身自

殿賊欲追躡公反騎突擊斬累十級賊披靡不敢近遂按兵
還王京休師蓄糧以圖再舉軍校有得罪於公者訴贊畫主事
丁應泰應泰非不善於公因上奏劾之國中大夫士咸合詞頌
公寃我昭敬王據實馳奏請留公奏三上冠蓋絡繹於道天子
以公名臣重任義不苟其進退乃命廷臣會勘而且聽公還戍
戍夏公罷歸公河南人號滄嶼天資豪爽慷慨有大節臨機料
敵若執左契而決江河軍中肅然不聞患走疾呼公之還也都
中男婦老少莫不啼呼攀挽為立石以思之至於深山窮谷亦
皆憮然相弔若無所依信乎仁人之澤入人也深矣雖天時不
助大功未完而威振海上老賊氣死此近古以來所未嘗有也
賊中亦相歎嘆至盡天兵攻島山圖傳寄於日本可見軍容之

盛用兵之壯能使敵人心畏而誠服南邊諸陣莫不褫氣張膽
恃以無恐是其一戰之功實我東韓再造之基不幸為人所構
遭誣而歸此東民之所以悲宅拊腕愈久而愈不能忘也我昭
敬王慕公深命求公像於燕京聞歲不能得今我王嗣位購募
益切歲庚戌始得遂為生祠以祀之乃命太史臣廷龜書其事
於石臣承命悚恐上聞門辭謝不獲命遂敘公東征事蹟如左
而系之以銘銘曰噫噫前歲島賊征剿東我不戒兵頓遠燕遂
斧淪天日已無鮮韓怒我皇天伐用張小邦存亡勝之千壤賊
乃大創皇威遠暢渠魁逋誅寇破南陽再肆完圖師老而疲古
功不時賊反乘之悉衆四拾盡銳北上散生勢長公時受命義
先急病一新戎政都人恂懼望公來撫若大旱雨謂公于于公

疾其驅風遣戰速談笑危城決敗算成胸萬甲兵蛇豕其奔林
威退也國命再存鳥山之賊曰宜先夥滅此朝食麻劉與李三
路元帥桓桓虎視公惟咸領繡鉞是秉堂堂整整分兵齊舉落
其角非莫敢齟齬親冒矢石火其二柵血釁骸積兇賊褫魄乞
命窮蹙抓鼠竄伏威振扶桑勢挐鬪防我武維揚功實在斯將
大有為壞之者誰公歸不復公績蓋向彼讒罔極天子曰咨惟
予汝知汝功可思何以旌功玉節總戎大纛崇崇倚歟我公再
造吾東偉烈英風公之治軍不寬不煩令肅恩敦公之制敵得
人死力忠義所激公之來下躬約以化不威而怕示胡不思公
實生之豐裝莫追漢城之陽有祠煇煌公像在堂白羽綸巾立
發齋顏含意未伸英姿颯爽鎮我保障後世瞻想勒此貞珉事

與名新萬古精神 崇祿大夫行禮曹判書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世子
左賓客 李 述廟撰 青社纏妖氛滄溟沸腥血假途類豕奔鬪鵰非鼠竊
三都盡土崩八路更幅裂黎侯在泥露晉臣負羈縲越裳失方
抱齊狙內且蝦害急誰憐楚乞靈終歎薛天子按玉劍將軍佩
金玦三千組練明十萬貔貅列鶴野烟塵昏鴨水笳鼓咽經理
委寂務疇咨簡俊傑禁中得頗牧閫而授闕門華蘇大星朗清
規白雲潔驚車建牙旗繡衣擁畫戟指日御艾然欲氷蘖公熟
解紛奮高義急病任大節雄劍白猿衛陰符玄女訣威截山岳
動妙算江河決神兵集隼墉窮寇守蟻垤三匝月暈成九攻雲
梯設羊角徒觸藩蟆背難拒臘窮適先鴆死朝食姑待滅只祗
臧宮掌何捋鄭生舌蕭斧簡未誅烘爐毛自熱八米竹濤散四

勢期霧散天時雖失誤賊勢已摧折高名固所忌大成還若缺
集羊謗書盈班超歸思切朝廷采洞燭正直詎媒孽鰈域方顒
箭鴻渚遠告別柳營祖席開玉帳雲擁出仙蹤凡界分離想情
源竭諸公來成規新府遵舊梟酰頻感忠信盟書誡詐譎四裔
化初漸三韓秘既雪衛國乃忘亡宋祀纔不絕若干肄後鶴萬
姓免魚鱉舟浦征何讓白登功可秩畫梁建生祠黃絹記新碣
絃管奏雅頌大斗祝耆耋未覩霄漢姿夢英光陰督千金募典
刑十襲費提挈六法巧安排一一無不愜拙粉壁乘寶軸霜綃生
彩纈燕領異表蒼犀腦奇丈綵綬帶鶴神采綸巾凜風烈玄豹
出霧縱文鳳戲丹穴符德容宜歎彤義色眞湼英盼訏回雷佳
誨悅靡盾令昔綏去來色相自相逢享祀供苾芬瞻望爭快悅

茫相尚鑄金銜公猶掛鐵甘棠詠遺愛大樹思英哲嗚此再造
恩難與一飯說國報骨仍鏤肯患心每懷先王承譽歎窮君增
竹渦泰運達堯舜勳業邁稷契蜺旌駐遼城靈種戢妖孽惠澤
蘭芷浴穢令雷霆掣蔭芘固無外往從恨有截感德欲摸寫儼
語固拙拙 司憲府大司憲李爾瞻撰

明末薊州難婦題詩野店壁上不著姓名曰僕首浸凭几難將舊
目題夫君鎮紫塞妾命落黃泥風慘塵為粉天寒草作衣何日
歸桑梓心酸只暗啼味其詩必守邊將帥之妻也

前朝大內猶大皆有官名食俸坐食者常呼猫為老爺

黃州洗墨池蛙口食墨而黑其說見蘇軾老友張長人為予具說
之如此池為東坡遺蹟廢且久千判黃將重加疏鑿更建竹樓

雪堂於池傍祀王蘇諸公合名曰宋賢祠祠成作記陷雪堂壁亦及此語余尋以憂去時當初春池無蛙竟未驗其口何如也

附祠記 仕宦而至黃者每豔稱于瞻雪堂元之竹樓于瞻故有洗墨池在黃人罕知者予判黃之二年梅川張子長人過余言曰吾黃洊離兵燹以來名勝悉委榛莽墨池一窪亦就湮獨趙文敏手書三字猶存瓦礫中使君得無意乎予聞大喜命輿人移置東齋又三年為康熙己酉余董漕自淮歸簿書多暇念先賢故蹟久就蕪不亟思表章亦守土者責也始從故里坊求墨池舊址得之頹垣敗礎間於是芟榛莽剔朽壤決淤塗甃以文石周以欄楯俯視一泓瀏然泓然池故無橋今則跨池為橋翼橋為亭而取文敏字揭之楣既而曰池復矣無堂曷祠乃建堂

池東祠于瞻以張文潛秦少游配而先生固嘗游黃又蘇門士也仍其名曰雪堂堂成有餘材建樓池西祠元之仍其名曰竹樓墨池因故址雪堂竹樓非其地而仍之者從名也合之為宋賢祠祠既成移余書之複者置樓上移余東齋花木自中州來者植池側而旁為數楹招僧未予住其內以供朝夕於是黃之人若忘其為舊有而煥然新出于耳目之前也未幾張子復來予與之周視池上欣然曰甚矣先賢之賴有使君也是烏可不記予唯唯乃鑱石寘雪堂壁間以記月日張子又語予昔嘗讀楚故載東坡墨池蛙口食墨而黑予未之見也

廣濟多雲山余兩過其下皆晴霽中望見輕雲罩峰頂信山之得名非虛也巖間有微泉滴出竟日可得升許山中人欲鑿而大之方去片石如錢大泉頓枯此理殊不可解或疑於泉脈有傷云

世傳王介甫詠菊有黃昏風雨過園林吹得黃花滿地金之句蘇子瞻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子瞻見之始大愧服按黃州志及諸書缺不載此事余寓黃數載種菊最多亦不見黃花落地後惟盆中紫菊纔落數瓣耳心竊疑之因考史正志菊譜後序云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枝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又嘗考之王介甫作殘菊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

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詩人賦落英與夫卻繞東籬賦落英亦是詞語耳余謂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佩紉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未盡識而不知有落不落者耶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開芳馨之可愛者耳若衰謝而後豈復有可餐之味哉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始也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並此則菊原有落不落二種賦詩相笑乃歐王二公事與子瞻無涉更無黃州菊落之事何世人篤信不疑紛紛引為口實耶又前代名公咏菊亦有落英惟有黃州菊博物荊公服子瞻之句豈非惑於俗說而未加考

証之過耶賓客相見輙以此事來問為辯之如此

康熙己酉秋光黃間起蛟以千百數傷人甚衆有人從山上望之但見黃黑牛乘流而過耳然山谷居民無恙望山巔波濤洶湧如雲烟蔽空過則峰際穴隙纍纍皆蛟所從出焉又衆人立橋上見一牛伏水中微露雙角曰此牛何處漂來忽角動水湧轉睇高數丈石橋里許皆碎傷十五六人按廬山志言蛇雉蜓蚓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為蛟常以夏月乘雷雨去之江湖三數年一次蓋凡山中皆有蛟患也

一人於蒯通墓傍營葬夢通衣冠甚偉揖而言曰我是公前輩何忍斲地不相讓耶其人改葬又夢通來謝

世祖皇帝御馬有遍身虎文者有鹿頭鹿蹄者盤旋階墀如風余覲見之

先文康公於京師買碧璞如升廁養卒見而笑之曰吾家廁中便有何買為先公命向廁中取之果得碧璞長二尺圍一尺有半洗滌之光瑩動人因置石床上為玉枕適日蒯孩國有琥珀枕枕之則十洲三島五湖四海盡入夢中此枕無乃是蕤所居乎前朝中貴舊業闖賊陷長安其家藏珍玩流落胭皆塵埋也

余族孫鈴日暮騎驢行村中見烟霧旋繞兒兵數千擁一神將來鈴身入陣中魂魄俱墮驢亦疑駭不前須臾而過如此者三鈴歸卧病月餘

京師一孝廉會試後夜候發榜與友人擲骰子約曰六子皆紅者中孝廉骰五紅其一立盆邊良久始落亦紅又走世神主忽然搖動合家閧笑息骰移時報孝廉中矣

秦中會寧縣沙中產金雉食金滿五錢則飛不能遠土人往往逐得之

輿圖考載楚中赤壁有二一在嘉魚一在黃州嘉魚乃周瑜敗曹操處蘇子瞻以黃州赤鼻山為赤壁謬也意此說起而世人爭誚子瞻矣然唐杜牧之齊安郡秋詩結句云可憐赤壁爭雄渡惟有簑翁坐釣魚則何以說乎蓋當年軸艫千里旌旗蔽空由黃州至嘉魚皆為爭戰之所人烏辨其某舟泊某山某山為大戰而赤乎即以黃州之赤鼻為赤壁可也此說久不定余為辯之

先文康撫滇化日若旱有司循例禁屠沽先文康出示曰天人一理人事不修則天變於上苟人不為惡即飲酒食肉何足干天地之怒哉示後各宜痛加修省其屠沽如故三日後大雨人皆服公之達

貫前予先生病余偕兩弟及徐蓉士往候坐卧榻前先生談論如疇昔猶舉王守溪先生制義某篇某句可議忽云此時當與君等永訣矣急命予歛夕 發秀 請客諸聯事先生易新衣遷正寢御卧而逝衆人入殮見先生手微動者三若相謝云

余同官黃州司馬于北溟 成龍 由粵西來時余元祐黨籍碑一本石碑在柳州之融縣乃黨人沈千曾孫沈暐刻也暐跋云元祐黨籍蔡氏當國實為之徽廟追悟乃詔黨人出籍高宗中興復加褒贈及錄其子若孫公道愈明節義凜凜所謂詘于一時而

信於萬世矣其行實大槩則有國史在有公議在餘官第六十三人通暐之曾大父也後復官終提點杭州集真觀贈奉政大夫暐幸託名節後歆以家藏碑本鑱諸玉融之真仙巖以為臣子之勸云嘉定辛未八月既望朝奉郎權知融川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古雲沈暐謹識又周元亮先生書影亦載此碑一則附錄之

附書影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指而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非一耳阮亭云黨人碑闌入章惇張商英輩大為諸賢之玷又不可不辯也明代東林不盡君子論世者未當分別黜之且氏容語云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以為精選後乃泛濫人以得與焉崇而議者不以為當也

同里孝廉王輝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為我問能治瘖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箸攪成膏漸結為丸曰以水調服即能言但須扶脊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乃覓道人不見衆家向空拜謝聞仙樂空闐冉冉而去

王弇州先生舊藏宋板漢書得之吳中陸太宰家紙為羅紋箋字類歐陽率更是趙文敏故物卷首有文敏自作小像紫衣紗帽

神彩如生弇州亦作一像於後弇州殁錢虞山先生通籍以千金得之後轉鬻於四明謝象三虞山云此書去我之日殊難為懷李後主去國聽教坊雜曲揮淚對宮娥一段淒涼景色約畧相似順治間此書歸新鄉某公近已攜往塞外矣京山李維柱字本石嘗云若得文敏漢書當每日焚香禮拜死即殉葬意可稱好事者已阮亭云余鄉張忠定公得宋槧文選構寶選齋皆之亦蕭齋

閩中洛陽橋北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郡人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功難施錫以文檄海神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齋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投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湖旬餘不至工遂成語既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且以為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鄧邑彭而述先生禹峰博學有氣調以能詩薦聞明萬曆中進京師於席上遇鍾伯敬先生時賓客甚衆未通情款偶談詩不合輒奮拳擊之鍾問為誰彭曰我西園公子彭禹峰也鍾歛容謝之

葉慕廬封曰何氏語林焦氏類林皆備世說所未備然悉前代事也以余所見記近事者有朱氏涌幢小品頗足佐正史所未及然簡而核奇而法要不若牧仲先生此編之可以傳矣

天祿識餘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東兮

詩東兮東兮方將萬舞子貢毛詩皆以為伶官之詩申公曰東伶官名恥居亂邦故自呼而嘆曰東兮東兮汝乃白晝而舞於此乎坎如東觀漢記淮陰侯樹朐嘆曰信乎信乎碌碌乃與噲等為伍乎毛本謂東為簡故朱傳以簡傲釋之謬矣易曰震用伐鬼方郭璞謂震乃摯伯之名王季妃太任父也程傳以震揚威武釋則三年有賞於大國何人也書曰巧言令色孔壬郭氏亦謂孔為共工之氏壬其名也蔡傳以包藏姦惡釋之與驩兜三苗不類以知考古之學其難如此

冀州無貢

禹貢九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自古為然

傳讓二義

綱目凡例曰凡以國與人者子弟曰傳他人曰讓此義恐未精孔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豈他人乎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豈子弟乎愚謂以國與人者有正有變當具二義乃備

中庸單行

劉宋散騎常侍戴顒撰禮記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中庸之單行久矣宋儒以為表章始於二程非也

七屬

七屬甲禮冬官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注云屬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疏云屬取注著意一葉為一札陳祥道云上旅謂腰以上下旅謂腰以下也

梯衝

詩皇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綱目載朱泚毀佛寺以為梯衝即攻具也

名諱

生名死諱周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臨文不諱今士大夫字中稱生者之名亦曰諱其非禮也

束脩

按束脩二字人知為子弟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注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脩其心又劉般束脩其行皆是此意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註云十五以上也

伍兩

周禮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

折堲

管子左手執燭右手折堲亦作即燭頭燼也

太師少師

焦氏說楛宋世家微子問於少師太師孔安國集以太師為箕子少師為比干不知周世紀太師疵少師強已明指其人前既以微子啟太師疵少師強混為一人令復令胥餘冒疵之名比干侵強之職小司馬撰隱既誤引安國之注故於下文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不可解而曰少師似誤更不知誰誤耳

漢釋贅壻

賈禹論贖罪之弊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為吏夫贅壻為貧不得已耳何至遂與賈人贓吏同漢令之輕贅壻如此傷哉貧也

燕見

漢時士大夫奏事宮中要便以來只是不到後庭所以公孫弘燕見武帝或時不冠又不冠不見汲黯此猶是周禮古意自武帝以宦者典章奏而士大夫遂疏後來門禁森嚴君臣隔絕於是燕見之事少矣

吳越改元

歐陽公作五代史謂吳越儀衛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至著十國世家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事無可考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按辛卯即唐明宗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寧州得古墓有誌碑為吳越將許俊誌稱寶正三年又寶太元年羅隱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元年以此知吳越之改元審矣

甌窶

史記甌窶滿篝污邪滿車注甌窶猶培塿也左傳培塿無松柏荀子注引說苑蟹螺者宜禾污邪者滿車蟹螺之背微高原田之形似之班固所謂原隰龍鱗也污邪隰田也荀子大略篇流丸止於甌臾注地之拗坎如器之甌臾甌臾窊下之地史記甌窶傾側之地污邪下地也邪與臾敍相近蓋同也窶叶溝邪叶車一音也蟹螺叶禾污臾叶車又一音也一事異字文藻各殊甌如甌臾之甌窶如窶藪之窶當是傾側窊下之地故曰滿溝培塿之說非也蟹螺自是高地故曰宜禾乃可以培塿原田解之自各不妨

一級

秦法斬首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

[illegible]

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改元之始也

八袠

禮年八十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袠

八風

左傳節八音而行八風注炎風滔風熏風巨風淒風飂風寒風厲風

八水

涇與渭洛為關中三川涇渭灞滻澇潏灃滈為關中八水

山陵

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

黃小中丁

隋書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

神龍殿

太初宮中有神龍殿去縣三里左太沖吳都賦云抗神龍之華殿施華榭而捷獵是也

洛雒

洛字或作雒初漢火行忌水故去水而加隹魏為土行土水之母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故去隹加水

罥絮

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為罥絮周勃下獄薄昭為言薄太后文帝朝太后以罥絮提帝是也

黃篾樓

隋煬帝幸江都五品以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船

巾舞

樂府原題公莫舞即巾舞也沛公鴻門會宴項莊舞劍項伯亦舞以袖隔之且語莊曰公莫言公莫害漢王也漢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項伯衣袖云

駘蕩宮

漢有駘蕩宮春時景物駘蕩滿宮中也又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含香鳳凰鴛鴦等殿後有增脩安處常寧茝若椒風發越蕙草等殿為十四

雨金

漢惠帝二年宮中雨黃金黑錫

水綱

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有連錢荇如錢文浮根藻根出水上葉枕波下實細薄皮甘香葉半青半白霜降彌美因名青水菱又有倒枝藻者枝横倒水中長九尺餘如結綱有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入此草中皆不得出亦名水綱出漢郭憲洞冥記

吉光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

虎子

漢以玉為虎子虎子便器也

北苑妝

隋煬帝時建陽進茶油花子大小形製各別極可愛宮嬪綵金於面皆以淡妝以此花餅施於鬢上時號北苑妝

聚景園

聚景園在杭州清波門外孝宗致養之地堂扁皆孝宗御書嘉泰間寧宗奉成肅太后亦嘗臨幸

綢繆記印

開元初宮人被進御者以綢繆記印於臂上文曰風月常新印畢漬以桂紅膏則水洗色不退

春燕布

洞冥記波岐國產荃蕪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以為布所謂春蕪布也亦曰香荃布

白越荃葛

白越葛皆細布名吳都賦所謂焦葛升越弱於羅紈者也

黃潤

蜀都賦黃潤比筒籯金所過注黃潤細布也盛於筒中其價過一籯之金

孔陶飲趣

孔文舉云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徑醉便覺文舉多事

蘇呂聯句

蘇易簡在翰林一日太宗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illegible]呂端參知政事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鈎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釣直難[illegible]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君臣會遇形於賡歌此與唐虞賡載事雖異而實同也

百花帶

宋淵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繫於帶上歸而圖其形狀名聚芳圖百花帶人多效

麒麟草

唐元和時館閣湯飲待學士者煎麒麟草

賜茶果

金鑾舊例翰林當直學士春晚困則日賜成象殿茶果

軟繡天街

宋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燦如圖畫京師人美曰好一條軟繡天街士大夫騎吏華繁者亦號半里嬌

畫蜻蜓翅

後唐宮人網獲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爾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為之售於遊女

青林樂

唐時京師游手夏月採蟬貨之名青林樂

荔枝會

蜀地荔枝敘州為上李昇於荔枝熟時設宴以會左右有詩云香浮琥珀御醾潤色重雞冠新荔紅

需頭

蔡君謨詩禁林京尹荷恩光三上需頭乞郡章蔡邕獨斷凡群臣上書於天子者四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奏需頭表駁議不需頭需頭者謂空其前幅以候批答也

軸簾

摩勒傳紅綃妓軸簾延客入言卷之如軸也

銀蒜

銀蒜蓋鑄銀為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麓譙

郡縣吏鼓樓多名譙樓出莊子本魏城門名麓譙壯麗而譙峣也

使駿

唐會要驛傳曰使[illegible]

一弓

道書以一卷為一弓音周與軸通用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為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

傳近

俗語附近古作傳近仲長統昌言宦豎傳近卧房之內交錯婦人之間

罘罳

段成式云士林多稱雀網為罘罳其誤如此按漢書罘罳屏也復也又按劉熙釋名曰罘罳在外門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今之照牆相似

佩魚佩龜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龜以元武為龜也

雁戶

隋志犍為越嶲居處不定謂之雁戶

一稱

衣衾單複相副曰一稱尺證反

六曹

州縣六曹兵刑工禮戶吏宋徽宗設

黎祁

豆腐淮南王劉安造又名黎祁

許衡松

京都國子監彝倫堂前古松是元儒許衡手植

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按抱樸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

只孫

元時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衣冠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亦名只孫與輟耕錄所載制飾不同

里長

隋高帝從蘇威議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三尺

三尺法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蜚廉

漢武帝元封二年作蜚廉觀通天莖臺集覽云蜚廉神禽也能致風氣晉灼曰蜚廉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漢武帝以銅鑄像觀上因名蜚廉觀

食單

食單出鄭望膳夫錄韋僕射巨源有燒尾宴食單

裋褐

裋褐方言曰自關而西以襜褕短者謂之裋宋本杜詩裋褐風霜入今皆譌為短褐

七校

漢書京師有南北軍三也至武帝平百越內增七校

臧獲

臧獲前漢書司馬相如傳注應劭曰方言荆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左傳得用曰獲燕之北郊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服虔通俗文曰古本無奴婢即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婢逃亡獲得為奴婢

仰藥

漢書有仰藥二字注謂仰首而飲藥也又司馬君實明妃曲云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注仰去殺仰藥自殺也

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簇戲能中者賞帛

扇市

端午前二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闐集見秦中歲時記

蕺山

會稽記蕺山在會稽越王嘗採蕺於此晉王羲之居焉有墨池鵝池諸遺蹟

魟山

續圖經吳王闔廬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魟山晝遊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水名

水衡記黃河水隨月異名正月解凍名凌解水五月瓜延蔓名瓜蔓水六月名礬山水十一二月冰斷復結名蹙凌水

水性

淮南子曰淮水獨宜麻濟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

盧奴

水黑曰盧不流曰奴

結贊

唐書尚結贊吐番之相也吐番之族不言姓官族皆曰尚王族皆曰論結贊官族也故稱尚

試官

試官始自武后引見存撫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鳳閣舍人給事

中其次者員外郎

債軍

陸贄奏議云債軍盛國者不懷於愧畏債音奮張晏曰債僵也謂軍不嚴整若僵仆也記射義篇賁軍之將注賁讀為僨猶覆敗也

野合

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為婚為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金駝玉甌

宋徽宗臨張萱宮騎圖其侍從有挈金橐駝者蓋唐制宮人用金駝貯酒玉甌藏香

紫玉杯

漢廷上壽有紫玉杯刻作鳳凰形出西京續記

借春

唐時冬至賜百官辛盤謂之借春

長十八

草花中有名長十八者元葛邏祿迺賢字易之塞上曲云雙鬟小女玉娟娟自捲氊簾出帳前忽見一枝長十八折來簪在帽簷邊下註曰長十八草花名余至塞外果有是花

羊胛馬通

迺賢又有送楊復吉之遼陽學正詩云穹廬宿頓供羊胛部落晨炊爨馬通羊胛肩上兩髆間也骨利幹部所居之北渡海晝長夜短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馬通馬矢也

鏖糟

俗語以不潔為鏖糟按霍去病傳鏖皋蘭下注以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又謂鏖戰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無夫祈

禹獲渦水神鎖之龜山曰無夫祈一作巫夫祈無巫音近而譌耳形若獼猴伸頸百尺力踰九象

瀚海登相

瀚海在火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沙中生草名登相可食非真尾閭也今云瀚海波澄者固誤張茂先亦以霍去病至瀚海為北海何耶按遼史西夏出登廂一統志韃靼產東墻似蓬草實如稌子十一月始熟于虛賦雕胡東墻色青黑粒如葵子似蓬草十一月熟出幽涼並烏丸地魏書烏丸地宜東墻今甘涼銀夏之野沙中生草子細如罌粟堪作飯俗名登粟一名沙米按登粟登廂東墻皆登相之誤不必瀚海始有之也

海目水脂

鹽泉海目油井水脂

隱士泥

秣陵孟娘山有白墡土周護以訓塗四壁因呼為隱士泥

雌甲

說楷甲子逢單日為雄雙日為雌雌甲子雖雨不害詩云老尚誇雌甲狂寧作散仙

烏鼠

禹貢導渭自烏鼠同穴孔穎達曰一鳥一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蔡仲默以為不經然李方成莊浪見鳥頂出毛角處鉄昏似兔蓬尾似鼬彼此相狎甘肅志涼州有兀兒鼠尾若贅疣鳥曰本周兔形似雀色灰白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雀鼠秋或謂以魚龍水對雀鼠山見西溪叢語

紫濛

晉書紫濛移構元寨分滕紫濛山慕容氏所居

南北紀

自三危積石負東北地絡之陰東及泰華北抵常山東循塞而至朝鮮是謂北紀自岷山嶓冢負西南地絡之陽東及泰華南踰江漢東循嶺而至閩是謂南紀

酇侯

楊用修謂蕭何食邑酇在襄陽及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酇氏分明云沛郡之酇音嵯南陽之酇音贊不聞在襄陽也班孟堅十八功臣銘大呂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戲是戲與酇本為二地班漢久不得其真顏師古直以何封南陽李濟翁至訝人呼酇侯併其音義各實蕃夫之唐人麒麟閣上識戲侯史記作酇或後人傳寫之誤耳

鬼彈

水經注瀘水傍瘴氣特惡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鬼彈蜀都賦鬼彈飛丸

丁溪水

水經丁溪水在泗水東泗水冬春淺澁常排沙通道陸機賦乘丁水之捷岸排泗水之積沙

少姨廟

嵩高少室廟神為啟母塗山氏妹韋蘇州詩釣臺水綠荷已生少室廟寒花始徧楊盈川少姨廟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薛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

八蠶九熟

雲南志風土多蠶至有八蠶吳都賦鄉貢八蠶之綿李商隱燒香曲八蠶綿繭分小炷獸焰微紅隔雲母抱樸子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周禮禁原蠶淮南子原蠶一歲再熟王法禁之者為殘桑也注為其傷馬以蠶為末塗馬齒即不食以桑葉拭去乃食蠶馬類也物莫兩盛如此

桃竹竹桃

海南有桃竹江南有夾竹桃

二十四橋

說楛楊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三十步有二十四橋最西濁河茶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東正當帥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阿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泗橋太平橋利國橋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參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衙門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水晶鹽

梁天監中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獻方物云國有恒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金樓子云塞外有鹽營中水晶謂之玉華鹽酉陽雜俎云白鹽崖有鹽如水晶名君王鹽段公路北戶錄云鹽有如水晶狀者一統志撒馬兒罕土產水晶鹽堅明如水晶琢為盤以水濕之可和肉食又傘子鹽亦出塞北

鮀鱁

鮀鱁音利鮀酥也劉向九歎芜芎棄于澤洲兮鮀鱁蠹於筐簏

湖目水芝

蓮子湖目芡實水芝

藥闌

說楷藥闌今作花藥之闌非也漢宣詔曰池藥未幸御者假與貧民注以竹繩連為禁藥老杜亦誤用

明蓳草

宵封服明葉草腹光通外採以藉足入水不沉明蓳草一名洞冥草一名照魅草折枝為炬照見鬼物太平廣記作洞腹草

白蒻

白蒻蒻也烏桕柿也凡草木有白嫩堪食者皆曰蒻又不獨藕爾猶芙蕖莖下本叢周禮蒲菹蒲之蒻也尚書孔傳蒻篛竹也

雞冠

雞冠花佛書謂之波羅奢花又汴中謂之洗手花中元節前兒童唱賣以供祖先

負兹

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兹注兹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蕃故以兹為年古詩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兹史記武王入商康叔封布兹注蔣席也荀子琅玕龍兹華瑾以為實注龍兹即龍須或曰兹髭同史記索隱云兹公明草或作負薪周蓋公表介竹無功懇辭鄉郡負兹有疾願備祠官

穀皮

穀音構樹名皮可為紙史記矛穀共生王右單傳秃千兎之翰聚無一毫之勒弱萬穀之皮以無半分之骨今穀穀穀殊不分

繁露名義

嘗讀董子繁露不得其命名之義及讀爾雅蔠葵繁露躍如也董子得罪之後志既不伸而愛君之心又弗容已故託之書猶蔠葵之性向日無所解於心也又葵揆也能揆日而向故名葵仲舒之命名或兼此二義焉

蔠葵

蔠葵蔓生葉圓而厚故考工記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蓋言圭首圓而厚如蔠葵齊人謂椎為蔠葵又因此演之遂訛為鍾馗俗畫一神執椎以擊鬼好異者遂傳會之謂能啖鬼文人又戲為立傳謂開元進士皆寓言耳習聞既久鍾馗遂即真矣

蕨虌

爾雅蕨虌注初生無葉可食狀如[illegible]雀拳足又如足之蹷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虌俗云初生則類虌脚故曰虌詩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沈約郊居賦紫虌綠蕨太白詩初拳幾枝蕨

青蘋

相如賦薛莎青蘋說文青蘋似莎而大張揖曰生江湖雁所食管子謂之雁膳別種為白蘋楚詞登白蘋兮騁望今誤作蘋

鏤金

今以金銀錯鐵上曰鏤音域金西京賦金鏤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鏤玉鑲字之來舊集

白首為郎

顏駟對武帝曰文帝好壯而臣少景帝好黃老而臣儒陛下好壯而臣老所以白首為郎而其能去也是耆年郎乃顏駟非馮唐左

大沖誤

耳衣

耳衣狡耳也唐邊塞曲金裝腰带重錦縫耳衣寒

行馬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門外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楊彪為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李義山九日題令狐綯廳壁詩云郎君官貴施行馬

廬鴻一

唐盧鴻一隱於嵩山綱目書數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說一字

屠蘇

屠蘇平屋也又庵也雪賦韜罘罳之飛棟沒屠蘇之高影杜詩頗憑金腰裹走置錦屠蘇冠亦名屠蘇以有屋也元康謗曰屠蘇障日覆兩耳會見瞞兒作天子酒本名酴酥後更謁為屠蘇云起自孫思邈取菴名以名酒者附會也

錦里油

宣室志唐元宗時西蜀有尼進椋髻香油本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油油音同遊乃幸蜀之讖

茗飲之始

飲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記非也按吳志韋曜傳孫皓時每宴饗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或為裁減或賜茶荈以當酒如此言則三國時已知飲茶矣逮唐中世榷茶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國計賴此為多

舉按

孟光舉按齊眉按與案同俗直謂几案耳呂步舒語林少頹案乃古盌字故舉與眉齊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盌耳

薯蕷

負暄雜錄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藥宋英宗諱署改名山藥

夜航

夜航惟浙西有之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

朝有物充君信榴酒三瓶寄夜航榴木名汁甘可為酒出山海經沈約集中嘗用榴酒字

乾鵲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荊公以為虔字音見於鵲之彊彊易統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水屬水羞

顏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艷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擢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水屬二字全未見人用孫王融謝紫鮮啟曰東越水羞實蔡乘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揚鮮魚之味劉孝威謝藕啟曰凡厥水羞莫敢相輩水羞二字亦新

王母

杜少陵元都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人多不曉王母宋中宮陳彥和在宣和間掌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尾甚長飛則尾開頵裊如兩旗少陵詩正指此

白暗黑暗

南人謂象牙為白暗犀角為黑暗杜詩黑暗通蠻貢

硯北

段成式書云杯宴之餘常居硯北又長踞硯北矣機素少言几案面南設坐硯之北也

無恙

恙毒虫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相見問勞必曰無恙

甌脫

史記各居其邊為甌脫又曰甌脫外棄地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正義曰按境上斥候之室為甌脫也

邨裏來

蛱蝶一種名邨裏來滕王畫之最工

竹夾膝

竹夫人唐人謂之竹夾膝陸龜蒙所咏是也

十家

唐妖女入宜春院者曰内人亦曰上頭人亦曰内家趙德麟謂得幸者為十家遂引鄭嵎詩十家三國争光輝不知明皇時十宅諸王與韓虢最為寵盛鄭詩指此爾

翠筑

翠筑薁芙實也江淹去故鄉賦北風折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筑疎

剪熨

晏元獻公清儉凡書簡首尾空紙皆手剪熨置几案以備用

相風

相風烏千里風乃動劉孝威詩機車鳴里鼓駉馬駕相風

木熙水嬉

跳竿曰木熙撓渡曰水嬉吳都賦乘兕舟兮為水嬉

窶實

說括窶實色紅如硃砂謂熒惑躔度臨照而然

毷氉

毷氉音冒達本外國服令性烈者以此目之

蝨官

商鞅謂仁義諸物為六蝨故云蝨官又謂處士謂六蝎韓非謂之五蠹退之詩得無蝨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群倫

七曜五雲

王勃益州夫子廟堂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來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讀此不解訪之一行一行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悉不可知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搖

細腰

劉禹錫踏歌行為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脅息然後帶緣墻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一國皆餓色細腰事凡兩見不聞襄王也疑劉誤記

帛繞

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望城郭如疋帛之繞叢花也庾韓鄂歲華記麗云帛繞叢林杯流曲水

上巳

上巳本三月上旬巳日後始定三之日便複修禊不拘巳矣黃滹文詩上巳重逢巳誤也

蜜香樹

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柜柳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平者為雞骨香根為黃熟香幹為棧香細枝緊實者為青桂香根節輕而大者為馬蹄香花不香成實乃香為雞舌香

心字香

范石湖驂鸞錄云番禺人作心字香用素馨茉莉半開者著淨器薄劈沉香層層相間封日一易不待花蔫花過香成蔣捷詞銀字笙調心字香燒宴小山詞記得年時初見兩重心字羅衣

十四樓

漢書方城十二樓人多知之東坡詞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晏振之金陵春夕詩花月春江十四樓按洪武中建來賓重譯清江石城鶴鳴醉仙樂民集賢謳歌鼓腹輕煙淡粉梅妍柳翠十四樓于京師以處官伎

鰈婁鶼蹷

東海之魚曰鰈比目而行北方有獸曰婁更食而視南方有鳥曰鶼比翼而飛西方有獸曰蹷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駏驉二獸見人來必負蹷以走子虛賦蹷蛩蛩轔距虛

天地始終

漢書律曆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楊子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邵子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三萬八千年盡之二說天地之始終且兩過矣

咏骰子

正德間有使女央其名於客所分咏以骰子命題使應教曰一片寒微骨翻成面面心自從遭點污拋擲到如今亦清切可感

佛髮

南史扶南傳曰佛髮青而細如藕絲

承露

趙魏之間以幅巾為承露

盬字四義

食貨志猗頓用盬鹽注盬鹽池詩王事靡盬注盬不堅固周禮盬人共其苦鹽注盬鹽不練治也左傳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注盬啑也一字四義盬腦尤奇

襬芳亭

鉅野有襬芳亭郡人延羊維翰書石未至使謝天香戲以袖書襬芳二字維翰至書亭字完之二人遂成伉儷羊嘗戲謝曰昔日章臺鬪舞腰行人無不折枝條天香曰從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

屌屄

屌屄音袢直說文從後相及也答賓戲其餘焱飛景附屌屄其間者吳都賦屌屄鱗接俗不解義妄作雪義

親家

輟耕錄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令[illegible]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矣

引光奴

杭人削松木為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木片頂分許名曰發燭又曰焠兒用以發火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為業豈即杭之所製歟宋翰林學士陶公穀清異錄云夜有急苦于作燈之緩有知者披杉條染硫黃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按此則寸焠聲相近字之譌也然引光奴之名為雅

面不畏寒

輟耕錄人之四肢百體皆不畏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胸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愠羝

愠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坊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姿媚而微愠羝

能賁

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

不落不托

古人以杯為不落取其常飲則昏酣之流也以鑿麥為不托以其躬進至精則饔飧之首也

積沙成圃

廣州新會縣焖崗以南瀕海人有蔬圃乃淺水中積沙而成者或為颶風飄去若浮筏然番禺有人訟失去蔬圃為人所匿在百里內外益其事也載玉堂閒話

土脉橫竪

土脉有橫有竪許顗閒田有竪土者不可耕以其不停水陝以西民皆穴土而居亦曰此橫土可劚若遇竪土即坍塌矣

錢陌

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為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陌今民間零用其有紙裹賚人者每百輒闕數文使知梁時陌法爰者當無怏怏今京師以三十三文為一百近更減至三十文為一百席上賚人通行不以為怪

朝節

圖經沘陽風俗不重端午而重夏至以角黍舒雁相饋貽謂之朝節

蓬塊

博物志徐人謂壓土為蓬塊

浣花天

放翁詩已過浣花天諸四月十九日也蜀人以是日遊于浣花溪上故云

蓮花漏

佛藏遠公弟子惠要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製十二銅葉芙蓉因波隨傳分別旦夕以為行道之節名蓮花漏何兆詩芙蓉十二[illegible]蓮頂香是也

廿卅卌

顏之推稽聖賦魏嫗何多一孕四十中山何夥有子百廿廿音入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者誤又三十并為卅音撒四十并為卌音錫始皇禪梁父刻石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乃以三句為韻四字為句而今史記刻本皆作二十有六年一字改作二字非也

沓潮

番禺記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今吳中猶有此名

始廢井田

世儒罪秦廢井田不知井田之廢始於管仲作內政已漸壞矣至秦乃盡壞耳元陳孚題管仲井詩云畫野分民亂井田百王禮樂散寒煙平生一勺潢汙水不信東溟浪沃天可謂闡幽之論又九河之壞亦自管仲始詩緯所謂移河為畍在齊呂是也

三關

元志云燕有三關曰松亭關今名喜峯口曰古北口曰居庸關周世宗一日下三關在顯德六年遼之應曆九年也其三關則益津關今之霸州瓦橋關今之雄縣淤口關今之雄縣

虎僕

皇甫松大隱賦書柚虎僕射用牛觸博物志有獸緣木文似豹名虎僕毛可取以為筆今俗名九節貍

厶地

今人書某為厶皆以為俗從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公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甯注云鄧厶地陸德明釋文曰不知其國故云厶地本又作某

松煙

元有朱萬初善製墨純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不可泯者用之非常松也天曆己巳開奎章閣掄儒臣親侍翰墨㝡公在初康里公子山皆侍閣下以朱萬初所製墨進大稱旨

小御團

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為畫眉墨

澄泥

絳縣澄泥硯一縜袋置汾水中踰年而後取則泥沙之細者已入袋矣陶以為硯水不涸

曹吳畫法

北齊曹仲達畫人物衣服緊窄唐吳道子畫衣服飄舉時人語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桃源圖

唐人畫桃源圖極為其妙舒元輿作紀云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戛青玉身入鏡中

皂錦

米帖謂㬎云大觀帖用皂鸂鶒錦褾褫

木難

曹子建詩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注引南越志云木難金翅鳥沬[illegible]也又[illegible]珍[illegible]狀其形色今所謂祖母綠也

西弄

南史東昏侯遇弑於西弄宮中別道如永巷之類也元經世大典所云大街注即衖弄

槐衕

中朝故事云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

甘泉

甘泉宮有三秦之甘泉宮在渭南陏之甘泉宮在鄠漢之甘泉宮在馮翊雲陽縣雲陽記云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淙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㵎然凝泊每八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暫臨凉秋晩候縕袍不暖所謂寒門也漢世以為避暑之處

柴門

晉書儒林傳清貞守道抗志柴門又漢書云漢中之俗蓬戶柴門食必兼肉

畫鳥

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為白鷺取其延望之意其時亭堠多刻鷺像漢明帝巡狩過亭障有鳥鳴亭長引弓射中之奏曰鳥鳥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帝悅令天下亭障皆畫鳥故楊升庵詩云山遮延鷺堠江繞畫鳥亭

麗矚

南史隱逸傳棲山篁堵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宋人以麗矚名亭茶料

鞍韉

荀子𦈡韅注馬服之革在以𦈡皮為之韅乎見切左傳韅靷鞅靽音絢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

牙籠貂扇

西京雜記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以象牙為大籠慎常冬日宮詞禦障風貂尾扇熅火象牙籠貂扇冬月用之歐陽元詩十月都人供賦箑余曾於冬日入直見朝鮮貢使手持貂扇以障面蓋古製也

派黃

會稽竹箋供御號為派黃箋唐詩珍箋吟派黃

星施

周書王會篇樓煩貢星施施旄旄之屬

菱䩡

録異記菱䩡鎖金鍍相連屈伸在人顧况詩春樓不閉䩡鎖亦作葳蕤又葳蕤旗名鹵簿中有之瑞應圖云葳蕤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

紫花墩

宋學士王珪召對蕊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三雅

劉表三爵上曰伯雅中曰仲雅小曰季雅宋時蔚州有三雅池古有修此池得三銅器狀如酒杯各有篆文當時雖以名池而不知為劉表物也吳均詩聊傾三雅卮本此

鳳盃鳳艒

唐碑文死釜之於黃鍾饕咒之於鳳盃盃音禾見博古圖又隋志有龍舟鳳艒艒音墨

方麴

北史楊愔傳以方麴障面讀者不解方麴為何語按說文作笛蓋竹織方扇也

紫壇

漢行宮用紫泥為壇齊梁郊祀歌所謂紫壇也

紫轂

袁紹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填接巷路

帖子致語

宋時御前内宴翰苑撰致語八節撰帖子雖歐蘇曾王司馬范鎮皆為之益張而不弛文武不能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聖人亦不之非也明成化中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杲不撰元宵詞又上疏論列以其然自是而後每有文字輒命文華門仁智殿輩為之往往傳奉躐得美官愚意以為如六一公玉堂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君王念舊憐遺族長使無權保厥家頗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亦何不可尚唐李後主遊宴潘佑制詞云樓上春寒山四面桃李不須誇爛熳已失了春風一半意謂外多敵國而地日侵削也後主為之罷宴瓊詞若此何異諫書乎工執藝事以諫況翰苑以文章飄拔乎黃莊諸公無乃未達耶

舉此

米芾張橫渠贊舉此荅以虎皮為講席也按唐戴叔倫詩猊座翻蕭索舉此書接連則以舉此為講席唐時已然矣

玉環俞 俞音輸

銅人針灸圖載臟腑一身俞穴有玉環俞不知玉環是何物張紫陽玉清金華秘文論神仙結丹處曰心下腎上脾左肝右生門在前密户居後其連如環其白如綿方圓徑寸包裹一身之精粹此即玉環也醫者論諸種骨蒸有玉房蒸亦是玉環其處正與臍相對人之命脈根蒂也

金莖花

杜陽雜編載隋大業中元藏幾為過海使風飄一洲曰滄洲人多不死上有金池水石泥沙皆如金色有金莖花如蝶人多戴之曰不帶金莖花不得到仙家今人但知日銅掌承露為金莖

兩函谷

陝州西南有洪溜澗古函谷關也漢武帝時楊僕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新安故有秦函谷關漢函谷關之別

金吾

崔豹古今注金吾車軸棒也漢執金吾亦棒名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漢百官志曰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二十人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文獻通考武帝增置七校吏名中尉為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以名官

一通

衛公兵法鼓三百三十三槌為一通鼓止角動吹十二聲為一疊

高下舂

治栗者落杵曰舂日之經天自日禺中至日晡皆横過再向晚則日影旁射側落如舂者直下其杵故曰高舂曰下舂言日落之漸次也梁元帝詩曰斜景落高杵薛能詩曰陽溪邃見夕陽舂王僧孺致仕表云高舂之景一斜不周之風忽至駱賓王破楊虜露布照盡高舂雲昏乙夜皆此義而原本於淮南子經於泉隅是謂高舂

白簡

古彈文白紙為重黄紙為輕故云臣輒用白簡以聞令御史白簡即其事官本俱用印惟御史不用印故曰白簡 今之章奏俱用白紙不獨御史也但各

玉蓮

玉蓮王梅溪先生十朋之女孫汝權宋進士與梅溪為友敦尚風誼先生劾史浩八罪汝權實慫恿之史氏所最切齒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衊之

跨竈

海客日談曰馬前蹄之上有兩空處名竈門馬之良者後蹄印地之痕反在前蹄印地之前故名跨竈言後步趱過前步也人解跨竈之子謂竈上有釜釜字上父字跨竈者越父也殆為臆說

聚頭扇

摺疊扇一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者之目元時高麗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效為之今則流行寰廣團扇廢矣[illegible]成化間近有作偽者乃取明初名公手蹟入扇可哂也

射落九烏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為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大士循名而騁奇異哉 烏易得落九烏何足傳大約古人多有造不經之說以欺後人而傳者遂以為真也史者知其不足為實

四皓碑

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為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錄金石錄鄭樵金石略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起故特表出之

姚[?]孝

姚廣孝本醫家子王行識廣孝於為僧時贈之序云上人年甫壯會天下亂已極且兆治治然後出於時發其所蘊其上人之志歟又云當世之人安知終無與上人同其志者姑有所待也又云斯道非若他人事佛奉師碌碌作沙門者也

殺吹

白樂天歎開花詩雨日憑輕照東風莫殺吹自注殺去聲音厦俗語太甚曰殺容齋隨筆序殺有好處元人傳奇忒風流忒殺思今京師語猶然大約殺大甚曰殺甚此假借字也

鏊

鏊字玉篇不載舊楚去聲齒怯泥吞涂師語謂怯皆曰鏊音茶山谷[illegible]入向柑詩云莫向君家樊素口瘵摩徵鏊遠山顰黃山谷和人送梅子云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蹙遠山茶山之詩全效之方秋崖楊梅詩併與文園消午渴不禁越女蹙春山

庚死

史記庚死獄中注不明庚義按說文束縛捽抴為臾臾庚古字通也

遳脃

京師俚語目形短矮曰遳文選有遳脃之語唐書王伾傳形容遳陋通鑑音義作七禾切

肉言

爾雅曰徒歌曰謠說文謠作䚻注云䚻從肉言今按徒歌謂不用絲竹相和也肉言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歌曰肉言童子歌曰童謠以其言出自其胸臆不由人教也唐人謂徒歌曰肉般即說文肉言之意也

青葱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用玉樹青葱誤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野客叢書以為說此說為非

杏園

嚴介溪鈐山堂集云明宣德間館閣諸老有杏園雅集圖

單絲五暈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綾銀泥五暈羅裙

捺鉢

遼史秋冬違寒春夏避暑各有行在謂之捺鉢

攔子軍

遼史兵衛志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探敵人動靜曰攔子軍

金麥

遼史儀衛志金麥馬首飾也按馬融賦揚金麥而把玉瓖蔡邕獨斷云金麥馬冠玉瓖馬帶則此名自古有之

葉格

遼史宋錢傳公家有葉子揭格之戲名葉格戲

頭魚

遼史歲時釣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名頭魚宴與頭鵝宴同

魚齒獻角

庾信哀江南賦地平魚齒城危獸角左傳河於魚齒之下注魚齒山名呂氏春秋狂獸以尾為旌以角為城

解花叢

楚辭家苑解花叢謂秋至草木凋也

顏倪

嵩山顏瑛無錫倪元鎮俱以猗卓之資更扶才藻風流豪爽冠於東南明洪武初各散家貲顏嘗畫其像題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

斛律金

北齊斛律金不解書有人教押名曰但五屋四面平正即得至作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為一時樂府之冠

澁體

唐徐彥伯為文多變易以鳳閣為鵷閣以龍門為虬户以金谷為銑溪以玉山為瑤歎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以月兔為蟾魄以風牛為飈犢後進效之謂之澁體見朝野僉載

脂瓶

舊說鳥雀尾上有肉高有穴者名脂瓶每引嘴取脂以塗翅毛則悅澤而露不能濡

翡翠

廣志翡色赤翠色紺江淹賦欲二鳥之奇麗是也張揖上林賦注翡翠大小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

珠毛

孔雀尾端一寸名曰珠毛

魚丁

爾雅魚枕謂之丁腸謂之乙尾謂之丙注其骨形似篆書丁字乙字丙字

旋波移光

旋波移光越之美女與西施同進於吳王肌香體輕飾以珠幌若雙鸞之在煙霧

半面

東觀漢記應奉嘗詣袁賀賀時將出行閉門造車匠於閣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今人云半面之識本此

夫娘

南宋蕭齊崇尚佛法閣內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夫娘之稱夫人娘子也陶九成謂是罵語蓋未見六朝稗說耳

裝潢

唐六典有裝潢匠注音光上聲謂裝成而以蠟潢紙也今人多作平音讀

烏頭綱

鶿鷀取魚快捷為甚江南漁郎用者名烏頭綱

孔陵樹

孔子冢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世莫能知其名傳言孔子沒群弟子

各持本國所產米種冢上其樹如柞枌雜離女貞五味毚檀之屬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中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固為說夢陽用修謂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寵成帝常與微行者則亦非也按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並曰趙李桀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是也小臣趙李豈阮之所謂輕薄耶

長相思

長相思被中綿也古詩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父子狀元

宋朝父子狀元者人知有梁灝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師德許安世許將

兩許俊

說楛世有兩許俊一唐人為韓翃奪章臺柳者為侍史中丞都押衙一吳越時人亦為御史中丞都押衙

搗衣

字林云直舂曰搗古人搗衣兩女子對立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

素馨

陸賈南中行紀云南中百花惟素馨香特酷烈彼中女子以綵絲穿花心繞髻為飾梁章隱詠素馨詩云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用陸語也

五字

司馬景王命中書郎虞松作表再呈不可意鍾會取草為定五字松悅服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松曰鍾會也景王曰如此可大用沈佺期詩五字擢英才用此事解者以五字為詩誤矣出郭頒世語

平楚

楚叢木也登高望遠見木杪如平地故云平楚

洞宮

燕昭王得洞光之珠以飾宮王母三降其地名曰洞宮劉滄詩云沐髮清齋宿洞宮又唐人稱道院曰洞宮

八紘雙鏁

北史李搔字德況有才藝嘗採諸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紘南史柳世隆善彈琴時稱柳公雙鏁

狎獵

蔡邕賦條風狎獵吹予牀帷

勾闌

段國河洲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勾闌甚嚴飭古今注漢顧成廟設扶老勾闌勾闌之名始此

拋堶

宋世寒食有拋堶堶音陀之戲兒童飛瓦石若今之打瓦也或云起於堯民之擊壤

凌歊臺詩

許渾凌歊臺詩曰宋祖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此宋祖乃劉裕也南史稱宋祖清簡寡欲儉於布素嬪御至少嘗得姚興從女有盛寵頗廢事謝晦微諫即時遣出安得有三千歌舞之事耶作詩不多讀書恐貽後世之譏

駭鼓

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昌黎詩其鼓駭駭蓋用其字

露甲

瑞香花即楚詞所謂露甲也有人夢中聞香覓得此花又謂睡香一名錦薰籠一名錦被堆韓魏公詩云不管鶯歌向曉催錦衾春擁奇成堆香紅若解知人意睡取東君莫放回又薔薇亦稱錦被堆

陽鐫

東皋雜錄云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惟張平子碑則額與身皆篆也劉禹錫宜城歌云花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不見漢碑不知此句為何說

紅靺鞨

靺鞨國名古肅慎地也產寶石大如巨栗中國人謂之靺鞨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紫藥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籠寶籠貂瑞發凝霞作九珠尚軟油露成津寒初劉若王千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靺鞨

鏡殿

唐高宗造鏡殿武后意也四壁皆安鏡為白晝秘戲之需因劉仁軌諫立命別去帝崩後復建之楊廉夫詩鏡殿青春秘戲多玉肌相照影相摩六郎酣戰明空笑隊隊鴛鴦漾綠波

筆陣圖

筆陣圖乃羊欣作李後主續之今陝西刻石本後主書也以為羲之誤矣

壽潛玉環

靈芝一名壽潛出瑯嬛記蓮花一名玉環出三餘帖

苾芻

尊勝經註僧曰苾芻此物本草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勝五引蔓傍布為佛之徒理亦宜然故以為名也

玉虎

河圖謂雷聲曰玉虎鳴

金羅半面

元仁宗宴群臣於長春殿供事內臣進饌有咳病帝惡其不潔命為鑿金羅半面圍之許露兩眼下垂至胸自是進饌者以此為例

鞠七流踏

元成宗春暮命宮人掃落花鋪蘭茵殿施金帳諸嬪衣碧鳳朱綃半袖彩頭纏古貝錦臂繫秋雲紫絲帕着白氎襪成群相逐滚蹴翻花戲押編日帝曰上爍黃金下設尊席使美人為鞠七流蹴之戲

長樂園

元詞客馬文友別墅新義門內有春香亭每百花開時置酒亭下會都下吟士賞花賦詩謂之錦繡會又有飲山亭夏日避暑於此又有娑娑亭玩月之所因號其墅曰長樂園

茜帽

元初起圓殿於西宮中以居西僧僧官皆著茜帽

謝豹

昔有人飲於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悅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乎故名子規為謝豹

紅姑娘

徐一夔元故宮記云棲毛殿前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含赤子如珠甜酸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今京師人家多種之紅姑娘之名不改也

木棉

通鑑梁武帝木棉皂帳史照釋文云木棉江南多有之以春二三月下種既生須一月三薅至春生黃花結實及熟時其皮四裂其中綻出如綿土人以鐵鋋碾去其核取如綿者以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許牽弦以彈綿令其勻細卷為筒就車紡之自然抽緒如繰絲狀織以為布按此即今之棉花也綿有三一曰繰綿出於蠶緝一曰木綿出於交廣名班枝花一曰草綿史照釋文所言形狀是而以鮮木棉則非也其曰竹為小弓長尺四五寸今之制棉花弓長五六尺以羊腸為弦彈之聲如晴雷丘文莊謂棉花元始入中國殆未考史照之說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南中木棉樹大盈抱花紅似山茶而蕊黃花片極厚非江南所藝者雲南阿迷州有之嶺南尤多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麝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李後主詔取數十根植於移風殿號蓬萊紫丁香一名百結花有紫白二種

水西蒲葵

水西花葉如萱草花黃夏開椶櫚一名蒲葵

鬘華

茉莉花一名鬘華見佛經錦帶花一名鬢邊嬌見成都古今記

八芳

艮嶽八芳金蛾玉蟬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

菟奚顆

款冬花即爾雅所稱菟奚顆凍者紫赤華生水中十二月雪中出花郭元生述征南記云洛水至冬凝厲則款冬茂悅層冰之中乃知唐詩僧房逢著款冬花正十二街頭春雪時也詩人之體物瀏亮如此

優曇鉢

佛書所言優曇鉢羅花其說沒幻不可知今廣東新興縣有優曇鉢似枇杷無花而實即所謂無花果也

鴟腳莎

爾雅云菉王芻郭景純云菉蓐今呼鴟脚莎詩瞻彼淇澳菉竹猗猗
即此

盧橘

上林賦盧橘夏熟注不言何物注唐三體詩者指為枇杷世皆宗
其說予觀上林賦人有枇杷㯕柹之文不應重出也偶閱吳錄云
朱光祿為建安郡中庭有橘冬月樹上覆裹之至明年夏色變青
黑味絕美盧黑也故曰盧橘此說近是

梬棗

梬棗俗作軟棗一名牛嬭柹一名丁香柹文選蜀都賦所謂梬蜀
中製有以此果粿油染紙為之 軟棗瀋陽所產味甘而軟去皮鑿飯充貢非丁香柹也

[illegible]

五代銀陽令胡嶠於回紇得瓜種培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
曰西瓜是西瓜至五代始入中國文選浮甘瓜於清泉蓋指王瓜
甜瓜耳

土芝

稽含瓜賦世云三芝瓜處一馬謂之土芝

鎮心

南史鄭灼苦心熱以瓜鎮心劉子化詩七盤紗舞頻揮汗五色嘉
瓜且鎮心

君遷

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注欽按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
嬭俗云牛嬭柹是也沈佺期詩芳春平仲綠注平仲之木實白如
銀

伊蘭

蜀中有花名賽蘭香花小如金粟特馥烈戴之髮髻香聞十步經
月不散西域以之供佛名伊蘭

紅豆

紅豆樹名相思子花白色葉如冬青蜀人採其實以為果飣古詩
紅豆生南谷秋來發幾枝贈君勤採擷此物最相思

流草 病草

蓬名流草艾名病草

蕉紅

[illegible]石花[illegible]蜀中染深紅者謂之蕉紅盖傚其[illegible]花云

金蟲

金蟲出利州山中蜂體綠色光若金蜀人取佐釵鐶之飾

玉雨

司空圖謂梨花為瀛洲玉雨

紅雲宴

蜀劉鋹每年於荔枝熟時設紅雲宴

會昌瓜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酷似蟬形圃中人移土檻中
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挹綠腰

紫瓜

落蘇本名茄子隋煬帝緣飾為崑崙紫瓜人間但名邈味而已

千金菜

高麗國使者來隋人求得菜種酬之甚厚因名千金菜今萵苣也

百歲羹

俗號虀為百歲羹言至貧亦可具雖百歲可長享也

麝香草

五代宮中呼蒜為麝香草

桐花鳳

李德裕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於玄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余故作小賦書其上其略曰續[illegible]動[illegible]之清[illegible]歌之[illegible]

鳳子

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鶯兒喚蝶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謂蝶也

玉龍膏

宋以面油為玉龍膏太宗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右軍書學

王右軍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

觀蓮節

六月廿四日為觀蓮節晁采與其夫各以蓮子饋遺為歡

佛汗

劉元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元佐遽往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禮之翌日復起齋場由此士庶競集輸施甚眾乃令將士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十萬以贍軍

紙兒歌

內翰所作文字名月炙廣唐學士撰宮中紙兒歌即是剃頭文也

特介

揚子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擇有介麋

綠竹管絃

漢張禹傳後堂綠竹管絃故右軍用之蘭亭敍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詞耶

[illegible]

吳主亮作金精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

軍帳

軍帳魏武所制以軍中服之輕便或作五色帳以表方面

曲蓋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漢朝用之乘輿謂之輔輿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綺闌

魚豢魏略曰明帝九龍殿前為玉井綺闌

鉛砌

後主詩鉛砌美銀光飾井雕花楨

耕壽堂

東坡書曰范淳夫講書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粲然乃得講書三昧也

魚尾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於室以禳之自有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

蚩尾

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劉孝標始云蚩尾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古老傳曰蚩尾出於甄上遂謂之蚩尾

霞帔

唐[illegible]開道逸賜緋霞紅帔以送公卿賦詩送之令世所謂霞帔者始起此耳

小步馬

西域傳烏桓國出小步馬師古曰小細也言其能蹀足所謂百步千跡者也韓退之詩曰橫飛玉盞家山小細蹀金珂塞草春用此也

鈿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鈿器楊雄蜀都賦曰雕鏤鈿器百伎千工

跳盪

渾瑊年十一以跳盪功唐兵志先鋒未交陷堅突眾敵因而敗曰跳盪

漢高父名

漢高祖父太上皇前史不載其名後漢章帝紀祠太上皇於萬年注名煓一名執嘉高后紀載高祖母曰昭靈后

兵刑一事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帝典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為一矣

東箱

周昌傳呂后側耳東箱聽注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今世誤作東廂西廂非是

鐵碑

鐵碑霣光也太平廣記月支獻猛獸兩目如鐵碑之交光

果然褥

梁張纘謝果然褥啟嚴冰在節朝飈結宇吹綺愧煖挾纊慙溫

蛛蝥

陳武帝性尚儉素私宴曲宴皆瓦器蛛蝥

五鬣

凡松葉皆雙股故世以為松釵獨栝松每穗三鬣而高麗所產每穗乃五鬣焉今所謂華山松是也李賀有五粒小松歌

食酒

飲酒謂之食酒于定國傳曰定國食酒數石不亂鄭子厚序飲亦云吾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

錄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楊州刺史行部錄囚又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否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音太元云滯於徒獄注云歲見錄集韻呂錄音良倨切寬省也唐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奇之顏氏所謂近俗不曉其意訛以爲思慮之慮蓋指唐人也

八座

光武分尚書爲六曹并一令一僕爲八座

兩草旱草

[illegible]疾藜也又華山有此名肥遺見則天下大旱

養花

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節澤國此月多有輕陰微雨名養花天

一寸椹

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菓玉蔬并一寸椹

月頹

吳俱日雨謂之月頹

滑稽

滑稽轉注之器也凡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似滑稽轉注不已故呼爲滑稽

崑崙觴

魏賈鏘令人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爲崑崙觴芳味絕倫

醒酒石

李衛公平泉莊有石能醒酒開元興慶池內有草能醒酒

都公

唐呼左右爲都公

弓足

墨莊漫錄考婦女弓足起於李後主按樂府雙行纏其辭云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以此知起於六朝然史記云臨淄女子彈弦纏足又云揄修袖躡利屣意古已有之再考襄陽耆舊傳云盜發楚王冢得宮人玉履翳世履有鳳頭重臺分梢之制阿南郵謂唐人通咏略不及之亦未博考杜牧詩細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段成式詩云醉袂幾侵魚子纈影纓長戛鳳凰釵知君欲作閑情賦應願將身托繡鞋花間集云慢移弓底繡羅鞋亦屢見於詩詠矣婦人纏足不知起於何代亦見詩之見於古者如兩足白如霜如臨流濯素足此以不纏之証也如此段所引乃纏足之說也相傳起於東昏使潘妃以帛纏足金蓮貼地行其上謂步步生蓮花然石崇有沉香爲塵使姬人步之無迹者已先之矣又如引史記所云利屣者以彼有光之尖銳不言之也則纏足之風由來已久如唐詩所云六寸膚圓光緻緻但不如後世之極纖小耳至於弓足之稱言纏足中衝弓如弓形殊不知焦詩女子三四歲即纏天然纖小並無弓形其弓形者空爲鳥頭腳不足貴矣

獵酒

古人謂無籍之士將手清談無故來人家志必得酒而後去謂之

獵酒張仲舉詩云狂客有時來獵酒老夫無日不焚香獵酒出五代史漢常思性鄙澁每從事來輙怒曰必是獵酒

綱巾

綱巾之製出自明初時有髮束中圓四方平頂之搖或曰楊維楨製此戴之以見太祖

蚌醬

李後主蚌帖下屬州貢蚌醬知以宗廟為重恐滋味醬玉篇作冉切毛篇而琰切味薄也漢律會稽蔵獻鮚巨乙切醬二升以說文求之鮚為蚌知此物為宗廟祭久矣

硬黃

寶章集云符書秘閣後以至道後逮紹聖間所購書摹石寶章閣畫作硬黃紙次第備足

萬年枝

詩中多用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為冬青非也按草木疏云檍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億萬之義故名萬年樹即此也

龍種

俗傳龍子九種各有所好一曰贔屭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二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叫吼今鐘上紐是也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獄門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六曰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橋柱七曰睚眦性好殺故立于刀環八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火故立于香爐九曰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于門鋪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不寐故用警巡

韓通無傳

東坡問歐陽公曰五代史可傳否公曰修于此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蘇公曰韓通無傳惡得為善善惡惡公默然通周臣也陳橋兵變歸戴永昌通擐甲誓師出抗而死

百子帳

唐宋禁中大婚以錦繡織成百小兒嬉戲狀名百子帳

不拜佛像

歐陽公歸田錄載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否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上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

花蠟燭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相傳是寇萊公燭法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雖其不幸亦可為戒也

飲仁和肆

宋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側有酒肆號仁和酒著名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

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與公約曰
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
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
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何故私入酒
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
舊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
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劾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
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人也其後章獻皆
用之

晝食鈞餅

[illegible]鈞餅羅凡上律群臣入觀獻
詩話王安石見而食之殆盡帝聞知不悅曰安石詐人也設誤食一
粒則止矣有食盡之理耶此與魯肅簡事皆當錄諸座右

蕨胎弁醴

轉語名蕨胎仙經呼蜜為弁醴

笑楪言鯖

事新錄云笑楪言鯖足添腹笥

上元燈

上元燃燈或云起於漢祀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
賦陳後主有光璧殿遙詠山燈詩唐明皇天寶中東都設燈大宗
開成中建燈迎三宮太后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宋太宗時三元
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二節
而上元遊觀之盛冠於前代

百圍燭

淮南楊渥燃十圍之燭以擊毬

十五事

沈休文碑云同王子洛賓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王子晉初遊
洛濱年十五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

退紅不皂

唐時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
嬌王貞白偈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若今之粉紅髹漆
器也宋時縑帛中有淡皂色謂之不皂可對退紅

[illegible]床一流

南朝呼筆四管為一床集韻銀八兩為一流

浣書攤飯

東坡謂晨飲為浣書李黃門謂午睡為攤飯陸放翁詩浣書滿挖
浮蛆瓮攤飯橫眠夢蝶床

六瘼

李彪表頃者抗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六瘼
即六事也

銅池

宣帝紹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注銅池承霤也以銅為之

粘雨

拾遺記晉武帝于樓上以酒灑塵名曰粘雨

十縣

漢書舊制太子湯沐十縣

衷甲

左傳云楚人衷甲言甲在衣中

鐵馬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后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為作溥玉龍數十枚以縷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擊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竹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不借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雨有隣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吾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擲與化為鶴飛去故名草履為不借

仙樂

琵曰大鵲笙曰禾庸鼓曰送君鐘曰華由磬曰洗束皆仙樂也

不須鞭

致虛雜俎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驟駝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群臣編為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

三韓

三韓馬韓辰韓弁韓也出後漢書

鐵樹

升菴集吳興王濟日詢手鏡云吳湘間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鐵樹開花余在廣西横之馴象衛於指揮家見一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質理細厚問之曰此鐵樹也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瓣較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草氣乃知鐵樹花開之說有自來矣

自生火

抱樸子南海蕭丘之上有自生之火春起秋滅丘上純生一種木雖為火所著但少焦黑人或得以為薪者炊熟則灌滅之用之不窮

遂川無桑

後燕錄遂川初無桑及慕容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之桑悉由吳來

索郎

瑯環記試鶯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為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為集竒哉秪當索與郎耳因名酒曰索郎後人謂索郎為桑落反音亦偶合耳

櫻桃宴

王保定摭言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覃及第勅郎吏曰醵罰所費取足而已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不啻數升

朱鑾麝酒

元山記唐陳茂為尚書郎每書信印記搗朱鑾澆麝酒匣以鎮犀養以透雲香印書達數千里香不斷

龍口渠

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每飄諸花蕊經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晝春月尤妙見韓偓金鑾密記

鬪花

清異錄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摘少頃勅還宮鎖花門膳訖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宦士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曆以驗姓名時號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

樓羅

樓羅幹事趨稱也演義云人能樓攬羅綰謂之樓羅酉陽雜俎云段成式在秘丘見內官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聚[illegible]頭[illegible]食[illegible]羅技[illegible]此語[illegible]元帝風人辭城頭羅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其起久矣

豐碑

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斵大木如碑之狀樹于槨之前後四角為下棺而設也諸侯用之桓楹斵木如大柱亦為下棺而設也大夫用之

窮九

陳希劉五雜組閩中以正月二十九日為窮九謂是日天氣常窮晦然也家家以搏粟之屬作糜餔之

迎富

素俗以正月二日携鼓樂郊外朝往暮回謂之迎富

衡石

史記秦始皇衡石程書以事註石百二十斤也文書曰以百二十斤為程

經皇

經皇家前門也見左傳

頭會箕斂

賈誼傳秦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

黃襬

黃襬乳母起服焉宋明帝寢疾召褚淵入見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襬耳註宋主欲褚淵佐太子如乳母之哺養小兒也

堯舜禹湯

宋劉[illegible]趙南[illegible]舉如何乃[illegible]中若者趙堯舉春季舜舉夏偶湯舉秋貢禹舉冬各職天子所服也又湯周福祚乃張湯杜周也當時士子皆以唐虞三代為對

新米早李

齊書齊主時居南宮東平王儼從上皇胡后居北宮嘗于南宮見新米早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

薈蕞

鄭虔採集異聞著書四十餘卷名曰薈蕞薈草多貌蕞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為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唐史亦因之獨杜工部八哀詩云薈蕞何技癢可以為據

絛翮素影

拾遺記周成王時塗脩國獻丹鵲一雄一雌孟夏取翅為扇一名條翮一名素影

高柳

徐陵上梁元帝表有高柳生風句註高柳邊邑名今奉天府遼東有柳條邊揷柳為畛東西八百里

白蓍

劉晏時稅外橫取謂之白蓍

三商

周禮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蘇易簡文三商而眠高春而起南史求衣昧旦昃食高春

押不蘆

押不蘆起死回生草出元阿謚主詩中回回國產一物草本極毒全似人形如人參之類名曰押不蘆在土中深數丈人或誤觸其苗即中毒死取之之法先于四旁開大坎可容人然後以皮條絡之皮條之係則繫于犬之足既而用杖擊犬犬奔而根拔犬感毒氣隨斃就埋土坎中經歲然後取出暴乾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痲痺而死至加以刀斧亦不知也至三日後別以少藥投之則活葢古華佗能刳腸滌胃以治疾者必此藥也宋時御藥院中亦儲之人與此說不同

行縢

禮記注偪斜幅也纏足至膝漢謂之行縢人見國策

墜露落英

屈原離騷經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注云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蕋洪興祖補注云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又謙一說云詩之訪落訓落為始意落英之落為始開之花芳馨可愛若至于衰謝豈復有可飡之味

蘭石渠答

漢書鼂錯傳具蘭石布渠答註蘭石城上雷擂也渠答鐵蒺藜也

滅威字異

學齋佔畢毛詩正月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注威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威武劣反滅忙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矣然史傳多有誤作滅字者

月令注

鄭氏月令注引農書土上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來任萌滋物歸中數語甚奇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于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則誤以為屋宇矣

鶡雀

漢黃霸傳鶡雀集丞相府鶡字音芬非音曷也今人例以曷字讀之按霸傳蘇林注云今武賁所著之鶡冠師古注曰蘇說非也此鶡雀音芬本從鳻字通用鳻似鳳也若夫鶡冠之鶡青色好鬬不止俗謂之鶡雞音曷與此鶡雀音芬者不同

斑氏

山谷云班氏以鬬穀於菟得姓凡班姓皆當從斑史作班誤也

逸書

左傳昭十年子皮歸謂子羽曰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
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太史曰在此月也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
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按此兩節皆見于
今文尚書如子皮所舉欲敗度縱敗禮兩言今見于太甲篇乃商
書也君子皮以為夏書杜預遂以為逸書周太史所舉辰不集于
房四言今見于胤征正是夏書只差一不字而杜乃注為逸殊可
詫也

穴中鏡

學齋佔畢鳳州道遠山有口家屋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忽入一洞
天穴中有石架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四環有銘並十二字曰煉形
[illegible]
悅俱涵影中方取鏡而聞後有風雨聲既出穴鏡存而匣已爛矣
不知何代之物文義甚佳獨于郡志見之故傳錄以補欵識之一
云

市井

今人常談市井字蓋出于後漢循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引
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
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
稱市井也且春秋井田記不見于他書獨此引用故表而出之

九經所無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公輸削墨之類而無硯字意是古人用
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也硯字雖見乎西京雜記
天子以玉為硯及異書引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于經且唐人多
以瓦為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為陶泓及宋初而硯以播行端歙
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
昏至曉然燈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却只從金旁是
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麪字周禮所謂麷即是今之炒麥至王
莽始有炎麪及鮫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荼苦即是也見于爾
雅謂之檟苦即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荼字耳九經中無豉字至
宋玉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豉千荅前漢
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醯及
醢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楊溝

馬縞中華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高楊于其上也一曰羊
溝謂羊喜觝觸垣墻為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
水從宮內過故曰御溝

華蓋

華蓋黃帝所作也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
玉葉止于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

雉尾扇

雉尾扇起于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
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為扇翣以鄣翳風塵也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

畫為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玄武幡白虎幡黄龍幡而五色備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元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黄龍信亦以麒麟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捷也一曰以鴻雁鷰鳦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豹尾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也尾言謙也右軍征建之今惟乘輿行建焉

龍虎節

唐節制皆從太府寺準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極木畫其形象御親金書以賜重臣油碧籠之致而不用則倒進之

飛雲丹

粉自三代以鉛為之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為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

桃紅粧

燕脂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紅粧

天祿識餘卷之下

錢塘高士奇澹人輯

鳳尾諾

齊蕭鋒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玉麒麟賞鳳尾諾矣

蜀史

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群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則此事何由而書蓋因父受髡辱加茲謗議也壽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屬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孌童

北齊許散愁自少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水經注孌童丱女弱年崽子(崽音宰)選詩肆呈窈窕容路耀便娟子皆指孌童之屬也(今北人罵頑童曰崽子)

錢載年號

馮鑑事始載後魏孝莊時用錢稍薄高道穆曰論今復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鑑遂以錢載年號始此按杜佑通典歷叙古今錢幣之制載宋武帝孝建初鑄四銖錢文曰孝建一邊文曰四銖則是錢載年號實始於宋武帝建也孝建元年甲午距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己酉鑄錢之歲凡七十有六年紀載昭昭豈可謂始於永安鑑讀書不精誤以高恭請載年號以紀其始遂以為事始於此不知高之奏乃謂改鑄大錢年分之始非事始也恐後學承謬襲謬不得不辨

子細

北史源思禮傳為政當舉大綱何必太子細也杜詩野橋分子細俗語本此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尩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

迹射射聲

漢書王尊傳迹射士千人注迹射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又有射聲校尉言聞聲而能射之合二條觀之見漢世武事選練之精如此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珪隱居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

而意在青雲又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罝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皆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

國鑑

說苑云庭乎白春秋國之鑑也宋神宗以司馬光所編歷代君臣事跡賜名資治通鑑以此

野馬

遊絲野馬[illegible]日光尚未詳悉按內典龍樹大士曰日光着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為陽燄愚夫見之謂之野馬渴人見之以為流水

破老破舌

汲冢周書云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蓋頑童昵比則黎老播棄艷妻煽處則忠臣結舌

三公

李涪刊誤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漢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為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皇唐開府為散階令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真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為階授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乘舛為愧哉若以酬賞勲伐名數實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為戚

王溥

宄志王溥字元順東阿人潛心力學步趨言動皆有準繩嘗危坐靜室月餘不出曰當其靜極時心如皎月當空平生所疑觸處皆悟

鬼名

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產不為害

候風扇

淮南子云若綄之候風許愼曰綄候風扇也楚人謂之五兩

引泉

山家清事贘月剖修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杜詩剖竹走源泉又竹竿夙夙細泉分閩中不特引供茗事千百相連置之田間以當溝洫

唐高宗書

宋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叔藝韞多材帖為唐高宗書中云聊以示鵠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鵠夙奉趨庭之訓早挹臨池之工者以此答進枇杷帖并移營王橋南二帖皆高宗書誤入太宗耳

班春

崔寔以王莽時為建新大尹到官稱疾不視事門下掾倪敞力諫乃強起班春

弄田

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上耕於鉤盾弄田弄田在未央宮天子燕遊之田也

裂葉獵葉

洞冥記裂葉風八月風也又列子曰獵葉之風

香雨

拾遺記燗石色紅似肺燒之有香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汀濘

七命促鮮之遊汀濘短羽之棲翳會促鮮小魚也汀濘淺水也

竊黃竊藍

竊黃淺黃色也竊藍淺藍色也

芙蓉幢

庾肩吾謝銅筆硯格啟曰西域賈人卧織成之金筆隨仙童子隱芙蓉之行幢

五經

侯鯖錄陶人為器有酒經晉安人餉人以酒罝書云酒一經或二經至五經焉它境人至不達是義閒饋五經束帶迎於門乃知是酒

支離

七命云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纓散素膚雪落支離古之屠人

小紙別紙

晉何曾為丞相性好侈靡有以小紙為書勅記室勿答唐盧光啟受知於租庸使張濬每致書凡一事別為一紙朝士效之

門狀

門狀唐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李德裕柄國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乃相肩具銜起居

狀異常人

蔡邕謂從弟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且遁逃山中以待如何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乃止

纖兒

纖兒卜兒也會稽王道子少年專政委任群小陸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

臧飲蕭文

南史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從弟叔享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鳳度三橋

東昏侯與群小立帽簷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向後總而結之曰反縛黃麗梁武帝定居三橋鳳度三橋者鳳翔之驗黃雛為目而反縛之東昏敗之應

梨棗錢

後漢祭祀志注漢武封禪至泰山下未上百官先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

鶴相

湘山集丁晉公自稱化鶴之裔以爲印記時人目爲鶴相

方䯨兼兩

思偉論南金北毳來惠方䯨素練丹珀至皆兼兩

倚酒

太霄經云朱仲嘗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市酒家婦也倚酒猶言貰酒

互郎

溫公詩話牙郎當作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作牙殆以字近而譌

玉臂支

玉妃外傳妃子謂謝阿蠻曰爾貧無可獻師待我與爾乃命紅桃娘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

瓠盧漢書

蕭琛爲宣城太守時有北僧南渡惟齎一瓠盧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寓錢

唐臨冥報錄云鏡紙爲錢以供鬼神自唐以來始有之謂之寓錢言其寄形象於紙

麋畯鹿場

博物志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畯種稻於此其收百倍

夭屈

談助竹得風其體夭屈謂之竹笑東坡題文與可贊云竹亦得風夭然而笑本此

八月春

贊寧竹譜云竹根曰鞭八月鞭行故竹以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百物皆以始生爲春成熟爲秋也

辰爪

爪以辰日種則易生而實繁山谷詩夏栽醉竹餘千个春糞辰爪滿萬區

紫雲迴

明皇雜錄明皇嘗夢仙子十餘輩御卿雲而下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一仙人曰此神仙紫雲迴也今授陛下爲正始之音上覺命玉笛習之盡得其曲

蕭几

晉書總論云目三公以蕭几注謂蕭然自放几爾無名

三條帶

東齋記錢俶進犀帶於宋太祖太祖卻之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求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斧木

劉善明質素自守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言只以斧斫木

不加雕飾也

駱駝負函

唐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授都水丞充使監運以駱駝負函盛
水族魚以自給

群碎

乎義之與謝尚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群碎誠難為意也

食鮓蟵議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䱇脯糖蟹以
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
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
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
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常充庖廚永為口實

杬子

雜俎杬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杬木皮汁和鹽漬之故名

殺將藥長

西漢志鹽食殺之將酒百藥之長

起麪

齊永明元年詔太廟四時薦起麪餅蓊以麪和酒酵為之即今之
蒸餅也

與馬成二

沈慶之既貴給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每出遊田園有人時與馬
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安之三望車三公所乘也

九

髮頭

晉武帝時彭權為侍中帝問髮頭之義權曰秦紀云秦國有怪獸
觸山截波無不崩潰惟畏髮頭故使持之以衛至尊也

三昧馬

李肇翰林志翰林下直出院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乘馬謂之
大三昧言如釋氏之脫纏縛而得自在也

脈望

酉陽雜俎何諷嘗於古書中得一髮卷規四寸許四環無端用力
絕之兩端滴水投火中亦作髮氣不知為何物也後與方士言之
士驚歎曰君不得仙命也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為此
物夜持向天從規中望之星使立降可求丹換世

綠水蠶絲

外傳妃子琵琶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
絃乃木訶彌國所獻綠水蠶絲也

苦連雜連

段成式與客連句或押惡韻煎茗一椀成詩八韻謂之雜連若志
於不朽則汰揀韻謂之苦連

掠風掠草

鷄兩翅各有複翎右名掠風左名掠草

蛩纏蚊幬

沈佺期七引踞席夏冷蛩纏冬煖崔思祖啟陳致事曰宋武帝節
儉張妃房惟設碧綃蚊幬

十

白楊青楊

後周安妥住白楊巷蕭眘住青楊巷兩人皆負才望時人語曰世有兩儁白楊何妥青楊蕭眘

絳帕頭

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陸游曰帕頭者巾幘之類猶今言幞頭韓文公云以紅帕首已為夫之東坡詩絳帕蒙頭讀道書增一蒙字其誤尤甚

唐人用事之誤

焦竑筆乘云繞朝贈士會以策指方策之策也太白詩臨行贈汝繞朝鞭則誤以為鞭策阮籍臨廣武歎曰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傷時無劉項使名歸司馬氏也太白詩沉醉呼豎子狂言非至

公則誤以豎子為沛公霍去病用兵為有天幸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則誤以霍為衛放麑本秦巴西孟孫氏之臣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麑翁則誤以魯為中山顏延年一麾乃出守麾言去耳杜牧之詩欲把一麾江海去則誤以為旌麾之麾左傳詰朝相見謂明早也宋之問應制紫禁仙輿詰旦來李迥秀詩詰旦重門闢警蹕則誤以詰旦為今日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廟者昔王僑為柏人令於此登仙許渾詩王子求仙月滿臺可憐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則誤以王僑為王子喬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云舂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舂不可對郢且于義無取當是秦城耳

陰火

木華海賦有陰火潛然句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煜然以物擊之迸散如星有月即不復見意木賦指此耳

太平花

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朵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

溝洫

古者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

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無事則正疆畔而備旱潦有事則可以通糧運而給軍需故易曰地中有水師戰國策所謂牛田水通糧也其詳具六韜農器篇

冶容

冶銷也遇熱則流遇冷則合與氷同志故冶字從氷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曰冶容易冶容誨淫冶陶冶蓺修飾之意即未必如此解

厥篚織文

九州要記云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所謂厥篚織文也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若五色其水多文章故名繢水文選陳琳書云遊睢渙者學藻繢之綵杜詩衣冠迷適越藻繢憶遊睢

九河

鄭元曰齊桓公塞九河為一河今河間以東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言閼八流拓境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于徒駭也是曲防之禁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于重好利輕毀古也

道荷澤被孟豬

闕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王朝步自周

黄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馬也

考槃在澗

澗按韓詩作干章句云地下而黄曰干人水曲曰干江干長干是也況干與寬為韻自協

四月秀葽

詩注物成自秀葽始劉向說苦葽也徐鍇曰狗尾草也爾雅葽繞棘苑注今遠志嚴氏詩緝曰四月陽氣極于上而微陰已胎于下葽感之而早秀

調饑

詩惄如調饑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魯魚鄭氏求其說而不得謂調音稠又改字作輖謂饑也稠饑也輖饑也愈解愈離不若朝饑之為長也焦氏易林倆如旦饑晉郭璞周詩言別在斯須惄言如朝饑漢晉去古未遠當得其實耳

肅肅

詩肅肅其羽字本作翿取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羽在腹下

維師尚父

魯詩說尚師之尚也父之故曰師尚父

有物有則

左傳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于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表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于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云性生于陽以理執情生于欲以繫念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詩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于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可成一臺者此古注不可輕易也

辟廱泮宮

辟廱泮宮為學名始于王制之傳會吳澄禮纂言曰詩言鎬京辟廱又言在泮飲酒未有以見其必為學宮之名也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注謂頖宮告后稷也此又頖宮非學之一證說文辟廱作廦廱解曰廦廱也廱天子饗宴廦廱也亦不言辟廱為學名也今據詩曰鎬京辟廱又曰于樂辟廱頌曰于古西廱考古圖器名有晉廱疑皆為宮名

春秋書晦

春秋僖十六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亦

同按晦非朓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為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書劉歆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去晦乖謬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曲說以為陳不違晦故敗然楚以晦而敗晉不以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無當者也

爰田

左傳晉于是乎作爰田爰國語作轅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趄許慎說文曰趄田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始開阡陌令民各復常業不復易之

繕完葺墻

左傳繕完葺墻以待賓客又葴宜伯令修賦繕完夫繕完葺三字皆一義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于義為複古人修辭禮要必不如是竊思完字乃宇字之誤曰繕宇葺墻詞無複義亦昭矣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宇不然則繕完何物哉

恒星不見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夜無日光則暗而恒星見不見者夜有日光明如晝也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穀梁傳曰恒星經星也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按昔初夜也昔之為字从日从㳄㳄音殘又與夕通夕字篆亦書為曾意取月半見之義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似猶未達班氏之意矣

纓

禮記女子許嫁纓纓有二一少時當佩香纓内則云女子未冠笄給纓也一是許嫁時繫纓昏禮士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為之又内則曰婦事舅姑給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祈報辟

禮記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祈謂祈福祥也報若穫禾報社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由用也于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

禮或有因而用之也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今醫院十三科終于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圜丘方澤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於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鐘于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于坤也而謂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氷堅凍解

月令七十二候終于水堅始于凍解皆水也一歲之中始于水終于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合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

也浮天而載地

荔挺生

鄭元曰荔挺馬薤也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為刷蔡雍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以荔挺為名者亦誤之甚矣

黔首

李斯刻石頌秦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于秦紀謂秦更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公之語也按祭統內經云黔首共飲食英之知也內經在秦先則黔首之稱恐不自秦矣

濟之仁壽之域

王吉曰延及儒生述舊禮王制驅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濟今俗本作躋非古本傳亦作濟顏氏注域畍也若是濟字合注登陟之義域平衍之區非有崇高之意何取于登陟舒于史纂曰未濟則民在天橫之鄉既濟則民履仁壽之域濟字之義為長

方馬埋輪

孫武子曰方馬埋輪未足恃也舊注方馬縛馬也埋輪恃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今按方馬如舟之方絆馬足不使行也埋輪不動不過以金柅軔車非真埋之行師而方馬埋輪猶作樂者膠柱鼓瑟也故曰專難不如權巧

汶與岷同

汶古岷字武巾切晉王羲之書與同汶嶺尚不改古今蜀有汶川縣即岷江發源處因水名之而俗呼作問川縣字學不明地理亦謬豈有蜀川可冒稱汶乎

筮嗑解

易噬嗑九四噬乾胏得金矢王弼金剛也矢直也程子傳云金取剛矢取直以九四陽德也朱子本義引周禮古之說者先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黃東發云周禮出于王莽之世未必盡皆周公之制若先取其金而後聽其訟周興來俊臣不為況成周之世哉蓋劉歆逢王莽之惡為聚財之罔旋激天下之亂而不果施行又可以誣聖經乎其說卓而正矣按淮南子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乃令輕罪者贖以金分訟不勝者出一束箭百姓皆悅乃矯箭為矢鑄金而為刃遂霸天下附會周禮實本于此揚升菴以為此說乃[illegible]國陰謀詭之齊桓公令觀管仲內政何等規模決不為此也

穴井

易井卦朱子解云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不曰鑿井而曰穴地何也案中山經云帝囷山有井焉名天井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穴地出水蓋此類耳穴地之井天所為也鑿地之井人所為也先天上古穴井後天中古鑿井也

老子述而不作

揚龜山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老子也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言謂之不作可也朱子曰某以疑此語只以曾子問中言禮數段證之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皆可見聃周之史官掌國之典籍三皇五帝之書如五千言亦或有是語而老子傳之

未可知也葢列子引皇帝書即老子谷神不死章也此說見朱子大全答汪尚書書

使者曰信

晉武帝炎報帖末云故遣信還南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古者謂使者曰信黄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凡云信者皆謂使者也今遂以遣書饋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謬矣王右軍十七帖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來書而信人竟不取回書耳世俗讀往得其書信為一句遂不取答為一句誤矣古樂府云有信數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墜井一去無消息包佶詩去札頻逢信迴帆早挂空二詩尤可證

匆匆

黄伯思云右軍帖語有頓乏匆匆顔氏家訓云書翰多稱匆匆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聚民事故急遽者稱匆匆僕謂彭氏以說文欲此字為長今流俗又妄于匆匆中斜加一點謂為怱字彌失真矣按祭義匆匆其欲饗之也注匆匆猶勉勉也慇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匆匆是知匆匆出于祭義唐人詩中用之不特稱于書翰耳

匆匆息息

楊升菴曰說文之解匆字為忽遽之稱又息字解云多遽息息也好古者但知匆匆而笑息息逐俗者又但知息息而駭匆匆是以學者貴博古而通今也

澤草芒種

周禮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注者不知其解王氏農書云即江南之架田也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田繫浮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葑即菰根也根最繁而善糾結以土泥著上刈去其葽便可耕種江東淮南二處皆有之東坡請開杭之西湖狀謂水涸草生漸成葑田是也其田隨水上下西東故南方有盜田然王氏謂葑田即周禮之澤草芒種未有據猶竊疑之後讀郭璞江賦云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賦江而云芒種嘉蔬又曰匪藝又曰自然非葑田而何哉周禮之說因此可解而李善五臣注江賦亦未及葑田之事也遂詳著之廣多聞而補周禮文選之注馬葑田滇南亦有之名曰海稗

葑田

郭璞江賦云標之以翠翳泛之以遊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鱗被菱荷攢布水蘇翹莖瀵蕊濯穎散裹隨風猗萎與波潭淹流光潛映景炎霞火此十二句皆指葑田而言不然則隨風與波之句何所指乎景炎霞火即海賦所謂陰火潛然也草木之根泪泥與沙浮于水中過夜則生光管寧浮海附陰火之光彩是也蜀中江油江中有朋柴取之入人家猶夜中放光亦此理爾格物未深者成以為怪矣

阿堵

晉書云王衍口不言錢晨起見錢堆牀前曰阿堵近世不解此遂

謂錢曰阿堵可笑晉人云阿堵猶唐人曰若箇今曰這箇也故族唐看佛經曰理亦應在阿堵中顧長康傳神曰精神妙處正在阿堵中謝安謂桓公曰明公何用壁後置阿堵輩是也凡觀一代書須曉一代之語觀一方書須通一方之言不爾不得也

寧馨

馨字晉人以為語助辭王衍傳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世説劉真長語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𢧐鬪戰求勝王道與何次道語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王胡之雪中詣王螭持其臂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劉惔譏殷浩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合此觀之其為語辭了然唐劉禹錫詩幾人雄省得寧馨得晉人語意矣

六么

古之六博即今骰子也晉謝艾傳梟者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是知梟即骰子之么也曲名有六么序義取六博之采小說云綠腰又云綠要皆是妄說

養以之福

漢酸棗令劉熊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左傳古本養以之福今本作養之以福非

墳墓字異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墲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葢言丘其平墓而為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為一遂疑其重複改為丘墓起墳非也

禍袜

魑魅字漢碑作禍袜其字從示葢禍袜亦山之神也

字義

所鐵砧也从兩斤別作鑕贅矣棘同朿也自東而復于東故从兩東官曹之曹从棘其音義可知今別作遭贅矣源委之委當作㚬从兩水火焰之焰當作炏从兩火可以類推

穭稆

野稻不種而生曰穭刈稻明年復生曰稆

勞極洒洒

洗古音蘚官名有洗馬是也字一作洒神農本草勞極洒洒如瘧狀素問洒洒惡寒注並音蘚

泣與澀同

素問脉泣則血虛又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又云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泣音義與澀同按說文沴水不利也沴與澀同泣亦水不利也泣與澀同亦可互證

欸唶

欸也唶也呢也皆嘆辭如噫吁之類後漢書光武紀舂陵有望氣者曰唶佳哉鬱鬱葱葱商君書多用呢字欸與唉同史記范增曰唉孺子不足與圖大事楊子法言或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史記用之于句首楊子用之于句末皆奇甚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叶韻止與殆叶韻葢古音殆作

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正叶定倚叶徙也淮南子
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亦是韻語古文多用韻八字之內而四
韻者僅見此三條耳

說御

穀梁傳說御云車軌塵馬候蹄列子說御云輿輪之外可使無餘
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韓非子騑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
掩跡命意則一條辭則殊可以見古人筆端之變化矣

規磨

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
我欲更之無奈之何荀子曰是規磨之說也注規磨之說猶差錯
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圓韓子之言不合荀注

而後明注可廢乎

蠻烟蜃雨

嶺南異物志云蠻烟蜃雨無別晨暮蜃蛟蜃也

分沙漏石

酈道元水經注形容水之清徹云分沙漏石又曰淵無潛甲又曰
魚若空懸又曰石子如樗蒲皆極造語之妙

小說

說者曰宋人小說不及唐人固已殊不知唐人小說不及漢人如
華嶠明妃傳云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影徘徊竦動左右伶元飛
燕外傳云以輔屬體無所不靡郭子橫麗娟傳云玉膚柔軟吹氣
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此豈唐人可及耶

過所

劉熙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張晏注漢紀開傳云傳信也若
今過所過所者今之行路文引也

零丁

齊諧記云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
之尋人招子也

日昃曰映

梁元帝纂要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謂
日昃也

翠尾粉胸

劉熙云綴金翠于尾對靚粉澤于胸臆以喻失其所施也後世妓

女金翠綴尾粉澤靚胸蓋恒飾耳

鮀姑丈

世傳鮀姑丈五月五日曾灼龍女鮀姑亦仙女流也宋人五日帖
子中有用此事者

女麴

女麴小麴也蘭糵窠絲糖也石蜜糖霜也自然糵禹餘糧也並見
齊民要術

腹背

李嶠內制集鍜金鳴玉坐榮枯株擊水搏風顧慙腹背蘇頲表騏
驥獲薦于九方腹背可侍于六翮又云生摧股肱之任顧慙腹背
之毛腹背事見韓詩外傳

鶬鴰

左傳青鳥氏司分者也杜預云青鳥鶬鴰立春鳴立夏止疏作鶬鶊易通卦驗立春楊柳津鶬鴰鳴與左傳合然未知此鳥今名為何鳥也

蘭槐

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漸之修矣君子不近庶人不服注蘭槐香草名槐又作懷本草云懷香即杜衡也唐詩情人一去無窮已欲贈懷香恨不逢即此也

周紆築墼

周紆為勃海太守免歸廉潔無資常築墼自給劉欽漢書刊誤云墼非築所成當作墼築築為墻墼為坑也此說大謬欲本南人不知土墼瓦字林磚未燒曰墼埤蒼形土為方曰墼今之土墼也以木為模實其中非築而何

皋比

朱子作橫渠贊曰勇撤皋比按左傳蒙皋比而先犯之鄭玄曰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櫜韜也其字或作建皋服虔引此以解左傳令人雖知皋比之為虎皮而不能知其所自出聊記于此

洎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洎王充論衡酒之洎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渥有洎玉生于石有純有駮洎薄同一字也

王無競大書

金燕都宮殿寺廟及汴京諸榜古今第一皆王無競所書

枍詣

爾雅注引諺云上山斫檀楡椽先殫楡字一作枍三輔黄圖有枍詣殿枍詣木名即楡也

簪導

簪導字出隋書釋名曰簪建也所以建冠於髮也導所以櫟鬢髮使入巾幘之裏也導古者男女皆用之禮云笄總拂髦詩云象之揥也拂髦象揥今之篦子魏明帝與諸葛恢書云今送犀導小物耳然是情發于中而寄于物

蕳蘭字

古文嫺與懶同見後漢書亦借作妍姝之妍論衡云形要骨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字之借也蘭乃嫺省柬蘭又省女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古祭

古者祭天地皆天子行禮至唐開元禮始定自郊天之外餘使有司攝之

葉子戲

唐國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南唐李後主妃周氏編金葉子格此戲自唐咸通以來有之即今之紙牌其首選加朱采豈古六赤編金之遺意遼史稱為葉格見第三卷中

馣馟

馣馟音菴覃香氣也

金鉔

鉔音匝古文苑司馬相如美人賦云金鉔熏香注香毬中意即西京雜記所云卧褥鑪也

松雪

栝柏百年即有白衣如粉本草謂之艾納香趙大欽號松雪乃是一琴名若艾納者亦可稱曰松雪見陸儼山春風堂隨筆

鬼工

元韶娶魏孝武帝后魏宮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瑪瑙榼容三升玉縫之皆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所謂鬼工今之鬼工球類此

戴記月令

戴記月令又見於呂氏春秋或云漢儒襍采呂書以記禮或云本禮經之舊文也呂書剽取之據不韋之書月令特僂

屯田

屯田者屯於邊而田者也今腹裏皆有屯田

大經中經小經

唐制以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穀傳為小經當是以簡帙繁簡為次第爾

四產十六男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阿閣讙樹

堯即政七十載鳳凰止庭巢阿閣讙樹見尚書中候

文馬

左傳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杜註曰畫馬為文四百匹也宋丘光庭曰杜說非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重其難得若畫為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蜚蠦蜰

釋蟲云蜚蠦蜰郭璞注云蜰即負盤臭蟲也按春秋書秋有蜚注云蜚負蠜也然杜預以此蟲一名蠦蜰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證之則郭解誤也

疇德瑞聖

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五臣註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丘光庭曰疇等也言馬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祥瑞聖人之道也

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五臣注曰特達美貌按朝聘之禮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重可以獨行故曰特達聘禮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五臣注曰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晉德雜於文法也丘光庭曰錯音厝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晉德之盛人犯罪者少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不用也

火城

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樺燭擁馬謂之火城

錢唐

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會稽有錢唐縣今人以唐為塘非也其一說世說云晉人有沈姓而令其縣者為築塘患土不給說曰致土一斛以錢一千一斛易之土既集詭曰今不復須土矣人因取以築故名不知秦漢以前已有此名矣

魚栫

栫寂見切說文栫以柴木壅水也江賦栫澱為涔夾漈羅筌皆取魚之具蜀中有魚栫之名

蒙花紙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晉太康五年大秦國獻三萬幅帝以萬幅賜杜預令寫春秋釋例疑今之蜜蒙花也其皮可作紙今粵東多此紙但以為包裹及裝書面頁之用鮮以寫書其色紋正同

轉侯觸諱

韓文轉侯觸諱本漢食貨志揺手觸禁之語

蔡邕有子

昔人謂蔡邕無子邕傳亦不言有子無子按羊祜傳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母弟祜討逆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然則邕實有子其女亦不止文姬一人可知此可補傳缺

帙

古人書卷外必有帙藏之如今裹袱之類白樂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命崇文院寫校包以斑竹帙送于京家王右丞畫一卷外以斑竹帙裹之云是宋物帙如細簾其內襲以薄繒觀帙用巾旁可想也今大內藏黃庭內經墨蹟亦有蝦鬚草細簾裹之亦是宣和物也

仰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仰資也

戒碑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語書中語也又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耳又云宋高宗頒黃庭堅書

豹直

御史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為伏豹取不出之義謂之豹直

乘槎

張壽無乘槎事乘槎乃海上客也

王姬

周姬姓故王女皆稱姬如陳媯楚芈齊姜也後世凡婦人皆稱姬非

瓜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故今稱任滿當代曰及瓜據傳乃一年戍守耳今倒稱瓜期不當

縣

楚滅陳為縣縣名始此非始于秦

下官

梁武帝改稱臣為下官

爰書

爰換也以文書換口辭也

影國

影國附庸也

梟首

梟首百勞名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羮死懸其首于木標賊首以示衆曰梟

烏號弓

古史考曰柘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樹反起彈烏烏乃號呼取長枝為弓快而有力因名烏號之弓

緣池

緣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詩衣被皆重池是也今被頭别施帛為緣呼為被池宋子京春寒到被池用此

月忌

俗以初五十四二十三為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為君象故民庶不敢用

行李

左傳李本作孛乃古文使字宋方勺云按黄帝有李法一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則李與理通人將行先治裝也

卯字北字

卯本柳字借為寅卯之卯北本背字借為西北之北

辠字

辠古罪字秦以辠似皇字改為罪

對字

對莘下從口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改從土

留落不偶

霍去病諸宿將嘗留落不偶注留謂遲留落謂墮落

醉如泥

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晉書時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

子毧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毧書鳥獸氄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織絲

纖音志今訛為注絲又轉訛　紵絲音宁見鄭氏釋文

偏提

偏提郎注子唐改曰偏提據說郛云猶今酒鱉

馬車

三代兩漢用馬車魏晉至梁陳用牛車唐人注妃后非乘馬即步輦自郊祀外不乘車也

尼姑

漢劉峻女出家又洛陽婦阿潘出家乃尼姑之始

尼寺

何充捨宅安尼乃尼寺之始

剞劂

渠荅鐵蒺藜也剞劂曲刀也

衢尊

尊酒器也六尊為衢

蒲桃髻

小兒初留髮為髻十數父母為兒女相勝之詞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

粧點芳草

于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群羊散于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桃花醋

唐人風俗貴重葫蘆醬桃花醋照水油

水田殸

淵明嘗聞水田殸倚杖久聽歎曰秋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過吾師丈人矣

羅嗊曲

羅嗊古樓名陳後主所建元稹廉問浙東有妓女劉採春自淮甸來能唱此曲閨婦行人聞者莫不漣泣

天穿

江東俗號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唐詩云一枚煎餅補天穿

楓柳

楓上占斯曰楓柳占斯者寄生也嶺南楓老有瘿者夜遇暴雷瘿上暗長一枝長數尺形如人有口眼謂之楓人任昉述異記云南中有楓子鬼木之老者為人形亦呼為靈楓越巫得之以雕刻鬼神即占斯也

栗零栗駭

夏小正曰八月栗零零者降也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言栗房秋熟實驚躍而出也栗房多刺如蝟熟則罅坼子自迸落唐包佶詩鳥窺新罅栗龜上半欹蓮亦善體物者矣

判齋

唐令狐綯仍世宰相以文章見稱綯為文喜以語簡為工嘗飯僧僧判齋綯于佛前跪爐諦聽而僧倡言曰令狐綯設齋佛知蓋以譏其好簡也見歐陽永叔題令狐楚登白樓賦跋

說鈴　天祿識餘下

藏㧱

宋時有藏㧱之戲即今賭搥戲也丁謂為王清照應宮使夏竦為判官一日宴齋宮優人有雜手藏㧱者謂曰古人無咏藏㧱詩竦為一絕云舞袖跳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主公端坐無由見𨚫被旁人冷眼看蓋譏謂也

末下

末下吳地名北人問陸機曰羊酪之美江東何物可並機云有千里蓴羹末下鹽豉耳注千里末下皆蘇州境後人訛末為未蘇東坡詩每懷蓴菜下鹽豉及肯將鹽豉下蓴羹皆誤也

骨朵

骨朵宿衛人所執宋鹵簿中有之即今長柄手撾之類宋景文筆

記云關中人以腹大為胍肫胍音孤肫音都俗因謂杖頭大者為胍肫後譌為骨朵今京師猶有此稱

談柄

近人以口實為談柄或云笑柄非也古人清談多執麈尾故有談柄之名傳燈錄棲雲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為談柄是也

權輿

權輿見詩經秦風注云權輿始也而義猶未明蓋造稱自權始造車自輿始故以始為權輿

麩炭石炭

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為薪蘇長公集有石炭行今西北所燒之煤是也南方薪木燒而未灰者曰麩炭白樂天詩云日暮半爐麩炭火正謂此

牛耳

戎右贊牛耳桃茢注牛耳無豕盟于神故以不聽為戒也公孫談圃云王荊公解周禮言取其順聽不知牛本以鼻聽其耳固不聰也

將牢

晉載記後秦諸將謂姚萇曰若值魏武王不令符登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注魏武王謂姚襄將牢猶俗言把穩與五代史莊宗紀持牢義同

取𤅢

羅泌路史曰丹靈書自無懷降所欽與名山記大同此余之所取

𤅢者也𤅢音臬與法同

苔名

苔有數名因地異種陸龜蒙苔賦云高有瓦苔卑有澤葵散巖竇者曰石髮補空田者曰垣衣在屋曰昔邪在水曰陟釐

羞菜

安南有羞菜蔓生水上甘美可食人過池中以手指之曰女羞否即時憔悴有羞色人去青如初

血玉

山海經命者之山有木曰白蓉可以血玉註血謂染玉可以作光彩

扶薛

分番宿衛元謂之怯薛元史曰宿衛皆領于四怯薛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术木華黎赤老温四族世領怯薛之長年勞既久即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任雖極一日歸至内庭則執事如故

贏越之法

韓昌黎曹成王碑云王親教之搏力鉤卒贏越之法按商子農戰篇云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以致則搏力知其爲秦法也左傳[illegible]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illegible]夾水而陣越子爲左右鉤卒杜註云鉤伍相著别爲左右屯則鉤卒私其爲越法也

塗乙

禰衡作鸚鵡賦文不加點點者塗也加者乙也唐試士式塗幾字乙幾字乙音聿與點同文字遺落鉤其旁而添之也又東方朔傳云止輒乙其處謂有所絶止點而記之曰乙如土人讀書以朱識其止處也

禪鑽

宋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容于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遊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覬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鏤板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鋟本漸多然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撰則印書之制又在馮瀛王先矣

古語相近

注書者每見經史字義難解者輒以音聲相近之字代之毛詩泉水云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朱子注云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知瑕即瑕瑜之瑕言縱曰不瑕亦有害矣今以瑕爲何言不何有害文義欠順當倒轉云何不有害義始稍通又如周頌假以溢我舊注假大也溢盈也朱注以假爲何以溢爲恤夫瑕既爲何矣假又爲何古人胡爲謬寫至此哉依舊注假大溢盈于義爲順即不依舊注亦當云假令有以盈溢于我我當收其溢而不使放失也奚必轉其字而謂之何以恤我也

百果甲宅

三都賦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注宅即拆也易曰百果草木皆甲拆愚謂太沖此語雖或采之于易亦未可知然改拆爲宅字新而意亦别混宅爲拆失沖之意矣毛詩大田云既方既皂鄭箋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疏曰謂米外之房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也孚者米房之粟皮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持以解此賦則甲者孚郭在外其鎧甲之義乎宅者含胎在中其房舍之義乎就字解字意自融洽扯彼合此理反支離

先子先君先人

今人稱先子先君先人爲亡父然不獨父也如曾西稱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則稱祖爲先子子順曰吾先君之相魯則稱六世祖爲先君孔安國曰先君孔子又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則稱十一世祖為先君五世祖子褒為先人也

剪柳

宋樂時禁中有剪柳之戲剪柳即射柳也以鵓鴿貯葫蘆中懸之柳上彎弓射之矢中葫蘆鴿輒飛出以飛之高下為勝負往往會于清明端午日名為射柳

書卷

今之書稱每冊必數卷或多至十餘卷此僅存卷之名耳古人藏書皆作卷軸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是也此制在唐猶然其後以卷書之難因而為摺久而摺斷乃分為薄帙以便檢閱益愈遠而愈失其真矣

河洛同異

一六居北三八居東五居中此河洛之三同也二七圖南而洛西四九圖西而洛南此河洛之二異也

白翎雀

朔漠之地無他禽惟鴉雁與白翎雀鴉雁畏寒秋南春北白翎雀雖嚴冬沍寒亦不易處故元世祖作樂名曰白翎雀

禽獸草木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落

詩詞中有院落籬落邨落部落落居也唐宮中巷有野狐落亦居也

大娘小娘

娘字俗書古無嘗作孃今通為婦女之稱韓魏公傳中云宮中稱郭后為大娘劉妃為小娘則皇家亦如此稱之不獨民間

驚燕

畫上例裝二紙條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飛去畫上紙條古不粘

姓氏

姓與氏今人多混稱為一非也太史公曰昔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氏有徐氏郯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趙氏馬嬴姓也餘十四皆為氏

又如周本姬姓而其後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封邧邗晉應韓凡蔣嬴莘各以國氏故昌黎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為近徐偃王廟碑云秦與徐俱出柏翳為嬴姓

沂城鑿穴

柳子厚文集南霽雲碑曰沂城鑿穴之奇注云未詳而後引田單火牛事則誤矣田單火牛乃即墨非沂城也按文選潘岳馬汧督誄亦有鑿穴之說且云乃奮其奇保此汧城馬汧督者汧城之督馬敦也當齊萬年之亂獨能固守其城忠節昭著與霽雲守睢陽事正相類故柳碑文援之

累德

玉臺新詠序萬年公主非無累德之辭累蓋誄字之誤也潘岳作

萬年公主誅萬年縣名公主所封也今藝文類聚載此序文亦作累德則自歐陽率更時傳訛已非一日矣

班史失名

西京雜記云楊王孫字貴張崇大歷代小誌云文翁姓名黨字仲翁荀悅漢紀云壺關三老令狐茂此三人名足以補班史之闕

六閣

宋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龍馬負圖之義也真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天章取雲漢為章之義也仁宗英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寶文取寶書為訓之義神宗曰顯謨徽宗曰敷文哲宗曰徽猷此六閣之所建也

蓬餅

西京雜記云漢宮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今萸囊菊琖習用為常而蓬餅鮮有隸作九日事者

嗚呼噫嘻

李太白蜀道難起句疊用嗚呼噫嘻今人相承用之而不知其義亦自有別老學菴筆記云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則曰嗚呼可鄙者則曰噫嘻

傾家釀

晉人所謂見何次道令人欲傾家釀猶云欲傾竭家貲以釀酒飲之也故魯直云欲傾家以繼酌韓昌黎借以作簟詩云有賣直欲傾家貲此得晉人本意至宋中行有句云相逢盡欲傾家釀久客誰能散橐金用家釀對橐金非也

敘引

蘇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為未安遂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今人效之非也

毛無通用

佩觿集云河朔謂無曰毛蓋聲之轉也按後漢馮衍傳饑者毛食又五代史黃幡綽賜緋毛魚袋則古人行文亦用之矣

五兵七兵四兵

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太康中又置七兵尚書以中外兵加分左右也又四兵宋丁度兵錄云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隸馬二曰廂兵諸州隸馬三曰役兵郡有司隸馬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

氷獸

楊國忠子弟以奸媚結朝士每至伏日取堅氷令工人鏤鳳獸形飾以金環綵帶置雕盤遺王公大人惟張九齡不受

傳別

傳別券契也周禮小宰八成四曰聽稱責以傳別注傳著約束於文書分別為兩兩家各得一鄭曰傳別謂為大手書于一札中字別之稱貸責償皆聽之以券書

劍器

劍器古舞之曲名其舞用女伎雄裝空手而舞見文獻通考舞部杜子美公孫大娘舞劍器歌指武舞而言或以劍器為刀劍誤也

末厥

劉貢父詩話云今人呼秃尾狗為厥衣之短後者亦曰厥故歐陽永叔寄陶尚書詩有末厥兵則此兵正為末賊耳餘冬序錄以末厥對平尾字

單单

單字今為一字古分兩姓赫京山鬚記云唐進士有姓單者主司誤書单乞改正主司曰方口尖口何足辨答曰台州吳縣作呂州吳縣可乎主司無以應可知字亦小異矣

鷸蚌

蘇秦鷸蚌相持之說鷸曰今日不兩明日不兩必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兩謂鬭口今人改兩作雨非也

繩橋

范石湖吳船錄言入蜀青城山當渡繩橋每橋長百二十丈分為五架橋之廣十二繩相總排連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於江沙中壘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架挂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幡幡然大略如魚人晒網染家晾彩帛之狀又須捨輿疾步稍從容則震掉不可行望者皆失色杜詩云連纍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猨呼皆蜀地也

香水粉水

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粉水在房陵永清谷取其水以漬粉即鮮潔有異於常見任昉述異記

迷穀

迷穀出招搖山亦名鵲山其樹如穀又如楮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令人不迷

止雨笛

周穆王時天下連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

離合風

列禦寇御風而行常以立春日歸乎八荒立秋日遊于風穴是風至即草木皆生去則草木皆落謂之離合風

玉桃

崑崙山有玉桃光明洞徹而堅瑩須以玉井泉洗之便軟可食

雨異

周時成陽雨錢終日而絕魏武帝末年鄴中雨五色石拓拔魏時河內冬雨棗

米雪

詩云相彼雨雪先集惟霰霰即今所謂米雪也撒鹽空中意正指此柳絮因風乃鵝毛雪也二謝之語當各有謂未易優劣東坡柳絮才高不道鹽之句豈是且圖對偶親切耶

用九用六

林元齡曰龍門山人卜易而善言易嘗問以卦只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似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則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則用九用六此所以為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亦奇數也揚雄作太元遂有踦贏二贊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

讀書臧裂

古人讀書時有臧裂范武子士會也而今古人表置士會于中上

列武子于上中名且未識安能定其高下劉琨詩西狩泣孔丘仲尼悲獲麟一事而疊用之豈以為兩人耶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云奚斯誦僖歌其路寢不知公子奚斯但作寢廟非作頌之人也誤亦甚矣

額碑

前世扁額必先挂而後書碑石必先立而後刻魏凌雲臺至高韋誕書榜即日皓首此先挂之証也唐吐突承璀欲立石紀功德李絳上言請罷之帝悖命百牛倒石此先立之証也今皆先書矣

通應子魚

泉州有通應侯廟其下臨海出子魚甚美世呼通應子魚者記其所出也荊公詩送吳[illegible]用長魚俎上通三印東坡人以通印子魚對披綿黃雀此皆本之傳聞而弗深考耳

鄭重

鄭重二字世所習用而罕求其說按前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註頻煩也又三國志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

物壽

唐志席壽三年鐘壽五年褥壽七年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唐子西古研銘計筆墨研之壽亦有所本

真贗

真贗蓋出韓非子齊伐魯索饞鼎魯以其贗往齊曰贗魯曰真也本作雁後人加貝

齊斧

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以為輿資斧同張晏公以整齊天下故云齊斧應劭云齊利也俱未安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故云齊也

食蛙

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蝦蟆雖水居未得變形貌強號為蛙蛤於實無所校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雖不下喉近亦能稍稍按周禮蟈氏所掌蛙黽之屬漢書霍光擅減宗廟羔兔蛙古益以為上食也

鄉里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為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它處

猴菜

南越志猴菜色亦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

糯糍

十月一日閩中風俗皆作糯糍或作京飩以祀先祖蓋告冬之義也

過羅

南越茗苦澁謂之過羅即今之苦丁亦名皋盧

河鼓

爾雅河鼓牽牛星也荊楚歲時記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聲之轉也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去不盈尺是皆以牽牛為

黄姑渚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黄姑女耿耿遥相望人以織女為黄姑何耶

四韓

韓信為呂后所殺韓通為杜后所殺韓侂胄為楊后所殺韓震為謝后所殺四人皆將相皆死于婦人之手亦異矣

辨章

宋時平章呼為辨章見尚書大傳唐傳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則又以為便章百姓韓文公袁氏先廟碑亦用辨章二字

三分竹

薛野鵠曰人家住屋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方好

錄蓮

揚大芳嘗為明州高亭鹽場場在海中或天宇晴霽時見如匹練橫亘其色淺白則晴雨中分土人名之曰短蓮亦蜃氣之類也

泰山如坐

趙德正云泰山如坐嵩山如卧華山如立

咸陽

咸陽有六岡如乾之六爻故曰咸陽唐時宮殿皆在九岡上而作太清宮于九五岡上百官府在九四岡上

虎拍詞

北方人唱小曲有名虎拍詞者按北征事蹟云也先奉上酒自彈虎撥思兒唱曲衆齊聲和之庶物異名疏云即湖撥四長二尺許三絃帝北狩謂云王昭君琵琶壞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湖撥四楊升菴集以湖撥四對漢秋千一作虎拍思又作琥珀思

備馬

北京方言將出則令備馬南渡錄康王質於金間道南奔倦息崔府君廟夢神曰追騎已至宜速去已備馬俟矣

剛卯

說文毅改大剛卯以逐鬼也廣韻剛卯又謂之大堅以辟邪也漢書王莽傳云劉之為字卯金刀也其去剛卯莫以為佩注剛卯以正月卯日作長三寸廣一寸四方式或用玉或用金當中穿作孔以絲縷并其底如冠纓頭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北堂書鈔云漢家以五月五日用朱索連五色剛卯止惡氣

經桄

漢李尤經桄銘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進新習故不舍於口按曲木曰桄有屈橈之象想可橫經於上而讀之

書槴

漢杜篤書槴賦云承尊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橈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敷五經之典式槴音户籍書具也

卍字

華嚴音義云卍本非字周長壽二年權制此文著於天樞苑師云此是西域万字佛胸前吉祥相也楞嚴經云即時如來從胸卍字涌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

撒撥架梁

明時軍中以偵騎四出為撒撥結營不動為架梁

嘗酒

北人社前一日親賓相會謂之嘗酒見宋韓忠獻安陽詩集自注今京師喜筵宴會每於未張筵前飯飣小集亦曰嘗酒

王昌

唐崔顥王維李商隱詩中多用王昌其事不可考按襄陽耆舊傳王昌字公伯為散騎常侍婦任城王曹子文女錢希言桐薪曰意其人身為貴戚出相東平則姿儀雋美為時所共賞可知

太行山

山海經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作大形則行本音也

馬頭鏢客

程途一覽云臨清為天下水馬頭南宮為旱馬頭鏢客所集

畬田

上洛郡南六百里屬邑有豐陽上津皆深山窮谷不通轍迹其民刀耕火種大抵先斫山田雖懸崖絕嶺樹木盡仆俟其乾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熾即以種播之然後釀黍稷烹雞豚先約某家某日有事於畬田雖數百里如期而集鉏斧隨焉至則行酒啗炙鼓譟而作蓋劚而掩其土也劚畢則生不復耘矣援桴者有勉勵督課之語若歌曲然見王元之小畜集

田索

王黃州云上洛山田不知畎畝但以百尺繩量之曰某家種得若干索以為田數今北方有田者亦不計畝但以人工窮日之力為數曰有田若干晌云今北人謂田為一晌雲南謂田一畝為一雙

徛

徛音溪說文舉脛有度也爾雅石杠謂之徛注聚石水中為步渡彴也廣韻曰石橋韻略曰聚石為渡或作碕

茄下

樂苑漢鐃歌云鷺何食食茄下按爾雅芙蕖其莖茄俗但借為蔬蔬名非本訓矣韻會小補又云茄歌韻古荷字引詩有蒲與茄李白詩胡為咏我茄下之紫鱗

趹路

韻會小補引唐詩枯木巖前差路多謂岐道也差丑亞切異也集[illegible]作[illegible]通用[illegible]集說俗語亦引之

溪頭瀧湔

古今樂錄曰晉宋以後有溪頭歌水經注曰白帝山城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名溪頭石水冬出二十餘丈夏則沒

温卷

唐音癸籤云舉子挾行卷於公卿舊嘗挾今復投者曰温卷云

覓舉

唐書云俗號舉人每稱覓舉覓為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

淀

淀音殿亦作澱淺水也保定河間之間有大小淤淀及白洋掘鯉五官洋東諸淀出蒲葦藕芡魚鰕其利與北地耕植相等

詩以觀德

朱子嘗推易理以觀人謂凡陽之類必明明則易知凡陰之類必暗暗則難測故其人之光明正大者其為詩文跡暢洞達必君子也若淟涊詭怪必小人也以此觀人若蓍蔡之不爽如唐李紳作閔農詩當時文士稱其有宰相器韓子稱歐陽詹亦曰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丁謂有天門深九重終當掉臂入王禹偁曰入公門猶鞠躬如也天門豈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未如其言

月泉吟社

浦陽吳清翁嘗樹月泉吟社延鄉之遺老方鳳謝翱吳思齊輩主於家至元丙戌小春望日以春日田園雜興為題預以書告浙東西之以詩名者令各賦五七言律詩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終得詩二千七百三十五卷屬方謝諸公品評之中選者得二百八十人三月三日揭其甲乙次第其第一名贈以公服羅一縑七筆五帖墨五笏第二名至五十名贈送有差乃錄其與選之詩并摘出其餘諸人佳句與其贈物回謝小啟及其事之始末為一帙而板行之首名為羅公福

方正學扇贊

方正學先生扇贊云大火流金天地為鑪汝於是時伊周大儒北風其涼雨雪載途汝於是時夷齊餓夫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平生風節已見於此

花蘂夫人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後主嬖之拜為貴妃號花蘂夫人后山詩話謂其姓費誤也

擊節

擊節二字謂擊凡為節若擊缶為節之類是也世人不曉此義或以彈指為擊節者誤

卧雪

卧雪有二事一袁安字邵公居洛陽大雪閉門僵卧三日縣令往視之一胡定字元安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卧二事相同袁與元音又同亦一奇也胡元安事出王懋野客叢書

慶成宴

明朝典禮中有慶成宴每宴必傳旨云滿斟酒又云官人每飲乾故西涯李文正公詩云半擁日華看漸近酒傳天語飲教乾蓋紀實也

八米

隋文宣崩文士各作挽詩十首擇其善者用之每人不過一二首惟盧思道十首采擇八首故時人稱為八采元微之酬樂天云八米詩成未伏盧是也後訛采為米黃山谷詩尊前八米句愧下十年書徐師川詩字有千金師智永句稱八米總盧郎皆非也

沈萬三弟

沈富字仲榮行三人因以萬三秀呼之元末富甲江南其弟貴以詩諷萬三云錦衣玉食非為福檀板金樽可罷休何事子孫長久計庵盆盛酒木綿裘萬三不聽貴遂隱於終南不知所終洪武初每縣分人為哥時郎官秀五等家給戶由一紙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班富者謂之萬戶三秀如沈萬三秀乃秀之三者

酒器名

五代偽閩王王延慶以銀葉作杯柔弱如冬瓜片名曰醉如泥東坡在蜀時以鉅竹尺許裁為斝筒謂之大尊

明朝錢法

明朝通行歷代好錢謂之當一次用新錢謂之折二民甚便之正德十六年吳中翕然不用好錢惟用折二嘉靖改元則用折三折四惡錢由是私鑄者日甚

劍池

虎丘劍池其水不流終歲不竭正德辛未水忽涸其下嵌岩空洞深邃莫測好事者執燭而入見内有槧板如門户狀相傳闔閭所葬處大欽仲詩云吳王埋玉幾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甎地下誰曾求寶劍眼中吾已見桑田金鳧寂寞隨塵劫石闕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論往事滿山寒日散蒼煙

雨錢

嘉靖六年六月十九日京師雨錢惟軍職官屋上為多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錢皆側倚瓦際

照道

俗間謂籠燭為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鐵錢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上言陜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民閉擾惑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者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曉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換緋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茶鏕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鏕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

飲食勿罪

治平中郎中易知素貪饕卻祭後賜食大官醉飽失容為御史所糾故事春祠不敬以不赦論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仁宗不許曰寧以宅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夫乎

賭青苗法

熙寧初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上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賭別物若贏時只告罷了青苗法

殘食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

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人食也

鵓鴣炭

宣和間宗室圍爐索炭既至訶斥左右炭質紅今黑非是蓋常供熟火此日偶以生炭進未之識也日用之物尚不周知人安能悉世事艱難耶南渡後有司降樣下外郡置御爐炭胡桃紋鵓鴣色者若干斤知婺州王居正論奏高宗曰朕平居衣服飲食且不擇美惡條冬附火止取溫煖豈問炭之紋色也詔罷之

燃臆桶

蘇易簡為學士嘗直宿已寢太宗忽幸玉堂遽起無燭不可見衫帶宮嬪乃自臆桶中引燭入照之桶上有火然處後不復易以為玉堂盛事

茶片

馬令南唐書云豐城毛炳好學不能自給入廬山與諸生曲講獲鏹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時人為之語曰彭生作賦茶三片毛氏詩傳酒半升

呼予為公

蔡京懷奸固位屢被逐而不肯退王黼切忌之乃稱旨遣童貫偕其子攸往取表京一時失措自陳曰京衰老宜去而不忍遽乞身者以上恩未報此二公所知也時左右聞京併呼予為公莫不竊笑嘗攷晁錯更漢令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穎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謂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吾去公歸矣凡三呼其子為公史筆書之亦以表其失言

六更

宋祖建隆庚申受禪後聞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命宮中轉六更方放鼓鳴鐘其應在宋有天下凡五歷庚申也

貢雲

徽宗艮嶽初成令有司多造油絹囊加水濕之曉張於危巒絕巘之間既而雲盡入馬遂括囊滿貯每車駕所臨輒開縱之須臾滃然充塞名曰貢雲

好焚香

趙清獻公好焚香尤喜薰衣所居既去輒數月香不滅韋子厚常書神仙升舉事云形滯難脫臨行亦須假名香百餘斤焚以佐之

柴家或疑而未知公舉近歲有廬山崔道人者積香數斛一日盡發置五老峰下徐焚之默坐其傍煙盛不相辨忽躍起已在峰頂上語雖近奇亦或有足

閱書法

米元章澣手帖有云每得一書皆說入奩印以米氏秘玩書印閱書之法二案相比某濯手覩取展以示客客拱而憑几案從容細閱其趨走於其前客曰展某展客曰卷某卷客據案甚尊某執事甚卑舍決執卑者止不欲以手衣振拂之耳

晝錦堂記

歐陽公為韓魏公書錦堂記首以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韓公得之愛賞後數日歐復遣介別以本至云前有未定可換此本韓

再三玩之無異前者但於仕宦富貴下各添一句字文義尤暢爾輩為文不易如此

肺石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擊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垂肺亦有款識但漶漫不可讀按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然後士聽其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所以達其冤也

孩兒詩

唐路德延為朱友謙書記友謙行多不謹德延作孩兒詩以刺之友謙大怒沈之黄河其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下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遥占地仙排衙朱榻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采蓮走堤衝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鶯雛金鏇繫猧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胸挂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花裨時乞繡針穿寶匣拏紅豆妝奩拾翠鈿短袍披案褥尖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汙錦涎倦書饒婭姹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鉤動箏推雁柱偏棋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屋瓦探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鉤亂出拳夜分圍榾柮朝聚打秋千折竹裝泥燕添絲放紙鳶互誇輪水碓相教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箋遠鋪張鴿網低控射蠅弦言語時時道謳歌處處傳匿窗肩乍曲遮路臂相連鬪草當春徑爭毬出晚田柳傍慵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捉鳴蜩平島誇蹻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屐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徑斸蜂穴繞階填樵唱迴深塢牧歌下遠川壘材為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傳忽昇鄰屋樹偷上後池船項橐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戒狂顛宋張侍郎師錫追次其韻作老兒詩然情景之不終不能相及也

需比之戒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袵席杯觴之間而嘻嘻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尤不可不嚴焉

受釐

宋錢忱伯之妻瀛國唐夫人正肅公孫也紹興初隨其姑長公主入謝欽聖向后於禁中先有戚里婦數人在焉俱從后步過受釐殿同行者皆仰視讀釐為離夫人笑於旁曰受禧也蓋取宣室受釐之義耳后喜回顧主曰好人家男女終是別

岳鄂王謚

宋贈鄂王岳飛諡忠武文曰李將軍口不出辭聞者流涕藺相如身雖已死凜然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言未一始爲忠武之號旋更武穆之稱獲睹中興之舊章灼知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實仍采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言節其一惠皆孔明之志典漢室子儀之光復唐都雖計効以或殊在秉心而弗異垂之典冊何嫌今古之同辭賴及子孫將與河山而並久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諡當稱忠武爲宜

勸箭

熙寧以前凡郊祀大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有綠衣人出道中踊躍涤倒如醉狀乘輿爲之少駐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勸箭

客作兒

江西俚俗罵人曰客作兒陳從易寄荔枝與晏叔政詩云櫻桃小子龍眼是凡姿橄欖爲下輩枇杷客作兒晏問其說云櫻桃味酸小子也龍眼無文采凡姿也橄欖初澀後甘下輩也枇杷肉少核大客作兒也凡言客作兒者傭夫也

不習草書

真宗在儲宮時太宗令習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存日月一照使隱微畫晚草書之跡誠爲秘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所歸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太宗大喜

劉青

唐之中葉長安惡少多以詩句鑱涅肌膚李說力剛務坊閭遠近效之成習後皆爲薛京兆元賞杖殺更有取名賢詩中意細刺樹木人物至有周身用白樂天詩意刺涅人呼爲白舍人行詩圖者雜俎統名之曰劉青云

折桂

世以登科爲折桂此謂郤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云猶喜故人新折桂自憐羈客尚飄蓬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月中又有蟾因以登科爲登蟾宮用郤詵事固已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文士沿襲未之思也

謄錄

宋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雖號至公然尚有識認字畫之弊其後袁州人李夷賓請別加謄錄因著爲令

黃花

宋初袁州解額以十三人爲率仁宗時郎中查拱之知郡日因秋試進士以黃花如散金爲詩題蓋取文選詩青條若聚翠黃花似散金也學子多以秋景賦之惟六人不失詩意由是止解六人後遂爲額時人嘲之曰誤認黃花作菊花

宜祿

丁晉公喜占驗禨祥多所忌諱時有無賴于慶欲往依之謀于一落第老儒老儒曰汝欲往須更姓名改于爲丁名宜祿後得志毋相忘晉公見其名果大喜收之門下不旬月而入相此人遂被優寵雖大僚節使倚藉關說不踰年而宜祿家鉅萬矣至今相傳不

所謂遼檢沈休文宋書宰相蒼頭呼為宜祿乃知晉公喜之有故也

易碁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嘗與處士對碁次有文薄堆擁元膺方秉筆閱覽碁侶謂呂必不顧局矣因私易一子以自勝呂已窺之而碁侶不悟翼日呂辭之內外人莫測如是十年許呂疾寢將亟子姪列前呂曰游處交友爾輩宜精擇吾為東都留守有一碁者云云吾以他事俾去易一子着碁予未足介意但心跡可畏亟言之即恐其憂懾終不言又恐汝輩滅裂於知聞

喊山

我御茶園在武夷第四曲中有喊山臺每歲驚蟄日有司為文致祭祭畢鳴金揚鼓同喊曰茶發芽謂之喊山

等郎侯

北人方語以侯為等詩人未有用者范石湖州橋詩云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用等字亦新

梓花

詩定之方中有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是椅與梓明屬兩木說文云椅梓也又云梓楸也似一木而異名者誤矣六書故云梓似桐葉小於桐生子成佩今江南此種最多別有一種無莢而多花者其花紅豔繁密一望如霞范石湖詩梓花紅綻碎此語曲盡其勝

三臺

魏武帝於鄴城西北築三臺中名銅雀南名金虎北名冰井皆高八九丈有屋百餘間今人但知有銅雀而不知更有二臺也

張公藝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

膢臘

立秋有禮名曰貙劉漢書注謂之貗婁揚子曰不膢臘也與哉今人尚知有臘而膢則不知久矣

簪雲樓雜說

尊雲樓雜說

德清陳尚古雲瞻著

制科

國朝滿洲學校之設自從文經始應試一百四十人其入庠歲試之法為等第者三上第賚絹二匹次一匹又次威以夏楚吾浙巡撫蕭起元曾厥為科舉初場二義尚書廣寧楊方興山陰沈大奎皆掄元國初試功臣子弟對策二道呈內院除官順治乙酉始鄉試丙戌始會試廷對而滿人未之及也辛卯定制滿人中式者四十人而蒙古烏金超哈亦如之烏金超哈者遼人也皆與漢合榜初場經義三篇俱清書壬辰滿洲蒙古始放進士五十人狀元麻勒吉授弘文院修撰後易名馬中驥蓋博雅君子也

蜀試始辛卯主司駐保寧時士子二百餘適有亭溪之警當路亟欲竣事二三場并日而就解額七十二人

常州巢震林壬辰南宮第一百六十二人尋以文體除名乙未赴南宮奏名如前按明再舉于鄉者有之若兩舉會試其名次又同則前未聞也

康熙甲辰會試廢八股時文改為二場初場策五次場經書論各一表一判五丙午丁未亦如之己酉復三場舊制丁巳盛京江南浙江等七省貢監特恩鄉試庚申福建亦如之

廷杖

弘治乙丑夏四月孝廟以旱禱因露坐冒風翼日不豫大璫張瑜陝西人與劉瑾同閹主御藥得旨召醫以大醫院判劉文泰御醫高廷和進兩人者素與交結謂上疾易治故且均獲賞外廷持不可然竟以誤投致劇且晏駕矣衆朝痛憤奏下三人獄皆論斬是秋已赴市而瑜黨于瑾密令家人啟瑾傳旨取還仍幽於獄公論大不平時家水南先生霆官刑科與同列湯仁夫禮敬等連執不報明年瑜等賂瑾則嗾以伸辨輒為法曹論駁不得脫若是者數矣最後先生當筆云參照張瑜劉文泰高廷和三人者黨惡著於朝廷罪狀白於天下會鞫於朝眞情既得衆磔於市公論焉逃而乃巧據百端誑辯叫求希圖幸開生路茍逭死刑痛惟先帝之疾感因風露患非膏肓使張瑜慎簡名醫豈罹大故而乃懷私自用引類非人徒報朋比之殷勤罔顧萬乘之危殆致先帝升遐劉文泰高廷和用藥之悞致文泰廷和進御張瑜汲引之非問罪必

嚴奸首張瑜則坐主謀誅惡不遺同黨劉文泰高廷和非容末減再照張瑜自稱奉旨醫同不繫懷奸締結夫城社難動故黠鼠得以因依藤蘿善緣由樛木巧於援引文泰廷和素所庸醫其盤據南城藉張瑜左右而內為之地張瑜夙昧醫術其專主御藥倚文泰廷和等彌縫而外為之援雖曰醫同之有命端由朦朧之共陳至躬承召醫乃妄用私黨良因締構有年以致纏綿無間孰云非自覺緣顧欲辭乎交結事至于此口尚何辭為張瑜者自宜伏聽斧鉞之誅用泄臣民之憤而猶以母氏為言悲戀不已天恩上請煩瀆有加且張瑜實奸宄之徒尚知篤母子之愛而舉朝抱忠孝之節寧獨後君臣之倫穆穆在上明明在朝何忍忘君父之讐甘於向惡逆之黨劉文泰高廷和罪無二等事干一連觀其屢同奏

請顓其互相邀約在昔有云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宜從原擬云云瑾怒詰知其狀覩科道若冰炭矣丙寅冬下先生詔獄杖三十槪左遷六安州判而余仁夫等相總去嗣遂閣少傑張都憲揚大理瑾傳旨免瑜等出獄嗟乎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為弑君瑜等非直不嘗藥之比竟失賊若此逆瑾罪通于天矣此先生廷杖略也先生秉天地正大之氣忠義貫白日初釋褐觀政刑曹從駕至郊壇而孝廟有科道之目未幾特簡任用而先生即諤諤朝右真可謂不負睿鑒矣

真武像

大興李侍郎爽棠弟其權許墅關出珠母一枚大可五六寸許内有真武像端坐椅上右手垂椅左手　龜蛇承其足靈官荷戈侍作睨目狀雲氣繚繞之現四神將恍惚有無之間皆具體人也其背鐫云高麗國王進匳以紫金盔大內物落民間者李以十緡得之視隋文帝蛤蜊佛宋晁無咎猪齒臼佛尤奇殊母者蚌也造物洵巧矣哉

篤義

高相國拱揚州興化人未遇時娛服親及歡必竟工沈其補綴義不受値知是者數年公甚德之萬曆初公入中書予忠往謁焉公問女何欲對曰欲官爾公曰女亦身來努安得官雖然吾必有以待女閱典化魚蕩徵銀一百八十兩從户部稽文去解銀到京官從可得也忠遂公指領銀不解已耗去八九部行縣嚴覈令恐追忠得實沒家産尚不能償并忠解部毋亟走京師見公公曰若無憂兒子定不死居頃之朝廷差公御厨公撤數盎遺獄中且揚言曰太師因其有舊撤御筵遺之户部大驚立為解放毋若子遂得相見公厚賻之以歸

二

吳門諸生陳正禮臨終屬其子曰昔曾與申相國友善然予性介自相國之顯也弗與通倘女不能自存往必有濟及歿其子還往謁公公瞿然曰其罪深矣遂延入食之以三十金為賻無何為程董尚書欲與婚公執不可董疑門弟子稱公曰非也特求人未工耳董請益堅公曰若不獲已徵其不可但其名家子恐不能致奈何董祝公為介其已挨公指有難色公曰其豈易辱我非千金為禮終鞅鞅不愜人意董諾之而婚成故人子前後獲二千餘金竟豐於中人之產者且什伯矣

申相國偶從士夫飲其家錯羅古玩中堂懸八駿圖題文敏筆也衆方欲敘禮公遽揖客入蕭齋衆殊愕然公曰境頗幽寂若移尊于此甚善主人曰諾然意殊不寧酒半鬼從者請故公曰吾輩人耳寧有向畜而拜耶方悟一時失撿

三

臨清賣酒者衛姓失其名疎闊臨水有二人促坐深語絕無從者須史傾倒而起其一人意甚躅躇因語主人曰我朱姓家南關匆卒無杖頭錢明日酬可乎主人唯唯視其色甚愉二人頗德之明日荅頭來亦不言所以已而衛氏子兼店慣傷一人死與父繫入南關道相國家相國送客出心識衛曰若非五史卑衛主人乎何

為而至此衛前白相國相國曰無憂令蒼頭語州太守衛燒埋二十兩以恨傷免衛索與相國無舊甚訝其厚相國者即前酒肆中來公也同相國飲者吾郡相國溫公也因假滿之京道臨清潛入宋公家值公伊孫婚無容膝之地兩相國緩步郊外樂飲而別衛父子逆得釋然終不知相國為宋公也

落雲水秀

吳興大家廬墓凡落雲二水交會者其地必出入座此足驗二水之秀也

大白仙

禾城趙君隣宇孟侯少時夢入廣殿中見神座空設榻曰大白仙有沙門語曰五年後當以此居君君隣領之殿後一室東向當戶設銀牀為敬井之神題額在焉既寤樂其誕而自謝也往往稱大白仙壬戌成進士官行人奉勅封藩歸道病肩輿入寺其主僧出延君隣君隣大訝之以其狀貌肖夢中人也及徧閱寺中皆符其相去纔五年爾君隣嘆曰數也已侯同年友屬以後事居數日而歿

封肝

閔茂元字震湖烏程南潯人也父病亟矣而茂元呼天求代徧禱浮屠氏弗能效或曰若父之患非肝莫治也茂元大喜淬刀以出其肝急寘几上血濺然流忽悶絕仆地家人無知者適鄰曲來問疾見之驚嘆方知其刲胸也既而復甦因雜藥以進父服之少間而茂元不數日創竟合焉時順治壬寅歲杪冬十七日也

墜崖婦

平氏者河南嵩縣任士弘妻也美而惠淑士弘甚憐之閱三年無子將禱少室山約行二十里卒遇高嶺左臨絕澗窅然青不見底方舍騎而徒忽猛獸橫逆平氏顛而墜崖四望皆百丈覺絕欲下無所士弘哭之慟抵暝而歸已乃延沙門梵誦誓不再娶初張義曾賢任家及來樵而平氏已亡三年矣猝聞谿望深薄間婉婉呼張義大訝回顧見一毛女通體垂黃顙約長五寸許因亦吞不敢語久之毛女復曰我任家大娘平氏也女寧不相識耶義驚曰大娘無恙乎曰然曰何幸而得此曰初墜時緣藤得無損已而饑甚見交柯女貞子垂垂然始食之殊甘三日後甘香襲人三月乃生顙半載則騰而下上矣然山中之水惟此泉寒冽渴即翔留不意得與女相見義具述墜後始末且道任生哀慕狀平氏曰我已超然輕舉與鸞鶴為五其樂如何肯復向樊籠哉為我謝任生早卜鳳占以豐似續毋徒自苦也言既一躍而逝義亟報任生任生喜不自勝即商取平氏指畫俟三日而平氏來至前抱之平氏曰是誰曰夫也曰妾貌已殘君不足念也曰我不嫌于女何竟忘夙昔之好乎平氏既憶歡情帳然以允乃與歸入深閨初飲遂腹痛踰時而定半月黃顙漸落依然美婦人也自後情好益篤生子女數人歷四十餘年臨殁乃大息曰妾不與張義凌躋碧盧之上一死生而無終極何至有今日哉言訖欷歔而瞑

春聯

春聯之設自明孝陵昉也帝都金陵於除夕前忽傳旨公卿士庶

家門上須加春聯一副帝親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偶見一家獨無詢知為醃豕苗者尚未倩人耳帝為大書曰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投筆徑出校尉等一擁而去嗣帝復出不見懸挂因問故云知是御書高懸中堂燃薌祝聖為獻歲之瑞帝大喜賚銀五十兩俾遷業焉

雁宕圖

石門山人字初暘工山水古法曾題雁宕圖云沙門大石自雁宕歸言春至龍湫初過老僧岩入松徑數里即石橋寺寺以洞為殿深可五十武其高廣倍之左有方池石罅泉下如注甚清冽石橋高可十丈以之為山門各門之下壘石為莹俯可六七丈旁通石級從左上小門藤蘿掩映幽絕可愛疑非人間世也余初未信丈石遂援筆作圖為此乃為潤色之并賦一絕云禪客探奇千里遊石橋寺裡正逢秋深松路僻人烟少惟有寒泉不斷流萬曆丁丑中秋楊李宋旭題

烏程法華寺旭圖石山十一幅皆幽峻可觀

物眚

王鐸微時距沂居八里許民家豕作人言言休咎甚驗鐸與族兄孝廉往觀之豕言若有所避以尚書來故也後縣令命除之妖遂絕清江浦楊鑑川牙客也家素裕殁見夢于子曰產某家為牛其子往訪之果生一牛買歸善飼之

望水標

吳中無盡菴有樹不知何名春槁夏榮梅雨過而舒葉芸齒鄰

水定以此卜水候最準有山丁見而識之知為望水標

盜石

明萬曆中京師有盜石而敗者解南城御史問賊首何來曰江西建昌人熊其姓鑿石高三尺餘獲之正陽門外御史詫曰石豈有偷者乎當必有異女不言將不貸女對曰微公問固當言之此實紫玉爾御史曰何以辨之曰其頂為風雨所剝玉質已露每至夜分瑩澈輒有光徹天真希世之玩也某經度半載不幸而敗命矣夫御史曰女既有真賞當申奏朝廷以邀天子之眷而乃自干法紀獨不思懷璧為罪乎然女識若此玉人安在必為我購而任之成則賚女不然罪且不測熊唯唯攻之果得玉紫光騰郍約重數十觔御史大喜賚熊銀百兩作賀表以進詔貯庫馬

鵲不停

滇南有樹名曰鵲不停枳棘滿林羣烏皆避去不復下惟鵶之交也則棲止而萃其上精液于樹則瘤生焉土人斲瘤成丸大如烏卵一近人肌骨輒自相跳躍相傳閨閫家用然滇中殊貴重不能多得也

彈

馬溪沈斗字景先工彈雖遠丸不迷也嘗登西堂橋有商舶因風猛猝至倉卒欲收布帆斗戲以彈中轆轤之上絢凝不能下舟中人遂拜求解復以小丸送出前彈帆遂落人皆左右張銀燭十餘枝中懸尺許以彈出入其間燭盡而錯列如故了不仆也益藝之精絕乃爾

兵禍

順治壬辰漳州被圍日久城中百姓裁餘一二百人第舍萬間率洞開不閉室中虛無人其一二百人者指溝中白骨歷數其生前姓氏里居語人不爽銖黍及危急之日有士予率妻子闔户一慟而絕隣舍兒竊煮食之視腸中纍纍然皆紙絮不化隣舍兒亦斃簪自絕古人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帝王不勤兵遠略其德可謂至矣

剔奸

吾郡大守陳幼學號筠塘梁溪人下車即問馬賓奸宄屏跡諸生陳某豪橫人也公既羅諸幽圄忽佯言兩目盲瞶瞶從人指授候守者懈而逸去公大怒多方捕之某將避他所臨去必大書其壁曰陳某在此公益怒飛騎往逮則其去已遠若是者數年後公解任歸陳某肅謁于公盡禮而返公易簀時囑其子曰脫有緩急當依陳生而公子為仇家所害憶公言從陳某得脫公之識度往往類此

公音曲妙天下方都門春宴或向主司言之酒半歡甚主司以請公自顧綠袍烏帽非可更衣作伎僧伎倆恐重違其意遂演伯喈辭朝及登場態既韶令辭音調暢四座莫不心折公之風流都雅殆後人也

墖頴傳妄

吾郡飛英墖頴有大鐵缸相傳內有怪魚每至風雨晦明即遊行空中及某年修浮圖吾家僱頭索業坊曾登其巔俯視鐵缸乃空洞無底始知所傳大妄此與輟耕錄所載吳江縣塔頴二矢同蓋習俗好怪流傳多訛等而上之詿誤非小有識者不可不察也

除蟒

葉羽便蘇州洞庭山人也多力好武略初師白玉山誨不傾心鬱鬱不得志然玉山妻於南昌曾天成天成拳手天下無雙而劉綎又天成高弟羽便遂辭去玉山師天成初與鞋一兩以精鐵嵌兩頭拳武飛揚較棍棒尤峻已又挈炭來俾燃紅徒手搏弄背與炭俱盡而止羽便不勝痛楚天成曰學業須敏當令上可截隼鶻下可拾蜓蛾則臨陣可搏矢石矣吾道要妙不離飛躍二字猝難神會必高躍十丈橫躍十丈然後旋如振翮騰踔萬里雖賁育不如也女先學高躍天成悉心指授無何精練遂與綎埒天成曰觀女才技取功名如拾芥耳僕當與書草堂為女致身之階草堂即綎也歸未裝而草堂已覆沒羽便扼腕無策因賈武昌漢口間亦頗獲息後客湘潭張氏既往收值張推故不與設計指引入無人之境四面皆幽溪嵬嶺蒙密悄深忽大蟒張牙來約長十餘丈羽便躍高空中舉武騰躍蟒勢殊兇猛吐氣如霧羽便飛揚百變已中蟒要害須臾跳擲而死聲撼山谷及歸張大驚怖謂羽便已死其晝見者魂魄也羽便直前擒之以數其罪良久得釋時眾已聚數百人驗之果然遂白邑令令賚銀一十二兩待以賓禮眾復請曰自蟒雜處茲土採山漁畝棄去之日久矣官缺于供而百姓坐困如是者七八年今受葉公之賜當肖像樹石俾居人世祀焉令曰可既竣題額曰姑蘇葉公生祠勒碑山上曰葉公除蟒處羽便

嘆曰老手微曾師幾死于蟒苔草堂餉千金僕固不受耳然豈容恝然遂紆道南昌以百金為曾壽益不忘所授云

鍊氣

太學韓昌箕曾遇羽流自言修真二紀氣已鍊成昌箕曰如何因起立日暉中從鼻吹息至丈許氣如一線長凝結不散尋復納入

龍

慈溪城外五十里曰孔墅古剎在焉層樓甚軒廠崇禎甲申忽陰雲漲天沙門覩雙龍入樓亟避之風雨驟至歘如轟雷乃雨霽登樓恍然氷雪滿目視之皆白鹽也遠近異之或曰此龍戰也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孔墅禍立至矣未幾民亂遂赭其鄉

河間東昌瀕海之地晨起凝白如霜土人名為鹼煎而成硝蓋鹽之餘也

二

寧波府北郭外十餘里順治戊戌之秋村民劇飲聞空中汲水聲出戶竚觀見龍摩霄行雨雪濤亂湧而上徒侶共揮手叱之殊犯龍怒倏然雲霓四聚將一村飄蕩人畜多斃至筐篚已空猶封扃如故云

鶴

諸生錢元覺客寓一樓北窓古栢蓊然有鶴巢其上昕夕往來飼子殊不畏人已而失其一孤雌匝樹哀鳴聲甚悽斷若求者數日忽一鶴驟至棲飛入巢中孤雌屢逐之去亦幾群鶴畢來翔噪而散回視孤雌已雙棲若逑不復相逐矣君子曰貞天性也往往移

于情鳥尚爾況于人乎

義優

義優者不知姓名明萬曆間在吳門演劇諸伶相謂曰聞某家有樓宿輒死今夕有能寢者當以酒勞之大淨卒然許諾已而中變小生副末亦如之大淨曰三人同往可乎衆曰諾大淨扮關公餘扮平倉從初唱大江東衆逢語之曰若爾祟不作矣遂几坐至三更聞樓下哭甚哀哭已登樓宛然無首屍也以兩手挈其顱直前拜跪生若末心悸無措大淨獨喝曰女何來曰冤鬼江西饒州府德安縣人羅姓汝俊名三十六年裝米三百五十石投楓橋吳觀海售銀伍百餘兩而觀海欲之死大淨曰女之冤固也然何緣發其實曰行兇則家人吳富楊三也屍瘞梯下用大石橫覆三年不得伸唯大聖憐察大淨曰女既負冤祟何也曰冀獲申理不意皆自怖而死非某罪也大淨曰冤當雪女寘彼于法女姑息心以待慎勿呈形害人以干天紀鬼唯唯而去大淨復戒二人曰事倘或洩必致屍滅跡則負此鬼矣翼日衆勞以酒第云止聞鬼聲溺無何大巡初蒞蘇撫君設飲祀公祠大淨忽齧指以血汚面當席語二公曰本郡冤徹紫清閻君傳旨俾二大人昭雪二公愕然曰謹受教大淨曰事恐洩奈何二公亟屏人大淨如鬼指盡發其隱語既復嚼舌嘔鮮血而暈扶出始甦二公密遣丁壯二百名圍觀海家并擒吳富楊三等一訊吐實發屍追銀如數貯庫三人者皆伏辜舉郡稱二公如神大淨終不語洩大淨真智勇人哉

古桂

武康縣周家山古桂大可數人抱婆娑出嶺表清秋曠野飄香聞十餘里遊人日甚山家苦之以桂售於人其人將薪馬道過周生具以告生曰姑少待遂馳語邑侯賀元寬侯雅人也遂挈舟與生俱見之大驚覓償其人錢樹得無損順治辛卯年有剽賊傷之而槁居人數口盡歿

褒忠

順治中工科給事張請卹明朝甲申殉難諸臣孟兆祥孟章明吳義渠申嘉胤陳純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春許直

制曰可每歲祭於九月十七日至哉

帝皇之度真卓越千古矣

禁娼

順治壬辰禁良為娼以喪亂後良家子被掠轉鬻淪落樂籍故

世祖特有是命其誤落于娼者許平價贖歸都下甚快之

妓連蕙蘭因事繫獄詈以書千岳石帆有云含羞羞婦亭前獨語語兒溪畔坐為致當路釋之一時傳為佳句

題竹

吾郡天聖寺畫壁趙文敏夫人所繪竹也筆致蕭森殊有逸韻有題詩云數枝容葉數枝疎露壓烟啼秋雨餘宋室山河多少淚界無半點上林於林於竹名庚于山詩防露動林於夫人姓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吾邑茆山人嘗入覲中宮寫梅稱旨所題絕句甚佳然則夫人胷中豈徒有渭川千畝耶

再生

陸遠字清宸郡人也善繪事工著色花鳥嘗得危疾絕三日始甦言為人執去儀然公庭一人若監差狀恒左右之猝遇同郡張宏甫邢二石驚曰子何為至此言未既內宣言曰女未應來宜亟去二石囑曰潘氏償我八兩藉中失記于吾家毋索也遠曰諾及行次乃三達之衢遠踟躕久之慨然曰中道而行既蘇問張邢等皆遠病中物故因如二石所戒語其家伊子惡額曰正理此事頗君勿言僕當潛置之遠竟平復以壽終

義馬

義馬者吉水王禎所乘騎馬也成化丙戌禎通判夔州荊襄賊流劫入境禎銳意往剿同知王某怯與禎不相能而指揮曹能柴成素黨于王佯翼禎赴大昌臨敵望風遁禎陷淖中大罵叱賊賊怒斷禎頸兼殘左肱以死其馬竟逸去奔歸府門闔長斯躍其扃若告哀狀守者入之血淋漓怒鬣盡頹蓋大昌去夔約三十餘里衆始駭禎遇害然賊未解後二十五日始殮子廣貧不能歸將售行李并及馬而王意在得馬覓不與值及櫬行距殮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菽豆不止王疑秣者紿已自起視櫪馬驟前齧其項久乃得脫復奮首擣其胷仆王於地翼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兩指揮伏誅禎孫鑾為羅洪先言之如此洪先初未信後十餘年得實為之記

雉巢黃

羽之擇深林以遠害也然鳩婦則營木杪燕子則棲梁間往往為蛇虺所虐而雉性不慧恒乳哺于小椒麥隴之上獨晏然無恙或

云棗底有雄黃黃氣遠射能辟毒物鄉人三四月中徧覓之為市其取黃之法先以溺繞棗三匝從而掘之所獲約二三兩其價倍于他所但不審黃之由來為雄所御而有乎抑產于菸土而獲乎張彥先若在必能辨之矣

倒垂蓮

閩中有鳥名倒垂蓮形似鸚鵡其羽毛殊類孔雀恬粹可愛因睡必倒挂故名然書籍罕見豈東坡所謂倒挂綠毛么鳳者與吾鄉有自漳泉攜歸者廣于為余言之如此姑志之以俟博物者

放鯉

莊龢山西永寧州臨縣鄉民也年三十未娶嘗浴于河見大鯉困綱中約重百餘觔軒馨若訴龢憐而脫之鯉遊行作回顧狀躍波而逝後龢隴上餒寐夢秀才騎從甚都皆翩然後逆揖龢而言曰予德子甚已請于家君將以妹室子幸勿辭龢矍然曰僕田澤人耳素不與君相聞何德之有矧喬野不稱敢辱君之妹乎秀才曰子不憶河上之鯉耶予乃禹門龍王第三子也化魚出遊為漁所困微子將醢于市矣舍妹明艷真堪作述于何拒之深也龢聞之心惴曰水府殊族賢妹何貺于僕蒙君之厚是速僕之死也敢辭秀才心恚因出水晶一顆贈龢曰倘旱為虐于以此禱甘雨可立豈也及寤而晶在遇旱輒驗號曰雨師莊老凡州縣贈遺皆却焉遠近感德之國朝順治初年七十餘臨歿前三日復夢秀才曰君數將盡而應見還龢探懷予之秀才曰予仁且介當廟食茲土土人立祠河干顏曰放鯉肖龢像其中禱猶驗焉

奇症

先達李其姓歸德府鹿邑人也世為農家癸卯獲雋于鄉伊父以喜故失欬大笑及春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初猶間發後宵旦不能休大諫甚憂之從容語大醫院某因得所授命家人紿乃父云大諫已歿乃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併為鄉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李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矣蓋醫者意也過喜則傷濟以悲而乃和技進乎道矣

二

為程皖莊顧文虎累葉簪紱習享豐那忽一日促家人持竹批解褌受杖二十後習為故常間用箱輕輒加呵責苟反以杖杖之必重下乃呼快心如是數年漸覺疼痛而止醫者聞之曰過嗜辛辣發物則熱毒內訌因成奇癢適打散不致上攻否則疽發背而死矣此富貴人炯鑒也

狂婢

順治辛卯慶雲縣南三里村婢病瘋不相容出外乞食數日忽作狂言言禍福輒驗遠近流聞競往問之有田生者素未相識即道其妹氏里居且曰予數日入耳幸忍歸母留也田生倉皇而去數日果歿又曰某月日河水將大上四縣胥沉百姓其魚乎已而果然此不知何眚也

賀宿紀聞

賀宿字天士丹陽人曾作紀聞云余讀甲申紀事諸書載懿安張皇后事心竊疑之后事熹宗當魏奄禍國誣殺楊左諸君子后聞

之輙不快及熹宗崩擬立懷宗嚴正有丈夫氣豈肯臨難以苟免乎然則野史何所聞而云順治庚子余至燕遇舊内侍王永壽曾管事宮中余問張后陷賊乎王奄嘆曰傷哉此言也然亦有說當熹宗時忠賢養女任氏京師小家女貌麗而心狡忠賢嚮之以進立為貴妃妃素見惡于后崇禎甲申李賊入京師宮中鼎沸后聞變縊永壽已目覩其死而任即盛粧出迎賊紿曰我闖天啓皇后也賊首信之即擁去事賊未幾賊倉卒行遁任潛挾金寶逃出宮遁無賴少年與之暱彼少年以為後慮京師不可留遂携之去託跡數百里外居歲餘少年不善生產任所挾已罄復語人曰我先朝皇后也鄉人不敢匿白之縣令令聞於
朝遞送入京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其死之年月予老不能記矣余聞之太息良久乃知野史所傳實繫任氏非張后也微王奄辨之當世誰白其誣哉謹志其事以俟作史者傳信焉

按懿安皇后河南大學張國紀女時與選者二大監劉克忠秉筆選中后天啓元年夏大婚禮成后性賢明好讀書習字客魏深惮之誣稱非國紀女繫重犯王二所生幾搖宸聽忠賢陰令坤寧宮近侍陳德潤調后動靜日於乾清宮離間之三年后娠客魏盡逐侍史之異已者更人承應致損元子胎而張皇親又逆折忠賢逆奸遂遭羅織賴聖眷未衰故得免禍后之嚴正有古賢后風焉懷宗即位封懿安皇后按諸書云上至南宮遣人詣懿安皇后所勸后自裁倉卒不能達宮中大亂后青衣蒙頭

原書闕（據筆記小說大觀補入）

徒步入成國公第夫倉皇出走必有導之者似非無據即如青衣蒙首宜無盛粧迎賊理則從賊斷為任無疑特假后以自尊貴耳又按弘光元年會審太子問公主同宮女阜叩周國舅門太子云叩門者我也則所傳后入成國公第何足深信蓋國初南北阻絕傳聞多訛而野史所載俱非目覩當以王奄說為確載筆者其慎之毋忽

五里蛇

吾湖沈公某明萬歷間巡撫滇南初至文武來謁有參將安貌甚醜惟厥首僅存白骨絕無額準輔頰唯目光爍爍騰注公大驚獨留問故自言茲地蚺蛇千歲以上者高數丈亘四五里或七八里恒宵遊遇豺虎諸獸則吸而吞之其子人亦然某曾夜歸覺為風攝去躍起而入如坐丹爐中萬火齊發腥穢且逼人某疑入蚺蛇腹矣亟拙刀剖之約厚五六寸任此蛇撼天搶地奔躍數十里外經時纔出而此蛇已死某適憊殷紅頰上皮肉俱盡倦而寢及寤始疼閱半載方愈此蛇約長五里山中人競取脂燃燈今其骨尚存鱗大如笠惜某具體而殘為平生之恨公曰昔狄武襄破崑崙關尚衣銅面若狀貌魁奇見者胆裂樹功當不遠矣後從猺闘安將軍即驚惝逃匿果屢著勳績擢總副焉

金爐

西泠昭慶寺僧印如崇禎中自燕歸泊舟野寺見几上古爐金色爛然以為宣爐也攜十二金得之偏售不果適大賈見之驚問價幾何印如曰任所教大賈以石試之極為嗟賞印如心動不售状

之乃金爐也因斲而鬻之其所獲無筭印如樂甚每獨坐笑砣砣不休未幾遂歿有徒曇初者嘗授以黃金四兩後因四祿失之曇初竟鬱鬱而卒

版籍

金陵後湖貯天下郡縣戶口冊籍有明終始計一百七十萬本有濟國朝止存萬曆以迄崇禎五年者餘皆糜或製甲點火藥馬叉議每本重四五觔觔值銀八分鬻之可得四萬緡遂散落為民間覆瓿紙

高識

丹陽縣東關三里外有閣巍然萬曆乙丑進士荆其所建也上塑漢昭烈暨關張北肩坐顏曰三義荆與董宗伯同年友適至張席

閣上飲甚歡酒半以書額請文敏唯唯然文敏留半月以書法千文敏皆欣然應之終不及書額荆從介其為言文敏曰二傑翼漢誼雖兄弟分乃主臣並坐竊所未安其非恡情毫素第吾輩詞臣恐冒昧書之無乃貽誚千古乎一時服公高識

梅龍

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陸放翁在蜀時歲嘗訪之曾為賦詩云兩龍卧穩不飛去鱗爪脫落生莓苔蓋狀其偃蹇如此

白鷹

順治乙未高麗國獻白鷹按駹茅鳩也似鷹而色白高麗國產白鷹諒不與駹茅等然玉立雲飛清秋高落寧不為真賞所珍耶

劉氏老婢

慈溪縣劉仲昭家有老婢曾大父幼時人也顏如五六十許少曾過道人授藥一丸吞之永無疾厄亦不記其甲子為生辰若絳縣老人忘年狀但憶若干歲時倭犯慈水曾抱小郎君避其所獲免小郎君即仲昭曾大父也從是年推至康熙戊申則已百三十八歲矣

祁禹傳

歸安茅鏕鹿門先生第三子也字右鷟逸才曠世偶同諸友諧謔枚舉平生可人以志奇遇鏕啞然笑曰頃獲所聞過則過矣未足云奇也世有一人而百遇盡屬妙麗斯為奇耳諸友曰昔人陳迹弟輩靡所不聞信若兄言願一披讀鏕曰此種異書欲鬪殊未易

也兄當以春釭沃我耳衆曰唯唯兄固不可食言然鏕實無此書暮歸即鳩工匠及內外傭寫者百餘人廣廈列炬如晝鏕危坐其中或以口語或以手授隨筆隨刊蘇學士手腕欲脫亦不顧也夫將曙而百回已竣序目評閱具備因飛闢人曰昨諸人來弟言宿酲未解俟裝釘既就方報我遂入內濃睡閽人如鏕指而諸友息肩書閣午後始將鏕挾以書五束題曰祁禹傳結構精妙不可名狀而千載韻事一人備焉諸友曰才人妙手如萬斛明月從空散落可謂風流之董狐矣鏕曰篋中尚夥幾帙明日當奉諸公衆方欲觴鏕固辭乃止後聞鏕一夕草就莫不驚嘆而鏕屢讚棘闈曾不能博一第或以為口過所致云

易形

明嘉靖間倭訌嘉興府崇德縣皂林塘伏屍橫野有無賴抵屍所欲檢衣帶間物迨丙夜光冉冉而來其人匿樹杪見一童子携燈一老人隨後逐屍翻閱無首者弗顧也獨一屍體甚豐碩老人解衣裸身扶屍如人立交口相向偎抱片時老人遽墮地屍已蠕蠕動矣忽起立披衣著冠隨燈而去其人甚驚怖明日語人如此蓋修練之人年力衰薄特易形以資壯盛然猶已僵者更有生人易形尤奇崇禎中淮安府安東縣關廟僧與其徒共居師年五十餘徒年二十許耳是時師往海陽其徒在焉有僧來止宿年七十餘明日設供祝其徒曰欲與師兄假一物不審見允否曰須待師來越日又設供語甚情至其徒許諾是夕同寢夜半排闥而去其徒晨起詢隣曲衆咸詫曰尊師何剎幾時飛錫到此其徒曰小僧即

本廟某也衆又詫曰不意如許少年一夕遽成老醜其徒携鏡自照不勝悲慟不數年而卒此皆異端奇術未可以理數測也

柳州獄

吾邑長興欽爾莊典藏某友善藏後成進士任廣西柳州司李藏止有一子甫年十四娟靜明秀甚愛之以二百金為贅伴師爾莊然爾莊曾渡太湖舟覆聞空中神語云欽秀才當斃柳州府獄茲非畢命之秋也盍拯之遂得緣木抵岸恒向藏言之徒憶前事辭盍堅藏復彊之曰死生命也他處固難測若犴獄弟之職耳脫有意外之變獨不能庇故人乎爾莊釋然同往已經歲餘藏出按旁郡爾莊留書齋忽以硯擲公子傷顱死夫人甚哀之下爾莊府獄大守訊其由爾莊曰適見鬼逐公子亟擊之因誤傷公子大守姑緩之以待藏來藏達聞歎曰是乎此定數也欽何罪俾令引出而爾莊已前二日死

雄之卵

歸安縣孫在豐年十六入庠冠軍適雄雞生卵而學書來聞家人疑不祥以雞作供而投卵于河媍氏聞之惋惜曰此佳兆也俾他日必作狀元雞宜蓄之奈何并卵而棄耶庚戌以第二人及第媍氏之言不誣矣

三兒友信外父馬元成傔人沈相家畜伏雌忽抖擻作勢毛盡落已而赤幘岸然化雄矣因白邑侯王公公以為禎也厚給之然馬子雋才困棘闈者數矣豈應有遲速耶

非烟香法

烏程南潯董說字若雨常立非烟香法使百草木皆為異香噫奇矣其作衆香評云蒸松鬣則清風時來拂人如坐瀑布聲中可以消憂蒸梅花如讀酈道元水經注筆墨去人都遠蒸蘭花如展荊關氏畫軸落落穆穆自然高絕蒸菊如踏落葉入古寺蕭索霜嚴蒸芍藥香味懶靜昔見周昉倦繡圖宛轉近似蒸荔子殼如辟寒犀使人神爽蒸橄欖如遇雷氏古琴不能評其價蒸玉蘭如珊瑚木難非常物也善震懼人蒸薔薇如讀秦少游小詞柔而艷蒸橘皮如登秋山望遠蒸木樨如褚河南兒寬贊挟篆隸古法自露文采蒸菖蒲如煮石子為糧清癯而有至味蒸甘蔗如高車寶馬行通都大邑不復記行路難矣蒸薄荷如孤舟秋渡蕭蕭聞雁南飛清絕而淒愴蒸藕花如鼓琴得緩調蒸蓬蘂如坐鶴背上望齊州

九點烟耳殊廓人意蒸艾葉如七十二峰深處寒翠有餘然風塵中人不好也蒸紫蘇如老人曝背南簷時蒸梔子如海中蜃氣成樓臺世間無物髣髴蒸水仙如宋四靈詩冷絕矣蒸玫瑰如古樓閣樗蒲諸錦極文章鉅麗蒸茉莉如話鹿山時立書堂橋望雨後雲烟出沒無一日可忘于懷也說嘗寓鹿山故云

庇人

椶城任氏柳州別駕某孫女也年十八豫章余真卿慕而娶之任居閩多所匡益時順治丁亥真卿下鄉捕民之束髮者甚急因反戈劍馬追獲九人及署戚怒而脅之入且將戮之任聞真卿以怒不貸也徐徐而請曰民愚何知因縛急求脫非欲甘心於公也公盍少原之而開以更生之路真卿拂衣起曰幾中我指彼死已晚矣何相寬之甚也任復斂袂進曰公惠南紀所活者千萬人矣何靳一赤子而不宥其自急乎真卿意遂解顧如其髮何任曰此易耳幽之圄而截其髮以訊則禁然禿矣九人由是得釋明年任歿有異徵惜哉年之不長也

放雲送雪

放雲詩明寧獻王所造也王諱權號臞仙每月令人往匡廬最高處囊雲以歸壽雲齋障以簾幙日放雲一囊四壁氤氳裊動如身在嵒洞飄然有凌雲想送雪詩周憲王所造也王諱有燉按汴土風俗每歲遇雪初下則以小盒子盛之送親知以為瑞或祭觴歡宴尤宮中所尚焉

桑

古者中原以北皆帝王至化所漸其為桑土甚闊今無齋開樹桑絕少連畝者桑葉開遍于南中而飼蠶在密室不生火惟清豐縣蠶特盛耕桑國之大計希心經濟者當令民事遵三代之遺兼通于今日而無弊則東南之民力紓矣

巧昏

唐世涵郡之烏戍人年十六為諸生英英欲上父實甫與擇昏而中表顧館周氏周固素封顧以伊女為請而周之戚屬黃敬甫與唐善佐之周遂允焉及卜日下定顧因與黃俱之周氏忽鍵門弗得入閽無人敢及訪比鄰知彼婦為弟誕以唐貧竟夜辱周老不得寧周老且晨出不知所往二人既無可奈何踟躕者久之愧無以報實甫黃卒然謂顧曰寒門雖貧而小女頗惠敢於周非敢自媒聊以解辱命之罪唯足下圖之顧具以告實甫實甫大喜從之且邀黃樂飲而罷世涵年十八登第明年丙戌成進士授崇明令娶婦之任道經周氏其女尚未字世涵固年少雋才而黃女容德無比為一時稱絕周氏婦幾恚死

花開不時

郡中施清善繪事庭前有玉蘭二本當春携清力培之入夏與茁蕾爭妍賦詩志異康熙丙午十一月吾邑吉祥菴牡丹開十一蘤士女遊賞者甚衆己酉春予移植梔子亦憔悴殊甚夏杪素芳爛熳較勝昔時乃知百卉隨盛衰而枯榮開雖不時無足異也

石獸

臨清以南運河築閘閘左右皆鐫石獸虎首而鱗身其足四其爪

52 B

五萮天吴之屬以壓水怪非虛設也

雷火焚樹

吾邑檀家園有樹大可兩人抱康熙辛酉秋七月為雷火所焚人競以水沃之火益熾以樹盡而止按五行水火相生大都梓楠之屬將當秋令偶與雷火相觸故烈焰莫過也或曰梓樹余未知然否俟通于物理者考之

文箸

蘇州許裕侯順治九年從京口抵蘇有客朱求與共載既而泊舟扶小鋸登岸黃昏持骨二具來泊竟日而成箸二十雙問何骨曰駝也裕侯目之曰殘乎此人箸耳何相欺之甚也朱壯實曰作獲之灘上誠如君言顧晶瑩可念所乏者花紋耳明日至錫山即售

其半而食飲胥豊矣裕侯問人與駝有異乎曰駝色白而少神人則瑩澤差勝曰人亦有異乎曰入地久則脆瘵則枯皆不任削耋父而黃絕類舊牙婦人膩滑光悅然不如男子豐而多料也曰專諸蓉有售者乎曰家既希見駝亦難得是所在都有人自不識耳曰此事一發罪同刑人誰敢致此乎曰丐數輩擅其利久矣且隨貨高下與值何憂不獲哉君子曰人箸之多乃爾若之何不胥天下而削也悲夫

來鶴樓

錢塘茅狀元瓚搆宅宏厰中有讀書樓楣曰來鶴眞枚卜不從飲恨而卒其宅後售吾郡沈文定淮竟符來鶴之語將毋讖耶

瑞雲峰

袁宏道園亭紀略云徐冏卿園在閶門外下塘堂側有土壠甚高多古木壠上有大湖石名瑞雲峰高三丈餘巧妍甲於江南相傳朱勔所鑿綫移舟中石盤忽沉湖底覔之不可得因未米行後為烏程董氏購去至中流舟覆募善泅者取之須臾忽得其盤石亦浮水而出今為徐氏有范長白云此石每夜分聞有光燭室石亦神物矣哉

裙帶間火

吾郡騎村嚴氏女適吾邑徐尚介已夜解衣欲眠忽有火自裙帶間出轉輾至榻前晶瑩流爍漸微而滅時明崇禎中事也此與耳談載張給舍事略同王行甫謂非壽必貴然尚介官霍山知縣而嚴已早卒繞三十餘女適餘杭嚴都諫未知果何徵也

鹽之餘也

二

寧波府北郭外十餘里順治戊戌之秋村氓劇飲閒空中汲水聲出戶仰觀見龍摩霄行雨雪濤亂湧而上徒侶共揮手叱之殊犯龍怒倏然雲霓四聚將一村飄蕩人畜多斃至筐筐已空猶封扃如故云

鶴

諸生錢元覺客寓一樓北窓古栢蓊然有鶴巢其上昕夕往來飼子殊不畏人已而失其一孤雌匝樹哀鳴聲甚悽斷若述者數日忽一鶴驟至哲飛入巢中孤雌屢逐之去不敢群鶴畢來翔噪而散回視孤雌已雙棲若述不復相逐矣君子曰貞天性也往往移

石里襍識

吳江張尙瑗損持著

燈譜

新淦諸生楊逢年暇日遊邑之西禪寺有行脚僧投齋長七尺餘方頤白齒耳垂肩瑩潤如玉逢年異而揖之稍與言詩意甚浹僧爲書其扇云佳山人也學樵褻細柳新蒲感慨長破衲漫收雛亂草錦囊誰裹太平香芙蓉靜繞埋名地薜荔陰遮避世墻記得陳芳神詩語端稱工部是詩王署曰粵東燈譜叩其行

留曰吾度嶺過此將憩錫江左亦隨緣托足耳逢年因言有宗人家蕪湖師適彼欲藉達音問僧曰諾受書而去時歲壬戌也踰年宗人至淦語僧居木月庵中遂不復他適亦不與道俗交往未幾端坐而逝

新都軼事

雲峯者雲南永昌衛之山也先是滇人謠曰雲峯開狀元來及楊升庵謫戍至其地乃誅茅居之若黃州之東坡雪堂焉有僧方構佛刹頗巨麗乞題于升庵大書曰大鼻佛寺僧默然以爲侮已遂別爲名而額之積歲雷震寺前之巖石佛出焉鼻魋然而鉅驚稱楊翰林爲仙新都楊氏故居流水繞其宅形家言卿相蟬聯不絕文忠公十二齡鄉舉十九成進士父春後三年方第而升菴弟惇恒恒之子有仁皆進士忱乙科張孚敬援意守土者堙之爲陸自是科第衰息康熙四十年間新都令某夜夢偉丈夫朝服冠進賢詣之曰治生有難幸老父母救之遽驚寤弗顧復夢如初乃起呼吏胥問之曰楊文忠公改塋賜塋去郭二十里比者發塚賊蜂起或亦有事乎乃集民兵趣

之果獲盜聞于撫臬斃之杖下蜀人郭于蕃李希潛先後爲予言若此

科名符古人

嵩陽雜志明孝宗丙辰春京師民某夢文天祥至其家入門即仆未幾朱公希周來主其家偶下樓失足良久而甦遂狀元及第蓋文山乃宋丙辰狀元也太倉吳偉業初生之夕其尊人夢綵旗鼓樂送匾入其第爲鄭以讚三字既而梅村先生崇禎辛未會試第一人殿試第二人及第則定宇先生固隆慶辛未會

元榜眼也予同門華亭王奭生于崇禎戊辰其夕乃
祖夢有客訪其孫者投謁曰年眷弟曹勲拜歲雪是
年會元也喜謂其孫當早發與新榜元仕路齊驅或
曰是亦當領袖南宮後后張潦倒場屋至六十一成
進士在康熙戊辰夢兆始驗

出髫同登先兆

湘山野錄載嚴儲于蘇易簡榜下登第易簡初生儲
邑舉進士與易簡之父善洗兒之讌日者決之後乃
驗又宦遊紀聞李智夢與張輝同舉時輝尚稚齒及

成名而智巳五十三吾邑沈令聞嘉靖乙卯鄉薦捷
音到門尊人方舉幼子季文有談祿命者在坐出年
甲令推之賀曰是當早發與長公共通籍而爵位高
出遠甚令聞艴然賀客滿堂皆嗤之後令聞屢不第
改名孚聞竟以萬歷丁丑與季文同榜進士孚聞仕
止縣令而季文內外歇歷至河南巡撫

張涵

張涵者初不言姓名詢川督姚締虞于成都市梟使
趙艮璧語成都守莘而禁之翌朝仍遇之市中以責
獄吏獄吏驚省其所狴戶扃如故委械具于戶中復
縶而加嚴焉夜分復逸出乃以其妖白艮璧艮璧召
而與之語窮日夕艮璧故好誕爲易衣履贈之十緡
遣之至市中輒散其緡悉以予饑寒者棄所賜衣履
服敝垢仍其舊而姚督則以旬月物故人乃喧異焉
去而之他邑里往往詢其長牧所詢者輒失位或死
皆異而厭之重慶張姓者獨禮敬館諸其家浹歲丁
丑冬暮辭去謂主人曰君有厄我當爲禳索紙書曰
天不怕地不怕臘月十三眞無那雅州張涵去後重

慶城一片白壩白壩者土語無孑遺也粘于中楣行
渡渝江以所攜樓圖置水面坐其上亂流而濟五里
達南岸眞武廟聚觀者如堵逕步入林麓遂不知所
之是夕巴郡災延燒七門惟二門不及卽臘月十三
日也張姓居舍在燎原中巋然竟無恙以所書珍而
什襲之乃知其爲雅州張涵云

前生

濟寧邵士梅字峄暉順治已亥進士康熙戊申春來
令吳江年幾三十餘上事浹月輒以病辭詢太湖村

翁姓黏酒媼家果有其人即造之媼七十餘矣一子某呼而謂之曰我前生汝家翁也道其生卒之期歷歷並舉數事皆驗媼與子乃噭然而哭問翁葬地不違具三厄酵三厄于墓而自醻其三曰過去身與現在身酬酢人生若夢安知夢中人不又占其夢耶因出薄少贈其家而去按王錡寓圃襍記景泰中黃巖林一鶚為江西布政嘗中元日晝寢夢一婦人祭之寤而所享之味若在齒頰即命吏物色之果于某村見三老婦祭其故夫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閱其家中器具以復于林與夢中無異而夫死之年月日即林所生之年月日也然則羊祜金鐶之事洵有諸乎

惲南田

武進惲壽平號南田工畫卉木翎毛于皴染纖悉中含生動之趣吳下以筌鸞目之每幅輒自題小詩書法學褚河南最為遒美蘇常道祖澤深屢招不赴乃檄縣令梏之來拳杖并加幽扃兩晝夜徐贊善健菴方家居聞而親往救之僅得脫與倪雲林受辱于張士信畧同自是南田聲價愈增矣沈白石應蘇州太守之命畫屏墻襍傭伍運筆無忤色曰庶人往役義也長卿慢世井丹高潔亦各行其所是也夫

諸史舊本

漁洋王先生以徐虹亭檢討許以吳越備史鈔本屢椷信轉索其實虹亭未嘗藏是書也第見之武林某友人家耳錢東澗稱莆陽會裔雲在史館親見謝承後漢書為德清少師取去問之後人不可得康熙癸巳泰和梁機公東歸云於桐城姚士陛邸舍見所攜王隱晉書葢宋板也襄平蔣一臣兄弟近刻荀袁兩漢紀陸馬兩南唐書馬書舊本世所罕見而袁紀爲

吾吳黃省曾所刻亦僅得之商邱冢宰家藏近世惟監本二十一史王路共遵自餘諸史善本幸而收藏或力不能付梓以公海內汲古之所以難也

投珠

石崇擊碎王愷二尺之珊瑚樹自出其珊瑚高三四尺者六七株誇靡鬭富今古艷稱明末金壇于藂字子重大名兵備道文熙之孫也于故為邑甲族子重性豪侈嘗與賓客縱博坐水閣有富家兒求入其曹

先使紹介通意以利歆之子重曰君有何珍異堪與我角富兒出袖中美珠數排長三寸止十粒者光彩溢目子重接而投諸池舉坐皆驚子重叱侍童啟篋取珠示之其大徑倍如所棄之數償之曰汝細人不可兒吾坐飄然入內其人色怍而退近廣僧大汕居太平門其地有十三行瓊洋賈胡所集嘗爭珠而鬨大汕問其值曰百金即取百金買之手鐵椎椎碎其珠自謝于人擬庚桑子之毀璧此小巫未見大巫也

天官坊

吾邑北關天官坊爲周恭肅公立規制庳小予兒時過其下輒訝之既恭肅曾孫友醇翁與家君從容道其家世事曰上塘之李都憲第連街跨陌皆恭肅手構也當堅俟先生總制兩粵時死轉圖購之甫成賈時周氏曰惟先人之綽楔鉅麗甲於邑中幸無隳敗乃可售李亦唯唯未幾中夜撤之詰朝喧傳邑中周走控之官李曰物聽主裁幾見周仍殷祉者哉邑令君猶以名臣遺蹟量斷朧西具貲復建于公所即今之最陋者也嗟乎李恭敏之坊薛德昭必去之以爲快庚子山入朱玉故宅且自敘以誇于世者誰能有此心事耶

滑縣茅店

陳際五翁宰滑與大名守邑子周起三不相能時徵排門稅充餉令甚嚴滑鄉村有逆旅二百餘間結茅以宿行者徵之則一間一戸也惆其情貰之大名道行縣周密論導者道經其村前一日際五知之窘無以策其孺人顧曰易與耳問茅店之值幾何曰店二金即具五百金使人夜至村酬其值而火之翼日觀察至見瓦礫場詢之主人告曰半月前不戒于火故

至此屈指其期在報徵之前事遂已此與澠池道中瓦甕塞路劉頗償縑碎甕以便過客作畧相同而智出閨房尤爲足美

角力

枝山前聞角力記所載勇力之事駭人聽聞其稍近人情者爲尤六十人不識與競六十不怒第好言哥且來引其襟衫近廊簷手掣柱壓裾于其下入服且愬乃舉柱出之此吾宗明叔所嘗爲以爲戲者也明

叔子子爲兄行而齒長于吾父業畊混名蠻子居梅堰界王江涇震澤間爲嘉湖孔道鬻私鹽者經其地明叔立來炎邀之佛一掌託百斤石臼曰曷分惠任汝行乎入輒舉無飽拔其臼乃笑而謝包重百五十斤浙鹽定則也若少與之則夷然託臼不動私販之徒謂梅堰有抽分例矣此康熙初年事今墓草久宿云

登華山人

韓文公登華山巔不能返慟哭遺書華陰令百計取

之乃下公體素豐肥無濟勝具故耳近有彭荊山棲華山絕險贛人魏禮訪之直上四十里手鐵索躡飛磴高于昌黎痛哭處十里

齊希特

太宗皇帝崇德二年丁丑蒙古貢獸名齊希特能知人語蓋角端之屬徧示羣臣

漢梅唐梅

舊傳吾鄉太倉弇園古梅下可置十四筵不知其起于何時贛南道陳松巖述滇中有漢梅唐梅乃千餘年或數百年物唐梅在提督中軍官署中冬月花時置酒數席于其下碧葉瓊葩高張布護坐客如在幄幕間雲日皆外來者也漢梅則在郊野枝間架板爲臺恰容四席梯而登之賞花之人與花上下此間他梅皆合抱輪囷蕊大如酒樽自餘卉木蕃茁瓌偉洞駭觀瞻牡丹高數仞挺發檐外張功甫椿杪接栽殊費人事矣

[illegible]滇寶井

內大臣明公有紅寶石徑五寸室中視之微似黝黑

映白則丹耀煥發矣門客親申宦滇南者出是爲式使覓之並四年弗得懸價三千金市賈所呈二三百金而止皆短小邪曲襍以瑕纇求其瑩徹合度無有也寶井屬騰越州州爲滇之極邊井去州城五百餘里荒退巉巇絕無人煙採寶者結伴裹糧攜兵械而往或弗至至而無獲獲而歸途仍喪于猛獸瘴疫盜賊者多採之之法井在萬山中攀援陟降而後入深數十仞長絙繫身操椎鑿赴之得石一塊即出同侶共摯數枚不敢復留歸而日礲磨焉晶瑩則寶出鉅

細隨所鍾如粟荳者亦寶也或質本鉅而椎傷之難得二三寸者就中最佳者常價之二三百金者也客終以弗能愜貴臣意爲悵嘗求之未已

棕船棕輿

庚午辛未間有彝陵嚴總戎者歸吳門聲伎服食師心造奇以棕覆船施于山塘遊舫之上製仍茅亭體方而船身差長乃于前後積土栽花隨時易之又如小亭間樹矣華亭靖逆侯喜而倣之遂盛傳江左丙戌丁亥贛州揚總戎復倣其意以飾乘軒每歲榷使

至或巡鹺假道多以贈之由是嶺嶠遊閒頗以棕輿爲美

龍船神

贛俗多淫祠而龍船神尤爲鄙妄圖像于屋壁頭大如輪頳顔皓髯金甲蟒服侍從吏卒篙工楫師以百計長不盈尺以形容神體之鉅視長狄僑如數倍矣土風無競渡届端午則喧金鼓縻牲醴以祠神舉國若狂賭博鬪毆叢生其中里民曾某牒縣請禁之贛令揚玠如其言戒飭間井不逾旬曾某病發譫自言龍船神懲焉闔室妻子皆病譫語無異詞令君往觀則詢怒熟視無如何巷人復相率祠神曾病亙已嗟乎此所謂不熄而謂之水不勝火者也會稽民以牛祭神食牛而不以薦祠者病且死爲牛鳴第五倫爲太守曉諭百姓有妄屠牛者輒行罰所屬以安亙吏無佰魚其如龍船神何哉

高映厚

南唐李後主進畫牛于宋太祖畫在欄外夜入欄內詢之畫者以蚌胎將成珠者瀝津調色晝隱而夜現牛之隱現適與欄反也其蚌出夔江某峽盤渦急溜

取之至難黃姓道人得其術以事姚安土同知高映厚又滇中有紅唧唧鳥毛骨咮趾皆丹砂色爲人捕得輒撞腦碎而死若麝之愛臍投巖善捕者必制之不得自殺取其腦供繪事圖鳥于屏郭輒翔而下下則軸上無鳥頃復麗其處若眞眞歟郭之奇焉映奇子映厚世襲土職父子好奇淫蓄珍怪有炭置灰則燃出則熄屢燃屢熄其炭無損較之無灰之薪尤異

土州

土州吏目治漢人土司治土人漢知州不事事相去數十里爲官署歲收所輸官税遇應襲報名官死襲職或仇殺用兵土司移文相告爲之轉達平居給牒度日年滿候陞而已土司知州乃世襲髣髴古蠻夷小國自擅生殺其官屬首老土人最尊次首大四人次曰都老曰耆老曰權戶曰權工無禮兵刑者兵刑自有主者而禮所弗尚也州之峒甚多每峒有峒官有頭目有小目主兵之官曰內兵與首老敵體一人中軍一人先鋒二三四人有七總總旗總槍總砲總

甲總錨總刀等也兵無弓矢又有人把有馬房馬房之官曰甲楇曰馬排首老以下文職也內兵以下武職也峒官則縣令巡司也各得專刑殺首老子弟送名知州補頭目等職次第遷轉送名注籍餽獻甚厚每州輸官稅歲三十六金爲重額遞輕至二十金而止所取於其民蓋萬數而贏地蒸濕不可居人皆樓樓上名樓曰欄欄以竹爲板躡竹梯而登厨爨皆在焉鍋爲三足若古之鼎爲親朋相訪率對鍋而坐衣內必繫刀褻則置掛褥中晨起即佩之羣居意相牾

或角口輒掣刀而起遂相殺性習相沿童子四五歲父母爲之鑄刀婦人裙曳數尺行則手挈之或易以短者必發疫癘云製自伏波將軍蓋不昧也製土字某人自用之不以示漢人愛重中國書籍懸書畫爲清供中國人士客遊者禮敬備至土官必延中國人爲師教其子弟重價買中國人女爲姬妾寵則薄其妻妻怒或以蠱毒賊殺夫而利使子襲子幼母得肆志與所延士人爲偶亦不忌人知也土官之考終者亦鮮克中壽由少成縱欲使然然自南寧泗城以下

與交趾鄰接境域遼廣珍異儲積匿亡命前代逸民頗遯迹其中藏書有中土所未覩者幾幾乎有驪雞林之遺風矣

魚羊共谿

安遠貧篙村濂江所經有狐狸石峷然磊嵬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椮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次亦三四丈罙罶無所施容蓄浸長石之陰爲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穴深窅而窄其外無有鑿竅之者羊或三四歲一出或一歲二三出見則其地多

有吉事以為瑞羊焉墳羊與鮪穴葬而為一而傖俗罕有傳之者渭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谿當之天然儷偶云

木石理梅菊

朱孝宗尊養上皇于德壽宮北貢獻犀帶一帶十三銙銙皆正透一壽星扶杖立以為元日壽巵之侑蓋其犀通理故良工鋸而得之也雍熙初蜀李玹遊青城山溪水中得石如雁卵光黝溫潤上一日墮地而碎中空容合許物皆雕刻龍鳳雲木之形文理纖妙殆

非人工吉水永豐有石青質而黃章章為菊花金英燦然如畫石角刓缺處無內外之別康熙某年一縣令將舁之歸重不可輦亦迫于輿論而止醫者金左穀為予言之耒陽杜公橋橋石黑上有梅一枝其色獨白雨後可鑑為一令所攜而去出廖元度詩註吾邑金息齋太傅林下時西冷僧餉以杖質如茶條梅英滿其上正側俯仰含蕊殘葩態無不具吳下巧工固善于作偽截少許試之中邊如一皆造物之奇也

[illegible]剛巴兒

峨眉雪蛆之為珍味今古艶稱陸放翁云實出茂州雪山四時常有積雪蛆生其中能蠕動周公謹云一名冰蛆大如指康熙庚午辛未間裘續松園為榮經令蜀撫噶爾圖令覓剛巴兒貽之札云剛巴兒形如貓毛色白有血以四五月間山雪消時隨流而下若與蛟龍交便化為龍邛雅逼處西極雪嶺相通以肥為佳得之亟酬所值不損清俸云云裘乃謀之其地之茶商茶商者主承應蒙山茶稅與烏斯藏通市蓋巨賈也商云是誠有之但不可限以年歲生沍寒

巖壑中稟至陰之精為烏斯藏所收華人未識其物裘乃宛轉復命于噶而寢之比歲復往謁噶語之云已得之陝西界中矣

乩仙

常德人有為扶鸞之術者所言多中詼諧間發讔謎不常康熙癸酉鄉試臨場諸生以闈題為詢答曰老驥登高甚勞力則首題驥不稱其力次譬如行遠一節主或勞心七句也學使者將至示某縣曰日日能存赤子心又示某縣曰強把金針作釣鉤則一為童

子六七人之一為子釣而不綱也一日方降乩叩其名曰趙酒鬼衆鄙媟之乩遂寂然乃復焚符虔禱必得高仙來降以快衆望良久大書曰呂純陽于是禮拜盈座且聞風攜香茗酒果來獻者乩曰諸生靜聽吾當與論科名得失遭際始終各磨墨一椀以伺則競研墨盈椀齋捧虔肅乩復曰各飲之以開汝靈竅無不立啜至盡遂又大書曰並非呂純陽仍然趙酒鬼平日不讀書今朝飲墨水無不失色垂首而散

仲氏英爽

明魏閹亂政有太學生張姓者具疏請以魏忠賢與孔子並崇入國學見子路擊之而死康熙辛卯科江南鄉試舉子溢額入闈者至三萬人號舍無所容貢院西隅即上元縣學也闢而通之布蓆舍于兩廡穢遝無所檢制或取先儒木主為臥枕有史姓之生若空中為人所掣曳擲于院牆之外黎明醒寤身在欄柵溝巷間踉蹌歸寓見者駭矚矣巡綽官役得其原卷及考具于坐號中乃其足纏所裹為先賢仲子神位也喧傳無不歎息

遺體

范長白少參暮年得子雲威親族或以為疑彌月湯餅會羣往賀焉有甥譽其肖翁者長白舉兒趾示之曰他處肖老夫不足道惟騈拇雙趺其酷似耳合座歡呼嘖嘖而服吳梅村亦過五十始連舉三雄項皆瘰癧痕元朗嘗告予曰此先司成遺體也樹鬚藝眉之說古嘗有之未可以喻癘人夜半之燭其子矣宋魏道輔家世指少一節姊嫁曾子宣曾氏子孫遂皆肖其外氏先王父額有旋髮伯父家君以及諸姑皆

然逮某兄弟子女無不旋髮在額者

僞睛

杭州張存幼損一目後遇巧匠為安一磁睛障蔽于上人不能辨其僞吾邑吳燕勒先生目偏盲崇禎己卯鄉試有召乩仙决數者問今科何人獲雋乩大書一貴字榜發見吳名乃悟為中一目人也燕翁嘗懷杜子夏之恥亦命工以僞睛置眼胞中人視之炯然雙眸但微有動定之別一日晤縣尹茗談僞睛忽墮茶甌中聲鏗然里中傳以為笑

報恩寺叟

康熙丁丑江寧報恩寺塔燬相傳建塔之初有副材藏於地寺僧如記發之不爽乃擇吉重搆焉塔十三級崔嵬造雲一匠架木登其巔失足而墜暈絶不能救肢體傷劓膏血淋漓僧乃署于門曰能活匠者酬二十金自旦將晡矣有叟曳杖携筐而至叩僧所懸購金陳于前乃出藥一匕抉死者之口以湯灌之逾時而蘇復以藥傳傷處遂懷金而出時工築馳走觀者雲集咸瞪眙相對莫測其所從來有浙人祝姓者

潛尾之既昏黑行三二里就宿旅舍中與之偕宿詰朝叟往市鹽米什物挈負以行四十餘里踰危岡入仄徑山村不數家造所居敂鑰而入躬汲而爨以食祝子屏息伺門外久之膝行頓首上謁叟驚戚曰君何恭之謬也祝子曰仙眞難遇塵世難度某遇眞仙而求度惟大慈加惻惻焉叟笑曰君過矣吾能仙豈受酧金者吾偶得方術活餘年耳然紆累君亦甚矣糲飯可同飽速歸毋涸公事祝子飯訖復請受業於門傳其術譬之歸固請不已叟乃曰吾之方書非百

金不售君能辦之乎曰古有萬金良藥亦有千金方叟不靳以百金傳於某幸矣但某從浙右貿絲於金陵所挾僅百金願期以三日叟許諾則於質劑之所盡所售之絲收其値三日而備齋以詣叟叟捧書而出襲錦爲囊牙籤繭紙裝寫精嚴焚香頓首流涕而告曰此吾始祖黔寧昭靖王所貽也先王用師麓川雲南近夷不服者討之愛將某先登死焉先王怒親冒矢若卌日而破其峒猓玀千餘人將盡屠之皆號泣乞命先王曰汝千猓豈易吾一良將耶曰願活某

將軍以自贖先王曰死矣復何活曰體未殊也峒中有方藥跌打頻斃未逾三日者皆可治卽命治之果復活乃貰衆罪而取其方且與約出所藏書焚之不傳于峒中吾黔國子孫惟襲爵爲公者世守之支庶勿與知以至於吾吾祖天波盡飭水西舉宗甚絶吾子身流離遷迹數十年今老且死矣感君之誠而授焉行矣自愛祝子受書歸家試之輒効復貿絲赴金陵訪叟居則他姓處之矣問之村人曰老人固來此未久也兩月前更徙去不知所之云

刺客

五代葛從周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取之卒伏檐間見其夫婦相敬如賓歎曰欲寳而害斯人不可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去明仇鸞鎮薊遼與錦衣使陸炳善炳妻簪珥奇麗鸞妻與同飲見而艶之令鍛工摹其製弗能曰此得之西域鬼市世無有也炳嘗晨興啟牖二勇士躍檐而下持利刃夾立炳謂曰與汝何讐二士曰夫人飾首若干安在此瑤池故物仙救

來取非有他也出而畀之復躍去寂然無聲夫李汧公韓魏公德感刺客有爲爲之耳沐謙不殺司馬楚之楊賢不殺杜伯山藉以傳其名降而至于胠篋探囊之所爲是乃荆聶之徒所羞也

不貪

鄭遨與李道殷友善道殷能化石爲金遨驗而信弗之求方士許公言能以藥爲黃金欲以授郡王子濤子濤曰吾不學僞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因言上帝惡貪之說歲已未予從徐敬思北歸同舟徐生嘗言有所謂陶眞人者以煉丹化黃金售術於吳下徐之父叔事之甚謹郡邑當事利徐之財致大獄終以金多獲免徐生得陶之小技三曰攝亡魂曰舞仙童曰搖骰色長途試之以博戲笑因困欲以變骰法授予予一哂卻之俗傳鍾呂學仙謀點石成金恐悞三千年後人呂亦念不忍爲遂滿三千功行此惟鄭趙二賢足以當之若夫蟬翳攫金則吾輩知其免已

魂晤

長恨歌傳方士復命元宗述楊太眞七月七日長生

殿私誓白香山作歌而陳鴻傳以實之徽宗召見方士王老志嘗緘書一封帝自啟視則昔歲中秋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術家探秘事以惑人主大率類此鄭州書生使天神降王冢家亦止言某月日蔡京後堂其謀陰事吳下陶姓術士善攝亡魂其法令死者親識伏陰往見之晤語如平生多道生前聚首一二事而後返歷歷追憶傳說以爲神有友人喪親欲驗其術者予曰試覓親識兩人各不相蒙次第試之醒而乙者之所追述與甲者夢中所見相符則眞矣

已而其語秦越懸絶乃知與死者無預也所驅役者生者之情識耳○此術之工者也又下焉者自言前知禍福問事者書情于紙封固向神前焚之輙書所祈某事約畧情詞無異而斷以後効云云予乃封素緘予之大怒書曰奈何妄我予曰予固巳心禱矣術者語塞謝去

三伯山

贛安遠東南距城六十里曰三伯山壤界程鄉地曠莽宿為颸颸蓬藋之塲樵採者裹糧一入不知其所際樹皆數十百圍或言闖之利不貲壬午癸未間汎弁蔣某率卒數千人挾火器弩矢甫入四五里老猿皆作人坐立恬不為怖發鳥鎗傷數猿呼嘯震林谷千萬蜂擁而至砂石颷激雲日昏晦徒衆顛躓奔軼頗有損膚骨者

長臂猿

猺峒猿種不一長臂者最獷捷出入林麓去來如飛皆指臂攣緣而足反無力股短不及臂之半斂于此者絀于彼也性嗜桃捕者候桃熟時伐去左右叢木

止餘一二三桃樹猿就食其中襲而擒之無不得以獻官長嬰鎖囚籠輙哀泣不食以死然有久畜者

龍頭魚

龍南縣以龍頭灘得名灘水岨急洄漫瀠濬其下出魚長不盈寸隆腮突睛頗類龍形謂之龍頭魚水經注沂水出縣西山謂之小龍山潭漲不測出五色魚因謂水為龍魚川岑嘉州詩魚龍川北盤谿雨王敬美定以為龍魚殆其匹也閩漳有龍鰕大者長尺五尺寸鬚長倍之厥首獰猛亦有龍狀皆水族之賦偉形者歟

石里禊識跋

損持先生藏書甲於吾邑著作亦復等身不數十年飄零散佚與子姓而俱盡矣生前付梓惟三傳折諸滃水志林餘皆湮沒不彰今得此編雖卷帙寥寥而粒珠寸錦厲有存者亦作者之會靈光璧也因亟登之丙申夏日同邑楊復吉識

孫貞起允升校字

過庭記餘

繡水陶　越艾村著

余家遼陽一支蓋自洪武時十世祖愚懶翁謫戍遼東有地曰連山島者其編籍處也翁納田氏爲妾生一子諱鏈字伯鏈後更字仲鋐旣長代父役翁始歸里後仲鋐使道過家禾至而兄耕學公遇于吳門初不相識驚其貌狀類父就問知之相持而哭遂携歸極相友愛後復來輒戀戀不欲去耕學公悉以金帛古玩器畀之俾營産以遺後人成化己丑卒于戍所娶寧波汪氏汪與同戍故聯姻生子女各三繼娶黃氏又繼娶鍾氏汪先葬連山島及公卒而合窆焉後菊亭公以公衣冠葬澄源祖塋給事周旋爲之誌自後子孫或一歲或隔歲一來及去必以義田餘息贈行仲鋐第三子諱友諒家孫諱欽並以病歿于禾卽葬于祖塋近地今所稱長官墳者是也自仲鋐公以下凡六世俱詳載家乘迨遼陽旣歸　興朝聲問阻絕譜系亦遂不傳今子孫頗多貴顯者康熙十三年間有　欽使泊舟王江涇特呼巡檢問曰此地有陶家墳何在乃余祖墓也欲往祭拜巡檢苦

于伺候謬答以路甚遙遠且係小港不通官舫　欽使遂止余兄弟往來　京師頗懷葛藟同根之芘然在朝籍者率易他姓間有同姓者訪之非是謀食之人苦爲館職所絆出門甚稀迄無一遇悵怏而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茹苦自修能持淸議往往在朝所不能言者不憚觸忌諱嬰禍患以從之蓋緣昔之入太學者率由選舉而考課法亦最嚴密今大半皆貲生旣習于侈靡又無氣骨其分撥六堂者徒存其名耳余入　京師屢遊太學見廡舍寂然從無一人肄業其中噫是所望于司敎者加之意矣

明代理學聞之先君云國初如二趙（汸撝謙）梁（寅）汪（克寬）范（祖幹）葉（儀）胡（翰）蘇（伯衡）諸公其學粹然一出于正自成弘而後指歸各別其宗尙程朱者薛敬軒（瑄）曹月川（端）吳康齋（與弼）陳剩夫（眞晟）胡敬齋（居仁）周小泉（蕙）章楓山（懋）呂涇野（柟）羅整庵（欽順）魏莊渠（校）顧涇陽（憲成）高景逸（攀龍）馮少墟（從吾）諸人卓乎尙已此外陳克菴（選）張東白（元楨）羅一峯（倫）周翠渠（瑛）張甬川（邦奇）楊止菴（時喬）雖論說不傳不可謂非正學若陳白沙（獻章）王陽明正如宋儒之有慈湖象山不

無偏弊然二家門戶亦最盛莊定山昶羅念菴洪先湛甘泉若水賀醫閭欽陳時周茂烈三人皆白沙弟子鄒汝愚智王龍谿畿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錢緒山安福四劉文敏邦宋二魏良器良政龍谿下皆王門弟子聶雙江二孟化經秋唐荆川順之皆其派也學之不善流而爲羅近溪王心齋艮亦王門弟子周海門顏山農何心隱遂爲理學之蠹惟許敬菴孚遠祖述王湛而體驗切實劉念臺宗周盍歸平正殆與高顧諸公符合矣此有明一代理學之大概也

族祖副使敬齋公歿于嘉靖間吾郡自太守而下並有

祭文載之家乘其姓名官銜具在也內有嘉興縣丞季淮及府學訓導張夢龍郡誌竟失載又嘉訓黃籌誌爲曉秀訓吳會誌爲涓未知孰是

吾郡舊有八景不知始自何時梅花道人曾爲繪圖各系以詞序余于書畫題跋記見之後有大梁章敬及桐村老牧題今畫雖不傳而詩篇具在因備錄于左一時風景宛然在目也桐村老牧者姓周名鼎亦吾郡人

嘉禾八景

勝景者獨瀟湘八景得其名廣其傳惟洞庭秋月瀟湘夜雨餘六景皆出于瀟湘之接壤信乎其眞爲八景者矣嘉禾吾鄉也豈獨無可攬可采之景歟間閱圖經得勝景八亦足以梯瀟湘之趣筆而成之圖拾俚語倚錢唐潘閬仙酒泉子曲子寓題云至正四年歲甲申冬十一月陽生日書于橡林舊隱梅花道人鎭頓首

空翠風烟　在縣西二十七里檇李亭後三過堂之北空翠亭四圍竹可十餘畝本覺僧刹也　萬壽山前屹立一亭名携李堂陰數畝竹涓涓空翠鎖風烟

騷人隱士留題咏紅塵不到蒼苔逕子瞻三過見文師壁上有題詩

龍潭暮雲　在縣西通越門外三里三塔寺前龍王祠下水急而深遇歲旱則祈于此時有風濤可畏　三塔龍潭古龍祠下千年蹟幾番殘燬喜猶存靜勝獨歸僧　陰森一逕松陰直樓閣層層耀金碧祈豐禱旱最通靈祠下暮雲生

鴛湖春曉　在縣西南三里眞如寺北城南澄海門外　湖合鴛鴦一道長江橫跨水塔影見中流終日

射漁舟　彩雲依傍眞如墓長水塔前有奇樹雲鑿
古甃泠千秋策杖幾經遊長水法師塔前有仁杏葉上生菓實
春波烟雨　在嘉禾東春波門外舊日高氏園中烟
雨樓　一掌春波矗矗蹉帆閙如市昔年烟雨最高
樓幾度暮雲收　三賢古蹟通岐路翠渚玲瓏掃濠
罟荷花裊裊問菰蒲依約小西湖三賢者朱買臣陸宣公陳賢良也
月波秋霽　在縣西城堞上下嵌金魚池昔李氏廢
圃也　粉堞危樓欄下波光搖月色金魚池畔草棠
茸荒圃瞰樓東　亭亭遙峙梁朝檜屈曲槎牙接蒼

翠獨憐天際欠青山却喜水迴環
三閘奔湍　在嘉禾北望吳門外端平橋之北杉青
閘　三閘奔湍一塘遠接吳淞水雨行垂柳綠如雲
今古送行人　買妻恥醮羨羞墓秋茂郵亭遞書處
路逢樵子莫呼名驚起墓中靈
胥山松濤　在縣東南十八里德化鄉約百畝餘荷
鍾翁墓其下子胥古蹟也　百畝胥峯道是子胥磨
劍處嶙峋白石幾番重時有兔狐踪　山前萬箇長
松樹下有高人琴劍墓周圍蒼薈四時青終日戰濤

鑿

武水幽瀾　在縣東三十六里武水景德教寺西廊
幽瀾井泉品第七也　一甃幽瀾景德廊西苔蘚合
茶經第七品其泉清例有靈源　亭閒梁棟書題滿
翠竹蕭森映池館門前一水接華亭魏武雨其名幽瀾泉乃嘉禾八景之一而亭將摧在山師欲改作而力不暇給惟展圖者思有以助之亦清事也　梅花道人鎮勸緣

題後

秋陰覆野水暝色帶高城萬古風雨餘滿軒空翠生

昔人會心處華落徒縱橫勝事嘆千載焉用此高名
空翠風烟　諸溪駛奔湍神物出其下浩刼上浮雲中宵
走雷雨吾嘗隱廬阜觀瀑孤絕處對此發幽期長吟
度秋浦龍潭暮雲　落日湖上行風吹湖水明芙蕖未出
水鴛鴦空復情佳人翠袖薄公子彩舟輕暗憶題詩
處花絮滿春城鴛湖春曉　昔賢讀書處今人採樵路烟
雨暗春波江鷗迷處所山遙數峯出洲隱千騶去應
有倚樓人天長望汀樹春波烟雨　孤城何迢迢飛棟上
咫尺初日照江波吳船夜吹笛秋清野寺靜露下頹

洲碧不見放魚人踈鐘起遙夕月波秋霽　怒濤夾修渠
西出吳門道官家嚴水利蓄洩何草草洞庭霜橘晚
震澤鱸魚早從此具扁舟長學渭中老三閘奔湍　榜舟
趨南山飛蓋轉賦句登高望吳越擊鼓馳觴讌靈飈
振巖角飛雨灑石面欲弔子胥魂歌長淚如霰胥山松濤
·古寺閟幽敞清涼生道心澄源既不昧萬象自浮
沉龍吟珠光曉烏度菱花深上人散花處時復一來
尋武水幽瀾　次第古詩八章奉題嘉禾八景用呈在山
老師一粲　大梁章敬頓首

武水幽瀾亭泉品在第七新開縣街好當作景之一
維南有胥峯突起平田中是誰磨劍石化此青芙蓉
城陰古三塔既廢尙遺址細雨遠帆來持錢揖津吏
風光水西頭黃衣豈緇流惟餘此陳迹千古爽溪流
春波遶城緣行舟亂鷗鷺宣公石梁在疇能繼芳躅
重湖浸南陌飛來雙錦鴛棹歌驚不起烟雨自江村
龍淵三峯堵靈祠挾其右鐘聲隔林莽行人重迴首
檇李古名郡作亭當寺門題詩三過後爽氣猶生存
怪底梅沙彌多寫僧房景問我詩中禪都成影中境

一雲東仙館裏一紙千金洲况皆此鄉人扁舟憶同遊
而今同翰畫此景亦增價羣鴉翻墨地斜陽未西下
久之志乘書徒有八者名誰當補其逸因之良感情
成化十五年已亥秋七月二十六日書于江南水
竹村上桐村老牧時年七十有九

建文死節諸臣終明世無䘏典直至弘光時從太僕少
卿萬元吉等請乃予贈謚立廟金陵致祭凡列名備遺
錄吾學編諸書者褒旌無遺矣時有議此案太濫宜稍
裁之工科李清曰若自吾輩手定當少爲貴耳既予復

奪可施之諸忠耶且此案鬱勃已久與其嚴也寧濫議
遂止贈䘏諸忠吾郡有三人焉程公本立贈太常卿謚
忠介楊公任贈太僕少卿郡志皆有傳俞公杞山嘉興
人以蘇守姚善而錮者亦得從祀此其行事無傳矣
玉劍尊聞載屠羲英字濟卿寧國縣人位至光祿寺正卿督學浙中持法
嚴按湖時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兩擒抵署門無敢解
者門閉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佯爲不見聞者理文
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鼻可數丈屠瞬門役判其
臂曰教秀才并娼去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

出屠昂首曰秀才娼安在保甲同顧無人大驚不能言與杖三十荷校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屠曲全一酒色士余謂此固屠之盛節然在今日士習已極澆漓恐未可以槪施也

乙酉五月　王師克金陵遂分兵徇浙時杭嘉湖三郡並獻版歸命師過禾秋毫無犯若不知有改革者總兵陳梧原領兵淮上因大兵南下退至塘西陳洪範勸之降　貝勒即命梧鎮守嘉興薙髮令下不逞之徒乘機構釁郡中紳士惑之遂于閏六月七日謀舉義請梧統

師禾中人無人非兵無人能兵多以報復私怨爲事余家吏部殷人公兄弟並爲叛民所害祖父諸叔分頭避匿二叔幾死救免屠公象美見事無濟潛身出城人以其逃也衆共刃之十三日貝勒自杭遣兵至札營三塔李公毓新倉皇走至十八里橋亦爲亂兵所殺時平湖嘉善之紳亦有率義兵至者屯于東北二門梧自設守禦當西門以拒戰部將陳伯美者最稱驍勇廿三日歿于陣廿五日城陷吏部尚書徐公石麒抗節而死太守逋公鼎臣自縊梧奔平湖旋即潰散復航海至紹興魯

王監國加梧定遠將軍兵無糧餉輒剽掠鄉村爲餘姚知縣王正中所殺家君言是舉也吾郡屠戮甚慘家君先于舉事前偕余母歸秦谿舅氏距城四十餘里日聞民間自相仇殺道路梗塞時祖居在郡北門外東瓜坊吏部兄弟寓焉既罹禍遂訛傳舉家悉已被戮余父母日夜哀泣迨平定月餘聲息杳然方事招魂而骨月相繼團聚祖居半燬于火僕人蕭成死于兵吁可畏也

冷仙名謙字啓敬本武林人而爲道士于吾禾者記載家多訛林爲陵遂以爲楚人也都元敬太僕言其曾與

劉秉忠張三丰同學于沙門海雲未詳所據洪武初授太常協律郎能詩文惜其集已不可得其爲左取帑金隱瓶事吾郡婦稚皆能道之又善琴著有太古正音琴譜宋文憲爲之序劉誠意有秋夜聽冷協律彈琴詩又作泉石歌以贈之祝希哲京兆九朝野記言其作仙奕圖以遺張三丰是又善奕矣眞異人無所不能也今郡城天星湖後有冷仙祠祈夢頗驗

天順元年丁丑會試吾鄉呂文懿公時以通政司右參議兼侍講爲副考官見陸文裕公儼山外集

暢敘堂書畫題跋記有小米瀟湘圖係元暉爲左達功作先後題識甚多晦翁夫子亦有之洪文敏邁題云予年十六時識達功于槜李盍從父忠宣公司錄嘉興時也又云後七年得詞場名第是左曾登科甲左未審何名及考郡志宋科第榜亦並無左姓之人余以爲達功卽非吾郡土著亦必僑寓之賢也

禾中災異錄

此先祖贈文林公手筆也皆啟禎兩朝聞見最眞郡志間有不載或載而不詳噫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詎

不信然

天啟元年辛酉夏熒惑入南斗中位光燄噴射

二年壬戌二月二十四日飛沙蔽天聚之成堆其氣腥是日日出無光　九月海鹽半邏民家有一母犬忽生數百鼠此余在外家親往閱視大可二三寸許形與常生鼠無異目閉身亦無毛蠕蠕欲動母犬亦竟啖之不能盡乃以餵羣犬及貍其家大恐究亦無恙

三年癸亥十二月二十二日地震生白毛越　日宣公橋大火

四年甲子正月十一日雨色黑　二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天色黃日淡無光旁有黑日磨盪晚鐘鳴時聞空中叫嘷如千軍萬馬突臨之狀又若砲石競響移晌方靜者八云天愁也時有湖賊吳野樵殺長興知縣之警訛傳餘黨將寇嘉興又龍華佘山鹽賊聲勢甚惡人心恐懼越二日竟從蘇州而來幸不逼郡城由鹽官而過海南去　孟夏大水

五年乙丑夏旱損稼高田歉收　八月朔白晝見月月傍有星

六年丙寅九月一日大風拔木霪雨如注屋廬俱壞兩晝夜方息

七年丁卯季春水　四月廿七等日霪雨如注踰月勿輟　七月彗星見　九月收刈連日大風雨河水泛溢

十二月十四日大雪至廿七日止

崇禎元年戊辰七月二十三日颶風霪雨濱海居民漂溺無算田禾淹死　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止郡學前一帶夜靜嘗有甲馬聲居人于門內窺之皆獰儜神鬼有一醉士遇于廣平橋勢不能避卽從橋側高歌

過之竟無恙
二年己巳三月初一日暮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是年二月京師戒嚴浙撫陸完學調兵三千前往應援
四年辛未三月太微垣有星大如月磨盪不定移時乃滅又有流星自南而北長一二丈若爆分爲東西長四五尺良久乃滅　九月十六日太白犯心　十月永豐鄉巨虎傷人　季秋大水
五年壬申二月六日嘉善鄉民方姓家一井天晴無故泛溢忽躍出二鯽魚金色長尺許未及捉取卽化爲二鳥一紅碧一青白狀類鸚鵡而觜距仍如常禽旋飛屋上鳴聲甚清越少頃向西北飛去此予壻支　所目覩方本素封不數年凋敗復聞舉家皆入旗云　夏旱　十月廿七日埃霧四塞日赤無光　十一月十四日酉刻有黑氣如虹自坤達艮長竟天數刻始豁
六年癸酉螟歉收　六月二十五日龍見風大作震瓦拔木石牌坊飛去數武覆舟無數
七年甲戌螟

八年乙亥二月朔日赤無光　九月　日熒惑犯太微
九年丙子六月五日太白晝見　冬歲星犯執法
十年丁丑三月朔日嘉興縣倉官廳燬併廒房五所　五月戊辰朔夕熒惑與日同參九度又朔日合伏　夏旱　九月十九日南城樓燬　九月中旬日躔卯辰每日將出欲入天有赤黃色其名曰日空主兵　十月廿五酉兌赤光薄暮照爍在井鬼分域　十一月五日己巳太白在析木宮女宿初度七十三分十五日己卯木火二星同度在亢宿火星南木星北三十日甲午土水二星同度水星在南五度四十三分占曰敵勢縱橫將收未一又曰不獨鄭衛有兵而尾箕燕分斗爲吳越之間亦當戒嚴是年皮島失秦寇入蜀
十一年戊寅春熒惑在大火徘徊氐房占曰宜節章光遯遠戎器　四月十六日己酉早漏下四鼓時月與火星相去僅七八寸至曉火星逆行尾八度爲月所掩稽成化十一年二月癸卯曉刻月犯牛宿猶未如是之甚春夏至秋熒惑守尾凡一百五十餘日而歿去兵部尚

書楊嗣昌疏曰月食火星在于己酉納音屬土律應中宮然有陰陽之分戊申陽主帝座己酉陰主后妃其時寅卯適值熹宗成妃發引內外文武白衣祭奠已有其應當蝕之時火星蝕月在上角不在中央火躔危八度日躔十三度相距不啻萬里若果掩于八度當在戊申之亥何爲己酉之寅將謂掩于十三度則火星逆行無順行五度之理必月見火而遲有將進將退之象火留守尾始三月戊寅旣留而逆伏始于丙戌戊寅丙戌陰宮己酉陰宮之日乃蝕太陰入而不見所謂月食尾者蒼龍之尾火星也火留逆爲月食不出五年國亡　是月二十二日嘉興文廟燬　九月十九日西城樓燬與十年南城樓燬月日相符　是年十一月京報不通

十二年己卯二月十二庚子辰刻日之兩旁有一白丸微有紅色似彈在日上復有白芒一道久而未變至申時旁忽有黑氣一團狀亦如日掩蓋日上忽又從日內墮出磨盪數番約一刻許黑氣始散日光乃現　夏六月蝗　秋彗星見參分　十二月初八日午刻有黑雲從震方起至庚方甫二刻而退

十三年庚辰正月廿四日風霾昏曉莫辨陰風怒吼屋木俱移　三月廿一日戊刻東北方徧天紅光如火更有聲若鳴鑼大喊者更餘方息　四月八日雨連日不止禾盡淹中旬稍起至二十後再沒　七月廿七日飛蝗蔽天米價每石三兩奸徒乘機搆亂數十成羣沿墟搶劫挾仇報怨良民莫敢攖鋒巡道宋繼登拘一二杖斃之方止時巡撫熊奮渭巡按王範嘉興縣民錢元方等各具疏籲請蠲賑雖奉有俞旨民究未嘗被澤也是年畿輔自眞定而南東省濟兗而西河南自開封而北山西自平陽而東陝西自西鳳而北以及江南江北皆告旱蝗

十四年辛巳正月廿六日夜大雨延城聲如裂人盡聞之謂之城愁亦謂城號　三月初三日落沙竟日如霧夏大旱三月不雨飛蝗蔽天道饉相望人死即割股肉以食市人潛以肉裹麪爲餅復切塊僞指驢馬以鬻官紳士步禱順濟龍王廟不應乃按董仲舒故法爲壇于精巖寺取土龍投于五龍橋下六月初八日雨至十五日禾稼得甦其半

十五年壬午六月霪雨經旬米價每石二兩七錢餓死無算雨時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于樹人頭鳥身頸下有白鬚竟日飛去旋大水爲災水皆肥腥不可食

十六年癸未夏田甫插秧烈日連旬六月亢旱民饑死者不減于十四十五兩年　秋疫癘流行　十一月十四夜城哭之聲如十四年正月但是夜無雨

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秀水思賢東鄉空中鬼哭聲自北而南是日北都陷

乙酉（大淸順治元年也五月以前猶奉弘光年號）正月燈節前後數日北門外秀城橋上輒有哀哭聲人不敢過望之隱隱衆鬼林立閏六月禾人起義自相仇殺多縛至是橋亂擲之郎推之河中不數日屍塡積水幾不流族姪殷人亦死于此屍無獲焉傷哉　二月之下旬郡北門外民家畜一雄雞一夕化爲雌又西門外陳姓十五歲男病卧牀數日忽變女身容貌轉美閏六月嘉興起義其家逃散此女不知所終相傳爲北兵携去

東萊郡署退食之堂東西槐樹各一其西偏者最古嘗廷數百年物也樹不甚高空洞無骨止左旁以皮相屬

而上防其仆用木石圍柱而以泥實其中其上老榦數枝半枯半活發葉較東偏一株獨後而濃綠過之壁間有明萬厤間舊守龍君記稱爲祥槐蓋此樹已死多年及龍君來而復生記中具述其事字法亦不俗外人有執役內署者云此樹有神人不知信適陳刺史一戚偶夜起溺于樹側既寢夢見一官紗帽絳袍呵役前導稱槐老爺來詰問爾何敢犯我夢中惶恐謝罪醒而知是樹神乃言之于是署中長幼皆莫敢褻焉陳刺史後以朱欄護其外欲余作一賦竟未就也

嚴陵釣臺誠千古勝境余往來西江道經于此決計一登多爲同舟賈客所阻且勸余云此隱逸之士子有志功名不可近長年亦喻其意徑揚帆去余心甚爲悵然又浙省鄉試之年凡士人遊西湖者過三賢堂輒避之蓋以樂天子瞻君復並坐謂之落蘇林試大不利則知讀書人亦具斯識解殊堪發一噱也

萬石長者亦名糧長本明初所設時廷議以爲州縣之吏多他郡人不與民習黠胥因而爲奸民受其病乃以巨室素見信於鄉里者爲長使主細民之土田而轉輸

于官其大者督糧萬石小者數千石蘇州有沈氏者最以奉法稱明祖親召與語賜之酒食時減免其田賦一時榮之吾家遠祖自愚懶翁以至漁村並貲雄一郡因世長鄉稅亦以奉公恤民有聲東南其見于名公贈遺詩文歷歷可睹雖未能如沈氏之覲天顏霑聖澤然而子孫繁昌科第即聯翩而起亦未始非報也今催糧里書猶其遺制然予目中所見多兇暴之徒剝民膏而飽國課其得逃王法幸矣尚思祈福乎

友人沈襄熊顯涓程岷瞻寶林會當成童時習乩仙術潔治一室夜半即起焚香書符誦咒如是者七日夜運乩乩自能動乃以細沙承盤畫字無論眞行草書皆極精妙所降仙或稱靖節太白樂天和靖東坡諸公長篇短句積久錄成一帙秘不示人余偶見太白五言古風一篇其自序生平本末甚悉沈程年少亦未之知也又有稱八秀者晉朱淵修唐計隱眞宋歐陽太叔羊青田元蔣浩然明王定文馬閔時本朝張秉奇也每有請召此八人降乩倡和爲多其詩僅記得羊青田秋日山居云殘紅萬樹映晴川秋鳥高飛入翠嵐零落倦遊懷枕石醒

夢只聽澗流泉計隱眞秋暮山居云夕陽繚亂舞千巒坐看橫霞過嶺南倚杖出門遙選勝忽聞鶯語在松間蔣浩然秋夜山居云長夜秋聲幾度年山中寂靜半桃源蓬萊猶待乘槎去不若清陰伴我眠詩雖出韻亦佳又樂人賦云江海無邊阡陌閒閒幽境堪同賞心自憐或登清風亭或憩古本軒經來梧槐之下出入松柏之間尋丘壑以逍遙赴崎嶇而盤桓絕塵囂之鹿鹿服羽衣其蹁躚向樵夫而舉火對漁父而烹鮮焚香談竹譜把酒說詩偏夜聽笛簫聲朝聞鷓鴣言倦讀虎鳥山龍記狂歌龜蛇鳥雲篇揮毫出風雨落紙如雲烟欲極目以覩薄土先抱膝而看青天睹白雲之飛舞望明月之高懸時乎時乎不復來悠哉游哉是神仙後書此因定文詩有怨音吾七人隨口而成爲其解怨之作八人姓名耳目所不習叩其出處歷歷言之大抵隱逸不得志之流也一日余邀沈程于英上館中試之乩忽書云我乃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唐六如是也隨書十月十三日過鴛湖一絕云鴛水淒淒空自流長歐萬里送行舟荒城鼓角聲悲壯不盡烟霞動客愁英上問讀書之法示

云天下無通才者不知天地之趣山水之樂惟在聲色貨利中雜沓雖云讀書不過口耳叩其方寸無一得也今諸子欲讀書心思不可不曠意氣不可不高見識不可不定力量不可不堅如是如是余時久病初瘳因問如何可以養生示云人生在世淸心寡欲閑邪存誠以天地爲父以鬼神爲毋以山水爲友淡然自處漠然自得眞不死之藥耳英上乃出醇酒饗之索詩又書寄懷一絕云日光皎皎萬山寒把酒狂吟太白篇一棹尋遊湘水蹟興來不醉也陶然又云集中有安分歌今有醒世吟其一云十二巍樓環水丘故園春色莫重遊空江木落驚時暮塵夢何曾到海洲其二云脫却靑袍披羽裘槐南一卧笑王侯江山風月誰爲主蘆荻年年伴白鷗適有客至復書云本欲成百首奈爲俗子敗興異日可也時己未十月十三日世謂乩仙詩多才鬼託名古人若果六如降臨洵稱奇遇因記之

溧陽馬一龍年四十餘登進士選庶常乞歸養母貧無以養也外家史貸以百金邑有荒區久無耕人一龍用金買牛十頭傭耕作一歲盡墾大熟嘗作農書家遂以大

富既終養十餘年起爲南國子司業免官歸卧疾玉華山時時策杖循畝與野老田畯論農事值歲冬日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田間年八十上下耆爲耆會會二十有四人則請講說五十年前一事二十四人者曰呂詵曰陳錫曰廷祿曰呂訥曰方曰京曰史儒曰陳大德曰馬漢曰呂璧曰陳邦瑞曰王廷佐曰仁曰陳時傑曰廷黼曰大誥曰暹曰馬潮曰萬民化曰陳桂曰史鞏曰諟曰陳蕙曰呂庭各爲一龍言而一龍記之詵記吾先大父致政家居賓客往來粗蔬四五品加一肉大烹矣木席團坐酌共一陶呼曰陶同知子弟身供灑掃捧壺執殘侍左右不去今士大夫家賓饗百物金玉美器舞姬俊兒喧雜絃管矣其子弟亦貴驕視父兄蔑如也錫記當時年長者直呼幼人名其後漸起表字字而有號猶然士也今村夫屠販下逮臧獲無不美號稱尊長貴人復摘號一字加翁其上也廷祿記當時無紈綺之士布衣衫褲赤足芒鞵非別久相見者拱手不拜今帷裳大袖不絲帛不衣不金線不巾不雲頭不履雖家庭骨肉揖數十兇拜數十巿矣訥記當時人皆食力市壓之

民布在田野女織男耕兒女輩亦携竹筐拾路遺挑野菜而今人皆食人田野之民聚在市廛奔競無賴張拳鼓舌詭遇博貨誚胼胝爲愚矣方記當時親鄰和睦一家有客各携肴酒不待招而至所言田場稼穡商榷早晩兒女婚姻雞豚孳碩而已今比族忌嫉富貴貧賤上下欺虐聚爲貨媒散爲禍仇黨同腹心殊方陌路動向官府乾沒矣京記當時師事繆先生者其尊人乃侍御史以論權貴蔣琮獲罪卒後田廬蕭然無中人以下之産今寧有也儒記吾先大父嘗貸典石姓者金四十旣

償暴死子復來償大父與之飲食而反之子曰父死恐負不致復貸矣大父曰尊公已償先大父難也石氏之子亦難大德記當時婚娶但論門閥媒妁定言兩不求備今女家許聘輒索財禮男家旣醮乃論資裝稍不如意非過期不歸則婦歸見斥矣漢記當時先伯爲蒙師日立二禮生卯而入塾序行則唱揖酉亦如之課倣誦習畢則分坐徒爲主賓迎送寒暄問勞謝勞歌詩而退束修聽其自行貧者勿納生徒嚴憚不敢非僻或有弗率朴而逐之今日師求富東弟子樂諛矣璧記當時子

弟不輕易習舉子業卽習未成亦不敢冒儒生巾服而今儇子豎兒厚遺干進恃此持門戶爲權貨梯階衣食纔充不入生員之籍便趨吏胥之徒而務本食力之民寡矣邦瑞記當時村鄉各有社壇社學有故則會集壇下其子弟之無力者社師教之歲時伏臘以類相從交通情悃商榷事宜謂之茶會今壇無址學無師猥鄙者不見齒矣廷佐記當時小民禾稻登場先春輸官有司擇老成殷實之人掌其入數民無逋負官有羨餘其後收掌非人漸肆漁獵輸納者亦違慢以致影射那移變

過覆護奸利衆而十室九空謀生難而一人三失矣仁記當時同宗有爲御史者過家與親友門不下衆人交讓御史請謝如恐不及卑幼遇尊長道傍拱讓先履今冠人財主駕車乘馬揚揚過里閭芻牧小奚見仕宦輒指呼姓名無忌憚貴賤皆越矣時傑記令先公一龍父爲雲南守嘗爲邑令貴遊通刺不過二指闊大書某拜鄉中往來更不投刺不遇則以寸塊題門而去書札稱謂但云某公足下今同室兄弟率用六葉全帖村巷青衣充斥米函函柬縉紳大夫紅牋錦標芒字百拜矣廷懈記當

時隆冬盛寒家作土坑燒榾柮煨芋薯煮黃齏父母兄弟妻子圍坐從幼者供具食飲遞進長上今富貴家挾二三驕客或與兒女子紅爐煖閣不省父母之養矣大詁記吾先大父嘗以囷粟應貸粟及囷餘糠空離之先伯仍以策木平其斛大父奪平木手撻之曰出必多與入不多取今富者設機乃取重利貧人旣貸亦不思償矣潮記吾先君魁榜後侍宴長伯父偶失容儀伯父怒呵斥之不敢聲而今或弟强兄弱反見唾詘矣暹記當時民不知訟或訟而枉卽見輸服同室有鬬其不直者

衆爭屈焉而今競工刀筆稱雄侶儔詭詞飾情矣民化記令先父爲吾門甥時兩家兄弟相視若同胞今本支骨月且自譸張目擊其貧賤憂患睥睨去之矣桂記當時人家房舍富者不過工字八間或窨圈四圍一室而已今重堂窈寢迴廊層臺園亭池館金暈碧相不可名狀矣犟記當時令先公與其兄俱爲諸生博學能文家貧兄弟自相爲僕見戚里如不知文墨者試留都往還數百里途行旅宿今生儒輩横臂騶徒眇目布老車馬[illegible]從赫奕臨之矣詛記當時近村數姓惟事耕讀多識

[illegible]儒多力爲農今頓棄二業他圖捷徑游手好閑矣生[illegible]矣蕙記當時頒白者負戴于路少壯遇之則分肩而行老人見携兒在路抱送彼家而今子弟强有力則[illegible]其父兄途得携兒竊而去之而將鬻之他鄉矣庭記[illegible]賤殊族更不假借雖大富貴時無下氣而加禮[illegible]今舊族貧棄新門豪攀彼此安然矣一龍曰鄙哉[illegible]龍生也近不識五十年前事諸公所述龍三犯焉居廬大而服華美棄徒行而安車馬志古之人而不免俗之邇鄙哉龍也此在名山藏一龍本傳中一龍在嘉

靖之季距今百餘年矣世風澆薄人事浮競眞有江河日下之勢其何自而復古初如詵等所云耶

神童一科起于唐而盛于宋其在唐如李泌劉晏皆是也宋元豐間小學生近一千人余偶閱江西饒州府志載宋咸平至咸淳合郡舉童科者五十七人姓名具在而他志概不一及要非岐嶷妙質獨鍾于饒也蓋宋時此科多有舉而不盡試試而不盡官者記載缺畧所固然矣然郡邑掌故不厭其繁舊人軼事苟存什一于千百亦自快意此不得不歸功于始修饒志者

明代科舉甚嚴由縣而府由府而督學最是艱難士子有終身不知貢闈者徐一夔洪武二十　年浙江鄉試錄序言歲貢四十　人省臣合屬郡之士二百餘人是于五人中而取其一也自後弟子員日增而科舉未嘗不嚴家君于崇禎年間三與省試時舉子約有四五千業稱極盛　本朝丁亥戊子兩科去鼎革未久入闈者猶不過二千餘人比年以來竟至萬餘其中玉石錯陳考官披閱日不暇給或以爲科舉濫觴以致率爾觀場者衆也士風佻薄學使者稍事愼擇卽羣起而譁之雖

欲嚴不可得矣

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檜書于安撫使者安撫覺之執送檜檜慰勞良厚且畀以官客訝問何以不懲而反賞知遇檜曰若人敢假予書必有膽氣吾不以一職羈縻之勢必南走越北走吳矣韓侂胄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有冒適名挾刺求見座客愕然侂胄匿水心于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談久乃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士如水心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　進至此侂胄笑而然之收屬門下詢其實姓陳名鐙後舉進士二事正復相似從來奸賊之徒未嘗不欲蒐羅士類第正人君子顯與爲仇則彼甘于棄絕而殺心從此起矣

宋熙寧中有洪浩者餘杭人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老寄詩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尚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洪得詩

卽日以養親辭歸是亦可謂孝子矣然浩之遊太學也猶有志功名以榮其親者今爲困之之故棄親遠遊遂致抱終天之恨意若而人者尙可自立于人世哉此越每一念及搥心泣血而痛悲者也

前輩范佩和老而訓蒙里中重其品槪從遊者甚衆余嘗過其塾中見有粘壁五詩未詳何人所作詞旨淺近實小學良箴也爰錄之以示兒曹其一讀書讀書端的要堅心義理求詳口辨音誦過務宜多遍數講來須欲細推尋先經後史工層用作砍行文力遞深片刻莫閑

勤習字窗前時趁好光陰其二坐坐垂雙膝着胸臍狀貌端然似塑泥常忌一身偏左右莫將兩手弄東西與朋並坐肱休塞對客同堂足用齊切記膝搖鞋打地最為下賤使人低其三行行時體態定端恭莫作輕狂舉趾鬆怕有崎嶇防跌失恐遭濕滑損儀容親鄰遇着隨深揖尊長臨前卽後從最是嫌疑還欲避村頭屋角步相逢其四言言出由來未可輕輕言動輒取人憎尋常應對須從實親厚相譚悉要真啟口最嫌侵內事開評當戒及鄉鄰交頭接耳殊非樣莫逞機鋒樂鬪唇其五

食飲食隨常飽便休不宜揀擇與貪求若當尊席毋先舉便屬同行務遜酬殘物豈容盤內反餘羹切忌口傍流好人但是粗知味饕餮從來實可羞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昔人比之三刑六害人家若能遠之自然門庭肅穆而興旺氣象亦于此可徵

余年二十二始補博士弟子員時督學為三韓祖公諱澤潛先于招覆前一日命學師呼余輩三人入試館面諭爾等文字好已入彀本道秉公遴拔須勤加讀書以圖上進今秋鄉試有名可卽于本道家中作寓余輩叩謝領訓而出值應試者林立館前均相歎羨二人為張子心琴周子源昌俱已下世余亦年老無能為矣知己之感愧無報稱姑記于此俾吾子孫知之也

蒙塾中嘗有繪像二十四孝刻本為師者每于其徒撤學時講記一二亦豫教之一道也予初不知何人所集家君言江右聶貞襄公為蘇守時嘗取古來行孝者二十四人事蹟繪之以風百姓則知其書實始于此聶公諱豹字文蔚別號雙江正德中進士吉安永豐人仕至

兵部尚書吉郡理學大儒有八人公其一云

青州城內御史行臺係雪宮故址自巡按不差棟宇摧落余以亞聖棲寓之所徘徊久之因思當時齊都在臨淄相距有四十里宣王留孟子于此勢不能朝夕就見一暴十寒固其所也

霍冀籍貫未詳曾以御史巡按吾浙通志竟失其名子族祖敬齋公之歿霍有祭文時嘉靖三十三年春也論次當列林應箕趙炳然下林趙在任亦有祭文其年月恰以次及霍蓋敬齋公三年喪內三御史皆來致祭者

錢塘吳石倉謂 國家歲賦日增日重一行加派遂爲
成例即如今條鞭中所稱九厘銀者浙省共四十萬二
千有零本萬歷末年遼餉按地畝加派每畝加三厘五
毫啟禎傳祚遼事不支遞加至九厘實爲弊政 本朝
平定江南恩詔內原凡有加派遼餉練餉召買等項永
行蠲免此順治二年六月事不知奉行者何以仍征也
至順治十四年纂修賦役全書奉 世祖勅諭錢糧則
例俱照萬歷年間其天啟崇禎時加增盡行蠲免時計
臣失于考訂以九厘銀起于萬歷遂編入正供夫即就

萬歷言之所加亦止三厘五毫耳若啟禎時遞加之五
厘五毫不當免耶 聖明御宇勤恤民依司會者能剖
白言之未有不豁除者況今遼陽爲 興朝豐沛時事
與前明迥殊以云遼餉尤宜亟芟而惜乎六十餘年竟
無一人言及因著九厘銀論上中下三篇引證前朝章
奏及今日當免之故最詳明而剴切余以當入志書中
雖不能見諸實事使人牧見之亦或惻然動念也
石倉才學弘贍共作幕㟁司錢穀特緒餘耳錢糧項款
務必根究源流每以各省全書但載徵稅名數而不詳

共所始不勝告朔餼羊之感其曰富戶銀者乃前朝洪
武二十六年令選取各縣富民充實京師弘治五年題
准應天府在逃富戶各省不必勾解每戶每年徵銀三
兩解部轉發宛大二縣幫貼現在廂長當差此富戶徵
銀所由始也嘉靖二十九年題准行原籍查各富戶果
係逃亡節年累僉戶幫僉者自本年爲始每名減銀一
兩止徵二兩解部如前收給迨後原戶故絕即于各府
生派浙省從京富戶五百二十三名該銀一千四十六
兩外每兩路費銀一分是也其曰金花銀者夏秋麥米

二折也洪武中額收夏秋麥米四百五萬九百十九石
一斗零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折銀一百一萬二十九
兩七錢零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
亦需之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爲額
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爲御用其曰民壯充餉銀者
浙省共七萬四千二百二十餘兩始于明嘉靖間浙有
倭患添設民壯派徵工食至六萬九千七百六十餘兩
此萬歷間全書所載未知後何以事平未邀放免又增
四十餘也其曰南糧者明時原解南京各衛倉我 朝

留爲本省兵糈而南糧之名因之其項下每石有隨船耗米二斗五升今改爲進倉耗米作正支銷矣又每石解戸船夫支用米三斗七升五合今每石折銀八錢編入戸部折色項下所謂南糧八分充餉銀是也但原編二耗俱已作正支銷而糧米由縣至省船夫解役折耗諸費仍所不免故每石又有七升五合之編總而言之正米一石本折三耗共七斗矣其曰收零積餘銀米者蓋歸其成數于　朝廷而留此零餘于州縣以抵新增優免之用所以示有國者不與有司競錙銖也順治九

年并米易銀盡充正供意當時西南尚在用兵需餉孔殷如雜稅之黃蠟芽茶弓改牛角弦箭胖襖褲鞋等屬各酌量加增誠不得已也又鹽課水鄉蕩價從前加入地畝帶徵地畝既有荒棄此項亦應隨糧蠲除乃今仍令親在地畝攤派是現在者與荒棄者包賠矣甚至荒棄者漸復開墾起科而包賠者相沿不減是一銀而兩徵大江以南雖鮮曠土然豈無一二也今　上聖明如傷在抱事事勤求民隱剗平僭亂以來蠲租之詔殆無虛歲總計已不啻數千百萬矣弘仁渥澤從古所無豈

有靳此區區者第此等根由隱弊定須臣下言之方邀
睿鑒耳居高食厚者其亦思千載一時之會乎

過庭記餘卷上終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繡水陶　越艾村著

濟南七十二泉亦就其現在者而言之其實地下皆水人家廚竈間往往掘土爲潭取攜甚便無庸外求諸泉惟趵突最奇平地三穴其水倒湧高四五尺跳珠噴雪滙爲一池直注華不注山下入清河遊者距泉里許即聞水聲如雷近以　翠華常臨亭臺橋路加意點綴前有激湍二字匾額係　今上御書後有白雪樓樓非李滄溟故址後人追慕之乃建於此墻壁間石刻題詠殆

徧然皆二十年來顯宦若曾子固趙松雪諸詩頗有和其韻者然原唱竟無覓處也余疑此泉誠屬城中希覯乃水經既不備言其狀而李杜亦無詩是唐以前尚未顯著當由後代加之人力使然既而聞有善泅者旁探之每穴果有似箍束者堅滑類銅鐵但其深入幾許不可測云

本朝浙江省試第一人順治丙戌烏程馮美玉戊子慈谿王嗣皐辛卯龍游余恂並連捷甲午石門鍾朗己亥甲丁酉秀水顧鶚連捷庚子龍游張廣益康熙癸卯秀水張又良庚戌甲丙午餘姚徐景范己酉仁和邵奏平壬子湖州費之逵丙辰甲乙卯定海陳錫嘏連捷丁巳海寧祝琦戊午嘉善葉汝謙辛酉德清蔡彬甲子平湖陸士琰丁卯於潛伍涵芬庚午仁和吳鈞癸酉諸暨壽致潤丙子錢塘王德炘己卯嘉善李永祺已有二十八矣庚子以後第南宮者寥寥無幾然即就兩榜言之惟辛卯余壬子費丙辰陳入中祕以編修終他若馮王嗣皐並爲太守鍾中翰顧節推張又良縣尹皆進士也究未得登巍班膺顯爵　今上注意人文近科以來凡點庶常

遇解元必與選茲際側席求賢偏靳于雁塔一登而不得與荷囊之列論者謂浙解元率多淹蹇尙有以孝廉需次選人而竟溘爲朝露者尤可惜也

今之道家有全眞正一二教其事鍊養與服食者爲全眞其事符籙及科教者爲正一鍊養之說誠可延齡却疾儒者亦常言之歐陽公有删正黄庭經朱子有攷注參同契是已科教鄙陋不過黄冠謀食具耳惟服食符籙其事邪妄乃爲異端之尤古來如欒大李少君張角孫恩輩自禍禍人良可鑒也然而鍊養不已必事服食

并書符拜幟相輔而行余見士大夫家迷而不返者蓋亦多矣

家君言先世藏一便面乃趙吳興所書七言律詩一首疑即吳興作也嘗誦之云百歲光陰亦易過紛然人事且無休迷途役役天涯客短鬢星星鏡裏秋到老不痊詩酒癖得歡(家君言嘗是閒子)旋減古今愁滄溟東角歸何晚直待金鰲上釣鉤今吳興集中不載是詩故存之

家兄(名圻字甸方)雅好神仙嘗慕餘杭大滌山之勝又以先世有學道此山者躡屐遊焉宿於山之洞霄宮宮即李

忠定公朱文公提舉處山中有異鳥黑翎長尾其鳴如擣藥聲人呼爲擣藥禽相傳許真人擣藥此鳥竊食之至今不死飛鳴山中必有道緣者乃得聞之家兄於夜半聆其聲且於空庭迴翔數匝而去道人羣以爲異云

滄州鐵獅子相傳周世宗駐蹕於此有冶人當辟罰其鑄此以贖罪高可尺八許像甚奇偉舊時曾夜現形噬死一驢晨視鐵獅口中尚有血士人因去其唇吾禾西麗橋石獅製雖不精其來已久亦聞明末之年去橋數十武有一麵舖常失麵一日偶見麵條在獅口中大爲駭異遂鑿斷一足指自後寂然乃知天下像形之物歲久便能作怪記載所述甚多未可以爲妄也

西陵十子詩侯朝宗稱其俱有源委余曾於友人處借觀諸集眞無忝名家若張祖望尤以蒼古勝毛稚黃詩評謂其如鄺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誠定論也十子者陸景宣圻柴虎臣紹炳吳錦雯百朋陳際叔廷會孫宇台治張祖望綱孫沈去矜謙毛稚黃騤丁飛濤澎虞景明黃昊吳丁舉進士官不顯虞僅孝廉餘皆布衣諸生詩能窮人其果然乎

高陽孫文忠公(承宗)家居建一樓顏曰殫忠盡其殉國之志早已决矣嘗同賓客于樓上談論世事夜漏已深忽空中一震響突來一鬼面長丈許五色具備止不露身猙獰逼座右公凝然不動賓客皆却避於隱處諦視之見鬼張口以赤氣衝公公目光亦成白氣兩道衝入鬼口鬼口遽合尋下樓去賓客既集語公兩光相射狀公竟不知此友人錢武瞻親得之公孫字樸菴者益信正人自有正氣足以驅伏邪魔也

石門祝珵美(名文彥)食餼積貢一生不與外務惟事處館

遂致小康嘗自言教學有十益筆之於書其言曰吾輩讀書志非極猛獨學每至無功家貧不能延請師友則必出外教學萬不可較館資厚薄寧坐在家人不坐館則此身曠蕩一入館中則有弟子羈絆功課責成足不期禁而自禁心不期定而自定是求放心者館也既坐館則必衣冠整飭儀容端謹面目莊嚴言語必擇一爲弟子規範一爲外人觀聽是修身者館也處館之人不得不用功文藝粗鄙出不得手學問荒疎出不得口又況考試升沈世情因之冷煖人倫月旦道路得以批評

可懶散乎是懋學者館也凡坐館者飲食自然調勻寒暑不能侵及心無經營絕去逆煎之苦身惟獨宿豈虞伐性之戕是館可養壽也又按時講習不作輟以誤弟子隨宜飲食不貪恣以暴天財是館未始不積德也言乎其小者受人供億以紓家困受人修脯以贍家貧稍能持籌益之機杼儉口嗇用可致小富言乎其大者功深得祿學積逢年學海汪洋坐見魚龍變化羽毛豐滿行看鴻鵠高飛歌鹿鳴登雁塔大都是苜蓿先生處館實可致貴未也其或門牆桃李時飄丹桂之香絳帳淵源幸有出藍之色則又可食其厚報錫我耿光門人之益亦有螟蛉未類不妨負笈而父爲師易子無資何必趨庭而家是域則又可假乎館穀以貽厥箕裘教子之益凡此猶其近者也若夫清齋晝永豈無緗蕓之編摩孤館更深更有焚膏之著述則又可藏諸名山傳至百世所以不朽者在是一一數之是皆非教學可得者哉此其大略果自己志行高卓東家賢而敬師弟子馴良受教其妙不可盡述寧惟十益云爾哉此非久爲經師深嘗此味者不能道也

仁和金道隱先生名堡崇禎庚辰進士當明末崎嶇嶺海間一念孤忠百折不悔永歷時以建言謫戍桂林破後潛投粤東某寺爲僧名今釋號澹歸主僧不知其貴官也令其種菜先生欣然把鋤日事勞苦役有同年某開府粤東密遣人物色得之康熙丁巳戊午間來遊吾禾余於施約菴先生講席上見焉時方盛夏先生僧衣面不加帽形甚清癯頭髮如雪出語稜稜猶見往時風骨與約菴先生講格物致知義往復辨論多所發明聽者俱爲心折旋卒於當湖陸氏園弟子某遵遺命葬丹霞山吳子石倉有

望丹霞山追懷先生詩云禪宮誰締搆聞是舊黃門白髮歸蓮社丹心叩帝閽芝薇何處採龍象此空存回首前朝事西南日氣昏事去三朝後身經九死餘有山埋短髮無子表遺書梵唄銷金革香臺想玉除孤臣心自苦不是樂空虛想像虛無裏紅樓接海霞黃封留諫草碧血染袈裟六詔無回馭千山但暮鴉生前曾說法忠義感天花片片硃砂骨當湖葬白蘋留身返故國削髮表先民而我居城北惟公是比隣無由展遺像一望涕沾巾丹霞山屬廣東南雄府石倉言先生手闢禪院已成大叢林其先此山實一片荒棘也

道隱先生在崇禎時爲臨清知州聞北都陷棄官歸旋丁內艱隆武建國入閩陛見極言鄭芝龍不可恃宜亟棄閩幸楚以楚督何騰蛟兵勢正盛且來迎也隆武大喜謂羣臣曰我得金堡如獲至寶卽授兵科給事中以守制固辭僅請勅印聯絡江東義師以行鄭芝龍致書方國安殺之爲陳潛夫解免復入粵永歷仍授以兵垣多所建白以淸直稱人咸憚之與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有五虎之目朝士多攻擊之下錦衣獄幾被刑死謫戍淸浪衛桂林破旋投茅坪菴爲僧丹霞其後來所闢也五虎人品不同先生其矯矯者

吳門范柳塘先生名昱仕萊州司馬以風雅爲政淸績蔚然余時在陳刺史署中心竊慕焉先生亦甚愛予鄙陋之作頻托人問訊意欲一見因刺史關防最嚴毖格于往還一日于濟南公館猝遇依依之情若有不能釋者余既歸里先生旋擢河南刺史乃專使邀余入幕余以秋試屆期未卽往及書幣再臨又爲方伯郎公所留中心抱歉莫可言喻聊以一詩申謝冀邀慈鑒然鄙人緣

分淺薄如此未知他日尙能侍几舄否也

予家雁蕩祖宅葢自菊隱將仕由金橋徙此歷世同居迨我八世祖存恕公讓之宗子自營東莊別墅其地據雁蕩之陽以在祖宅左偏故稱東莊雁湖水自來秀橋西南行折而西復滙而東北分流橫陳于所居之前誠吉宅也松澗公復增飾之有衍慶堂北山草堂靜樂堂永思堂先祠奉萱堂節壽堂存恕齋水竹居有竹居山月樓湖南書屋野嘯亭芳潤亭錦雲亭萬玉亭小吳軒來秀軒香雪窩聽月窩惜日所萬年深處閱耕處其餘側房

小室不可勝數叠石爲山引水爲池竹木森茂助其勝概一時有東莊八景之目八景者雁湖秋月富庄烟雨錦雲憩午香雪先春清風萬玉壺天一鑑東塘帆影來秀虹橋也聞溪未築聞溪別業時居此最久祖父孫三世擅文藻以故名公逸客多來遊寓若華亭朱應辯號玉華外史舉人 江陰卞榮戶部郎中 四明張權 鄭惟健

濟南陶元素 天台謝爌 會稽徐淡 吳江吳珵工部郎中 汝訥 新建蕭子鵬字府學教授 嘉興餘姚戎惠 岑昭字畏齋 岑貝能

號半閒 周仲昕字豫齋 吳門史鑑 舜江嚴方

苕溪閔瑢字竹窗 江左王芹 江東丁鏞

東魯張友竹 浮梁無逸姓名無考 慈溪沈榮

同郡周鼎 姚綬 呂愷 于璠嘉興 沈琮平湖 劉稽字綬軒舉人 又有不知其籍者張震號東園 羅麒 徐庸 韓澄 徐一愚 周天鳳 方瑜字東陵州守 徐達卿

周旦 陳訥 顯之 西洲 竹溪

鈙軒 鳳山 靜菴以上六人並姓名無考 笠峯 閑衲釋讓皆其人也諸公有詩有賦有記有序有箴有跋並載家乘予嘗于荒烟蔓草間憑弔遺蹟不勝雍門之感云

吾鄉沈仲霖先生余母黨至戚應稱表姨夫其尊人于明末爲三水令旋擢廣州太守 王師入粵未即歸順性命懸呼吸間時郊壘未平戈鋋載路先生年甫二十省親念切冒險遠行其在途頻死獲脫者不知凡幾及至羊城尊人已入圜扉乃日哭泣軍府一時文武大僚皆感動遂蒙釋放父子還鄉至今禾人以爲美談康熙

甲戌先生年屆七旬値次君原衡表兄官修撰余爲作介壽引言先敘其文行中云然而摛華振藻固學士之恆儀砥行敦倫亦儒流之本務倘專言其碩學頎躊猶偏若乞舉其家修敷揚未罄試詳一節足概千端當興朝燕京定鼎之年正中憲庚嶺分符之日長江南北已入版圖百粵東西猶遲聲敎親闈杳杳晝熊之轂難問客路茫茫黃犬之書竟絕維時先生齒方弱冠心切高堂遂揮涕以辭家還望雲而就道類秦關之逸客竊聽雞鳴非泗水之亡師頻驚鶴唳荒涼旅次潛踪荊棘

之林飄泊行裝乞食豺狼之穴歷半朞之跋涉冀一日之團圓形容槁而道路興悲精誠格而神明默相孝子身經百險幸覯止于鯨波鱷沫之餘孤臣跡越千鄉正徬徨于閃電驚沙之候頻年朝夕之淚衣袖俄乾連宵夢寐之通音容猶昨如逢隔世共慶餘生一望鄉關慰心天地于是陳書故舊請命臺司盡携家室以言歸終隱林上而遂養斯則朱康叔行求不已至性固自過人江次翁遇難獲全眞誠尤能動物于是輦下諸公盛傳其事且并拙文亦加贊美焉

徐健菴先生廳事聯云泰山北斗仰之彌高金鐘大鏞叩無不應王阮亭先生廳事聯云一時名士皆從其遊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不知何人所贈要惟此二先生誠足當之不愧

胥山之名見于吳越春秋吾禾郡城東有此山舊傳本名張山以伍子胥伐越屯兵于此故名然不過拳石耳論者謂是杭之吳山上有子胥廟又名胥山此足當之水經注伍子胥死于吳而浮屍于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名曰胥山吳錄云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論衡云子胥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陽大江有錢塘浙江有吳通陵江按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當在吳江然魂氣無所不之凡在吳地皆得祀之意者子胥死後在在立祠則吾郡之胥山亦必因祠得名未必是屯兵處也

家譜中載五峯陳一初樗老和我愚懶翁閒居八咏謂當時倡和盈帙並燬于火此詩乃竹所翁（名棨）所記憶而屬華亭朱應祥書之者其咏西疇春雨云新雨曉絲絲西疇正及時林暄鳩逐婦水煖犢呼兒秧短仍含穀花

殘尙戀枝喜看耕稼力沮溺乃吾師南樓夜月云百尺危樓上登臨思欲揚蟾枝花噴雪兔臼藥飄香曲按霓裳好盤分玉露涼恍疑仙樂近移簟接相羊柳塘垂釣云楊柳橫塘口波光素練鋪枕書看翡翠垂釣拂珊瑚山遠靑螺隱江空白鳥孤漢庭丹詔下不肯換桐廬梅屋聽琴云一榻梅花下宣情在嶧桐冰絃傾海水雪曲度松風明月當淸夜流雲蕩碧空相思不相見拭目送飛鴻松亭鶴舞云偶得靑田侶昂藏自不羣梅邊寒啄雪松頂夜巢雲好客僛僛舞鳴皐處處聞北山空蕙帳

莫愧稚圭文花徑鹿馴云花徑來馴鹿交鳴最可聽呦呦宜燕客濯濯慣依庭背負梅痕白蹄沾蘚暈青固知仙骨健千歲　退齡雪夜書聲云一室生虛白羣英列雁行瑤花分縞素縹帙映寒光浩蕩開金帳吾伊出粉牆清朝遵聖教名播戰文場霜林詩意云霜林秋意思遊眺總堪詩杜牧停車處崔郎得句時疎容端可寫清趣本難知最愛斜陽裏軒窗燦陸離八詩詞韻雋朗大有明初四家風致自屬一時壓卷之作故雖遭烈焰而後人猶能道之也

蘇小小錢塘名倡南齊時人或云晉朝歌姬吾郡有其墓在嘉興縣前今賢倡巷以小小名也玉臺新咏有錢塘蘇小小歌云妾乘碧油車郎騎青絲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故為錢塘人其見于古人吟咏者韓翃詩錢塘蘇小是鄉親白居易詩教妓樓邊道姓蘇又云柳色春藏蘇小家又云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又聞娼妓嚴郎中詩云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感恩多溫庭筠詩蘇小丰姿迷下蔡李商隱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逕與招魂宋林景熙蘇小小墓詩云歌扇風流憶舊家一丘落月幾啼鴉芳魂不肯為黃土猶幻燕支半樹花題下自注云墓在嘉興縣西南六十步然小小在杭州已有二墓一在鳳凰山舊州治後一在西湖上相傳孤山西陵橋側土堆即是究未知何者其藏真處也噫古來義烈之夫常不能保有封鬣此一倡耳乃傳其抔土非一處且眷眷不已好德之不如好色詎不信然

先君言向有家藏張南山復陽畫卷題曰江山清勝圖蓋自松澗公遺傳已七世矣項孔彰見之賞玩不釋手因

携去十日乃還鼎革之際竟為亂兵刼去眞是恨事幸畫上題咏先君最愛之嘗手錄一冊今畫雖不存讀其詩如見畫也南山詩云偶來山水窟風景畫圖開浩浩春如海乾坤造化來漁舟風裏棹農畝雨中耕山水終身樂功名一羽輕雲裏三間屋山前數畝田日長無箇事松下枕書眠白日無人到青天有月來江山圖畫裏獨立釣魚臺山色無今古潮聲有去來海門紅日上翹首望蓬萊又題云右江山清勝圖暇日為陶義門寫或作或止布置景物經三月功始畢意匠甚愧不工殊無

斧鑿之氣凡爲之子孫者宜藏之勿輕與人也已卯冬
至日南山道人識于小蓬軒劉緩軒稽嘉與人詩云大江之
長萬餘里并包漢沔該彭蠡縈遶東馳莫能止沛然會
合滄溟水旭日麗天風不起舟船容與畫圖裏篙師無
愁能工喜唱歌船頭徹船尾朝發江城暮江市魚蝦肥
鮮酒香旨萍水相逢盡佳士江行行樂有如此沿江千
山復萬山青峯翠巘照眼寒水波跳沫霞彩丹滈滈縹
失一字 眞奇觀狂豪日來觀其瀾知水有本猶天寬我將
高張十幅帆遡流乘風接飛翰遠認巴蜀識襄樊勝地

遇之卽盤桓石臺瞰江固且安會須坐此持漁竿子欲
從我諒非難有願尋約指一彈酒船艤在蘆花灘與子
長嘯烟波間張笑菴錫又字叔昇 詩云茫茫堪輿無終極觸
處江山誰徧識踏破青鞵汗漫遊空使浮生役行役君
不見當年司馬子長遊山川勝槪窮冥搜酒魂文思浩
無敵笑魄天地如蜉蝣又不見浣花拾遺杜陵老半世
功名値天寶劍南流落騁吟哦隴蜀間關發懷抱何如
逍遙紫府羽袍仙蟠桃醉啖三千年金壺墨瀋隨手撥
氷綃咫尺生雲烟雪濤洶湧通巴蜀荆揚雲樹三吳續

沙鷗水鳥釣魚磯白雲紅葉樵人谷雨笠烟蓑眞作勤
考盤在阿棲隱君熙熙皞皞開壽域長年樂育光天春
無限江流歸眄睞歘蕩魚龍涵大塊濯纓豈無孺子歌
瑤笙屢見飛仙載澄波渺渺浸遙山霧嶂烟巒縹緲間
芙蓉掃翠蘸秋色蛾眉漬黛分螺鬟山耶江耶極清勝
靈秀絪緼符泰運幅員何必論西東漸被從敎邁堯舜
義門猶子松澗生青年文采瓊華英觀光南北負豪氣
酒酣擊劍雙瞳明索我長吟發清趣珠玉相輝誇七步
臨風安得謝宣城同咏澄江如練句岑某琬會稽人詩云古

今重繪事變化胡不同乾坤不可畫日月難形容維山
雖云高峻極摩蒼穹維水雖云深源委相流通于焉寫
其意天機妙無窮傳嶽象惟肖物色來桐江雲臺與凌
烟丹青爲圖工中有潑水墨亦足移化工作者何其多
悉數難遽終鄭虔與王宰見稱浣花翁摩詰輞川雪米
芾滄江虹近世南山師高深躡仙踪平生托毫素丘壑
播心胸寬閒見嵓密澹泊藏纖穠咫尺若萬里糢糊靄
孤峯紛紛衆皴存去去窈且深江山信有待景象還鴻
濛漁樵及耕稼往來山谷中豈無著書人閉門如卧龍

披覽足感發永懷三數公松澗近得之寶愛　清風我題南山筆敢冀相流芳誰能鶚書薦置之蓬萊宮張某權鄞縣人詩云南山道人工墨妙丰神颯爽天機到興酣揮灑手不停坐令屏幃開光耀萬里江山隨意成工與造化爭崢嶸峨眉洞庭天下壯蓬壺赤水毫端生輞川風韻久不作廣文標致亦蕭索先朝巨筆三數公道人驅駕森頭角我亦平生重毫素掀奇覽勝窮朝暮醉來點筆為君題席上時時捲雲霧周桐村鼎禾郡人詩云劉郎詩句清於畫萬里江山一傾寫南山不是丹青人筆花濡

墨淡生春等閒皴散泯無迹家數自成聊戲劇釣臺東望海門低天目山前雲樹齊多少峯巒藏不得剪入鵝溪染成碧誰家縛屋長松下急澗飛來曲闌外云是柴桑幾葉孫性不嗜酒天吾存早年嗜畫復嗜書展卷若睹千金妹莫謂劉詩少妍媚畫裏得之增爽氣某山某水窮探索縱得閒情亦艱僻不如放浪一扁舟直下嚴灘成漫遊北苑南宮如可作停棹鷗邊與君酌問渠雲夢吞幾何吾家詩法吾敢歌豈曾崖岸生風波要知詩畫同一律貴在天成神助多朱玉華應祚華亭人題云南山道人讀老易參同之餘運心于神州勝境假縹素墨瀋為潑掃之作眎方喜翁大得師法然皆不以形似直寫胸中奇趣云爾江山清勝一局為東莊陶義門作蓋得意筆也劉綏軒博士詩雖為圖作頓挫老成出于雲烟點染之外非身歷其境者不能欲引與和之卷無餘楮疑舫桐村別字詩以評之是矣諸君之作鵬騫海怒亦自可愛書以誌之觀諸公詩則南山之畫之妙可知觀玉華所題則諸公之詩之妙亦可知矣

余遠祖菊隱公當宋末以義兵保捍鄉閭功德最著里

人感之至立祠歲時致祭嘉靖間薛方山督學浙江纂輯通志載之人物云陶菊隱嘉興人以號行今失其名德祐末元兵南下菊隱聞勤王之詔散家財招集義兵以拒元謁文丞相于軍宋亡遺士流寓者多以為依戒子孫勿仕元當時有同邑趙孟僩華亭有殷澄稱秀州三義越近閱新修志載入孝義中第謁文丞相事削去不知主筆者是何意見也宋文憲曾為菊隱公作傳其手書墨蹟歷世珍藏明末竟燬于火今文憲集中不載是文先君謂審其文筆斷非偽作因錄之左方聞潛溪

集舊板已亡冀續鐫者採焉

宋將仕郎菊隱陶公列傳　金華宋濂譔

有宋階將仕郎陶氏號菊隱者其諱字失傳其五世祖曰十六將仕其先由汴而遷浙之永樂鄉金橋是爲陶之始祖始祖而下曰十二將仕曰七十一將仕曰九十一將仕世受宋官有勲當時菊隱天性忠厚篤于親而信于人德祐末國步日蹙元兵下江南所至之處民被俘獲及死徙者甚衆公獨奮然以一身狥國盡散家貲團結鄉民爲義兵以保障一方元兵

不得入境由皋亭而去衆賴以安以功授將仕郎已而宋亡版圖悉入于元公卽謝事屏居金橋初以草壘屯聚鄉兵之故其地當要衝不可以久處遂遷于雁湖買田築室爲終老計作堂名忠孝以示不忘于宋作書樓聚書至二萬餘卷雖擾攘中不廢文事四方賢士之流寓者多歸之作書院以居晚進嘗以陶之先有靖節徵士者恥臣他姓托菊以遂其高隱之志因以菊隱自況時人亦以是稱之配王氏稱十一孺人思賢里右族有賢德生子一君疇公教之一以

忠孝爲本蓋以其所行于家行于國者授其子也嘗以世受宋恩戒子孫勿仕元以辱先世由是其子若孫世世守厥先訓作堂必以忠孝名之年若干歲卒葬于洛山

太史公曰忠孝人之大節也當宋季擾攘元師自此而南主兵守土之人納欵迎降之不暇而菊隱以一布衣獨能爲國舉義以扞衛一鄉其忠肝義胆可貫金石及宋社既屋猶能眷眷不忘宋恩作堂必以忠孝爲名教子孫必以忠孝爲法用是天祚厥肖益久

益昌謂非其餘慶歟予故述其行而爲之傳韓退之云無亦使其無傳焉

往余客京師與嚴叔子徐安敘壽謀常聚于酒爐茶館間各疏都下事物見諸吟咏海昌揚次也亦來相會所賦獨夥如水車鬪鵪鶉撲滿鞭陀羅鐵哨子金魚燈走橋模釘兒黃芽菜鐵脚太平鼓倒剌踢石毬插秧歌紙簷錢冰船等篇並爲好事者傳誦是時次也年甫弱冠也

吾鄉水西寺相傳唐宣宗嘗隱於此有詩云云載在郡

志人以宣宗隱事于史未詳疑其爲僞偶閱錢塘倪會玉神州古史考載昌化縣西八十里有大明山亦稱宣宗隱處及卽位建寺勅號大明山半有瀑布泉宣宗與鹽官悟空禪師咏此泉詩曰穿山透石不辭勞地遠方知出處高宣宗續之曰溪洞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按舊唐書宣宗本紀帝生於大明宮山寺當以此得名史言其初封光王歷太和會昌朝深自韜晦其行遊南方江湖間或信有其事也

今人好鬭葉子名曰馬弔相傳明末院妓馬湘蘭所製

或曰不然以四人共事取馬四足之義其說近是然聞前朝士大夫家百或一二能之比來幾于街談戶習閒有不解者呼爲俗物少年子弟沈酣于此靡不廢時失事以有限光陰而坐銷無益之戲詎不可惜其或罄費財物以致家庭骨月間遂生詬怨此尤不祥莫大焉余幼時亦復不免幸未爲酷嗜旋卽悔悟每念向日鬭葉工夫不知拋却幾多書卷宜乎下衆終其身也書此以誌吾過

錢塘杜子恭名炅晉時人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旣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刀其他事靈效類此孫恩父泰師事之具得其術恩之謀反或由此歟然當時者欽慕甚衆如沈約先世有名警者亦執弟子禮于子恭而孔稚圭父靈產至過其墓遙拜之究未知子恭道術果何似也

主考一官所以登進人才供　國家用其姓名宜有記載而各省通志概不一及余嘗搜訪前明典試吾浙諸公竟十不得二三幸　本朝開科以來尙能記憶因備錄之留爲異日鄉邦掌故云

順治

丙戌正劉正宗前庚辰進士章丘人

副杜立德前癸未進士寶坻人

戊子正陳　爌丙戌進士孟津人

副董篤行丙戌進士洛陽人

辛卯正蔣　超丁亥進士金壇人

副李人龍前乙卯貢士深澤人

甲午正熊伯龍己丑進士漢陽人

副許作梅前庚辰進士新鄉人

丁酉正張瑞徵壬辰進士萊陽人
副史彪古壬辰進士鄱陽人
庚子正張貞生戊戌進士廬陵人
副汪之洙　貢士遵化人
康熙
癸卯正李儀古己丑進士任丘人
副李鵬陽　陝西富平人
丙午正張玉書辛丑進士丹徒人
副劉廣國己丑進士安福人

己酉正吳愈聖壬辰進士晉江人
副段昌祚丙戌進士濟源人
壬子正沈　荃壬辰進士華亭人
副姚祖頊戊戌進士宛平人
乙卯正徐秉義癸丑進士崑山人
副王　垓己丑進士山東　人
丁巳正王尹方癸丑進士山西　人
副丁　泰戊戌進士山東　人
戊午正項一經己亥進士湖廣　人

副李鴻霔辛丑進士山東新城人
辛酉正湯　斌　人
副于覺世　人
甲子正周續曾　人（卒于途不入闈）
副蘇　俊丙辰進士武城人
丁卯正熊賜瓚丙辰進士湖廣　人
副劉　迪丁未進士四川　人
庚午正張希頁乙丑進士湖廣　人
副王　謙　永平人

癸酉正顏光斆戊辰進士曲阜人
副司　鉉丙辰進士北直寧晉人
丙子正袁　佑己未薦舉弘博河南　人
副唐孫華戊辰進士太倉州人
己卯正史　夔壬戌進士溧陽人
副覺羅滿保甲戌進士正黃旗人
壬午正傅作楫　舉人四川　人
副阿爾賽
余編浙省解元歷科主考備列於前

青烏家術歷有徵驗但無精識神鑒如楊 揭
其人耳余家祖墳係劉誠意未為佐命時所定今堪輿
家所圖陶家鶴嘴墳是也以地形似鶴嘴故名當點穴
時誠意問余祖曰欲富乎欲貴乎欲長久乎余祖沈思
良久答曰願長久遂定今向寒族從宋南渡代有衣冠
至元以隱德聞洪永以來子孫亦復蕃衍遂以儒苑世
其家終明代中甲乙榜者十有二人惟 本朝六十年
竟無登一第者然青青子佩屈指三十人左右卒以為
常其餘長幼亦皆謹守家規無敢踰閑蕩檢為西浙清

門之首長久之應洵不誣云祖墳之旁有周姓者其先
見誠意為予家相墓亦以是求焉誠意問爾願何若其
人曰願世世止一子相傳自耕數十畝田不他徙不遭
橫禍足矣誠意去余祖墳半里許指一穴與之其家至
今如其先世所言誠意之術亦神矣哉

記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人多以父子相承為三世謂
其代傳之業必能精鍊爾余竊嘗疑焉古之名醫多矣
若淳于意華元陀孫思邈許智藏輩豈無授受然不聞
其世習醫也後見經解謂通三世之書其書一曰鍼灸
所以祛疾者二曰神農本草所以辨藥者三曰素女脈
訣所以察症者醫家必透徹三書始可行其道而不至
于誤人也此說良是不知前人何以既明載之而復非
斥之以致誤解至今予讀宋文憲集有贈醫師葛某序
亦主三書之說其辨論最確是可據以折衷矣

七情者喜怒憂思驚恐悲也過則皆能死人人多謂喜
何至于死余曾見元許左丞有壬詩序云灤陽驛東北四
十里有雙塚世傳古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相遇
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遂葬于是俗因謂之喜逢

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今皆誤逢為峯為居庸關外最
險要地又予族祖親蘭公以布衣教二子仲煦叔照並
成進士旋為顯官一日仲以御史清戎福建復命叔以
廣東僉事賫慶賀表赴闕便道省親過錢塘兄弟相會
遂聯舟而行抵家已不遠矣親蘭公得報喜甚忽嘆曰
吾死瞑目矣不踰宿而逝觀此信知喜亦不可過也七
情惟憂思致死猶緩若喜怒驚恐悲旦夕之間皆能殞
命此發而中節所以為情之正也與

民間一産三男例得上聞給以粟帛蓋以為人民蕃息

之徵近閒邸抄大約在西北諸省居多東南每不及十之二此亦可見風土厚薄之分按後趙石勒時黎陽人陳武一産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以爲二儀諧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彩四十疋賞賚當始于此宋時凡産三子四子者不必皆男並許奏知至明乃以三男爲例過此便不爲美事如漢安帝永寧中南昌有婦人生四子時以兵氣禍起蕭牆後四年果應則其非瑞明矣又河汾燕閒錄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産四男四産十六男陳后山叢談

郯城民有二十一子而孖生者七北窗雜記成化閒聞喜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四子三乳五子嘉靖初京師民米鑑妻二月十一生一子十二生一子十三生一子萬歷　年先曾王父通守鎮江民閒有一産五男者其家日富家君言天啟閒范工部鈁夫人得一女四閱月矣又生一男是年范進階一級其果妖耶祥耶又莫得而辨也

父母合葬禮也孔子防墓尙已後人閒有分葬者益惑于堪輿家言謂一墓止可容一棺且有善地得以兩占風水然此其茫渺不可知者也身爲人子使吾父母睽隔魂魄不得相依心又奚忍或援舜葬蒼梧三妃莫從而紫陽葬父于崇安葬母于婺源先儒亦有行之者不知禮制于周公舜之時猶屬未備若紫陽必當日事會有所阻難未及改遷耳安可遂援以爲例哉

燕都八景始于元時所謂瓊島春雲大液晴波居庸疊翠西山霽雪玉泉垂虹薊門煙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明英宗增其二曰南囿秋風曰東郊時雨遂以十景著稱余棲跡　京師不爲不久僅流連于金鰲玉蝀

閒煙波蕩漾花柳紛披魚鳧之屬皆得自適其天此水直通太液聊一寓目而已若瀘溝往來並在日中其餘諸景自愧無濟勝之具又以短顧不克登高望遠躡屐之興遂無由發眞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也雅人聞之當發一笑

明嘉靖閒家一菴公煦曾爲陝西行太僕寺卿所有勅書失之已久後人謄稿猶存勅云國初設行太僕寺提調比較都司衛所官軍馬疋查究奸弊職掌最重後該兵部奏准照太僕寺點閘京營馬疋事例而行奈地遠

權分軍職官員往往抗違欺謾以致官擁虛名馬政盡
弛近該督理馬政都御史楊一清奏稱陝西都司衛所
及延綏寧夏各邊營堡官軍騎操馬疋瘦損倒失數多
皆由管軍官員不能嚴督餵養或扣除草料侵尅馬價
濫撥私用以致損傷及至追補之際又將不堪馬匹高
價勒買虧累軍人奸弊百出乞勅該寺官員查究等因
今特命爾照京營事例每年二次前去徧歷該管衛所
營堡將一應騎操馬匹用心點閘嚴加比較瘦弱者督
令加意餵養倒失者責令依限賠償各邊官軍下班回

衛一體點閘比較年終具奏造册以憑稽考其罰俸罰
馬降級黜革等項悉依該部奏准事例仍先備行曉諭
遵照施行軍職官員敢有仍前作弊及抗違阻撓者輕
則量情發落重則指實參奏若守備分守以上官號令
不嚴以致所部官軍損失馬匹數多者一併參奏仍聽
督理馬政官調撥稽考鎮守等官不得故相阻撓以致
誤事爾受茲委任必須持廉委公殫心竭慮務使馬匹
肥壯可備戰守倘有旌擢以酬爾勞如或因循怠玩互
爲容隱虛應故事無益地方罪不輕貸爾其慎之故勅

觀此則當時職掌可知是官設于洪武之末凡四處山
西北平遼東與陝西也

令甲民間失火僅予杖康熙間上海有一民將移居行
李已去過半忽失火延及鄰居鄰人憾之訟其空室故
爲放火此當得死罪民泣訴火發油布中已實無與縣
令不能决遂上之太守余時在郡署謂司案牘者曰晉
時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所致宋時真宗陵災火亦起
油衣中未可謂無其事也及庭鞫其人極口稱寃乃從
常律

辛巳六月陳宿峯刺史邀余登州之行偶咏其地古蹟
排律一篇題于驛壁適學使徐公（名炯字章仲）按登見焉呼
館人問之曰三日前萊郡署中一客所題也徐公一見
刺史即問余姓名贊美是詩不置口試事竣還承枉顧
并索余平日所著詩文後復折簡相招余性最懶應接
然頗有知己之感亦欲一往適有傳言報謁之後當必
有贈余憮然曰大人先生不惜齒牙餘論獎提後進誠
盛舉也若以此損其清俸不惟某近于沽名好利之爲
鄙陋已甚且使居高位者亦難乎其爲折節也遂不赴

然此意竟莫有達于徐公者

寓牟淶旬有懷古蹟隨所見聞漫紀三十四韻

坤維雄北鎮坎德盛東溟祝鬲當分土虛危應列星遙關橫塞柴疊嶂入天青拱衛神畿勢包羅異域形嚴譙懸鼓角怒浪激雷霆竹島搖雲旆桑津躍火鈴迴環猶斥堠出沒盡仙靈接塢林如盖浮波船若萍月祠遵漢祀罘碣紀秦銘虎阜朝霞合魚梁夕照停飛樓蒸蜃氣絕壑墮鵰翎地藉鹽絺利家饒蚌蛤腥石龜歸暑候（陸機詩石龜常懷海）陽雁下沙汀郭外喧雞犬洲

邊富朮苓閭懸風浩浩巖漏水泠泠可是崑丘境無疑伯益經提封眞壤錯蓄産亦淵渟義士田橫寨童男徐福舲騎驍艮渺莽牧豕未飄零保社尋劉寵羈棲慕管寧征遼勲潤遠蹈海跡沈冥鰲釣終何得牛歌尙可聽蘇來官五日盧去井千齡轅固儒空老湣于醉不醒松堂堆暮靄（東坡有孫氏松堂詩）李墓聚村伶（宋太守李帥中墓在臙脂岡）昔化熊原鯀（羽山鯀殛處也）今歸鶴是丁戚家韶署妙（少保諱繼光）左氏豆籩馨（侍郎諱懋第時刺史議建公祠）冷落唐朝利（郡城開元寺建于唐明皇時余嘗游焉）摧頹憲府廳（先伯祖曾防撫登萊今使院已毀矣）人倫多許郭族望比譚邢遡矣烏胡戍悠哉鏡石亭躭奇披記載訪古走郊坰陋已譏窺管愚應哂挈瓶沈灰消浩刦擊水啟幽扃瓜棗如堪覓長依不死庭

過庭記餘卷中終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過庭記餘卷下

繡水陶　越艾村著

順治九年禮部題奏　欽依條約八欵須刻學宮名曰臥碑前明已有之共一十二條始于洪武後再爲刊定大約就會典律例與學政全書所載而重爲提揭者今于明碑中止不許上書陳言相同他若遵傳註正文體禁冒籍嚴出身端師範朔望講書定歲貢恩貢及三場試藝皆不入條欵訓詞無多而精嚴簡要所以誡飭士子者備矣特錄于左

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厚以廩膳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各衙門官以禮相待全要收養賢才以供　朝廷之用諸生皆當上報　國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條開列于後

一生員之家父母賢智者子當受教父母愚魯或有非爲者子既讀書明理當再三懇告使父母不致于危亡　一生員立志當學爲忠臣清官書史所載忠清事蹟務須互相講究凡利　國愛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讀書方有實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術邪刻讀書必無成就爲官必取禍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殺其身常當思省　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交結勢要希圖進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員當愛身忍性凡有司衙門不可輕入卽有切已之事止許家人代告不許干與人詞訟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　一爲學當尊敬先生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如有未明從容再問毋妄行辨難爲師亦當盡心教訓勿致怠惰

一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　一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

吾邑蔣石林先生名之翹又字楚稺高隱士也博學工詩好遊兼喜購書家于聞溪與我族人最相契洽歿後子貧甚藏書率多散去并訪其遺稿亦無之吳江顧翁茂倫百名家英華之選亦深爲致惜僅于曾能始石倉集中得詩四十六首皆甲申以前作又從沈墨菴處收其剩餘十五首如是而已顧翁謂其詩多剗刻不隨時尙獨往

獨來余舊見其爲原眉族伯作砂壺銘八章云范乎而陶乎而吾以斟酌乎而 一 人醉我醒人甘我苦宜寒宜暑是曰壺父 二 澄之不淸撓之不濁注之不盈酌之不涸 三 非玉非石如金如錫不可以挹酒漿酒涓涓不塞 四 堅者質虛者德能濡人以澤維君子之則也 五 愳有遷德幾微是防勿汙勿𥁞厥馨孔彰 六 色其緗而馨其歆而幽對是宜肉食者鄙而 七 水火相戰風濤乍激一與君晤聲聞俱寂 八 此亦在英華選中古意可掬族兄亥宋最愛其詩見卽手錄今已物故當詢之六皆諸姪也

今向秀才家問以十三經廿一史名目概屬茫然間有能道之者亦舛錯可笑余大兒豕錫九齡便能歷數蓋得之大父之口授惜甫十歲而殤余後遠遊不能舉以示諸子因筆記之十三經者易詩書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孝經爾雅也大學中庸以在禮記中故不與焉廿一史者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李延壽南史北史于志寧隋書宋祁唐書歐陽修同脩 歐陽修五代史脫脫宋史遼史金史宋濂元史也

今郡庠西南有稱鹽運基者以明時爲鹽運分司公廨其地本吳越時蘇州刺史曹珪之宅後捨爲寺號羅漢院入宋改爲招提嘉熙中鄧州金鶴雲僑寓寺側夜聞女子歌曰記得一曲値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衰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排闥入與金合臨別贈以金女潛然曰妾曹刺史女也已得仙術但凡心未除終與君會夾山耳鶴雲後爲縣令卒峽州後鑿土得石匣

古琴有金繫焉事載雪窗紀異中珪之父爲監鎭信吾郡祖城是其所築今去郡二十里許有曹王廟者本祠信後殿所謂太子者卽珪也人多以爲武惠陸應暘廣輿記亦因之殊謬第信未嘗封王珪又何以稱太子至以曁子肖珪像凡謁廟祈嗣者遂以香投擲謂得弄璋可發一大噱豈以武惠有提印事遂傅會之耶按彬下江南止于金陵浙西一帶並未兵臨不知後人何憒憒乃爾

前明成弘間趙公友梅名昌不知何許人予六世祖聞溪

公及兄漁村翁並師事之嘗以紫石硯贈漁村爲別兼系以詩云相處僅三春嗟今學業新讀書方解義處衆每親仁愛爾年華富憐余道氣眞儒家惟此硯未許妄傳人時漁村翁年方舞勺也其題陶東庄墨竹二絶句云曾向家君拄杖看清風蒼雪滿林寒憑誰譜取今韶樂翠管參差語玉鸞上林二月正春濃萬箇篔簹雨露中分得幾竿三徑裏便看新翠滿簾攏亦有韻致又孫約之名滕自署燭湖後人餘姚人乃高高祖少愚公師也有祝漁村翁五十壽詩云花柳芬芳日正遲漁村初度

値斯時是非從此無庸檢天命于今自可知玉軸新詩來洛社瑛盤異果降瑤池滕前更喜麟兒俊擬折蟾宮第一枝曾伴仙人問九還丹厓小隱在玄關坐依瑤草春風暖笑指碧松暮景閑鏡裏流年添白髮爐中大藥駐朱顏養生自讀嵇康論浮世虛名一笑間漁村翁孫公和公亦屬受業至其得子得孫孫倘有詩是在余家最久先是閒溪公歿孫有祭文詞意淒婉載在家乘中于此並見古人風義之厚而祖宗學問淵源亦可概想云

萊陽左蘿石先生懋第忠節直與文山比烈余在登一月求其片紙遺蹟而不可得錢塘吳志上偶于市肆中買得一扇乃先生手書也以示余筆法精妙詩亦甚古因錄而還之其詩曰湖絲細輭嬰兒髮水光瀲灩春雲潔憑將聖手劈秋毫巨斧劃開枯桐節十日一眼九日眉幻出白毫光滿月衣摺瘦健貌清古筆墨無功畦徑絶白描設色種種工活奪龍眠與松雪橫見側出燈取影有意無意鴻沒滅絳州消化老定武鍼鋒摹出無差別誰能紙上卧王濛要使膺充走殷鐵堂上傳示色生動四坐欲言歌無舌唐鈎森緊損精神　宋繡阿那少筋

骨長卿秀句奪雲烟佳兒指上現靑蓮一家淨侶團圞語大勝詩人王輞川長卿內子無如氏繡佛及諸人物行楷精絶詩以紀之三晉左懋第書于閒閒閣

唐六如沈石田與余先宗祖多交好相傳二公每過余家必留連旬日因是贈移墨跡最多今無一存矣家譜中載唐壽漁村翁詩云麗日遲遲啟艷陽茯苓斫玉佐霞觴歲書甲子初周數銀海瞳神欲並方小網春村漁白樂瘦笻晩塢步殊康百年塵世須臾事願祝桑榆入庶鄉膝前紛亂綵衣明花底騈闐畫鼓聲一歲仲春逢

誕日六旬遐壽祝長生紅旌曳竹檣牙迴綠酒浮山琖
面平要問流年多少算蓬萊仙籍已題名沈題漁村漁
父圖云吳江本澤國漁戶自成村楓葉紅秋屋蘆花白
夜門都無三姓住漫可十家村熟酒呼兒女分魚集弟
兄不憂風伯橫惟憚水衡煩鷗趁撐船尾蟹行穿屋根
怡然樂生聚此外復何言魚莊蟹舍一叢叢湖上成村
儼畫中互渚斷沙橋自貫輕鷗遠水地俱空船逐楊柳
人依綠岸隔蒹葭火映紅全與吾家風致合草堂曾有
此漁翁又題有竹居聞溪公書室也云松江東來三百里有竹

便爲君子鄉碧雨一林春滿地琅玕千箇過人長二公
吟筆絕佳此數詩猶未爲出色然決非僞作也
余家先世有與陳氏聯姻而作婚啟者啟云寒冰未渙
旭日初升恭惟閣下英聲拔萃盛德守恆遯跡地仙翠
釜頤親之志姤恩天詔錦衣觀國之光太上長表式鄉
閭壯哉華冑晉微士紱歌彭澤否矣微宗念賢哲之明
夷諒慶源之無妄在昔艮隅坤位賁依桑梓之陰于今
革故鼎新復締絲蘿之好雖蹇修傳言于左右賓乾造
作合于穹其矧巽女繡閣解圍素習姆師之訓而喜男

青燈困學未詣幹蠱之能益知揣分隨宜咸謂攀高比
附兩家過愛盟言不替于中孚六禮漸成納采實慳于
大有魚械自訟雁幣遙臨井井滿前想簪弁之維旅明
明在下愧禮節之不豐勿云鄙吝而屯膏乞賜靡留而
兌入三陽交泰喜歸妹之有時百兩來同俟家人之正
位重蒙嘉諾既濟艮姻仰冀謙光俯垂豫悅不宣句句
以卦名作對且一聯中能兩三用之吐屬天然絕無一
毫痕跡眞佳構也
成化間金溪徐太守蒞禾于郡治北圃疊太湖石成山

名曰嘉山公餘吟眺其上人以歐陽公滁山比之家君
言徐公善詩予家曾有其梅花十咏絕佳一曰官梅幾
樹隔高牆得得吹香到古堂疎蕋早春殊蘊藉山枝寒
雪解禁當更殘角起魂應斷歲暮愁多句未償郡閣托
根仍不俗一樽相狎幾猶狂二曰江城日日走風沙郡
閣誰能看此花海國貢香千船擁玉妃臨御萬粧華清
泉白石山連屋落日空林雪滿槎倚徧闌干轉惆悵不
禁清泠透烏紗三曰閒心何處結芳隣老樹高花最可
人玉兔搗霜供永夜瓦瓶分雪薦芳春天寒幽獨渠應

瘦歲晚心期我獨眞竹枝芒鞵他日事矮墻茅屋大江濱四曰癡兒公事髩毛改空谷晚花冰雪漫欲拉高人攜濁酒共隨流水摭吟鞍芳時易失翻成恨習氣難忘喜耐寒莫怪東風貪結子調羹商鼎正須酸五曰雪積霜凝壓不斜分明江上惱年華半枯老樹自生意新出兩梢都着花看影怕教殘日落留香長欲峭寒加春風無限孤山夢獨木橋邊是汝家六曰絶艶孤芳世共稱評香評影昔人曾不妨今日比西子更恐前身是漢宮花早却教春漏泄樹高猶覺氣憑陵海棠芍藥非吾事

對爾吟詩老亦新七曰不用東君着意栽水邊林下忽花開仙人服玉瘦逾好神女弄珠閑自來雪意已驕仍未墮我頭將白故應催繁華轉眼成消歇羌笛殷勤更莫吹八曰絳寒迎臘小寒前看到春和破未全難進似堅君子節爭先應避艶陽天偶霑宮額元無意獨伴山翁似有緣茅屋玉堂淸絶處癯然風骨似神仙九曰壺冰標格玉肌膚俗子難當絶代姝已借雪消供薄袂更煩金縷簇香鬚瀟湘君子有夙契山澤儒仙無此癯領畧春風何限意一枝隨分草堂孤十曰亭臯無賴故垂

垂朝夕催霜入鬢絲楚水吳山空悵望郊寒島瘦日[illegible]支未論鼎鼐調和事且看山林玉雪姿白眼向人渾冷淡可能消受此翁詩太守諱霖字用濟又號淮柏山人子于丙子秋抄因新守未來偶過署中偏覽舊蹟古木幽篁映帶巖壑郡閣後尙有老梅存焉豈卽徐公之所咏歟因憶許恭伯嘉山詩云不因五馬忘巖棲疊就芙蓉小苑西隱隱山林在城市深松細雨囀黃鸝其景象正不減舊時也

今京東五牐轉運率用驢挽船人以爲異不知元時已

有之馬臻舟次楊村詩云前望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御河渾蹇驢無力緯船纜行到楊村日已昏蓋可用之于車轎卽可以挽船也

古人于祀先之禮最爲愼重蓋秋霜春露悽焉動懷誠有大不忍于中者先君于祭時預誡子婦饌必豐潔凡設位進獻儀若生存當徹猶依依席側若祖宗飮食未竟然寘錢親自數折分代次焚之嘗誦明太祖御製祝辭曰維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孫某同闔門眷屬告于高曾祖考妣之靈曰昔者祖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

携劬勞萬狀每逢四時交代隨其寒煖增減衣服樽節飲食或憂近于水火或恐傷於蚊蟲或懼罹于疾病百計調護惟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使子孫成立至有今日皆祖宗劬勞之恩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為報茲者節屆　春（夏秋冬）　天氣將溫（熱涼寒）　追感昔時不勝永慕謹備酒餚羹飯率闔門眷屬以獻尚享語質而易曉蓋當日以此頒行天下士庶皆得用之最是發人誠孝之念今已同杞宋之無徵矣然聞先朝自隆萬以後已寂無聞也

余于戊午省二叔父于饒郡舟泊昌江更餘忽聞衆舟喧聲如沸急詢之云見岸上二虎已過矣同舟有一安義人因言其鄉數年前虎患甚劇白晝遊行村市間傷害無數禱于神如故設機穽制之終莫得也最後斃一虎剖其腹胎中有七子逾年其患方息向聞虎止生二子若三必有一豹七子之說余不之信後閱安義志果然乃康熙癸丑年事此亦虎之妖也

予家有二祖墳久不祭掃者一在本邑之金橋三呂墟地名草鰻先時故宅即在墓右菊隱公以上五世皆葬此舊有墓碣卜之已久今共為一丘聞先人言子孫過此拜奠者歸輒病因是春秋祀事遂廢其一在杭仁和縣之洛山東南麓中葬蘇太公提舉左葬菊隱君晴二祖右為淯正大師（九十一將仕女）安道師（菊隱將仕女）明真師（君晴公女）三師並為女冠于計籌山崇福宮　各自為丘里人並稱陶墳按金橋之墓已有菊隱公矣而又葬于此豈其一為衣冠之藏歟蘇太公者杭人九十一將仕外翁也故菊隱公父子曾徙居依之其地名石灣去洛山七里乃允中公昆弟既歸雁湖石灣之宅命家人居守與以山場田蕩世奉蘇

太公及陶氏七位先靈祀後為土豪胡姓侵佔一菴公奏而復之十不得二三承管人曰陳清後屬其壻楊珮歲取租辦祭至明末子孫亦竟置不理其地北有靈官廟並墓而西為秦王潭又稍西有洛王廟野貓山在墓之東南舊于墓正南搆一亭顏曰山月亭外有溪自若水西來溪之外有莪眉山西有崇聖寺與楊墳隣地形歷歷可考先人及小子越屢欲訪之不果二墓並祖先一脉流傳非荒遠附會者比丘墓不守君子譏之孝子慈孫宜如何動念也

今世人家以子稱母如赴書祝文署主之類多稱某氏蓋以為氏故姓也稱某氏者猶曰某姓故可無避不知古者婦人皆有名明初尚然其不避氏也宜矣近來婦人有名者絕少即間有之其書刺仍舍名而稱氏則氏即母之名矣即非眞母之名而亦近乎母名矣為子者又安忍以是稱之耶或謂春秋書君夫人多稱氏筆削予奪實為天子之事此固當別論者也又舉詩之母氏聖善摯仲氏任時維姜嫄為言然曰母氏未嘗曰某氏曰氏任未嘗曰任氏惟姜嫄之嫄鄭氏以為即棄母名

而周公稱之則其時制禮以后稷配天而作諡亦周人以諱事神之義也柳子厚誌母稱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誌妻則稱亡妻弘農楊氏歐陽子銘婦人多稱氏而于母則曰鄭夫人石椰銘祭母則曰皇妣太夫人祭文王介甫誌婦人亦多稱氏獨王夫人墓誌銘題不稱氏則以已之姑也姑且避之又何況于母至君前臣名乃李密陳情表言祖母劉而不連文曰劉氏此雖未可為訓亦見其猶存諱避之意由此觀之則稱母者斷不可直稱某氏審矣然則當如之何曰有爵者則稱皇清誥封夫人或淑人顯妣某太君至于孺人雖屬封贈然習俗相沿已成婦人通稱則無爵者竟稱清故先妣某孺人既無勑封字樣冠之亦復何礙此亞子三兄嘗為予言之最協乎情理者也

予六世祖孝廉公（諱熙字時雍）碩學閭修為浙東西所推重家干聞溪學者因稱聞溪先生詳見唐六如墓誌平生著撰甚富惜盡燬于祝融氏僅家乘中載詩數首并載其歿後親友哀輓之章姚江翠峯岑柏詩云一代文章伯遐登白玉樓周元鍾（字雪松不知何許人）詩云浙右文章推獨

步斗南名與董千金書史五車存舊業文章千丈熖青光至孫滕（亦餘姚人也）祭文言其立身履道裒然儒宗比諸孔門游夏之徒作為文章布帛菽粟刊落陳言務有歸宿人竊其餘唾手科目其為時彥服膺如此迄今幾二百春秋流風餘韻猶令後人慨然興起也又姚江岑艮能（別號中闕）岑東新亦有挽詩而東新則公門人也詩云聞溪風涙急都作斷腸聲詞更淒切

吾禾郡守史公（諱載）最有清節性亦剛方豪右側目時多盜擒獲即斃杖下于是奸宄屏跡民賴以安去任數

年忽郡廟道士夢公為城隍神儀衛甚盛若新蒞者旋得公訃聞正道士入夢前一日噫公已歸天矣禾人猶賴其冥護抑何幸也友人馬宗岳言錢塘滑君諱劉彬初為温縣令其地有河田數十頃為水所衝沒而糧賦未除民甚苦之滑君屢請于上竟邀題免後再令輝邑署內一園人將死謂同伴曰吾不起矣第主人亦將去也時滑君強健無恙同伴訝其何出此言曰主人已為温縣土地衙役現在迎接吾當先行仍餵養馬匹耳滑君遂于園人死後三日無疾而終或以豁糧一事天其鑒之當得為神云

蓬萊有諸生王恩榮者其父為通守蠹役捶死時恩榮甫九齡且在舅家弗甚悉也家中止祖母及母鳴之于官役以賄免僅斷給燒埋銀十二兩祖母遂自縊母度無可控者飲恨不言惟日事紡績課子讀書恩榮亦嘗疑父死狀以問母母輒飾以他辭迨恩榮既入泮且娶婦矣母終無片語洩露未幾恩榮生子乃呼之前出銀一封緘甚固上有縣尹鈐記蓋即前者燒埋銀也泣而與之具告以實恩榮哀號受命誓必報此讎一日伺于道側役適過以石擊之幾斃為救者所持逸去後又遇撲之不中其舅慮其罹禍乃薦一館于蜉蝣島中以其泛海往來不便或可漸釋耳康熙辛巳恩榮年已三十值學使按登當就試恩榮左懷官銀右藏利斧日行街市間忽遇役乃從後斧斫其頭不深入復大呼連斫之旁人不知其故以為風狂羣奪其斧役死二日復甦隨以白晝殺人具控恩榮稟訴情甚哀當事者檢尋舊案已為役滅其迹不復根究第以善言勸解之而已此余在牟城目擊者竊以恩榮之母尤難得也

偶過友人書齋見對聯云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心愛其句未知出自何集會詢之同學顧書學云此元人呂重寶詩也重寶未遇一日至不能舉火欲攜布袍質米室人有吝色因戲作一詩云典却春衫辦早廚山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云云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其詩有怡然自得之致次年遂登第歷仕浙江僉事以清節著聞

古者祭鄉先生于社即今鄉賢之祀所以報功崇德風

勵後人甚盛典也往牒所載論定最嚴一代嘗不過數人從未有今日濫觴之甚者凡一登仕版其祖父及身皆鄉賢祠人物矣在子孫爲祖父謀百歲烝嘗不可謂非孝思然必使在天之靈安于妥侑乃可不則公道在人苟有遺行衆口嘵嘵不幾欲蓋而彌彰乎昔廬陵有四忠一節之祠信國文公少嘗游焉慨然曰死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厥後忠烈更加光顯假使其祠名不副實亦何能動文公之感慕哉明嘉靖間江右羅念菴先生其尊人先已入祠因見後來者紛紛不已以爲清濁

淆混不足榮吾親反蒙汙辱遂抱其神主而出則知此典濫觴其來久矣

古時鄉賢名宦皆出自公評歲久乃定其邦人思慕不已因請祀焉于其子孫初無與也今皆其子孫自爲營求得之其弊總由當事者以此爲邀結之具甚或貪其賂耳然兩祠並舉往往鄉賢多而名宦少者以鄉賢土著便于謀幹若名宦道里遼遠未易以一紙書從事必挾貲而往坐守時日乃能有成余在東牟意家中丞公必入名宦訪之掌故缺焉未聞再如海鹽徐仲華先生以中丞死事甚烈亦不得一歆俎豆邦人道二公事每欷歔感惻至議及請祀曰近日此舉須費百金非其子姓誰克任之余惟付之長嘆而已

仕宦之有生祠與德政碑誠屬美談余見今日碑祠林立抑何吏治烝烝一至此也究厥根由皆其在官日授意下屬及部民爲之其費多出自媚子然亦爲威勢所迫不得不爾若在官未有斯舉則去任之後必寄貲于素所委任者以成其事直道具存有此遂稱良吏耶徒爲識者所笑耳湯潛菴先生撫吳有以前任某生祠爲

請者曰若欲與夏忠靖周文襄並坐耶終不許某遂唧恨思有以中之又先生于名宦鄉賢二祠嚴行勘核或留或汰或增毫無瞻徇瞽宗盛典遂以肅清後吳人舉先生名宦相傳一無書幣上下翕然此亦近日所希見者

長州楊維斗先生爲諸生時便慷慨仗義遇不平事輒奮不顧身當周忠介公被逮時緹騎之死實先生與同學王節文震亨朱祖文葦激成之既而顏佩韋等五人就刑巡撫毛一鷺猶褫斥諸生以洩忿逆奄誅後方復

學與省試第一甲戊會試闈中得李青卷謂必楊解元折免非是主司頗爲不怡自後公車屢斥入　本朝戊亥之際江南殷民未靖爲舉事者連及被收大罵不屈死于金陵西市臨難前其自序云蘇州有明遺士楊廷樞幼讀聖賢之書長懷忠義之志立身行已事不愧于古人績學高文名常滿于四海爲孝廉者一十五載生世間者五十三年作士林鄉黨之規模庶幾東京郭有道負綱常名教之重任顧爲宋室文文山惜時命之不猶未升朝而受祿値中原之多難遂嬰禍以捐生年則

丁亥之歲月則孟夏之終方隱遁于山阿忽陷羅于羅網時遭其變命付于天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久矣有妻費氏吳江人歸余二十餘載有女觀慧適張氏年亦二十餘春罵賊全忠不愧丈夫之氣概舍生取義殊勝男子之鬚眉一家視死如歸舉室成仁無辱生平所學至此方爲快然千古於昭到底終爲不沒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未竟之事尚辜屢朝所受之恩魂炯炯而升天當爲厲鬼氣英英而墮地期待來生舟中矢志不能盡言留此血衣以俟異日願我知己而付遺孤汝痛父母即思忠孝垂歿之言以此爲訣四月廿八日舟中書其詞極悲壯讀者哀之

王江涇純眞道院吾家宗祠也今概稱爲聖堂云宋高祖紹興三年始遷祖文端公所創至乾道時被回祿恭安公復爲改造形家言其向丙丁火太旺宜建北方元武水以制之因將祠基大門改爲靈官殿中堂爲眞武殿供北極元天上帝後樓爲彌羅寶閣供玉皇上帝又有關壯繆祠及文昌閣俾道士世司香火焉右屋三間供奉吾祖先塑像神主內有世篤忠貞匾額宋孝宗御

書淳熙三年賜右文殿修撰陶恪即恭安公也公侯將相世家匾額淳熙二年著作郎呂祖謙書陶氏宗祠匾額朱熹書明萬歷間盡爲火焚今雖重建規制如舊而三額無從瞻仰殊可惜也

吾家閨門最有東海京陵遺範而以文翰擅長者絕少惟梅巖公（諱金字公和秀水諸生）元配龐氏諱淑愼字孟宜吳江世家歸陶克循婦道家素殷富善士操持生平不信象敎嘗作闢佛說大略言佛以脫離死生爲宗今佛亦不免示寂何以訓人又嘗與梅巖公觀史至昭烈臨終囑

武侯語曰斯言誤矣此可以待操懿不可以待孔明且使後主聞之必忌丞相而小人或因以離其君臣將若之何其識見超特如此所著有焦窗漫咏學古齋文稿並散逸今僅存者羣書序引云文道之器也序文之綱也求道于器道焉可得求文于綱文焉易明何者綱提而目舉故也若易詩書春秋禮古聖載道之文也易言時書言中禮言敬詩咏性情春秋示徽勸斯文之綱也繄後世賢人君子之文難以一二計而舉欲窮之語其力則勞語其功則晦語其效則罔且支矣道曷自而克

明哉故文必有綱綱備諸序由序以求綱因綱以悟道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存乎人而已矣甲午春季朔適吾君子集羣書序畢授予曰竟因謂君子曰宋儒有言學者必務知要要在是矣其務知之遂書以爲序名長子洪涑說云吾嘗觀之池沼矣吾見其靜而不行觀之行潦矣吾見其流而不淸夫水動物也靜而不行反其常也水淸物也流而不淸汩其眞也吾見有所取亦有所棄也惟涑也其勢動知者樂之其流淸潔士慕之其逾東東海其宗子其爲涑乎遂以名吾子吾旣爲此

說因錄諸帨以示吾子曰大哉名乎若祖之意也旨哉說乎若父之所囑也吾兒識之焉往而非學矣夫止水必淸而恆非有源其流之長者易以汩動而不汩者其涑乎是故有見于涑水之動而知者可幾也有見于涑水之淸而潔者可幾也有見于涑水之朝宗于海而學必造其極焉吾兒識之焉往而非學矣梅巖贊云公以秉心和以處衆梅同其芳巖同其永言行箴云當言斯言毋使人議當行斯行毋使後悔言行能謹君子所貴戰戰兢兢勉難愼易又跋云易論樞機當愼詩誦無不

柔嘉則言之貴訥行之貴敏可見矣吾君言之尤行之悔諒不待妾語而自寡雖然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妾書此箴于帨是亦防漸之意也彼傳有之矣曰若夫有過微言婉諫妾謂俟其有過而後諫亦無及矣吾君幸勿鄙其言而并廢其意可焉觀此數作命意高脫皆自經史中來裙釵本色一毫不露眞曹大家左貴嬪之流亞也向因秘不示人故凡採名姝著作者不及焉

趙中丞申喬撫浙以淸操率屬可方之楊伯起吳隱之而于風化所在尤加意焉某縣有以孝子請旌者其家富

于財公廉訪之頗多遺行欲加重懲時値修築錢江塘岸其人願助工費千金乃免又武林諸生某舉爲贊禮已久後知肆中有名一夕話者是其所著也以爲浮薄之徒斥之不許在擯相列其端方類如此

嘗讀唐人下第之作孟郊詩云江離伴我泣海月後人驚失意容貌改畏途性命輕又云兩度長安陌空得淚見花又云共照日月影獨爲愁思人李廓詩云窗前潛制淚衆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盧綸詩云落羽羞言命逢人强破顔許渾詩云夜愁添白髮春淚

滅朱顔其情詞悲愴若有不能釋然者竊疑其何介介于是余入試秋闈壬午爲桐廬陳令君所當識令君名進士素負冰衡精鑒主司自以乙榜晤對閒疑令君若有矜色予卷遂以力薦被斥時余在方伯祁公幕中令君向方伯談及闈事獨爲淵七落卷深加惋惜淵七者係余硃卷彌封字號拙文爲謄錄舛誤最多令君二抹出方伯及諸同人見之並以爲難且各以好言相慰余平昔自號達觀于此亦幾爲掩泣也是榜凡出令君之門獨多光彩惜余遇而不遇又誦唐人楊知至詩云此時泣玉情雖異他日啣環事亦同余于令君雖未通姓名成北面之禮然知己之感能不銘勒于心（令君諱萇吳江人也）

家君每歲時與外甥子姓內集好舉四書爲令或愚希少許旁及小註更不足及五經蓋以試後生讀書之生熟且可觀其心巧余殤兒永錫在坐鮮有不應者如舉二字人名下一字屬身體令則有牧皮易牙兒以陽膚應如舉二字人名下一字屬鳥獸蟲魚令則有史魚綿駒王豹兒以祝鮀應如舉上一字數目捱數令則有一人定國二者不可得兼三過其門而不入等句兒在坐

第十以十日寒之應如舉下一字數目捱數令則有齊集有其一道二不待三等句兒坐第六以四書中無六字任句乃以儲子得之平陸應如舉四字偏旁一類令則有江淮河漢袒裼裸裎鱨鯊鰋鯉兒以涕泗滂沱應如舉四字疊文令則有踽踽涼涼兢兢業業緝緝翩翩兒以戰戰兢兢應如舉三字疊句令則有如其仁如其仁沽之哉沽之哉某在斯某在斯等疊句兒以天厭之二句應如以在席六人用二句對湊六字令則有益者三友益者三樂所就三禮儀三百各二句兒以外丙二

年二句應又以十八用二句對湊十字令則有五就湯三里之城方千里者九各二句兒以君子之澤一節應如用官名而實非某官令則有君子學道則愛人使之主事而事治君子不以言舉人經始靈臺兒以小註輔行則使也應如用人名而非實某人令則有何晏也王勃然變乎色爾何曾比予於是服周之冕兒以金聲而玉振之也應如用地名而非實某地令則有順天者存國君進賢決諸東方則東流兒以長子死焉應其他若頂針令如大學之道道在邇而求諸遠遠方之人等類

又舉四書中一虛字止許一見者如言前定則不跲跲字心有所忿懥二字莫知其苗之碩碩字兒皆銜口而出又喜論辨頗合意義嘗以數目推數之令太易宜一當用一字句二當用二字句不則一在第一字二在第二字如此稍費搜索或問四書中焉有一字成句者乎曰爵一齒一德一上三字俱用讀斷即可舉此以為首令又以禮儀三百方千里者九畢竟百千二字有礙諸兒弟皆為嘆異兒繼大兒為嗣每日晚輒學兒嫂課以唐詩遂曉聲韻能舉詩句失粘處凡書中順敘平上去入四字句如何以報德康子饋藥兵刃既接之類皆率能應令如席次有舉唐詩花字月字春字雪字燈字桂字梅字為令任安放第幾字亦無窘困然出語多不祥家君每慮之卒以痘殤亦其讖也

余生平無他嗜好祇喜書幾乎成癖既處幕館館穀稍給家用每歲必留剩數金為購書之用遇所必愛往往倍恆值得之而于抄本之書必為傭抄年來稍稍積聚宋元人詩文集及經解說部雖不能多亦差有可觀近復于鄰郡藏書家彼此抄換轉來不患不日增也後人

倘能守我不售不借之戒亦以互換為事積以歲年則陶氏抄本秘籍必傳名矣

予年踰三十始遊　京師頗為翰苑諸公所知旋就外幕迄今二十八年幕東凡三家一為松江守趙公諱宜字又裕號管亭山陰人一為萊州守陳公諱士鑛字山貢號宿峯同邑人一為藩伯歷任總儲郎公諱廷極字紫衡號北軒謚溫勤廣寧人松江主人不二載解組碌碌無所短長惟童子試則學院高公所選拔者多了所取十名前人華亭前五名盡入彀中招覆竟有七名並

兩人又于他邑應試重卷也一時傳爲盛事在萊州八年山東六郡名製屏祝撫軍王公壽壽文係予所作而借王阮亭司寇銜撫軍面語陳公六郡之文以東萊爲最此必幕友所作欲知其姓氏陳以某遣人入都求司寇公親筆爲對王公遂有名手畢竟不同之獎既爲臬臺王公壽文亦大加稱譽時方伯劉青燈大參郎張竝有鄉友在幕文翰往來無齒及者亦可見予求援標榜所不爲矣歲壬午予以鄉試旋里卽爲郎公招致從浙藩而江撫署江督陞總儲首尾凡十有四年記室之事概以相屬在藩幕亦以祝言被賞于撫軍張公諄諄以捉刀人爲詢郎公直舉予姓名再詢及籍貫時撫軍素有守土之官幕客切不可部下人之訓郎公乃以吳江諸生對撫軍遂欣然欲翻閱前任江南學院時考案郎公乃于翼日乃言陶某吳江人而冒籍秀水入泮者撫軍曰惟恐吾學院時失此佳士耳遂殷致欲見之意予求郎公力辭而止撫軍又以自製文稿托郎公畀予審視曰必加改削若客套大非吾意也自愧點金成鐵復蒙稱賞不置口因是閩浙制軍金公聞之于郵筒中亦

以文相屬云再鄙陋不經意之文無如祭章浙中司道凡有公奠皆方伯爲之領袖郎公每遣吏人賫祭章傍傳知各衙門至運使高公處必伺候良久乃出益高公既手錄之而又誦于同官之前曰好文好文欲見予亦甚切予勿往也郎公契愛既篤亦不私予時時向人道及開府西江僚屬隨聲附和自所宜然無足道者惟乙酉爲闈策問二道兵部大堂言今年武鄉試題當以江西爲第一又謝　上賜倩文鑑奏疏銀臺卿云各省皆有此疏江撫其冠矣此皆余生平文字知契絕無負緣紹介而自來者眞所謂不虞之譽也

郎公浙藩江撫時幕客司刑名者爲武林馬鍾岳名太年吾鄉徐孝穆諱南高二人司錢穀者爲武林吳志上名允嘉鄔建三諱肇綱二人司書札者止予一人凡文雅章疏具摺奏地方事宜皆予與孝穆參酌屬草郎公移鎭江南則吾鄉徐安敘名天秩亦來幕中十餘年間主賓倍稱歡洽而同人亦如骨肉團聚觴詠晨夕幾不知身之爲客也今郎公捐館而建三孝穆亦不在人間矣余垂老目盲不能遠出志上鍾岳又相距二百餘里

間乖過晤形迹已疎每憶舊遊恍在眉睫能無聚散存亡之感

奏摺用中樣白副啟開面止寫奏摺二字首板用全銜或止寫江西巡撫某謹奏為某事云云後填康熙　年月　日謹具不用盖印温勤公每進一摺必有硃批御筆字極端好雖請　聖安報年歲之摺亦多　温諭曾記有一密摺掌批　如此盡心方不愧封疆大臣十一字此温勤公公忠體　國上結　主知寵眷一時莫比而吾輩依紅泛綠豈不與有光榮乎

余年十五六時效父兄作詩作四六每苦屬對之難凡古今對類書寓目最多率板然而不圓通如春風必對夏月之類豈知詩文句聯大概景物與事情交相比偶如春風亦可對夏簟也迻于古人詩文中現成字義輒手錄之但以第一字字面之同積三十餘年乃為分門分類而始成書名曰吟苑編珠其分門也簡而該其分類也巧而活泛覽旁通即未有之字義亦可感觸而生因思古人詩文屬對莫能脫此窠臼特無人拈出耳康熙乙酉之春查少詹諱昇見之謂余此書吾有用處許為予代捐一廣文且囑余缺略者全之冠冕字樣增之忌諱不祥之字去之約在歲內來取不可緩也不期是歲少詹竟爾仙逝余于幕中偷暇編纂數月之間遂致目盲豈真洩千古不言之秘遂為造物之所忌歟此書功虧一簣兒子又飢驅遠出無助予者雖曰鼠璞自珍尚望我後人必續完之也

過庭記餘卷下終

光緒七年秋七月
巴陵方功惠校刊

晉人塵

吳江沈日霖紉芳著

詩話

關侯祠聯

爲關侯祠作聯鮮不以淋漓悲壯爲尙從未有及艷句者獨乩筆一聯云風梟餘烟悲漢鼎花開三月憶桃園漢鼎桃園俱用借筆而仍能道着侯之心事可爲千秋絶調又有集舊句爲聯者曰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亦得味外味

阮亭有悞

阮亭之詩固非後生所敢議然其悞亦復不少卽如典午下蠶室是何等語晉避司馬之姓故改夏官爲典午是官也非姓也以官冒姓已可笑況以晉事加之漢人有是理乎又集中司馬司空司字俱作仄聲用殊不知香山集惟四十着緋軍司馬一語耳非處處如是且此第六字古人詩句中儘有用平音者安知香山不讀作如字乎又以禰衡禰字音挑雖禰木同祧然旣係人姓氏不講字義亦何必違衆立異若

阮亭一人識字千古人皆不識字矣

賈客詩

玉江涇有賈者某忘其名矣旣工於詩又精行楷其之楚詩落句云好山無限休回首留取歸來對面看卽三語足以不朽可知若輩中淹没不少

逸老堂詩

雍正癸丑隨先子在吳興登峴山逸老堂四壁塗鴉皆鄭光業篋中句惟閨秀二絶詩旣淸婉楷法亦工先子因和之閨秀詩云暫得深閨幾日閒爇香才罷

更尋山亦知無限鶯花好難對春風畧解顔畫船金翠阿誰家偏我輕妝愁鼓花自去招魂尋斷碣傷心半是爲明霞明霞湖州某太守女死葬峴山麓

花字韻詩

新安黃之雋生日對菊述懷創爲一韻體凡生平官位及所更歷事俱借一花字傳出共得六十四韻詩云斟酌送來酒勸酧澆此花孤芳標九月淸品冠千花南斗吾初降東籬爾正花秋容占晩節春夢憶浮花微命書中蠹纖長筆底花螢囊頻替火雪案慣堆

花陶宅毿毿柳中江瑟瑟花嗜遠羊矢棗踏欠馬蹄
花飄落隨風絮優游逐浪花乾坤鄉外客山水道旁
花湘楚天如畫揚英女似花鳥啼薊門樹鵰語日南
花記室犧牋檄歌場羯鼓花家書轉魚雁旅邸度鶯
花日月雙丸矢星霜兩鬢花淬磨歐冶劍攀折廣寒
花辛苦從閒棘飛騰附榜花聽餘御殿唱看遍帝城
花朝士頒霞綺閒人嘲露花始窺中秘署能賦上林
花玉作排班笏金爲歸院花趨朝五更漏暴直八磚
花御硯端州石宮袍漢府花承恩香滿袖奉使錦添

花官廨三條燭征軺四照花賁鏞廵泮壁衡鑑拔江
花曲曲灘流路番番風信花雲形無定影機樣不同
花絳闕仍依日元都重看花鶯機吹斷梗凍霧著蔫
花官擷頗盈霰精裏目炫花遂辭公廩粟還對故園
花田僅供鋤菜溪應比浣花晴窗乾墨瀋雨几落燈
花薄翠平安竹新紅富貴花開門防鳳字曲沼養魚
花徐市神仙藥尚平兒女花生涯殊草草世界儘花
花醉白池邊月飛鴻堂裏花杖藜扶足力啜茗潤心
花天竺尋湖艇長干訪雨花漫遊爪印雪微笑手拈

花志館叢殘葉詞壇爛漫花纂修既陳迹宏博又虛
花廣坐經揮麈鈞天樂散花料難廻槁木翻使發鮮
花學殖多荒莽辭條乏燦花功名草頭露事業眼前
花化人莊生蝶幻開湘子花後凋存碩果前刼付殘
花晉代姬名葉唐朝將姓花也成墳上土差勝溷中
花東野歌留句詩人命屬花相逢須痛飲欲醉必名
花庚且垂八秩甲逾周一花今年秋又老舊圃昨初
花葭白一方水楓紅二月花重陽過風雨旬日斷烟
花天到隨陽鳥地生延壽花稀之古月令明是我家

花徑掃非緣客筵空亦坐花幾叢霜下蕊十色盎中
花豈視期頤算聊娛隱逸花頹齡嘗素節幽賞咨黃
花鄗人爲友題灌花圃小照醉太平詞亦以花字韻
之錄存以爲貂續詞曰杜陵浣花君家灌花田花
塢花花向花凼坐花金鈴護花金旗灌花司花女子
如花定羞花妬花無容醜花有才夢花心頭筆底皆
花更清言粲花嗤他榜花羞他縣花金莖頭戴三花
是仙郎採花判詩五花陣誇六花總然過眼虛花且
樽前醉花餐花嗅花拈花語花相看傾國名花並春

風笑花休幸吐花休悲落花年年歲歲看花喜清畦
未花花師養花花醫療花他年花史修花倩花仙品
花

詩骰

吳中黃寶紫善鐫刻印章一日戲刻詩骰六枚擇其三十六字之可以活拆者仄者色綠平者色紅隨意擲之可成詩一句去其一則五言重其一則七言或竟作六言亦可惜其三十六字已不傳矣先子嘗與吳中錢萍客漢何鄂州李穀堂來為詩令用此骰為

觴政各以所擲句為題足成一律錢所擲句曰野烟時度小樓東續之曰牽引詩情入酒中好句恰隨秋月到清尊還與幾人同無煩纖手邀巡裹獨取偏師面面攻今夕騷壇添逸興也應相憶老涪翁謂黃也李擲句云樓東遙望曉烟飛詩云柳色荷香入翠微楚水接天真似幻曉山如畫是還非迢迢鶴夢臨仙澗杳杳漁竿下釣磯問道庾公偏愛月幾時攜手步清輝先子擲得句云江上秋雲渺渺飛詩云天涯知己共依依三湘筆落濤驚壯五鳩詩成思入微把臂愛隨林下酌銜盃巧索箇中機趙公妙論誠堪憶從此青蓮莫放歸

諺語似詩

諺語之似詩者金聖歎最愛做天難做四月天云云謂其奇警非常予謂清明過了無時節夏至遙遙那得來其道鬼猶求食之意頗為悽惋入情而莫工於人來求我三春雨我去求人六月霜二語雖名賢詩句何以加此

東坡詩句

飛卿商山早行鷄聲茅店月一聯前人愛其句調規橅之者不一而足予絕愛坡公笠重吳天雪鞋香楚地花二句可以配享飛卿其調亦百仿之不厭

論楓落句

楓落吳江冷固是好句然安知所棄江中者不更有勝此者耶以一人之私好奪千載之公評未可為信

杜陵詩律

平湖盧仲山生甫註杜詩有客謂之曰子亦知杜律之細乎每詩第一三五七句末一字必分平上去入

西聲從未有複者如曲江詩春字平眼字上翠字去藥字入曲江對酒之歸落棄遠四字野老之迴下閣郁四字類推之無不然也盧猶未信乃與其人爭背誦之二人杜集俱爛熟自夜半背至黎明而全集律詩已竟祇十數首不然其人曰此傳寫之訛非當時本字也盧時註杜凡刻皆備遍以校勘果如所云

聖歎批杜

金聖歎人瑞以批小說之筆批杜如春風自信牙檣動解信字作信疑之信謂檣之動非風之動如此錯

謬恐老杜不如是之癡

讀杜心解

補二田讀杜心解固足爲註杜者屈一指然屑屑焉于起承轉合間求之以文法律詩法若老杜得力全從八股中來正如紫陽叶詩經韻必以沈約韻律古人也

昌黎用韻

韓集用韻如支先韻寬者轉濫江覃韻窄者轉潔足見岀難見巧然潔矣而有未穩者即如鬬雞詩中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試問乃字如何可作押脚

鐵崖巧對

楊鐵崖有句云讀經野鳥山和尚寫字寒蟲水秀才水秀才水中蟲名俗呼打拳蟲其對之巧可與溫鍾馗蒼耳子白頭翁匹

庚桑五柳

名字之對必如韓玉女李金吾之類方可云巧若荆公之庚桑五柳譽之者已屬無恥而彼猶自詡其以庚對五爲巧試思十干名何可作數目名劉貢父以

山谷譽荆公改鬬爲閱之是乃曰直是怕他今人之阿附之者亦是怕他

解錦瑟句

義山之詩之不可解者儘多讀之者亦當不求甚解如錦瑟無端五十絃句瑟絃之本爲五十人之所知惟無端二字不甚了了耳茂苑有傖妄欲解之謂義山曾喪偶此即其悼亡詩瑟本二十五絃今無端五十則斷絃矣故此句當作斷絃解自以爲發所未發遍告於人嗚呼似此乃釋絃耳非釋詩也可笑孰甚

改喜雨亭歌

吳中家穎谷名頗有時名然好作聰明謂坡公喜雨亭歌珠襦爲龍玉粟爲韻天子曰不然句獨無韻可叶悍將然字抹去而讀不爲否以叶之予謂改音則可若抹去其字則杜撰極矣且不思下文功字亦未叶乎若謂功與空叶則句法又亂矣不如從俗讀之爲愈

改盤谷歌

北麻沈閶著韓文翼韓之受其毀譽多矣乃于盤谷

序歌盤之土可以稼句慮其不叶改土爲下殊不知盤之泉盤之土土與泉二字的對如何可改若言乎韻當叶稼從土不當改土從稼古韻馬麌相通如下之爲戸馬之爲毋不一而足今之讀稼爲古斷斷然也若改土爲下則盤本非高何下可言況下乃上聲與稼之去聲仍不叶也彼昏不知令人氣塞

單句

古人之以單句得名者惟長笛一聲人倚樓句爲最若空梁落燕泥滿城風雨近重陽等句雖無深意而鄙景可參猶之可也最怪明月照積雪及池塘生春草二語三歲孩童隨口道得之句不知佳在何處如何海月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前人已有不服之者矣吾謂此二句更在海月句下私心所獨賞者許丁卯之山雨欲來風滿樓方雄飛之蟬曳殘聲過別枝周賀之晚徑葉乾聞犬行可謂化工之筆

瑣言

骨牌名詩

以古人詩句最熟者配合骨牌名色雖不能語語天

然亦間有一二巧合之句一時興會所至不忍置之錄之如左

么五子色二 霜葉紅於二月花色三 殘星幾點雁橫塞又作青烟散入五侯家色四 血淚染成紅杜鵑又作一池月浸紫薇花又作故燒高燭照紅粧色五 江城五月落梅花又作與梅併作十分春色六 金屋無人螢火流又作一朵紅雲捧玉皇

蝶翅五子色么 十里沙堤明月中又作十里下山空月明色三 疊在空箱十一年又作李十門前草又春色四一

色杏花紅十里又作淡掃蛾眉朝至尊五色十月先開
嶺上梅六色蝴蝶紛紛過墻去又作重重叠叠上瑤臺
又作倒排牙齒咬青天
巫山五子么色三五夜中新月色又作先賜巫山一片
雲二色十八人名只一人又作銅雀春深鎖二喬四色輕
薄桃花逐水流又作井花水養石菖蒲五色五夜漏聲
催曉箭六色一一鶴聲飛上天又作門前碧柳似陶潛
紅五子么色一日看遍長安花又作萬叠明霞捧太陽
二色穿花蛺蝶深深見三色海棠微褪一分紅又作三分

應作探花郎五色且向百花頭上開六色萬樹花前一老
翁又作踏花歸去馬蹄香
梅花五子么色二十五絃彈夜月二色一春惆悵殘三日
三色五雲多處是三台四色未年三十巳無身六色碧玉堂
前萬樹梅又作頂上雲攢五岳冠
六五子么色萬綠叢中紅一點二色天抱帝城雙闕迴三色
三山半落青天外又作上天下天鶴一隻四色三十登
壇衆所尊又作况遇天仙隔錦屏五色雪滿山中高士
卧雪花六出指衆六高士本以况梅今卽指五

合巧二合巧二月杏花八月桂三合巧巫山合鬼丁有鳥
有鳥丁令威又作二月春風似剪刀一長三一曲二一和牌一月
移花影上闌干么爲月二爲花影四三十二爲闌干四合巧兩人牌一長二黃
西娘家花滿谿兩人牌一和牌踏折海棠花一枝又作人間
和氣閣春陰一人牌一三四一么四三月落花人世界五合巧
兩長五一么四日邊紅杏倚雲栽一長五一血九一么五人立梅花月
止高兩梅花一幽二南枝纔放兩三花一梅花一二五一三五坐看山
鳥喚梅花三爲山鳥其二點則吃殘之梅也六合巧兩天牌一長三亂鴉高
避落帆風又作雙株榮耀植天庭兩天牌一么五二十四橋

明月夜二十門下長六之數也明月謂么夜五夜也指五○一天牌一五六一么六海
岸夜深嘗見日海岸諸六也夜謂五也日謂么也○兩天一至尊至尊之
餘合王公一天一二六一錦屏頻逐賣花人過橋此句本蝶詩暗指二點爲
蝶賣花人謂四其餘諸六則橋也仍暗用二十四三字
分相么二分相六爻文武靜中看又作六賊三尸怕
令嚴么三分相夕陽西下水東流又作東邊日出西
邊雨么四分相人面桃花相映紅又作紅裙妬殺石
榴花又作輕紅滿地人慵掃又作間花落地聽無聲
么五分相紫府有丹來換骨此句本紅梅詩故用之么六分相

相將白日上青天又作天長地久屬年豐二三分相南斗闌干北斗橫二四分相蛺蝶迎人傍彩霞又作大婦同行少婦隨易經家人卦註云二四婦二五分相仙人六膳調金鼎鼎謂五二六分相六鰲海上駕山來三四分相一徑花開一徑行上句乃誠齋饒有三三徑故兩一字中各含三字又作黃花開日未成句三五分相楚江巫峽半雲雨本楚漢之名故謂五為楚本巫山之號謂三為巫雲五也雨三也又作半入江風半入雲江三也雲五也三六分相將軍三箭定天山又作密雨斜侵薜荔墻又作滿城風雨近重陽陽九也重陽則二九十八矣今三六亦十八故用之四五分相雲想衣裳花想容又作海棠雖好不如梅四六分相半在人間半大羅又作衆仙同日咏霓裳又作紫薇花對紫薇郎五六分相梅雪爭春未肯降又作漢水楚雲千萬里

即小喻大

觴政練達為小課最奕勝為小凱旋觀畫為小遊山看花為小好色夢美為小飛昇賣文得潤筆為小掘藏授徒為小南面解塾為小三昧買一得意物為小添丁

老人十拗

肯近不肯遠涙笑不涙哭睡日不睡夜出雨不出晴憶昔不憶今管細不管鉅愛孫不愛子惜畜不惜人惡逸不惡勞傷廉不傷惠

小兒十偏

戀母不戀父避師不避官悅畫不悅字却藥不却餳愛橘不愛橙嗜菊不嗜茶憐螢不憐蟻怕狗不怕虎好曝不好濯喜雪不喜晴

女人十僻

愛珠不愛錢惜香不惜炭憐姊不憐妾憎客不憎尼信誑不信眞畏詛不畏謗知佛不知聖重禱不重醫能慈不能孝戒殺不戒淫

秀才十反

覓錢不覓書識銀不識字能酒不能詩厭奕不厭博讀律不讀經親吏不親友走縣不走學投刺不投文倦學不倦遊怕考不怕病

等第黃鶯兒

壬申開科借歲試作科舉予既不錄憤懣無聊作此

自娛雖語言涉俚不足當大雅一軒渠然較之前人駐雲飛等曲或亦不多讓也

一等最高標出圓圖覆試招鳴鑼連夜齋夫報門庭鬧抄街坊擺搖廩無空缺增猶好更逍遙來年館地財主便來邀

二等也奢遮背纏紅頭插花大科之舉人人怕（學手打金骨之聲舊調）聲名算華文章箕佳賓興預薦無高下劇堪誇金陵鄉試好把舉人賒

三等便飑隤熱中腸變冷灰垂頭喪氣誰偢倸頭兒

枉埋眉兒怎鬥親朋叫屈何堪耐考遺才倘然不取依舊是空回

四等沒頭奔聽傳言唬落魂拘拿發落難逃遁春條拳身竹片簽臀早知苟免難僥倖忒楞楞何如告病先把狀詞呈

五等更難言號生員缺不全囫圇劈破剛留半襴衫且捐青衫且穿鄉場對讀官民卷最堪憐紫硃標記羞殺臭名傳

六等一身輕出黌門做白丁毫無挂欠真乾淨脫除破巾丟開本經下回歲考無須悶寫銘旌皇清待贈原任邑庠生

十二肖論

以十二畜配十二支不知何所取義前人之論或以其具體之不全或以其足蹄之奇偶言人人殊予疑之甚久欲巧為附會而卒不得其說今之所論但能駁之不能解之也○鼠穴蟲也宜屬土何以屬水又陰類也故晝伏夜動宜配亥何以配子○牛在卦為坤坤位西南宜屬未在月令則中央亦宜屬未何以

配丑○虎於行為金于色為白于行為右于星為西方七宿並宜屬申何以屬寅○兎月中獸也月生于西宜屬酉其色白白象金亦宜屬酉何以屬卯○龍于行為木於色為蒼於蟲為鱗于行為左于星為東方七宿於卦為震震亦東方又陽物也宜屬陽時並宜屬寅何以屬辰○蛇在天干屬巳巳屬土則在支亦宜屬辰戌丑未何以屬巳○馬火畜也在卦為乾而先天之位乾在南似可無疑○羊金畜也在卦又為兌兌居西方必宜屬申何以屬未○猴性躁宜屬

火猴善緣宜屬木猴居山宜屬土猴色黑宜屬水何以屬申○鷄在卦爲巽宜屬東南之辰在月令爲夏春秋說題辭云鷄爲積陽南方之象則宜屬南方之巳午又爲日中之畜大明生於東則宜屬東方之寅卯若以其將曉而鳴則又宜屬丑何以屬酉○狗在卦爲艮宜屬東北之丑又金畜也宜屬申酉何以屬戌○豕之性能水其色黑在卦爲坎在月令居冬其配亥也不亦當乎　十二肖之宜黜者若鼠若猴其宜收者若元武若朱鳥若勾陳不知何以不爾

余嘗疑十二生肖之無謂遍考諸書迄無折衷其數載前偶披陶南村輟耕錄所載當時星天尺其司天二十八宿子宮居中者爲虛日鼠丑宮居中者爲牛金牛以下尾房亢翼星鬼觜昴婁室十宿皆在本宮之中無不脗合乃知前人不過取司天禽星分配十二時初無深意後人穿鑿附會爲具體不全足跡奇偶之說不足當大方一哂也茀邇來欽天監所頒尺諸宮皆差數度不居中央而亢牛鬼婁并俱不在本宮中則十二肖似宜易置矣惜不獲起先生而論之揚復吉偶識

異聞

一銅錢

湖州丁先達名麟性好博嘗元日與人抹牌丁所過者自二文錢至九文錢俱備止缺其一丁乃對衆祝曰此牌若得一銅錢吾今科當中式擲之固是已而得雋又連捷春闈如所祝故人並戲呼之爲一銅錢

捏骨相

南潯有朱用民者本市賈也偶遇捏骨相者其人雙瞽暗中摸索前知若蓍龜謂朱曰子具此骨相當以財雄一郡然不及二十年便罹大禍不特要領不保而家業亦不能纖毫留也朱甚駭其言然亦不之深信已而之蘇販油行家有商人寄頓桐油百餘簍囑令勿售然其人久之不來行家以油方得價雖違其

教當無忤也竟以畀朱朱舁歸見油簍微破懼其溢也別以他簍過之傾未半而纍纍白鏹隨油而出朱駭甚乃盡啟其餘莫不如前共計有萬餘金彼商至蘇聞油已售急至南潯訪朱求分其半朱曰待子久矣當全以相畀何半也商甚德之朱更酌酒勸商飲之至醉夜半殺之埋于地無人覺者朱自是貿易日隆不數年而富甲吳興如揣骨者言矣一日在虎邱復見揣骨者忽憶其言有驗乃易姓名復試之相者揣久乃訝曰吾憶十年前在南潯曾揣一人其骨相

與尊體無纖毫異者子即其人耶抑非其人耶問禍福皆如前言朱頗自危懼殺商事終當發也然又自慰曰以吾之貲雖彌縫數大獄猶九牛亡一毛耳何懼爲既而交於金文通之後盛席酌金水陸畢備人或問文通曰朱氏之筵其豐何若文通曰席雖豐但在船坊中坐地茲識其堂無匾額也朱聞而羞之乃重價覓得清美堂匾是前朝玉音賜朱相國者以懸聽事復設席邀文通曰請君再過船坊于是前辱則既雪矣適有無名子造作謗書借刻作清美堂藏板

禍隨匾移朱乃不免捕者至遠室檢搜而所瘞之商屍亦露朱既正法家亦蘯粉嗚呼文通一言之戲不啻爲商人訟孝直之寃厥報亦巧矣哉然而相者之術神矣

筆端火

今丙子歲余館于太湖張氏張氏子年七歲在塾學仿書帖忽筆端吐火如徑寸珠旋舞空中入壁而隱見者多人不知其何祥也誌之以俟他日之驗

未嘗見城郭

南潯近村有陶升九者業醫年至七十餘而歿生平足跡不出十里外南未至烏程北未至吳江勿問其他矣嘗向人問其城郭之狀

大士救人

潯墅關秦君浩然之弟不知其名以書生而佞佛嘗于書室中設大士像昕夕香火無少間也忽一夕其人不知去向家人索之不獲尋于聽事得之則衣服如蛇蛻然而人仍無有也及明日午間人見秦生在水閣下木椿內裸體而泥埋其半乃牽出之久而方

甦問其故則曰驀見一猙獰夜叉以兩巨手一搤我頭一捋我體衣即褪落遂挾入水中忽見一白衣人叱退夜叉乃置我所埋所其事在甲子乙丑間余以爲誕不之信也洎庚午闈中同號者爲秦生之姪據云確鑿不虛獨訝大士有靈何乃使夜叉得逞其暴且既救秦生矣不當更埋樁內其理殊不可曉

生魂覓食

邑生洗洸有恒病沉篤間見一鬼吏來拘洸即隨之行至八坼遇一農夫洸謂吏曰此我佃也我與若餓

矣盍飯其家吏唯唯方欲尾之而佃忽仆地如遇祟狀其家人驚見舁之歸佃謂家人曰吳江沈秀才向我索食今在是家人即設食飯沈與吏飯訖吏攝沈至嘉興府城隍廟及到案勘方知其誤非此沈沈也神笞吏二十責令押還沈乃甦而病亦漸愈彼佃入城聞沈未死乃詣沈沈語其事歷歷不爽

田中異人

王江涇周雲翼家有一婢歸探其父母行至陽橋忽見一偉丈夫長二丈餘頭頂元巾身穿藍布道袍森然來逼婢懼而呼叫時正日中耘者俱在樹陰中熟寐聞聲驚起莫不見此怪乃噪而逐之長人即狂走田中足離禾苗尺許既遠而滅不知何怪也雲翼言之鑿鑿猶能憶其所見之年月

雷憐婢孝

川南道樊君象昭天游子伯父門人也其家有一婢方十歲其母來探婢匿糕于懷將以貽母伺間不獲其母已去婢偶如廁其糕褪落廁深不測婢不能俯拾亦不敢言天忽雷電隆隆不已象昭之母夫人集一家之貴賤男女長幼環而問曰非時而震已屬可異况電火如輪祇在吾家盤繞必有隱慝爾等有愧於心者當爲我言衆各默然惟一婢失色兒而問之乃吐其實樊母曰婢本無知且有念母之意雷故不忍遽擊也急令人淘其窖出之洗糕之污片而切炙自樊母以下人啗其一雷即無聲

舟人見鬼

太湖張氏之隣操舟人孫姓者偶至翁涇漾迷不得路見岸旁有五人聚食屢呼之不應其船首一人曰岸本無人爾何呼孫乃指示其有人處則羹飯滿地草車楮錢火猶未熄蓋病家送鬼處耳船首者曰爾見鬼矣安有一人然孫視之則五人儼然在也言未既而忽仆於舟惛然不醒歸至家而斃人問予曰鬼果未嘗無乎人固得見鬼乎予曰非也其人已鬼故見鬼事在丙子十一月

周氏之怪

周翁顯新銘子兄寄吾之外舅也康熙年間家中有怪狡獪百出今猶記其一二焉有桐油一桶將爲塗器皿用怪則取帚蘸之塗其屋壁窗楝皆遍惟中懸關侯像則不敢犯予嫂尙幼偶立庭間怪從背後提其所縛汗巾倒行數步嫂怖而狂叫乃得脫一日煮湯滿釜方啟其蓋忽空中飛來鉅石墜釜中釜破湯漏爨火皆熄旣而視之釜完好如初叩之淸音琅然無纖毫損者而鉅石則固在濕灰內焉一日周翁忽

戲言曰吾聞埋金在地藏神將出則怪作茲豈其藏神歟怪則以黃金白金千千萬萬從空中飛入室擲地鏗然有聲堆積至不可數計翁訝之曰若爾亦不厭其怪也諦視之則皆金銀箔所成翁家有紙鋪鋪內失去金箔銀箔甚多計之適如所擲之數爲時旣久無端自絕未嘗用法以驅之也

囚徒妖術

太湖張氏主人列三先生名步靑者向爲長沙善化令一日訊囚嚴加夾擊終不肯承視之若無苦者乃下于獄明日又訊夾之自朝至暮加以棍頭無數其不承如故也列三計窮意其人必有異非符卽藥乃乘夜半親往獄中搜之搜得一小匣中貯紅丸四五又符書一卷其語不可句讀乃取而焚之囚法旣破乃復夾之繩未緊而大聲呼痛眞情且吐矣又一囚無病忽斃于獄列三雖疑之然親自檢驗見其囚眼光泛白身冷如冰候其口鼻毫無出入息諦視再三果死人也乃出之獄將買棺殮之張慮其爲犬豕所噬命以扉掩之鎭以巨石乃未幾而死囚逸矣遍緝

不獲極力彌縫方得罰俸張思其故不得後問之士人曰此亦符藥所致雖死實生其氣從穀道中出

串月

吳中風俗于八月十八日行春橋看串月其實不在行春橋也當上楞伽山絕頂向有望月亭今已塌矣向東望寶帶橋適當月之出處每洞中有一月影其光閃鑠雲時卽過或其年遇閏卽行度有差月不復串故見者絕少金閶周幽開曾一遇之嗣後每年往候亦不復得予伯父笠岑先生館其家曾與幽開之

孫門八千錄暨予兄靑箱及畫師張姓諸人往幸而見之然所見不同予伯父見月有六影千錄與余兄見五畫師見三餘人或三或二或止見一者其理殆不可曉又聞之楞伽寺僧曰此猶非也予出家四十年來始得一見其影自水接天纍纍乎有數十百月如百八牟尼珠狀乃直而貫非橫而鋪者也其說之信與誕亦無由辨余于甲子歲亦館于周主人遵例邀予往看初登山天宇澄朗心甚躍躍未幾而濃雲密布黑暗如漆匍匐下山大雨猝至踉蹌而奔雖天上之月無由得見無論水中矣

二比乃中

今丙子科浙闈鄉試湖府監生高毓龍者初八日夜中在號底更衣忽聞語之者曰此題須用二比局乃中時題尙未出也亦不知其語所自來再諦聽之前後號舍鼾聲若雷高愯然曰殆神詔我也及接題則爲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高自思此題如何可作二比然又揣無他謬巧雖爲所弄不悔也遂依神語爲之孰知主試者頗怪場中不作二比局先得第六名卷已擒元矣繼烏程令以高卷薦主司嘆爲得未曾有遂以易之又揭榜之日高生所居門前無故水高三尺俄而報捷矣

人與雷搏

康熙年間有某省武舉在京會試暑月晝寢迅雷驚覺忽見一兩翼三趾人如所圖六丁力士狀自牖飛入持椎鑿欲碎其首武舉自問無可殛罪揮手奪擊臂入其腹神與人俱斃然而兩不仆也外人排闥入援其臂百計不能出塗以猪血蒜虀方出之武舉先神而甦復欲擊神衆不可乃拉武舉出而扃神室中越一日復有一兩翼三趾者挾其神破空飛去此事載在宋介三 和 文集內姓名年月甚詳且事在帝京必無誕者宋乃陳總河 鵬年 客也

刻陰隲文得中式

湖州金見星者其母夢魁星而孕故號見星二十歲爲諸生後歷歲科試靡不歿三等者生平崇奉陰隲文晨起盥漱畢卽莊誦一過如釋氏誦咒者然寒暑晦明無間也旣無家室凡授徒所得脯脩資盡以供

44A

陰隲文剞劂刷印之費前後施人不下數萬紙及館于太湖張氏即余丙子所館穀地年已六十四矣其諷誦印施如故然自維遲暮名心久冷固非有爲而爲也張氏好扶鸞忽有玉金仙降乩曰金某印施陰隲文旣專且久誠格上蒼芙蓉榜下有名矣金以不入棘闈已三科堅不欲往張氏强之乃行然遺才不取大收不取告考又不取至初五日具揭懇於監臨監臨憐其老也乃錄送之入場文思蹇澁甚不得意草草而畢及榜發則巍然中式如乩所許而初生時見星之夢方驗是科爲康熙四十七年戊子

仆碑遺壓

吾邑紳士凡在朔望莫不入學謁聖　者余業師之弟也夜夢先師拘而執之其旦適値月朔本應謁廟非徒爲夢禱也旣拜而出至廟門首碑忽仆同行三人　在其中正當仆處前後二人皆無恙一時傳爲奇變傾城聚觀事在乙亥八月朔　是年小東門傍城垣頽塌有一家正當塌處聞將塌聲急出避其一人出不及先出者意其虀粉矣將排所塌而出其屍則其人匿卓下以卓支屋以屋支城若有陰護之者遍體無纖毫損也死生有命豈不信然

晉人麈跋

先生生平著作以駢體爲第一塡詞及制舉義次之散行本非所長亦雅不欲以之自命天困奇才賚志而歿遺書等身不克一見之剞劂良可惋歎茲晉人麈及粵西瑣記二書以未經削稿生前秘不示人先生捐館後始得目覩今輯叢書亟登之以發幽光瑣記甚爲完善此帙尚有疵累未經修飾雖不能意滿要未敢妄加增删以欺死者也乙未夏日門人楊復吉識

彷園清語

心園叢書

檀几叢書二集卷三十二

武林　王　晫　丹麓
天都　張　潮　山來　同輯

彷園清語

新安張惣僧持著

家庭三戒一戒少年宿娼二戒中年續絃三戒老年置妾少年當生育之時弄璋弄瓦麟趾承宗正未有艾豈可以一時之樂而致毒累妻孥以及其子女流毒無窮悔何及也務宜慎之中年當伉儷之時不幸而失偶矣使無所出續娶自不必言外此何嘗有所遺無論子與女之多寡長幼一取繼母未有不生疑慮者甚至幼者有凍餒之虞長者有嫌隙之患以至家庭荊棘往往然也何如娶妾以持家綱妒以撫子豈不相安而易制乎切宜酌之至於老年當衰邁之餘矣每有子孫繞膝而忽動納妾之念者巧其辭曰鋪牀疊被不知老夫女妻前賢所戒無論癖精竭髓自促其年尤可憂者設若生育男女且留身後之累往往以全福之人而自遺不了之慮也可不慎乎更為老者戒之

行醫而懸壺應世者非行也權術機變者方謂之行做戲而敷衍排場者非做也體貼神情者方謂之做讀書而尋章摘句者非讀也窮究精研者方謂之讀走名而吟詩作賦者非走也逢迎鑽刺者方謂之走凡此者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也

古物為俗人所玩物抱奇冤旨酒為俗人所嘗酒當痛哭好詩好書好文章為俗人所讀詩書文章遭古今一大厄也

飲食之道各有愛憎而其大略則異同不甚相遠也聊試舉之以為高明採即以茶論其合乎美人之道者三焉一欲其顏色之雅淡也一欲其風味之香濃也一欲其韻致之輕清也此三者雖好惡不同而品茶之道要不外是至於酒之中更有三聖人之道焉酒之所忌在濁必求其如伯夷之清也酒之清者易薄必求其如伊尹之任也酒之厚者易燥必求其如柳下惠之和也三者既備而醇醪佳釀總無過是矣若夫烹庖之理更有說焉何也備之者備者固不得

謂佳節之豐盛者亦不得謂佳節之泛常者固不得謂佳節之穿鑿者亦不得謂佳節之厚而肥濃者固不得謂佳節之淡而淸虛者亦不得謂佳一取乎其味也二取乎其色也三取乎其潔也四取乎其淸也五取乎其時也六取乎其氣也七取乎其配搭也八取乎其調和也九取乎其尋常也十取乎其美器也於此十者講求庶得其大概耳至於風俗之別脾胃之殊則又存乎人之變通矣而要以得庖人爲主得其人而指使之焉往而不宜哉

天下拂意之事在名利場中或可容其籌畫若六一飲一啄一舉一動儘有令人可憎而可笑者又不克行我性情之眞率也安所用其籌畫乎試歷舉之以博噴飯 一科頭跣足納涼而尊親忽至 一敲詩正得佳思而室人與言 一酌酒喜遇良朋而俗子闖座 一如已相訂聯吟而當事邀飲 一月夜大張燈火而風雨驟至 一梨園將演新劇而生旦忽病 一古刹名山散步而緣簿隨到 一旅邸訪得名妓而同伴促歸 一作書正當得意而筆頭搖落 一奇花開得數枝而蠢婢摘去凡此數者何足輕重哉而其拂意則一也故諺云不如意事常八九信有之矣

十愛 一字至十字押韻

月 秋日 閒遠節 不速之客 花開値佳節 四圍新綠週密 烟波細雨橫舟楫 燈火迸離笙謌不絕 故友談心言語多眞率 結伴離家任我山川浪跡

十憎 同前

泥 勢利 市井氣 自誇技藝 衣破全無齋 夜濃好點雜戲 難事說得太容易 粗知風水頻遷祖地 無所不爲向人談道義 事急非常故作有意無意

遐餘叢語

二卷

退餘叢話卷一　　聚學軒叢書第四集

歙縣鮑倚雲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余嘗論孟子天降大任之說不在大任降後見奇奇在聖賢豪傑先具一副心志筋骨身體足以受造物之磨礪愈磨礪愈精神若吾輩勞苦困餓本來心志筋骨身體相去懸絕直是不堪磨礪此小人之所以長戚戚而天刎不與聞也世人常舉此段書作窮愁慰藉之言殊可笑要之趣向不可歧胸次不可窄先儒云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

客有言吾鄉羅翁某少日讀書山館欲私一鄰婦婦告其姑姑日高門巨族生兒率富貴中人吾窺羅郎非凡流感其氣類以昌吾後未可知越日羅復與狎婦欣然羅怪其平日之矯也叩之婦以姑言告羅憬然曰爾姑聞知不可遽扃其戶而歸後其妻有娠即大中丞應鶴公也余謂鄉媼識解甚奇而羅翁悟機敏銳斷割邪念亦卓不可及搢紳士大夫不自貴重縱慾宣淫下及僕婦賤人以致奴壓其主而旁枝別附蟬蛻狼跳往往竊發於其間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畢夢星字庚華與吾同入黌宮頗習詩賦癸丑秋寓郡城贈余五古一篇用二十五有韻幾徧記其贈程生易門七律次章云江南江北兩徒違羸得鄉關子傍依淺水渡頭孤客棹夕陽郵口故人扉論心未便知今是感舊還應念昨非顧我正如秋燕子飛飛底事又言歸余時語程生云詩雖佳不免花飛葉落昨歲問其病甚失血歸自京師有句云病久自知能不死書來何意竟還家未幾死矣其叔氏克繩性豪侈買於霍十年間揮手數萬金今夏亦得失血證與丁十數人舁歸桐城病不可起積逋盈萬年纔五十二余見其五十辭壽詩秋氣太重有滿袖清風一枕涼之句信乎詩讖之說非洪容齋所得而奪也

八月二十夜夢余殯發就葬儀從甚盛魂忽栩栩出登一大阜平沙半畝許其右則歐陽公墓余以竹畫沙上作隸體白書墓表文頗長字方二寸余旁一人以手揚

之沙平字陷宛如碑刻末行方擬署一題者名未落筆而醒

畢庚華自少頴敏件松稱其十一二歲時長老令屬對五七字句皆應答如響一日指鵬字難之曰鵬非鳥友庚華機稍阻即詭爲便旋狀潛入書室翻字彙一閱急趨出應曰有對矣鯪豈魚妻聞者歎爲工絕

畢庚華赴試京闈叔氏克繩送別有此去三千里之句經月不能對久之乃成西風一葉秋五字頗躍然自喜以抗志青霄人而特作哀颯之音相贈詩雖工庚華下第且死矣猶憶吾里程君雪崖以選貢入都年纔逾冠新娶市月兩老人在堂履境頗順無端作北上四別詩

別親別內別姪別友中有涕淚白雲涼風離哀等字艮齋先生見之謂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江蒿坪先生亦以爲言其明年母夫人歿所別之姪亦歿服纔闋九月太翁歿未幾夫人歿凶變迭乘雖有命數而氣象亦有動乎四體者矣近雪翁訂正舊詩頗悔其少作去寒瘦而爲清華爲雄壯以彼其才當不應樊籤老之

余生長憂患中落筆輒作愁苦語世父太史公會痛斥之自先人見背兄弟離散艱苦且百倍於曩時乃悟委靡不振窮蹙愁怨之氣足以召殃咎頗自猛省盡焚其舊日詩詞庚戌春服闋時年二十三歲在錢唐將歸應新安童子試伯兄爲詩惜別余和詩有爭教拭目看雛

鳳待取芳音付雁鴻之句詩雖不佳是歲頗受此句之益閱今八載潦倒無狀故態復萌自渡江以來留邗上兩月轉客此間誓不作淒涼語詰明年此病其有瘳乎九月二十九日記

在邗上與江冷紅論詩文亦謂吾輩須略具英異之概何苦落筆輒颯颯然鬼氣欲來也因舉李丹壑詩極多佳製如四野牛羊時有笛一郵桃李晝無人豈不工絕然大有鬼氣

山陽杜某詠黃鸝詩有黃鸝養就嬌情性罵得桃花沒處飛之句人因稱爲杜黃鸝

程冠雲云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歿後會稽人立廟祀焉其妻塚適在廟前墻牆蔽之輒爲風雨所圮旋修旋圮人因目爲羞塚前歙令杜公瓌直隸新安人告某云椒山先生祠在新安神像塑後輒裂其頸屢修屢裂事頗奇余因以歎天之成人材其善也惟恐其不著歷千世而逾著其醜也惟恐其或掩歷千世而逾不能掩

什松主人藏有太原王氏平谷縣合葬山岡地形奇麗堪輿家謝某說甚長姑不載中有離鄉則貴之說葬一紀王氏果挈家遷吳門其裔有號學田者念先墓之遠而不能以時祭掃也繪爲圖以示其後人噫墓存否王氏富貴與否且勿論何物賢裔并其地圖而貰之哉抑偶遺落於此也夫所貴乎有後者爲能守先人邱壟奉

血食也流落天涯不獲歸鄉井則已至信形家言離鄉得貴遂拋去先墓而因以爲利太原王氏巨族也當不謂然異日道過吳門訪其自燕來遷之孫子猶有存焉者乎平谷縣屬順天府其地在北山之麓離城十里土名北關郵其形曰嘯天龍離郵又三里許其葬之年爲康熙辛未跋其圖說者其宗人曰朝桓題識月日則癸未也

六安農人鋤地得開元錢一缸好事者爭以二三錢易其一什松主人購得數百古色爛斕紅綠相雜其堆藍處尤可寶愛非復眼前靛青可擬質凝厚完好俗傳初成明皇持示太眞太眞以指掐其背故每錢有指痕彎

環如半鉤月余細較之其痕或左或右或向或背又或
中多一點如太極圖如篆法月字狀疑唐時別有說焉
俗傳不可信或又云開通元寶非開元也文法圜讀古
錢多此式未知孰是冠雲又謂漢五銖及半兩錢出土
皆綠色惟開元錢色獨深青曾目擊千數無或爽伴松
云卑溼處藏久則紅綠高燥處則青二說宜質之雅鑒
家

舒城人許某有句云槐樹陰深沙店小菜花風細土牆
低余聞之三河山人何在揚故任氏僕也其老主
人嘗爲吾鄉績溪廣文教在揚作詩粗通字義往來江
淮間苦竹伴松輩頗不鄙夷之因渠作白燕數章有時
譽即呼爲何白燕句云寄語能詩貴公子臨風憐取白
衣人亦清婉可念嘗客盧州頗悉合肥相國家事蓋與
龔薄有戚誼云

何在揚甚樸拙貧且老矣今年五十九性嗜書畫古器
皿嘗以骨董遊歷富貴朋曹間篋中頗有祕籍

江南老布衣蔣衡字湘帆別字拙存以書名世家金壇
老於淮揚間季虎先生鳴玉之孫也余雅嗜先生文其
刻諸坊間者僅三數篇頃聞布衣家藏先生制義不下
四五百篇外人未及寓目雄文鉅製片玉碎金美不勝
採奇不勝採吾里張珂鳴曾假閱一晝夜特草草摘其
驚人之句爲一小帙未卒業布衣堅索以去夫爲人子

孫不能闡揚先緒使遺文大集播諸天壤而過抑閉掩
不使稍露吾求其說而不得殆以供門內不肖之鈔襲
而已矣陋矣夫

龔合肥有尺牘五本未刻者在揚說劇佳其後嗣既無
力付梓又恐遺失不假出門間有就其家鈔得者

何山人述舒城郭某九日聞雁句云黃花市地雁留影
秋色滿城人擣衣山人改色字爲月字頗當郭未之信
也又稱苦竹山人張純五言有斷雲開雁路落木掩蟲
聲一聯亦劇佳又李某詩有九月新霜酣橘柚一燈舊
雨話江山之句李故興化李文定公曾孫也

方畲山先生少日有侍婢曰琴香臨水澣衣畲山從其
後戲之婢就地拾淤泥汚畲山頰夫人從樓上望見乃
罷去後作詠燕詩諷畲山云如何不向畫梁棲漫逐東
風上下飛欲採芹香猶未得觜邊空自帶泥歸

分宜當國時奴僕無不橫恣者獨一人舉止頗謹李文
定公問之對曰日不常午後分宜敗詔文定籍其家家
人奴婢及器用財賄悉登諸簿報名及此僕公命釋之
何山人述其曾孫某言如是

火雞食火其毛如鷹背色可織爲布積塵垢擲置火中
移時則光潔如故名火浣布火於鑪炭爲宜勿近燈煙
恐油污之即黑若經水則爛又四足雞三足鴨雙頭蛇
及魚皆何山人所親見見蛇則死之說頗不確其形較

細腹赤色性最卞急遇食則兩首爭持盤旋不定或至不食而死

巢湖古巢州地相傳有龍謫於此化爲巨魚巢人爭割食之有一老嫗獨不往夜夢神告曰此地當陷第看州衙前石獅眼赤汝當避之嫗旦日以語鄰人且時時詣石獅前諦視衆遂紿之竊以硃塗獅目嫗見急趣衆走避衆共掩口笑嫗獨挈其家遁州果陷有二婦人奔百餘里至舒城治復陷其地名姑嫂塘此命數之不可逃者何山人曰事載廬州志又云每大旱或大霧時湖中隱隱有城郭市廛如覩人煙如聞雞犬

項羽廟在烏江廟門臨江每風浪大作行人燒紙錢輒息有秀才題詩曰君不君兮臣不臣緣何立廟在江濱平分天下猶嫌少一陌黃錢値幾文一夕廟忽背江別向手仗劍塑像猶勃勃作怒意一御史過題壁有仗劍不須懷舊恨漢家今已屬他人之句劍忽墮地江岸前高坡舊傳騅馬滾臥處其土不生草舟過可望見舟人類能言之語皆近幻然余見曝書亭集載廟後每遇大風陰雨時林木如有金鐵錚鏦之聲則信或有之事亦載和州志

蘭亭內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橫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丿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下戈畫之右事字斜拂不挑流字ㄊ字就回筆不是點是字下三轉筆趣字波略反向上殊字挑腳帶橫欣字欠未筆作章草發筆不是捺抱字巳開口亦大矣尒字是四點與感感字戈點是一直未嘗不不字腳有一缺右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觀天下之蘭亭矣

右見姜夔禊帖偏旁考乾隆己未館阮溪有持石刻蘭亭圖求售者前大書蘭亭眞蹟四字上平用二印一日南國諸侯一羅川王章四大字盖王墨蹟前後序題題識共十四則悉王永樂十五年手書楷法摹上石者圖爲長卷人物林木甚繁足供閒玩余適抱心疾不耐項記特摘白石道人一條于右

己未四月十一日天將曉夢中吟云空堂落明月中隱

一梧秋四月十七夜夢從僧寺冒雨泛舟飲一小樓程驎履先生在座爲余述郎景詩循草塘行有新屋屋前一亭似僧舍作佛事者壁間畫宮娥數十其上懸一像有釋子告余曰此絕代佳麗也結褵一載幽明遽乖前合巹時恨君未及來看新人也一揖別去余忽口占二語云預約看花樓上客可憐空妒舊才人又是月廿六夜夢得階前一簇明珠草泣下湘簾不忍看之句大致俱不可曉少時見前人詩集載夢中吟句佳者輒疑其潤色爲之今余諸句皆幻甚平時所不能爲亦不肯爲者又昨歲十一月廿六日送郝恬菴之西江成長歌四十餘韻其夜夢中吟句復甚夥驚寤後僅記末章首句

及第三句因足成一絕寫扇頭重送郝云故鄉此去幾年還送別依稀昨夢間一縷含情煙外雪暮春時節綠楊灣此詩余載入集中若前句則惡其慘澹不復足成之矣六月初四日阮溪館舍識

六月廿二日夜夢見黃岡杜茶邨先生先生手余所訂變雅堂集繙閱終卷喜曰君至性人也余曰謂以題白雲圖一首壓卷乎先生不應余因面詰當日開雕之草率而自誇敘其編訂之苦心先生首肯之余又問集中諸詩文皆先生手自甄定否先生云頗有贋作在爲余指說甚詳杜老死五六十年余忽得之夢寐幻哉按變雅堂集歷亂無目次題白雲圖係原刻第一首余定爲

五卷題跋之首篇鋟板短長廣狹不均余裁翦補綴頗費目力裝訂可觀

山陽邊頤公維祺別號壽民畫蘆雁極工不徒狀貌兼得性情拔公詩所云野雁見人時未起意先改君從何處看得此無人態者一時稱爲邊蘆雁其自題柳梢春詞云水落寒沙攜來儔侶相伴蘆花塞北風霜江南煙樹到處爲家行行字字蔽斜聲斷續嗚嗚暮笳疋馬秋風孤舟夜雨人在天涯

天台葉少會丰爲人甚恬靜古文蹊徑生秀詩學溫李余每歎其擺落塵俗爲不可及頃見渠寄懷汪五鷗舫歸阮溪詩云馴鷗眼中客文采明琅玕其光洞我臆顧我生羽翰坐茲密晤對花木皆恬安憶昨睽市月招遊溢古歡名山引謝屐吐屬芬崇蘭薰燈上方廣意珠圓走盤庶幾石橋水足可敵詞瀾沷余得旁睨抗瓚和之難擬將拾春蘭纖爲紘自彈海風忽吹去墮我煙島寒老樹依孤影彌觸艮友歎況聞鼓歸棹那不摧心肝潮來與愁際天地何漫漫美人如返照乃在層雲端余倩亦霞似相映飛重巒且憑度影雁烘字行行看

明詩綜詩話云詠物詩最難工而梅尤不易林君復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此爲絕唱矣他如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僅易江爲二字以竹桂爲疏暗是妙於點染者餘則蘇子瞻竹外一枝斜更

好高季迪薄暝山家松樹下亦見映帶之工高續古絕句云舍南舍北雪猶存山外斜陽不到門一夜冷香清入夢野梅千樹月明邨可謂傳神好手朱希真詞橫枝清瘦只如無但空裏疏花數點李易安詞要來小酌便來休未必明朝風不起皆得此花之神若朱雍之梅詞黃晞顏之梅苑李龔之梅花衲釋明本之梅花百詠詩愈多而神愈遠矣侍御棲賢之作實獲我心侍御吳振禝字長祖天啟壬戌進士除中書舍人考授廣東道御史有顛石齋詩集其棲賢看梅詩云萬樹惟一色半山堆白雲鳥啼邨不夜香遠客先聞近寺松陰合橫枝澗影分誰家修竹裏簾外亦紛紛余按竹垞先生選梅花

詩例極嚴誠如所論然余曾見明末徐穎巢友七律三十首神韻高寄迹象俱空無些子煙火氣竊疑曝書亭藏書八萬卷或未之有也關中詩人屈見心年八十餘矣來遊江淮間從冷紅所見余手錄此詩急鈔副本去且跋其後云六朝以前無專詠梅花詩三唐雖不多有有則正大可觀宋明兩代多極然多在題中殊乏遠韻林和靖雪後水邊一聯空靈遒俗矣究不能超然題外其他可知巢友佳句不可勝數讀之若全不是梅花而切不可移淸新澹遠實可空前絕後此段詩話恨不得起竹垞先生於九原而質之

詩綜又云風懷之作段柯古紅樓集不可得見矣存者玉溪生最擅場韓冬郎次之由其緘情不露用事豔逸造語新柔令讀之者喚奈何所以擅絕也後之爲豔體者言之惟恐不盡詩焉得工故必琴瑟鐘鼓之樂少而寤寐反側之情多然後可以追韓軼李金沙王次回結撰深得唐人遺意起句如雨下春泥月下霜幾年辛苦似蕭郎一層芳樹一層樓只隔歡娛不隔愁月到西南倍可憐照入雙笑影娟娟中聯如燒燈院落更衣影聽曲簾櫳點屐聲當初語笑渾閒事向後思量盡可憐畫舫簾衣凭雪薄玉箏絃索見春葱明明可愛人如月漠漠難尋路隔煙臨水偶來同倚檻隔花何路可登樓封來淚點紅猶溼翦後香絲綠未齊繡佛像前同下拜泥

金經尾獨簽名含毫愛學簪花格展畫慿看出浴圖花下小樓堆燭淚柳邊低舫載茶煙翻成繡譜傳人畫會得琴心允客挑聰下有時思夢笑燈前長不卸頭眠結句如水國不生紅豆子贈君何物助相思殘陽欲度梅梢盡纔向紅聰拂鏡奩蠟照漸微香炧冷珮聲纔達畫堂東闌干一曲無多地才著思量便渺然仙家合住煙霞外金屋藏渠也不堪今日席間誰認得舊時家令沈休文分明蠟燭身相似纔上歡筵淚已零一生長羨金泥蝶顫上釵邊與鏡邊皆饒風韻誦之感心娛目迴腸蕩氣余按疑雨集佳句尚不止此然詩雖工不讀可也苟無操守輒恐陷溺其中而不得出貽誤少年兒不少矣卽曝書亭風懷何嘗不擅絕一世然二百韻及閑情八首外至如琴趣洞仙本事諸詞未免有傷盛德寤寐反側之情又多乎哉不作可也

桐城姚別峰西湖感舊詩四首云江南蕩子恨無家錦字坊西問狹斜蕪館宵燈留蝙蝠荒陵春水沒蝦蟆路人倘指樓頭柳漁父空迷洞口花辜負沙棠舟上客酒尊詩卷到天涯窈窕文窗映碧軒伎人家近苧蘿邨芳蘭佩結繙經樣杏子衫嬌潑酒痕鬭草人歸春綽約賣花聲破夢溫存爭知舊日青驄客哭過枇杷白板門樓閣別語太凄清乍似長生殿上盟絕代可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春雲淺土埋蘇小曉月疏風唱柳卿安

得並駿瑤島鶴蒼煙吹破嶺頭笙西泠碧水漾輕紗樓上黃昏聽彛雅榆樹洲邊新鬼火桃花門裏舊兒家玉魚葬合肌猶暖環珮魂歸月已斜知否蕭郎重到此短詩和淚聽琵琶又登募旗庵有閣裏江山養病僧句野泊云孤雁一聲霜墮地青山兩岸月當湖晚步云僧立暮煙呼野渡馬馱青草入空城寄弟蕭山云又是書來愁滿紙可憐貧到汝依人次章云宦游記得初生汝一瞬滄桑十八年早歲負薪廉吏後重來衣葛故人前山陰恐載空回雪父老應遺未受錢好認荒祠拜仙子江郎橋畔古壇邊又鏡水樓云少年不達如春冷久客能歸抵宦成江冷紅云此君負俊才而窮阨若此既不永年且作弄潮之鬼言之不可掩也如是

宋時有僧作詩三絕倪雲林愛之爲寫其意董文敏復摹爲長卷甚精妙靜海司寇所藏也詩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波浪白鷗輕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雅燕子未歸梅盡落小庭涼月屬梅花朝發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荆州具車秣馬曉將別紅燭催人話未休

詩二絕甚工不知其題與姓氏見桐香閣詩話詩云蕭蕭楓葉下船窗驚起珊瑚一兩雙拋卻離騷弄落月三更柔櫓過湘江杜少陵來一字無孤舟依舊洞庭湖癡人衹作丹青看啼殺黃陵山鷓鴣

蒿坪先生觀鷓鴣二截句在儲玘雲寓齋作一時推爲絕唱靜海司寇見之云子可稱江鷓鴣矣詩云青草湖頭苦霧侵黃陵廟裏落花深鷓鴣爾是南巢鳥榆塞秋風恐不禁能言不比青鸚鵡一樣雕籠鎖短翰從此莫啼行不得黃蘆苦竹好相安從屢試京兆不第有讀唐人詩話書後二首云偶然吟得一篇詩便有聲名結主知不信青雲能自致馬周容易重當時險覓狂搜句有神無因洗月一燒春鷓鴣辜負尙書賞又逐江南放鴨人

秦檜有客僞爲檜書謁一太守守疑焉陰白之檜檜怒然酷愛此客所爲詩客來謁檜命其子見之囑叩近詩如何客云有過黃陵廟一首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伏屏後聽之大驚喜趣具冠帶出見蒿坪先生云檜亦且愛風雅今殆少此等人

昨宵才過上元燈又欲看山到秣陵騎馬乘船都不曾飄然誰識六朝僧白髮傷春又一年閒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二詩亦佳不知何僧作

本朝初年某月某日諸名士大會於嘉禾煙雨樓淩晨客未集有一老扁舟草屨而來登樓大書壁間云十郡名賢請自思就中若箇是男兒鼎湖攀斷龍髯日爲水

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空有淚歌殘凝碧已無詩孝陵麥飯誰家取忍得開堂闘酒卮題罷復登舟去須之諸名士至一見大驚爲之罷會

江冷紅炳炎題初學集五絕句云滿卷塵埃拂拭開綷雲樓火剩寒灰幾回繙罷還拋手空貯陳王八斗才柳跖卑汚夷惠廉自來名教本淸嚴只餘一點難銷卻錯把疏狂認子瞻（集中以東坡公自況）三生一笑水雲鄉抹月批風儘較量可惜柳枝空解語未垂青眼向潯陽一品官階一布衣耦耕堂外築漁磯笑他鶴怨猿驚後相對猶能說是非文字無嗟骨相寒誤人多是進賢冠直教野史添公案不在遺民集裏看

蒿坪先生云張文潛詩十丈虛庭借雨看此句初亦尋常視之後居蔭園廳前石砌做平暑中烈日蒸爇入夜炎氣不散徒見十丈虛庭之苦一日甚雨坐堂中觀滿地跳珠淋漓磅礴乃大悟文潛詩句之妙

馬中翰相如觀汪滌崖所藏滌道人霏雨霽春圖歌頗淋漓跌宕滌崖示余此圖與余論畫亦然最後乃出詩扇賞之詩云止君善畫兼識畫四十年來眼光腕力搜盡天下奇昨來手持一卷顧我笑欲展不展使我揞猜疑手捫名姓不許見憑君擬議宋元以來何人之所爲紙古色沈氣肅穆墨光蒼翠莽淋漓想其下筆時突兀硬直筆不再皴墨不加染任其意興所欲出颯颯不自

已儼然九天風雨相追隨中間人物最工細樸秀有餘姿山林磅礴之外更寫閒情作遠勢斜陽城郭影參差諦觀遲玩發狂歎此非米襄陽即是高房山不然何古勁深厚筆馳墨驟尺幅之內大氣搏天機先生笑曰吾故以此試諸子果然氣奪眼迷離舉手發名姓滿堂驚且嘻吁嗟滌道人潑墨乃如斯先生笑罷三歎息論畫不可形跡窺古人今人不同處總以氣格分高卑今人泥粉本古人從心師今人百爾描古人一筆揮世俗買名不買畫千金覓駿得馬皮熱腸空對楚王泣直口徒遭燕相嗤我生恨不覯古老此人此畫親見之目以宋元筆議論豈阿私可見今人造古即是古襲古獵古轉被今人欺先生妙語破千古如治耳聾刮眸翳寄語今之人作者識者當是誰

嚴儁儂名元金陵屠戶之子能詩至蕪城以如花城外晚梳頭七字知名汪丹麓孝廉傳寫數十首余詳視之有句無篇強半風懷之作別意一首云赤岸靑沙晚汎平行人猶在石頭城閨中計日連今夜舟子占風說五更送客返崖燈火暗祭神分肉酒漿清少年若個初爲客兀自離絃撥幾聲他如賣花聲裏正懷人江聲作盡黯然色千金莫買隔簾心一聲水調綺疏開煙霧古今留墨譜未聞黃鳥入先醉開到碧桃春已行等句俱有藻思惜其人不永年未三十而卒然誦其詩則致死之

由可想也得毋以屠沽兒抱此才質遂跌宕自憙矣夫漁洋先生云唐李商隱温庭筠段成式唱和漢上題襟集號西崑三十六體初不解三十六體之義小學紺珠云三人皆行十六也

茶竈聲清響竹廊小亭新構面橫牀（當作塘）漁舟晚唱煙生浦桑婦遲歸月在筐一嶺山花燒杜宇半池春雨醉鴛鴦籬邊犬吠何人過不是詩僧亦酒狂此雄縣壁間詩載蒿坪先生雜鈔偶閱鄧孝威詩觀故宗定九作也

鉛山費無學評西湖云春山穠豔桃李競芳香車寶馬遞相馳逐此景當屬之三河少年秋冬澄肅遊舫寂寥清客孤遠此景屬之幽人韻士李長蘅題秦心卿西湖

樓壁云北苑抹睛米家寫雨春多予久冬半倪迂可謂能盡西湖之變余得之陳撰玉几詩話中

錢塘陳楞山撰西湖竹枝用商小玲事人都不解崇禎時杭有商小玲者以色藝稱演臨川牡丹亭院本尤擅場嘗有所屬意而勢不得通遂成疾每演至尋夢鬧殤諸出真若身其事者纏綿悽惋橫波之目常擱淚痕也一日復演尋夢唱至打併香魂一片陰雨梅天守得梅根相見盈盈界面隨聲倚地春香上視之已殞絕矣臨川寓言乃有小玲實其事俞二孃後不意復有此人語並見玉几詩話

佛氏論四友以華友秤友爲可鄙華者因時爲盛衰秤者視物爲低昂也秤友更說得奇創吾鄉沈長卿弋說有云今人動云相知談何容易推食解衣扶危拯困名未揚而爲延譽行既玷而爲匿瑕是相厚非相知也慶弔不缺於往來問候不隔於朝暮莫逆而緩急誰恃交歡而臭味不投是相密非相知也門外孤立不得不望助而求援炎涼難堪不得不趨勢而附利是相結非相知也兩無所冀而各伸其情他有所懲而勉盡其禮非愛非敬若厚若親是相與非相知也面目不甚習而觸發時恍惚記憶姓氏已久忘而邂逅處彼此寒温是相識非相知也相知如何我知彼彼亦知我如張超之於臧洪卜其來救陸抗之於羊祜決其無酖是也張元伯

臨終以不得見死友范巨卿爲恨於夢中告以亡辰葬期喪發引而柩不前已見巨卿縞素號哭而來爲之執紼柩乃得前支道林于法虔殂後精神霣喪風味轉隆踰年而殞若是而稱相知嗚呼庶幾沈無回跋其後云自功名富貴之習入人深而相知二字難言之矣玉几山房聽雨錄載兩沈君言如此於絕交論子厚墓志外描寫世態冷雋入骨可令天下之稱相知者驚顧顏汗茫然喪其所懷來記朱竹垞先生少作四字詩云我欲悲歌誰當和者四顧無人莽莽曠野老杜云側身天地更懷古獨立蒼茫自詠詩讀之可感也

陝西張節母未嫁夫死于歸事翁姑姑病刲股姑死侍

翁疾疽發於背膿血淋漓被床席節母扶掖卧起手自滌濯維謹翁死兩嗣子皆補博士弟子已建坊從祀節孝祠嗣子某猶慮大節易湮冀得文人表彰以垂不朽徒步來京師乞宋子介三立傳介三乃爲徧徵輦下諸公卿名士作詩以紀之蒿坪先生云

讀書人才氣馳騖刻刻想出門至車殆馬煩覺得困瘁無味漸有鄉關之思如是者久之歸去家庭風景自足賞惜非萬不得已當不妄動隱然有安貧守分之意此處便是長了些道心

江湖遇風波患禍不測眾人哀號痛哭吾以鎮定二字了之非度量大吾不鎮定亦無益也人生見理不明小

小得失及語言口角輒鬱勃不能自平自走天涯歷經險阻後回思死生呼吸之際鎮定有餘一切危疑復何足道此遊之有補於學問處若屈首牖下那得此段意境偶與潘立人前輩夜話云爾退而筆之

享終身之快樂者福人也抱終身之幽恨者慧人也二語頗近小說家余戲採之謂入閨飽噉荔支在福慧之間此語須與解人道

朱斐瞻論古文以寫得出爲妙出字極有意思譬之觀魚不工於文者如魚在水中波紋蕩漾縱了了終覺模糊其工者如魚鈎入手首尾鱗鬐纖悉畢出此妙惟史遷得之

朱斐瞻讀書不務記誦就思旁訊澄觀博覽而取其精卽不全舉其詞要其佳處常往來心胸閒醞釀久之者也此可爲苦讀無領悟者下一針砭然亦是渠天稟高粗略者不得藉口

人家子弟讀書記性讀性悟性各有短長余直謂三者缺一不可邵武朱斐瞻爲增定五件一志向二性情三穎悟四才力五強記志向欲其高性情欲其靜穎悟欲其變才力欲其副強記欲其擇其言甚精確一字因於金湯斐瞻名士琇邵武建甯縣人甲子解元戊辰進士

甯化李元仲先生世熊寒支集生新刻露獨闢靈區其秋懷一首由妙悟而成可起人無窮妙悟詩云坐臥斗

室中書卷奏新效神來忽驟往斟酌使克到焚香取煙初賞茗在味少潔此徑寸懷遂與光照耀月以霜尊嚴雲得天高妙艮友雖各天是中可談笑

猜嫌積而禍機成濡忍暫而危辱至故君子豫機先大易戒履霜嗚呼可不慎哉朱斐瞻云

候官孝廉郭雍字仲穆別號書禪自訂約園詩百首五律最工其詠霍去病云嫖姚矜意氣年少遂成功拔幟天驕幕飛書漢主宮衰駝蹲積雪驚旆裂悲風上將方談笑貂裘蹴鞠中又塞下一首云寄語深閨婦臨風罷翦刀賢王移大漠游騎逼臨洮草死燕支冷天懸太白高得歸須馬革何用問征袍邵武朱斐瞻稱其直接盛

唐爲閩中詩人之冠
吳興嚴海珊詠梅詩有殘笛一聲涼在水遠山數點碧
於煙之句海珊名遂成庚子孝廉甲辰進士歷任知縣
潘先生立人稱其詩可傳曾薦舉鴻博
朱斐瞻兄名士玠有鷗園詩三卷夜齋雨後一聯云溼
松滴殘夜涼月在諸峰神韻特高
龍巖道中題觀音院八詩並跋余集中不載附記於此
羇月驂鸞夢到天護庭泣露已多年淚珠一掬生初事
來懺潮音淨聖前 一 坡陀歷盡到南閩記得當初侍者
身一跌不愁山徑滑蹩迴三十五年春 二 山長雨澀路
冥冥遠火無光佛有靈低覆旅魂雲一片露涼深夜拜

孤亭 三 玉皇香案吏超羣占斷天孫五色文灘急嶺多
人萬里苦辛不敢訴慈雲 四 竹兜驚寤悄黃昏喚我泥
塗認履痕來路雲封山亂蹙一灣流水綠當門 五 水田
衣好勝靑彩苦逐紅塵與錦帆凡骨儻緣仙夢換諸天
花雨散龍巖 六 未了其如宿孽何元龍湖海意蹉跎慈
航難渡人閒世貝闕珠宮誤認多 七 海水茫茫汩古今
八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隨鄉先輩吳翼堂太史視
學龍巖雨宿觀音院涼露寺側是日爲倚雲生辰悵行
役之多艱感歲華之易邁追維舊日默證前因擬留詩
篇聊當懺悔明年六月渡海口至福甯成八絕句衂音

不遠遂投詩於海波繼遺家書爲虔製靈旛六幅仲冬
望前一日又先人諱日也時客泉州官署歲恰一周將
謀歸矣齋沐以酬昔願寄菴僧張之涼露亭
乾隆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夢丙子病余蒼黃出走禱於
神殿宇邃敞神像巍峩似西湖岳鄂王廟禱畢顧見關
帝自外來始悟座上神卽帝也回身哀訴向帝拜帝首
肯之授素絲線一指小紙包一又深黃色厚紙一幅似
綾似絹長廣三尺許取大硃筆東西斜立畫符一道攜
印盒同余出廟門帝高額方面眉目森秀鬚漆黑年三
四十歲余且行且回顧忽轉入別殿後見一神迎立清
晬白晳圓面如長頤余心知爲文昌帝君也兩神立而

語關帝手揮余先行右折入小門曲巷數武得僧舍似
余讀書處洪君雋思汪君右瑜在屏後會食余告以故
洪君攜餅餌一盤急登樓避之汪君類病者兀坐狀尋
命僧人具蔬盤數種留帝小坐似天暮不及猝至余家
也同余入廟及歸路陪帝坐於禪堂者尚有一人不可
憶矣汪君在漳州病幾死明年丙子果病如汪君臥床不知人事者連旬命懸一縷迨洪君歸日病始甦余重至漳州得心疾歸後彌劇數瀕于險伯兄授余西湖漢壽亭侯聖諱玉璽貼門屏間殆卽符也復與族人輿二帝靑雲會瑣緒一一都有關會應是夢亦奇矣甲戌花朝補注
乾隆八年八月五日夜夢攜一僮走三五里歷岡阜俯
身出一小關左轉得僧菴訪徐巢友入門老僧四五或
坐或立似一再至舊曾相識者須臾巢友出揖就坐㬊

見好女子伏屏幃閒知爲巢友妻也與巢友敘寒暄甚長并述所與游潘陋夫等慕其人與詩又意以爲巢友將之金陵來日當不及送別巢友軀幹差小年四十許貌豐上銳下鬚漆黑坐譚良久屏幃閒人忽出見余斜倚几案前睨之如玉雪心竊訝之別去途中見數老人攜童子傴僂行且相語曰兒郎甚佳一老曰兒輩但喜肉食不肉食者便佳不肉食可使安得有可器使之兒云云前望一亭忽驚顧巢友乃送余里許矣辭之長揖而別覺後天將曙追夢夢大奇巢友名顯故明海鹽學生以詿誤逃於僧自楚歸入茅山爲道士好談兵以徐鴻客姚廣孝自許後不知所終竹垞先生云巢友汗漫

之遊投軀嶺海其詩歸入貝編雲笈之中拾孔翠一毛足勝凡鳥累百有梅花詩七言三十律明詩綜不載余得之阮溪汪氏酷愛之爲寫烏絲小楷冊子凡六本第一本贈汪君繹南鴻烈第二本在南梁爲姑丈吳陪鶴端笏書第三本呈伯兄蓮船第四本書爲江冷紅炳炎第五第六本客揚州桐香閣時奉江蒿坪先生增及其子嘉賓蓋精神所聚夢寐見之所見好女子當卽梅魂也目爲巢友妻妻梅也潘丈陋夫今年八十餘藏有巢友碧落集鈔本傳示冷紅余從鈔得自序一首者是夢也得毋巢友著述世罕流傳梅花三十首詩魂不泯冀得好事者刊布而余尤係酷好之者故示之夢而以女子爲之媒歟抑其投軀嶺海不知所終或卽終於閩歟老人語在可解不可解閒然移作梅花詩評甚當巢友詩云食肉主人天末也滿頭香雪臥圜丁有味乎其言之矣

癸亥閏四月多雨中旬以後江水大漲廿六日南門水高八尺城門不閉城中孔道悉船筏來往米價翔貴每石紋銀三兩有零廿七夜居民悉雨立城上總制給官錢壯者十文幼五文環城傾壞牆屋無算廿九日雨止水始退官衙几坐岌岌乎有變生之歎聞建甯延平以截漕官米官價不平立法稍苛客艘既疑阻不入境而會城倉貯堅執不發轉檄提上游餘米民人至毆辱官

吏喧擾殊甚惟松溪潘君卽於閏月初平糶令兒在此閒書來告云舍此無別法署中高才滿座可能借箸一籌耶福州使院記

霍童山隸福甯神仙霍童所居爲天下第一洞天唐司馬承貞修煉於此跨鶴飛昇吳郡鄧伯元沛國王元甫監官褚伯玉於此授青精飯白霞丹景之法幽巖邃壑人跡不到者不能悉數每天晴月皎居人時聞空中鼓樂聲本朝蔡伯源詩環海洞天三十六霍童第一好溪山三花樹上眠白鶴五粒松邊放白鷴不知道士歸何事鐵笛一聲雲木閒馬廸詩萬仞晴峰翠作堆誰知有路接蓬萊蒼顏童子對雙立白首使君遊一迴石上殘

棋風掃竹洞前遺曰雨生苔欲留信宿遲遲去應待茅君跨鶴來

福甯陸路險惡嶺至多白鶴嶺爲全閩之冠石磴崚嶒紆迴百折海上羣峰都入延眺度嶺半俯視平疇曠野開黑石錯落纍纍點綴如假山如吾鄉浦口鐵索港景致下嶺乃知爲民居也色黑者嶺上但見屋瓦耳按志載嶺旁有石洞內有馬大三女仙祈雨多應謠曰白巖洞深復深女仙遺跡何處尋山前山後田如荚旱來惠我三日霖

自福甯歸過潘渡午餘度嶺大雨山泉暴發如白龍數十爲雷霆鞭笞奔鬭迅疾銀濤雪浪洞心駭目山谷崩

裂作千軍萬馬聲眞奇景也僕夫下嶺至不能辨路稍失足則墮絕壑中雨止過山溪溪漲不能肩輿輿人負余亂水而渡頗有戒心薄暮抵省署脫韡韡已溼透矣按福甯濱海風土與南中少異時有寒風中人乍熱偶解衣輒復慄然起粟不思食飲汗泄則平施愚山前輩句云殊方不定寒暄節病體難調增減衣信然

建溪三百里兩岸篁篠彌望率枯瘁無色舟子云竹不生葉而結實如米其抽頴如麥相傳六七十年無此事矣取視之果然味微甘甲子四月十七日建[illegible]舟中記

退餘叢話卷一

歙縣鮑倚雲撰　貴池劉世珩校刊

閩天氣暖惟福興漳泉四郡冬不須裘其上游延建汀邵不爾而汀尤高寒壬戌十二月中旬自龍巖赴汀州雨度南嶺輿夫歎險艱風色漸緊漸窺路旁草樹晶瑩照眼不知爲何花路漸陡花漸密景亦漸繁至嶺頭搴帷視之葢古所稱木冰也雨雪凝溜因物賦形千彙萬狀奇不可悉而勁風折之淙琤聲盈耳四望寒霧蒙密高深不辨如渡大海如登三神山如坐珠宮貝闕如遊瑤林瓊樹中輿人有粗曉小說家言者大呼曰雪擁藍關馬不前余乍聞而含悽及是得奇觀不覺欣然叫絕

余四過黯澹灘初入閩不知其險逮驚絕已出險矣癸未春自邵武來建寗泊灘下沿支港而上甚逸觀漁人撑竹篺下灘勢隨灘轉一灣如溜浪花掀舞人與篺俱沒眾方瞪目失色俄見百步外如鳧鷖浮波面形漸高出則漁人曳篙去矣逾旬自建州還拔延平主人避險取陸道同人爭乘輿余與涇縣翟扶九海陽謝雪巢同舟岸上僅餘兩輿余再三讓兩君而翟遽蒼黃別去謝君老矣神色不變余笑謂曰諸君畏死乃爾吾與先生竟放膽下此灘麾一輿去命僕檢束器具之散漫者船人打槳而下如陷如墜震蕩顛簸極飛翻之勢我僕跪伏艙板上不敢仰視忽驚起問過灘未回視則白浪如屋船人悉立水中僕幾怖死抵署同人微有怍色余笑曰雖不得仙亦足以豪

閩船多淸流縣人船身甚長客蓬分五之二其外容四人打槳地頭尾駕兩釗以分水勢長各丈餘絡以巨石力重百鈞長年高視灘孔作虎踞勢如與灘鬭閧不容髮所有紙船鐵艄公之諺船製不一視其木率輭薄纖碎以鐵片鐵釘密密鈐之如不可恃癸亥秋由永春下泉州每下一灘其危如墮船底作磔裂聲鑄縫千條水濺濺湧上如泉咽船人不懼也客子當陰風細雨時聞鷓鴣叫故應腸斷何必巴峽猿啼閩灘之險黯澹而下卽數猛虎灘阿彌陀佛灘閩人云汀之九龍灘斯爲絕

險故艄工必數淸流

漳州有一古樹臥孔道形甚奇旁以石屋承之下可容車騎望之如城闉如門闕根株不辨了了如棖闑以藤絡之密葉靑靑然不知何代樹也

先人筆跡有董文敏陳眉公跋聖教序二條並列款不知何處鈔得或曩見過二公所跋聖教序眞跡也董跋云聖教序眞跡在余家已贈武陵楊文弱卽弱水制臺之子余門生好書又以聖教序爲右軍書不知乃懷仁一筆自運卽復採撮取其相近者成一種書後爲僧八所宗倘故余不甚臨倣耳其昌題爲周生丈陳跋云聖教序未裂本此爲第一宋翰林侍書多學此碑目爲院體唐吳

通微兄弟已有斯目故董思翁不甚倣之其識卓矣然
宋本元有高韻東觀餘論已習拓出此帖其證明也眉道人陳繼儒得觀於董宗伯齋中歸之周生
庚申秋余省伯兄遂艤船於南梁唱酬彌月廿年來對床
之樂僅此伯兄話別詩有枕上忽愁朝雨歇秋來最是
夜涼多之句讀之殆不可爲懷今年寄余海上聞雁憶
諸弟佳句云日暮西風卷客衣數行征雁向南飛關情
不覺驚秋晚霜冷野橋黃葉稀詩味劇似唐人余自閩
歸心神耗矣吟興幾闌欲和吾兄此詩乃不成一字錄
此頗黯然也乙丑八月五日燈下
秋濤隨艇去水盡到山家竹暗乞晴晝楓光明夕霞一

庭堆落葉何代種梅花清供無他物香生雪色茶中唐
人句清氣逼人如此作仍復深厚谷口老農云屈翁山
跋郎士元送別錢起詩後謂詩以氣味深厚格調高壯
爲貴中晚衰颯不堪如殘秋落葉令人慘澹王新城論
溫庭筠詩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高風漢陽渡初日
郢門山此晚唐而有初唐氣格者又論律詩貴工於發
端承接二句尤貴得勢如懶殘履衡岳之石旋轉而下
則非有伯昏無人之氣者不能也因於摩詰萬壑樹參
天少陵昔聞洞庭水二詩外舉飛卿此句並韋莊章臺
夜思錦瑟怨遙夜遶絃風雨哀下云孤燈聞楚角殘月
下章臺皆轉石萬仞手也余按三公持論各有見極處

偶類鈔之
詩道旁落言人人殊喜古風者望望遠俗喜近體者溺
於獻酬其實近體甚不易而五言尤難但得古人之一
體亦足名家其如門戶之見膠柱可厭講工力者專精
對偶講自然者但騁逸氣余沿溯三唐下逮國朝諸名
家微有領會竊謂四十字中須字字沈著虛字都鍊作
實字又須一氣盤旋實字都化作虛字
淮揚閒大賈高其閈閎深居簡出四方遊客到門無因
而得見者奚啻昌黎求見宰相閽人三辭而已桐城馬
相如璞臣投刺於程風衣嗣立再至再拒之馬怒門首
喧鬨甚已而見一人便衣小冠拖履出問曰子何人曰

吾桐城馬相如也曰馬璞臣即子耶曰然馬還問曰子
何人子知程風衣可在家耶曰吾即程風衣也兩人大
笑牽袂入各盡吐所欲語如舊相識留數日盡歡時馬
入都無行資又值風衣空無時風衣從質庫中諾其請
岑山多富人而風衣有寒士風乃得豪舉之目顧視諸
豪一空之矣
馬相如七言絕句最工自謂於此體小有開闢汪攻石膚敏
爲余工寫數篇爲橫卷丁丑秋以中翰歸過揚州
與諸君聚程仰山所見余寄仰山詩册仰山復以素册
四本付攻石作札仰山附名而中翰綴一詩於紙角並
爲封題署云馬相如代寄亦一時韻事也詩云鮑子何

由知馬卿傳吟詩句最關情寄余小楷梅花健好答新篇抵送迎

一僮量豆數升將以肩承之意不耐煩躬失手器覆散落滿地一一拾還乃得去余笑謂子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此一說也作事類不可不勤勤則事簡而神氣轉閒吾見懶情者得勞苦矣斯理頗密汝曹靜參之

學人方嚴事文人逸事詩人韻事類皆有度越尋常離塵拔俗之意縱失中道亦足成名非其人而倣效之是為僭言之不可行行之不可成若有物焉敗之咄咄怪事

詩以和平雅正為主落紙雪白而韻味無窮超而又超者也務綴奇字作險語稍不檢點墮旁蹊矣試觀柳州文極廉悍昌黎稱其出入經史百子深博無涯涘而其為詩乃沖澹如陶韋即其所謂雅歌追江漢常武之作者鏗鍧炳耀何等光明頗與其文不類何也柳州胸中顧不多奇字耶

元遺山論玉溪詩云只恨無人作鄭箋余謂書情述事之什有難以顯者於是託之比興附以故實其妙原在掩映隱躍閒使人低徊唱歎不能已已不可箋亦何必箋也豈獨玉溪生為然凡妙於言情事者皆然往余在衡南有無題詩十首江冷紅疑有狹斜遊堅叩其故余告以大指冷紅喟曰誠如君言則義山詩豈可下注腳

哉千載後讀鮑欽省此詩從何注起蓋余但書余事述余情無所為比興無所為故實實有不能明言而已無所不言不能已於言正不必人人知其所以言

文人躁進學未成而責望於知己與薄有身家奔走營競無益而轉被害者只坐不肯安分耳東坡與李方叔書言慎靜勿喪所有可與昌黎送齊皡序柳州賀王參元失火書參看

士憎茲多口亦須是方嚴質直或不免於意氣之激性情之偏則明白無他其情可諒也若不軌于正不衷于理淩厲恣睢敢於駭俗而不和眾此為背謬為乖忤全無立腳跟處豈得藉口豁稽之言

昌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語最確最有味持此意論文六經範世二曜經天矣荀楊輩盡在下風何況餘子就近代古文論惟震川吾所服膺每手一篇於人灑然動容悽然傷抱王荊石稱其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者是也本朝十數名家中施愚山侍讀實具此意望而知為君子之文所謂蓄道德而能文章者也其他操翰管而高視者各具所長豈不斐然縱聲華豔絕經術宏深著述繁富或遠過二公而性情之故自不可掩

震川先生恨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凡天下文人具史材史識者亦謹佩此語則幽光潛德悉闡矣閒按古

令名士碑版文字大率非錢幣不爲功雖昌黎且有諛墓金之誚然則統謂之應酬可也人家後嗣孤貧而欲揚其先烈與夫窮郵幽蔀遺嶷隆美之倖蒙掇拾而不終沈沒也談何容易此著述家之所以重網羅逸事也

初學古文每苦虛率寒儉病只坐不讀書不讀書無論筆力薾弱氣不足以自振到關隘處都不見旌旗壁壘豈復成軍縱有時性靈流露率淺薄無味故抱空腹講情致弄筆生斷無佳文文必原本經史乃厚故曰要有根據

世之負才跅𨇾者好講作用余謂胸無經濟其所謂作用皆謬也雜霸亦須學問根柢謹愼立於不敗之地故馬援刻鵠畫虎之喻最妙

古風日衰頹俗日弊由于老成日凋

嚮時吾里富人多以作苦起家性敦儉素往往近陋其樸鄙少文固宜然大致謙厚今追思之皆晉代衣冠矣其理獨得庇其孫子趙孟曰其後亡者也蓋伯有之病只坐汰侈

明詩綜詩話自謂具一代掌故然於經濟大略韻事太詳于僉事尤詳此亦韓子所謂學而得其性之所近也漁洋山人好談朝章國典淹博何待言然亦世家人物地望故殊性情學問又足以副之耳總持風雅數十年人士趨之如百川到海然竊疑其不甚留心經濟吏材兵事智勇幹辦皆非所好以魏叔子文章綜練世務顧不甚見取商邱吏材殊勝漁洋竹垞顧獨喜自負其詩當其開府吳中眞欲以風流衣被江左令人想見
聖祖盛時天下隆平海內殷富士大夫遭際之幸

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他材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錢思公自負斯言以爲至論　本朝漁洋竹垞諸先生在翰林可謂人與地稱惜未久於其位然爲史官撰述恐皆有偏處何所偏偏于風雅詞章而已

文人不喜吏事亦一病昔張舜民稱歐陽公司馬溫公王荊公爲學者所共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殊所未喻久之不免有請公曰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上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倘如此天下可知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云云詳見與石司理書又云君子學道聞之有先後得之有深淺亦繫其根性利鈍惟茲政能在勉之而已此書煞有關係

歐陽公論文章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瘢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以公之工於文其勤可想也劉原父乃云可惜個歐九不讀書蓋劉氏兄弟熟於經史鑽研箋疏考據博綜其說春秋尤長別成一家學問每見經學邃者或拙於文事工於散文者或不工詞賦而散文體製不一又或難兼擅夫學不根柢經術文焉得工要其工者皆得其精而遺其粗也若沾沾焉箋疏考據是務則雖司馬子長尙有餘怍何況其他爾雅注蟲魚知非磊落人門戶派別互有短長得失須分別觀之無庸伸此絀彼

耆舊該洽無偏陂甚難一鄉一邑耳目易周名實易核尙多私臆橫據予奪詳略愛憎毀譽雜出於其間何況天下何況史官固知穢史之目不必魏收天下郡縣志乘所在名士著述姑勿論文字工拙要以操筆者人品心術端謹爲貴

入主出奴黨同伐異門戶之見著述家尤所切忌嘗見聊爾人經妙筆點綴令讀者慨然如見古人及異地不相習者求撰述雖人物較勝其子弟不媿雅流而作者聲價忽復踊貴不輕許可曰簡曰嚴曰含蓄曰創質動稟史法讀之索索無生氣嗚呼彼累信史哉

歲癸亥在闈中一夕夢與程雪崖讀江都李馥雙文集集中有題雪崖先生集云九江潯落花深每句有注夢中頗了了會筆於日歷上今丁卯十一月六日館於橫巷滋德堂之西偏又夢與雪翁登一危樓樓前古桐樹二章煙雨空濛瀰望無際余題其楹有勁筆爲桐人過龍門留眼古煙如墨十四字下對句久吟未成先生極賞余上八字遂相攜下樓而寤因忽憶及闈中一夢檢癸亥日歷視之亦十一月初六日事奇哉噫昨得伯兄書而馥雙已死矣爲之嗟悼累日馥雙曾及楓谿先生之門而與余及雪翁舊稱神交者也追理昔夢凶耶吉耶嘉兆耶詩讖耶吾不得而知矣越七年癸酉[illegible]月[illegible]日雪翁楚遊過九江心動因作月夜望琵琶亭歌起結並用九江潯落花深二語甲戌二月十八日病起補注

乾隆十五年庚午二月廿三日夜夢至一室如橫舫額作飛白曰白雪山房對面三楹周以闌檻檻短可坐下爲深池池水澄碧有鯉數頭甚狎如馴鳥依人大可尺四五寸池中時作鏗鎗之聲則飛起高出簷際余忽翛然不覺此身之爲魚也與同飛而魚力猛甚往來盤旋撞擊余身頗酸楚不可忍避入簷下良久魚復入池夢中欲作五古一篇未成覺而記其首四句云靜久仙氣深夢來幽絕處山房署白雪飛白筆可覩

詩家有鑒於明七子之弊幾欲祧去初盛諸公以謂數見不鮮後生習其說落筆輒寒儉虛率罔識門徑其跌宕自喜者一折而入於山林隱逸纖碎寂寥老死牖下惜花弔月不難淺斟低唱至殿前作賦往往徬徨避匿

嘌不能吐一語強撦數語觀之滿紙作乞兒相詩道之窮終其身不復享文章之福可嘅也余選讀唐詩於初盛應制詩篇特不敢輕汰俾來者入門辨路毋落旁蹊庶幾墮地一聲詫爲英物云

七子卷中排沙揀金何嘗無佳詩詩要于神骨氣體間別雅鄭徒爭面貌而以浮囂廓落爲美宜乎土苴棄之矣即以唐王摩詰論瀟灑宕逸幾於竟體煙霞乃其詩骨清華高貴不特應制體望若神仙即山水閒適贈答之篇亦迥非寒瘦一流所能希風而說響也領詩家眞解者當首肯吾言

王西樵評少陵曲江作云宣政紫宸等作何其春容華

褒游賞詩又跌宕不羈如此蓋有體也

少陵說白話祇覺情緒纏綿他人輒患淺薄

隨州諸七律結句每失之卑弱亦一病也學之輒易落套參以老杜壁壘自堅

耿湋送人歸南海云海味唯甘久住人余客閩對諸南食一一欲嘔惟江瑤柱劇佳而土人不解也

淸而鍊便不墮浮滑轉覺句意跌宕學宋詩者以此辨之苕漁村趙太師語先人云宋如陸唐如白不善學之易流於率易而徑直大抵七律最忌率易成章今人多著意頷聯能講究起句及結句者甚少又五六一聯每患氣弱或不能開宕間按劉夢得於此處倍研練能操筆最可法此法莫備於老杜凡得之者其氣格必高

潘立人云七律莫多於香山集中篇各一格無處同者故在唐代列爲大家余按白詩雪白語而情味有餘其筆則具有曲折頓挫吞吐抑揚之致要未許淺人學步自長慶體出一時多浮囂空響如病者之脈來浮大而精氣榜然不堪細按也故曰詩貴沈著

周淸塞戛戛獨造瘦削是賈姚一輩人摺一字作拗體刻峭可喜至許丁卯一變而爲崛奇氣力較厚味亦稍腴後來轉相摹仿才力薄弱越少味矣

韓公崛起元和詩文並魁奇嵂屼一掃時流靡曼闒緩之習而七律獨不多得得毋才大不能俯就繩尺屑屑

拘聲病耶答張功曹別張使君貶潮州後示姪三詩自不可及

趙倚樓詩於斜中見整極參差出沒之妙視同時雕鏤塗澤以富麗爲工者偶乎遠矣後來惟東坡七律飛騰變化不可端倪蓋得此意

溫李並稱飛卿婉麗恬雅漸嫌少骨玉溪生情喩幽深外不乏雄挫之作氣質較高

史稱方干質野貌寢又兔缺有司因是不與科名後遇醫補脣已老矣余誦其詩骨高寒適成爲處士之詩身後獲與十五人之列追賜及第千古盛事不可謂非厚幸

何來以方干羅隱不第爲恨事聞按方詩孤冷堅峭出
賈姚之上舊稱其五律一字無失良然但未免帶蔬筍
氣耳羅則粗服亂頭槎牙偃蹇絕無清華歷落之致去
廊廟益遠甚準以前明科舉之學有文佳而必不中者
此類是也敬告後人掄衡不可不慎凡應科目之詩文
宜俯就有司繩尺毋希高慕古清眞自放翩翩名士落
落散人皆非所宜吾於羅秀才有深感矣
溫飛卿吳承旨韋蜀相諸公七律圓朗妍逸風調有餘
以之獻酬羣心可使一座傾倒若欲厲氣骨以格韻相
高號令風雲摧堅陷陣須更上一層樓也顧今之詩家
何必然撏撦諸公之皮毛而塗飾之是亦足矣

七言長篇唐惟李杜韓宋則蘇黃南渡已後獨陸放翁
得與此選若王右丞高達夫岑嘉州歐陽永叔王半山
諸公非不妙特不必以此體擅長卽有合者亦不多見
此語可與知者道阮亭選古詩源流井井亦已如彈指
門開樓閣盡見矣言不盡意能者從之
本朝五律推杜茶邨擅場此外名家亦不少而愚山竹
垞畏壘山人數家余尤酷嗜近閱中新出有弱水集可
與茶村並
霍子孟赤族爲千古恨事史譏其不學無術余謂威震
主威震海內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喪葬恩賜一切與
乘輿等子壻兄弟之侈紈袴奴隸之橫雖盡可殺禍總
不至若是烈也彼功不掩罪者余特以里諺一言蔽之
曰懼內而已夫以顯之凶逆至毒殺許皇后乃敢以實
告光班史大書曰光大驚欲自發舉而下文繼之以不
忍猶豫四字光族於是乎赤矣世豈有賊殺君父而天
不加之禍譴者耶觀光身後顯至與監奴馮子都亂及
與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其淫縱如此其所由來
者遠矣自古君公士庶亡國破家半由女禍雖賢者不
免故先王之教始於閨門
坡公自以詩文不及子由有四海一子由之句不特兄
弟友愛之情也與子由云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
上下耳又於一時文人如魯直補之文潛少游無已輩

未嘗敢以師資自處何其謙也昌黎抗顏爲師以弟子
畜李翺張籍籍則自居諍友之列韓與東野書云習之
娶吾亡兄之女而翺祭韓文直稱韓十兄然則不但不
以師資事韓並姻婭之行輩都不敘其抗傲如此韓公
意度似遜坡公一籌或張李亦各有未虛心處
坡公稱子由詩有古人風自以爲不若也見和陶詩外
又與張文潛書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
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
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沒按此語
坡公實有見地在非故譽其弟也欒城介節直道文儀
光明俊偉然鋒鍔斂退意度靜深渟滀蘊蓄不使人一

覽輒盡所謂黃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者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吾於其文信之矣坡公勝乃弟處正其不及乃弟處會宿追遙堂詩序歎其天資近道者以此際羣小側目時雖屢見貶斥而翛然自遠不受傾陷晚節優游著書終老以病軀享年七十餘仍克踐諾撰歐公行狀太史公願爲晏子執鞭吾於欒城亦云

參佐從事漢魏以來辟命自由或既辟而後上聞唐宋或命於朝如平淮西碑所云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是也其聲望素著者所至想聞丰采士亦如仕其後或自致通顯懋勳續爲一代偉人自明迄

今所稱幕府等之庶人在官館穀餬口絶不與國家利害以致弊竇叢生憸人鄙夫無惡不作本官受其禍敗至身亡家破有之彼爲之客者飄然遠引而已愚意朝廷苟懸賞罰之例使天下幕客與本官共休戚則懷才不得志之士容有奮臂出其閒者是此一途亦未嘗不足收豪傑之用也

國家文運之隆在內視翰林在外視提學典試翰林儲才之地也翰林得人而後提學典試之職稱提學典試育才之官也提學典試得人而後天下之士氣揚士人通經學古老死巖穴者何限幸博一第成進士或自許才藻可以黼黻太平宜備顧問著作之選而一行作吏

用枉其材者又何限

三神山船到引去古稱玉堂爲蓬瀛不虛也第不識與此選者果皆仙才否耶

南鄰古樹一株凌霄直上枝本分處鵲巢其閒堅且久矣有黠兒緣木窺之鵲忽別營一巢於旁枝之杪東向橫出勢甚危而羣鵲十數朝暮喳喳來遊來棲雖疾風雷雨晏如也余坐樓頭靜觀有年指語兒曹曰天災可弭人之害不可嚮邇也鵲知之矣故鴟鴞之篇於未雨綢繆之下而沈吟其詞曰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小人窮斯濫此惟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君子造次顛沛必於是臨大節而不可奪則以身殉禮義弗恤矣其

實禮義何負於人不忘恭敬民之主也鉏麑不忍賊殺趙盾觸槐而死五代萇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踰垣隱樹閒見富人夫婦相敬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致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而不知所之二事相類亦足以見誠能動物矣要之守禮義死雖死如生悖禮義生雖生亦死所爭在幾希閒

見義不爲謂之無勇臨事不可畏葸然必須熟思審處見得確鑿乃無後悔若於事理上未甚帖妥而欲爲度外之舉以矯世厲俗爲高魁魁然意氣自任此才人傲僻之病小則貽誤身名大則覆宗絶祀往往一蹶不可

復振故凡負才而不肯折節學問者吾不談其才轉憂其才

風俗之弊物力之絀窮愁之酷其由來未易一二語闡也而奢之爲害最著吾鄉多賈人在前代號殷富　本朝盛時幾於家給然大致朴儉長衢十里求羊裘四五襲無有也外王舅吳艮齋先生及吾伯父培根公爲余言合巹之夕身無華服著藍布袍無外套其時吾家頗不貧今里中富戶不逮曩時什一而靡侈乃不可言貧人效之日即於死亡可慨也

從祖中翰公讀書南屏山時同學生多戲游之侶公每扃戶手一卷不輟或默坐閒行私理其業晚飯後一座

談嘲笑諠譁往往虛棄更漏或彼此相溷不得夜課公則吹燈徑睡伺人靜復披衣起密就長明燈下闇誦達曙同學生多不知也康熙丁巳年未三十登賢書七上公車乃成進士

中翰公嘗假館御史吳魚山先生宅一日樓頭讀書有疾雷起於案下火光一綫上貫樓瓦奇響震人公自若也徐視案上有焦眼如珠圓樓屋板及頂亦然

從父太史公自言弱冠後暑月夜讀爲蚊所苦輒設兩罈案下雙腳踏其中篝燈三鼓乃罷又與同學爭早起倦夜則臥樓薦上使不得貪睡展側刺痛輒驚寤前人之勤學如此

孫明復石介一輩人歐陽公敬之蘇文忠公極詆之歐陽敬學道君子意度自遠即其折節與老泉爲布衣交亦此意蘇輒不肯就繩墨是一病過於倜儻至以伊川爲姦誤矣

春生夏長秋斂冬藏天地有四時即天地之文章也昔人論文謂其具春夏之氣此特爲少年應舉言不可以律成學治古文者畫家筆墨以荒率爲高以冷爲妙書家尚朴尚舊維文亦然東坡云漸老漸熟乃造平澹說者謂平澹者絢爛之極也此閒塗徑未易殫述要之文須四氣皆備譬諸人生性質各各不同二程俱有道君子然如東西門並路入而弟子隨明道先生後者特眾

伊川歎頤之不及家兄處以此何也包孝肅一笑河清自是鐵面御史而武侯爲先主求援吳會孫權覩其奇雅甚敬重之何也太原公子裼裘而來神氣揚揚一座媿屈何也自古有德者必有言而文采風流溢於賓座俾見之者意傾習之者愛不能捨必非無學問人可以粉飾及之也本朝方望溪先生道德氣節聳身三代而上制作如經[illegible]力比肩左史平睨昌黎北宋諸公而下幾欲鞭笞而教責之癸酉首冬病餘得其全集讀之歎其經術閎深義蘊充實斤墨一本儒先至敘忠孝節烈精氣坌涌處信足廉頑立懦不朽之業在是鑿然爲千百年來古文大家第余小子不揆狂妄漸窺之而竊有

所疑也就中持論往往近刻文品過剳多可畏而不見
其可愛至骨肉天屬之文讀之都無淚時於獻酬羣心
是非毀譽罔隱隱有入主出奴黨同伐異之病文章關
乎性術竊聞之外人曰此公頗僞又曰此公頗薄僞與
薄吾不敢知吾竊本昌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旨以
論文蓋百不失一矣今第頌其文之佳處其牆壁倚程
朱而根柢則管荀也史法宗龍門而筆力則荆國也渠
但知龍門之潔耳龍門之奇之逸之磅礴浩蕩夭矯變
化無有也荆國之冷峭瘦硬劖削質皆有之而堅僻自是
患在好使人同已如東坡所譏者亦可稱神似顧往往
侈口昌黎昌黎之大何所不有若是其隘耶歐蘇經術

較淺固其所夷然不屑者而歐蘇之磊磊明明有體有
用日星河嶽之氣果曾夢見之耶竟集圈點極嚴而當
評語溢美護短什九自撰而嫁名他氏此則先生之不
能欺余也又庸行舉不足傳而能納交於望溪者爲奇
行他技藝舉不足名而能篤行望溪誦法望溪之文者
爲不可朽之名集中此例不可枚舉如宋山言汪武曹
吳宥函諸墓表似厚實薄似謙實傲此則余小子所不
知也先生不能詩而嫉詩人如仇不知書而以書名者
不挂齒頰如查夏重基志何足以傳夏重汪退谷自以
爲文與字名於時取會試第一與其兄武曹頗不相能
而大書於武曹墓表曰弟某某皆以君故知名是果足

以服退谷耶一藝之可名一節之可紀自不礙其可傳
先生自命固高亦何至一字獎人等於華袞耶震川先
生恨不得當世奇功偉烈書之此語表裏自見可質鬼
神望溪之斷斷然斤斤然者自顧集中酬應之文果皆
奇功偉烈毫不假借者耶且史筆貴紀實繁宜簡簡宜
當長於文者言文長於詩者言詩長於吏治者言吏治
長於德行者言德行世乏全德亦少全才瑕瑜正不相
掩今於才人略其才而必欲強爲之耀其德文人略其
文而必欲謬爲之揚其才以史法號於天下曰言中有
蘊蓄言外乃有地步也嗚呼是史而不紀實也是誣之
而已矣空心之木敗鼓之皮吾見其速朽而已矣夫春

之温也生氣也秋之肅也殺氣也文之傳於世曰壽世
子孫之爲其先世求名人文以傳也也之死而致生之之
義也吾見胸中生意滿者其文必有生氣讀望溪先生
集而膚寒生粟心冷於冰懍懍乎懼其有殺機焉而曰
吾將以生死而肉骨也果乎否也然則是集將不傳乎
曰必傳其經術義蘊史識偉論忠孝大節精氣湧出之
文皆傳而竊以韓子一言蔽之曰學焉而得其性之所
近至其文之偏徹孤行獨斷不足以厭天下之人之心
而誦言攻之者將環伺而起也

歐陽公文黏壁間每出入改削不已太夫人曰汝畏先
生耶公對曰正是畏後生耳瀧岡卜吉六十年而阡表

始告成知其胸中醞釀歲月不知凡幾必非猝辦苟作可知近見有別本何物後生驚風雨泣鬼神之文水府龍王之所願讀者而放筆削之耶抜公舟泊廬山下沈碑事近怪黄山谷官其地代爲檄龍文亦欠雅馴呂東萊顧修遠選宋文不載見之宋商邱鈞廊偶筆姑存勿論余從循陔堂得見石刻瀧岡阡表橫額四大字在顔魯公蔡端明之閒通幅作行楷獨疑文中無汝家故貧賤也六字他處字多寡閒與坊本異不知勒碑後公復自改定耶抑傳寫之訛耶

沃土之民不材淫也大哉敬姜此言夫奢則必淫自刑家之教衰風俗釀惡婦女爲尤甚時男子或貧不自聊

閨中多能以女工自給今女工幾廢坐食而嬉遊幾忘其身之非男子吾疑流極之運將有不忍言者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周南之所以盛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東遷之所以衰自古歎之矣

吾郡在前代時不特多富家所至邨落其氣象隱隱隆隆埒木蔥鬱賊至有守禦之道故多可避亂處今則到處皆童山矣

無論居家處世一切事宜須於閒處著精神閒時不用心忙時不應手

偶見杜詩注載王從周將雨句云雲學催詩黑風仍作誦清甚佳對句不測

陳對巖先生萬策應奉文字最工嘗言人家子弟就塾經書外凡古文大篇如平淮西碑之類宜及早讀之後生大言不慙固當切戒亦不必妄自菲薄每見塾師因陋就簡遇碑板文字皇然引避曰是何敢望焉用是爲一朝倖掇科第猝至承明著作之廷惶恐失色有褻國體村夫子殆不知也讓谿先生爲司寇時曾寄勗其族弟存寬有七律八首中載此語憶先君子客西江使院時曾爲不肖寓書塾師云讀書要爲有用之才非但爲尋章摘句而已意與此合

杭州漁村趙先生諱𢲸庠姓沈字漁玉號漁村績學砥行負盛名足跡半天下繪有暫遊萬里圖年七十以明經終臨絕有詩四首其次章云文章不乏出羣雄稍涉

藩籬媿未工安得侯芭爲收拾略存姓氏斷編中惜遺文漸就散佚矣曾經老友海甯查悔餘先生點定者以火災被盜胠篋而去僅存感逢集上下二卷丁未冬余爲錄副本後屢乞之嗣君而不吾與也異日當與先人小巢壺詩合刊行世

抗州太史范用賓先生允錤撰漁村趙先生傳甚工後附刻絕筆四首首章云少壯雄心孰與酬晩年寥落思悠悠而今總付黄粱夢蠅利蝸名一概休三四章云舌耕以外計無餘枉被人稱老蠹魚破屋一間書幾束不知身後竟何如存吾順事沒吾甯何用旁參二氏經[redacted]使性光終不滅依然水碧與山青按先生非徒不得以

科第顯即在鬻籍中本姓亦不著無子立兄子爲後其
沒也了然去來之故卒章頗出入仙佛家言詩古文在
杭中爲老輩數十年來時流恐未之或先也吳門沈宗
伯撰　國朝別裁集曾不一及甚矣知言之難網羅遺
佚之尤難也
外王舅艮齋吳先生諱贈泰大司成鱗潭先生苑之子
有才無命與漁村先生同刻有杜詩提要陶詩彙注二
書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删補昭明選詩注新安列
女考實俱未授梓其秋懷集字詩十二首本集不存余
私存之小序云歲在壬寅蔣西圃編修集少陵秋興詩
字爲秋懷詩各道己意禁不連三韻下諸君作者如林

唯予最蕭瑟將謀歸矣用代留別詩云關心唯在小園
中極望西南落日紅宅隱黃山移紫菊閣依白水點青
楓長聽刀尺催寒女虛坐年華問塞翁回首少時驚絲
筆斗斜雲黑動悲風曲江高處舞花枝八月虛槎歲歲
移佳侶幾曾憐織女仙人安可汎瑤池洲邊鸂鶒名還
在水上芙蓉隱已遲一望函關驚紫氣枕書老子學多
時過眼雲煙上翠樓起看棋奕小滄洲夔龍新第撫羹
夜班馬高文月露秋砧急三聲紅粉墮笳悲萬里玉關
愁世間惟有長歌舞自古華年有白頭漢帝西征振羽
書能旗飛動國安居衣冠奉使承王事粒米開關滿傳
車戲子通經文氣詩老翁問馬武功虛匡時落寞思劉

向伏處　江一老漁先入直道動瑤京清白傳經不問
名扇枕承顏虛自省書思上疏起家聲春暉已落心長
在秋露多寒氣不平更繞　長陵思鳳舞西山薄暮問
仙旌露點金莖氣象新朝班多少錦衣人燕隨鵠啄低
紅尾魚學龍飛墜紫鱗幾有仙槎還入漢可聞漁子更
干秦明年　聖主開東閣老臥江南不識春有母經年
墜白華蕭蕭石馬碧峰斜同枝蓮萼思長枕奕世梧陰
識故家盡道異時傳信宅可勝老眼落紅花征車寂寞
惟天問不問京房問子牙曾經南極白華山戊寅歲汎海至白華
山萬里風檣雲馬間浪起魚鱗漂夜月石函鯨甲入仙
闕昔游東道虛驚眼今對西風實上顏可有三山金闕

在移家況宅不思還少賤兼多平子愁時逢氣降老低
頭素心問世關山冷直道隨人日月秋寂寞故吾惟伏
枕雲霄仙侶不同舟請看江上蘆花白自在漁翁自在
鷗蓬閣西風聞古香一秋吟苦在三唐小山叢樹時相
問中隱王城日自傷坐對雲峰移錦石歌來煙水接滄
浪少陵已老青蓮故不運時人拾地黃蓮花峰直薄青
天玉峽瑤林起萬千一歲一游人不老三秋三宿地皆
仙對棊有侶多高隱伏氣圍鑪接大年山有丞相觀棊石及藥鑪藥銚
紫馬安車華氣象幾曾飛上白雲邊棲烏思林苦望家
不關平日學南華可憐坐對金風夜每起相思紅豆花
余家婁羅老樹春月作花秋成紅豆雲閣經傳虛點筆蕭樓月少不勝車

附補選注初成詩自今同問長安侶露冷梧陰山月斜
汪秀峰啟淑新鐫夾漈先生通志略馳聲藝苑性跌宕
頗汲古喜事欲刊歷朝閨秀詩屬余搜訪余檢故紙堆
中有武林鍾依成釗所刻孤山梅園詩女絕命詞三章
跋云余於舊編中偶檢得前朱李少雲先生記云詩女
者錢唐人也性喜梅善詩天才奇妙生平凡有所成未
嘗加點人稱梅園詩女星兒其小字也年甫及笄有國
色天順中爲貂璫強採置之西湖教以管絃教以歌舞
將欲進之宮庭爲建昭之故事詩女悲懷鬱結不能自
堪將舊時所著詩賦焚以自咽遂乘月夜作絕命詞抱
所撫玉琴自沈西泠橋下璫怒骨焚擲上灰散湖中時

年纔十九耳嗟乎以絕塵之色抱不世之才奈何命薄
春冰身輕秋葉埋香瘞玉今古同傷嗚呼詩女恨何有
極因紀其大略并絕命詞十律以俟表微之君子焉予
讀之不禁三嘆竊念詩女才色兼優不甘屈辱甯皎皎
而死不靡靡而生推其志操與日月爭光可也但恨其
時璫勢橫甚人不敢傳久而竟無傳者以致烈節奇才
至今湮沒幸得李記復爲蠹蝕失其姓氏掇拾零落僅
得絕命詞三首失其七律可勝嘆悼因亟付剞劂倘仁
人用心哀其節志或採入誌乘或編附女史發彼幽光
用輝彤管幸甚幸甚詩云兒家生憎是紅顏莫話朝陽
第一班團扇向隨秋月冷羅衣全染淚痕斑雙飛未得

同秦女遠嫁何當出漢關魂斷九原歸不去六橋流水
自潺湲萬方多難妾堪嗟遠望邊城天一涯絕塞橫雲
當野馬寒山落月動悲笳花殘金谷春同盡塵鎖銅臺
路正賒一死自甘酬薄命算來猶勝嫁黃沙十八年來
一娉婷爭知掩淚到西泠蕭條舊院花猶發寂寞空山
草正青獨惜春風沈玉燕共憐秋水墜銀瓶含情擬倩
琵琶訴多恐江州不忍聽按此紙未知刻于何年李鍾
年時相去亦未詳出處本末即先君子身後貽留到今
亦近四十年矣又自先代遺書兵燹播遷十七八九先
君子所積零編斷楮如此類者何可勝數都滅沒不可
復問獨此紙余十二三歲時偶拾得之爲詩女抱痛飄

私留故篋中亦既沈埋歲月蕩析百端杳不憶及矣忽
得因汪君之囑而冥搜出之豈偶然哉將毋芳魂幽恨
亦自有不可磨滅者耶

曩在揚州與諸詞人聚七研書堂陳玉几擬古詩江蒿
坪雙奏江冷紅詞蔡松原山水華秋岳寫生並爲余所
爲伏膺庚申後一別如雨諸老風流盡矣年來館岑南
從程丈貯竹案頭見松原畫幅寫夜景清絕寄意深遠
時往來心胸間而偶忘其題何改歲復詢之先生先生
遽遣使持畫幅見贈余不忍割其所愛重長者之意還
其畫而錄其詩詩云澗水如琴月似銀一椽茅屋絕比
鄰不知命犯何星宿聲色中閒著此身

先世父太史公次韻送慕廬學士還朝云湖山未許久
盤桓詔起江南老謝安松竹自娛還戀闕尊鱸雖好敢
辭官鴻文舊已懸星斗丹地重看集鳳鸞日下鋒車來
急召一時人羨主恩難巖花澗草任何之雅節高風世
所知未便衣裳荷芰製祇緣名字日星垂部分南北元
無黨學比班揚自得師江左文章承　帝眷請公重與
護根基　聖恩高厚勒丹衷四海爲霖屬望同曠達未
忘遊五嶽聲名自合晉三公絲桐細瑟調韶奏羽翮摩
雲向碧空出處並關朝野重　帝心久注薜蘿中每陪
杖屨檢牕芸揮塵清言久側聞北海開尊揺夜燭西園
攜屐藹春雲廟謨應識疇咨切國史仍煩甲乙分恬退

襟懷知不減掃除三徑待論文張大受日容跋云慕廬
先生文章德望一代宗師與吾友孝儀爲忘年交酒地
吟場交懽莫逆先生應召入都吾友和令詩四章并載
酒送之先生邀之同舟過揚子江興酣援筆取吾友扇
書二截句云鮑叔從來知我者别情數首世間無復能
大斗稱豪否記取高陽舊酒徒筆精墨妙興縱横一斗
斟來一座傾聞道虎頭三舍避羨君兩築受降城出處
偶殊倡酬如響眞一時風雅盛事也顧嗣立俠君跋云
僕本酒人與吾友孝儀每過寒碧齋輒狂歌痛飲形跡
俱忘慕廬先生之入都也余與大臨日容俱有送别之
作孝儀方舟並濟把醆聯吟一時倡酬皆堪入詩話豈

特昌黎公城内失步恐君家參軍亦不得以倜儻風流
擅美一時也倚雲按二公及徐大臨太師與世父並爲
丱角交時皆以諸生從學士也想見當年文讌之盛學
士之高懷雅度不可企及既而世父與三公後先同入
詞館交遊聲望賞會殆不偶然

汪西顥青縣道中寄于斯堂諸子詩四章云驛路千林
未著霜衞河秋氣似春陽一繩鴈逐勞人艇百卷書添
貧士裝（遺披以新雕春明夢餘錄等書見贈）故舊關心多異地溪山入夢
早還鄉射魚種竹平生願敢望成都八百桑爨後琴材
若箇知戢鱗伏翼海南涯男兒可惜壯年過長者空勞
國士期席帽重逢仍寂寂布帆欲去轉遲遲吟廊曾是

經行地同首高梧戀一枝老去愁歌行路難偏教觸熱
向長安只如杜甫依人計莫作常何舊客看已分在山
嘲小草誰能古井蹙微瀾諸公莫訝心如石獨到離堂
感萬端遊蹤約略説炎天紅荔黃柑沁齒鮮過海珍禽
啼徹夜繞城榕樹緑經年好懷只欠詩人共遮眼聊隨
故紙緣遲我尚平婚嫁了賣文錢作買鄰錢西顥名沆
薦舉鴻博入都不第故吾鄉槐塘人僑杭久父孝廉公
諱坤學者稱大輿先生西顥孝友而文三十年來爲諸
侯老賓客所著甚富余見其津門雜事百首沾上題襟
集盤西紀遊詩五古絕工其師厲樊榭先生鶚爲之序
杜工部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起句云我之曾老

姑爾之高祖母詩與史兩歧李毋杜毋紛紛聚訟不得已而存疑愚按老杜與異姓稱兄弟推所自出往往有之如寄族弟唐十八使君是也題曰重表姪高與曾只隔一代不得言重當屬王與李爲表而杜與王又表耳曾老姑老字疑當是表字之訛願質諸天下之汲古好奇者

壽永曉然瞿媚茲不知何許人余見其跋化度寺碑云化度銘字法視醴泉差小而整秀則同其石舊在關右南山佛寺宋慶歷閒開府王雍過寺見之詫爲至寶寺僧聞之誤以爲石中有寶也破石求之弗得棄之寺後他日王公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具以實告公尋之已

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得載歸置里第賜書樓下靖康之亂取藏井中兵燹後好事者出之爭相搥搨遂碎之世無復有此石矣厥後宋人以棗木傳刻清勁而有神采如此本是也元人王惲云化度碑率更規模一出黃庭至奇古處乃隸書之一變耳乾隆庚申七月海陽汪竹書得此帖於毗陵故家洵墨寶也予喜覩舊物臨數十本頗自喜有會心因識其後

故紙堆拾得評硯說一紙不知何人筆其文欠雅稍爲點定云端硯出端溪有上下巖西坑餘處悉其下也北巖爲上巖色理瑩潤者鋩者尤發墨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又有草蒙茸金線紋有眼者貴謂之鸜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爲石病惟上巖石有眼眼之佳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帀大而透者不可多得白如玉者尤希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星辰之形如日月之狀世人以眼多少爲價之輕重其生於墨池外者爲高眼內者爲低眼高眼者貴然又有活眼淚眼死眼之異白黑相閒黳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呆白無光彩謂之死眼大抵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也龍尾硯金星硯羅文硯蛾眉硯角浪硯松文硯紅絲硯黑角硯黃玉硯紫金硯並出東州唐彥猷以紅絲硯爲天下第一

豆瓣硯出歙州硯之異名其石皆出於龍尾溪多金溪金星不貴褐色硯鵲金黑玉石硯紫石硯三品出吉州黃金硯出淄州綠石硯出洮州磁洞石硯出萬州魯水硯出南劍州角石硯出絳州石末硯出離州熟鐵硯出青州大陀石硯出歸州樂石硯出宿州古瓦硯出相州澄泥硯出虢州懸金雀石硯出萬州駝基島石硯出登州石末硯受墨弗益筆龍尾得墨遲久則不起羅文石起墨過龍尾端溪龍窟巖紫石又次之古瓦類石末他無足議凡硯宜日滌過二三日即墨色差減縱未能滌亦須易水春夏蒸溫時墨久留其閒則膠力滯而不可用故須頻滌去之滌硯不得使熱湯亦不得用氈片故

紙蓮房枯炭最佳端溪自有洗硯石或採阜角水洗之亦得半夏切平滌硯大去滯墨又黃蠟補硯極佳

歸安茅氏有明詩彙若千卷竹垞先生求之不能得頗怒茅氏後人著詩綜選鹿門詩殊草草吾里余朏生索吾家先世行略族父輩屢峻拒之命如叔尤斷斷然謂其不足與於文事也及嚴鎮志草出吾家最無色於中翰公寥寥數語而人品交游紀載失實閱之令我恚恨爲人子孫有不當祕而祕者何必祕故凡遇事心宜虛識宜遠

塾師教童子宜先與之講小學

前輩決科貴能操筆前半鬆緩尤所切忌

貧家婦好行其德而以惠稱非嬾行也甚或流於蠶而不知此吾閱歷三十餘年來見極之語卽我輩熱腸逼輙茹苦含辛之故何獨不然

先人鈔書最勤敏少日嘗見與客談至夜分入內仍取筆格楷書五六千字滿十餘紙盡三四鼓以爲常雖隆冬不廢有書賈持斜川集來索價五十金先人願借閱一夕疾鈔之楷書密字未滿百葉錄竟知爲南渡劉改之所著緣與斜川同名過故僞託耳淩晨還賈人並告以故賈人驚嘆以爲神是書今存從兄耕詠所嗚呼著錄等身已半軼矣

雍正癸丑太守中州竇公容恂倡復紫陽講會延海陽吳青羽先生翟主講一切遵舊儀儀詳紫陽書院志擊鼓鳴禮者爲施虹玉先生之孫年五十餘矣講畢歌童四人合歌詩吳先生因謂虹玉先生嘗爲歌童曾見講師善歌第忘其名歌點爾何如節直覺春風滿座神來情來歌倚書戛擊鳴球節和氣若洋洋升降不啻側身虞廷親見獸舞而鳳儀也虹玉先生主講時以此語告吳先生言歌法久失傳蓋吳先生當時亦在童子列也吳先生學醇品粹猶見前賢風範今并無其人矣

壬申冬仲得奇夢夢至一處門樓傾壓之下余脫身右轉登一樓樓梯如鼓圓圓滑不可行余奮躍而上舉頭見題額四字旁書余名乃爲余立者下樓有一人長丈

餘頎而皙貌甚秀偉正色告余年壽出處俱了了又左轉出殿殿上凡三人方桐坡騏峰與焉外吏投文書入若伺坐堂理事者殿上人顧余當出而宿一夕又夢吟排律一首未成中圈一聯云遠水蒹葭屋高樓薜荔牆

甲戌早春病中夢爲人書榜聯有文章麗奐笙鐘日之句放筆作大字紙盡刪落日字四月初五夜夢至一顯者家飛樓邃宇丹碧隱現賓客多海內知名士華筵高會燈月交輝主人出吳綾數尺命作詩余成七言長歌二十餘韻中有面隔桃花人外嬌畫衣舞破春風嫵二語座客稱工頃之有女郎含羞來謝意態嫻婉可念又憶癸酉九月十三夜夢蓉湖持一紙來中有晃瞥二字

十六夜夢徐畏壘太師授余書二本紙版極精書名上林口讕四字忘其第三字他夢之奇幻而逾歲時輒驗者不著

人不可一日不讀書一日不與書近胸次自覺擾擾不甯增許多厭惡吾無以形容之譬諸晨興未曾盥漱也則直以書爲盥漱可也人能每日喪面不盥耶憶戊申己酉間漁村趙太師勗余書有云總之胸中常得卷軸淘洗則規模氣宇必自有一種拔俗之韻斯言極有味

周櫟園先生諭其壻云聰明有餘只要深厚脊梁要硬腳跟要牢成一有品有行人功名有一定不必論也余深佩其言

祭必敬如在上在左右此人心之鬼神也夫祭果敬未有不在上在左右者余生平祀先不敢不敬殽饌不敢不豐潔歲臘日祀高祖以曾祖配享自王父母以下春秋無失禮諱辰尤不敢忽凡祀必過午整几筵子婦以次拜畢焚楮冥鏹以多爲貴執壺三酹其杯中酒加滿斟退禁家人毋喧擾門者伺門外人來則辭移時燭光黯黯然俟香燼再肅揖取杯酹之乃徹每有徵驗吾祖先必來享或示夢或孩童見之有懼而啼者有欣然覗如家人往就之者祀畢食品多變味而香不升矣故值空無時或預貸或密取諸質庫中雖奇窘常不許吾妻聲言不得先期躊躇若皇皇然者懼吾先人聆其言諒吾之窘而不來來或憫之吐而不吾茹也

雍正乙卯外王舅艮齋吳先生諱泰卒時娑羅花盛開園旁有放鴨人言夜間風細月明見一人長丈餘五色雲見從老樹下出未幾老樹枯死康熙丙午司成公苑艮齋先生之父發祥之年硯池中迸出紅豆一枚理青芝書舍六七十年成大樹與老樹埒甲寅花時先生爲長歌紀其事後有刖其枝者是夕樹中放光久之乃滅凡樹大類有神物栖焉關人地死生衰旺不少今娑羅樹次第飄零此中人蕭瑟已甚吾疑非神叢得毋木妖歟

有周某寓湖廣鐵佛寺偶爲人塾師夜忽驅其徒避火蹌蹌具行李出衆以爲狂俄而鄰火果作熾甚移時周趣其徒歸曰火向某所止無事也果熄衆問故周曰凡羣犬俛而行且嗥若嗌者見鬼神也羣坐一其向而吠此火也暮至門首見犬吠得火徵故須急避凡火有舌舌所向變動不居其火不測舌藏則止吾是以歸鐵立道人爲余言道人史姓溧陽人

石門家訓有云每日雖無大事必要早起晏眠每見敗家子破落戶無不晏起早眠者此語極痛切按朱子治家格言開口說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只此條便耐人思量不少此造家第一件事然整潔二字極難只見人家地不掃塵不拂登其堂器具歷亂其爲敗家子破落戶也必矣有家極貧而庭戶日必灑掃几案

端正婦孺庖湢猥雜之物不宜入廳事吾知其家必昌
必有人焉足享貴富者否亦必小康此等處最覘器識
男婦共之不可忽也
茅山蒼朮乙觔半淨毛去須三觔米泔水浸換三次每次一周時當歸四兩酒浸
炒附子乙兩六錢肉桂乙兩二錢白茯苓二兩四錢淮
山藥三兩二錢三十年陳晚米乙升半北棗浸去皮藥
製米將米炒黃同研用北棗調爲丸否則米煮飯極爛
和藥入日治水火不交三焦塞證有驗
舊樓燒灰置瓦上收火氣清晨溫茶調服三四錢治血
崩
千日紅桑葉陰乾爲末空心開水下治痔

[illegible]古林中暑方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
和之濾去滓抉其齒灌之卽蘇　又中毒菌笑菌方掘
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
獨活湯治産婦頭足反弓
用全蠏不拘數貯瓶內封閉聽其自敗次年五六月取
出乳極細末治血流不止者神效　又降香末研細嵌
治跌打損傷刀瘡至動血海者敷患處無不立效小患
亦無瘢痕或加荔支核血結少許或云不必
湯泡火傷黑沙糖塗患處卽愈不如用王瓜方神效老
收下瓜不拘數聽其自敗或加水少許閉罈內約王瓜
十觔大黃四兩分層糝之隔年變成薄醬色陳者愈妙

新亦可用用時酌多寡敷患處以絹片裹之隨敷卽止
痛隔宿卽愈
朴硝卽皮硝不拘數約四兩用水一宮碗以銅鍋熬化成
水磁器貯之置案上露一夜濾渣清磁餅封口忌灰塵
病目者乞絹片蘸水頻洗神效
舊書中檢得翻胃方不知所自後跋云此係丹方如與
時道醫家言定不許可幸高明主之是荷此人可謂愛
其友矣方云準服老薑淨汁四十九日卽全愈汁置碗中隔湯
坐燉徐徐服前七日每日用薑半觔取汁中三十五日每日
用薑四兩取汁後七日每日仍用半觔取汁日須虔服
無間斷無不神驗之理

牙疼有實火有虛火有蟲有銜黃連愈者有銜人參愈
者有治蟲者余病中備嘗此苦叫號痛哭廢寢食百方
不效藥無用差勝者薄荷湯俟溫勿服頻漱之煮極爛
粥糜徐噉之預儲橄欖佩袋中令乾而青勿爛痛時銜
患處側臥聽其流熱涎半杯許痛漸平數次可愈　友
人傳牙散方生熟石膏各四兩白芷乙兩破故紙乙兩
細辛乙兩眞川椒乙兩青鹽乙兩如不用川椒可換骨
碎補乙兩共爲細末每晨擦牙永無牙疼蟲牙之患磁
瓶取貯勿令見風　又方當歸乙錢生地黃二錢生甘
草五分元參八分丹皮乙錢五分升麻八分連翹八分
葛根八分煎服又牙疼嗽口用石膏五錢細辛三錢亦

效
中唐人詩陳臥子取李庶子虞山兼取劉杜杜茶村兼
取劉柳
鄉先輩曹震亭學詩 戊辰進士性跌宕以詩文名尤長
儷體及令湖北之崇縣有神君之目而文酒不廢競傳
其紀邑民兩事曰完鏡歌琴堂合巹歌歌各有序序漸
雜牒體余稍節之而錄其詩其一崇縣民宋春林娶妻
畢氏不相能取憎姑舅避居中保寺數月欲爲尼不果
父畢世國潛挐家遁復以氏嫁蜀人鄧友文春林控縣
緝訪末由時有監利縣女子舒氏以歲荒隨伯父乞食
伯父道死女漂流至崇崇民孤老劉以於收爲義女壻

王家信贅焉先是有奸徒趙龍瑞李耀山挑女女正色
叱拒之遂嗾春林認舒爲畢控縣舒誓死不從劉老及
王壻亦懼不敢留舒舒號哭呼冤仍乞食於路路人憐
之而前令所遣緝訪使入蜀杳然疑獄已逾數載矣余
至復研審不得決因本洗冤錄召夫婦至大堂滌器滴
指血王與舒血珠入水輒合宋則否春林猶强爭余乃
微行廉得尼寺語密召老尼至訴畢氏形貌甚悉見舒
曰非也復潛拘春林母楊問其婦形貌如尼言出舒氏
示之不相識且吐實於是春林及趙李二奸咸服罪而
王家信以舒氏歸復遣役入蜀於成都南部獲畢氏以
來令春林認去斯案離合甚奇爲長歌紀其事云寒煙

亂樹啼姑惡逐婦春鳩巢寂寞畫梁燕子正雙栖無端
飛入簾櫳隊有女空山嫁練裘負薪供爨日辛勤補屋
牽蘿春聽雨灌園種菜夜鋤雲愁顏憔悴姑嫜恚輕薄
誰憐夫壻棄尼菴祝髮不容留冷竈蓬頭偏辱詈攜家
燒棧走蠶叢弱羽分飛巧出籠盡室潛逃黃口妹擕囊
遠逐白頭翁秋月春花昏復曉琴臺歸鳳雲山杳琵琶
抱去月邊船翡翠哺成花裏鳥蜀道流離竟不還山鄉
訴牒語緜蠻赤水無從探象罔青城何處訪煙鬟是時
別有他州女離鄉丐食衣藍縷伯父提攜殍路旁娟娟
雛鳳誰爲主漂泊愁雲落葉村關河泣盡子規魂龍鍾
老叟憐童稚豢養頻依義父恩撫髻蓬門年歲久西鄰

贅壻歡羊酒鬢插山花聘縞綦廚燒榝葉供箕帚那知
閭里有登徒目送眉挑過酒爐花影東牆窺宋玉桑陰
南陌拒羅敷一旦奸謀羣小起風波慘淡藍橋水商量
短蜮射飛沙勾引狂風爭落蕊失妻鰥客正無聊嘯聚
羣狐籌火招妄指釵頭拋白燕思將劍客盜紅綃孱廖
强奪他人婦雀角鼠牙紛戶牖甯將碧玉葬蛟涎肯使
明珠歸虎口破鏡菱花控舊因公庭白晝眯埃塵蜃樓
一任成虛幻鹿夢何由辨假眞搒掠沾衣頻拭淚焚香
空向神明誓蘼蕪錯落夕陽迷芍藥摧殘春露墜可憐
寥落爨煙空故宅難歸痛路窮抱憤市人爭贈米含悲
疾首亂飛蓬破廟無人清夜宿松雲暗處呼天哭化石

終年伴怨魂覆盆幾載沈冤獄撫憲明懸照膽臺澄清吏治肅風雷彈琴月送鴻聲去捧檄雲從馬首開自笑煙霞才本拙忘餐疑案愁難決帶中賓佐盡賢明勸我琴堂親滴血碧甌清水滌微鹽濡縷神針試指尖伉儷已諧雙暈合胭脂初浸半痕黏花落訟庭人似堵刁民利口如簧鼓猶思入月捉蟾蜍未許開籠放鸚鵡一鞭風雪訪茅菴膏沐曾經避佛龕蹤跡老尼還熟識形容怨婦已都諳歸來試取雙鬟認面目全非呼不應張燈吏喚阿婆看直吐眞情相印證獄吏提將桎械來奸人相顧色如灰深知此日羅鴻網始向當年悔鴆媒紅輪湧出消陰晦帚布當階泥首拜風吹羅刹怨團團霧散嵐光交慶快鏡匣清光惜未圓芒鞋遣役入西川玉壘初聞征雁過銀塘已獲野鴛旋兩家眷屬重完聚別後羞容無可訴提甕應甘破屋貧褰裳自恨迷途誤從來聖化重綱常荼薺同心苦可嘗挽鹿靜歸紅雨路驅雞倦入白雲鄉作歌願使愚頑警女織男耕閭閻整曲巷柴門少吠尨春郊綠滿桑麻影其一崇民張以昇生女其妻欲溺之死比鄰包某於血盆中乞抱養夏正育爲之媒許配幼子包廣忠鞠撫恩勤閱十四載矣歲己巳廣忠父母俱沒苦貧張嫌之誘廣忠出牧羊迎女歸約奸媒別嫁富民丁永亨婚夕廣忠出控縣立緝到衙鞫之得實各予杖命幼童廣忠幼女張氏於堂上行合巹

禮給以卮酒花紅鼓吹迎出是日觀者如堵歌以紀之歌云鴛鴦嬌小池塘浴驚起分飛沈碧玉東風吹綱綠漪平交頸依然遊水曲當年坐蓐泣呱呱忍毒何堪碎掌珠胞血淋漓將兒簇離魂慘澹在須臾叩戶鄰家來老嫗呀嚶抱起憐孩孺悲憫盆中乞養回撫摩室內恩勤顧艱難乳哺幾星霜霧鬢風鬟歲月長灌圃相隨提汲甕挑燈伴坐助縫裳翁媼義絕吾何有甘向貧家供井臼絡秀緣諧伺幼齡謇修約定成佳耦拱璧鈿瓜識愛憐柴門童稚日周旋綢繆欲待星臨戶婉變還遲髮覆肩日迫桑榆人漸老嚴霜忽隕椿萱摘願影魂銷夜雨簷含悲淚盡春暉草孤兒骨立嘆伶仃風雪麻鞋墓木青拾橡寒雲經野鴨牧羊殘照出郊坰那知岳父憎貧獨誘取嬌娃令別宿翠袖潛迎聘玉釵羅襦另嫁歸金屋義俠曾無古押衙鳩巢拆散配烏鴉紅綃已盜崑崙客青粉空尋道韞家可憐訴牒聲嗚咽叩首訟庭人泣血已悲弈月入蟾宮誰取行雲歸虎穴豪門綷蠟錦屏開繡幕剛投玉鏡臺倚竹人初啼暮雨尋花客已到天台月落正愁花破夕奪同睨柱無瑕璧敲門夜犬吠銀鐺匿窟妖狐驚霹靂清風鐵面凜剛羅錯愕奸人氣沮磨牖落鴆媒紅日出聲歡鵲濟彩霞過娟娟重聚雙雛鳳交拜琴堂簾影動賜酒春卮禮已成簪花鼓樂喧相送丈人嶂倒霧瀾漫弱壻求恩法少寬簫響已終猶

縹緲鏡光將碎復團圞願勸吾民風俗古縞綦伉儷安
環堵玲瓏玉兔月長圓缺陷靈鼇天可補赤繩繫定不
容移笑煞泉刀愛富兒綀裙遺嫁牛衣好酒肆當壚犢
鼻宜從來鈿盒宜媒妁合離勿負三生約護惜金鈴連
理花春寒莫使東風落按二詩婉麗悱惻可被管絃大
有補於風教其派別在元白温李閒　國朝諸名家於
梅村爲近先生富於詩錦心繡口觸手成章雖骨格欠
遒或傷雕繢然數十年攻苦屹自名家香雪全集受其
沾丐者夥矣

余客汀州使院院中雞鴨五七雙次第允庖最後餘牝
雞一彳亍淒其不甚飲啄簷下有雙鶺鴒經月不叫第

腷膊籠中未嘗須臾忘飛去雞蹲其旁若相依相弔者
余觀之累日愴然賦五古一篇有窮來特立難非類相
扶攜之句

臨文敏鈍殊性非性也亦氣習使然聞前代吳因之金
正希兩先生脫稿最難蓋不肯輕率命筆甚或脫稿屢
易未可知也今初學尤效豈關鍊意修辭直是朋比坐荒
游思亂於午前文機澀於午後館規不嚴熬場給燭弊陋
百出廝役嘲罵辱及父師余少時頗犯此病後粗知攻苦
而筆性已不可改及客閩幕使者憐才特甚凡交卷遲者
其文多工遂許生童繼燭繼燭之文率歸余閱關防嚴密
一卷未完水菜止門外不得入幕中至求茗飲不得酷暑
抵暮求湯浴不得者有之余乃悟給燭之害仰天痛誓
曰自今歸而應試熬場者非人甲子以後歲科及補試
覆試凡六應雖三藝出場日未晡文未見率爾大都一
題入手隨磨墨審定低頭內攻搦管不肯放至神思相
屬汩汩其來詞采或不期而會乃知專壹之受報最隆
也古云旁若無人豈無人耶人道于吾伏几而不之見也

正希先生籍楚之嘉魚寓吾郡海陽人曾讀書海陽僧
舍康熙中有一老僧自言習先生久先生值文期輒坐
蒲團竟日或累日寂若枯禪有時坐少頃即起知先生
作文或敏或遲苦樂蓋不一境余聞之鄉老云

文不一體題不一律或文如其人師承性術各不能相

强閱文者切忌立門戶之見

魏叔子地獄論阮亭先生謂非儒者所宜道余少喜闢
佛長來閱歷漸深舉世殆不可莊語竊謂明有天地幽
有鬼神聊存覺世之說此亦聳動教誡之一術也一病
六霜坐以待死妄想都淨佛家地獄層層堂殿邃敞肅
清朝向不一展轉路迷而不得出梁柱皆朱漆何止九
重十門仙家瑤臺金闕瓊樓玉宇之類信有之余數夢
至其處麗女靚妝實殊人間其文人吐屬都無凡語其
書實奧澀聱牙難讀余曾跪讀不能讀受呵責罷去其
橋與樓梯並圓滑不受屐飛鳥多白閒雜紅碧水樹翠
豔因依不可名狀

德慧術知存乎疢疾疢疾之不可無豈特孤孽因之以
達如古英豪彪炳家國天下哉卽尋常富貴子弟其不
流於不肖而得術分以成其材往往由此只所求不得
所欲不遂骨肉之地時有猜嫌而激之以堂上之愛憎
亂之以旁觀之毀譽不必操心危慮患深吾見其神斂
志壹進德有基非甚闒弱不苟安也其驕惰不成材者
大都偃仰自得暢然於父母兄弟閒雖曰愛之其實害
之世之養子弟而以姑息護短爲能者可勝憫嘆

新館族兄永厚初從先君子北遊而獨客京師二十年
義聲彰聞以幹辦爲一時士大夫所推重壬子秋偶南
歸與余遇於吳門客舍告余云吾前窮困時齧齒聳肩

勉力爲人盈眥之淚欲灑向人前輒倒流入腹不使輕
墮此語極沈痛有意理余佩之終身雍正中例得保舉
知縣懸水宗伯欲薦之力辭不就

與人交須令人有迴味斯久而彌篤如或託爲面朋索
然寡味則去之惟恐不速交焉得久棄予如遺風人所
歎抑或此友實有可遺處如遺二字形容刻酷殆若屣
脫然

櫃千主人有僕曰方和興貌不甚揚睫眼短視時作閒
記密籌狀類有陰私者然性特勤慎奔走不憚勞孝其
母慈撫諸妹妹死友愛其壻據貌或失之矣一日以事
赴吾里中途聞後至者若有傾跌聲心動迴首則一人
墮谿水中就視之依稀吾里某店人蓯客也以醉失足
時大雨抱之不能起勢轉墜道旁一人笑不止和興强
邀舁至某氏屋簷下探其懷有貨竊裹以衣而奔告店
家出其物眾驗如數約值入百金店主感頌入骨急命
其子呼與往和興見村人歸者沿途遞消息與至不見
醉客則已返櫃千尋向拉飲酒家者素貧哀號紛爭詈
亂自分以死殉矣其子追及之具以告一市驚嘆與還
過失足所適遇和興歸父子迎拜泥潦中曰賴君活我
越日踵門叩謝其主人并謝其母叩首曰母卽吾母獻
衣物數種布三和興固辭眾强之乃受未幾卽有託和
興往賒人蓯者和興色變毅然不肯往退餘居士曰世

人言無妒人呂榮公嘆爲自賊和興人僕耳頗持介節
其性行都可觀吾見身列士林號能文章誘人子弟飲
博破其家甚或朋奸告訐圖利己以害人此自賊之尤
者豈徒取非其有耶其面目何可對和興也

學者攻苦既久爲文自有得力處憤悱二端亦互有階
級一經指點或悟文訣頓足起舞豁然開明此眞所謂
時雨化之若非其時授以諸訣彼望道未見攣躄無從
苦樂直了不相關諺云無師傳授枉勞心又云心要專
石也穿如竟不勞師將焉授專心致志者庶幾師逸而
功倍也

余讀賴古堂集吳野人陋軒詩序甚佳野人因汪舟次

見知於棣園先生遂成至契伯兄久客南梁覓得陋軒集寄余顧獨無周序頗疑之後於故紙堆得周雪客秋雨懷人詩一箋其懷野人詩注云初野人臥病海濱人無知者寄先司農一札有夕陽殘照於時有幾之句先司農爲之淚下因序其詩刻傳之野人自是名重一時後司農故後有刻野人集者刪去司農序無一字及之恐非野人意也按陋軒原文於時甯幾字較有字古

陳眉公曰吾讀鄂州公昏問二篇援引禮記周禮及家語諸書精核詳明爲朱晦翁楊誠齋所歎服吾明朱景濂王子充序而傳之以獲見其小集爲幸今有孫如伊若然明復捐俸梓之以永續二百年餘若存若亡之後

非特視新安文獻之遺且知士大夫能執禮故有世教有世教故有世家有人鈔此一段附鄂州小集序前云可摘選入評論以序敍之前凡例之後有諸家評論七條也

退餘叢話卷二